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九冊目次

吴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目錄二卷（缺卷五十三至五十四）（二）
（明）錢穀輯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目錄二卷

（缺卷五十三至五十四）（二）

（明）錢穀輯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七

長洲錢|穀叔寶編

花果　食品　徭後

○○|園丁折花七品各賦一絕　范成大○○

○○|單葉御袍黃

舟前鵝翎映酒塞上駝酥截肪春工若与多葉應入姚家雁行

水晶毬（輕盈嫵媚不耐風日又名醉西施又名風嬌又名玉勝嬌）

縹緲醉魂夢物嬌饒輕素輕紅若非風細日薄直恐雲銷雪融

壽安紅（深色教紅多葉易種且耐久）

疊肌弱骨自喜醉暈粧光總宜獨立風前雨裡不要人醫

疊羅紅（開遲旬日始放盡）

纍積剪裁千疊深藏愛惜孤芳若要韶華展盡東風細〻商量

崇寧紅

勻染十分艷絕當年欲占春風曉起粧光沁粉晚來醉面潮紅

鞓紅

猩唇鶴頂太赤梢誇梅腮弄黃帯眼一般官樣祇恐瘦損東陽

紫中貴

沉〻色与露濡泥〻香隨日烘滿眼艷教紬袖紫綃終是企風

深紅牡丹　王禹偁

渥丹容貌著霓裙何事僧軒祇一株應是吳宮歌舞罷西施因醉悮施朱

又　朱長文

奇姿須賴接花工未必妖華恨洛中應是春皇偏色却教仙女娌柔風朱闌共約他年賞翠幄休嗟數日空誰就東吳為品第清晨子細閱芳叢、

新栽牡丹開遲有作　沈周

爛熳東鄰醉牡丹也持杯酒待花看却疑有為偏教慢亦料終閒底作難買介莫避知地僻美人初聘家寒我無羯鼓相催發祇撚吟鬚日凭闌

賞玉樓春牡丹　前人

白頭杯酒重臨軒喜見名花又一番春粉膩霞微著暈露紅漸玉淡生痕酷憐似醉還饒笑儘是多情尚欠言老者相看聊見在遠謀何暇為兒孫

詠白菊　陸龜蒙

還是延年一種材却將瑤朶冒霜開不如紅艷臨歆
扇欲伴黃英入酒杯陶令接籬堪岍着梁王高屋好
歆來（梁朝有白叙高屋閣）月中若有閑田地為勸嫦娥着意栽

和　張賁

雪彩冰姿號女華寄身都是地仙家有時南國和霜
立幾時嚴東籬伴月斜謝客瓊枝空貯恨袁郎金鈿
不成誇自知終古清香在更出梅妝弄晚霞

和　皮日休

已過重陽半月天琅華千點照寒烟蕋香亦似浮金

卷廿七　三

醫花樣還如鏤玉錢玩影馮妃堪比艷鍊形蕭史好
爭妍無由摘向牙箱裡飛上方諸贈別仙

和　鄭璧

白艷輕明帶露痕始知佳色重難群終朝疑笑梁王
雪盡日慵飛蜀帝雲蕋雨似翻瑤渚浪雁風疑卷玉
綃紋禱妃若為寬裁剪堪作蟾宮夜舞裙

和　司馬都

恥共金英一例開素芳須待早霜催繞籬看見成瑤
圃泛酒初疑傷玉杯映水好將顏作伴犯寒疑与雪
為媒夫君每向風流事應為徐妃致此栽

蒔菊　沈周

合尧團〻縛小盆烟叢分蒔繞秋軒先教辨葉方知
種更慮澆泉太潰根寒逐徐甘歸藥籠晚投薄礼与
柴門開花解向天涯笑遊子何時憶故園

寄題石湖海棠　范成大

手開芳徑越城頭紅錦屠蘇結綺樓不把萬枝銀燭
照淡雲微月替人愁
老嬾居家似出家園林春色雨露沙海棠尚有無心
看天女何須更散花

生色海棠　沈周

卷廿七　四

穠合胭脂作曉妝富於顏色各於香東風不肯全分
付相對梅花各斷腸
海棠皆單葉別有蓮花海棠重葉豐腴如小蓮花
范成大自蜀移歸吳中遂有此種吳人沈立嘗撰
海棠記一卷

石湖芍藥（盈闕向北使過維陽買根栽此因記旧事）　范成大

萬里歸程許過家移將二十四橋花石湖從此添春
色莫把蒲萄苜蓿誇
西竹敲吹荻花秋遺老去淚逐遠遊荒苗夜闌吹出
塞管年如此夢揚州

芍藥花成大兆使過維揚買栽於石湖有深紅紫白諸色千葉重臺數種

山茶二首　朱長文

栢葉同元翠桃顏未比紅由芳占春月美蓝耐秋風自称庭堦玩休煩帟幕籠佳篇補韋白流品重吳中

其二

珍木何年種繁英滿舊枝開從殘雪裡盛過牡丹時對日心全展凌風榦不欹藥階如賦咏欠此尚相思

山茶辭　沈周

惟茲古株以孤立兮后土敏樹根晜固滋兮燁如渥若枝葉孔翕兮奕綠圍栾朱榮爛兮蒇寒雪霰芳斯發兮衆植搖落倮子子兮顧彼華滋囊然襲衣兮君子有常小人中非兮外襖内貞羌有此淑行兮材倨不振知受命兮物由尚利工弗俟兮縣棄而完遂生樂天兮敬以爲閎賢足友子兮山空無人聊与尔屋兮

山茶開於雪中有单葉千葉之異别有深紅者名寶珠山茶又有黄白色

辛夷　朱長文

楚客曾函詠吳都獨擅奇風𡕥存老榦挑李避芳時名入文房夢功資妙手醫紫薇顏色好先占鳳皇池

玉蘭　沈周

貞蕤爲妖艷白賁巫除前秋枝受几贅叢玉天匠觴清馥揚遠風標度逸於仙我生具素懷眼謝桃李姸旨酒通微辭頓言修淨緣

辛夷葉如柿正二月生花色白帶紫春夏再開初開如筆故又謂之木笔又一種花正白有香榦葉与辛夷一般以辛夷本接者吳中近來盛賞

錦帶花（一名海仙）　王禹偁

一堆絳雪䕶春叢嫋嫋長條美晚風借問開時何所似好將錦被覆薰籠

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叢條綴彩霞錦帶爲名卑且俗爲君呼作海仙花

郁李花賦　陸龜蒙

試問花翁得郁李之芳叢移來砌下出自山中長沾澗雨迥洒岩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低艷承画閣而逞微紅塞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功弱植欹危繁梢擘擴一枝上能万其朶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且挑以夭而蕣以華芍藥高贈兮芙容可嘉誰爲萷翢綺碎明霞鳳條龍蔎於水殿霓標擀葺於雲車靜倚

庭摳徐飄蘆氣落巫閨怨別之夢篤空谷遺棄之思
初侍東陵聖母冶態嫣妍近辭北燭仙人愁容委墮
嗟其結蕣落之地艳林麓之姿嫖喜舞而相羣驚能、
言而見欺香齡墜少蕭悲飄逸當盃者不須守道者
應知清者獨康高士傳莫信長安輕薄兒

郁李花小花繁縟可愛

吳郡送水仙花二大本　黃堅庭

折送南園栗玉花并移香本到寒家何時持上玉宸
殿乞与宮梅定等差-

水仙花　葉自強

水晶宮闕雲母軿列仙夜晏曉未闌方妃倚竹翠袖
寒捧黃金杯白玉盤勸酬未足雲中歡天門吁班奏
祥鸞鶩此綽約落塵寰嫣然花面明雕闌天香宮態
冰雪顏江梅避舍不敢干肎与噲伍羞山礬說似詩
伯平章看

次韵龔養正送水仙花　范成大

色界香塵付八還正觀不起又斜觀花前猶有詩情
在還作凌波步月看

詠水仙花　劉鉉

山中有幽花姿容都且閑水仙之名本洞府何時移
出來人間客葉垂〻冷愈碧烟霏作團曉來積綠羅
捲蒂未周圍蒼玉簪長已盈尺脊純象縞綴繁英微
風迴雪飄輕盈湘靈玩月珮環墮神女戲水驪珠明
江天搖落冰霜裡聞共梅兄与礬弟欲集芳声最難
蘭肯遜穠華效桃李上人慧性奪仙机毫端幻化多
神奇生綃蹀幅寫數本彷彿仙子盟瑤池或持金杯
倒醽醁或看黃裳而如玉或向雲邊下素鸞或去山
頭衷白鹿天然巧相各有為不是爭妍效凡俗門徒
得此久珍藏閒待索我題詩章我今習靜媿饒舌被
圍坐對渾相忘道心由來本空寂有言那如不言妙

茶餘袖卷客出門獨對南山成一笑

水仙花賦　徐有貞

百花之中此花獨仙孕形秋水發米霜天挺纖穠而
不妖含素華而自妍骨則清而容腴外若脆而中堅而
匪凡工之雕刻伊玄造之自然負獨出乎風塵之表
兮懷幽貞以忘言尔其族生瓊洲分植琪樹華宮琳
館靡所不舍先春而開後春而謝粒不改於秋篁香
何藉乎蘭麝時從乎炎涼景無殊於晝夜若乃芳
歟南澤翠發中坻儼如王母宴於瑤池秀挺芳田英
翹蕙畹又如上元遊於閬苑至於微雲細雨乍伏乍

起彷彿巫靈夢彼楚子輕陰薄陽半露半藏恍惚宓妃見彼陳王或倚修竹露華朝濕一似湘娥擁袂以泣或傍寒梅月影宵浮亦如漢女弄珠而遊或倨幽蘭碧霞之墟有若文簫之遇綵鸞或依蕉綠層臺之曲有若蕭史之偕弄玉故〻乎其若飛瓊桀〻乎其若傻成綽約乎其若神人之處姑射濬洎乎其若素娥之居廣庭或疎或密或信或屈叢者如隱擢者如出千姿萬態狀莫能悉然此特奉其形似之末而未究其理趣之寔也是故氷玉其質水月其神挾梅兄与礬弟接蘭桂之芳鄰宜紉佩於君子亦結縞於幽人臭不奪於猶香不染於薰操靡摧於霜雪氣起軼乎埃氛懷清芬而弗眩兮乃獨全其天真非夫至德之士上器之人孰為比擬而与之倫哉亂曰清兮宜兮貞以白兮發來揚馨含芳澤兮仙人之姿君子之德兮

水仙花有單葉千葉者

紅薔薇　　陸龜蒙

倚墻當戶自横陳致得貧家似不貧外布芳菲雖笑日中含芒刺欲傷人清香往〻生遥吹狂蔓看〻及四隣〻過有客來堪玩處一端晴綺（晚）烟新

和　　皮日休

誰繡連延滿戶陳暫因遊得陸郎貧紅芳掩斂將迷蝶翠蔓飄颻欲挂人低拂地時如墮馬高臨墻處似窺隣衹應是董雙成　翦得神霞寸〻新

薔薇紅白襍色多生水邊别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金椄子佛見笑皆其類也又一種黄薔薇格韵尤高

木香　　項彦同

天遣司花寶笈開鮫綃散剪碧雲堆芳根移自蚕叢遠薰釀香隨鳳詔來衹恐飄風撼新竹却驚殘雪綱蒼苔水仙欲逞幽香壓山谷似無詮品才

木香細朶垂條匝地有黄白二種黄香淡而白濃

窗前木芙蓉　　范成大

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應似客心酸更憑青女留連得未作愁紅怨綠看

攜家石湖賞拒霜　　前人

水上晴雲綵蝀横許多蜂蝶趁船行漁樵引入新花塢兒女扶登小錦城艷粉發粧朝日麗濕紅浮影晚波清誰知搖落霜林畔一段韶光画不成

九日無菊賞芙蓉　　沈周

夫容九日爛尊前雜脚黄花若未殘素謂及時畜落
後本開遅者却當先紅粧風露秋無價白髪年光醉
有緣今許滿頭還亂插齊山笑口不須偏
芙蓉紅白二種生多傍水陸者為木芙容一名拒
霜

瑞香花　范成大

萬粒叢芳破雪殘曲房深院閉春寒紫〻青〻雲錦
被百疊薰籠晚不翻酒悪休拈花蕊嗅花氣醉人濃
勝酒大將香供惱幽禪恰在蘭枯梅落後
瑞香花紫色而細一叢千朶生葉之中香極擺馥

次王正之提刑韻謝袁起巖知府送茉莉二擔首　范成大、

千里移根自海隅風颿破浪走天吴散花忽到毗耶
室似欲攙扤試病夫
燕寢香中暑氣清更煩雲鬟插瓊英明粧暗麝俱傾
國真与藝仙品第兄

再賦二首

薰蒸沉水意微茫全樹飛來瀾湯香休向寒爐看日
景秖今飛燕侍昭陽
憶曾把酒泛湘灘茉莉球邊蘚荔枝一笑相逢雙玉
樹花香如夢鬢如絲
茉莉海南來者花香而白今吴中家〻有之

次韻袁起岩郎治雙蓮圖　前人

珠瀾玉水析方圓湧出雙蓮照酒邊壓倒小湖三級
草增光後沼両重蓮苔華名字元相並桃葉根枝本
自連好把吳歈翻楚些陽阿新曲勝當年（洞庭小湖寺旧另瑞像有草遶之提草湖中生三級紅蓮及日休有木蘭后池重臺蓮云兩重元是一重心皆吳中瑞故事而未有雙蓮之傳也）

再賦郎治雙蓮三絶　前人

館娃䰟散碧雲沉化作雙葩寄恨深千載不償連理

怨一枝空有合歡心
池光闌檻倚斜暉把酒看花醉不歸但許兒央相對
浴休驚翡翠一雙飛
两政秀嚴已萬葉春意還從菡萏來不是使君和氣
勝此花應向別人開

小松　陸龜蒙

擢秀逋客岩遺根飛鳥任同求飭清閑遂得辭危
負同栢有心立石珠無脛枝形短未怪鬣數差難定
況爲三天風方護四時柄那興培塿嘆免吝隣里病
微霜静可分片月疎堪映奇當虎頭筆韻叶通明性

會拂陽烏胸掄材膺帝命（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言如馬鬣形也立粒）

（若非）

又　皮日休

婆娑只三叉移來白雲徑亭亭向空意已解凌遽負
葉徒似虯鬚枝脆如鶴脛清陰猶未成紺絲空不定
陰圖小芝蓋鱗溢修荷柄先愁被鷃搶預恐遭蝸病
結根幸得地且免離離映礫砢不難遇在保晚成性
一日造明堂為君常畢命

栝子松俗名剔牙松雖產他郡而吳中為多故家
有踰百年者或盤結盆盎尤奇可沉子而生又有

卷廿七　十三

檜樹亦可盤結二種僅可供庭除之玩耳

小桂　皮日休

一子落天上生此青辟枝歛從山之幽斸斷雲根移
勁挺隱圭質盤珊逞油姿葉彩碧髓融花狀白毫蕤
稜層立翠節偃蹇樛青螭影踏雪霽後香泛風和時
吾祖在月竁孤貞能見怡願老君子地不敢辭喧卑

和　陸龜蒙

諷賦輕入植擅名方一枝才高不滿意更自寒山移
宛宛別雲慧蒼蒼出崖姿烟歸助華杪雪點迎芳蕤
青條坐可結白日如奔螭涼無劉（音）鷩蔦憂即是蕭森

時洛浦雖有蔭暍人那自怡終為濟川楫豈在論高
卑

嵓桂　范成大

風藂疎爽月徘徊悵望人家把酒杯病着畫窗知幾
日瓶花兩見木犀開
越城芳徑手親栽紅淺深黃次第開不用小山招隱
賦剪如強徒日千迴
一株蕭索倚宣華東苑香風属内家冉碧層蘸銀燭
照平生奇絕象山花（火城圖中有一株是康東御園有亦不多四明再桂特奇州宅）
（所種尤茂蔚嘗与魏丞相飲其下）

卷廿七　十四

詠庭前桂　沈周

庭前有芳桂聳立自孤生時當風露淒頓發黃金蕊
翹豪群植闌悠悠揚德馨衆擴豈不忌氣稟莫相能
桂与木犀當是二種今吳中不有桂

小竹　皮日休

笠澤多異竹移之植後楹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
圓緊珊瑚節欹斜翡翠翎儼若青帝仗森如紫姑屏
槭槭微風度漠漠輕靄生如神語鈞天如樂奏洞庭
一歠九藏冷再聞百骸醒有根可以執有獲（音福竹譜云竹）
（寔也）可以馨。頗稟君子操不敢先凋零

和

陸亀蒙

別鳩破苔蘚嚴城樹軒掘恭閑巢璇璣化質離青冥（竹璇璣玉精受氣於玄軒之宿）色可定鶏脛定可招鳳翎立寬五嶺秀坐對三都屏晴月窈窕入曙烟霏微生昔者尚借宅況來處賓筵金罍縱傾倒碧露還鮮醒若非抱若節何以偶惟馨徐觀稚龍出更賦錦苞零

食楊梅

薛章憲

南村諸楊傳自古人道下山勝聚隝吳船已倫宿春粮盡說道遠且多荒闤闠城中十日留捨得二南東道主鵓鴣饒舌管陰晴意在布谷宜甘雨物無兩便

可素何惡見紛々委泥土荷擔入市走歷碌憔悴淌筐多皆籃終朝傴僂手自掇尚奠孩十可得五猶勝盈家不出門日々擔頭俱奔鬲醉後還求茗醉君繫船門外垂楊浦主人好事持足而走使山中懸重估倏見堆盤置我前出自望外喜欲舞屬國還儒得乳瓶詩人肯信無童。数省頻不及閬仲叔刻畫從入笈倉父

初食楊梅

楊循吉

楊梅本是我家果歸來相對嘆先作往來南北將十年久不食汝已忘却憶從年小在吳中食以成傷難蘗棄年々端午即有之街頭賣新先附郭初間生酸帶青色次見變從枝上落吳儂好奇不論錢一味醉連須倒棗生時薰蒸喜烈日所怕狂風陰雨雲有紅有白紫者佳大如彈丸圓可握生芒刺口易破碎到牙甘露先流齶王船奉貢晝夜走數枚出賜惟臺閣其餘官小那得預說着江南懷頗惡吳人遊審百計收不知本味終枯凋肉存液去但有名奪以醃啗無可嚼我今到家又遇夏正是高林雨方濯灌盤新摘恣狂啖十指染丹如蕩着細恐口食亦小事其來乃以微官傳使予不有故山蹤安得香蘇列堆舖人生

百歲在適意惡口勞々何足樂

薰楊梅

沈周

摘落高林帶雨枝碧烟蒸處紫纍々肉都不走光微搜津暑加乾味轉滋烏口奪生鮮恐爛龍睛藏熟久還宜珍餘品作楊家腊報寄須當費我辭

楊梅吳中名品不減閩之荔枝出光福山銅坑塢一家鴈次之人家以此薰之薦客尤妙

枇杷賦

薛章憲

皇有嘉寔貽於函媪剛勁冰挺堅貞內抱寔玉顆兮陣光葉金刀兮剛邪尔其舒花耀日纈擢凌霜襛素

滈破黄棠剖椎膏截竭肪脊雕狸脩玉觴㙮璃露咀璃漿回遁傍之若李夫台南之甘棠故夫千百緻技十五並蔕榮々水蒼衆々火齊獸有王孫芍柰順而諦窺烏有公子兮駭目而增逝跡失緑橙甘兮丹荔皓蠱咀兮犀欽動織手剝芍皫自蜕若夫凋材艳恨子京獨嘆（木）冰晶熒芍洛峽蔗霜璀錯兮流寒珊瑚木雖兮援牙而丽網夜光明月兮錯落而走盤既乃移根上林設種下土琅玕周廬翡翠當戶列亞夫之柴戟植膏奴之蕤羽巳摘寧論玥蒟奚取沾雨露以濡泱淩雪霜而桂度若夫壯丹朝酣海棠夜睡卿雲旌旂以零亂緋霞紛紜而剪劇倏忽殰穫須臾淪替借見婺之戲玩發壯夫之深喟豈若遊龍天嬌修蛇修詰曲四時不凋凜貞松之操一朝而盡茂柔桑之莞匪充榮易歇而德為二三蓋深固難遷而志則專一樛枝婆娑蓊薈鬱元律謝春紅之灼々含晚翠之欝々者欲

卷廿七

乇

枇杷出洞庭山初接則核小再接無核

摘櫻桃賦

薛章憲

蔚含桃之嘉樹兮邁弥望而不極青葱幄兮翠綃冪之青兮水之碧繁含桃之甘寔兮紛磊砢而滐漆紫璃膏兮青玉蔕日光珠兮火色貝烱彩々兮丹更圓煥離々兮蠟作光素手擎兮銀絲籠兮丹膏映兮赤瑛盤鳳之啄芍絳實破鸎之含兮紅豆殘翠豹崔兮野人玻璨盈兮太官措大異耳富媪同烏妻大順兮樂復樂飢夫君兮然優戲

菱

唐東屿

交遊萍荇似菰蒲懷玉藏珍類隱儒葉底只同頭角露此生不得老江湖

菱王氏武陵記云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其葉似荇白花赤寔其花晝合宵炕（開）隨月轉移猶葵之向日旧説鏡謂之菱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又有紅白二種白者如餛飩菱惟長洲一種出傾邑墓特大而美謂之傾窰蕩崑山一種如傾窰蕩而味畧減謂之婁縣菱今訛為畄速

卷廿七

、

火

芡寔

楊萬里

江妃有訣煮珍珠菰飯牛酥軟不如手擘鷄頭金五色盤傾驪頷琲千餘夜光明月供朝嚼水府靈宮恐夕虛好与藍田餐玉法錄編辟穀赤松書

芡葉似荷而大俗名鷄頭狀類鷄首也出吳江者殼軟色緑味腴出長洲車坊者色黄有粳糯之分

蓴菜　前人

魰人直下白龍潭剖得龍宮滑碧髯晚起相傳崇珠
闌夜來失却水晶簾一杯淡羹宜醒酒千里何須更
下塩可是士衡殺風景却將粘膩比清纖

又　高啟

紫絲浮半滑波上　秋風憶共青菰薦吴江葉艇中

同　韓奕

采蓴春浦作羹嘗玉滑絲柔帶露香却笑張翰未知
味秋風起後却思鄉

蓴采出吴江味甘滑四月生葉似鳬葵莖如釵股

卷廿七　九

短長隨水淺名為絲蓴即張翰所思者

茭白　許景迂

翠葉森々劍有稜柔條脃甚比輕冰江湖若借秋風
便好与蓴鱸伴季鷹

茭白即菰也八九月間生水中味美可啖中心生
薹如小兒臂名茭手或名茭首以根為首也各縣
有之惟吴縣梅灣村一種四月生名呂公茭々中
生米可作飯即菰米飯也然今未有作飯者

芹　高啟

飯羹憶青泥美狀思碧澗無路獻君門對案成三嘆

芹生春澤中潔白有節其氣芬芳

鱸魚　蘇軾

金橙縱使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
裡小船燒薤搗香虀

又　楊萬里

鱸出鱸鄉蘆葉前垂虹亭上不論錢買來玉尺如何
短鑄出銀梭直是圓白質黑章三四點細鱗巨口一
雙鮮秋風想見真風味秖是春風已迥然

鱸魚即四腮鱸出吴江長橋南者味美肉緊綾而
為膾經日不變出橋北者三腮味鹹肉慢隋煬帝

卷廿七　廿

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鯉魚　張雨

桃花鱖魚去常有蓴菜鱸魚浪得名試吃江南鯉魚
尾侯家無此一杯羹」

鯉魚諸魚中惟鯉最壽且大吴人謂其小者曰鯉
花

河豚魚　梅聖俞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如吴蛙
庖煎苟失所入喉為莫邪若此喪軀体何須資齒牙

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食龍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称此言誠可嘉

河豚嘆　范成大

鯫生藜莧腸食事一飽足腥腐色所難况乃衷酖毒彭亨強名魚殺氣孕惨黷既非養生具宜謝砧几酷吳儂真差事網索不遺育捐生決下筯縮手汗重僕朝來里中子饞吻不待熟濃瞌喚不譍已落新鬼錄百年三寸咽水陸冨般數一物不登俎未負將軍腹為口忌計身饕死何足哭作俑者誰歟至今走末俗或云先王意除惡如藝穀逆梟与毒獍歲〻參磔玉芟夷入羹盞欲殲種族死生有定數短命爲可續逸丁是時者未易一理局黿鳴公子怒羊羹華元敗異味古所珍無事若畏縮騁頭証此語戒諭祇取瀆龔首死不悟明智諒已燭

河豚魚有毒烹調失宜能殺人吳人甚珍之謂其脇為西施乳

蟹志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虫者有籍見於礼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与龜与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録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惟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銀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十六七既入於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趍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執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〻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蟹

蟹寄陸魯望　皮日休

紺甲青筐染蘚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覺失伴惟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鎖結形容好箇似

鎖結未詳

蟛蜞病中無用叟蠏處寄与夫君持手持左

和　　陸亀蒙

藥杯應阻蟹螯香却乞江邊孫捕郎自是揚雄知郭
索且非何胤敢餦餭骨青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
海霜獨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謝客惠吳蠏　　宋　祁

秋水江南紫蟹生寄來千里佐吳羹楚人故使東甶
中齋客何妨死饞烹下筯未休資快嚼持螯有味散
朝酲定知不作蟛蜞悞曹厠西都博士名

謝吳正仲遺蟹　　梅尭臣

卷廿七

芸

年年收稻買江蟹二月得從何處來滿腹紅膏肥似
髓貯盤青殼大於杯定知有口能噓沫休信無腸便
畏雷幸与陸机還住娶每分吳味不嫌猜

寄賈耘老　　沈　偕

黃秔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蹣跚鉗齒
白圓臍吸腩斗膏紅螯須圍老香研抽羹藉庖娘細
劈螯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

同　　高似孫

天雨洞庭霜寒驅蝌力壯全然空俗味只是作詩香
酒已方纔熟橙猶未肯黃讓渠茶灶火和月煮滄浪

蟹凡數種出太湖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
肥美謂之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須蟹出昆
山蔚洲者曰蔚遲蟹又江蟹黃蟹皆出諸品下吳
中以稻秋蟹食既足腹芒朝江為樂蝌采捕於江
浦間承峻流緯蕭以障之名曰蟹斷

蛤蜊　　梅尭臣

紫緣常為海錯珍吳鄉傳入楚鄉新尊前已奪霜螯
味當日蓴羹狂對人

蛤蜊產於海口紫緣者佳

蟶　　沈　周

卷廿七

●

苗

海戶求仙食瑱筐管族蟹狀泥深詣窟緣故暗尋門
搪玉容生摘凝酥怯過燔着薑相打合漬酒与溫存
角疊蛮娃髻纖纏扯婦魂味饕人口腹斷系尔兒孫
比類嬉吹响含津憶吐吞庭霜委故蜕泳雨没虚痕
荐爽山杯後休將蠣蛤論

蟶出海邊似蜆而長

襲美以魚箋見寄因謝成篇　　陸亀蒙

擣成霜粒細鱗鱗知作愁吟幸見分向日乍驚新蠒
色臨風時辨白萍文（魚子曰白萍）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
天邊詠碧雲見倚小窗親襞染画閨春色寄夫君

奉酬見荅魚牋之什　皮日休

輕如隱起膩如飴除却鮫工解製稀欲寫恐成河伯詔試裁疑是水仙衣毫端白獺脂猶湿指下冰蚕子欲飛若用莫將閒處去好題春思寄江妃

砑花牋　李衡

三月江南花滿枝風輕簾幙燕初飛遊人休惜夜秉燭楊柳陰濃春正穠

其二

雀兒霜幹欲凌雲俯映寒梢數尺春須信蒼微明信老坐中客有散花人

卷廿七

蓋

牋

唐有魚子箋宋顏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砑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膏水玉二箋觥色尤奇又以靚紙見鵝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於世故有宋箋元牋之称近年所造者幅小於昔雖便用而無古法

萬眼羅　范成大

龍綵鑠水翦魚文綾玉英雨絲風氷暘雲緑日邊明疊暈重〻見幻光向〻呈不深閒裡趣争識箇中情

琉璃球　前人

弱國千絲結輕球萬錦裝彩雲籠月魄宝氣繞星芒櫂點紅嬌小梅粧粉細香等閒三夕看消費一年艷

又

鏤冰影裡百千光剪綵球中一萬窓不是齊人誇管仲吳中風物竟難雙

老人燈　華幼武

燁〻衣紺勝後生青藜入市賀昇平掃除白髮三千丈透徹丹心一點明側耳坐欲疑有聽凝眸珠翠獨無情時人莫道風中燭南極星辰自有名

卷廿七

廿六

走馬灯　周庚

何人刻紙作遊龍尾似流星耳逐風皎〻線光馳隙過紛〻逸景過群空満分楚漢驚圍突陣接燕齊訝火紅一躍便當三萬里不知局促在環中

鬬雞燈　吳寬

坐上初看吐綬紅夜深童子忽聞龍羽毛争訝分明處烽火都睞踴躍中句到孟韓猶覺晦力如劉項慢争雄獨持一炬當尊俎輸与朱翁善折衝

走馬燈　前人

跃騎交馳映落暉長戈應藉魯陽揮真成烽火連三

月早築金城已四圍矢石報沉堅莫破旌旂影轉疾
如飛伯仁一炬非相戲信落兵家苐二機
燈住時最多范成大詩有琉璃球萬眼羅二燈爲
奇絶他如荷花梔子葡萄鹿犬走馬之狀及擲空
有球燈滚地有球灯又有魚魫鐵絲及麦䅌爲之
者一種名栅子灯在魚竹擒盛氏道今不傳即雲
南所謂綵絲灯也近有作羊角灯

酒府五絶　白居易

变法

自慚到府來周歲惠愛威稜一事無惟是改張官酒（卷廿七）（廿七）
法漸從濁水作醍醐

招客

日午微風且暮寒春風冷峭雪乾殘碧毡帳下紅炉
畔試爲來嘗一盞看

辨味

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杯中此物何人
別柔旨之中有典刑

自勸

憶自飢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
飲何況官供不看錢

諭妓

燭淚夜粘桃葉袖酒痕香汗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
宴老後思量悔殺君

看壓新醅寄懷襲美　陸龜蒙

曉壓糟床漸有声旋如荒澗野泉清身前古態燻應
出世上愁痕滴合平欽咏斷年同鶴儉風波終日看
人爭尊前若使常能渌兩綬通侯總强名

和　皮日休

一甕松花細有声旋將渠盎撇寒清秦吳只恐篘來
近劉項真應釀得平酒德有神多客頌醉鄉無貨沒（卷廿七）（文）
人爭五湖烟水郎山月合向尊前問底名

謝姑蘇學士寄木蘭堂官醞　梅堯臣

公田五十畝種秫秋未成杯中無濁酒案上惟丹經
忽有洞庭客美傳烏与程言盛木蘭露釀作甕閒清
木蘭香未歇玉盎貯華英正值菊初圻便來花下傾
一飲爲君醉誰能解吾醒吾醒已不解百日毛骨輕

洞庭春色　蘇軾

二年洞庭秋香霧長噀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賢王文字飲醉筆蛟龍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
缾開香浮座盞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醽莫遣公遠嗅

要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應呼釣詩鈎亦號掃愁箒
君知葡萄惡正是嫫母黥須君灩海杯澆我談天口
此係另行換頁一行
酒唐有五酘酒宋有木蘭堂洞庭春今其法不傳惟
煮酒以臘月釀貯小瓶旋賣名生汀蒸過泥封爲
煮酒可以經歲或入木香荳蔲金橘諸品則各以
其類名之香冽超勝轉販四方謂蘇州酒別有白
酒名秋露白蓮花白杜茅柴

茶塢　皮日休

閑尋堯氏山遂入深々塢種荈已成園栽葭寧記畝
石窪泉似掬岩隙雲如縷好是夏初時白花滿烟雨
卷廿七　卉

和　陸龜蒙

茗池曲隈回野竹多繚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
遶盤雲髻慢亂簇香篝小何處好幽期滿岩春露曉

煮茶　皮日休

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沸時看蟹目濺乍見魚鱗起
聲疑帶松雨餑恐生烟翠倘把瀝中山必無千日醉
恐有誤參定

和　陸龜蒙

閑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裡併下藍英末
傾餘精爽健忽似氛埃滅不合別觀書但宜窺玉札

茶出吳縣西山穀雨前采焙極細者販於市爭先
騰價以雨前爲貴也昔洞庭山茶嘗入貢水月院
茶載經續記

松花餅　張雨

怪來粔籹作鵝黃渾是蒼髯九粒香甜味中邊唯食
蜜苦心早晚待休粮仙人騏驎函有求道士萬陽遠
寄將炎比紅綾春餕巧盡牙根底嚼糖霜
松花餅春夏之交山人取松花調蜜作餅頗爲佳
勝僧家尤貴之

油堆　吳寬

膩滑津々色未乾聊同佳節助杯盤畫圖莫使依寒
卷廿七　卉
具書信何勞送月團曾見范公登禊記獨遙吳客
加餐當筵一嚼誇甘美大老無成憶胆丸
油堆用粉下酵裹糖製如餅煎食之堆一作䭔

圓子　前人

淨淘細碾玉霏々萬顆完成素手稀鬢上輕圓真易
拂腹中磊磈便堪圍不勞劉裕呼方旋若使陳　食
更肥既飽有人頻咳唾席間往々落珠璣
圓子然粉爲丸范成大詩撚粉團圓憶二品俱爲
元宵節物

徭役

承愛寺院事件自興革行保甲罷耆户長壯丁而法始変至元祐復耆户長壯丁猶以保甲而法大変及紹聖而後以耆户長壯丁錢盡賕公上而法盡変民避役如避敵奔去盡然端平既正經界而按籍選差於是同数都義役之旧一以乾道詔書從事排年仕役舉田供費條畫列之規約宸旨丁寧一〻其載之曽未二十年更革幾無復移而受害者大抵如故今摭義役者刱著之據平江府狀據常熟縣知縣　王議申劄惟賦役二事關於民生利害最大本縣户版厖亂奸吏緣損官督虚籍之賦民苦破家之役追惟

其弊不忍復言當職自初到官亟図所以救之修復經界整比版籍民按定産受常賦貧富大小幸就明寔倘不及時團結義役則作僞詭寄以自利尚氣若紛糾前功盡廢抑恐後患滋多乃分委鄉官勸率役産参合都分主客之勢斟酌地理寛窄之宜量役費之輕重准助田之多寡經始於端平丙申四月竣事於嘉熙丁酉五月繕寫成帙申府僉印發下州其間更有數條事體稍重関於義役修廢乞從本府備首劄札下本縣遵守併札提舉常平使司會施行一本縣九鄉五十都義役田地共五萬五百二十畝一角五十八歩五尺五寸歳收租米麦共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六斗四升一合一勺已随都分大小糺撥与保正長聴其任便收支以助役費有餘不足官司更不復干預其田並係常平物業不許公私典賣亦不許移易轉換還者按法坐罪其助田之家將來富者不加增貧者不許收入仕而免者不給還一諸都旧亦各有役田止緣役首擅取田租或献納本縣役帳庫或献納常平司旋即冒名侵佃官司爲目前之徵利不暇爲赤子深謀屬我不除役費日重在役帳庫者二百餘畝在常平司者見議申乞所有今來見

管義田日後並不許奸民献納官司亦不當收受一保正長向來充役之費最爲浩瀚保長既爲産去税存逃亡户絶等户代納税租保正者亦抑之催科例行陪納其他色目尤多如保正則有科供竹木科取藁果科買糟酒節序灯油接官亭其檢屍定　之費保長則有耆役名保請結虛限出謚簿書　夕冬至二節供送吏胥之費加以上落脾頭闘拆司酋税按誅求無藝已一切禁戢蠲免具申本府及諸司永与蠲除後如吏胥更有纖毫科擾即仰役人与机、察科率衆户經縣及經上司理訴一〻將各都新排經界

田籍備録二本印押交付機察謹收藏每遇人戶典賣田産並許具状經縣陳乞逞下抄察仍置簿打號發下保正役主內係起催夏稅以後入状者即責付新苗保長內係新催秋苗以後即責付新除保長令收責契照及兩家砧基照對保明類申抄察類申本縣送鄉憂局參對官籍移割其號名寄産者繳回元狀嘉熙元年八月二日奉 聖旨王瀹修復經界義役職事修奉与轉一官並下淛西提舉司平江府常熟縣永遠遵行

宋 職田則例（給与文武官養廉地民佃起粮上自八斗七升下至六斗）

卷廿七 亖

三三
丁合

宋咸平二年復唐制吏得職田供祭祀六縣通管六萬六百八十畝有奇租一萬八千二百石有奇知軍府事八百六十石有通判軍府事句僉判句教授句節推添差節推句察推句知録句司理司法司戶監粮料院監糴納倉監都稅監在城稅務監聽軍庫監都酒務監比較務句排岸巡司轄司句總管句路鈐添差路鈐句路分添差路分東南第三正將句南一廂官南二廂官北一廂官北二廂官常平司提幹叅鹽司提幹文臣支鹽官武臣支鹽官黃姚押袋官江灣押袋官監黃姚鹽場監江灣鹽場監南蹌鹽場各有差知縣事三百石知長洲縣事三百六十石知崑山縣事四百四十石知常熟縣事六百八十石知吳江縣事三百八十石知嘉定縣事一百五十石各有奇縣丞主簿尉及巡𡌴官 巡檢句監酒務監稅務以下各有差元則平江路達魯花赤摠管各一員每員田八頃同知治中府判推官經歷知事提控案牘照磨承發架閣蒙古教授兩醫學教授録事司達魯花赤縣尹録事句 録判各有差吳縣長洲二縣達魯花赤縣尹每員職田二頃縣丞縣尉典史巡檢各有差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四州達魯花赤知州每員職田四頃同知州判提控案牘都目各有差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經歷知事照磨檢校通事譯史鎮撫千達魯花赤正千戶副千戶止有祿米無田 國初蘇州衛太倉衛指揮僉事亦有撥賜田歲收米一百六十石今無

卷廿 函

寬恤稅粮詔旨

洪武四年中書省宣使張彬賫 詔開讀免過秋粮二百四十二萬六十八百石有奇六年八月奉旨今年三四月間蘇州各縣小民缺食曾教府縣鄉

里接濟并想那小百姓好生〻受原借的粮米不須還官都免了七年中書省劄付奉
旨諭知蘇州松江嘉興三府百姓每好生缺食生受今年夏稅合納的絲綿錢麦等物盡行蠲免恁省家便出榜去教百姓知道有司粮長毋得科擾

按洪武初官田重額止於七斗三升而今民間乃有一石三斗一石六斗或二石者盖莫知其所始豈所謂抄沒官田者予固非定則也且洪武中正耗不過二百一十四萬然猶屢下寬貸之詔

均徭

卷廿七

巡撫都御史崔恭劄付據長洲縣老人呈先蒙巡撫侍郎周公念穫松稅粮繁重百姓艱難深惟民情均其徭役將鄉都通縣排年里長編成一應差役每名出銀一兩輪當一年歇息二年酌量輕重多寡朋合造冊在官猶如車輪而轉吏無那移之弊民得輕鮮易完至今民有去思之念後蒙本府知府汪滸編作上中下九則之法上戶重役中戶中役下戶輕役然其中以病民者有四九万人戶付在吏胥之手年月無拘名數不定難以稽攷易生奸弊一也數年之內消長難斟亡年直部額兵正副出銀一十二兩尚有往迴使用不計中等之家卒難收集三也今本縣以從九則之冊點選戶役其豐盈庫子併各倉斗級俱應於九則冊內點選今又著里長保選非惟重疊錯亂抑且奸弊復生假如本區人戶王苹閔里長保啟寔人戶納花紅價銀二兩九錢則冊內點出貼隸兵銀四兩上下難以相照重役多端者四也如蒙乞照侍郎周公所立良法及吊本縣原造文冊詳看仍旧施行參照所呈有理合行劄付本府轉屬從公查勘計議停當開立前件定奪施行ㄥ

馬頭利病呈稿

卷廿七

成化十四年巡按劉魁問及馬頭利病有吳縣二十八都耆民陸伯良具呈竊思洪武年間原是北方土民買馬當夫後 太宗文皇帝憫土民買馬艱難故此 聖旨暫借南方百姓買馬當看過三年仍著土民買馬替他回來欽此至今百有餘載因循不曾改正又南方百姓不習水土不諳馬性多是雇倩土民養馬既貫膚直身又不得歸農況又不才驛官串同南北馬頭故將馬匹空餓倒死以規買之利以致市鬻女兒破蕩家產莫若照依 欽旨事理仍著土民養馬當夫止令南方百姓買辦馬價鋪陳等件不拘

馬匹高下例以三年五年為限如馬過期不死亦是本驛官吏畜馬有方即以其價賕之如不及期亦是本馹官吏人等不行用心或捏病死之故必先期給与事體既定則土民自然用心養馬無妄捏倒死之弊南方百姓亦情願辦直以免着役當差之苦南北皆便又聞前巡撫侍郎周忱設法前項馬價鋪陳已於秋粮中科取謂之義役米後官府於秋粮中既徵義役米又取辦馬價是為重復亦望查考旧案仍於義役米中或積出餘米內取辦尤為便益等因未得施行

不必空

揚侯清理賦記　周倫

圖賦莫要於田均賦莫善於井〻田之法廢也久矣而國之用日殷征斂之法擴為溢出雖田之名棼然襍揉重者曰官田輕者曰民田賦則重輕頃相倍蓰近世仍之未之裁酌遂為成法務在取盈以足常賦不均之嘆溢於道路莫之能告也然賦莫重於蘇松崐山又蘇松之重者民勿能勝弊源益滋宣德間周文襄公忱受命董其事而撫綏之凡由區以頃圖〻以頃圩〻以字析號以數絢賦以則定其冊曰流水圖曰魚鱗以序姓氏以正封洫於是田有定數賦有常額其間肥瘠高下之等未遑創議歲久籍殘胥徒倚奸規利紊亂甲乙飛詭若懸灑若倒瀾會計不足則加賦於民羨積之餘則歸諸私槖遂使純良小民賦羸而產薄產去而賦存者訟牘蝟興直案山積監司安其常守令制於分豪強汰利訾議沮撓欲議滌而一新之難矣同安揚侯進春尹崐之明年洞惻民隱核之父老告之明神力主清查之議毅然任之靡所傾忌令邑民陳表以供役遣蚤夜自厲黽輯故圖

籍稽之故類索弊端而比之法其自首者聽發匿伏之奸釐減增之弊一圖籍可憑燦若指掌巧者靡容其喙拙者獲享其成計其清出之數得米二千九百石有奇雖不能盡復文襄之旧而今日圖籍真後日之文獻也豈曰小補之哉或曰若之何而後可以均田均賦以立不刊之典曰夫田固有抗而瘠有下而瘠者亦千百中之一二也請於上責之良有司有察其瘠之甚者而酌之而薄其賦於是盡取其餘酌而均之夫疇曰不可侯今既辟取篤在道者民盛信輩狡不可得請紀其績於石以告來者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七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八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道觀

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記　牟巘

混沌既判惟天為大不可俄而度據遠視之其色蒼蒼以形體則謂之天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主宰則謂之帝元始而亨〻而利貞以性情則謂之乾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妙用則謂之神合理為氣其可得而名言者如此古者祀天雖有壇壝之制配侑之禮五方之名粢盛牲玉之薦大抵一精二純尚忠質而已非若後世為之尊號焉為之宮室焉為之冠冕衣裳焉自唐封天寶以來追尊本始加上徽称益崇以備豈非神而明之章尔靈度震動宇內俾知所嚮奉歟平江玄妙觀三清殿寔再建於淳熙丙申殿凡七楹雄傑冠浙右越八十年甲寅住持嚴守柔重覆屋又八年辛酉蔣處仁重葺周欄又三十四年為至元戊子阮藉郡秉政賜額舊觀浸衰處仁之徒嚴煥文與仁作新而為費甚重發心緣募善誘衆施時則今左轄朱公文清与妻若子大捐金錢以相其役煥文不避寒暑致木江淮官易其梁柱以致

方圓偃值靡不堅壯巧變陶甓靡不完密斧藻像鋪靡不嚴潔始於己丑二月成於庚寅十月煥文嘗賤事淳祐倫魁黄由之孫孚得其奧旨恬靜有守人皆皆領住持許孚祖張善潤滕伯淳皆志同慮協故所爲必成焯有可記也大德壬寅十月同吳興趙孟頫論於陵陽牟巘曰殿成十有三年矣淳熙之役逮遇三丙申殆非偶然已治石廡下願爲記成事固辭勿獲夫氣有盈虛物有成壞事有因革惟理獨不朽昭上靈〻千載一日蓋覆冒中之主宰性情中之神化也洪惟新殿有嚴與頌煥文不有其功方且夙夜祗格用對越在天凡所爲民禱禳在固有出于土木科儀瓜花香燈之外上帝溥臨降觀有恭尚敬之哉是爲記

玄妙觀三門碑銘　前人

天地闔闢運乎鴻樞而乾坤爲之户日月出入經乎黄道而卯酉爲之門是故建設琳宮摹寫玄象外則周垣之聯屬靈星之櫺陳內則重闈之劃開閭闔之彷彿非崇嚴無以倫制度非巨麗無以竦視聽惟是勾吳之邦玄妙之觀賜額改矣廣殿新矣而三門甚陋萬目所觀譬之於神觀不足一身之內強弱弗侔非欠欣觀之徒嚴煥文深念前功是究是圖時則有夫人胡氏妙能捐其簪珥給其資用爰壬辰之紀歲亟先甲以庀徒曾幾何時忽更其舊翬飛丹扶嵩牙高矗於層霄獸嗤銅環鋪首煇煌於朝日大庭中敞峻殿周羅可以樹羽郎可以容鑾馭可以陳三層之垓可以通九闗之奏可以鳴千石之簴可以受百靈之輸氣象偉然始与殿稱於是吳興趙孟頫復求記於陵陽牟巘曰土木云乎哉言語云乎哉惟帝降衷惟皇建極曰人心同有与天下爲公初無側破無充塞然或者舍旧而求諸遠既昧厥元欲入而閉之門

後建所向孰謂抽關啟鑰何異擿埴索塗是未知玄之又玄户之又玄也夫始乎沖漠者造化之樞紐極乎中庸之閒蓋所謂會歸之極所所衆妙之門庸作銘詩且刻樂石其詞曰

天之牖民直由大路未有出入不由于户而彼昧者他歧是鶩如面墻壁如弗瞻故脫扃剖鑰孰發真瘖乃崇珠館乃廷飈馭閈閎洞啟瑞倪呈露同達民迷有恭臨頌咨示羽屬一爾志慮陰闔陽闢恪守常度

蘄州府玄妙觀重建弥羅寶閣記

胡濙

正統五年掩八月望日兵科給事中郭璡禮部司務陳珪率道士張宗繼不遠數千里齎姑蘄道紀司都紀郭貫讓副都紀呂志清疏狀謁予南宮徵記按狀蘄州府在城玄妙觀剏自晉朝名真慶道院唐更名開元觀宋賜額天慶觀高宗御書金闕寥陽之閣揭於殿端光榮华饒有蓑衣何真人寓居其中能愈人一切諸疾靈跡顯著孝宗召赴行在眷賚甚厚人咸傾向郡守陳峴命羽士募緣增崇修建雄冠諸郡寶祐景定間住持嚴守柔蔣處仁重加修飭施以闌楯元至元間罷天慶之號而改今名道士嚴煥文張善淵復爲修理時左轄朱文清大捐帑廩以相其役由是穹門邃廡奥殿巍閣傑出吳中元末至正間燬於兵燹迨今百有餘年殿堂廊廡漸次修建率皆完美惟弥羅宝殿工費浩繁久虛未建誠爲缺典宗繼乃募衆緣遂爲創始正統三年巡撫侍郎庐陵周公恂如郡守南昌況公伯律同歲旱率耆老命都紀郭貫讓禱於其觀遂獲甘霖二公暨闔郡吏民咸欲修墜舉廢戮力同心侍郎郡守首捐俸資以興復爲己任委都紀郭貫讓鳩材庀工貫讓先令化士尤玄真張養正至鎮江市木栰從揚子江踈遇大風衝散化士仰天告曰買木蓋造弥羅宝閣供奉玉帝今木衝散不存斯閣莫能成就頃間風恬浪靜忽覩玄帝見於雲端化士驚愕再拜至孟瀆河口木皆先集舉無漂遺衆咸駭嘆不勝忻感歸以白於貫讓轉白侍郎郡守罔不驚異悚歎二公爲之益力今年夏厥工告成複霤重檐金碧輝煥極其壯丽威儀像設嚴奉惟謹謂不可以無紀神明顯應之靈与夫侍郎郡守作興之績用武示於久遠也予惟有虞肆上帝周禮祀昊天而道家者流制爲寶閣度奉玉帝寔爲虞周同一尊事之禮今其閣既成而請記於予又安得不深喜樂道而獎与其能乎是以爲之記而不辭俾歸勸諸負抵庶幾來者知所重崇而祇事於無窮焉

重修東嶽行宮記

黄省曽

東嶽之廟　國典在泰安爲專祠拱城傑殿煥甲埏海蓋自封禪告成以來宗崇久矣然而道家流以茲嶽天孫也萬物羣始知生莫之修短而陶隱居真誥著曰東卿司命統括萬神折衡群靈者張說頌云泰山受天官之名總人靈之府皆斯旨也以是洞真之

敷牓布郡縣嶽廟与之俱流雖濟南且别有行宫矣在吴郡者則建玄妙觀左觀晉之真慶道院也歷卋曰之正統中郡守況、公評神長民早而作禱曰山川出雲莫大於群岳乃顧行宫嘉謝其應遂以稼資率歆儀武造五岳樓於宫後而宫之興鋳則成化中監察御史鄭公郡守劉公感岳夢而成之者也是時宫之羽士韓執中定啟其緒二傳至張日新幼占宫籍迫歲玄悟之師不作張莫之風斯詆剔頹牖隤日新惻然懷惻清修齋誦以祈光拓嘉靖己丑里耆葛栱懷謙白之德慕松喬之勝屏正丹居載與科颯感其

卷廿八

六

凋廢嘗言梁栢創施金錢難募衆善羅積三載甫克首工或改或仍斟酌夙夕凡宫閣前殿内寢樓廡皆材良貌嚴及附祀于宫一切神守亦莫座飾像若度始然冶鍾一懸為晨夕視釐之節玄爐若干求永厥奉始於壬辰四月十六日訖於甲午十五日諸工計三萬二千有奇皆日新与耕之勞續也葛之又嘗恩時同預厥事宫成乃請記於山人省曾告之曰今宫之成也惟尔能矣若知所以綿引之術乎亦惟精三一探象先以道德為父以太和為友毋借仙事為貲階毋趨方、門為大宅則擷腸可綠沸髓行素紫旄之秉華旛之從玩寶之談將降於尔之庭矣豈但莊嚴而已耶日新曰謹聞戒矣不敢為岳神賡遂書貞珉永耀來祀俾可　迴高軌而景承之焉嘉靖十三年十一月望日吴郡黄省曾撰長洲章簡甫書并篆章仕刊

重修清真觀記

俞貞木

錢塘黄孤山真士發歲喜道術方藥南游閩越北上燕趙晚止蘇城蘇人嚴德昭者抱痼疾問藥室建清真壇奉北極玄武真君與遇醫愈疾聞真士医者多著靈驗求療治之而其疾隨愈乃舍壇以真士主之

卷廿八

七

於是募緣重葺建殿宇廣其廬舍真士嘗崇安靈室道士時其師潘雷攝翁道自崇安來遂延之以開山焉三十八代天師為題其額曰清真道院仍建丹房售藥以給伏臘計既而翁与真士皆高年終其弟子永嘉陳君正孚与其徒陶君希仁又加修葺遂以狀聞於玄教大宗師乃移牒集賢院改今額為觀云粤自潘黄二師開山於元之皇慶間以甲乙住山於是希仁求嗣道者得三人焉曰程安道曰馮本原曰楊處静及乙巳之歲觀毁於火安道以售藥資粗創未完丁未之歲而安道又委蛻迄今洪武庚申本原与

處仁同心協力重建大殿山門兩廡塑真君与侍從像以明年九月訖工求予為記夫老氏之學以清淨為宗其論谷神玄牝乃曰綿々若存用之不勤則修煉之微旨存焉至抱朴子著内外之篇陶隱居注本草又皆發明藥石服食之秘然藥与道術相通修真濟人一也孤山既以医鳴而蘋城之人無遠近少長咸称黄孤山道觀之藥之神自茲以往其諧弟子相傳雖無恒産而藏積藥金有餘至本原處静悉傾橐中所有以新其觀宇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噫古之列仙雖与世和光然往々泯其迹今孤山乃能傳之後人俾守其業而本原處静又能興復之而不墜且追繼開山之勞續念繼承之不可不任其事故又磨石刊之以示永遠是不特將以貽於後人抑亦有光於其教矣本原名寧高年清修退藏弗耀處静名守中瑞慈守道闡教今為道紀司副都紀云

清真觀在玄妙觀東元皇慶元年道士黄孤山賣藥吳城以所得藥貲創建武夷潘雷壇開山初為道院至正間始賜今額為觀周伯琦記洪武中廢院永樂中重修

福濟觀新建祠宇記　徐有貞

蘇州之乾維有靈宇焉巍其山峙翼其甍飛傑出乎闤闠之中而超出乎埃壒之外者所謂福濟觀也觀之創自宋淳熙初舊名嘯山道院々有真士陸道堅者嘗与省幹王大猷設雲水齋於此感會純陽呂仙翁授以神方大猷子孫至今傳以濟生元至大間繼道堅者葉竹屋以申請得觀額竹屋後王無僞鄒道安繼之所營為嘗盛矣迨元之季　國之初洊經兵燹數十年來無能繼者風摧雨剝旁侵中隳寖以敝々於時卧雲煉師郭君宗衡寔來主之宗衡出自王峰士族而學道治城西山初師朝天提本陳洞淵繼師長春真人劉洞微得清微靈寶淨明神霄諸法之傳遊歷兩京侍祠竹宮久之及顧是觀頹頃而嘆曰主張是綱維是而使敝々若是前乎吾者往矣後乎吾者誰歟然則吾其可以但已乎乃言於郡守況侯伯律首復觀地之侵欺於旁人者用其法為人禬禳祈禜得資助為慎入約出鳩工庀材以漸經營中建玄天之殿為祝釐所旁作翼宇二一以祠純陽及南五祖北七真一以祠長春諸師自三門兩廡暨庫庾池湢畢飭其法中所宜有者像設暨鐘鼓埜磬畢具又樊之樹之有池有島蔚然為城市山林宗衡乃集

其徒以言曰吾聞之吾師吾道之所寶者三慈也儉也清淨也是吾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從事於斯其必寶吾之清淨以養吾之真寶吾之儉以養吾之身宝吾之慈以恭吾之人庶乎其可尔吾又聞之儒之君子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是去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出乎家而度乎去於君親莫之致力矣將惟師事是闕而師復迁化如致力何惟是晨而香夕而燈致精誠以慰薦吾師若吾親之霊以祝吾君之釐事庶乎其可尔且吾之觀謂之福濟吾徒將何修而可以称是名乎嘗試思之夫祝釐者盖祈乎　天以祐乎　君

將以一人之福而歛錫乎天下以福乎億兆之人者也其所濟可謂博矣盍亦修吾清淨致吾之精誠以從事於斯乎雖然吾慮夫後之繼吾事者之或怠且忘也須從君子乎圖之遂因予伯氏以請記予謂宗衡遊方之外者也而予遊方之内者也夫道不同不相為謀予何以為宗衡謀哉然以君子之道而處其中亦惟昧夫義理何如耳彼譸張為幻者固予所弗与矣若其為言幾乎義理者亦安得不与之也邪予於是乎為宗衡記之

過福濟道觀訪煉師郭宗衡　劉鉉

卵出龍淀向吾焚仙翁留客意殷勤紫簫声啟招黃鶴石榻凫浮卧白雲晝日風雷宣帝令夜壇星斗煥兵文於今雖龍鶴在誰寫黃庭似右軍

收字

福濟觀在城西北隅宋高熙間道士陸道堅建名瀛天道院道堅嘗与省幹王大猷設雲水齋於此感會呂公翁授以神方大猷子孫至今傳以濟人元至大間道士葉竹居奏賜今額元季兵燬正統中道士郭宗衡重建徐有貞記

清微道院三官閣碑　　都揚

姑蘇清微道院在郡治西宋端平中建於法師余霊

山至　國朝永樂初而廢里人成音玄者募緣重建宣德丁未玄妙觀道士王嗣先主之正統丁巳嗣先益廣其地建閣五楹奉所謂三官神者逾六十有五年為弘治辛酉閣四楹傾壞風雨莫庇院之道士王源清何惟榮募緣新之又謂斯院自端平至今歷年雖遠然未有文以紀顛末乃來請予將刻之石以示其後人予嘗攷之漢有漢中人張陵与其子衡迨符書於蜀之鳴鶴山創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民有疾者俾書其名及謝罪之意一上之天著山上一薶之地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至衡之子魯而其

術益盛則三官之名益昉於此後之道家創為土木之像飾以尉服儼然南面以為寔有其神由是閭巷細民往往趨以祈福夫道家祖陵以為天師今名此無乃背其師之說乎雖然天下之事多出於襲而具襲之之久雖有智者莫能卒变勢則然也故今為道家者亦惟謹守其傳以事祛修求無墜而已矣是閣之壞殆非一日置而不脩則無以祝　聖釐聳人里非主之者之責乎源清惟榮是舉其費頗鉅而且甞盛夏之日身親其事不憚勞苦可謂有功於院者矣因不辭而為之記并系之以詩曰

姑蘇為邦多老氏宮有若清微趣然其中由宋逮今久歷年歲莫為之先後何以繼惟兹層閣寫傑洞明四檐翬飛勢凌紫雲神休是祈　聖釐是祝朱楹一滉萬象森目風推雨剝旧觀莫還爰有真士植仆補刓煥為聿新煌丽逾音邦人來遊無不嘖嘖稱之道家其宗無為曰清曰微一而靡他刱兹閣者超乎物表八面玲瓏纖埃莫擾聖凡同歸其患勿脩人而宜昏盍覘羽流刻我斯文置閣之右庶幾後人永永其守

清微道院修三元閣募緣疏　朱存理

伏以三元高閣聳縹緲之雲烟七寶諸坊闡清微之香火覩彼規摸宏廓愛其棟宇高明居士辦心於肖搆神天着力於圓成小疏頭敢相伸意大禮越惟願發心金銀財帛之攸充木石磚瓦之既濟輪奐美乎興復丹書飭亦經營遂令光彩此山門頓見神仙吾世界謹疏

元和道院重脩真武殿記　蔡羽

中吳城直府治之北巍然香火之盛四境之內奔走翼奉於祝於謁天則有旱潦歲則有豐歉時則有康虞一家一人之得失咸決於神而神荅之罔不允愜

元和道院之係吳城大矣院故有真武殿厥初肇基維宋端平則傾道堅其人也歷若干年而封於元又若干年則復於本朝當正統五年太守況公鍾寔新厥房住持則柴繼宗方思讓其人也思讓一再傳而得謝復清查得真咸克勵守為三官閣李王閣寔宏前規而真武殿未之及弘治閣殿寔就毀垣頹瓦落梁垂宇敗鳥折於地牖沉於泥風雨交蠹神衣不完狐穿禽囊人莫之省禱請之礼連年不講弟子陳洞章德真之徒也憂懼莫知所為謀於里人張周鄖等衛香頃誠祈搆宿緣事有會與人樂相助鳩工化狐

肇於正德三年三月十五日朞年而工落真武正殿煥然焉斯益以中堂二拜殿三儀門一座門閣若除墉牖既飭完厥貌像雲霧之衣星辰之座龍宫神女武極画繪由是歲時禜禖祈請之日父老羽士升降有所齋肯有堂々則煇煌室則馨香酒醴清潔神歆人欣矣則是功洞章微用斯圖克贊厥志微其徒若孫罔克相厥力至卓立勤苦誠意感動則皆丕於洞章也正德已已洞章念施与之人与同勤苦謀立石以言於后里人崔氏愿嘉之特磨石請文為次其本末并列人氏於陰俾後之人有所攷

元和道院

前人

秋光道院早氣雲午堂涼向竹開金芰緑桐砌碧房種芝丹洞小放鶴碧空長不滅芭蕉緑倘凝虛室者

元和道院在府治後至正間建

跋—御書放生碑

項公澤

臣恭惟仁宗皇帝澤潤四海仁及群生乃以景祐三年十一月己亥朔詔天下乾元節宴設量事烹炮毋得過殺物命皇子休哉好生大德不遺微小所以壽我宗於萬年之脉者在是也於時中外之臣靖恭惶悱推廣上意若民若物涵濡闓澤於閩生之内肆惟皇上遵守家法親洒宸翰俾誕頒賜晏一遵景祐三年詔書大哉王言上以續仁祖生々之澤下以遂萬有生々之性臣嘗管窺蠡測竊謂聖德之妙溥博無私仁民而愛物皆此一念充之皇上曩以訓廉謹刑二銘董正吏治茲仁民之本原也今戒烹宰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具愛物之著見乎　臣承恩試邑貢奉德音敬摹勒清具觀放生之所昭回之光焜燿百里飛雲泳川同躋壽域臣敢不對揚休命奉行寬大詎容徒使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有負聖天子一視同仁之盛心乎庸敢推明聖心并載於下方淳祐十年正月望日跋

昊天閣記

陳振

循縣西行一里許少折而東得道家者庐曰清真觀々有閣傑出曰昊天閣嘉定四年正月知觀事馬拱辰劉道映所建也欹空為臺三面扶闌振衣夜憩其上月星低垂天地收籟步虛清越珮声如鏘是心油々以敬以肅閣之達頗不足妥靈隤祉欲觀為放生池振見時閣一至小亭孤立度以浮梁乾道七年道士翟守真卒自天台覲孫家四維欠薰祟香火地始訇諸官劬躬經理十五六就緒淳凞初元外大父左

史李公郎嵩公士民狀翟公有操行迁常熟縣故道
宮額牓曰清真而推翟君主之當是先君尚無恙也
閱三十一年而馬君嗣又九年劉君嗣至是棟宇之
制十倫八九矣而閣又其高明壯麗者噫老氏學長
生不死而神仙得道之士蟬蛻埃壒影響不接於人
故閣館真祠寥寥郡縣非劉用力三世而外大父以
下若先君亡恙廿又八人指計惟一存者獨往來遠
道蘇然壽宮不曰難乎振於是有感焉則又曰雖然
績底於勤圮於盈志沮於強肆於安劉君乎能念前
人所以燾其後者乎貽修有所繕閣有經祝皇之壽

腓池者之勳考擊鼓鹿弗渝必久若是則凡厥未成
者將百日而成之況其已成者乎苟為不然食飽而
衣鮮暑葦而寒毡忘厥由來以嬉以怡若是則雖其
已成者俱勿能堅且久也況其未成者乎

放生池（縣志作 蔡仍作） 秦約

碧水池頭秋水深芙渠萬柄翠生陰玄田種玉俱成
子琪樹開花已滿林道士步虛簪玉佩仙人吹笛水
龍吟西堂風雨清無夢偶竹報聞搗藥禽

又 楊維禎

放生池上晚披襟五月涼風艸樹陰玉井水寒船作
鷁葛陂雨過杖成林湜湜益命洄車下甆甆蜿蜒夜
半吟道人當畫洗研石自臨青李与來禽

又 郭翼

放生池上應五月爛熳花開坐夜長月出金盤擎露
影天高玉井散秋香雲邊小淑瀛洲近鏡裡微波太
液凉准擬王喬借飛舄仙遊從此恣翱翔

又 偶桓

殿閣峨峨轉夕暉放生池上客來稀應知羽士登真
去獨見山童汲澗歸雲冷松巢空鶴氅雨荒丹灶長
苔衣野人素有烟霞癖欲向玄關共息機

崐山縣清真觀在會仙橋東即宋放生池也乾道
七年道士翟守真建真武道院淳熙元年移常熟
縣清真觀廢額改置嘉定八年建昊天閣陳振記
元大德間燬延祐間重建楊維禎 本朝永樂初
重修

虞山招真治碑 昭明太子（蕭統）

夫東瀛淥水三變成田西岳靈桃千年未子尚以星
起牽牛部首追遷律生甲子氣數杳冥況復上遊玉
清禎之又禎高排金闕玄之又玄豈言像之能詮非
時御之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農都尉太康置其宰境

有虞山越絶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岩欝起帶青雲而作峰瀑水懸流襟天河而俱會吳門孫藥之地楚望規拟之歌陽及流沙之覓錦觴泖陽之禹無以喻馬其峰則有石城石門虛嶢自然不度匀吳之馬神功挻起豈似岡陵之畫觀后來成夜陣推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弘真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監二年來至此岫適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峰下之地面勢閑寂宜立觀宇可以卜居裕師甯洪隱始寧四明山無何有入耳長髮短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〻曰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峰下之地即以為治故號招真高臺迴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桂豈俟閑陽木飛才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枝黃庭司命之府有類玲瓏朱陵赤后之觀同符弘廠遠望仲雍而高或蕭瑟旁臨齊女則哀瓏蒼茫鱗尋千仞之木氣叶星纂華飛五香之草形周宮室椎葉被花符秦騣狂陽桃侵寒榮落君屋樹息金烏擼依根鳥鳳將九子應吹能啟鶴生七歲丞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砌微瀾應山雲於高牖鳴

籟條响引和風於空谷方當轉氣致柔入無為之境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莫歸輟響無已親姬燕龍由篤不歸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詩北鍾之箱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閑四鉢七子之鏡引以咸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嚮而已哉乃為銘曰

玉龜二始　金書八會　道決地心　功浮天外　故常可小　准真能大　德起同塵　善生塞充　物保自然　人將交泰　掩映緑蘿　寫桑紫蓋　仙治之美　此焉為最　雄挂千夜　陽臺百丈　水均下濕　山逾高掌　野寂雲興　琴繁山响　斗虹夕栖　豊雷朝上　元陽作石　竹龍成杖　書藏玉匣　藥蘊銀筒　燒鉛襟鯉　折桂和鼓　羽衣可服　雲駢易通　斧柯雖朽　碑石無窮

虞山道觀新建覽翠樓記

楊循吉

常熟據郡北境山水咸具領其勝而可遊者無若致道觀〻有古檜七株蕭梁所植也往歲邑令計侯之宰是邦以其幽暇時至而樂焉而老氏之司存亦於此去產先是有堂曰來雲居其右偏稍却既久而將弊矣計侯相地度勢以為是觀所得非不饒於湖山然而入者有面墻之嘆必欲盡發厥美而致之几下盡即而棲之於是道會陳尚義進曰斯堂起林復真

歷王志玄頌常清皆以羽服司教門事而蒙寵承其泓窈謂雲之來自至和奕去延宁堂不可去也請贊存可乎計侯頌爲而倡之於是尚義乃益己資乃竭良工乃市傾材無幾何遂成樓爲又成門屋与兩廡焉落成之日侯坐其下曰雲固無恙宜仍字來雲建一登覽而群山咸在右向之賢〻者皆欝然爲吾有矣遂題之曰覽翠云他日尚義以記請凡是邑之遊者必跦致道跦而不獲与峰巒接亦不得謂之遊計侯獨能一旦拔其勝槩俾盡彰顯不有功耶抑古之人所至必崇臺館足景物蓋其志尚清遠使然無足

恠而後去按迹而思其人亦於焉有攷則斯樓固侯之峴山也欽侯名宗道郴州馬平人以解元舉進士政尚簡易礼貫有文民用是不忘而尚義又克就厥績可書也正德丙寅之春記於是年之冬又明年記乃成是時許侯已遷邵武府同知去踰年矣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致仕吴珹楊循吉撰

乾元宮

孫應時

塵蹈咫尺媿山林勝日追隨得共臨千里江湖堪送目一窗松竹更論心清風正爾生秋意小酌何妨到夕陰牀路踟躕獨惆悵強須倚叅一微吟

致道觀

王大成

極目澈無際洞然天宇寬蒼烟浮遠樹流水繞空山夜月涵丹井晨風拂紫玹山屋塵不到心与白雲閒

又

鄭昇元一

撫琴漱泉石霜鶴聆清音惟有七星檜歲寒同此心

秋日登海虞致道觀

姚廣孝

琳館無塵真福地門前萬竹自青〻丹成井底飛双鶴檜老玹邊布七星鶴舞出林朝每見龍吟歸谿夜還聽我來秖爲逃秋暑非是神仙問道經

七星檜

沈周

海虞七星檜宜爲群木尉列生老子宮与邑作奇觀廣埒氣蕭森入門凜欲汗久信天地成沃知雨露滙傳植從蕭梁其說我恐漫驗斗形巨全七既覺其半三株是耶存雖執歲月身各〻具一異形容匪詞輸兩骼裂多橋谿然敞三判東骼沾亦裂筋骸互續斷北者蟠而秃袖破舞脫臉葉亦不暇葉餘亦不暇餘左文皮索鬭孤施項由纖擡折象齒跳瘦决鬼目爛巑越復叢穴散骯仍軒拆跂拏及蜆跋努力不得竄矛長及劍短拔戟驚楚漢如此詭怪駭眀君不能按知遣幾雷厄還屢兵火難生死付冥然造物叉被玩

君子重貞固頑醜小人闌緣高坐吹簫我欲呼鶴鶻從根覓理丹洗泉觀紅藥長生就其蔭永作婆娑伴

登昭明書臺回訪丹井　前人

遠秀目已週復騁登高足青山不嫌人所取隨我欲巍巍古仙臺寂寂真林麓七檜文雲霞靈飈散清馥柴臺轉磴道攀緣把傍竹同行玉堂彥高詠應虛谷道遙東山風飫去歆管俗中紙鶩連章謬圖附一軸聊以志傾賞流傳亦何卜卜或恐閣邦人有酒悔無逐

寄題虞山星檜　李廷相

虞山山高靈異多山高時有仙人過蕭梁羽士張道裕飧霞辟穀開茅窩手栽七檜象北斗龍蟠虬屈交相摩道人仙去神不滅倏忽千載纏烟蘿精神上与元氣接風雨爲培鬼爲呵復有神丹閟古井紅光夜騰騰岩阿於戲七檜去希有山河或变紅塵走乃知仙家別有傳何時爲尔一回首

致道觀赴計明府宴集　楊循吉

七檜弦前雲水堂使君招飲與何長虞山最好是此處名教清淡得幾場鼓瑟時時鷺鳥下閑雅隱隱見湖光夜深松竹皆含露重舉金杯吸晚涼

致道觀溪口　皇甫涍

宿處玄林靜鍾散清夜初星河仙嶠滿雲霧洞門虛竹下逕中散松前閒隱居溪陰是天路獨往意何如

致道觀丹井　前人

烱駕逍遙向紫微玉泉秋霧閉寒輝君看湖上丹霞色猶似丹砂化鴿飛

絳闕晨殺檜樹中尚湖晴望引雲坐瑤窓不隔銀河路倜悵仙槎去未通

致道觀在常熟縣虞山南麓下梁天監二年漢嗣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居此感異夢建招真治并建寥陽殿虛皇臺手植七星檜其後道裕仙去瘞劍於山之西麓簡文時改乾元宮亦治平中道士李則正浚井得藏丹化雙鴿飛入尚湖政和七年改致道觀元泰定間鄧道樞建知止山房於西北山巔上　國朝洪武中周玄初永樂初李本中相繼重建

招真菴記　康譽之

自姑蘇出齊門沿西北望山形如巨鼇橫亘原野蓋常熟縣之虞山也山之東瞰萬户治劇邑邑去江不及程陂湖畝澮之積自南至者傾馳會於江江河既漲則迅瀾倒流逆於市橋之下二水相制移時而不

能去山無奇谷惟荒墟白草醜石亂散坡陀迤邐而西有脩林橫抹隱見於兩峰之間其中為招隱菴元祐中道人申氏春陵徐處士高弟也基營於此菴成亟去不知所終松林森茂庭宇蕭散如隱君子之居通川道士喻抱元增治之旧名竹林至是更以招真請記於予乃歌招真之辭以系之辭曰

白鶴巢兮丹井空蓮山杳兮烟靄濛陵谷変兮今古木葉下兮秋風飛仙去兮朝太微黄紂茎服兮以遨以嬉飡霞卧月兮去不我違与去滁映兮天門可馳蒼龍嘷兮雲湧靡石泉冽兮山羊肥俯仰宇宙兮日

月敬鬱靈秀同薄兮野芳呈姿山中之樂兮万化莫移仙人不來兮隱者曷帰

極目亭　　徐次鐸

幾點帰舟破暮烟数行雁字落霞邊去閒安得王摩詰為寫琴川作輞川

又　　謝　齋

虞山積翠橫東海上有喦嶤極目亭并屋鶏鳴孚號霧石潭龍影落秋寘風回江塹飛濤白天入蕪臺遠樹青何處言公道故宅画橋緑卷眼偏醒

乾元次宮在寘山北宋元祐中海虞申元道將南遊請於其師徐神翁〻曰逢寘則止無雪則開申始未悟及至是山遂摶竹為菴名竹林山舊無井一日大雪惟山㘭不積因浚井得美泉名雪井紹興丁巳道士喻抱元改築招真菴承致道旧額名乾元宮舊有極目亭米芾書扁元燬　國朝永樂初重修申道人煉丹之地別有衝真館在梅里潜真館在福山与此為三真云

瑞雲觀記　　黄潜

瑞雲觀在平江城東三十里今所謂笠澤福地者也吳松江由其區来出其西而南為姚城江東為龍江

又東為陳湖其北則闔閭浦也重波複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處乃多次士民安於畊桑皆湻朴有古風水木之清華魚禽上下泳飛之樂負為若去來然而更千百年棄委於田夫埜老之手未有能啟其秘而專其勝者玄門有高士陸君志寧始作菴於其處由是昔之秘者無所伏勝者益以發舒君不以得於耳目者為已足復斥故宇易菴以為觀合其徒而居焉凡觀之制中為三清殿而旁為玄天北斗太乙三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庐門廡庖湢次第畢備惟玉皇大帝之閣為役最鉅久乃訖功而觀以成號為

屋以間計者百有二十蘇以脩垣而除道成梁以屬于南埭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有奇以資食飲百物所需其法之所宜有者無求而不給為費一出於君而君悉力殫慮二十年於兹矣卷之初為觀也教主嗣天師為署今額司命君開山而以甲乙為世守既而所司具以觀之成剡上天子特下璽書加護焉君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族人毋敢有所預俱後莫之致而或毁其成也爰伐石以記來屬夫乾坤清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數量而仙經所籙洞天福地僅一百二十八神而明之不有其人欤幸而人与境遇又蒙帝力如遊而息焉者衍々施々未有已也或者真仙異人於此乎出則福地之在笠澤而笠澤之有瑞雲將与金廷玉局垂存於天壤間尚何成毁之足慮哉顧不可以無著作始之自乃弗辭而為記其顛末云　紹興路諸暨州判官黃溍撰文太常博士郝貫書　大明成化十八年歲在壬辰九月吉賜進士第承德郎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郡人馬愈重書上石

卷廿八　廿六

募刊瑞雲觀碑疏　朱存理

竊惟瑞雲觀陸氏開山舊石碑黃公作記今其地與創於兵燹之後故斯石埋沒荆棘之中使過遊之客遺恨徒多訪集録之家全文具在所謂不朽之托者將以傳焉則其惜重之辭也於斯見矣兹將命工礱石請名翰重書以求好事捐金俾斯文大著為題短疏特叩高門倘不完功就請留名石畔慨然樂助遂成壯觀山中謹疏

過吳江瑞雲觀（陸道判達）　吳寬

笠澤磯頭訪瑞雲洞門高掩寂無聞重湖急雨過龍陣小鳴亂石眠羊群有懷庐山陸脩靜敢比會稽王右軍与客松陰論往事摩挲殘碣慨遺文

卷廿八　廿七

瑞雲觀在吳江縣庇邨元泰定間鄉人陸志寧建

集仙宮　常楙

松菊新來入夢頻公餘乘興得尋真紅塵物外長清境白日壺中不老春栢子灰寒烟寂々桃花風暖水粼々逍遥羽士閑如許愧我浮名役此身

又　盛如梓

真宇出闤闠來遊盡寂流水環四圍入門松檜碧幕長廊烟霧生雲氣帷幢客主人開客至尊酒延丈室綿竹逾萬箇老桂高百尺日色淨不喧松風涼可挹翛然人間世陡覺詩興逸

集仙宮在嘉定縣治西南隅宋嘉定十七年高道葉子琬建

玉芝祠記

張与材

至大之三載歲在庚戌門人傳處潛入侍講席以平江路道録普福觀開山提點住持周靜清狀來請曰靜清凡骨未換其於聞道不如塵有幾也唯是蒸脩不敢不力以當福地之名乃孟冬朔有見似人入仙宮祠者踵之無有啟鑰惟菌生焉其生之氣猶蒸然從地而起一根而為莖四十有二若珊瑚交枝而寶蓋其上者明日數倍可二尺許又明日間以金緣觀

卷廿八　廿八

者日幾百人辯之者曰是所謂玉芝也非菌也莫不徘徊嘆息共言其瑞瑜浹則霏霏化為素烟如瓊花已入天宮矣異哉蓋仙宮祠分六曹其一曰五芝有穀曹意其觀瑞也非歟去聞何物非幻其來也誰使其去也不可執然自有江山幾千年而有普福由普福以有今日玉芝生則亦非偶然之故嗟夫微吾教主吾誰与歸謹為圖以請願有記而處潛又稽首重為之言則諾而記之夫芝者仙家之一草耳不常有於天下忽然而遇亦有不以為瑞也古之隱焉山為多而未始以為瑞也然許由得之而不食五穀商山

所採皆是物也漢武帝時朱草生則紫芝也類以為金人盤露之所謹按五芝五色唯白芝名嬰兒手服之可以通仙然則相期瑤草必蓬萊可也不知何以見於此哉普福所居州為常熟必神人屋之物無疵癘而然耳烏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獨取以名其地千仞之上將覽德耀而下之三山十洲於是乎在則雖謂普福有瑤草豈不可信靜清吾之子弟于吾祖鶴鳴夜半之所授受無所不備了了万齊如修廣寒与同道人共住于茲有年將由有為而詣無為匪朝伊夕玉皇有詔不歸玉芝不已也抑宇宙間惟應

卷廿八　廿九

与感禎祥之相值果非偶然者抑精神會聚貫注來天地神示昭布森列則一芝之瑞是故吾心華之發現而已有以異乎無也或曰芝之為瑞常止于九未聞若是再倍于莫而不足一莖於著而大有餘者則又安知其非所見似人者以玄帝行滿之期而最之又以旌陽拔宅之數而望之歟吾聞之曰或者之言亦是也弟子勉之是為記嗣漢三十八代天師正一教主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主鎮三山符籙領江南諸路道教所事金紫光祿大夫留國公張與材記

題玉芝祠　陳蒙

玉芝不見草蕭〻古栢陰廊畫寂寥琳館廢來餘福地名碑留在記前朝碧梧樹老鸞飛遠華表天空鶴去遙惟有迎仙橋上月夜深還自照吹簫

玉芝祠在雙鳳鎮元里人周靜真幼頴悟酷嗜黄老書師事玄靜真君即其地構普福宮尋改爲觀至大庚戌冬仙官祠忽産芝一本四十二莖玉色照耀有色氣直上如綫遂名玉芝祠

通番事蹟（石刻於劉家港天妃宮之壁）

卷廿八

辛

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朱良周福洪保楊真左少監張達吳忠都指揮朱琳王衡等立其辭曰　敕封護国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之神威靈布於鉅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里國抵於西域忽嚕謨斯等三十餘国涉滄溟十萬餘里觀夫鯨波接天浩〻無涯或烟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無時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非仗神功曷能康濟值有險阻一稱神號感應如响即有神燈燭於帆

檣靈光一臨則变險爲夷舟師恬然咸保無虞此神功之大槩也及臨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歛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皆神之助也神之功續昔嘗奏請於朝廷宮於南京龍江之上永傳祀事欽承　御製記文以彰靈貺褒美至矣然神之靈無往不在若劉家港之行宮創造有年每至於斯即爲葺理宣德五年冬復奉使諸番國艤舟祠下官軍人等瞻礼勤誠祀享絡繹神之殿堂益加修飾弘勝旧規復重建岨山小姐之神祠於宮之後殿堂神像粲然一新官校軍民咸樂趨事自有不容已者非神之功德感於人心而致乎是用勒文於石并記諸番往回之歲月昭示永久焉

卷廿八

三

永樂三年統領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等聚衆於三佛齊国抄掠番商生擒厥魁至五年回還　永樂五年統領舟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其國王各以方物珍禽獸貢獻至七年回還　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国其王亞烈苦柰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頼神靈顯應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歸献尋蒙　恩宥俾復歸国　永樂十二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其擬

門荅剌國偽王蘇斡剌斂侵本國其王遣使赴闕
陳訴請救就率官兵勦捕神功默助遂生擒偽王至
十三年歸獻是年滿剌加國王親妻子朝貢　永樂
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斯國進獅子金錢
豹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長角馬哈獸
木骨都東國進花福祿并獅子卜剌哇國進千里駱
駝并駝雞爪哇國古里國進麋里羔獸各進方物皆
古所未聞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葉表文朝貢　永
樂十九年統領舟師遣忽魯斯謨等各國使臣久侍
京師者悉還本國其各國王貢獻方物視前益加亘

卷廿八　三三

德五年仍往諸番開　詔舟師泊於祠下思昔數次
皆仗神明護助之功於是勒文於石

次韻倪尚書天妃行宮　　陸　景

海門一水連三島玄宮獨敞靈慈好　文皇在御賜
褒崇金額煌〻繚雲繞蒼松樹古偃見龍翠竹叢深
栖鳳鳥涵　可有仙人居層城十二清風曉洞門深
顧碧窓寒滿地落花香不掃一山高迸青莪〻玲瓏
妙奪天工巧羽仙双瞳秋水光避齡直与天地老全
毋曾久似盘桃安期常咲如瓜棗飛示玉皇香案吏
胸次廓落机心少錦袍天上承恩歸自喜平生事應

了培塿西窺泰華卑孟孟東視滄溟小何時同醉碧
桃春浩歌一曲眠芳草

天妃宮　　楊維禎

海國神風捷可呼綠林徼福苦相污片帆尚借周郎
力護得青龍到直沽

黄太倉汝為晏天妃宮二首　　王　寵

岩邑表東海名侯握蕩符自公豐逸豫延賞濫文儒
島日林間吐朝流天外紆平生慕靈氣高嘯入蓮壺
首夏靄清暉琪花應未飛迴峦披玉館列榼薦金罍
琴依鳳皇語雲飄龍虎衣山公殊恋賞不醉且無歸

卷廿八　三三

靈慈宮一名天妃宮有二一在太倉城中周涇橋
一在劉家港北漕澛口

普福宮記　　吳　激

太玄元普福宮者真人周静清所建也周東吳望族
南工臣附之初有顯忠校尉職千户督海道運粮事
真人其子也夙好黄老言既長父命往信州龍虎山
師事天師張真君為道士踪翔道院於常熟州之双
鳳里越數年陞為觀又二十餘年陞為宮施水田若
干畝收其歲入以食徒衆大宗師張閑府以静清之
名上聞制授職名者二至書寵異者三號清節抱一

凝妙真人而其徒周應靈保真凝素崇道法師龔其師提點之職璽書寵異亦至四[illegible]法師來京師曰道院之興葺自至元乙酉殿[illegible]門廡廚庫至乙丑乃備始觀額甲午再充拓之錢故有其所說法有其所得燕坐又有所礼上下神祇四方萬靈靡不備其所大德庚子建書樓貯諸子百家之書辛丑立東岳依宗祠作止一全真二館以賓南北學道之士至大辛亥作鍾鼓二樓及漢天師殿新觀門為重屋延祐丁巳以來應靈增飭旧規且作石橋曰迎仙遂改宮額自惟晚末忝紹先志薦膺上命其將何以報君師之賜誠宜　宣以示永久敢有謁於史示予曰道家者流成刻　柱下史彼盖隱君子也　衰周歷亡秦漢初諸人藉其餘緒亦足以聞於時張文成以之為帝者師曹平陽以之為天下相晉唐而宋以來今源遠而流益别然去之忌盖而引退超晦而保全者猶或間其名而寄迹焉真人隱遁之高法師繼承之善皆人所難能也況以聖恩優渥俾方外畸人享安崇於山間林下此天涵地育之造也其可不紀録以明法師戴上無斁之衷以彰真人貽後有光之美乎於是不辭而爲之記

卷廿八

三四

普福宮在夌鳳鎮

高真堂記

王鏊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麓嵩之吁然下歛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灘前為太湖其襟抱爵跡浪石即墟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閒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怪戢息人和歲稔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按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而道家之說謂有人為産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烝之化復位坎宮變化威靈固宜秪事或謂方今太岳太和　朝廷崇飭琳宮寶殿照耀海宇顧茲塊焉神其享之乎予以為神之在天其次為奎婁其威為雷霆雲車風馬陟降於天大而大安焉琳宮寶殿不為侈小而小安焉土階采椽不為陋又何擇於高卑之間乎且山人做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昭荅肸蠁依違而不去也故為之記使鎸之石

卷廿八

三五

高真堂在東洞庭山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二十八終

吳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二十九

長洲 錢穀 叔寶集

寺院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佛衆䟽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入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〻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寔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

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辟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維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賛之讃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与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剝膚爲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宋徽宗佛牙舍利賛

崇寧三年重午日自蘇州報恩寺迎請釋迦牙佛入內致恭祈請舍利感應偶水晶匣出如雨點神力如斯嘉嘆何已因以賛曰

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捨銅亀子文　蘇軾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頎爲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墻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藏私印或速以壞貫舍利而睠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是捨之

平江府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　閻復

至元壬辰予客吳郡正月望日遊報恩寺南軒薰公大師迎憩丈室導予登塔周覽殿廡師猷貌魁梧儼若梵僧問年則与予同庚甲他日肯輿來訪持報恩興替之跡求爲寺碑予辭以未暇居數月觸熱復來申命典記往返再三辭不獲命遂書其事俾刻諸石

按報恩本吳通玄寺吳主孫權爲乳母陳氏作也隋代陳爲吳令孫覽所廢唐僧慧頤更築之開元中詔郡國名藍爲開元寺郡以此寺應詔大順乾寧復燬於兵錢氏有國日即故址而新之賜以支硎山報恩旧額報恩之名寔本於此古塔起於梁僧正慧久堙刦灰元豐重建蘇文忠軾嘗捨銅亀以藏舍利崇寧初賜名萬歲建炎之難鞠爲煨燼今所成者九成盖紹興僧全大圓所造寺有寺釋迦文佛示寂像長乃數丈弟子環繞擗踊哭泣極形似之工土人呼爲臥

佛寺近歲宮祐敕造傑閣以覆茲像今賜今額閩志祖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和石經像毀於建炎而復於紹興經石則蕩為冷灰矣自吳赤烏紀年迄今千有餘歲浙右精藍此為最古旧分文殊法華泗州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敵法筵牓曰華嚴性海寔出芝林石橋諸師手薰公所開山松鑒義法孫也皇朝混一之初來主教席以謂寶坊淨域臣子祝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度材訓工歲涉月絫起外三門營東西廡中甃法堂上嚴塔刹若賓寮若戲室若土地祠若華嚴祖師殿若僧堂以至井亭浴室視庫

法器之屬弊者以新缺者以完墜者以舉輪奐以極計數百有畸墾闢以畝計數十有畸工用以緡計數萬有畸予既叙寺緣始末且總以報恩之說曰父子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之今師以無礙辯才闡揚妙法同權顯納氏於善俾為子者思竭力以報親為臣者思盡忠以報國豈非其報恩即什篇之義孰外是乎師曰善哉遂繫以銘其辭曰

佛日西暉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玄斯肇禎明被兵乾寧隋盜兩去開元延祭今號塔始蕭梁中嚴佛宇元豐起廢蘊文可攷圮於建炎金圖再造滄海幾塵災厥幾燼不壞真如長圓覺照孰主是圓孰明是妙松秀相傳維薰克紹載闢堂殿載嚴塔廟彩繪虛空金現蓮臺鸞采靈瑞龜呈吉兆花雨晝零蓮灯夕耀啟迪愚迷闡明道要何恩不酬何德不報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是名報恩允符其語歷劫兆華恢弘象教

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闕復撰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新除江南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題蓋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望日住持傳華嚴教觀慈應大師處薰建

報恩萬歲賢首教寺長生殿記　黄潜

平江報恩萬歲寺在府署北五里許其先吳大帝亦烏年嘗為乳母陳買田造寺名通玄至唐改賜開元號五代錢氏時更擇地徙置之田亦隨徙已乃取支硎山報恩故額建寺補其處今有寺之始也寺旧有文殊普賢法華泗州水陸五院宋孝宗合而一之遂為大叢林凡學子賢首氏而遊其地者咸聚而餘焉歲但入田租不足充其食其徒孟粥之久矣大德中颶風起海上穿城郭壞廬舍寺適颶風之衝屋盡毀領教事者舉為之倚席不講而竭其晝夜之勤以支傾而植仆未暇深田事也延祐　年夏五月佛性圓

融無得大師被璽書嗣住是山有捐其衣盂之貲以倡衆竭材會工構鍾樓高至百三十尺飭鉅閣覆佛般涅槃像尋又葺栖僧演法之堂方丈之室於是昔之所有皆復完具未始有者亦無或不備而穹語廣當厚棟大梁敞顯嚴邃視舊有加焉土木事既訖乃大發其私笈買田三百畝有奇募施者得田又千五百畮有奇以為長生田而別籍之歲推有盛德者二人受其入以給學徒之食且俾凭庫毋敢与而聽主教席者稽其出內講事以不廢恩後無所改而志之来繼也爰伐石來取文以記之夫報恩之為寺盍

百年而所以食其徒者待師而後具盡師之畢力殫慮於此為不易矣惟游於斯者毋苟利乎安且飽而務究其學為庶有以壽國福民而足其施於無窮也是不可無辨啓興以示誡勸乃勿辭而俾以文師名傳教字別傳者舊僧任興造者普修普照輟田以祖之者允貞普須也田並畝鄉落之詳自有籍茲不書

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黄溍撰并篆額人錢良右書至順三年良月既望住山沙門傳教樹石

報恩寺萬歲賢首講寺釋迦文佛臥像銘

存序

宋濂

姑蘇報恩萬歲賢首講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謁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宗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訟公來為住持專講華嚴經既尊為賢首講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間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徼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偽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言強為佛臥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偽吳亡德嵓法師俯徇群情起主寺事不二三

年易腐為堅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一一葺之煥焉如新己而嘆曰諸役幸粗完象不可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耄倪皆奔首加額競輸貨泉以俟為媿法師乃戒搏土之功斲嘉木為骨骼承以高座塑臥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淨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惟曼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致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一年秋七月十五日明年夏五月十六日訖工糜錢五萬有奇用功六百有奇伻來

俾瀌記之鳴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群迷不遐降本垂跡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跡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爲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果達始以入滅論之逆其華嚴五教大百小乘雖除吾執未達性空但知逆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声聞教予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跡空獨存真空既存幻有不住二脉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予滅而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有双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

卷廿九

八

無雜非近於大乘頓教予熈連河間臥然唱滅靈山會上儼不常存隨本既色隨本即空如示一身不起於座如化多身偏滿塵刹無量爲一一爲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乘圓教予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机宜證入教位至於混極不超覲聞盧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爲快法師此本其於樹教基續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特福澤被於一州而已抑濂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則非苟然也如來中座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珠乘獅子表大智而降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日如劍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襲之定爲常法而此涅槃之像素何獨無所表予濂同署本禅華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其不然佛法偏在一切處果何言哉濂既爲作說殷勤邀仰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淨行愿品其字也傳通帝心雲賢首清凉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將墮之時一彈指間忽起諸虞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良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群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

卷廿九

九

身從体起用宣妙法人机既浔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脇卧慧日一朝竟西没娑羅樹木皆變白諸天衆號雨天花四衆圍繞更悲咽妙香結樓真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倬哉賢首古伽藍三吴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遭紛更黍常制緇素紛然失怙依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苴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埏士肖靈像五色交纏廣博身州民瞻礼

至洒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耶大乘正法門種々皆能濟群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觀祿華大經王字々化為法髓雲々中化物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卧皆見佛々々之智慧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々現与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寔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重修報恩寺塔記

陳琦

吳城之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賢首講寺為寺剏於吳大帝赤烏初年而塔則造於蕭梁時凡十一

級屢墮刼灰至宋紹興間沙門大圓僅成九級即今塔是也然歷歲既遠峻峙孛毒風催雨擊易就隤毀過者興嗟弘治庚申今僧綱司副綱法律曾住是山請於吳邑宰鄺侯命僧德壽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得撓其事未久德壽示寂衆奉僧德昊道光宗恩師司之善士倪道完復捐其貲各協乃心不憚勞勸若見若聞悉生喜躍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銖積寸絫施貴萬餘緡經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底於成易腐為堅增新去旧珠頂光芒金純交絡白厝外飭丹梯上通像設莊嚴天神森衛闌楯旋繞層々如一風鐸之声聞乎四境夜灯之焰燭乎半空顧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　侯外護之力不可無文刻諸貞珉用昭永遠乃持其所述本末介士英陳先生謁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迦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地湧出為作証明及其入滅留舍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娑婆利樂群品此塔之所由興也若今之塔蘊文忠公曾施銅龜以藏舍利於中想八萬四千之一也我　國家神道設教仁壽濟民而亦崇嚴宗乘乃與象教之功易感蠢愚之善心也哉茲塔之偉丽觀者起敬可以住持佛法鞏

固　皇圖為東南塔院之對晃矣但今之學佛者或離乎真或蔽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未所不至而佛法微矣德昊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心者乎因其請記故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嗣志者嗣而塔之廢斯塔之不朽也

報恩佛殿重修記

楊循吉

凡古之古剎在吳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然由南宋至今三百載而蘇存如故然後知佛之道大而尊特一宇蓋久若是也然佛言曰凡佛之成必歸于壞而況其久者欲夫值其久遭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

常數此又存其人為始殿之與再修再輟或言趙靈輝文瑛之能而不以佛市者遂迎之至則果以勤役無私動乎人起赴作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龍深弘麗不啻若所謂神通湧化為者儼乎菩提道場之弘闢而天人之幢〻也於是其徒嘉之相与言吾佛大師福德被三界莫不崇欽而一土木之興綿紀弗就何哉誠篤其說者道不足也今吾人乃能成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因偕詣余述其事願書以勵其人乃備錄以為記而使鐫之於石

為報恩臥佛寺衆請瑛師主修崇寧大塔敘

卷廿九

主

祝允明

瑛師字獨輝居大姚之大覺寺始郡人張廷玉以臥佛寺觀音殿久毀請師來主造既完住山摩公以正殿未完与大禮陸明華止師完之歷七年諸工告成師乃還旧隱於是摩与合山勤旧議以崇寧大塔[illegible]就頹獎為山中又事復固請師來司嗣葺乃求予言似師以彰前功而表今頹以謝以懈予謂佛以其大弘力蔭護開發我人我人受其蔭護開發之力故為修造安奉以報之而為之徒者乃為經營以成就我人報佛之心而使佛之力永行於我人是惟天人小果而經營感應之間寔有一因緣且師未來時觀音之毀而久矣孰意不幾寒暑而處完又孰意正殿之與又繼是而并完也哉以是知修造之果雖在其徒有成就報佛之心而其經營感應之間則難以強也其遂是不可謂非佛緣所致也師於此請安知非未了之緣邪吾聞師先主崑山之趙霧一出山後屢造勝果隨造隨成是則此緣所在當不可外師而他請師乎倘是予言當便飛錫

義和尚號了菴記

前人

卷廿九

圭

有一苾芻其名曰義住蘇州城臥龍街上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永復如是來請臥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義我聞去人謂諸心事究竟究結謂之曰了如苾芻者謂之曰了我未知識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違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身乃　　譬之如舍於舍一間於一間柱謂之曰了一柱無違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掞有墻有瓦有門有窓有地有堦當件〻謂之曰了為當總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總

謂了件非〻了如是苾蒭不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日已沒謂曰日了如謂已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處於一夜間為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称為當有称當無有称我問苾蒭苾蒭何荅所以我於称喚云未知識云何為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苾蒭如是當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結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〻〻了与無不了一念不生萬緣俱息轉〻殊無乃是了義苾蒭聞我所說歡喜解悟

卷廿九

十四

乃為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苾蒭身非無非〻無身氷復有舍〻氷復有称
如是以為了如称本云反苾蒭如了此無称亦無舍
無身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宿報恩寺水閣

皮日休

寺鎖雙峰寂不聞幽人中夜獨徘徊池文帯月鋪金簟蓮葉含風動玉杯往〻竹梢搖翡翠時〻松子擲莓苔可憐此際誰曾見唯有支公盡看来

和

陸龜蒙

峰抱池光曲岸平月臨虛檻夜何清僧穿小檜纔分影魚擲高荷漸有声因憶故山吟易苦各横秋簟夢難成周顒不用裁書勧自得涼天証道情

寫墨竹

趙孟頫

閑軒叢竹秋坐久聞清韵重雲結春雲小雨生衣潤親友有嘉集笑語發真蘊游衍暮始還流光疾如瞬

跋

黄潛

至大間趙魏公遊姑蘇報恩小憩於丈室秉興寫墨竹一小枝於壁題古詩五言四韵於窓間今垂四十年竹故在而窓紙久不存住山宣公法師聞吳江賢上人裁得此紙物色得之并竹摹刻于石將使久而勿壞厥後来有以想見其清標雅韵也夫襍花境土定報莊嚴毘盧樓閣非我壞相高人上士遊戲作如幻事豈以石之壽為真足恃哉姑以備好奇者之一覽云爾

卷廿九

十五

又

陳基

秋風日蕭爽散策一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念弥淡襍花不容把疎磬有餘音遺遠毘盧境落景駐遙岑

北寺竹林

楊基

僧屋古城陰迤邐通萬竹林光落虛牖坐愛衣裳綠露餘孤磬遠茶罷微烟續道人悟重玄淡然無衆欲

譬彼、石根泉亭々湛寒玉

報恩講寺在城北陸故呼北寺即通玄寺旧基吴越、錢氏移支硎山報恩寺改建於此宋崇寧中加萬歲、尋尊為賢首教寺舊有五子院曰文殊泗洲水陸法、華普賢今皆廢浮圖十一級建炎兵燼後紹興中行、若全大圓募建九級又有不染塵觀音殿邊知白記後殿七楹下塑釋迦滅度像（長六丈六尺高）十二丈張士誠據吴以卧佛非吉之祥更造立像國初復之宋濂撰碑宋張即之書華嚴性海四字皆經丈刻牓猶存、

緑陰堂記

卷廿九

十六

虞集、

至治壬戌集始遊吴斷江恩公住開元光公雪、窗客子、所同往見焉是時斯堂始成樹陰四合三人者清坐良久共嘆韋蘇州緑陰畫寂之句有心解神釋而不可名言者恩公曰子為吾記之乎予曰諾未幾還禁林緑陰之勝概往來于懷欲以數語道時所會了不能成自是歷十餘年每初夏時天子燕閑穆清中氷晴謐予与學士二三人侍顧問於閣下危坐終日遂無一事亦緑陰之一時也及歸江西以久處北方不耐新暑輟求泉石以自容蒼松古磵人跡幾斷此又緑陰之一時也然穆、清親切嚴密敬畏端思固不逮開元之適也而山中枯梗寒絶殊之清潤之意求夫寂然湛然之中純粹洞徹、生意充滿融液如開元遇殊不可得然後知韋侯佳句、非語言意識所可到也是以終無以復恩公者豈忘之邪昔人以為同此境其人脩証造詣不同則所見遠有、差别況人境俱不齊者邪今恩公年垂八十歸坐雲門之上道德日盛予切諷其旧吟如望積雪映空不見其迹光公據坐此堂亦有如當時可託以記此者予元統乙亥四月蜀人虞集記、

吴中禮石佛

卷廿九

七

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洗疑々思不　　詭生寧盡時

敬承積劫下金光爍海湄火宅歛焚炭藥艸　恵滋

常願樂此道誦經空山坻禪心莫不襍寂行好無私

軒騎久已決親愛不留遲憂傷漫々情靈意終不緇

誓尋青蓮界永入梵庭期、

開元寺樓看雨聯句

皮日休 陸龜蒙、

海上風雨來掀轟襍飛電登樓一凭欄滿眼蛟龍戰（龜蒙）、須臾造化慘倏忽堪輿變萬戶响戈鋋千家披組練（日休）、群飛拋輪石襍下攻城箭急點似摧胄行斜如中面（龜蒙）、細雨灑空冷橫飄目能眩垂簷珂珮喧瀑尾

珠璣濺（日休）無言九陔遠瞬息馳應徧容處正垂絙徹
時又懸纖（龜蒙）瀉作玉界破吹爲羽林旋翻傷鉠列勞
却怕陰豊倦（日休）遥聽山露色漸覺雲成片遠樹欲鳴
蟬深檐尚藏燕（龜蒙）殘雷隱轔盡返照依微見天光潔
似磨湖綠熟於練（日休）疎帆逗前渚晚磬分涼殿接思
強揮毫窺詞綫莊研（龜蒙）結束烏皮几輕明白羽扇畢
景好疎冷蘇涼可清晏（日休）君儁下高登僧引還深院
駁蘚淨鋪莛低松濕垂鬚（龜蒙）齋明下虛谿林霽逾蔘
蒼早晚重登臨欲去多留戀（日休）

開元寺避暑有懷陸魯望因飛筆聯句

卷廿九

十八

陸（龜蒙）皮（日休）

煩暑雖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漦
（日休）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拜篁陣欲交
麾（龜蒙）望塔青髯識登樓白鴒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
將怡筒簟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譚蟬噪少涼步鶴
隨遲（日休）烟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
梵天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欹懷君瀟洒處孤夢
繞渠思（龜蒙）

右二詩宜在通玄寺作因唐所改開元故亦
避暑聯句重録

遊開元寺慈綠陰堂

韋郎句中尋畫　封反不盡綠陰々鴻文重記青城
客內典新傳瀑布僧石佛浮江輕似葉神珠照鉢隱
如燈桫羅樹子風前落吹滿思公旧甓磴

送恩禪師弟子勤歸開元寺　高啟

山衲經寒補襟縐白雲高寺過尋登法身已見浮來
佛宗旨曾傳化去僧歸過江城誰施飯定依舊院自
懸明燈朝應恨千峰阻欲問楞伽已不能

開元寺雨中觀梅　姚廣孝

遥思西崦開千樹澇往東林見一枝烟雨濛濛香影

卷廿九

十九

盡爲綠惆悵立多時

開元寺聞鐘　胡纘宗

開元夜半鐘驚起長安夢彤墀曙色寒紫陌春風動

開元寺在盤門內有石像石鉢々近燬紹興間守
臣洪邁作戒壇元至治間寺燬僧光雪窓思斷江
重又取韋詩綠陰生晝寂之句作綠陰堂宴集爲
文　國朝永樂間重修

城中登瑞光塔望舊遊諸山　姚廣孝

寶塔飛登臨靈嶽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
遠水勞歸棹長空倦去禽自非要世難何不遂幽尋

又　　沈周

城中五日漫脚紅塵有俗氣填吾胸今朝風日美妍美城南載酒尋花宮右濠流水帶榆鄉深居透迤茶烟中老僧与吾非夙契却許小閣開松風山杯到手送西日醉倒信呼田舍翁未知明日又何處出門大笑歌蔣蓮

瑞光禪寺在開元寺南赤烏間僧性康建名普濟院宗宣和間朱勔建浮圖十三級五色光現詔賜今額并賜塔名天寧萬壽寶塔靖康兵燬淳熙間重建并復塔七級元季復燬　国朝洪武中僧曇

等重修僧大祐記寺有四瑞堂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黄溍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燬至唐而復廣德初加號廣德重玄還廢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于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禪居皇朝囙之而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

為寶幢永安龍華廣福四院久之復歸於一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又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与興廢之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姚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門覺菴諸公皆以明德為世師表法會甚盛珎樓寶屋紺殿緇房雄據乎萬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剎殆無以尚也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于菑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獨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所共瞻仰依盤溝靈異之跡尤著靈祐則尉衛之女不嫁而精於梵行以經營寺事而祀

為護伽藍神以禱祈有應而賜廟額衆封慧慈靈感顯祐善利夫人者也　烈焰熾然而不与封丘化人知為重興之任矣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於僉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裓坐具一缽囊自隨聞其風者輸則尋質川赴山積名匠簡材首建大殿〻極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廣加其脩若干尺厚棟脩宗曲乘方棨咸以極稱極之表上至屋極又若干尺脩去其桼若干尺廣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〻莊嚴塼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殿

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為間五而東西朶樓為間四除其中而殺其旁縱橫脩廣各中於度其上列十五大蓮花一花一佛一二花瓣亦各佛以足萬數下施机輪可以轉運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為鉅鐘至萬八千觔比舊加三之一會南楚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卋音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勿克視其成他所宜有而未及為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窓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迁主茲寺亟損衣盂之資搆經鐘二樓各為間者三其崇十有七尋脩廣称是栖

卷廿九

廿三

經有藏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納匭五百天神環繞力士翊扶擁蓋香雲纈紛蒙蔽達官大姓好事之家觀者莫不目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雪窓之經畫相勞靡憚其勤甫及三載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病厭理繁劇悉棄衆施併傾已橐以授提點僧而退處虎丘之東菴八年冬行中書省右丞石嵒公左丞吳公謀於行宣政院挽之復出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增飾萬佛創造四臂觀卋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畫正殿之八十四龕廡下之三十三叅圬塲瓴甓縝壯磨礲縣形金碧絢耀華美廚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至是可以無憾矣斤大方丈為間者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為廳事而衆堂有位衆寮有閣倉庾湢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未及者雪窓無不致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曰前規後隨而功定倍之南楚之成其始者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窓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著旧僧所述事狀屬溍書而刻為阿含經卋尊説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南楚虎嵒適嗣雪窓以晦机笑隱為師友相与紹隆祖道扶植教基期与國家億萬斯年永永無

卷廿九

廿三

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為不離卋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福而已雪窓之功倍於南楚而溍於虞公無能為後何以贊一辭亂始序其歲月而使來者有攷云尓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輟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絶矣金華黃文獻公溍為記其事入　國朝殆歷八十

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遣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瑞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奉尊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於茲今住持道濘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於時聞有是奔爭出錢粟來助其役戒昌更刺指血書法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濶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濘公頒郡萃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未及其半吾嘗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爲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爲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法禁化於下者致其衆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爲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讟生繼之者視以爲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濘公之爲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推其爲彼而不爲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而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重修承天寺記

陳璉

寺之刱於梁天監初曰重玄唐曰廣德重玄宋曰承天後曰能仁元曰承天能仁　國朝曰承天歷載既淺廢而復〻而廢者衆矣至元間南楚說公主之繼以雪窓明公二公先後爲大殿爲穹閣爲經鐘二樓及諸殿堂皆極宏麗而天下未有与之称者也然未百年而剥陊傾敗者日甚其爲之主恬然視之莫能葺者已越數輩長其教者恒慮不寧乃謀于衆曰東南大觀而振吾道以爲衆之所睞惟在承天主席既虚勿得其人將何所託僉曰南明定公其可爲南楚雪窓後者即擧其住之公淡然若無所爲唯勤其道教其行以善化人而已与之遊者薰其仁慈不爲殘忍浸其寬裕而黜其隘陋茹其誠篤以謝浮薄跡其剛毅用變柔懦故人皆曰定公賢德而足以嗣吾善之爲者也咸傾心內之公乃唱於衆曰吾欲使是寺而輪奐之若初也盡出其貲以集工材其樂施占事者源〻而至始葺大閣爲佛萬數再葺經鐘二樓葺

無量觀音二殿而新盤溝殿求理大殿為四天王於三門盡五十三參於兩廡凡諸貌像而皆飭之諸幢供具處所宜有無一不備金碧耀日輝煌映發入而觀者恍然不知其為人境也其功盛哉然公之志未已也往時南楚雪窓皆為宗門碩德著声江湖其祖継事以雄玉未之功尤称不易況公一身而復新其舊者哉前有作者後無継之其傳不遠公可謂有功於二公者矣可謂不私於所知者矣公溧陽人也姓李氏生六歲聞長者誦佛書即忻忻喜悅父母以其有宿故乃命出家於邑之奧化寺持現就度而若素習者十七遊京師止天界日接諸老緒論釋然開悟既而泝大江抵荆湘遍求佛祖陳迹盡謁有道以正其學久之超然而還止菴祥公与之語喜而謂曰子能為吾宗嗣矣公始出世於吳江普濟轉湖之天聖人皆康之起廢為新其主承天能仁越十年言行如一日嗚呼公可謂傑然而不凡者欲余紀其事述其行以刻於石俾有勸於後來者從其寺之耆舊衆所請也以書數抵北京而忍予言与之後者藏主琳荆石也

卷廿九

芸

按全唐詩成

同皇甫冉登重玄閣　李嘉祐

高閣朱闌不厭遊蒹葭白水繞長洲孤雲獨鳥川光暮萬井千山海氣秋清梵林中人轉靜夕陽城上角偏愁誰堪遠作秦吳別離恨歸心雙淚流

重玄寺雙矮檜　皮日休

撲地枝回是翠鈿碧絲籠細不成烟應如天竺難陀寺一對狻猊相枕眠

和　陸龜蒙

可憐烟刺是素螺如到雙林誤禮多更憶早秋登北固海門蒼翠出晴波

卷廿九

艺

承天閣　楊維禎

荆棘荒涼吳故宮梵王突兀画圖中地連滄海何曾斷月墮青天不離空螮蝀挂簷秋易雨蒲牢吼屋夜還風越南羈客登臨倦尚賦因山日月龍

承天能仁禅寺在府治北甘節坊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宅建初名廣德重玄寺宋改承天宣和中禁称天聖皇王等字遂改能仁寺前有二土阜内有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溝祠靈祐廟萬佛閣寺屢燬至元間僧悅南楚重建黄溍鄭元祐記至正末張士誠據以為宮尋復為寺僧綱司在焉　國朝宣

德十年尚書周忱建賜經閣正統八年十月寺燬
成化十年僧道澤戒昌重建

贈無照上人住持定慧寺序　祝允明

聖朝定制凡釋流之在寰宇者在内有僧録以總之
在外有僧綱僧會以蒞之至於名山大川叢林廣刹
物衆而徒多者則推擇衆僧之學識優裕才負幹濟
者以為住持之長俾歲時朔望倡率其徒諷誦經典
上以贊　國家之陰禧下以補生民之疵癘無非曰
其所明之理而尊之以當然之務順其所知之學而
率之以事上之節此天下所以無棄人也上人文叟 卷廿九 廿八
字無照蘇郡松陵人自幼慕尚釋氏正統間礼定慧
寺僧琰公為師誨以離群絶俗之法景泰初復礼右
覺義堅公為宗而得明心見性之傳由維那而識書
記其見知于禅林推服於輩行久矣一日以同門僧
戒璇將帰侍師於故里共舉無照以主持定慧住持
之席躬来南京領僧録司文劄以往時秋官郎中張
公鄖之以曩嘗養疾定慧与無照有夙昔之交因其
行也求大夫士作詩以贈来徵言弁諸首予惟贈僧
之典一也然有贈之而可為一身之榮者有贈之而
可為一卋之榮者有贈之而可為萬卋之榮者如唐
宰相齊映喜僧流遇其人即有衣服之贈此一身之
榮也京兆尹楊凴重佛教或置買居地以蔽僧徒此
一卋之榮也韓昌黎柳宗元擇僧之識達者而交之
或贈以詩或贈以文至今光照簡策使人傳誦而不
已此非萬卋之榮者耶若予秋官郎中公嘗由翰林
通籍太史氏此固今之文章巨擘也不惟自有所著
以贈無照而又求大夫士之詩滿卷軸以華其行鏘
〻乎其音也炳〻乎其耀也彬〻乎其文也無炤得
此以帰於是過宰相京兆尹之惠矣豈不為萬卋之
榮者耶雖然東吳名郡也定慧古刹也昔杜陵思慕 卷廿九 廿九
東南乃致重于若邪雲門之遊今予亦將老矣倘他
日辞疾帰休道過蘇臺則青鞋布襪必當目定慧始
慎勿如東林遠公以無酒辭淵明使重足虎谿間也
姑為序以贈長洲祝允明

壽寧萬歲教寺裝佛之記　釋普林

至元六年庚辰夏初愚因南遊訪於吳城壽寧萬歲
寺住持函谿講主詰公館留月餘一夕為愚而言曰
行詰叨承宣政院委任來主是席有年矣惟以大殿
中聖像歲月侵遠彩繪剥落而塵埃翳積每升堂祝
誦輒兢之而慚為心欲重新裝飾媿無餘力矣非誘

化淨緣莫能成斯之勝事也方與是念即有東禪寺住持長老澤菴恩公而言曰夫泥龕塑像乃住持三寶之依開化人天之先者也使人一瞻一礼但獲其福而植善種也況去祖皇帝所設御講存爲一邦教化之重寄乎今有其僧弘其法且佛像若斯其何以開化蒙俗而啟人信心耶於是以其衣鉢之長易彼金朱之料命良工粧繪釋迦如來之像慶喜飲光妙德普賢二護神七尊之像煥然一新計所費楮幣七千五百貫莫不金碧輝煌丹青燦爛凡所以往來遊觀者皆肅然改觀而稱贊焉噫澤菴積財能發而

敏於樹福皆誠感應焉自非道眼明白神机廓徹孰能見義勇爲而成斯之美耶經曰五五百歲之後有持戒修福者佛法爲之不衰其澤菴之謂歟須爲我記之毋他辭也三輪空寂乃爲佛之行也所以一香一花皆爲佛事況捨淨財裝嚴佛事乎故曰非莊嚴是名莊嚴其福德不可思量苟以施受之相而著焉縱傾七寶如恒河沙數雖多亦奚以爲故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刻文諸石以記之乎然則使去之深積厚蓄不能拔一毛以愚人迨終其身而委於糞壤者知所以勸爲是可書也恩既与公有道義之故義不可違輒爲記云太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也兒吉你普篆額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月　日記住山釋佛心普智雄辯大師行慧樹石

慧林房記

吳寬

慧林房舊名菴在蘓城東南王司判巷元大德庚子有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慶也慶傳宗杰杰傳某珪珪傳某賢賢傳与齊齊傳永默默傳宏漸當國初有詔天下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撤而并入之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更以房名時

洪武辛未也漸傳道舒既皆化去舒傳文靖靖傳智勤則歲久而房舍益敝矣乃成化己亥其師徒遂相与修葺之且謂慧林自併於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予惟昔孫吳國於江左蘓之有寺蓋自此始至於蕭梁建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宮房廣殿偏於國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延及後去其君所好雖不及前代之盛然亦有與無廢至其徒又倣其制而致力於斯金碧丹雘往往而是而寺益盛矣　皇明有天下政令一新乃以爲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頹垣壞礎閒甓晦秩秩使

人得晰種以為食者皆昔之所謂蘭若也京都不暇論凢今四方私創者着于律求一寺之肇建者不可得此囙　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改其始迁歳月而已漸偉然緇流中与先君爻善子幼猶及識之舒能讀儒書精与勤皆清介謹厚不妄交遊蓋昇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歳与吾弟原輝往理之道中數訪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恴侃孫曰善秀皆能保其業者云

次韵定慧欽長老見寄　蘇東坡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来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藤鈎簾帰乳燕穴紙出痴蝇
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灯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右一

鐵橋本無柱石楼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吠雲千歳根
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飧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

右二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
従来性坦率醉語漏天机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右三

出入白骨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静心境两奇絶
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紲

右四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
戯作一篇書千古発争端儒墨豈相殺予初本無言

右五

閑居蓄百毒救彼跛与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横
區〻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悪不已出時哉汝非争

右六

少壯欲極物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生受瘴霧侵
可憐鄭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平払渡斷橋費千金

右七

淨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初無往来相二士同一在
云門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凴一到東坡界

右八

定慧院顒師為予竹下開嘯軒　前人

啼鴂催天明喧〻相詆誚暗蛩泣夜永唧〻自相弔
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
鳶貪声最鄙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

阮生既踈狂孫子亦未必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泯
衡風振河海不能號無聲寂〻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觀定慧寺東坡海棠詩　　皇甫信

當年花發妬春紅今日崖無野寺中留得坡仙詩尚
在令人千古挹清風

送僧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吳寬

又從玄墓山中隱又向湖州市裡行浮去此身皆可
託應同圓澤語三生

定慧禪寺在双塔寺西初名西方院本雙塔之子
院也天禧中賜今額始貳於雙塔宗僧卓契順常

居此訪東坡於惠州者元季兵燬　國朝洪武中
僧景新惠澤先後重建

与薛十二錫過壽寧精舍得歟字

姚廣孝

同是山中客尋幽入薜蘿草香疑蕙蔓鳥韵識鸞歌
暖日花陰少晴濤樹杪多不緣經藏約那得此相過

此詩當在前壽寧下

重建寶光賢首講寺碑　　曾棨

寶光寺在姑蘇長洲縣治之東北漢末欝林太守陸
績捨宅為之故至今寺門外有巨石曰鬱林石寺蓋
以此也吳赤烏時郡守請額於朝始賜名曰寶光仍
命圓法師主之以為十方講刹歷兩晉六朝隋唐以
來廢而復興隳而復振者蓋嘗有之而寺之名迹固
弗泯也迨元至正間佛殿兩廡三門講堂鐘樓經閣
以洎衆屋靡不完其宏壯雄偉冠於一方可謂盛矣
國朝洪武初開拓郡城始遷寺於跨塘橋西據齊娄
二門之衢去舊址才數百步而近其後有　詔并叢
林於是境內諸寺悉隸於此方其時郡副都綱湛源
圓法師奠居此以顯教事乃以所授賢首一宗教觀
与四方學徒講說究竟克闡厥宗暇日与文儒縉紳

之流倡和其間而寶光之勝遂煥然於勾吳之域矣
永樂改元之初有楚蘭馨法師繼主於此將欲興造
以復前代之規制而被　召入京与修大典彌弗之
遂九年寺僧大禎大衍同心協力出其祖之遺貲及
傾已帑仍資檀施庀材鳩工撤建法堂葺新衆屋甫
及三載告訖工輪奐重新金碧照耀真乘門之盛事
東南之偉觀也今年冬楚蘭馨以仇校藏典留寓北
京遂述僧之本末偕中書舍人王和用來請予文記
之惟佛氏之教入中土而四方禪林講刹星羅棊布
不可勝數若求其如寶光之綿歷累代上下千有餘

年而愈遠愈盛者蓋亦歟矣是雖佛氏之靈有以默相陰祐於其間然亦豈非續之孝行素著而其流風遺韵藹然被於其鄉者有不能遂泯者歟是可書也因併書俾刻諸石庶後之人得其所考且系之以詩曰

東南名郡粵爲姑蘇秀氣所鍾湖山奥區彝彼宝光
巍々梵殿云昔陸續捨宅以建薵林之石名高穹窿
伊續之遺凛其清風兵燹薦更有隆有替迨際天朝
值茲盛世衆親所睞蔚爲叢林曰有湛源克振圓音
賢首之宗益暢厥旨其徒如雲見聞悉喜乞於楚蘭

卷廿九　吴

志拓前規承　詔在公弗見於爲繼此而興曰禎曰
衎資帑克捐厥功以顯翼々殿堂棟宇維新金碧煌
々有光璘彩暮鼓晨鐘幢々香靄如旃檀林若華藏
海　聖壽齊天佛道與隆勒石於斯以播無窮

寶光講寺在城東北隅跨塘橋西本鬱林太守陸績故宅宗紹熙中僧蘊仁元至正間僧紹隆先後重建初寺在婁門內薵林石在焉（石今在察院前）國朝洪武初寺爲軍營遂廢其後普熏菴僧善識捨本菴地改建於此學士曾棨記

宿龍興寺　綦毋潛

收據
元詩選

香刹夜忘歸松青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繋比丘衣
白日傳心靜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々鳥啣飛

次韵贈聞白雲　趙孟頫

聞說龍興寺多年未款扉風林參松韻雨砌長苔衣
殿古灯光定房深磬韵微秋風殊動興一錫向空飛

又　虞集

凌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橋陰岳戶天花影上衣
井晽春露淨檐鐸午風微三藏都肴適遇相思夢欲飛

其二

歷々唐朝寺松關幾易扉花交珠寺網苔長石入衣
秋水依空淨浮雲映日微白雲無所住此際亦歸飛

卷廿九　毛

寄白雲聞　前人

龍興寺裡白雲房不到於今二十霜橋柚向來壺屋
重松筠此日過人長千函秘寶心源淨百歲長齋
頫者名念尚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龍興寺在吳縣治西今廢爲公廨

天恩賢首教寺記　陳基

吴門天恩賢首教寺郡沙門如山安公之所建也公去姓松陵家本士族父旻伯熙甫隱居奉佛母王氏崇信唯謹及公之生母感異夢爰在襁歲性稟殊倫

少長出則服膺世典入則篤意　承父母察其不群聰以出家博訪名師不計寒暑綸探秘義尤嗜華嚴理暢心融殆若天授閱讀大報恩寺篤而嘆曰吾佛所說廣大悉備眷求其端定在孝敬於是食粗衣菲而心專於色養錙積寸絫而志存於報本既獨勤儉得致饒益則以其贏購地於郡城之東廣袤若干步度材鳩工作庵以居日益月增擴而為寺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門闈宏麗殿寢邃深講堂言　東西有序以至栖經之閣選佛之場方丈之室与凡齋庖庫庾其法所宜有者靡不完備公於此身先戒律率徒閱藏經梵竝宣禖華芬郁莊嚴殊勝士民具瞻前僉行宣政院事張公嘉乃休續為請於帝師龍錫今名俾為十方禮聘清涼疏主之嫡傳者開山演教既竣事尋以事之顛末徵文為記世言浮圖氏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蓋用力勤者其功博刻意專者其效速矧其心懷顧復當已厚親舉闡圓頓之門永表追遠之地近續華嚴之奧學紹隆賢首之正宗且未始持簿走入民間資銖黍之助於人若安公者非用力勤而刻意專者乎為其徒而居其居者皆知以弘道報本為務因其所以成而繕葺之則無上福田仰以祈無疆之丕祚俯以荅罔極之弘恩而吳門之有天恩天惠之宗賢首將与東南列剎競爽於無窮所謂功之博者日以興所謂效之速者以日固此蓋公之志而予之所樂道也故為之書使勒貞石云

卷廿九

三八

至正十二年　月　日

天恩賢首教寺未詳其所今姑錄其文俟他日考之

元　敕建大昭慶寺碑

虞　集

大昭慶寺者在吳郡城中東北隅朝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僧阿咱剌之所建也阿咱剌蒙古瞿須台氏哈剌哈之地至元二十四年世祖皇帝親巡朔方以之踈才十歲尒成宗皇帝時皇姑魯大長公主遣侍輦真國師遂祝髮為僧從　大徒弟曰沙監僞以榮祿大夫宣政使行院江南公主又為請於成宗皇帝授齊寧僧錄武宗皇帝又為之請授饒州路僧錄皇慶元年仁宗以吳郡之良田增徽文懿福禎壽大長公主之湯沐命驛至其郡蠲免其賦入為久之恩報君師之德買地築茲寺以泰定二年閏正月經始公主聞而喜之厚施俾造其寺天曆元年造成前為

卷廿九

三九

大門奉四天王像中為大殿奉三世佛觀世音文殊室利之像長壽兩石塔在殿前法堂方丈在殿後翼以兩廡東則伽藍祠神庫堂香積之廚在焉其西雲堂天台智者大師与諸祖之祠在焉買地租以贍衆俻鐘磬鐃盂之具次供佛事凡事之宜有者無不畢備明年正月以聞今上 皇帝嘉之俾官于宣政出璽書護其寺御其還使賚寶者至寺以慶其成至順元年皇帝賜大藏經五千餘卷皇后賜金買田以飯僧使月誦延經以祈祥益壽云三年五月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撒迪傳敕命臣著文刻石以示久遠

臣集再稽首而對曰聖天子以仁恩厚德覆幬天下山川艸木衣被雨露咸遂長生凡有知覺孰不欲自獻報称於萬一哉而四方無虞兵措不用勇者無所効其力年穀順成萬民樂業智者無所効其謀於是士大夫歆咏於朝農作於野啇悦於市林林焉重熙纍洽而不自知也若臣僧阿咱剌者世為国人身奉梵教深知吾佛之力足以集福於国家垂賴於萬有是以既竭心力不吝財寶幾歲之間成此無上之勝因豈非報本者乎敢述贊以系之其辭曰

皇帝建元天曆歲吳郡大昭慶　僧徒幼授佛禁戒發此弘誓不思議報國報師報佛恩以至皇后、之冊煌煌梵宮偏宇内府財民工之所就此称有何以故衣缽之資積累成願力終始無限轉大作光明梵網象三世諸佛儼常住莊嚴相好紫金光暈殊室利觀世音來救衆生悲就位四大天王威神力持地結界奉世尊天宝樓閣現空虛梵音法雨普宣布聖皇最勝現在佛念尔善果故垂憫具多宝經微妙法無量壽教所表見舟車象馬自遠致寔諸天宫龍藏中聖后大慈寶月輪報毋劬勞廣法施供養僧宝令安穩常轉法輪無間斷是時宰臣在法會請表功

示人天護聖護国護群生回向贊嘆阿僧封微臣奉勅媿凡劣得以文字為佛事願吾聖皇与佛同壽命福德無盡藏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虞集奉敕撰

大昭慶寺旃檀閣記

黄溍

平江路大昭慶寺新建旃檀寶閣成住持妙辯弘教大師懷壽使來求文為記勒於茲石按狀寺始成天曆元年寔朝列大夫前同僉宣政院事阿咱剌公所建規制宏偉隱然為吳中一巨剎至順三年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奉旨文其碑後十有七年為至正

九年公復即大佛殿後度地以建茲閣而妥奉旃檀佛像於其上旁爲文殊普賢兩菩薩像壁間圖繪万佛及五臺山具惡寛大藏經循壁而列其下設普陀落伽山觀世音菩薩像並祠故榮祿大夫宣政院沙監偏公於中沙監偏公者所從受法之師也其右爲公生祠左爲公夫人童氏之祠閣凡楹四十有四以間計者三其崇五十有六尺修去崇一十二尺廣加其修一十六尺層榱步檐方櫺曲檻上下四圍悉称其度髹彤金碧内外光明煇〻莊嚴殊特妙好庀事於十月甲寅以十一年三月竣事閣之西又建方丈三間其費一出於公官不知而民不与往來過者莘見闕閣萬井中飛紅滴翠突起天半瞻仰贊嘆恠未曽有而莫知其爲役之殷也夫旃檀有像自雙林唱滅之後周流中土以示有爲驗時盛衰而爲去住歷代靈迹紀述莫殫迨我國家聖神撫運握金輪以御區宇与佛之化同一廣大以故其像今應祥見瑞於京城之大招提者有殊勝可徵不誣頋惟茲閣佛像亦因無旃檀之名者盖佛之其身徧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在〻處〻莫不有佛非彼非此無去無來故閣之既成佛即在是閣之未建佛豈離茲而況佛本一佛無有異象〻既無異名何有殊此殊非愚俗之所能知而亦非世緣言語所得称說若夫公之信力堅固一心觀佛誠以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故助顯第一義而作是勝緣惟佛有言積土聚沙皆爲佛事皆成佛道今木石之役窮極壯麗繊悉建立如此其爲功德詎可思議是則不得不托諸字以傳無窮庸不辭而爲之記至於寺之顛末及公之行業已具虞公之文者茲不復書壽別號南山族姓董氏以至正四年來住是寺云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同知　經筵事黃溍撰

昭慶寺看芍藥　王　渙

一半春光過牡丹又開芍藥遍禪関久辜佳約蓮社今續清懽到寶蘭盂露幾團花向遲東風一陣燕泥寒酒邊何味呈奇供綠筍朱櫻正滿盤

和文待詔懷昭慶寺之作　王　寵

明光起草五雲邊猶憶同參雪竇禪花雨石林聽說法竹林茶鳴愛談玄拂衣未許還廬社飛夢時能墮輞川借閣　玉皇香案吏何如兜率鍊形仙

昭慶寺在城東北隅元至正間宣政院建僧懷壽閣山虞集黃溍記今廢

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十九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三十

長洲錢穀叔寶集

寺院

萬壽禪寺重構佛殿記

宗瀛

蘓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内焉初晉義熙中有沙門法情自西域至中夏与慧遠法師結社庐山已而來蘓以念佛三昧化道有情蘓人翕然蹤之爲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長壽院二年又更名長壽尋燬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彥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爲萬壽崇寧二年始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爲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爲兵所燬群僧散鞠爲樵芻之場　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觀來吳爲郡周視廢基慨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圖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尚去嫡今住荒丘德涵道醞堪爲天人師且負道儒家經史發爲文章嚴簡而有法内外之學双至中興之責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牀等幾如也稽其數粟則盎

無斗備也訊其執役則僕、無有也師洎然獨（隸）居若緣孚萬鍾之祿者曾不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修之士魚貫而來有餽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間鑿石於山市材於江陶瓦於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翺明究膲、不督而集四阿有廠若翬斯飛弁藪絢爛炫人心目像、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　殿為鉅殿既成門廡堂室當易為耳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舊、合、与議延瑩中獄公瑩中嘗請業禪師

不復同辭乃走、吳、江水月廢剎葺致三世如來像妥奉殿中觀者起敬、獄、公晝夜孳〻將次革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者也茲剎付之崖焰化捿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翦翳剔荒変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闕基獄公善繼之力必漸復、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此尚當擴而充之為声聞為緣覺為菩提壇錐曰等妙是覺亦可洽

其作且

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若毋徒委為有漏曰果如忽之哉昔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願着豐異吳越時邵思贊等共建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起几夫、以法龍絡為周陆汚泥欲現金芙蕖盛衰相循雲卷舒歲幾及千遭如初飛樓涌殿薄太虛欝似舂焰翻赤烏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遮叢棘下夫須白烟斜日寒隼呼荒丘尊者名浮屠見性洞若摩尼珠胸中藏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嗟吁食無粱粮衣無襦赤立何以與吾庐蕭然隻搨結隻趺風声颯〻臓丹閣

四方聞者魚貫趍、布帛盈橐粟滿車捆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宝構只須臾、龍趍承檐列斌趺镶邇潰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犧狸破執直力軀空中樓閣齊昆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干將溫六瑚吳江有剎委平蕪尚留像変金作膚、妙莊嚴相慈且都葺致中座青蓮敦直揭紅日昇天衢大綱既挈萬目攄三門夾序暨堂塗勢可馴致當不孤、秖今勝槩曼然殊黑白駢肩施拜膜鐙露如獲闍鍾魚有情弱肩同已其暮祐寧復論銅腴一念接电風中旗、大雄慈憫猶已痛乃假路廟作世模由外修内垢淨除事為不落

有与無空〻色〻皆真如作銘者誰仙儒儁之青瑶
字紫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
金華宋濂撰并書

〇〇—萬壽禪寺重脩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講學士郡人吳寬記

佛寺之盛多創於前代至　國朝則著於律不得擅有所興建況洪武初歛其頽襍且有趺併之令尚何敢於興建乎百餘年來寺復戚弊而能修葺者必蓋前代寺多腴田畧無限制今則悉入於官凡賦稅之徵無可蠲免大率相農民等則其人〻謀衣食之不贍何暇於修葺乎吳城東有萬壽禪寺相傳晉義熙年間有惜法師自西域來始居之梁唐時更名屢易至宋詔萬壽禪寺歷年既久而寺益常廢矣南渡以來江南有十刹之號而萬壽居其一則其盛非特為吳中禪寺称首而已由元入　國朝歷歲既久而寺益廢雖行中禪師起廢之功未全周製宣德間都綱負本寺住持夢庵南公亦有起廢之意衆服其道行咸出財相助遂建法堂三間廊五十間久之又得白菴金公其道行愈高衆服而助者愈多建天王殿三

間已而其徒僧録司覺義戒琛請藏經自京師至建閣五間寺之既脩至弘治初歲復久矣漸就傾圮而住持定秉我尔化去始請大覺英公繼之其為人苦行強幹前補塗既必盡其勞逾年寺訖一新於是白菴金公年八十餘矣退居後院以子家居徒步造門余老不預寺事獨善予之完也惟茲寺甲於吳中然無所攷幸宋學士之記存雖然直還初迹耳往〻興毀不能悉影復乞一言以示將來予感其言竊有抵嘆夫蕭梁氏至今幾年矣而區〻一寺巋然獨存完美之觀尤加於昔豈佛力之不能護持耶蓋其人存則其寺存否則鞠為草莽固有不知其處者吾見亦多矣蓋物係於人〻獨此而已會白庵之商孫方靜上礼部請檄歸住持懈〻申其祖之意乃書前寺之所盛者也俾刻之

不空

登萬壽寺佛閣　　王鏊

吳城第一好山川半醉來登意豁然天際雲開雙塔
影城頭日出萬家烟宋朝故老空遺宅吳下叢林不

記年今日度覓同眺望分明旬現寧宜官前

萬壽禪寺在府治東北晉義熙中西域僧法晉建名净壽院梁改安國唐改長壽宋大中祥符二年丁謂奏改萬壽禪院崇寧中改崇寧尋改天寧紹興中改萬壽報恩光孝禪寺為徽宗荐嚴之地唐僧貫休嘗居此號禪月大師寺有禪月閣寺前周廣順中所立尊勝石幢猶存上有吳越軍節度上柱國邵恩宝周存礼遐名元末兵燬　國朝洪武中重建宋濂記嘉靖二十年御史舒汀知府王廷長洲縣知縣吳去良改為長洲縣學

卷二十

六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歐陽玄

姑蘇城中有林曰師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禪則之門人為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下多怪石有狀如狻猊者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普應国師中峰本公中峰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岩又以識其授受原也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師法旨与以是額也其之地本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相率出貲買地結屋以居其師而擇勝於斯為因地之隆阜者命之曰山因山有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峰曰含暉曰吐月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峰也其中最高狀如狻猊是所謂師子峰其膺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峰之前有舊屋遺璇容石磴可坐六七人即其地作栖鳳亭昂霄峰之前因地下窪鑿為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他石或跂或蹲狀狻猊者不一林之名亦以其多也寺左右前後竹与石居地太半故作屋不多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延賓之館香積之厨出納之所悉如叢林規制外門扁曰菩提蘭若安禪之室曰卧雲傳法之堂曰立雪庭旧有栢者曰騰蛟今曰指栢之軒有梅者曰卧龍今曰問梅之閣竹閣結茅曰禪窩即方丈也上肖七佛下施禪坐間列八境光相互攝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概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乎天成其經營寔由乎智巧究其所以然亦師之願力所成就也師每說法恭聞多至數百隨其悟解開導誘掖有所質疑剖析至當莫不虛往寔歸至於安眾必擇法器不汎然以容檀施与貲視師意向亦不強委師取共其財足即止諸行省平章若河南之圖魯江浙之道童江西之買住行宣政院使若岳叔本肅政使者若普達寔立揩顏問道執弟子礼弥恭嘗觀異之師法施平等官貲崇庳若周知也寺成之十三年宜春之比丘之嗣談以臨川比丘克立所

卷三十

七

撰事狀來京師謁余爲記余聞師之名起敬日久既撫其事狀述寺之勝概而記之其師子名義則必有以復於其師与友也古有師子音佛有師子武佛言佛之威德能制諸魔也又曰師子乳一滴可迸驢乳百斛言佛法之真寔能破諸妄也又若文殊之學得於智普賢之學得於行智之勇猛精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好樂在師子行之謹審靜重莫象若故普賢之好樂在象後之肖菩薩以之莫詰所從也今天目之所謂嵩姑蘇之所謂林其取義君一於是矣而豈獨以山石肖貌言之乎雖然物有其格而後有伏降

有比假而後有真贋就若物我兩忘形勢俱泯以師子還師子以石還石以林還林然後佛自還佛法自還法菩薩自還菩薩哉論至於是師必有以警策其徒矣予聞師所說法不設崖險不輒揄揚不自陳衒悟解緣由以啟學人提出蹊徑其爲學平寔縝密艱辟近裡一時諸方之乍魁乍闇而張磔旁午未証未得而捧喝生風者聞師所言皆噤故自中峰以來臨濟一宗化机句陷爲之一変焉師但多論建有穆廉會解若干卷有語錄別錄剩語若干卷行於世近乃一掃空言不尚文字於啟之請立之狀余之記獻無

綺於茲乎師俗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江浙諸名山屢請主席堅却不变道迹松江之九峰閒十有二年道價日振帝師与以佛心普濟文悳大辯禅師之號復与金襴僧伽梨衣至正十四年甲午五月癸未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廬陽歐陽玄撰　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臨川危素書　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王餘慶篆

立雪堂記

鄭元祐

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偰齋公懸車吳下休心空寂一日語其門客遂昌鄭元

祐曰昔普應國師倡道天目時予之先人秦國公方平章江浙行省以其素所學參扣於國師時國師之門人高第東殫三韓南極六詔西抵身毒北弥龍沙則其近地抵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人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爲得法上首穎異而秀出者也余也今茲所寓与師子林相密迩時時扣門聽礼請益其爲室不滿二十楹而挺然修竹則幾數萬箇師与其徒休止其中團蒲禅板如大叢林勘辨根研以發明國師之道名公貴人向師道風參拜跪跽獲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机用險峻傾企莫及至乎杜門却掃

經藏不出余雖不敏竊嘗締觀師方以太虛空含納沙界王公庶士貴賤雖殊若夫生死泡沫起滅須臾則非嘗少異自非師隨方誘掖以倡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其熄矣余曹出高昌依佛爲命覩玆僧宝敢同寒蟬第以學匪房裴艱於賛頌輒爲師手書二扁牓名其說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臥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之以寓余黍承之意乎其爲我記之元祐曰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雖出世間者亦罕不爲名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爲砥柱于波頹瀾倒之日振清風於

塵埃腥腐之中也欽夫禪自少林立雪傳心垂八百餘載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天如師上繼普應直截衆流弘倡大法使真參寔悟之士永有依歸是則簡齋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至正七年歲次丁亥穐七月甲子元祐記

師子林詩序

李祁

自天如師坐師林子中地益闢景益奇四方之來得於觀覽悟悅者益衆於是內而京師集賢翰林之名德重望外而郡邑詞林賦藪之才俊英邁皆托之詩章以寫其景物之勝至有足未及造其境而心与之游者亦想像摹寫以極其趣夫如是則師子林之得名當時亦已遠矣余嘗觀其地之廣不過十餘畝非若名山鉅刹之崇基厚址也屋不過一二十楹非若雄殿傑閣之壯麗焜燿也其徒衆僕役不過十數人非若高堂聚食常數千指也若是而能得名於當時之士大夫無乃以其人而不以其地歟蓋天如師夙自警策又恒居天目侍中峰國師而盡得其旨切功深力到愈久而彌彰是以出之賢士大夫莫不慕其爲人而樂談其道則其地而賦其景耳所之上乘詎可庭將褎裒之以爲卷詩以示予〻復之曰昔之佛舍僧

房託名群賢集中以傳不朽者多矣若師子林則固無待於詩也無待於詩而詩以美之者當世之士大夫也褒之爲卷以傳永久者可庭也可庭之意非天如師之意也欲知師之道者當於此卷之外求之時至正庚寅夏五月茶陵李祁書於吳城之狀元坊

師子林圖序

朱德潤

泰定中僕自京師還吳中適侍御史岳石木公郡守道童公會於城南詢僕以歸來意僕告之以歸林泉以遂息肩意二公曰子有退休志盍求侶乎近城東偏有天如則師者向遊松江九峰間振錫來吳結屋

樹竹號師子林其為學也真寔謹容、平淡無為子盍与之言也僕、於是謁師〻喜曰先生來何晚耶相聞舊矣遂欵淨室、蒲團茶具接引清話薄扣其旨則問辯明敏了無滯礙、余益信岳遉二公之言為然他日出其所撰語錄別錄、余讀之嘆曰師真所謂有識者耶因觀其林木蔽翳蒼、石峻立所謂師子峰者突然乎其中乃諗諸師曰昔達、摩傳言法中龍象智度論解曰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茲林曰師子豈非以其猛威可以懾伏而為　也若以威相則文殊固有精進勇猛之喻矣僕又曰昔、人言作師子吼得

非以其声容可以破諸障乎師曰非也以声容則無此声容也其有不言而喻者乎僕曰不言而喻余知之矣不言而喻其唯師乎噫去道紛鶩不以形色則不能懾諸敎信而吾師以師子名其林者始以過去紛而自得於不言者乎剗師之真寔可以破諸妄平淡可以消諸欲若以靜默不二則雖有形有声猶不能悖況乎無声無形而託諸狻猊以警群動者乎雖然觀於林者雖師石異質一念在師石皆師也一念在石師亦石也然不若師石兩忘者邪師曰唯〻余識之久矣不能寄諸筆墨也師既示寂其徒卓峰立師克嗣其學与余交請為圖之且系其說於左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重陽日老雎陽山人朱德潤謹序

師子林十二咏序

高啟

師子林吳城東蘭若也其規制特小而號為幽勝清池、流其泉崇丘峙其後恠石嵒崒而羅立美竹陰森而交、翳閣軒淨室可息可游至者皆栖遲忘歸如在嵒谷不知去塵境之密邇也好事者取其勝概十二賦詩詠之名人韵士屬有繼作住山因公衰為卷帙對以睢陽陳澤民舊所繪圖而請予記焉夫吳之佛廬最盛叢林招提據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靈壤者數十百區穹臺傑閣覺棟相摩而鐘梵之音相聞也其宏壯嚴丽豈師子林可擬哉然兵燹之餘皆委蔽於榛蕪荷閑於風雨、過、者為之踟躕而凄愴而師子林泉益清泉益茂屋宇益、完人之來遊而紀咏者益衆夫豈偶然哉蓋創於天、如、則公頓力之深繼以卓峯立公承守之謹迨今因公高、昌宦族棄其膏粱而就空寂又能保持而修舉之故經、變而不墮也由是觀之則凡天下之事雖廢興有時亦、豈不係於人哉余久為去驅身心覆襄莫知所以自、釋聞訪因公於

林下周覽丘池復取十二咏者諷之覺脱然有得如病喝人入清凉之境頓失所苦乃知清泉白石悉解談禪細語祖言皆堪悟入因公所以葺理之勤而集録之倫者蓋為是也不然則飾耳目之觀賞詞華之美皆虛習事豈學道者所取哉是則來遊而有得者固不得不咏因公亦不得而不編既編則予又不得而不序也洪武五年秋七月渤海高啟序

遊師子林記　王彝

蘇城之東北區有林若干畝佛者居之曰師子師子者林之一峰如其形故名而其地特陰然以起為丘為樵植竹樹丘之北窪然以下為谷為皆植竹多至數十萬本始并其丘之南麓便仰見師子峰高标若千尺如舞且踞兩傍復各有峰亞丘之東曰含暉作人立左厥下有穴一痕殆然有四穴日始出則其暉映峻相射西曰吐月頗峭且銳捎夕月即見其上師子之北有关曰禪窩含暉之東有隙地踰尋甃石子為環甃之所藉曰繙經臺傍有峰特出曰立玉然其狀欹若刀劍劃作四五葉者或曰以地肺名之為宜吐月之西有澗自竹谷中來曰架石為梁曰飛虹踰飛虹以西而下其西麓乃北入竹谷中委蛇東來折以南出立玉後而上其東麓復折而南且西出師子前而下其南麓凡丘之巔蹊自三西峰外諸小峰又十數計且叢列怪石什伯為群而所取道往〻經緯其間既下南麓有二道其循麓而東者至立雪堂者堂之南為臥雲室又南為指栢軒其循麓而西者至問梅閣閣梅與指栢相宜梅与栢各一皆相結為蛟虬其壽幾二百年栢之南有池曰玉鑑若鑑影以自媚者梅之西有井曰冰壺初鑿井時得古壺磚地下而其泉冽且甘以瀹茗味尤勝云余在昔於斯遊也蓋屢焉而不厭今年秋復与茅宅民陳彥廉張暑端來遊而因師若子故人也止予宿問梅閣得咏歌其丘与谷者絫目師曰是果可以咏歌欸頭有記也故書之石而使刊之先是有十二咏書石上其倡者高太史季迪和者張水部子宜王文學止仲謝翰林玄懿今亦為同遊者洪武五年秋七月稽丘王彝記

○○師子林十二咏

○○○題咏人多不能全録今各存其一

師子峰　高啟

風生百獸低欲吼空山夜疑是天目嵓飛來此林下

含暉峰　張適

特起雲成朵高明玉有輝奇峯映初旭霽色舞羅衣

吐月峰　王　行

昨吐月不缺今吐遂非圓々缺者多少弦峯只宛然

小飛虹　申屠衡

渴虹飲不足連蜷漸蹇縮我來躡其背下瞰無底谷

禪窩　張　簡

艸窩隻樹下借与定僧居會待虛空境坐臥恣從渠

立雪堂　陶　琛

升堂獨立時一言悟未徹皓々雪齊腰凄々夜寒切

竹谷（一作栖鳳亭）　僧道衍

萬竹雲朝合孤亭月夜明鳳來緣覽德不為玉簫声

臥雲室　王　彝

秋潭看月還片雨十山瞑獨有鉢中龍蜿蜒伴僧定

指栢軒　高　啟

清陰護燕几中有忘言客人來問不譍唉指庭前栢

一　問梅閣　張　適

陽回知幾許問信臘花前月白無言荅如參不二禪

玉鑑池　王　行

方池開玉鑑炯々湛虛明瘦影何須照心源已共清

冰壺井　謝　徽

冰花覆銀床雲液沁瑤甃一勺甘露漿入口不敢漱

詩一章奉迴師子林就簡天如和尚

張　翥

老佛叢林伯休居得名圖幽藏嵒壑勝敻絕城市喧

除徑去宿莽引池發真源鳳亭迴澗橋梅閣臨栢軒

岫巘龍象地丹碧飛雲騫恠石洞庭來荒臺洗秋痕

散落萬竹裡旁若熊豹蹲中有青狻猊主留衆峯尊

凭陵兕神會呀呷風雷奔直入一飲已趺坐衛團溫

來者自名相何有眼耳根伊昔習住翁千偈波濤翻

作大師子吼洪音殷乾坤師傳一燈出与去爍群昏

摳衣雨花外詎繁叅學繁要知天目下廣闢甘露門

平生撈麻讀衲侶夙昕敉身維縻塵緣是心了然存

瞻彼中林社遲暮或往論斯師法檀度此道非空言

小偈奉簡臥雲室中老師　危　素

坐禪銘自集雲傳一念還超佛祖前此是菩提真種

子成華成寔自年々

天目嵒前澗水深穀絕塵荒在少人行等閒會見撈

嚴旨雲散天空月自明

九衢塵土自湯々滿息光陰執控搏師子林中方入

定天花如雨落嵒端

道人燕坐萬緣空栖鳳亭深一徑通只有庭前栢樹
子無言長日倚東風

鄉僧幾載客吳門去味蕭然道義尊每從江湖未歸
去寸心何日与同論（卓峯上人与素同里故云）

落托京華久未歸山中閑却綠蓑衣閑來猶憑虛空
看但說虛空早已非

五十六字奉上如禪伯　　周伯琦

多士來參萃若林阿師語默示無心鉢中龍起窺禪
定洞口猿吟學梵音鄮嶺寒烟阿育塔祇園秋雨結
孤金柏軒梅閣春無恙解組何時遂雅尋

余夏日過天如禪師竹院周覽歎甚師呼茶坐予
竹下因問西來意作麼意生師荅曰修竹不受暑廿
余嗟嘆而永歎之不已遂集杜少陵之句以紀師
之高蹈以發來者之清賂云

夏日過天如禪師　　錢良右

東下姑蘇臺鷲浪滿吳楚江山已定居喜無多屋宇
一丘藏曲折户牖聚可數開軒納微涼脩竹不受暑
積老釋門子文物多師古價重百硨磲崇貴如糞土
端居茗續煎香美勝牛乳隱几亦無心敢爲故林主
今我一殘老衰謝身何補瀟洒共安禪沉思情延佇

出門復入門天欲今朝雨庭足充淹留夜闌接軟語

獅子林即景十四首　　維則天如

鳥啼花落屋西東栢子煙青芋火紅人道我居城市
裡我疑身在萬山中

萬竿綠玉繞禪房頭角森〻笋稚長坐起自携藜七
尺巡林絡繹似巡堂

素壁光搖眼倍明隔林風樹美新晴樹根尾鼓鳴殘
雨洗憁南山水樂声

指栢軒中六七僧坐忘忽怪異香生推窗日色暖如
火薝蔔花開雪一柵

相君來知必林宗官從櫪門盍不通散入鳳亭深竹
處石林公坐繞飛虹

半檐落日晒寒衣一鉢香美楚蕨肥春雨春烟二三
子水西原上種松歸

鵓鴿爭巢似慣兵怨鳴先闘亂縱橫可憐踏壞秋羅
樹滿地落花無路行

道人有水灌畦蔬托鉢躬踈粟有餘飽飯禪和無一
事繞池分食飫遊魚

卧雲室冷睡魔醒殘漏深〻促五更一夢又如過一
去東方日出是來生

西隣毋鶴唳無休鶴意吾知為主憂養得寉成騎寉
去揚州未必勝蘓州
竃兒深夜誦蓮花月度墻西挂影斜經罷轆轤声忽
動汲泉自試雨前茶
林下禪關晝日開故人來看臥龍梅山童莫厭門庭
鬧不是愛閒人不來
斜梅勢壓石闌干花似垂頭照影看白晝陰雲天欲
雪半池星斗逼人寒
雪深三尺閉柴荆歲晚無心打葛藤立雪堂前人不
見秀雲峰似白頭僧

師子林三十韻　僧道衍

上士栖禪地精藍故有名勝逾林屋洞奇冠闔閭城
岌々諸峰秀青々萬竹宗空同閬藻麗地等布金平
剎頂靈光集幢陰瑞靄縈深飛晴練見獷踞怒猊狰
近悦眾恩攤逶憐畢睨横挂臨經閣涯蕉傍鉢龕清
井甃氷壺净池開玉鑑明鉢拘龍伏臥亭接鳳來鳴
曇葛還如菊頻伽詎類鶯庭梅新著彈軒柏老垂纓
擗棠欺螺翠栴英妬蜀赬露晨知蕙吐日午覺葵傾
襉覆叢生芳渠陰樹列檉藥欄蜂戀繞蘚砌蟻艱征
風籟吟淒徑天花雨兩楹炊香馴鴿戀屧响瘂虺驚
日下禱文影雲深磬一声蘭灯長際曉蓮漏不違更
焌觸松煬壯清喧若沸鐺篆烟重翳幌鏡月獨懸櫳
僧出齋房靜童歸化飛盂蟬號隨梵奏鶴舞逐行
慕境人塵過忘形客倦迎參時机較審定處安宜輕
跡澗緣方絶孤高道始成遠聞思結社潜醉肯投盟
要識林中趣應存物外情會須來掃石宴坐學無生

師子林池上觀魚　高啓

穿蒲尾獨掉唼蘋口群卻波平沒見痕池靜跳聞响
漁罩已免摘僧盂每分養落日意無驚識我臨流賞

和　徐賁

微々林景凉悄々池魚出欲去戲仍戀乍深驚還迊
竹滑曲島幽篆傍新荷密不肯藻弄栗誰躭坐終日

七月十五与高季迪過師林　張適

方羅文字燕復來釋子居軽飈却暑後斜日下林初
非無明旦遊偶此消思餘適當解其日群公正安舒
或坐叢中文或發函中書又論理昭析玄談趣中虛
仰聽歸林翼俯察沉淵魚物性咸自適遊心亦晏如

七月廿七日過東郭師子林蘭若如海上人
索畫因寫此圖并為之詩　倪瓚

密竹鳥啼邃清池雲影閒茗雪炉烟裊松雨石苔斑

心静境恒寂何必居在山巅遠有行旅日暮不知還所子林菴在城東北隅元至正二年僧維則建多聚奇石狀類猊故取佛氏語名一名菩提正宗寺內有十二景名人題咏甚多不能悉錄今取其文并人各存其一首其倫載紀勝集中嘉靖爲勢家所廢萬曆壬辰始復賜額曰聖恩并大藏經一部

送弘上人住蘇州正覺寺詩序　金　問

蘇城中多名藍勝刹相望而起正覺其一也相傳爲政王公香火院堂奥殿宇宏壯奇麗自郝迨今數百

卷三十

廿

年來固非一人一日之力而纂承繼述自非制行精白願力宏深鮮克有濟滇南弘上人自永樂甲午不遠萬里來　朝既頋職於天界禪寺尋奉　詔旨遊方若湘湖閩浙聞名山古跡泳歷迨過常住福州天王寺伐翳剗莽率有成功未幾來吳因駐錫爲起閣門吊橋於頹波斷岸之間造承天寺萬佛於層樓傑閣之上與九方便事力有可及者無不盡其心爲由是道價益隆禪芳益茂乃宣德乙卯會覺報主席久虛未有當其任者衆舉上人爲宜遂達於錄教事者弘因以寺名奏請特賜今額其所以仰承　帝訓往賤祖庭士庶其瞻山川增觀不可無文以表著之也中書舍人姜君子徵得同朝大夫士送上人詩若干篇謁予序首簡予惟佛氏之學外形骸齊恩怨蹈〻京〻將特立於物表其自視不軏矣然自昔神僧勝士能不死其名者亦資文以傳爾予雖未識弘而大夫士之詩鏘金戞玉諧韵協護必其有可誦之迹矣姜子徵之請予言尚容靳哉是年秋九月初吉　行在太常少卿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金問公素序

正覺寺記　吳　寬

卷三十

廿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衢外亦望皆隙地大率與郊埜類訪其遺迹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爲多今正覺寺者相傳其先爲宋楊和王別墅後爲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爲僧院號大林菴國朝二十五年洪武　詔清理釋教菴併入壽萬寺遂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享於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南來曰弘此宗者未智人也寓於吳多所與修內侍遂以其地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爲寺　朝廷特從之因賜寺額曰正覺而爲住持是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瑄〻傳其徒祖鎮再世有戒行能

守其業予昔家故屋与故山西叅政祝公往遊坐談竟日留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顧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於郡中穹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丽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為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正覺為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為彼侈丽之觀者顧其屋纔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敢其說以求人其賢於其類者哉故為記之志寧故大家在當時園亭勝

絶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絶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声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近徒步可至予將歸老良時策杖与故旧子姪同遊於此聊事賦詠其樂有日也

正覺寺退居記

徐　源

浮屠氏多衆庶家俊秀子初未喻儒術可以經世故卻步從釋披佛書称弟子始祝髮為侍者稍長為維那其進為藏主為首座以至為長老巍然領袖主名山大刹之席凡日用飲食衣服菜果香燈之費慶祝朔望雨暘祈禱之儀悉掌之衆則受成規訓其才且能者從而張大其教崇建于殿宇丽設于貌像金碧煥耀鼓動遠近華嚴大藏之書會讀群誦積日累月動千百部功在沙門於是洗心藏密異居別處投身物外所謂飲食衣服菜果香灯慶祝朔望雨暘祈禱之事不服治理日維掃搨焚香高者欵賓談詩下者念佛待老是東堂樂地梵言所云波羅者是也吳城東南有竹堂寺為元陸志寧園亭嘉竹蔓衍幽禽密樹遊其間者若在山林初為宋揚和王別墅傳之志寧志寧復捨為大林菴　國朝宣德十年滇南僧弘

此宗者遊寓於此始奏改今寺　賜名正覺事載翰林學士金公問贈行序中此宗再傳得今祖鎮清修澹泊於寺為称成化壬辰推為主席歲在丙申乃退先是贈侍郎東莊吳翁鄉士叔謙錢翁俱交厚於鎮損厥材費擬為退居堂室軒墀庖井湢廁秩然就位厥後好事者又助而闢之於是寬衍潔淨幽雅成趣建正德改元鎮之居是踰三十年矣乃著磨石介侍郎之孫嗣業過予請記惟鎮初去其家以從浮屠視世之鷲刹者若傳處矣既又從浮屠氏而退為則其志慮澄澈与世相忘所謂見性到岸久矣回想揚和

志寧當時富貴地在而物改時已変而竹獨存則萬鍾之貴千駟之富其於我何有哉夫凡物有其進必有其退雖造物陰陽寒暑皆然也若鎮也可謂達其理矣吾儻之士与鎮少遊竹堂或就假居卒業久之去為有司為京朝其於生民飲食菜果日用能主之否也能不使之苛之否也能弘大吾儒之教否也猶且汲汲求進忘其退焉嗚呼異時懸車通鎮得共此東樂者不知伊誰人也記之以待通識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臥涇徐源撰

与叅政祝公遊正覺寺　巻三十　苴　吳寬

陸公已逝遂浮塵弘老重来刹野榛百畝園林成故事一天風雨醒遊人碧梧淨洗今何在修竹叢生舊有因白髮耆英留醉墨晚凉傳玩席間珎

已未春与天台李秋官吾黨楊黄門同遊竹堂古石上人梅東房時梅爛開小宴花下賦此　沈周

竹堂梅堂一千樹香雪寒門無入處秋官黄門兩詩客騎馬西來為花駐野翁携酒亦偶同花不留人人自住滿身毛骨沁氷影嚼蕊含香各搜句吉祥壯开背本欠定恵海棠盛亦未只恐坡口詫繁華似恐同花不同趣酒酣金紙作横斜筆下珠光濕春露只愁此紙捲春去明日重尋花滿地

同　金琮

問我歸期尚漫然老僧預餞竹堂前此身清淨元無垢今日逢留似有緣柳色到門青送酒梅花開樹白連錢醉來忘却山下路明日滿城生夜烟

過正覺寺　皇甫信

暫著荷衣到上方梅花無數落清香山窗僧定眠雲冷石鉢歸龍帯雨凉舍利有光迷寶座佛燈分影照金郎題詩不覺~~来~~清晚回首遠天落日黄　巻三十　沱

雪晏竹堂寺　王寵

遠公偏愛客高會兔園才画室香貂滿天花宝樹開林端逵塹谷象冰徹樓臺對此復能醉長歌甘草萊

竹堂　皇甫涍

杳積深藏竹雲寒鐘磬微路花迷雨徑入爲到林扉真想竹猶在淨踪悵屢回來茲就寂樂清夜坐忘歸

正覺禪寺在城東南隅其先為楊和王别墅元為陸志寧寓館尋捨為大林菴洪武中廢永樂中濬南僧弘此宗再建奏　賜今額吳寬記其地多美竹又称竹堂寺

閒趣軒記

徐有貞

吳之東禪寺有正受上人者其迹寄浮圖中而志慕吾儒攻詩文善談論賢達士多与之遊居一軒高敞幽閒中惟貯古今圖籍不設佛事客至則相与倒觴和詩竟日不厭嘗自詫曰去閒事無我与矣而求閒者莫我若焉遂大署其軒之楣曰閒趣因予表兄范以清來京師請爲之記余以其浮屠能慕吾儒也乃不之拒夫趣向也志意之所向爲趣若目向色而有視之趣也耳向聲而有聽之趣也鼻向臭向味口而有臭嗜之趣也是皆趣也而志意之趣尤大志之向

富貴也則有富貴之趣志之向功名也則有功名之趣志之向道義也則有道義之趣富貴之趣崇功名之趣壯道義之趣真天下之趣富貴十八九焉功名五六焉道義一二焉蓋耳目鼻口之趣同而志意之趣異ゝ焉者要亦不出乎三者之外矣今受也又獨以閒趣名余不知其何趣也其耳目鼻口之趣乎則色声臭味皆浮屠氏所刻而空之者也其志意之趣乎則富貴功名亦浮屠氏所幻而空之者也惟道義不可以空幻而浮屠氏又不知求也然則其趣果何在耶雖然受雖迹浮屠其志意非專向浮屠者也使其不迹浮屠則其於富貴功名道義之間亦必有所取矣惟其迹浮屠故棄富貴謝功名越道義而自趣於幽寂無事之域与山水雲月爲侶不以閒爲趣得乎宜其求閒之深也夫趣富貴者不知求閒趣功名者不及求閒而趣道義者不必求閒求閒者識莫若受也嗟乎受也予不惜其不得富貴功名之趣而獨惜其不得道義之趣也苟以浮屠氏空幻爲言則其所謂閒趣者亦空幻又豈復有軒之可名而待予記哉

又

遇賢

門前綠樹無啼鳥階下蒼苔有落花聊与東風論箇
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宿東禪靜公房

吳寬

來爲東莊遊還作東林宿林下扣禪扉幽徑行自熟
齋廚夜寂然僧臘襆僧僕方床留趺坐歆我一茶足
坐久湯室溫洗沐解塵服衲翁故延款展畫吏燒燭
遠近水上城突兀月中屋夜靜風轉號曠野有高木
疎雨忽復來春夢不可續端如紫極宮百感入詩腹
便當避汙湯安復事洞東晚歲返归房爲隣豈須卜

又

李應禎

松杉滿院風瓜豆一籬綠不聞車馬過時得高人宿
斅來還獨歸悵望城東曲

八月廿二日与諸友過東禪　蔡羽

已候東林磬仍追綠蔭涼波光迴佛地樹色寂溪堂
坐訝尊中翠行憐屐齒香日沉初梦醒黃鳥弄幽房

二

庐山月未起座上白蓮開已識遠公操何妨謝客來
秋風動溪蘋蘭氣發山盃片石難將去煩君護綠苔

晚過東禪　皇甫涍

炉氣花陰禪往重高僧出去住中峯尋幽自入清溪

路遠聽雲門起暮鐘

東禪教寺在萬壽東南臨城濠吳赤烏間陳丞相宅因池中生瑞蓮遂捨為寺名蓮因院唐大中間敕改東禪明覺寺宋吳僧遇賢號林酒仙居之元至正間燬　國朝洪武間重建

過永定廢寺　高啓

亂後僧何去門閒落葉時晝昏秋蟲老齋斷午禽飢
羅說傳心法猶有賜額碑不知興壞理來此豈無悲

過永定精舍訪南岳上人　劉鉉

誰識名林有遠公閒齋只住郡城東詩禪脫悟追靈
激画墨清虛有惠崇座上梵追金磬响佛前燈應宝
幢紅相過莫問三乘道萬法由來本是空

永定精舍　楊循吉

古剎吳城裡相傳始自唐殿高鷹磨頂門啟擔成竹
布地將千載分燈有數房涵空雲沼淨當閣荳梅長
塵動無餘法經完室蘊香聲遊非久住靈境獨徜徉

永定講寺在吳縣東南吳地記云梁天監中蘇州刺史吳郡顧彥先捨宅建唐乾符間賜今額陸鴻漸書韋應物罷郡寓居寺中故多賦咏初寺在閶門北景福五年始遷於此天福中更名普慈元僧

聲九臯作海印堂又取韋詩作閒齋元末燬　國朝洪武中重建嘉靖間郡守胡纘宗廢為全卿書院惟存一房於後出入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袠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藝扶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形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〻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於東都聖善寺塔院律庫中一本寘于

庐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内夫惟悉索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々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為將來世々贊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寔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　寬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　國初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　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　高皇帝知其名召赴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旁有

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為是　上從之始　賜今額寔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燬於火主僧德本以為己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偏和富室求施積財蓄料盍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工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养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為宴息之所觀者称嘆以本公之劳其心力役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於數四而不已惟玆寺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絕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辱愛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惠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既為之記又嘗以文字七帙寘於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記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其寺後積水猶汪々然子美嘗遊洛中故人詩云吳多佛寺可遊玆寺非其首欸夫前賢遺事其可攷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為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於半塘壽聖寺曰顯祖遷為徒今年老退䖏幻隱而惓々於玆寺如此真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贈鏡菴上人　徐　縉

滄浪池頭秋水溪滄浪亭上秋月明上人栖隱已七
十披衣攜錫傾相迎竹扉松徑自成趣獨記當年濯
纓處從玆借榻學長生笑指天花落庭樹

南禪々寺唐開成閒僧元遜建有千佛堂輪轉藏白居易記居易在郡嘗書白氏長慶集畄千佛堂旧称南禪寺唐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本名集雲　國朝洪武中名僧示應號寶曇和尚者奏請為南禪集雲寺成化中燬僧德本重建吳寬記正德中寺僧良定建天王殿嘉靖中住持祖

重脩揚循吉記

大雲菴重建殿宇記

揚循吉

天竺聖人一仁而已矣其法東流二千餘年雅為王公大人之所尊仰所以宝坊金刹随方顯現吳為大郡尤為櫛比焉大雲庵者南禅集雲之別號也洪武中宝曇師欽奉　高皇帝賜額統之本寺吳中諸蘭若多出前代、褒崇至於親承　聖渥惟此得之其宝曇遺塔所在前沼、後岡古松摽青又廣陵南園之旧跡斯遂伽藍之傑然、者欲境不能勝必有嗣人繼而復興茲惟道力於是西房一峰高公暨徒松嵓鎮公

卷三十

三四

又一始於斯菴也嘗正德中菴遭回禄已為瓦礫之場十二年一峰師徒以已貲先、建大殿不藉檀施之力其八月告成至今嘉靖三年又、建堂宇門廡自為一房亦成座下半雲雪溪本開吟笔、馳声叢林至是咸預駿奔共落勝奉然後祝　聖有所居衆有寮美哉輪且奐矣十四年南禅主席缺負衆推松、嵓為綱紀亦為盡力修葺傾囊無吝明年遣牒上礼部、領劄住寺既蹐其事跡請記尋先約也惟大雄氏之道、弘被四洲匪特以寂滅為事其中富貴与世締尋惟善、嗣者受其福茲菴化舊為新能恢弘先業非其延承、紹續得人之一驗歟且荷　国家恩命外緣無擾受賜匾常得不晨香夕灯以竭焚脩之報則永構法陰傳祀無極可不勗諸一峰妙通醫術餘緯行仁由是克裕淨財用克興復既淨隳於法門矣松嵓剛直衲而為醫尤青蘘策好文字皆前修之上足本山之小宗昔創固之不易也今復能為難為是宜書以志之

草菴紀游詩并引

沈周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余有役於城東寓草菴為始遊也菴名本大菴雲前有吉草菴者居之遂為為結艸菴〻近南城竹樹叢邃極類村落間隔圻

卷三十

三五

望之地、浸一水中其水從葑溪而西過長洲治縣支港稍南、折而東復南衍至菴左流入環後如帶滙前為池其、勢縈互深曲如行螺殼中池廣十畝名放生中有兩、石塔一藏四大部經目一藏宝曇和尚舍利東西二、小洲植而方浮泊塔下猶笔研相倚東洲南次通一、橋惟獨木板耳過洲復接一木橋人行側足慄股微、搖若与世絶自此達主僧茂公房〻據東偏中有佛、殿後亘土岡延四十丈高逾三丈上有古栝奇然十、尋其枝散駭深翠數百年物西亦有房与東房等定、茂之侄禎公分栖

處也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為脩禪讀書之地勝
國時有斷厓和尚肇業於此繼之宝曇〻傳為斷
厓轉生皆了悟之人地理家謂其四獸俱全風氣
藏蓄以是觀之吳城諸蘭若莫之及矣是夕宿西
小齋紙窓月色耿〻無寐因得五字律一首
塵海嵌佛地迴塘獨木梁不容人跬步宛在水中央
僧閣兀箕坐鳥鳴空竹房蔦然雙石塔和月浸滄浪

沈石田寓結草僧院次韻　楊循吉

門前郎人去治杖作飛梁古殿崇三寶寒泉繞四央
松枯老成怪峰出晚知房更擬分禪榻来聽夜雨浪

贈澄上人　蔡羽

五載眼雲宅如浮海上舟斷梁僧渡熟疎竹鳥啼稠
靜得觀魚樂閒堪學道謀棹歌何處起城裡有滄洲

寓大雲菴贈茂公　王寵

趺坐長眉老稜〻捧五峰池開通宝筏巢古挂雲松
拄杖胡藤斷袈裟金縷縫徑行那出户階蘚自蒙茸

贈松嵓　碩鳴臣

老衲身貧道不負談經施藥濟貪人松嵓可是千年
物影落金山丈六身

大雲菴一名結艸菴在南禪寺東即其別院也元
至正間僧善慶建

碧筠精舍記　蔡羽

天王寺洽南洲為精舍竹二畝池倍之閣十尋軒五
竹之一客之造南洲先於軒次竹次池次閣還休於
軒古毘像充為暑之月池於濯竹於巾窓於書席於
琴於奕閣於風酒食之會則於軒其霽也池明竹明
窓明席明軒明而閣又極明城中之臺榭城外之雲
山皆在閣前其晦也池暝竹暝窓暝而閣亦暝閣萍
藻之声竹之韻而已余之臥是軒也當壬午六月洞
心澄覽則得之池為涵襟聽颸毛髮則得之池竹為細
晝昏誦則得之窓為晃空御遠觀中吳之氣雲物之
变則得之閣為憩息舒倦守神則得之軒為弥月居
得已多使終身居之得又何如也書以為碧筠精舍
記

送常上人住蘊城天王寺　謝縉

巍〻梵剎古宮邊講席新登况盛年山迥柳橋闌鶍
振林閒覩市見燈燃芭蕉綠上翻經葉薝蔔香飄煮
茗烟好對清風揮玉麈蓮花滿底坐談玄

再至天王寺有感　王鏊

深鎖禪扉暫一開竹閒那復舊池臺戲寒只有庭前

柏五十年前見我來

舊日沙弥今老禪白頭我亦異當年見恒河性依然在莫為浮生一惘然

天王寺訪濟之不遇　皇甫信

特為尋君不見君山窗寂〻鎖秋雲偶然回首逢僧話滿樹寒蟬帶夕曛

天王寺　胡纘宗

叢竹陰〻覆子城煥雲靄〻度瓜涇僧歸何處溪頭雨野寺寂寥春鳥鳴

天王寺在子城西唐大曆元年僧不空建（鉄記）

卷三十　奚

姑蘇能仁菴記　祖瑛

有道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故身弥隱道愈顯天目刃住本公其道大而弟子至者衆迯於窮山海島弟子追逐之不捨高麗君長即山問道朝廷屢徵不起於其死也謚之為普應國師之號仍賜其書入藏嗚呼何其盛哉夫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而人不之覯萋人之子得一金日抱之以號於道路曰吾甚吾甚富而人莫不笑之若夫積富之家深藏若虛其有道者亦若是耶方師之迯於潛至于皖也有祖震者先隱此山願為役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旋至天目擇其勞者躬為之如庚桑之於老聃薛勤之於郭林宗明大禪之於妙善必有厭服其心者也至大四年吳江居士陳無心以白洋山新菴施師名之曰順俾震主之震以姑蘇而禪衲遊訪之行而無所歸皆至治二年買倪家橋嚴氏地南北至河東西足二百三十三尺卓菴曰能仁以駐飛錫有果菴居士吳志同者佐之施財作觀音羅漢之像自門而室及買菴基之右太湖余氏地為園南北至河東西足八十三尺至順二年復買菴基之左戴氏民地為園南北至河東西足。八十五尺复及松陵膽衆之田六十二畝

卷三十　羌

心之所施者畢應菴既成以順心所度弟子正性願菴爭定為。甲乙傳授立誓以示誨盡震之侍師得師之道為用其土益固足以成　況其精者乎於是震之死又一年矣性慮其後囧　先規而歎成法介吾友福慶院長老從雅求文為記為述本公之震之能勤其師以告之云元至順三年二月十一日四明沙門祖瑛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趙孟頫書題篆

能仁菴開山祖師遺囑　法雷震

祖震自幼出家濫叨田服唯清苦自持堅守戒法持

注淮西天柱山結茅居之時天目幻住和尚方來茲山遂發志參礼而夙緣慶幸乃蒙攝受誓欲身給侍已而從師過房岳之金陵歸天目日試夜禪寒暑不憚勞苦至大四年有吳江檀越無心陳君建菴于吳城西白洋山請師開山師名菴曰順心俾震主之領衆焚脩告天祝壽自尔菴緣日隆食指亦衆乃剃弟曰善推善濤正午正等正性正智各領菴務復剃正勤正登正行切念十方禪侶參學問道往來無栖宿之所至治二年買府城仰家橋嚴氏宅第卓菴爲曰能仁及承果菴居士吳公施財作觀音羅漢并

嚴供養之其仍買菴基之左右太湖余氏戴　等爲園其基若園南北抵河東西捻延四百一尺吳江瞻衆之田六十一畝九分凡　之未備者亦化緣而成之復承吾友道翁禪師　長洲之二都東吳鄉山居施余名之曰能仁慶福菴余智掌之泰定間震以老病引退檀越陳峰徒弟正等領順心菴事方歸休能仁未幾衆病日攻復徒弟正性領能仁菴事自性而下擬爲甲乙之傳俾後之來者重念生志建始之心常從佛恩次福檀度拔濟究苦超度沉淪自利〻他令法久住若不然者即邪魔外道重招來業決非吾之眷屬也大元至順二年春正月十二日老僧祖震遺囑付能仁主僧正性收執元統元年春正性買東園東北抵河王氏空地一方入深二十丈五尺東西延二十丈三尺曰付吾師遺囑摹刻上石遂識於後至元二年十月十七日住山沙門正性立石吳興趙孟頫書丹并篆

能仁菴在城西北隅仰家橋西元至治間僧法震建僧祖瑛記今爲黎家所有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　終

吴都文粹續集卷第三十一

長洲錢穀叔寶集

寺院

平江幻住菴記　釋本明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昔僧問瑯琊〻返是語以荅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状而生水体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〻影像所現之幻迹也澄〻水鏡能現之幻体也幻与幻盡覺与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予進吴中郡人

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於閶門之西地曰雁蕩結茅以栖禪者踵至僅卒于指几三見青黄絶際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集衆請名其菴同謂衆曰二千年外大覺去尊棄王位臥深雪覩明星於無邊有情同時浚入如幻三昧嗟乎衆僧迨今沉酣情長而不自知我曾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〻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予曰予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尔但能蘊無義語於識藏以究其心潜應量罷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其以効其勞守諸祖萬慮氷消之誡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両忘廓尔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止不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吴淞江之舟中從容叙舊亟請筆以爲幻住菴記俾相傳於久遠云尔

雁蕩除夜　前人

茅屋三間冷似氷灰頭土面十餘僧掃除自己閑技葉不打諸方爛葛藤就手揭開新歲曆和光吹滅旧時灯頂門別具摩醯眼越死超生似不曾

宿幻住栖雲堂　高啓

窓白鳥聲曉殘鐘度澗水此時幽夢迴獨在空山裡松高毎佛燈葉地响僧履余心方正寂無使群動起

遊幻住精舍　前人

寒扉斜向竹間推此日重來是幾迴行遍空林僧不見慰人惟有一枝梅

宿幻住草庵二首　道衍

草菴寂〻住城西寒夜重來樂旧栖譙鼓無聲更漏永濕林殘月聽烏啼

一燈長夜佛前明庭樹枝多宿鳥鳴野外霜寒人未
起林僧肅〻又經行

訪幻住院僧不遇　張逵

捫蘿躡高岛入院分禪席松風來澗阿烟霞護石舞
白鶴向人鳴閒雲同客席集久為塵緣羈愜此幽境
寂道人不知還西淹已含夕

幻住木蘭花　伊秉

春濃桃李競追歡一段幽情在木蘭且得閒身遊宝
地凭將老眼送朱丸女郎名在人猶惜宵里才高和
獨難頻借黃堂我数本風流會使庶民安

幻住菴作　王寵

春水抱林流緣源由逕幽石牀喧鳥霞齋宇法雲遊
寶思虛空發玄机圖象求凭將百年計長此托靈丘

同文太史徵仲方山人質父過幻住菴　袁褧

高賢勞狂過淨域喜相隨路轉青山郭門臨綠水池
一官羞宦業尊酒負花時便欲從蓮社終當与去辭

遊幻住　趙孟頫

雨後溪水溢橫流行地中輕舟何迢邁浩波兼順風
碧蘆幹始長柔桑葉已空瞬息抵山曲窈窕徹徑通

青林夾道周流泉响幽囊多懶衆衲子前路相迎逢
禪屋新結構斧斤未輟工蔓閣出塵躡六窓自玲瓏
久矣猒城市飄如脫樊籠妙香清鼻觀新鶯驚耳聾
汲水掉山花閒臘納松風經声出廊廡寂然聞鼓鐘
蔬食忻一飽亦与膏粱同緬懷老尊宿燕坐毘盧峰
塵緣苔未斷無由往相從一宿返歸棹迴望但青葱

又　僧善住

夾徑列杉竹茅堂繞四隣野僧秋不到明月夜相親
林静鳥窺空泉清魚避人何時離城市來此寄吟身

又　沈德虔

野寺屋僧少林扉倚竹幽綠苔沿砌網紅葉冒霜稠
炉爇閒風夕茶烟細雨秋展尋松下月來流鶴邊流
不是遺心賞那能愜勝遊慮忘曰悟幻過此且遲留

幻住菴在閶門外雁蕩村元大德間僧明本建初
本至吳喜其地名与雁蕩山合遂結草菴於此趙
孟頫為名之曰栖雲其後別創精舍改今名本自
為記　國朝洪武中重建宋濂記相傳結草菴時
趙松雪馮海粟為治役云

雍熈寺訪友不遇　僧良琦

暇日遠相問古寺幽深青苔蘇花落覆樹一鶯吟

炉存散微篆茗熟成斟明當持山酒慰予客帰心

秋日過雍熈寺彬斋二上人　劉鉉

支許從來說共遊坛場多學冠緇流龍蛇翰墨驚懐素珠玉詩詞聮貫休祇樹繞圍靈籟發雨花飄席異香浮多情為我分茶供肯惜徘徊半日畄

僧院幽深埜趣饒浮生來此暫逍遥心當初地机方定身恋塵緣業未消滿座白雲秋寂〻半簾疎雨竹蕭〻宝幢金磬明燈畔坐看慈航駕海潮

雍熈寺在城武狀元坊内本周瑜故宅梁為陸襄太守宅天監二年捨以為寺僧清閒闡山名法水寺唐僧辟法重建宋改今名元燬　國朝洪武初以其址為城隍廟僧廣宣乃附城隍廟左重建

卷三十一　五

靈鷲寺脩造疏　祝允明

修造雖小果之曰不修則壞喜捨乃大檀之顧惟捨則成要知來去之緣足證今生之作敬持短疏編叩高賢茲為蘇城靈鷲寺者創由天監之朝元是永光之額久安我佛曾奔真仙奈日月之漸深致棟梁之甚敝祀典已失歸然病日之維摩諸漏未除辛苦役中之六祖如是如是念扎念哉今者欲辦盖頭可嗟空手巧婦不為無米粥獨丑難成仁　度有緣人衆輕易舉是以托管城子將命乞孔方兄點頭所願長者宰官善男信女各發菩提樹同建旃檀林只願損盈而益虚便可為新而革故諸助力不日成功大完種〻之莊嚴重現如〻之妙相將見南朝四百八十寺寺〻莫加如來千百萬億身〻〻不壞千椽正直都是緣根萬毛清凉無非福蔭功在人天而不朽个个圓成福同沙數以無窮人人如願五風十雨萬戩千禩

靈鷲教寺在城南北隅旧名永光院又名東林院梁天監中僧永光建

卷三十一　六

春盡馬禪寺　蔡羽

斜日上河殿殘春役佛家維摩元有禍優鉢已無花赤下曽闘道松間聽煮茶坐來心自遠此地寂無譁

馬禪賞月　陸川

鼓角啞〻漸入更短庭長坐候初生魄虚天影双鉤小光滿雲層幾片明湖豔瀉霞帰木魔若披廷爽肘磁瞿良宵便欲遣書去早訂西堂對賞盟

絲雲呈瑞見玲瓏皓魄初懸殿角東好景盡憑今日賞故人郷有一尊同地灵競發全隈氣天巧難猫造化工香霧濔庭還散集無窮玉色醉醒中

馬禪寺在干推坊內唐大中間郡人司馬厚捨宅建吳越錢氏改寶慶院宋大中祥符初始改西竺寺　國朝嘉靖中廢

虎丘陳公樓記

王　曉

隆興二年四月己未敷文陳公自天府易鎮吳興憩於蕪臺憚煩人事避暑虎丘寺之衆無慮數百十人庖湢之供自取水劍池當炎赫之時負者登降百級喘吁力屈不暇息肩公惻然念之乃捐金錢二十萬俾飛樓其上爲井幹以便汲寺僧承公之美意度材鳩工不日而成以陳公名之要與此山俱傳不朽豈非仁人之利士君子志於道一念一慮之間未嘗不以濟人利物爲己任初無大小之異推是心以往則知公剖符四郡持節兩道護民之勞所施者博矣有

勿幕不待爲茲設也池泉清而甘不爲旱乾水溢而增損其樓懸跨兩崖瞰臨凡係登之者聳然魄動如歷雲棧之險尚慮歲月浸久震陵所侵藤蔓穿奬

期後人加護增葺垂諸有永庶無負

公之志剏茲名刹識古道場禪河在傍許三歎度化城不遠終一牛鳴空閣萬椽宸奎岳鎮王車千乘伏蹕天臨其勝概雖視他處爲不足道住持廣彥真歇

大禪師之嗣子且公之里人也余先君與真歇爲方外交識師舊矣一日來告願紀斯樓之由于是嘉其意而爲書八月丙子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曉記

千頃雲記

冢之吳

虎阜爲吳會絕景幽嵒田沼佳木盤石之環麗娟秀悉在寺前劍池繞山腹以出清泉在寺中寺據山勢爲高下廣袤規置不能平直而梯空駕虛俯仰避就各有態度丈室盡山之背一目千里以故延波遠眺空濛浩淼之趣延在寺後中爲致爽閣漄本蔽虧目不得騁以東可十步前無翁翳望眼始逸屋北陋井稱今住山古田師撤而堂之前爲軒居東面以延納空翠收拾平遠然後晦晴賦繪之交錯逞奔平湖之隱現出沒風帆陸車樵歌漁唱之斷續狀乃千古塵迹盛衰興亡漭滄寂寞可悲而不可繪可繪而不可言者莫不悠然冥然于几席之上使騷人墨客登高能賦之士低徊感慨竟日徙倚而不能去也既成摘坡翁千頃雲之句扁爲性存子來遊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物之衆榮枯生滅之相錢盈虛消息之相禪亦猶夫雲之一聚一散而不可常也以名吾軒使

來者悟此觀之本空去緣之非有劃然肯覺以求吾常住不壞之寔体不与形器俱存亡者其庶幾乎性存乎軒然笑曰師贊矣乍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嘗盡倏成倏改者去也而去未嘗窮以至天地日月子之教以為刧至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數而天地日月無終息也昭昭矣謂雲為有謂去為真是之為縛謂雲為無謂去為幻是之為脫臧与穀俱亡羊也弃与僕俱昔夢也且若有言自其变者觀之天地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觀之物与我皆無盡吾則不变者不殊一瞬变則長上古而不老子知雲則知易之道矣

吾不學佛以吾意言之云尒師曰善哉子之言莊周不如顏受而藏之為記古田名德星天台人宗通服正其主虎丘百餘其奉景物為一新云咸淳九年正月三日性存予家之巽記并書

石像大士記

徐恪

有聖人為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而隨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故本如來藏真音聞体如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大士化道無碍本有如是故佛与辟支聲聞等身隨其得度而為說法人与非人險難諸境隨其恐怖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可思議哉吳興臧逵少侍親嘉禾以瘵疾常藥茹禱觀音夢白衣人鐵其耳疾遂愈逵善丹青業宰事鋟刻曰願以觀音像於石且首欲繪相為法不敢以意取而祈以夢証心思頭勤十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夢道之相及覺能追之故臧氏所傳吳人以為應夢觀音為逵慶曆丙戌自考如抗復來蘇募衆立像往返經畫二十年晚得鍾離智光者助几碁大緣無能為之資則誘募必以衆力逵宴且貧獨其心至誠終始不倦雖道途之久羈旅之困去情之艱難人不堪受逵晏如也吳俗樂善好其

施其視遠所為翫不散所有以助積日月之施為足以成其志同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壽蘇至潤而全声寧像之唯相之肖其瑞肘纓服圖容丽質去人皆推為獨行道之相夢感心得如有所授而不自知雖大巧在前其能毫髮加損耶若履屋以為帳幪闌楯以為防限大小之材倫緒構者皆以良石熙寧癸丑得地於蘇州虎丘劍池之西南明年九月朔立宇置像隨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夫觀音經墨妙為巻僅百數勒之石鋟以永其傳斯時之盛事也且靈明虛寂無相可取上机喻為中下啟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

則不信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爲中隨所建立式其以威儀而有名相飾以莊嚴而爲功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已去之佛像其土木瓦甓金碧丹艧取于所慕甚衆而所積且勤然成非其材寓非其地一失經始則夔不旋踵斯石藏之湖津融結成就浸漬漾雪其髓堅其質粹而成之得其材是覺陵守喬松絕嶺青離白雲氣像洒落叢林之冠而寓之得其地則創置之美悉具于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任物所爲供養承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可勝計哉夫卽相論道而道不異相卽方丈之室尋尺之像華藏之道場普門之法身于是乎在以至大千亦復如是何適而非眞耶元祐丙寅春季初吉日徐恪記住山慧先立

水陸堂記

范成象

自吳西門出盤城以北十里而近有山孤峙于平田中無有重複綿亘之勢而盤積巨石礌突背犖轉步幽險若在衛房深窅處中如劈華絕壁劃然湛盧之澗下臨無極卽之危悚若墮而指虎丘之名聞於天下維勝次甯東南二三始有神明之所扶持哉故大士說法頑獷至於犢育山鬼由咏嵒穴爲之生悲惟

景勝地靈結爲佛廬精炭魁他剎禪氏有敎施及者其宜其徒號爲水陸環浮圖比〻是爲四方所歸向獨盛者亦莫虎丘若也宜有道場廣博產淨然寺之基　其巔　不能徧衆事所謂水陸之供僅列廡下卑隘不稱威儀前後領徒雖巨擘咸弗克究度今傳法者定慧圓明禪師廣彥始至壽室卽慨然有興作意且道行爲衆所仰乃有信女張氏法齊欲成夫薛費之志命其二子曰澄曰污捐貲率諸家總七百餘萬有僧義才運其智巧采石梁基新營大廈架壑爲梁結棲羣飛直小吳軒相對如翼焉工於乾道乙酉之冬訖不踰月漆繪金碧如刻如化既落成又增置田半頃永爲祠闡歲給蘭膏猶塞之助凡城邑聚落與夫舟車衢〻見聞喜躍輩則爲供輻湊沓來想其清夜沉寂太虛沉（穴）寥鈴鐸振響梵唄摩空山川草木爲之肅然而況三乘十類有情無間靈　湯沉亟法力一加普徧家盡諸法施中　諸莊嚴中此爲最勝彥以一方便成就二　移書屬隨順居士范成象爲之記成象嘗讀華嚴經見諸用心得水陸起敎之源有曰佛住甚深眞法　寂然無相同虛空而爲衆一寔義中示現種〻所行事此

如來以大事出現知諸法差別相住無為開此施門利益一切也又曰菩薩善知權宜　行道雖以相如莊嚴其身而示受醜陋貧賤之形常　集衆善無諸過惡而現生地獄畜生餓鬼此　然大士所以隱其福德假諸惡道以應緣闡教也又曰在於涅槃而示現生死究竟寂滅而現起煩惱此此慶喜尊者所以內懷智慧外示悲憂以祈哀顧化也此一大教聖賢如是周遍建立於世間法法非不補　付囑者宜何如哉此定慧圓明傳佛祖印而下得善手以有為法興建佛事也嗚呼善哉先佛以誓願為衆生故此法

卷三十一　十三

會不斷滅後人以慈悲同一契故此法會常相續

黃溍

自佛學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修為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睹相而生信也其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為而事之与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造於事清淨覺地用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以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乎心境之外者苟非秉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門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峰有大招提曰雲岩寺山之得名寺之孤立悉見圖

卷三十二　十四

志山則吳王遺蛻之所託秦皇轍跡之所屆劍池及試劍石存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堂處點頭石千人坐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房住持紹興間長老大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痛法寫盛東南大叢林號為五山十刹者虎丘遂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經有瑩容磬儀然繼以雪巢遊瞎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頹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家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

四年行宣政院以慧燈圓照禪師普明嗣領寺事至則裝飾佛菩薩阿羅漢執金剛神塐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鉅鐘視棟宇之摧墮壞弊者或因或革百廢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廊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劍池華雨諸亭則 其旧祖塔衆寮庾倉庖湢宴休之平遠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為渠六十餘丈堙以容土水道勿行則疏瀹之凡其費出一于經用之羨財而集其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石築隄屬于城闉以復唐刺史

白公故迹未及尤工禪師迁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其成績來取文以記爲禪師才周而智圓達理事之不二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以法中妄計無爲有爲而生伏慕故其經度指授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底於成而不愆於度也前作後述是在來者可無以告之使勿堕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爲之志乎記爲興造而作山川靈异風物之美者於前賢紀咏者此不復出禪師族松江曾氏說法嗣晦机和尚于大慧爲五世孫于陰公爲五世從孫云至正六年冬十月甲子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貢潛撰并書太中大夫礼書卿泰不華篆額

建十佛閣疏

伏以晉臺會府虎阜名山十萬家之華屋相輝軒車爲盛數百年之精廬聳峙鐘鼓聞声肆我先朝建之傑閣列聖奎文於此於此悉聚十方雲集舍是何觀正歷歲之浸深將振風之可慮倘不重新於殊勝必將盡廢於前功住山人發廣大心立脚處其勇猛力未及一載便成大殿崇龕更結衆緣欲整層甍疊棟仍即小吳軒之地并崇賢刹佛之居要令跂翼翬飛齊炯霄而輝映永使琅函瓊笈与天地以綿長必須十五萬緡錢方可圖成若得千百萬億化身初無難辦作如是念諸天三寶默相扶持畢未了因群賢信士皆大歡喜共成偉觀功垂芳題

虎丘雲巖禪寺修造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則昉于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陰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

成寺復燬永樂初普真主寺始作佛殿寺僧宝林重葺浮圖七級繼晉直宗南作文殊殿十七年良玠者繼宗南是年作庵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選佛場又明年作妙莊嚴閣三年落成盡寺至良玠始復完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柰一百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財之費爲鈔三千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余萬貫又經营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杭之海昌人原石其字前僧録闡教止菴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元宗云原石嘗從元宗遊遂囙以求

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蔵時蘇人耆老壯少閑暇而出遊者必至於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於此四方名流貴人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而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禄隂盛光榮赫奕奉一世莫加也而能道弃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必審夫富貴之不可以久處焉与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　以庶幾免希文之爲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報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与其山川相輝焕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瑰瑋踔絶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絶刻勵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之而就樂其成哉嗟乎其若是也使就于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　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過于此也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歲　月朔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廬陵楊士奇撰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華亭沈粲書徵仕郎中書舍人三山陳登篆

蘇郡虎邱修塔記

張益

虎邱寺有塔凡七級在絶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隋仁壽九年當其掘地築基得舍利一人聞空中奏樂并之吼者三日虎丘既爲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欲遂登覽之樂且以致桑信之心焉寺凡屢燬塔尚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于火寺焚延及浮圖永樂初住法宝重搆殿宇則塔特專托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於僧舍浮圖又及於災而加甚於昔焉住山定公南印慨然難

曰是魔耶予不有發也則何以與人能與其所数奪無他在其志之所立何如耳乃罄衣貲所有粗其材石既而巡撫侍郎周公郡守況公寓南印之有為也耶捐己俸首助之郡人爭以財物來施由是材非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磨琢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之春落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有白鶴數十廻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既閱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横亘北斗之下靈異著彰衆目所睹謂尤甚於塔之初建時也南印又因餘材鳩構大雄殿丹碧交輝寔與塔稱惟茲塔之重建也始

發心於南印而力之所成就者多出於周況二公之樂施力於此者又因南印梵行內學高而且深有以動之也南印字味蘖南印其號也蓋為天界住持蒲室之孫樸菴之子禪汎傳自臨濟歷吳江之普濟湖之天聖繇之承天住持今為郡僧綱司都綱僧臈逾七袠矣嘗承 召命較藏典於北京賜賚緇素致崇豔焉其徒永瑞斲石於寺求文以識師之重建是塔之由用示久遠予嘉印有志於事而竟成也乃為書之石云 賜進士行在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姑蘇張益撰

敕賜藏經閣記

周忱

欽惟 朝奄有萬邦敷教所覃地大且遠列聖相承廟謨迭出爰乃參用真乘助宣 皇度廣貲福利昭著 國璽故凡神州赤縣心嚮建梵宇增飾莊嚴復有 詔校修大藏經典至是事竣頒 敕降經於天下寺之暴著者而繇之虎邱雲巖禪寺與焉適忱叨蒙 上命巡撫京畿賚 敕護送藏典至于其寺當正統戊辰正月望也主寺奭師引衆緇衆大啟寶函同音閱誦忱獲 拜瞻何幸躬逢勝事見其縹帙帖之整彩煒而光騰奎畫之妙能翔而鳳舞猗歟盛

哉然則天章玄文之重奚可不度而珍藏所司以帑廩羨餘度材庀工為層屋五楹高六十五尺廣九十七尺深如高函以龕匱設供以几案雕繪金碧靡不堅完於是臣忱謹題曰 敕賜藏經之閣閣後昭師復罄衣橐搆一軒以待往來休息又建香積堂伽藍殿海泉亭相時殿塔之左右前後可謂得人矣既而師狀附遠來江右踵門求識其事於石余已衰老獲乞骸骨歸田文思凋落曷足以應其求耶雖然師之勤篤惡能終拒抑予嘗與為且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今 天恩如此之被佛與如彼之全誠曠古盛典其

可不書矣予筆慚沂訥無以昭示後來姑述梗概以俟之師嘗奉　詔內廷校經名照字覺嵒林隱其別號也故云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廬陵周忱撰

雲巖雅集志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於茲矣閉門却掃非湖山之遊不出〻則孤蓬短棹飄然往倘然還而未嘗有同遊同樂者甲申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之自玉峰來也始相約為登之集約所登日山之近而佳者高則虎丘之雲嵒乎約所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然不必期翌旦至者即与及旦而鹿冠道人自東原

至愛雲道人自墻醒菴朱菴兩文學至自緑水園東翁乃与之載酒肴出閶門追及居士於画舫而長洲幕賓継至遂即舫中張宴為水戲望山而進日卓午乃至而吾七人皆古衣冠步自山門笑咏以登嵒端野褐羽衲相視迎而導之自麓及巔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畢造焉既乃遵鶴澗過松菴循劍池躋雲閣列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筭於時黃花方盛開柔英浮白青以紫萸緑橘而山珍海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澹以茗故雖酣而不醉〻而不亂間起而延佇嵒阿凭軒以眺遠而千章

之松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声海濤怒鼓天籟和鳴目眩耳聳應接不暇遠而陽華諸山自乾而離陣列車連衡絶乎莽蒼之埜其區之浸自坤而巽滙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坱圠混茫与天無際使人神爽飛越将与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囙相与尋勾吳之遺跡平闔閭之玄宮慕泰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嗟伯圖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為四韵鹿冠継之兩文學継之愛雲長洲又継之而翁則旋酬而追和之於是六人者齊起奉爵以爲翁曰古今人率以菊節登高登高必以詩酒為樂事

然能真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陶徵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屬和之什且彼晉唐中季人乱日滋其皆不能無憂而我輩生當太平之世以時遊衍而真有詩酒賡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不可以不志翁乃起而謝曰然哉吾聞君子而有道也其憂以人其樂以天未聞以詩酒也以詩酒為樂若世之流連光景者所為耳君子而樂乎詩酒雖時有之豈其心哉是故居廟堂而憂民處江湖而憂　君以人而然也簞瓢陋巷而樂不改蔬食水飲

而樂在中以天而然也以人者有時而不樂以天者無往而不樂若夫居士優老而隸幕賓從宦伊始鹿尉愛雲嘉遯丘園而文學表儀鄉校蓋有樂而無憂者顧吾獨以戇直忤時險難幾危于人而幸全於天其憂於人者不可勝言矣而樂于天者亦未嘗不泰然而自得也乃復恭承 先帝 今上之恩賜之環命之服優游田里去危就安時從諸名勝之遊何幸如之何樂如之夫會飲食者其得味同而飢渴者若加旨焉今吾從諸君之遊亦猶是已敢不如語志之居士為王峰夏仲昭其仕歷踐清華以太常卿致仕詔進階二品鹿尉為京兆杜用嘉愛雲為吳興施堯卿醒菴未菴皆陳氏故太史怡菴先生之子仲為孟賢季為孟英長沙為彭城劉廣淳故大司成假菴先生公子也余則前 國史玉牒經筵官中執法兵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東海徐有貞云

虎丘復第三泉記

王鏊

虎丘第三泉其始蓋出於陸鴻漸品定或云張又新或云劉伯芻所傳不一而其來則遠矣今中冷惠山名天下虎丘之泉無聞焉顧閑于頹垣荒翳之間雖吳人鮮或至焉長洲尹左綿高君行縣至其地曰可使至美蔽而勿彰乃命撤墻屋夷棘剕疏沮洳荒翳既除厥美斯露爰有巨石巍峙横陳可數十丈泉蹙沸激其根而出曰茲所謂山下出泉蒙宜其甘寒清冽非他泉比也遂作亭其上且表之曰第三泉吳中士夫多為賦詩而予紀其事所以賀茲泉之遭也雖然天下之美蔽而不彰者獨茲泉也乎哉因書其後以識詩曰

巖〻虎丘峻〻絕辟安光湛盧厥浸斯蝕有支別流寔冽且甘昔人第之其品維三歳久而蕪射鮒且泯其誰發之左綿高尹寒流涓〻激於石根中冷惠山異美同論百年之敝一朝而疏代石高厓以記其始

虎丘別序

胡纘宗

汴人郭道符氏自徽郡丞拜按陝西按察僉事初郡丞以臺臣薦粤治漕舟於蘊茲自蘊將之任陝西其友蘊郡守胡纘宗氏郡丞邢田氏周仲仁氏皆秦人於是載酒虎丘閣再拜而餞之屬纘宗言纘宗辭不可於是再拜而贈之曰吳名山莫如虎丘祖道亦莫如虎丘吾人高登輿懷賦詩言別亦莫如虎丘於是預餞諸客撫景命題即虎丘而分之曰劍池曰和靖

讀書堂曰千人石曰陸羽泉池取其泂也臺取其崇也石取其載也泉取其洞也夫泂則傳崇則高載則厚洞則明曰如何曰今按察古廉訪也振紀綱一風俗秉法度者也於內視都御史臺於外視御史臺非傳其何以光也非高其何以立也非厚其何以受也非明其何以廣也曰如何曰含弘灝〻見而傳矣真積皃〻見而高矣持載体〻見而厚矣鑒別粲〻見而明矣公也今之三秦有餘地矣然秦重藩也觀風問俗殆有大於此者曰何如曰吾閩昆明淼〻載泂載傳也秦華巍〻載崇載高也秦川綱〻載振載厚也涇渭差〻載洞載明也公也臨斯地大斯觀廣斯義攬轡秉驄立綱陳紀純德摘伏振廣平之風流新安之澤擴始藝之才則閩中隴西之人莫不仰神明望風栽根公入秦之不早矣言既諸客賦詩且成洗盞復酌〻且醉於是按察公与諸客停雲挙舟再拜而別

虎邱寺災次竹上人韵　沈以潛

吳宮消歇梵宮開回祿園烟忽降災神劍有靈光出地佛書無恙亦成灰清泉白石僧重理苦雨酸風鬼自哀今古廢興皆是刼何須惆悵首頻回

虎邱萬松堂避暑　楊循吉

雲嵒不一勝窮歷到幽房鳥入深林暗風來高閣凉鳴蟬消永晝懸澗落寒漿擾〻塵途者空知隱業長

重過生公講亭　前人

池光如鏡影山臺在石喬松美矣哉昨日曾遊今又到忍貽佳境重徘徊

虎丘山房　蔡羽

去滌塵端茗無如竹裡人妙尋身外境暫流目中塵好樹偏臨水餘花似返春風烟步〻足欲別轉逡巡

虎丘東閣　王寵

春色憑高望山河指掌開半空環瀵象絶地湧樓臺法雨迎風盡香雲拂霽來登臨千古勝把酒氣雄哉

虎丘塔　袁袠

雁塔翔雲表龍宮湧寺心秉高宜眺望暇日与登臨山面支硎逼湖巍震澤深平生飛動意慷慨一狂吟

虎丘慧上人山房　孫太初

古勝景相依傳聞水竹居廳幽滋蘚暈樹老帶虫書石爲秋聯句溪園野前蔬山錢可借許我築鄰廬買

虎丘題咏極富有山志存焉止錄近時諸公詩文

稚兒塔　高啟

黄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身臥長夜臺口誦西方經尋跡殊宵宵聞声每泠々塞灯照空塔時有山僧聽應使冢魂隣沉迷盡皆醒

同前

周南老

巍々半塔塘自昔名稚兒々葬塔之下臭腐化神奇青蓮開冢土花光疑碧滋謂兒轉法華曾說陀羅尼經聲或夜聞精爽猶嘆吁諒彼義烈人千載疑傳疑

宿半塘寺

趙与旹

夜宿半塘寺惟聞塔上鈴老僧竹直影童子誦經声竹窓風猶送窓幽月愈明毛炉香斷處一榻洒然清

簡默堂記

徐有貞

虎丘之佛惠蘭若有比丘弘簡號曰默堂而請予為說其義予應之曰若學佛者佛出東土我西土人不學佛言何以為說佛義然而若必欲我說也是若強問我不得不強荅也若佛之學蓋曰空寂而已空則無物寂則無教無物則無作為無教則無言語無作為故簡無言語故默若所云簡默者意其在是乎然簡默之近空寂而非空寂也簡有跡空無跡默有意寂無意由有跡入無跡由有意入無意無跡無意果有所云簡默乎果無所云簡默乎于是弘簡躍喜合什起謝曰妙哉言也是開我心予曰否是若所強問我所強荅者也非我所學而知者也我所學而知者可以告我徒不可以告若々無以我為外若也耶

佛慧菴在虎丘寺東宋紹興間僧無善建菴有鐘秀軒梁用行記

白蓮寺池上次内弟周思敬韻

高啟

月出露已白荷花香滿池高僧愛清夜由客坐題詩竹動鳥驚夢草涼虫語悲閑齋一瓢酒應不負幽期

雨中登白蓮寺閣望故園

前人

亭々高閣上渺々清川曲日暮鷺鷗飛蘼蕪雨中綠

閑鐘僧已返荷笠人猶收歸棹獨難尋江南望雲木

獨遊白蓮寺池上看雨

前人

輕衣忽変冷池雨来消夏圓紋細々生簷响脩々下荷披魚躍起樹靜禽鳴罷賞澹自忘還非因与僧話

白蓮寺次杜進士喜余話旧之作

前人

不辭鳴棹遠相尋欲向江湖伴旅吟百事未成年已長幾時纔到夏將深萱由倭蜓蓮池綠樹帶殘鶯滿寺陰愁被老僧嫌滯後旧遊休說更傷心

与杜進士登白蓮寺閣對雨

前人

遠愁高樹共離々風送潮声上浦遲海客市中烟起

處江僧閣外雨来時船帰香靄帷闈獨樓隱蒼茫不見旗回首南朝今幾寺可堪重咏牧之詩

白蓮教寺在長洲縣十五都地名陸塘吳赤烏間僧了然建後燬僧法雲重建

建吳井列泉亭記

施清臣

侯國而隸藩郡往跡而迩僧居故西接横山治平梵剎之旁吳臺峙吳井未督近閑之佳境也粵自姬封斗埜都据其區季華修汰縱無限之欲夷山之巔碧鱗差参以窺其層穴原之層寢翠鳥周帀以寬其汲左氏所謂吳夫差一日之行欲必成殊異足騁遐

撫前載　莫容問矣然山不可移則雲未泐池不可改則一井未湮有臺以娛已有井以蓄衆一千九百餘載所以僅存也顧瞻此井埃土内甃潭為一規衛石外圍觚為八鋭旁面識勒模欵可辨首建唐揭伽殿後重修吳朝大井乃廣明元年二月箋演僧茂乳為之記法鏡禅師初造其寺井則吳誌言當横山艮位越来溪西百歩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後之唐刻顛末如此去此井南百歩又獲深泳亭録神変相記雖在洗瘞暑無剥蝕亭則大中六年六月當州刺史秦置此寺于上方收拾餘材創立神宇改此寺環於山井属於寺皆昭昭也乾道壬辰相國周益公南帰録繫日紀行至石湖云初吳王築姑蘇前後兩臺為城三重遺址儼存夫差西施宴遊之地此言臺也遊揭伽治平寺門外八角大井視闌刻字隋初平陳楊素徙吳郡於此近地尚有新郭之名其後吳人不安復還今城此言井也創之於吳則井為臺設浚之於隋則井為城　豈細人能私哉蓋與替藉曩昔而為鑑形勢因天壤而並存一草一木計古者心記之方策又詎流俗能識哉迨熙寧中里有胥冀佃其地為塋迄今一百七十余載挾後胄先廣包臺井

治平主僧義超越訴諸郡府發運夏卿趙公目擊廣輸力詠其欺由墓之外悉帰之寺義超求叙端倪余曰貳卿守吳受棠奕葉正值庚子厄教十有二政捶之加鋤捐餘帑一百八十萬緡以代夏賦服脇郡最此特泰山之毫芒耳抑豈美泳能喻哉復畢木章粒斜結屋庇井覩以列泉局之山靈川后俱賀其遭相与作證云公名与憲今兵部侍郎知臨安府淳祐二年清明日施清臣記

石湖草堂記

蔡羽

吳山揭伽茶磨並緣於湖茶磨屿為尤美北起行春

禍南紫藏村五歩之内風景輙異是茶磨使之也上為拜臺郊下為越來溪緣溪曲折旋入山嶺其林深黑治平寺也夫登不高不足以盡江湖之量

夫平湖之上翳以數畝之竹厓谷之間曠深不足以萃風烟之秀於其所宜得而有之草堂泉石之位造物者必有待也使無是堂則遊焉者不知其所領憩焉者不知其所休是湖与山終無歸也辛亥之秋今　天子踐祚之初治平僧智曉方謀卜築事与緣合乃諸文士僉至贊助經畫不終朝而成明年改元嘉靖來主斯社爰自四月緬版畫六月九旬而三廡落成左帶平湖右繞群峦負以茶磨拱以楞伽前翊修竹後擁泉石映以嘉木絡以薜蘿翛然群翠之表於是文先生徵仲題曰石湖草堂王子蕈以記來屬夫湖勝概也尤萃於茶磨茶磨之勝則以能容深林也尤深於茲竹則是堂也勝將焉讓且地微人雖靈奚傳人微地雖高奚發向也山猶是湖猶是竹猶是而遊不棄息〻不負遊人与地得無病今也林不加闢地不加深而湖山在函丈禽鳥在尊俎遊於是息於是瞭覽集於是人与地不亦胥遭覯乎喜二者之遭作石湖草堂記

石湖草堂後記　　前　人

形無大小在全其趣而已趣無古今在領之而已東南之形勝萃於吳大者震澤澤洞庭穹隆鄧尉小者虎丘石湖為壤不同全其~~無~~趣則一也而負所志周礼所載吳越居先孫錢居後高人閒氣騷士鍾靈故范蠡蟬蛻甫結鴻冥松陵發响白傅登臨剏茲近代之賢獨得於形迹之外者予石湖范文穆歸休之地形視震澤百之一而趣自全當楞伽之北茶磨之南其岡可踰中半而作夫差之郊臺也緣臺而却還顧茶磨進退之間可以憩息治平之竹林也王子蕈作草堂之四年為嘉靖丙戌二月余獲繫舟溪口休其楹載其竹王子蕈方攝卷欹帙挹芬茹芳用厥泉石澍厥風烟若將無事人去者然經綸獻納周孔之道用至于科第又細〻也迹雖高能遂忌予以吳之勝湖得其小矣湖之勝竹得其小矣然而皆全為湖之觀非楞伽之亭不獲盡至于風雨不侵人声不至島峦嬉玩憺翠蒙翳暑多其凉雪多其煦晨作暮休飲心醉歸以為亭克之予徵是堂將無味夫夫差騁其顛勾踐闢其下文穆館其間適意不同而皆有所領謂今日之領不在諸子吾不信也雖然堂之外山光水

色萬象朝夕之変而已堂之内寒翠满室而已若夫
可以景得而不可以景窮者別有在也諸子當自知
之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白居易

朝從思益峰遊後晩到楞伽寺歇時照水姿容雖已
老上山筋力未全衰行逢禪客多相問坐倚漁舟一
自思猶去懸車十五載休官非早亦非遅

楞伽寺　張祐

樓臺山半腹又此一經行樹隔夫差苑溪連勾踐城
上坡松徑澀深坐石池清況是西峰頂凄涼故國情

楞伽寺晨起汎舟道中有懐　許渾

碧樹蒼〻茂苑東佳期迢遞路何窮一声山鳥曙雲
外萬點水螢秋草中中（寺）掩竹齋微有月棹移蘭渚淡
無風欲知此路堪惆悵菱葉蓼花連渚宮

題楞伽寺　前人

碧烟秋寺汎湖来水浸城根古　摧盡日傷心人不
見石榴花滿旧歌臺

遊石湖蘭若二首　釋見心

荷花蕩西湖水深上有蘭若當高岑客吟時見猿鳥
下僧定不聞鐘磬音雨　秋林橘子熟雲落空欄棠

梨陰閒來掃石坐竹裡静与山人論素心
五龍之峰雲作屏叠厓削出芙蓉青何人欄裡拾瑶
草有客松間尋茯苓林風不驚虎臥石山雨忽来龍
聽經吳王臺榭今寂寞秋者蘼蕪花冥〻

題楞伽山寺壁　高啓

惆悵空山裡寒梅應自開雪中何處覓須待雪晴来

留題治平寺　吳寛

野艇艤舟揖登〻扣禪関木杪望飛閣半依茶磨山
翻嫌棟宇高隔林見人巢石湖分一曲殿脚臨洛湲
老僧閒梵皆趺坐寒雲間不知城中人暫到非長閒
禪歆答空谷沿流月中還

初夏遊楞伽精舎　皮日休

越艇軽似萍漾〻出烱郭人声斷踈曠天氣忽寥廓
伊予惬斯志有似劇齕瘼遇勝即猶夷遊盡且淹泊
紺然禪深處虛無倚嵓崿霜毫一道人引吾登龍閣
當中見壽像欲礼先紛箔珠幡時相鏗恐是諸天樂
樹杪見觚稜林端達頹壁千尋井猶在萬祀靈不涸
下通蛟人道水色黯而惡欲照〻戴驚將窺百齡愕
竭去山南巔其險如邛笮悠然放吾興欲把青天摸
紫藤垂剪珊紅荔懸纓絡蘚厚滑似繫峯尖利如鍔

撫浙紀
韻書作
齋

新須到純頂似愈漸離耀一片太湖光只恐天漢落
梅花脫綸惆乳水透迄煙嵐姿与波影不動渾相看
既不暇供應將何以酬酢却來穿竹徑似入青油幕
穴恐水君開龕如見工鑿窮巫入蕊院前楫貼巨舩
道画龍奴狎殘香虫篆薄祝魄窺王鏡澄意閣金鑠
雲慾共留鳥絮言相許諾古木如豺旭近之恐相蠹
恐泉声似激聞之聲似傳時禽忽已嘿衆籟蕭然作
遂令不羈性恋此如纏縛念彼上人者將生付寂寞
曾無賣梳事肯把心源度胡為儒家流沒盡勒且恪
沐猴本不尉未是謀生錯言行既異調插遷亦同託
卷三十

頗力倘不遺請作華林鶴

和　陸申蒙

吳都涵汀渚碧浪浸郡郭微雨蕩春醉上下一清廓
奇蹤欲探討雲物先漭漾颿然蘭葉舟旋倚烟霞泊
吟潭亂篙觸夢寐襟巘崿巇情不可遏洪闊筆雖暫閣
豈知楞伽會乃在山水泊金企著書日去界名極樂
薝蔔尉諸香琉璃代諸壁禽言經不輟象口川宰廁
萬善峻為城嵬〻扦群惡清晨欲登造安得無自愕
險穴駭坤牢高蘿挂天裘池容濬相向蛟怪如可摸
苔蔽石巖根蒲差水心鍔嵐侵杳摩詰日照殘祝絡

仰首下眩旋回眸更煇燿蒼端凝飛羽磴氷浮碧落
到廻解風襟貼幽濯雲偽塵机性非便靜境心可看
自取海鷗知何須乃祝酢岭圍震澤岸翠浪舞綃幕
巘瓏豈先遭戕琢非禹鑿潛聽鍾梵處別有松桂舩
龕重灯不光泉寒綱猶薄罐鈦躡古剎鳥貫觀泯礫
眼道自可遺乞聞心已諾入間亦何事萬態相毒蠹
戕壘競高深儒衣浸褻慱宣尼名位達未必春秋作
管氏色伯圖須入辭其縛伊子柔推者蓮簍方索莫
近得風雅情聊將聖賢度多君富道柔識度兩情恪
巨龍生滅詞肯叛夷夏錯未為先癖用且向烟霞託
卷三十
三十六

我亦擺塊埃他年附鴻鶴

遊楞伽寺　亦無

雜徑入蒼霭鐘声來翠微招提在何許雲〻一僧歸

過石湖治平寺　徐源

青山湖上翠微深誰住僧家第一林瞑樹蒼烟古木色刦灰飛盡尚如今

讀書治平寺下院　蔡羽

水房虛繞竹石徑細生霞冬入經深雪春歸盡落花
磵香來白鳥草綠閒新茶久与交遊隔空疎類佛家

宿治平僧房　前人

古寺雲依靜澄潭夕話長露隨花墮濕竹与月歸房
戲悔知前設枯愉書梵涼哀鐘推掉發臥泌樹蒼〻

石湖草堂別獲吉　前　人

山深不見草堂深何事紅燈竹裡明滄洲欲下十年
夢禪榻鶯啼半夜鶯曲〻君房留客久悠〻雲水挂
帆輕要知後會尊蘇早百合花前再定盟

楞伽寺　王　寵

雲竹素所愛山林道難忘荆蠻屹水府五湖〻湯〻
連峰枕其腹翠舞森闊張流峙兩參錯南斗迴文章
絕境閱蘭若颯沓開雲堂星河挂北戶日月經其陽

法雨不斷洒檀越紛成行時〻吐虹霓下飲平波光
風帆日如織室箋度迷方道林更愛客文宴蔗松皇
脫屐石苔滑科頭飛雪涼朱炎久蒸薄臥喝〻小強
掃除洞虛白盥浴披天香迴思偶朝市執熱湫相望

首夏同諧君看竹石湖草堂　前　人

掃竹天花墮看雲石鏡摩百年渾浪迹一月幾酣歌
詞賦雖蟲拙山林習氣多角巾全不整長日臥藤蘿

其二

盤谷藏脩竹雲堂吐白雲映空搖水碧面勢坼天文
露頂參龍象冥心入鳥群金繩如有覺空地會平分

其三

烏皮聊隱几紫蘀濕栽冠曝髮雲門嘯澄懷法界觀
風花時点〻竹樹靜珊〻直作匡山社金池繞絳壇

其四

酒聖能齊物鶯歌解損神雲霞千挺竹江海一晴人
蓬落違闊直浮游得來真故山芝朮在終不誤風塵

新桑石湖草堂二首　前　人

山枕五湖水堂開千樹林棟梁天下任鸞鶴野人心
獨擁南峰秀平臨北斗侵吾生嚴郎慕洒酒一披襟

二

蘿帶還初服山尊落草堂獻書長不達招隱得相將
勒字芙蓉壁繙經紫翠房百年何自苦來劍欲摧藏

楞伽精舍話子重　前　人

精舍擴開千竹林翠微隱藏石湖陰偶怒雲霧窺青
壁入戶山泉寫玉琴向秀真為攀鳳侶孔明那作卧
龍吟草衣木食吾徒事江海冥〻遲暮心

夜燕石湖草堂　前　人

風竹冷〻虛草堂春星歷〻牽琴張冥栖自許專丘
壑痛飲寧蘇與鸛鶴歌曲玲瓏花鳥恨舞衣飄香薜
蘿長十年獻賦頭蓬葆明發天台度石梁

楞伽山栖　前　人

山栖朝日盪雲胸坐見桃花映遠峰黃鳥美晴濁音ゝ碧天生媚水溶ゝ齊梁殿角丹青古吳越山河錦綉重陽說平生飛動意十年空聽上方鐘

雨後從湖過楞伽寺　前　人

湖上群峰環翠屏雨餘泉縕香玲瓏鷗見故傍山入艇江漢誰占處士星野寺松杉叢古殿竹林風日淨虛廳空山自結荷衣侶石獨來翻貝葉經

散步楞伽諸院口占短句　前　人

高下禪房依碧山花枝冪歷鳥關關風光處ゝ能牽惹埜鶴孤雲不記年

卷三十一

羌

卒業治平寺示同志　袁　褧

千祿洔黌校卒業投山林山林從吾好文史可娛心我叉染華筵輸東逾新全淨域寡營慮積與共披尋嚶ゝ和鳴鳥揚團流好音叢竹無俗氣嘉樹多清陰陶情托毫素還與唯幽琴寂滅理無味清虛念斯沉大道究玄覽物滓澄冲襟言示諸同好懶惆觀茲吟

石湖草堂成即事書懷　前　人

弱質弛耕收幽悰春丘壑章句非吾好狗物豈云樂工拙貫遺己焉能廉好爵減跡投蓮蒿泰狗對山郭衙寫諸良知萬輸時閒作茲山蘊靈異新搆果宿諾幽妙難具述烟霞殊丹臒經始寡人力垣墻謝葵削疊石即故基傍岩無改鑿扮拜羅軒楹藤花布帷幕政雍列岡巒抗館來為崔暮春美遊遨即事多歡謔圍桃舒紅英林皇包紫蘚物存觀丰容深衷遂栖托過時任偃息道情永寂寞將貽飢瓜誚抚躬媿虛薄

乃集[illegible]

[illegible]

治平寺　皇甫濂

風中到香界獨往意冷然步引花木亂坐看洲島連林寄空水濱院生雲烟正此化心寂鐘声松外傳

同子魚風雨舟往治平寺　顧　璘

卷三十一

早

伍胥城東月映樓越王橋下雨隨舟石湖噴薄魚龍氣水閣沾濡鳥雀秋竹徑僧房人隱ゝ酒杯香篆夜悠ゝ平生白首相知侶對宿空山興轉幽

治平禪寺化造竹亭疏　唐　寅

竊聞調御大夫身無剎而不現歲寒君子心体寂而長虛飄云草木之無知皆是龍神之擁護茲寺治平禪寺搆基南渡勝概東吳聖凡同所皈依河山鍾其秀而雅旅佛土就云寸草不生回向塘旁便得六根清淨是以香幽世尚擊節而悟空清平禪師指竿而說法意欲前輩食餐東情謀建草亭翼輔蘭若波清

池水足咏壇欒王地伽藍寘空鑒証撰茲尺牘用告
大方闡三徑以招賢者筍根之稚子種十个以醫俗
延林下之清風幸拾餘資共成勝事謹疏嘉靖壬午
仲秋既望晋昌唐寅撰潁川陳淳書釋方正立石

治平教寺在上方山下梁天監二年僧法鏡建旧
名楞伽寺宋治平元年改今名寺有石井僧入刻
字蓋楊素移郡横山時也　國朝嘉靖三十三年
井復浚出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一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三十二

長洲錢穀叔寶集

寺院

與客携遊寶積山遂汎石湖　高啟

雲山擁春郭烟花漲晴川看花入山中諸峰恣攀緣
客吹玉管笙合以金柱絃清音度碧嶂松風助冷然
宛若鸞鳳吟要取入紫烟行人盡猗首謂遇雲中仙
下山興未闌相携更登船虹收嶺外雨鳥没湖中天
亂翠破夕陽樓閣影到懸酒傾綠脂膩鱠作瓊絲鮮
獨恨無紅妝清波照嬋娟微風吹帆幾欲延歸途延
衆賓起惟吁船反水浸觚迴艫掠寺過鄉揚山門前
此地有離宮美人豔當年羅裙罷春舞草色餘芊綿
況我昔此遊尉蓋千里連重來復誰在新知滿中筵
人事竟若斯今古俱可憐能遊即称達何須問愚賢
我欲叫馮夷捧月出海邊醉後不歸去相照舟中眠

寶積寺八咏　謝縉

平湖澄碧鑑虚閣瞰清波有月心同賞無風水自磨

右清鏡閣

楞伽千載室蘭若一函經為問看經者年來幾百齡

右楞伽室

影向湖波落青臨梵宇開上入趺坐日高處作層臺

右青蓮峰

一逕離霏襍冥々掃不開空中聞錫响知是有僧來

右白雲徑

碧甃寒相對潆渟西復東不緣居一地那得兩心空

右雙冷泉

石徑穿雲去山亭傍路安坐來清潤積吟袂欲生寒

右翠微亭

層樓向滄海月出頂能期想是憑闌處人間未見時

右先月樓

欲識古人趣當玩古今心古心既自得視古猶視今

○○右玩古軒

○○又八咏　趙（失名）

○○白雲徑

迢々白雲徑縈帶入山林未測幽通處氤氳幾里深

翠微亭

山當翠微半渟住白雲間分得千峰秀都由几席間

清曠閣

高閣登臨處平湖一鑑澄照心兼與影時有倚闌僧

雙冷泉

滋益功能並寒甘味更同只疑深坎底潛有一源通

楞伽室

高僧栖息處閉户讀楞伽山遠無人聽空中自雨花

藏暉齋

外物豈能昧有光中自韜莫期幽隱室昭晰見秋毫

先月樓

雲收山吐月樓迥獨先窺清景非偏照迷方見自遲

青蓮峰

亭々青蓮峰何年自天闢雲散石湖邊千尋淨如植

遊石湖寶積寺追和危太樸　吳寬

禪堂擁翠総雲岑誤認天平萬石林學士設歆來外曲道入偏袒坐飲陰泉別澗溪多鹿啄松木空山或野禽亦欲他年問倚棹繞湖風雨聽龍吟

寶積寺在橫山下隋大業四年僧永光建今廢

題橫山寺　戴叔倫

偶入橫山寺湖山景最幽露涵松翠濕風蕩浪花浮老衲供茶盌斜陽送客舟自緣歸思促不得更畄遲

楞伽寺　高啟

夕陽下西障返照東湖水來尋古寺遊楓葉秋幾里叩門山猿驚維馬林鳥起鐘声出烟去半路漁舟裡

楞伽義未曉癡參方自耻欲打塔碑銘從僧乞山紙

同　周南老

曳杖行春橋擬向招提宿路過橫山阿門抱湖光綠
尋幽得清境探奇極遠矚山頭屹浮圖銘碑立蒼玉
大業覩瓊書秀整殊不俗老眼為渠醒摩挲再三讀

又　繆宗衍

疊嶂來山尾平湖對寺門登危適近郭望迥更連村
客醉迷花畔催歌坐樹根不煩留煮茗雨過井都渾

送辰長老住橫山寺　鄭嘉

紫壇烟凝鶴迴翔清磬冷〻出上方邑畔異花薰講

席澗邊修竹護禪房東林結社蓮初種南岳分春茗
下香三伏炎蒸應不到綠蘿風洒石龕涼

上方　姚廣孝

蓮宮據山椒岧嶤去天咫風香花雨新僧行白雲裡
幽沉樹樂靜蕭散烟鐘起人登石路迷依〻綠澗水

遊上方小酌僧舍　吴文度

上方氣墊湖山勝老我登臨思惘然一鳥影沉秋水
外千峰勢斷夕陽前青尊白髮酬今日畫舫來嶽記
昔年獨倚危闌重平古荒臺樵唱起蒼烟

上方山懷古　錢復

亂山高下半雲裡曾築樓臺倚翠崖勾踐有謀臣范
蠡子胥無計佐夫差蒿萊滿目悲吳苑麋鹿成群入
館娃千載越來溪上路行人一顧一興懷

踏莎行　秋夕宿上方寺　韓奕

秋水平湖夕陽低樹扁舟還覓來時路到城料得幾
多程停棹為欲尋僧去杳〻松蘿冷〻鐘鼓上方
更在雲深處髯然揖禪話今宵從師要了無生句

上方山樓春眺　皇甫涍

落日攀漢樹看山倚畫樓竹烟蒼際合蘭色雨餘流
疊嶂春爭入長天雁獨浮知予千載意遙在五湖舟

上方寺有浮圖在楞伽山上一名寶積寺一名
橫山寺豈皆一寺蓋不可攷但碑中云橫山蓋當
時未有楞伽之名此山固橫山也

与戴叔倫遊寶華山寺因宿　陳基

上冢桃塢原尋僧至華麓舟汎石湖清茗煮銅泉綠
山空木已落天高氣弥肅松月有餘輝共向西齋宿

宿寶華寺　袁袠

杪秋修憭慄涉晨事猶豫川原殊氣候臨眺亦寡趣
環堵澹澄潦平陘多荒霧水禽紛飛鳴葭葦莫零露
衡風揭夕波進帆迨廣渡雲霞異秫翠山麓眺昏暮

游林欝岧尭始与賞心遇丹楓對陽阿興臨咸可賦
月出照古澗蒼〻隱寒樹法侶欣招邀禪寂夙有慕
清曠昇氣襟沉冥覩良悟萬事徒龍蠖短謚輪情素

宝華寺在宝華山旧名智顗禪院錮〻尊者嘗卓
錫於此寺有錮〻泉

太祖高皇帝御製賜僧無念詩（有序）

皇帝諭僧無念佛生西乾爲淨飯國王既長悲憫衆
生罪重皃山偲深曠海因是有警於衆去因緣遂入
雪山栖凷屋樹六載道成歸演妙法天人感聽其所
說也爲戒生死〻生其釋伽之道靈通上下妙貫三
界傳破衆中此其所以尊稱大覺金仙此也迩來通
靈侵秘奏知有僧無念者方今群僧中是神僧者也
陛下可召會之於是即遣內臣帆舟星馳數日達
京師即日而見朕目是僧雖壽有年其頂相巍然色
声俱備者嗚呼自童子忘慾至於壽高自受業而戒
人辭本師之席雲水衆中尋方問道謂高名而不已
方乃內觀億身外無身戒外無戒在處有佛又何指
方尋佛本性即佛〻外更何有佛〻外更尋他佛又
何佛之有哉今無念定若河山戒應日月于斯之時
獨出去界念僧他日脫去其名長壽如日月在天猶
諸水所在有水無水　豈不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嗚呼久同天地名垂不朽此無念
者也

從師童子問青玄去事茫〻學坐禪羽出漸知身是
佛老來悟得性通天來門不渴藏金鴿茅屋巢栖飲
碧泉召至九重談妙法問伊落魄幾經年

覲畢歸舟

舟行帆飽花机玄船室堪栖老衲便兩岸樹推風力
健一江波湧蜃威豈部鄭誰問黃粱夢火室渠泰不
二禪午夜雪山星忽見前三〻是苦空年

懷僧無特賜松寔詩（并序）

朕於庶務隙中將去人心意較之是非折之兩端思
之再三謀之不已其人之情意變態多端倏此倏彼
是非混淆紛然難折朕閱人既多歷事且久尚不能
治不善而安良於仁壽之域此果不師古而有此善
耶抑人心不古而亦有此耶嗚呼靜觀熟憲人之情
意始至古今倏然忽焉反覆不常艱於治政古人有
云犯刑憲如飲食嫉良善如仇讎信有之不誣也嘗
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教而自化不治而不亂此大覺
金仙之道也朕於繁處中觀瞻佛之道者能如是快

美哉出三界而不輪廻神通妙用無碍於上下逍遥
乎兩間出去者也前者僧無念戒精明於皎月定慧
穩若丘山暫來一會去此常懐〻不已之遺人就見
特以松筵供之兼詩労之

志空五蘊隠藤蘿深行由來積歳多山鬼鑑知常擁
護水到處毎為訶戒如皎月天將説定若咸鬼去神
欲歎幾度有時懐善者命賚松筵詣盤陀

賜僧無念用松筵詩韻

談空幽隠入烟蘿路合松苔歳月多問道無門明五
教進齋何處受三訶残經對月從容誦補衲朝陽自
在歌似影山間真寂寞傳灯松下任陂陀

与駱蘄州驥沈石田周馬清痴愈同遊玄墓
夜宿萬峰精舍同成十二韻　徐有貞

山水為吾癖平生不厭遊毎逢康樂履時泛米家舟
石磴穿雲遠林扉入洞幽問途從野老結社集緇流
自喜逢清去誰能免白頭夢空千代事吟破五湖穐
嗜酒憐彭澤參禪悟趙州閑往招二仲亭擕擬三休
畫与天机會詩将險韻酬慈應羞伯越良也幸封由
邀月聊傳盞臨風獨倚樓求仙聞即是何必問羅浮

山樓雨晴同諸公臨眺具區林屋景象天開

遂成聯句　前人

湖上雨初晴分明見洞庭驟天光同映日山影倒含
青貞有水鳥依清浅風帆度窈冥周酬來豪興發吹笛
与龍聽愈

和公素韻　前、人

蘿逕縈廻手捲扱上方只在白雲間鹿眠花下僧傳
法鵲噪林前客扣關石礀流泉和声响松梢落雪點
衣斑欲知何處宜歸蜕秋月涓〻水一湾

偶畫贈別傳上人　杜瓊

欲尋間處遠登山為愛山房又寫山好被山靈來笑
我此生何事不能閒

入玄墓寺　吴寛

高登鄧尉山還入玄墓寺老僧具衣履出門迓予至
落〻長松間一徑獨深邃幢旛鐘磬声鳥雀少驚異
仰面睇山腰殿宇危若墮長松掃清風脩竹自為彗
結夏四五人趺坐更無事樹藂三果懸草深井泉秘
旋登小樓幽洞庭正相值洋〻太湖波兀〻林屋翠
始知衆山中此寺真画筍音聞萬峰老卓錫據此地
道行既孤絶遺言有高致化去動吴人金帛爭布施
歳久骨當朽遺容未全毀被堂畫仍開向来之佚饋

惟餘佳山水不改太古意磨厓紀勝遊吾當一題字

玄墓寺　王禹

馴鴉驚客散種竹与人齊春色閒門靜泉声試枕低兩山何似裂一劍不空提亦愛全身地誰能學馬嘶

春夕宿萬峰高閣晨起留贈敎堂長老　陳霽

披雲上翠微春山縱芒屩和林變眀姿菲〻陽升灯濤驚風繞松泉鳴雨飛蹬躡磴石多欸扱岀嵩猶弱空翠拂人衣覽之不可握荒基漫苔痕幽龕翳蘿幕巨浸窟潛蛟層厓樹巢鶴宇古舜掛猿禪枯灯寂寞

波游揚素帆雲臥栖香閣睇茲山澤癯外物徒濩落紉蘭擷瓊英斲笋栽冰蘖思遠境偏奇玄悟情無着願隨王子由吹笙向寥廓

過鄧尉山題天真上人新禪院　王鏊

手斷嵌岀鄧尉濱五湖風月自平分鐘声夜扣林間雨蝀氣朝橫嶺上雲慧眼又傳新法嗣幔幢曾折古魔君我來亦是尋常事信息誰教野鹿聞

爲湛上人題畫二絶　徐禎卿

漱〻洞庭秋水澗輕舟搖動碧琉璃松枝不隔東西望楓葉寒塘露酒旂

布衣藤杖袜芒鞋貪看青山獨偶來心与白雲元不礙長天一鶴忽飛回

錦上人西堂有作　陸無褰

滿山微雨竹烟昏路轉桃羅又一村石燕避寒春落子籜龍驚暵夜添孫危峰登嶯天初肉缺沼當岀水半渾頭向西堂分半榻禪翁莫厭客敲門

宿遵上人房　王寵

山僧不厭客留我宿雲島藤蘿半街日轉覓江山好古厓暗於墨平湖夜如縞遙望錦中次萬象皆垂倒道人下山去爲我摘芝艸渴飲石榴羹飢食鸓鶡稻

石林含雲凝清寒逼人腦自非烟霞骨安能此投老明發又入閭虎溪相送早

和　湯珍

既登烟霞嶺回宿烟霞島日出群動息岀屋更幽好泉鳴樹間琴月曳湖中縞雲軒夜生白萬想盡傾倒巡庭悉琪花币地皆瑤草坐之綠竹牀飲以金蓮稲金偈静降心宝薰清入腦始知名勝地偏与僧栖老一宿媿暫留晨光動林早

贈味閒長老　顧禹臣

萬玉青林表依然見遠師貝靈翻葉〻蓮漏滴遲〻

壽域淼黃菊名山見白眉身心兩無碍自在倒朗顧

題萬峰寺　徐縉、

憶別茲山二十年夢䰟常繞白雲巔湖光山色如相
待竹徑松堂亦可憐嬌鳥偶啼吟几外寒梅故故酒
尊前洞庭西望烟波渺媿我時乘范蠡船

宿玄墓寺碧照軒　蔡羽

親躡山中雲逶迤樹端閣閒窓太湖來當几孤帆落
步々玉青葱曲々徑盤錯雯倚千尺樹頻頫陰廊脚
兩戲色山烟空黛真寂寞飛歸出雲外猶疑十洲薄
翠石寒瑳摩蒼藤老難斫羅衣濕山霧瓊水飲中酪
幽緣苦不久一宿深自怍同來虎溪游由邇在丘壑

碧照軒　皇甫涍

森沈轉幽徑遠近含澄輝秋色引初曙孤軒當翠微
玄言應虛籟宴坐發清机結性從茲遣丘中無重違

題山偈　蔚萬峰

玄高向午面朝湖三鳳三龍天下無左右環盤前後
澗此山真好立禪徒

玄墓寺名聖恩菴在鄧尉山之南岡元至正間僧
蔚萬峰自抗來止于此初蔚辭其師千岩請所往
答曰汝名汝所止也及至鄧尉乞業承三氏地結

菴居之其徒大集鋪敘三十年遂成精藍爲吳中
名刹　國朝洪武中僧普壽普隱永樂中僧智璿
先後重建內有碧照軒今爲勢家所有漸廢無孜
矣

送僧還文殊菴　劉昌

袈裟何地更相逢一錫東歸隔萬峰松偃旧窓僧臘
久花薰晴殿佛香濃空山晚叫巢雲鶴古洞春藏化
雨龍定起有詩還自寫下方驚起夜深鐘

文殊菴在金山東麓以獅子山相對故名亦名金
山寺元至正間僧時蔚建

宿靈巖山　戴叔倫

馬疲盤道峻投宿入招提雨急山溪漲雲迷嶺樹低
凉風來殿角赤日下天西偃腹虛簷外林空鳥恣啼

靈嵒寺　張祐

靈嵒寺　范仲淹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
雁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向花猶笑往事多遺石
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

靈岩寺　趙　禹

我爲茲山好登臨到日曛岩盡餘暑雪鍾冷入秋雲萬咏唯僧助屢頻与俗分明朝入東禪因得識吾文

靈嵓寺　周南老

招提名秀嶺昔吳館娃宮繁華消滅梵宇崇禪堂雖深翠壺閣逕遠空曾來西土僧繪像遺廡東赫靈示神異往來咸信從洞〻大智灯明光破群蒙

同前　高　啟

閣上香臺望下方漁村樵塢盡蒼〻傾城人遠苔生徑歸寺僧稀葉滿廊雲散池邊畄塔影雨來閣外失湖光興廢皆可何須問獨自吟詩送夕陽

過靈岩一首兼簡載師長　鮮于侁

馬繁蚕叢車馳轂終歲塊嶸常碌〻喜聞岩寺並山腫路轉清溪入幽谷下竹山口疑洞天窮深一上翻平田十層臺殿隱林木四面石壁生雲烟山僧迎門笑相揖爲語祖師存往迹屈指於今八百年已在西來達摩前鵠鳴飛上黄金地錫杖湧起清凉泉境稱四絶名天下天台石橋乃其亞千峰不改幾寒暑一水最憐秋月夜半生遊學頗艱苦且向空山老此身也知方丈安禪處解笑東西南北人

靈嵒次庾子學士韻　陳　基

岧嶢千仞頂高閣倚空開竿吏棲禪處吳王避暑來汲消尋甫井弔古上琴臺回首長洲苑層城擁翠堆

靈嵓　前　人

石湖解纜日高春同上靈岩最上峰紺閣下臨波萬頃琴臺高入翠千重客同弔古頻登閣僧爲迎官誤擊鐘一碧五湖如鏡淨扁舟歸不計雖從

遊靈嵓三首　周伯琦

吳宮花草久爲塵千仞空山擁翠雲閣面湖春瀲〻天池浸石碧粼〻諸侯互勝猶爭奕三世如來邦現身白杖獨閒畄秀氣清游訪古及芳辰

丹梯百折到松林連抱直杉歲月深永巷廊虛曾向屧荒岡臺古不聞琴娥首傾國悲生樂麈尾空談後視今山下良田川似剪一區那得老雲岑

重游已隔十三春織綠嬌黄幾度新白髮無情添去態青山有約待詩人菜花間麦畦橋錦薛荔紫藤樹簇鱗香徑斜陽啼杜宇迴舟圓月挂城闉

靈巖山　陳　方

客吳十五載始上靈嵒山入門地如削凭險絕躋扳孰云念鄉國不復憂險艱回首楚与越茫〻一氣間

向來朝會時自謂去百蠻焉知王氣衰空添禪栖閣山川自瀟洒木石銑斕斑俛首萬里外浩歌風雨還

題靈嵒寺壁　倪瓚

我到靈嵒古寺中雲烟樓閣鬱重重今朝醉到山前石留取綸巾挂偃松

遊靈嵒寺　前人

此山勝景玄賞旧遊今日皆非籃輿林間烟暝爛柯谷口忘歸

靈嵒寺　曾禎

青山瑩閣共嵯峩玉輦曾於此地過洗硯池頭荒蘚合祿香徑裡落花多英豪有恨嗟誰在歲月無情奈老何欲問鴟夷旧踪跡天風吹起太湖波

又　王珍

谷口遙聞晚寺鐘又陪吟侶到山中半空樓閣千峯擁十里藤蘿一徑通松下白雲封丈室竹間流水响連筒笑予好酒非陶令結社何衡覓遠公

和況太守登灵嵒韻　談震

騎馬看山度水涯楓林紅葉醉霜華欲窮西子曾遊處踏遍蒼苔一徑斜

路轉峰迴石磴遙花容含露濕宮袍泌空闌畔登臨處水色山光景倍饒

登高正值菊花時借榻禪房共鶴栖范蠡不來西子去五湖烟雨望中迷

登靈嵒寺　劉珏

攀盡藤蘿躡盡雲上方纔到又斜曛花空越女曾遊徑草沒蘄王旧冢坟往事不須遊客嘆山却与老僧分浩歌歸去扶殘醉驚起松梢幾鶴群

遊靈岩遇雨次日至靈岩晴　沈周

已向靈嵒雨裡行靈岩天肯放新晴却從昨日論今日道[illegible]無情還有情花下得追佳酒伴石頭多認旧題名人生樂地休輕別況此春明与太平

陪計常熟遊靈嵒　前人

伯業消沉突此峰使車登覽夕陽中衣沾雲氣疑身杳酒挹湖光奄眼空翠雨屧廊含匿币綠陰琴石樹玲瓏下山更弔蘄王墓十丈穹碑萬古忠

次韻　許宗道

直上靈嵒第幾峰湖山烟景醉眸中吳王寵幸千金地宮殿嵯峩一炬空古井湧泉甘冷冽方池印月碧玲瓏豪華已盡徒興慨酹此椒漿吊古忠

靈岩寺　晏讓

來訪中吳第一峰石林高聳梵王宮靈岩雨過千山
碧香徑花飄十里紅步轉長廊空响屧客來深院喜
聞鐘抱琴更与凌高頂回首姑蘇夕照中

次下脫韻字
增

次韻　陳穎

石磴穿雲入亂峰松陰停騎扣禪宮探廊芳草人何
在香徑春風花自紅千古琴臺空對月六時花雨但
聞鐘危闌俯瞰平湖近一曲漁歌感慨中

靈嵓寺　涂珵

靈嵓佳境古禪宮殿玲瓏透碧空天際湖山蒼霧
裡林間茅店鎖霞中猿哀絕頂琴臺月鶴唳西施洞
卷三十二
十八
風昔日香魂何處覓惟存餘景見遺踪

遊靈岩　丘霽

風冒雨貴躋攀豈是有興愛看山斷國中興猶有
宗家南去不知還寫碑剝落烟霏外孤塚荒凉草
木中千古英雄有遺恨九泉羞溢懦夫顏

又　趙同魯

吳岩臺殿古離宮今日繁華事不同當日計成歌舞
散捧心人去綺羅空夕陽荒草幽栖處剩水殘山感
慨中一段興亡誰管領野花啼鳥自春風

又　聶大年

逆逆曲徑接平沙一上香臺望眼賒幽澗泉渾初過
鹿高林巢動亂歸雅白雲洞裡入仙境綠樹陰中釋
子家下有田園千萬頃纍纍木黍閙桑麻

又　杜庠

聞將往事問田夫越國兵戈入戰圖不待館娃歌舞
散知扒范蠡已歸湖

又　伊乘

未愜登臨趣兼懷悵望心洞遊環珮遠寺擁薜蘿深
吳越有興廢河山自古今松風臺上起猶似韻清琴

送僧住靈嵓　王汝玉
卷三十二
十九

百花深寺處猶指旧吳宮事往人何在香消徑已空
今朝送師去茲地闡宗風別意兼鄉思依依雲樹東

送北瀚海住靈嵓寺　張適

字當在滦字上
今改者更為三行

靈岩古招提飛閣涵太空我昔登其上題詩碧雲中
滋松蘿雨衣含澗谷風訪古思耿耿感時心冲冲琴
於焉送吾子同之尋旧踪境空亂天花林迥响鳴鐘
車行渡石橋僧候依岩松喜子道門秀應能振禪宗

次韻　劉纓

官身在告無他事故國佳山得肆遊画舸春風開碧
水息輿晴日上胥丘飲能從量緣多病句不驚人亦

起羞學习去情何足較嶺雲溪月自悠々

訪靈嵓住持清一元　賀元忠

一上靈嵓感廢興蒼苔雲樹更含情吳王宮闕空遺
址智積禪林却擅名香徑有踪疑學步琴臺絶响似
希声悠々魂去驚千載淂繼前修救幾僧

次韵遊靈嵓　楊循吉

岩隔草木本芳幽更有寒泉相繞流學道豈須勞乞
飯入山何用待封留東峰西嶺苔鞋下明月清風拄
杖頭回首古人皆不見休因越喜爲吳羞

題靈嵓　鄺璠

靈岩突兀碧雲横嘯倚巔峦百恠驚極目乾坤些子
大俯身霄漢一毫輕研池墨洗天横水琴石絃飛山
雨声莫漫乗槎犯牛斗好依紅日庇蒼生

靈巖懷古　孫碧

簿書堆裡抽身出來侍先生山水遊須辦尊罍供小
宴散從杖屨上高丘皇圖浩蕩乾坤古伯業凄凉草
樹蓋入夜迴觀更奇絶一輪氷鑑自悠々

靈巖　唐寅

山鬼踉蹌佛殿荒老僧指點說吳王銀瓶物化餘古
井柿葉秋深滿蘚廊地下有魂悲棄劍草間無處問

抄梁伯圖零落何須問越国如今也鹿場

經靈岩　謝琛

靈岩之山插天起山巔吳宮遺故址琴臺石井尚依
然不見華庭歌浩蕩春風夜靜松濤鳴丧蘚猶疑環
珮敲王叙斜處干戈伏苧蘿之女傾人城江頭古廟
蒼烟裡伏劍冤哉子胥死讒言悞國賊忠良當時悲
心太宰嚭英雄一去伯業傾卧薪嘗胆入成名文臺
宴罷君王樂長頸鳥喙謀臣驚玉頰芻狗真戚比載
入扁舟泛湖水留得空山夜月明蜀鵑啼碎吳人耳
欲將興廢問山靈野草年々春自生吳亡越伯今何

在慨我千秋萬古情

和　于範

湖畔群山伏且起突兀高峰餘故址竹臺有約偶登
臨小徑落花叩履齒吳宮不見山鳥鳴管絃化作風
雨声當年尤物貯金屋君王無意在江城相逢猶恐
夢寐裡顰与蛾眉共生死抔黛叢中伯業消不必惜
劍斬宰嚭麋鹿遊時臺已傾館娃猶存旧日名會稽
塵埃亦已久尋常興廢何須驚吳下新醅琥珀比芳
草遥映春江水會飲况復盡入豪不學巢由浪洗耳
題詩笑我愧山靈負却岩花爛熳生豪吟幸有臨川

手寫盡興亡萬古情

靈岩歌　徐縉

當昔靈岩繁盛時吳王曾此宴西施西施洞口傾城姿管絃歌舞日相隨琴臺再ゝ烟花滿香徑紛ゝ蘭蕙滋一朝樂極歎生悲越國兵来那得知臺上空餘走麋鹿江頭却恨投鴟夷離宮別館今荒跡露井殘碑半湮沒梵宇蕭條山欲頹見此空為人太息我来日暮松風生獨立荒丘山月明不緣興廢重回首祇為英雄一愴神

遊靈岩歌　顧禹臣

趺尉使者江海士及瓜已了公家事地官分司得清暇玉堂散吏亦相值追陪李郭飛仙艦曉泛春游真偶尔姑胥浩蕩開天景重湖碧峰七十二浮沉瀲灧各生態黛鬟銀盤繪屏几古木幽沉伍相祠寒食何人将芳芷吴子公塵輕攖社伯業未成謀士死長城豈侍玉顔傾故国波生劍光裡兩舟越蠡戎前輸嫣ゝ冝鴻近炯水英雄得喪兩安在術俯乾坤堪一浮湖山群　羅紫炯霊　登巘閒青蓮小輿伊軋松林午高情直擬山之巔　蔬食棊綺奇饕金美酒摇航舡前壺羽觴兼勝賞亦有鳳　和鵠絃山僧指點因借問館娃舊跡今荒涼琴臺草長迷香砌古井苔花浸乳泉銀床空挂歸何處屧廊施洞名空傳當年執黛皆尤物就中西子飄雲仙姹石如人寂無語曾按瓊筵聽歌舞美人進酒甘如飴不道降王嘗膽苦前山高臺凌香冥鏤金為梁玉為柱朝ゝ暮ゝ恣行樂臺土未乾麋鹿聚興亡豈獨悲吳越秦宮漢苑皆蕪没驕溢無度忘敗亂山河王氣終消歇我曹撫此百感生欲勸主人為曲突吁嗟富貴猷錢何電掣滙消真歎忽共君及時且行樂趁取春光明綠髮林深谿杳不可留落日蒼ゝ灝氣浮鳴騶歸路非吾頻興在晴沙双白鷗急流解組何年是掉頭不共妻孥謀縹緲峰前鄣下築清冷洞上重來猶汙漫尋山過五岳亦如黄鶴歸滄洲東風吹破眼前夢天際浮雲千古愁

登靈岩贈住持霽雲谷　祝允明

尋常一種無心物偏与空門法味俱仕尔深藏或呈露本来面目自如ゝ

登靈岩　林廷棉

春日肩輿野外行綠雲高下晚禾成愁顏剛為貧民

解瓢思偏于乂客生沙鳥向人如欲語山花過眼不知名我来豈為軌遊樂欲詠幽風奏舜廷

同　陳璚

靈岩千古館娃宮事往名存感慨中形勝當年風景在繁華曾眼伯圖空春歸香徑遊林鹿月上琴臺起寺鐘老子酣遊挂紂日一番閒詠付東風

靈岩懷古　朱衮

矗矗湖上峰遠近各含態何必躡茲岩酸風入人肺金碧想故宮歌舞花叢叢吳王樂極時脊骨流江中越山兵馬椎前溪延來處色艷伯氣消腹心向誰慮

琴臺雲故散香徑春仍瑩湖風激洞庭遺恨殊未平誰招麋鹿群日繞西施洞娟娟井中月照破千秋夢

遊靈岩　高苐

靈岩下白日萬井動秋風衲子坐烟島細[illegible][illegible]歲功淡雲浮去水清磬落霞中我亦躬耕者蕭然楚思通

同　吳一鵬

名山只在郡城西細草青青路不迷訪古却尋僧作伴凌空聊借石為梯峰頭日滿雲初破洞口春歸鳥自啼風景撩人杯入手興豪何惜醉如泥

其二

絕頂登時暑氣無群山環拱一峰孤馭風彷彿来企侶入眼分明列画圖鉅井似潭深貯月遠涇如箭直通湖勝遊継此真非易休訪岳連到日晡

靈嵒寺　陸俸

伯主餘基礼佛坛慈心落日倚闌干猿啼洞口烟蘿瞑僧掃堦前木葉乾麋鹿自遊孤月曉魚龍欲動五湖寒東風不管興亡恨吹過梅花万樹攢

灵岩寺上方　宋無

伯業消沉烟樹濃吳王臺榭梵王宮屧廊人去土花碧香徑僧歸秋葉紅颶母射岩風動地蛟精從穴霧迷空明朝江郭重回首寺在翠微蒼靄中

涵空閣　高啟

深深波濤漠漠天曲欄高棟此山巔置身宜在浮雲上縱目長過去鳥前數行秋声荒苑樹一帆暝色太湖船老僧不識興亡恨只向遊人說往年

又　陳頎

層構峰頭切太青凭闌恍若遇仙靈窓俯挹西湖水蒼螯高懸北斗星足底浮雲生冉冉目中飛鳥去冥冥百年塵海須臾事誰得身閒幾度登

靈巖禪寺永樂中燬弘治間重建今復燬惟存一

殿与塔耳

丹山寺東菴　王汝玉

地湧琉璃界天開翡翠林那知近湫隘誰意得幽尋

日酉花臺迥雲横巨闕深紺園浮露彩琪樹帶春陰

玉澗珠泉滴丹崖綠嶂臨梵王紅錦服仙女碧瑶簪

金作山龍甲米為海鳥禖鳴鐘声堆舞講法引猿吟

境静塵难染机深慮不渝頗曰清淨力從此識真心

清出詠句是

丹山寺夜咏　楊循吉

離城至此二十里翻作逕〻半日行古寺夜投僧盡

出空廊獨步月初明學披梵策言生滅借浴芳泉倦

卷三十二　芺

潔清僮僕不諳禪然相翻憐無侶詁鸝情

丹山精舍　王寵

古殿深岩曲朱門碧水閒鈴声衝鳥落幢影拂雲迴

院入斜丹繖賓迎消薜荅東來車馬道聊尔滌塵埃

崇福教寺在長洲縣三十一都丹山故稱丹山寺

梁天監二年僧左律建　國朝洪武初名僧永除

常住此除乞焚身度天下沙門

春日与王卿放舟出陳湖東登大覺寺　張適

晩日滄江晴釣舟為來林下訪湯休松間老鶴同僧

立栁外閒峰趂客遊半屋雲花分夜榻一池月色蕩

肩朕

春流高深堂上多清供琴罷香

宿東明禪院　吳寛

東明院裡曾投宿偶見前題一慨然款執亂蛩如昨

夜入門高樹知多年李方不与元方在小郎還同大

郎賢何處玉笙吹未歇山扉新月照人眠

和　李應禎

孤舟出熟秋雨晴如風半日到姚城故人天上新沾

祿衲子山中旧識名春日暮雲無限思炉薰茗椀有

餘清一寒夜生眠未穩夢迴時聽海潮声

卷三十二　芒

大覺禪寺在長洲縣二十七都大姚山梁天監間

僧道邦建寺有東明禪院最為幽勝

宿天宮寺　陸容

閒游三日滯天宮寓亦西齋雨又風睡起牀頭書帙

亂興來墻角酒瓶空寘蒙野色迴寒碧狼搖春痕平

落紅別後只應如杜老衆梁扶司念昊公

再至和前韵

此度停撓入梵宮擣花香裡坐薰風閒心頗為江山

奪寞理元非夢习空雲隠小窓禪榻静日斜深殿佛

燈紅畄題欲和鴻泥句誰復才情似長公

天宮教寺在胥山南太湖之濱梁天監三年僧汰雲間山唐德宗時重建宋天聖中重修進士張亦記

昭明寺記　　虞集

吳中多古佛寺往々有蕭梁遺跡郡城西四十里曰錦峰之昭明寺相傳以爲明昭太子所建故曰昭明或曰錦峰之山産文石中爲用器華釆炫爛故有是名或曰其寺中據伏衆群山如屏如翼去寺皆遠無所障蔽其稱昭明之名此殆是也然而不見於郡志豈會昌沙汰之後日就頹廢修志時泯沒不聞故也

宋嘉泰中里人周氏子爲僧　穹窿白馬寺曰南公歸省其父々曰吾老矣汝毋遠　南乃即昭明故址葺之以居辛苦勸乞周父又以其財力助之已而施与者日至歷數十年法堂僧堂廚庫粗備土田稍爲人所侵有者以漸來復其子本立寔相其事南沒立即任作労思成南之志益殖美壤作佛殿門廡方丈之　度弟子九人約以次相繼嗣主院事至元中執事浸用懈惰遂以中微南公之頹力幾息矣一真始出乎其間大有以克闢之山林廣袤而林木足用土田易治而供粻有餘矣屋宇華麗內固外完其計慮久遠者日以周備矣昔之處此者不知有紀述以待來者是以數起數僨相尋於數百年之間而莫之有定獨真公知以此爲意亦自其積之不易而成之不可忘也噫爲佛者之初固不以植生營業爲務然而四方名勝之處或因於主者之不一徒衆之集乃至失其所依曾不若去鏈而守之者之爲遠也然而得其人則易以興不得其人則易以衰物理之寔然豈特昭明而已哉然則真公欲爲記之也宜矣予之先隴在吳者与其寺相望爲鄰故不辭而爲之書錦峰旧有宋穆親書　賜貴臣之家者今由昭明寺云

年　月　日虞集記

懷陳寅山人時居西山昭明寺作　高啟

閒看西澗月秋閣与僧開正是相思夜鐘声君處來

昭明寺　陳基

山居有餘樂缺避良不孤生多濟勝具豈辭足力劬處々青蓮座人々僧宝珠雨花無宿蒂玉樹盡僧株勞生局形跡矯首謾踟躕

昭明教院在吳縣錦峰山相傳爲昭明太子所建或謂山産文石故名然不可考矣唐會昌中廢宋

嘉泰中白馬寺僧南宮重建宗理宗書賜鄭起潛
錦峰二字藏寺中

光福舍利塔記　　唐崔鵬

式觀元始取靚玄風夏巢冬穴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一寒一暑一陰一陽其道雖分萬彙猶　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然後歷堯舜至周孔由是釋像興焉及乎東被大漢尤加崇飾按牟子云佛生西竺假形王家即其生也又拂衣双樹脫　金泳即其滅也雖然示生滅之相拒加恍惚之道何異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夏澗者畢世不知其底吾以此觀之佛理不可盡也若夫舍利者即金人之遺骨堅剛不壞變化自然西天欲之立為塔廟昔有王見而不信吳王脩以效度迤運南移年代頗久大哉寂滅之理豈一魯男子以探其好為余素不甾心畧為叙事故經云若能起塔供養皆獲福田此乃聖教所談事豈虛謬同知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雖則玄妙難求而寔精專可驗光福寺者即梁九真太守顧氏之家山也士有惡嬾塵網棲植善遂捨林泉建茲佛刹根立寺之始其由起為斯地之銀闕移來洪波架出碧岫孤聳青天下臨洞庭勢控吳苑上止斗牛之宿旁連太伯之墟何必鼇負蓬萊蜃吼閬苑歇譙俞于片石臥禪子於幽林草樹丽而攢花杉蘿深而蔽日長松古栢緣情無塵世之机遠岫平湖來目入畫屏之色其僧自相謂曰此之靈境爰有上方可以建立亭臺而莊嚴塔廟既而不日不月其功就焉斯塔也梁大同之中建矣唐會昌之末燬焉興廢之由是其一也然則基址雖在而乃烟蘿以荒於時咸通　天子明睿四方清平野人入朝賢士出世而我吳郡之一也鸞鳳異態龍虎殊姿嘯傲雖同孤高自得雪霜徒侵碧色松崖埃難染白璧光豫陵臥時国之賢良鄭均間時位齊卿相魚腸之劍利斷鯨鯢龍頷之珠光浮日月燒金屑玉間進蓬島之仙豹月歇風隱笑武陵之客公不惟優游儒籍然亦探奧釋門故儒則素王間生於釋乃金人謫下則知人情難及智用全殊每登山而踟躕同鷲塔之荒竣是斯塔之將興也一則合天中后聖德遐被慈心傳施行是日之堯風徵當時之漢夢于是三寶起跡十方歸心布金秪園圖像花界今者又澄清域外鏡朗天衢金柯闘鷲背之花宝位乾銀河之浪玉潰丹甑坐分瑞應之符譙子漁

翁眠唱太平之曲　乃遇公道窮生滅心達苦空信歷劫之迷途悟法門之了性追吾家之旧迹再葺蓮花護吾佛之真身重修宝塔然後增基表刹雖草闌林剪荊棘而雲平列松杉而洞出時維三月節屬九春鶯吟風而千般草垂岩而万種走金棺而心動羅宝蓋而雲陰緇徒共聽士藉咸悅芙蓉座上飄三界之異香落蔔花園　大之法雨是時也祥雲結綵氣盈於竹道之坛慧日澄華照耀於燃灯之位公乃覩相生善至誠感神遂發善心爰命工者于是依憑氣象結搆規模初標霞貫之蹤漸着凌雲之勢亦有飛閣周繞回廊接連石工呈奇巧之才梓匠設雕鏤之妙壯觀而龍蹲虎踞巍峩而仙掌蓮降綉柱屹而星攢雕梁絶而虹指撩映而初鯨吐陵層而欲鵬飛不踰一年洞就工畢斯狀也嶮体千仞高標七層凝青霄上又若神助上穿霄漢下壓雲根豈劍閣之能齊此炉峰而尚峻鶴歸天而一駐雲收霽而半開簽郢客之詩情壯吳宮之地勢金輪縹緲亞日月以高明雁像參差拂虹蜺而若動偉哉塔之美也其功者莫維爲至若遊人訪景淑女尋春入幽徑而杖藜步晴崖而拾翠巢鳥映葉嵐烟惹衣苔鋪石而霞斑花

映峰而綺合高櫳闤闠千家之臺榭龜文迥瞰林峦四面之波濤練色其乃金殿函勤銀露催寒何用悲秋正堪憑檻天朗而雲霞美錦風高而松篠張琹葉皷之浦上漁歌蒲蓼之之汀邊雁影疊浪栽古人之素群山閑少婦之眉開謝客之愁襟抒休公之佳咏松間踈聲伴高鳥而飛來湖上軽烟映孤帆而掠去斯塔也非公不能見矣斯景也非公不能形焉時有刁當僧道屋文賛崇建寺皆以高空故月深谷奇松挂衣錫而雲間臥烟霞而鶴瘦真宗真理金言積于情田無垢無塵玉蓮生於　土且少人識此求劍材非利錐　焚者　壁角常嘶于未達辛苦十載無思蚊夢之微搏躍九衢頗有龍門之志曽勞閑戶何宮仲舒之三年潗念無家更甚相如之四壁推公不揖賓微詞佃命作斯文操觚長吟永日忘輟何以著公之美大揄芳風詞曰

皇堂之去運变千秋産公之才當代風流判聶之氣金張之儔但樂風月不干王侯英明少年卓犖公子微貴巨榮時人鶴視洞天竺黃春風不起金谷開花玉堂攜妓南山積石北溟揚波紀公之德未足爲多

年　月　日唐崔鵬記

光福寺在吴縣鄧尉山亀峰上梁大同間建寺有

舍利塔

奉慈菴 吴寛

梵寺堪逃暑登〻遠扣閑林深長得樹路轉又逢山

石鉢分中飯雲房借半間玉茶花落盡坐抚不知還

奉慈菴在玄墓山麓宋靖國元年僧明昕建

賦得寒山寺送別 高啟

楓橋西望碧山微寺對寒江獨掩扉船裡鐘声催客

起塔中灯照遠僧歸漁村寂〻孤烟近官路蕭〻众

葉稀須記姑蘇城外酒烏啼時節送君違

寒山寺 胡纘宗

半落寒山寺鐘声自往年海風臨客枕江大傍漁船

不聽禪心寂偏聞旅思懸誰家管絃急歡笑玉樓邊

送僧道性往寒山寺 劉溥

寒山寺近闔閭城老衲久燈向此行地接楓橋江市

遠林開松殿野雲平肖經暮雨三衣重影度秋潮一

鉢輕後夜相思何處是滿天霜月更鐘声

陪元侍御游支硎寺 劉長卿

支公去已久寂寞龍華會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

林峦非一狀水石有餘態密竹藏晦明群峰爭向背

峰〻對落日步〻餘青靄香氣空翠中猿声暮雲外

畄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囙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碍

宿支硎山房 僧皎然

上方精舍遠共宿白雲端寂寞千峰夜蕭條万木寒

山光露下見松色月中看却与西林別踈心即欲闌

支公詩 前人

支公養馬復養鶴率性無机多脫畧天生支公与凡

異凡情不到支公地得道由來天上仙為僧却下人

間寺道家諸子論自然此公惟許遊遠荷山陰詩友

誼四座佳句凝積不廢禪

贈支山南峰僧 皮日休

雲侵壞衲重隈肩不下南峰不計年池裡群魚曾受

戒林間孤鶴欲叅禪雞頭竹上開危徑鴨脚花中擿

廢泉無限吴都堪賞事何如來此看僧眠

和 陸亀蒙

眉毫霜細欲垂肩自說初栖海岳年萬壑烟霞秋後

到一林風雨夜深禪時翻貝葉添新藏閑神松枝護

小泉好事清冬無外事匡牀擁羅向陽眠

平雲閣 范成大

背倚天峰湧化宮横空閣道拖双虹大雲六月應奇

絶青瑣玲瓏八面風

鐵牀（支道林遺物）　前人

八環流韵宝牀鳴古鐵無花紫翠鳴明莫遣閒人客
易振泉飛石落見神驚

金沙（沙中麩金色取煉多不成）　前人

莊炭福地守靈仙不為人間計子錢一斛爛斑光照
眼路旁饒隸往流延

遊南峰寺有支道放鶴亭　高啟

每向人間望碧峰石門今得問幽蹤路　風破冷〻
策寺鴈烟離杳〻鐘窓下鳥來多墮果亭前鶴去只
卷三十二　吴
高松一龕頗借依香火莫道詩人非戴

支硎山十三咏　姚廣孝

支硎山

南峰一何高東峰一何壯惟有定餘生時來泉石上

報恩寺

句寺烟霞裡經營東晉時支郎今不見令我起遐思

南池

秋深水更清游鱗手可漉後來觀咏人誰能繼皮陸

石室

窈〻環蒼石陰〻覆白雲深夜僧入定鐘磬寂無声

八隅泉池

風廻波不動葉落僧無声却嫌清徹底有誰來濯纓

寒泉

涓〻石上流和雲白于永永閒來試一勺令人毛骨竦

石門

曉際神龍出胷分猛虎衛白雲開復閉蒼蘚剝還封

馬跡石

堪笑支道林愛馬却成癖飛走石苔間千年尚留跡

南峰

竦立去城遠嵐霏近午消奇形常焰日雄勢獨凌霄
卷三十二　毛

待月嶺

盤〻去谷遠矗〻出林危遥推常待月不管到家遲

碧林泉

辟間瑪瑙紅澗底琅玕碧童子為煎茶山瓢汲還滌

放鶴亭

隱〻岧高處空亭杳靄間神僧去不返空望鶴飛還

牛頭峯

群山不同高一峰嵐翠逈縹緲白雲間惟見牛頭露

支硎山十二咏　（附沈大本）謝縉

楞伽閒静域開自道林與山水清佳處由來半屬僧

林中禪寂地古木叢青靄當年結屋人惆悵今何在

右楞伽院

平池澄曉鑑虛閣涵秋月時有凍形入閒来照　髮
丙穴暗泉通清漪浸碧空白蓮秋未老魚戲葉西東

右南池

寒通禪僧定凉醒醉客眠户樞從不蠹歲月任推迁
鑿石容趺坐還將石作牀山中當夏日此處獨清凉

右石室

鑿石破蒼苔青天地底來夜深寒月映疑是曉奩開
不作方圓甃池形似塔形雲光來復去孤影湛渟々

右八隅泉池

峭壁攤双扉亭々来翠微山靈雖解說不禁白飛雲
設户防來往兩厓相對青山僧無一物入夜不須扃

右石門

空巖積陰晦層厓迸氷雪下有清冷泉終年流不歇
飲来如雪味入口帶天香流出空山去能令大地凉

右寒泉

追風蹄似鐵留跡向山深神力猶訶護苔痕不敢侵
支公有駿馬已騁千里道留跡在空山猶戀山中草

右馬跡石

月出衆山盲月落众山黑朝来捲幔看氣勢凌秋色
迴峰帶秋色蒼翠聳晴昊澗底有寒梅年々看花早

右南峰

詩人一壺酒待月升東嶺松聲起濤声山風吹　影
入谷路已昏遠寺鐘報歇烟中人語諠踈樵待明月

右待月嶺

涓々清澗中長洗山僧鉢還將鉢盛去瀉向玻璃滑
泉流苔石下瀠渟映空碧上有踈篁枝蒼々同一色

右碧琳泉

久養籠中鶴如何却放歸不知初放日曾別主人非

放鶴人何在孤亭積翠微客來亭上坐惟見白飛雲

右放鶴亭

頭角昂藏出經春卧夕曛無人來問喘噓氣自成雲
懶隨年共化獨卧空山裡時有牧童來長鞭驅不起

右牛頭峰

初春山居還城却寄支硎僧院一律

楊循吉

好山不肯詩人句辜負淨嵐翠滿空梅子蛻花春事
半雨敢追冷昨宵中來尋茗椀样幽閣却上籃輿別
遠公白髮漸添身老大何緣追興逐東風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二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三

長洲 錢穀 編集

記詩

天平山白雲禪寺重興碑

姚廣孝

天下佳山水固有矣必遇乎名公偉人以發其跡然後境益勝而名乃著也興壞理亂措諸事業必賴乎才能智謀有足為者然後見其底效也山水雖佳微名公偉人以發其跡則境之蕪沒而名之昧〻者蓋多矣興壞理亂微才能智謀有足為者必不能見其効也非惟不能見其効而反致於顛覆隕墜者往〻亦多矣故山水事業顯隱成壞在乎其人若汲〻欲得過於人而人不可必得者或數千年百之間不求而自得者何也蓋物之顯隱成壞關乎氣運屬乎時緣而致然尔豈在有意而為之者哉天平山白雲禪寺剏於唐寶曆間至宋天聖寶諦大師來是山見寺之基搆狹陋不足容廣衆始開拓其場地以成大刹慶曆中文正范公愛其泉石清麗林園茂密故奏請為香火院忠宣公繼父之志遴主法席者謀諸蘇長公子瞻遂延致遠録公始革律為禪矣寺之住持非有德有言者不足以當之故歷代皆名沙門也元末

丙午　天兵臨吳城寺燬於燹蕩無所有但荒烟茂草鞠為狐兔之囿也洪武七年復菴圭禪師來領是寺復菴乃先住持士瞻公之大弟子也其戒行𥁞優𡖖畧並善故寺衆與文正公子孫謀曰起寺之廢猶非復菴不可也於是相率耆彥禮請主之雖寺恒產而賦役甚劇復菴夙夜酬應弗有勞苦况束序比丘智在左右翊翼支費撙義以興廢功故大雄之殿方丈之室說法有堂栖禪之所山門廊廡庫庾庖湢鐘魚鼓板之設熏炬爪華之所廿年之間無不備具而未嘗持一疏干一人恍然成此大業若地設天造可謂能事畢矣噫天平泉石之清麗甲於中吳文正公為之主維故境益奇而名益振寺極其廢得復菴為之中興而有以見其成効也以斯論之山水雖佳不遇乎名公偉人則境湮而名替興壞理亂不損乎才能智謀有足謀（為）者必不能見其成効也審矣今復菴之中興是寺雖經營措集弥歲不寧略不見其艱難困苦之狀可謂才能智謀有足為者矣今年秋以書來北平求予述之以示其後予吳人也天平乃癸遊之地復菴與予友頗切知寺之興廢惟詳故弗讓而為之書乃復系之以詩曰

天平之高冠於吳山林木茂蒨雲泉潺湲巖巖龍門
是為玄關雄虓既伏天狐寧拔勝妙境界佛刹是宜
迺創于唐寶誌載治堂構靚深緇徒皈依偉乎范公
朝請主維敬延紫石始習禪儀境益其勝名益其彰
靡有碩德莫據猊狀歷代繼席皆匪尋常人境俱絕
可抗大方越歲丙午　天兵臨吳欲羅爇攸百燬一
無錦繡園林化為丘墟有來遊者無不長吁復菴振
起効其才能不廿年間衆廢具興比丘智在乃同厥
心左右贊襄其力孔任棟宇蔚如丹碧爛然有物畢
備一如其先濟濟真侶安居弥堅寅夕禪修天子萬年

錢　藻

小港通行三十里亂花深淺到山西誰知絕徑無閒
地還有幽人向此棲簷上泉聲龍席動堦前林影日
星低高僧不放白雲出欲構岩巒與閣齊

又　范成大

訪舊光陰二十年殘僧相對兩依然木蘭已老無花
發石竹依前有藥眠萬戶直須竜手藥一龕何用買
山錢從今半坐須分我共說昏昏一覺禪

又　袁桷

青鞋高挂天平壁遥指雲門三兩峰禪搨已容黃葉

覆詩粼從把綠苔封曉風殘月千村鑄細雨疏烟隔水春我向京師宜老矣吳山清淺越山濃

又　倪　瓚

龍門秋月影茶室白雲泉不與世人賞瑤草自年年復有天池水松風舞淪漣何當躡飛凫一采池中蓮

送圭復菴還天平寺　釋來復

白雲泉上遠公菴我首棲禪借一龕夜竪松濤寒作雨春林花霧濕浮嵐龍門客賦詩成軸虎阜僧來頌有函楚些難田南麓定蒲團詩與話同叅

江左多年不得書范公祠下往來疏義田無恙徵科後梵刹重新劫燒餘火擁芋爐寒榻靜水添蓮漏夜堂虛袈裟曹習西方觀兇聽晨齋報木魚

天平謁范祠　陳　基

古木蒼藤開寺門清泉白石駐華軒丹青不改天平廟閥閱猶知慶曆尊四面峰巒旗鼓列一村桑柘子孫蕃皇皇冠冕餘生氣再拜令人媿後昆

登天平山訪圭禪師　姚廣孝

遠歸吳下寺重上白雲泉勝地游非偶名山到是緣僧行晴雪裡帍嘯夕陽邊開士情何厚茶餘話昔年

夏日遊白雲寺二十韵　前　人

地靈山勝絕觸熱試幽探斗近龍門險岩深虎穴嵌崖懸藤絡石波靜竹林潭谷响風前澗巒光雨後嵐松聳華蓋麗泉出白雲甘夏寔知青李冬楷識老枏嶠窺嵯匿鼯鶴搏草棲鶬捺徑猱行疾遠逢蟻戰酣岫伸眉細細苔布髮毿毿沼旭凝盤沐湖天訝鏡含歸樵仍佩斧游子每停驂一澗分高下雙峰自北南煌煌忠烈廟奕奕遠公菴桂聚香為室蘿縈翠作龕函文殊貝葉遮萼異優曇刹影晴杓遠鐘聲夕度谽東西廊兩兩前後衆三三法自齋餘說禪從浴罷叅歷奇寧有倦玩勝已成耽便欲攜瓶錫相依詎不堪

春日過天平輿上口占　前　人

樂遊那厭去程賒穩穩籃輿勝小車烟柳青邊疑野店露桃紅處是山家澗分燕尾泉來細嶺轉羊腸路入斜趣既有餘吟亦就此行應不負韶華

次韻答天平復菴師二首　前　人

清晨荷笠出江城衆與來叅肯待晴雲起東山藏刹影水流西澗帶鐘聲茶燒活火嘗新味詩寄長箴寫舊情便欲泉頭分半榻相依談笑盡餘生

獨客燕山近薊丘隨身瓶錫數年留昨朝過魯非無樂今日還吳卻有愁屋老郤園蛙產竈窓寒風雨鼠

侵袁故友猶得師存愛握手歡呼慰白頭

寄天平復菴　前　人

不到天平二十秋老禪宜是雪盈頭白雲泉上青松
下惆悵年來兟夢遊

題天平壽老方丈　范成大

二十三年再入山此山於我有前緣時人不用憐衰
病天與丹房一線泉

送壽老往雲間行化　前　人

天平船子過華亭舍衛城中次第行留取鉢盂歸院
洗東岩新出一泉清

天平寺　蔡　羽

石壁如仙掌行人輕路長千重翠鎖秀百畝綠陰涼
紫磴連瑤閣青岑控石梁白雲泉味洌得共遠公嘗

自一雲至天平白雲泉晚興　皇甫涍

鐘聲緬廻策秀色餘西岑微徑不知處白雲長自深
松窓散花雨溪牖搖峰陰獨夜泉亭月寥〻期此心

白雲泉寺在天平山一名天平寺唐寶曆二年僧
永安建名雲白菴以山有白雲泉也宋慶曆間范
仲淹以先墓所在奏為功德寺因賜今額元末燬
國朝洪武初僧復菴重建

秋日重遊穹窿山海雲精舍　姚廣孝

昔年曾駐錫此地喜重遊樹影兼雲合蟬聲帶雨收
澗循松下砌峰繞竹邊樓到後嗟難偶吟蹤去復留

其二

歷〻青山裡層崕倚曲房竹雲時駐影桂露夕團香
未暮先昏暝方秋已薦涼莫言今索寞自可勝他鄉

其三

巖棲還傍隝複嶺自層〻扣户頻來佃尋蹊每到僧
苔深終隱凳樹老尚懸藤但可行吟處題詩記我曾

其四

林屋藏深密盤〻石徑斜過樵驚吠犬田收亂鳴鴉
垣碧蘿藏葉籬紅槿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其五

迢遞青村外崎嶇紫逕間過林纔見日到渡不逢山
一室依岩險叟扉傍竹關曾看雲際雀向暮獨飛還

其六

勝處初遊日長疑別有天樓開扉納月庖接筧通泉
鐘散群峰外禽回叟樹邊也知宜眺望不獨可安禪

其七

地遠塵難到人家半隔溪放禪還候磬起曉却憑鷄

雲度隨山窈泉行趍澗低披叢尋蘚壁更為刻新題
其八
積雨秋初齊林園蘚護靡萎妖花愈盛摘病賓還稀
徑露香沾屐嵐烟翠上衣山翁能引客徐步向斜暉
其九
一徑通林遠時聞長者來水光搖定室松影落香臺
援為防虎設軒因放寉開若將吟適興滿眼是詩材
其十
山人無所事沿堵只栽松黃葉深々屋青烟遠々峰
苔蹊屯鳥跡石厂宿雲蹤留客同迂步乘昏欲聽鐘
卷三十三　八
訪道衍上人時寓海雲　張翊
尋僧自補屐古寺夏雲中聽鳥明聞性看花悟色空
風傳烟磬遠竹引野泉通便欲捐塵累香燈事遠公
宿海雲上人房　韓奕
古剎松間寺閒游夢裡身雨聲留杖屐香氣煖牀茵
僧話禪餘靜交情道誼真老來偏好佛從此往來頻
留海雲菴　前人
年老人間事不求每從方外樂清游雲深古寺疑無
暑雨足山田望有秋嘉木千章當徑合懸泉几杖下
溪流也知賓主相忘久竹杖籃輿任去留
頻年度夏此僧房眠食清便禮數忘盤出楊梅堪薦
酒瓶添薝蔔罷薰香滿堦松影斋鐘午繞榻泉聲客
枕涼況有諸生皆向學時々列坐論文章
寄海雲僧　前人
香積燈明佛殿深梵筵僧散夜沉々庭梅影轉經窓
月誰伴高人擁被吟
庭雪初消蕙草香日晴便覺有春光老來事々心皆
懶獨有登山興未忘
海雲院觀連理山茶　吳寬
奉慈山茶奵標格花開如杯呈玉色海雲山茶更奇
卷三十三　九
絕奇處不論紅與白兩株並植東軒前翠葉如屏遮
几席枝柯一々相交加為是同根忍分折初疑一人
獨叉手忽作兩人仍促膝少爲捍臂總駐步又獨控
拳當肘腋碧玉磨沙成玦環青絲綯索分微纏我來
庭除稍摩挲引此青蛇受毒螫試量旁幹得三圍每
掃落花九々石風霜飽歷三百年未識何人手中植
尋常繞樹多詩客階下莓苔留古迹河中曾尋昌黎
文西蜀休誇孔明柏世間大樹儘有之似此山茶何
處得
前題次匏翁韻　伊秉

匏翁詩存古風格譬則毛施真國色滌除烟粉市門粧綷約肌膚天下白海雲禪院賦山茶文采風流傾合席兩間淑氣逢交暢殊本連柯豈輕折迩來誰遣要荣悴坐戚賞心空抱膝常侍貂璫耀左耳詩老徧枯傷右腕揚眉恚氣影華纓峕首幽憂傺緑纓修容想為過客妍鮮眺凝逢毒蛇螫分留物色供品題且免隨綱入花石百年存殁感交情滿紙縱橫遺墨迹靈山黃面憶曾拈淨土緇衣稽顙植地脉潛通上世塋古形作配前朝柏從知物理有興衰休絢人情量失得

海雲寺

王寵

名山時訪舊絕壑愛觀泉徑隱千重竹林窺一帶天跡花遲候發好鳥洞音傳悟得無生樂行藏不離禪

暮春過海雲寺寫竹石古槎　倪瓚

春盡湖濱偶獨來高僧貰茗得談諧鳥啼花落忽如夢水影苔文渾上堦空咏遠遊悲世俗聊將矚望遣情懷竹林生笋還相別人事睽離亦易乖

海雲寺在吳縣穹窿山北麓宋熙寧間僧性海建姚廣孝為僧時常住此內有連理山茶

堯峰山佛殿記

王鏊

吳橫山之西南有峰名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於此避水也（蘇子美詩西南登堯峰俗云堯所基洪水不能沒上有万衆栖）唐末慧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免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寶雲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　國初久弗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莅始謀居之與其徒文通披叢剔薈支傾葺頹歲餘人漸知之雲谷軌行峻特通亦戒律清修遠近叅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寶雲碧玉之沼東齋西隱以次修復而大雄殿費鉅未遑議也久之雲谷示寂通矢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名士亦多禮焉於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饒夔無脛而自至不召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舊觀矣初予自內閣告歸間一造焉高峭壁捫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夷林壑岩洞之縈紆池沼泉石之秀麗却而望之則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峯亦隱隱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襄之患亦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為居之則蕪若治頹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亦多矣彼獨何修有若易易然者乎予誠嘉焉為記其事嵌諸壁

尭峯寺　高　啓

尭帝何年到名猶在此峯岩留千尺井寺發兩時鐘
僧出因尋菌人來為看松白雲深洞裡聞有聽經龍

又　周南老

横山聳別峯仰陟高岩嵬佛宮古唐宇照耀山之椒
老松偃翠蓋澗壑迴鮮飈沼澄碧玉瑩龍歸白雲飄
開軒面平湖清輝日可昭尋僧特相問峯名何以尭

題尭峯寺蒞公山房　伊　秉

我生素有烟霞癖蔔輿清暇窮幽僻偶嶺猶聞鐘磬
音荒苔似斷漁樵跡山居老宿霜滿鬢蒲團遶眼看

楞嚴神龍聽講出深洞野鹿啣花常近擔人烟曠絶
非凡境石湖倒落晴天影千年文字留斷碑百尺轆
轤牽古井小童座上送茶甌軟語接耳爐熏浮菱黍
飯糗度晨夕草生木落為春秋幻相偶然分主客姓
名免使磨厓刻明朝回首白雲深半空飛鳥青山色

宿尭峯寺　王　鏊

尭峯自在諸天上半醉來登不用扶思入湖天同浩
蕩望窮雲樹轉模糊五更客夢侵雲冷一片禪心對
月孤自是世緣猶未了幾時同此結跏趺
尭峯寺在横山即唐之免水院

暑中還寓甫里精舍　柳　貫

城隅亦有果園坊容得幽人借草堂何必漁樵之笠
澤故多水石近滄浪過橋稍接魚蝦市泛艇遥連雁
鶩鄉秋雨幾時能破塊夜燈休負讀書牀

夜投白蓮寺　徐　賁

飲別東家叟行投西寺僧無風收閣幔有月罷廊燈
竹夜聲偏集池寒色似凝無端值詩景清興覺逾增
白蓮講寺在長洲縣二十都甫里即陸龜蒙別業
祠堂在焉宋熙寧六年僧惟吉建

覺海菴　徐有貞

溽暑殊未盡強君還共行登山身特健看竹眼偏明
醉覺人寰小閒知世事輕芳時莫辜負難得是昇平

宿覺海菴　沈　周

幽居嫖未遂窃寐藉雲重地濕千莖菌門陰十箇松
古廚寒食飯虛谷夜分鐘起坐月當午推窓見碧峯

早起　前　人

茆峯舊到今又宿一夜頓忘行力勞隔橋屐跡林雨
過聒枕鳥聲山日高自知狂客興不淺豈是老禪吾
爱逃悠〻竹閣盥漱際恰有微風吹鬢毛

下蓮峯尋山登覺海　皇甫　涍

蓮峰板陟罷獨下虎溪湄鐘動間雲外春濃落日時
去攜泉竹淨行歷石苔滋更鮮無人境烟霞與興隨

覺海菴在賀九嶺之東元至元間僧志仁建

過磧砂寺

吳寬

日斜湖上過野寺偶登臨老樹風聲合頹垣雨跡深
蛟龍潛近浦鳥雀避叢林不見筠溪叟詩禪久絕音

又

沈周

夌幢落日倚漁汀北下孤舟此暫停野客偶驚雲外
犬老僧隨拚石邊經沙洲古樹藤蘿紫大殿遺基薺
麥青今夜試留湖上枕踈鐘高浪不堪聽

磧砂禪寺舊名延聖禪院在長洲縣二十六都陳湖北宋乾道間僧道原建元僧圓至記寺有大藏經坊僧云鳥雀不入坊中元詩僧至天隱自江右来居此號筠溪有詩集

接待寺八詠

姚廣孝

玄音堂

道本靜中心秋潭皎月沉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

含暉樓

樓高逼層雲遙瞰東湖境香斷客不來斜陽半簾影

挹青閣

虛閣映漣漪禪龕隔蕙幃夜寒深雪裡正是挹清時

止息齋

悟得西來意高齋閉止息欲語我人知流雲去無跡

雲深處

靄〻復冥〻晨昏不斷生欲尋支遁宅須待有鐘聲

一掬軒

蕉葉度窓陰池春綠漲深誰將一掬水大地作甘霖

松花室

翠雲壓真松凉影涵花塢畫靜鳥聲幽風窓墮晴雪

聽闇室

誰讀貝多文踈簾捲夕熏臨來無得說江上冷秋雲

接待教寺在婁門外

宣德中

遊金碧山記

皇甫信

吳多佳山水莫不可遊覩予生於其間未能盡識未嘗不以為恨歲丙戌三月十日與友人陸君儀吉賀君澤民王君濟之輩遊於西山諸君各乘小肩輿入天平予與澤民濟之漫步僅一里有寺曰晉賢寺之後有山曰金碧崇岩危岑聳揷雲霧飛泉瀑布清映珠璧廻嶧盤紆花木秀麗意者非人間世耶其有神

仙華寓其間也於是入深林渡曲澗窮高而止濯纓溪流箕踞遐睇則與吳之山川歷〻如在足膝而輕雲微靄綴青褻翠眇接遠近四望如一而不覺恍然遺去塵氛飄〻然意吾三人者非所謂仙者耶已而日色莽蒼林薈交密歸鳥飛止鳴聲無人於是喜而飲〻而醉〻而卧〻而忘其歸也既去儀吉與諸君始自天平還酒勢肴絶力既疲矣謂澤民曰舍車而徒亦有得乎澤民笑曰將輿不若步遠不若近矣乎諸君以為恨夫事有偶得而時有適逢例而廣之人生行蹇動静固不異是欲遂書之以為記

普賢教寺在天平山之東牛頭峰隖內宋景定間僧智瑩建額汝勲記　國朝永樂十三年僧可立曇萼重建

陽山大石雲泉菴記　吳寛

吳城西山連延不絶曰陽山在稍北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偃者當巖崟磥硊間有僧居為名曰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静松陵史明古往遊自許市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蘚荔滿墻僧緣崕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嘆不能獨遊而徒得沈啓南所作鉅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李公題詠後遊者接踵而至大石菴之名暴著於世皆此詩人和篇也予既為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為記者更乞為書之蓋山之有菴相傳為宋珍護禅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然莫能攷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前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

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〻況余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遊否邪幸主僧有開拓志來遊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厓石上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專知制誥長洲吳寛譔

吳興張淵子静松陵史鑑明古長洲李甡應
禎吳寛原博穎川陳璚雲泉觀大石聯句

巖〻者大石（甡）奇觀人所誦遐想十載餘（寛）來遊五
人共捨舟始登陸（淵）杖策不持鞋是時日當夕（鑑）茲
山氣逾靄入門信突兀（甡）拾級駭空洞落星何破碎
（寛）靈鷲宜伯仲仰覩神欲飛（淵）俯瞰心屢空鱗皴苔

蘚剥骨立氷雪凍（鑑）神驅道攜訶（甡）鬼劈紋錯綜尋
巖凜君臨（寬）張拱儼賓送環列盡兒孫（澗）擁護等僕
從欵假愚公移（鑑）諒匪雍伯種卧鼓慨捋亾（甡）對臼
怯杵重猊吻呀未収（寬）龍鬣怒難控凝血宜痛鞭（澗）
立肺詎寬訟上漏還啟寗（鑑）中通自成術大惟補天
功小可砭肌用分夭薾愼来（甡）浮磬泗濵貢（澗）康利
並攢劍兀梟側倚甕罍山孕龕秦（寬）艮嶽遺汴宋截
彼民具瞻（澗）壯哉客難奉（鑑）落照紅抹赭歸雲白流
汞僧講點頭磨（甡）將射没羽中壓緣契三生（寬）陣圖
懷七縱（澗）在懸太師擊攻玉詩人諷仙黄充腹飢（鑑）
俗揩免腰痛瑶琨産惟揚（寬）琅玕出乃雍高題少室
名（甡）怪作東坡供半空見玉蝙千仞附青鳳（澗）棲禪
餘百年問僧僅三衆憑虚廻曲闌（寬）探壑出飛棟竹
幽補堂坳（鑑）樹古嵌嵯縫竇黑炊烟熏（甡）坎平鍾乳
擁盤〻棧道危（寬）灘〻水泉動（澗）登頓足力疲眺望
眼界空（鑑）松雪鬓欲濡潭月手可弄（寬）窮扳任生皴
（甡）醉吟微帶酡列坐對彎跧（澗）大呼應鏜碚嗜癖朱
李愚（鑑）詩戟鄒魯閑拜奇得顛名憂墜成亞夢試與
叩山靈倘售捐薄俸（甡）

與唐子畏遊陽山大石聯句

王鏊

峻極惟崧嵩曾聞吉甫誦（寅）石今若何為勢若與之
共偶来試春衣暫尒解鏖鞋（鏊）登原路屢廻入門樹
爭溺（寅）疊處礐為山呀然忽成洞（鏊）横陳類涅槃分
峙儼翁仲（寅）啾〻猿度悲聒〻鳥飛恐（鏊）躍冶祥金
流熙然聖鋏凍（寅）化工孰燃爐氣机潛理綜（鏊）一蹙
還一欹誰迎復誰送（寅）陽山劃中開扉阜凜旁從（鏊）
靈壁豈同儕岐陽真異種（寅）仰窺天闕低俯壓坤維
重（鏊）蹲猊怒將噬奔馬猛難控（寅）有並若肩隨或分
如鬪訟（鏊）龍象蹙法筵魑魅失家術（寅）鑿須神禹功
煉待媧皇用（鏊）巖〻揖孟軻侃〻立子貢（寅）洲邊樓碎植
江上城卧甕（鏊）憑爲或言晋砰尒倏隕宋（寅）五丁安
能驅百神互相奉（鏊）負戴類鯢鯨黙化謝鉛汞（寅）支
傾力已疲任大材堪中（鏊）攫拏兒亦驚秀傑天所縱
（寅）好事來重尋佳句時一諷（鏊）寧能辭脚痛且得愈
頭痛（寅）泰禪偶遺吳漢封當始雍（鏊）扛非九禺雄富
（寅）比八珍供（鏊）咄叱起老瓠搏拊來儀鳳（寅）太湖隱見
微遠山朝挹衆（鏊）沉船露危檣敗屋横折棟（寅）苔古積成
衣藤枯倒穿縫（鏊）巔頂下倒懸嵌空旁或擁（寅）凌競步難
移琴縮心屢動（鏊）慢亭危冠顛梵宇巧補空（寅）舉酒欲浩
歌援琴時一弄（鏊）雲生殿閣浮風發鐘磬碚（寅）上帝閶九

重下界市一闐目中無全吳胸次有雲夢使當結幽
廬採擷當月俸鏊

詠陽山大石次鮑翁聯句韻　楊循吉

巍乎此陽山有石怪可誦形將水怪截勢與蓮花共
仰觀一何高輕陟不可躋鳥飛必迴翔雲出自騰瀰
孫圓外成嶠空朗中含洞瘦如碎穀良清若食蚓仲
深思殆天設乍至令人恐叢蘿誰作陰寒泉滴為湅
戴拳亦顛危攜觴更反綠耳腸忽駢攢勒拳時獨送
巍々上少林森々下多從荒峌始誰開倒樹諒非種
在茲三吳間當以九鼎重崇岩借冠冕卑巒聽提鞚

勞呼猿固匿被壓松堪訟曲躬始得門側身還入術
拼茁劣容眠收乳蕙資用志猶記秦餘材昌遺禹貢
立久氣濕袍嘯高聲答甕論年越殷周言時歷唐宋
一為佛者居永作遊人奉病宜謚著丈寐稱搏養豕
四方傳不誣諸公評切中臨谷延還酸柔嶺日偏縱
支頤詎厭看極口難竭諷咒鑿手須拼鯨負背應痛
東岱徙小魯西華繆推雍懸磬風發鳴香爐烟結佚
喋沙伏靈鼉食罔傳遠鳳是知隆拔辟所貴秀合衆
偷餘殷容樣就際亭閣棟枯藤蔓穿竅長蛇舌撩縫
輕清受指彈玲瓏脫泥塑帶拜本無忝犼撼爭得動

栽培稀尺闊搆架靡寸空炎伏凉自生清秋月堪弄
林深必頹竊嵐酷能罷星化猶立迭龍吟殊作叶磆
嶺獅馴已賓阜虎猙敢鬪久嗟隔勝賞頻勞落清夢
即欲營終棲其奈懷微俸

前題　沈周

望々秦餘杭首尾行不了大石突其尻趣然一拳橋
山體厚藏骨吐秀此特表正類抱中嬰頭頂露於襟
形大氣則散趣足喜在小其深雖未即接目遠已好
項來莫能窮絕至敢艸々循墻道林麓記曲乃遺杳
登々覺向峻漸々駕木杪覘峰據門左呵禁口歎歔

有磴沿百級有殿嵌山造正殿跨假石懸身龍媧嬌
行人自其下恍惚布四爪轉高蹐其背股栗身亦掉
鎮腦結佛亭所仗力可擾四壁滿題句貴賤成襍掃
同遊愁涉險旋踵促及早次尋穹問寮蜂房互窈窕
緣勢盡西向局地窄接撩雲棧中貫穿所歷平地少
山靜日自長石眷人亦槁坐僻覿居安傳奇被遊攬
陽崖詫吞攫陰竇疑目窅虛含風冷々濕映雲稍々
衆竅不可熨亂豐龜拆兆層疊百寶合正紺或廁縹
亘此金剛座千古不可動危椒壓屋脊雷雨常怯倒
草木亦作怪牢絡萬蘿蔦蒼松長深縫本矮枝節老

斜見山桃花微紅映叢篠草異傳多藥采掇未請蹊
欲宿償三過衾裯悔忘抱既夕氣更佳延月象倍岐
尚欠一踏雪意先有瑤島情狀要細述言語未獲巧
東坡昔袖去援例我非狡山僧苦着相便覺生煩惱

又　　　　　　　　　　徐　源

茲山有奇觀巍峩設形勝神禹刊木避女媧補天剩
磷〻柱國臣鈞力倏與兢日華生錦繡烟雲罩苔徑
盤桓上中峯仰聯復危磴絕頂諒捫天筋力頑不勁
岱宗不可磨此石宜自慶

又　　　　　　　　　　徐　縉

陽山宿稱奇大石更靈怪嶸峭忽中空岩連復叢泖
烟霞斂夕霏荔薜留霧靄未經神禹鑿冀受來生拜
曰予抱幽僻薄遊竟誰礙攀蘿躡嶝屹采芳越森薈
道以沉毅起賞與孤高會想念山中人秋空發虛籟
虛籟能娛人客心殊未艾何當謝塵紛衆雲弄烟瀣

又　　　　　　　　　　方　鳳

殷勤挾小艇迤邐登大石怪險若神造幽閴真鬼宅
凌漢龍頭昂負重罷背礫倒拽萬牛喘列坐千人窄
盼視笑一拳端拜俯半額浣肩護脛酸呼酒鎮心忒
古壁剝舊題灰竇碍頹蝕甫快雨忽晴剛醉日欲夕

老禪嗜文詞短卷盈咫尺揮毫神欲飛雲開萬峰碧

又　　　　　　　　　　薛章憲

隕星自天着山巔與天作石知何年舒呀巖巉斷復
裂欲墮不墮相鉤連硊然蹄股躍且踡霜饕雪虐成
堅頑夸娥負山致一疋圖象拔河聳兩肩嵌空窒鑄
晃手刓蜂房聯絡僧廬懸崚嶒石磴蛇倒退決往未
省懸攀援還從青衣篤亦犢更覓小有窮兕玄

又　　　　　　　　　　朱　節

山深閱奇跡步散漫探索春盡強登臨與衆信云樂
玄〻豈渺茫去〻還咨度伊誰鳴玉琴飛瀑出幽壑

捫蘿苦多岐躡磴恃輕屩繞耳响松篁瞥眼惜花萼
眺遠挹湖光興逸超魚躍倚馬擅三長浮鳧在一博
穿雲衣自濡酹茗泉堪酌薄暝忘言旋餘情戀酬酢
明月晚沙中清風下飛閣此會良不虛重來訂初約

與諸寮登大石　　　　　胡纘宗

昔聞大石大於國今見大石大於山崚嶒絕頂壘初
出縹緲中泓橋欲懸波漾洞庭高入座帆園澥壑近
當筵鷩衣兩〻隨玄鶴天路紆回望若仙

欲別子循登大石雲泉菴　　　　皇甫涍

惜別向何處以山龕到竹林以予獨往意憐尔倦游

心石壁飛殘葉蘿軒下夕陰清溪一回首惆悵白雲深

大石雲泉菴在陽山之北麓

上方寺置田疇記

僧淮海

具區為東南之勝湖以頃者三萬六千山以名者七十有二天光上下烟雲有無風帆出没渺乎蓬嶠之可到者也夫差留連于銷夏毛公栖遲于林屋盖洞庭佳絶處也艸木葱蒨居民淳古業以漁釣藝植五峰尤為崒秀文崗蔓麓佛仙多依而廬孤園寺在其下梁將軍吳猛所施盛時衆至無所容僧有厭憒鬧者陟上方别業數椽高明澄遠宜禪誦唐會昌六年也厥後歲增月建成院乾淳間有無證修善師出自閩徧叅訪方還基考室矻〻垂三十年所當有若必具嘉泰開禧無證再主萬壽衲子歸心信風傾向曇秀上人復佩師道力於彈指間聳大樓閣於門庋奉血書華嚴經乃師舊所業也上方之名始著師曰美哉吾菟裘也微恒産曷能久安傾囊尚得千緡屬其徒可任者曰元素糾壇立局置畮僅二百入租斛倍之香積院饒雲行水至平等無礙永香火於深雲傳鐘鼓於下界巍然窣堵無證不已頂雪垂〻素亦老矣念厥艱難庸詔來者請記余曰道非人不弘人非

倉不支行乞吾法也當時已有過午餓况像末兼并嫉吾病民者夥矣於戲井賦既開病民非一端也今上方營二頃田存千指之衆安居而暇食五觀之餘罔或逸豫盍思所以淑民者而去其所以病民者則素之心可塞也若田鄉都比界備載于券予書其序序如此西山之遊栩〻飛動尋香山之留詠訪包里之遺跡穿幽透深窮高極遠他日尚能賦之

上方寺

范成大

艤棹古銷夏揩筇新上方珠灣鎖圓折氷鏡沉空光楓纈醉晴日橘黃明早霜閉門松竹徑隨處有清凉

又

張雨

橘林千黃金林盡路逾僻忽臨銷夏灣雲海浩如積綺李不可追空餘騏驥跡

又

王寵

山水雲門會林壑石徑微毫光空翠落花雨瀑泉飛麋鹿叅金鏡苺苔積寶衣浮沉竟何益轉覺此生非

上方教寺在洞庭西山唐會昌六年僧道徹開山本名孤園寺宋嘉泰間萬壽寺僧無證重建始著今額復置田疇僧淮海記

祇園寺記

李居仁

釋氏稱給孤園祇陀太子之園也以黃金布地得八十畝施為寺南朝散騎常侍施所居為寺名孤園其心必有契於祇陀之心而以名寺耶不然則他人以其事符於施給孤園之事而以寺名耶抑猛之名多載儒典予嘗求猛之行憂月不驅致恐去已嗇親猛愛親好善也崇釋好善也若猛者善人為施所居為寺宜乎有其事也復聞猛好道術田豫章江急莫可濟畫水成陸路而行夫猛好道學長生也好釋求不死也若猛者釋道兼好者為施所居為寺宜乎有其事也寺在陳隋間規模宏麗樓僧半千唐初有徹道師者脫俗其間宗風大振寔居猛之居既而以人夥務繁無以成學乃作別室於北山麓今上方院也廣明間巢冦作寺毀僧絕惟上方克存無恙宋咸淳年僧有名能名門名輝者欲與其廢共力為之遂募緣於鄉之巨室銖積寸累成五十餘楹亦以猛之址也工畢請記于余〻嘗閱郡乘知寺肇於猛故不辭而書之

祇園寺　蔡羽

空門靜雲水古木亦蕭森鍾呂丹砂學碑文綠字深
溪光動靈籟野曠颯秋陰放棹過湖去青天疊翠岑

祇園寺在五峰嶺下本名孤園寺一名下方寺

華山寺記

僧懷深

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西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池産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廢唐開成四年遷於此往時浚治得會昌斷石碑其畧云羅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即里人徐正甫所施也咸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廢於會昌至是復興有屋十楹視洞庭西峰諸刹最為勝絕處主佛維照篤志學佛材氣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號觀音蓋未覩其像名存實亡於是用紫旃檀八百兩造像飾以黃金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六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弟子維監寶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泛舟登靈巖謁慈受叟懷深求記其事懷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淨是大寶殿起於層波中晃工神運豈異此耶請試宴坐反聽默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鶉魚翔鼓由此也喜照公能以成就故樂為之書像造於崇寧五年二月工然於四月殿作於靖康二年之二月落成於建炎改元

之七月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

華山寺即觀音院在龍頭山之西宋元嘉二年會稽内史張裕池生千葉蓮奏建本在胥湖之北唐開成三年重玄寺僧契元移置於此宋僧懷深有圓通殿記

福源寺田記　王公振

田疇利天下尚矣神農作耒耜后稷教稼穡一或去食人類絶矣釋氏雖以虛無為教田疇則何以哉福源肇於梁之大同廢於隋之大業復於唐之貞觀大於國朝之紹興殺宇巍然古迹僅存東西廊廡映帶

皆比年草創之規模也寺之初未有阡陌慶元改元比丘志寧矢心發願營浮屠宮抵儀真會里人芳公擅越相與言曰學道無有自虛空入者常住二時蓋謀饘粥之計乃慷慨興念與錢三十萬歸今之常住慧通戮力營置田二十一畝有奇慧明又募衆積勤累年合為八十餘畝歲有常產以充淨供始免謀食之憂有金穰之應無水旱之災彼給孤施園知末而不知本妙意設食可暫而不可常視此孰勝恒沙有竭此食無竭芳氏之德溥矣予遊西山十二年知寺僧亦不安食人之施者於是乎書嘉慶十二年二月望日三山黄公振譔

福源寺在毛公壇之南攢雲嶺梁大同二年吳縣令黄積捨山園置僧普國開山隋廢唐貞觀中興

華山寺　范成大

五湖西岸孤絶處栴檀大士来同住性空真水遍清涼隨緣出現無方所蒙泉新潔鑑泉明淪茗癸蒸甘似乳何須苦問蓮開未桂子葛花了今古三翁彩筆照青霞從此他山都不數我今閒行作閒客暫借雲窓解包具現清胃冷不成眠徹曉跫跃聽粥鼓脚力有餘西隝盡明日灣頭更鳴櫓却上東山嘆德雲别

峰應在銀濤許

寺在西山盡處多泉泓僧房中數處有之有湯岐公胡茂老孫仲益題詩

同孟文質弟元大游華山寺　陸川

嶺畔華山仄徑通新年游興有人同桂帚玉筍消殘雪聲湧松濤瀉晚風鳥背日斜屏嶂綠岩腰泉落鏡潭空雲深更是幽棲處修竹奇杉翠不窮

西小湖寺記　曾棨

姑蘇太湖有山為磅礴峭拔屹然特立湖中山頂有小湖泓渟澄徹烱若寶鏡每太湖風生浪湧則小湖

必相應梁大同間達法師始以其地創為寺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湖而来諸山兵舟爭迎莫能動獨西小湖寺僧誠禱像忽隨波低昂一舉而上遂至寺像旁楊枝水下滴皆生千葉蓮花由是四方水旱疾疫禱莫不驗寺遂大興宋元之際弛于火棟宇無遺泰定中昌法師始刱觀音殿　國朝平張氏中山武寧王駐兵於此號令嚴肅寺得不廢永樂初僧惟寅主寺事十餘年出其先師康、伯寧遺貲公輿造閣者爭以施始建三聖殿暨廊廡方丈衆室像設靡不備高甍鉅棟金碧煥發湖波嶺岫光彩浮動於是西湖一寺之勝悉復其舊西湖為東南名刹唐白居易宋孫覿咸嘗題詠茲来京請記其事遂為之書

西小湖寺　白居易

湖上山頭别有湖芰荷香氣占仙都夜涵星斗分乾象曉映雲霓作画圖風動白蘋天上浪鳥栖寒沼日中烏若非物外多靈跡爭得長年水不枯

西小湖天台教寺在縹緲北二里乃觀音教院也嶺有一小湖名海眼每太湖波濤起此中波浪亦涌盖水脉相通云相傳唐時有沉香觀音像浮波而来諸寺院迎之不可得西小湖僧来迎得之像上有水滴路皆生旱蓮至寺有草少許繞像弃之池中即開重臺蓮花後人殺犬汚其池花不復發　國朝永樂十四年僧惟寅重建

包山寺　范成大

仙塢遊半坐精廬遷古幢槁衲昔開山至今坐道場巖然說慈忍禪海薰戒香稗竹暗寒碧飛松盤老蒼船鼓入宴坐紅塵隔滄浪藤杖懶歸去共倚蒲團床

又　徐宷休

屋下清泉屋上山薜蘿深處扣禪關尋僧欲問三生話使我能偷半日閒雁没浦雲秋、外鶴歸邑庭樹夕

陽間人生為惜懽遊少石壁題詩記往年

過包山寺贈旭東明　杜瓊

東明八十守枯禪不出包山已數年聞道我来門口坐兩人扶掖下山頭

包山寺　王寵

百嶺自迴合天開寶樹林雲藏靈影曳風竹澗泉吟白石泰龍象青山習道心綱羅空繾綣吾意在高深

宿法華寺　王鏊

法華我曾来懸崖縱飛步長松高撐天修竹亂無數北岡瞰空濶風帆在其下横陰絡千山歷〻皆睹可

蓬萊亦咫尺神仙在何處安得乘長風飄然從此淩

坐法華後石上望遠寄王元德　前　人

午烟孤起碧山厓危屋参差日影斜只隔盈〻衣帶
水不知何處是君家

法華寺在金鐸山之嶺

與陸無𡨋宿資慶寺　蔡　羽

空壁閭啼鳥雲深冷石房春隨落花去人自采茶忙
葉暗翻經室泉虛照易牀陸郎谿壑主假榻久何妨

資慶寺在涵村之陽

訪翠峰寺和樂天韻　李弥大

山浮群玉碧空沉萬頃光涵幾許深梵刹樓臺嘘氣
蜃洞天日月浴丹金秋林結綠流連賞春鳥藏紅次
第吟擬泛一舟追范蠡從来世味不關心

題翠峰寺　范成大

來從第九天橋社繫歸船借問翠峰路誰参雪竇禪
應真庭下木說法井中泉公案新翻出諸方一任傳

寄翠峰寺敏仲謙　釋子賢

敏公遥住洞庭西咫尺烟波路欲迷落日斷霞山疊
疊揚舲鼓枻風凄〻魚龍出沒隨潮上橘柚参差壓
樹低東崦人家更清絶也思来此作幽栖

入翠峰寺　吴　寬

步轉危峰路豁然梅花叢裡見青天春泥不涴登山
屐又過長松啜冷泉

題翠峰寺　吴鳴翰

野服乘春到梵宮上方佳境似崆峒藤蘿翠掃千峰
雪薝蔔香傳一殿風鬧聽磬聲知定起靜依潭影覺
情空清時未許投簪紱此意還應問遠公

遊翠峰寺（雪竇道場）　徐禎卿

香燈閒照古堂空盡日午桐陰上井遲嘗橘客求藏
甕法煑茶僧乞啜泉詩聽經猶剩當年鹿好爭誰攀
宿草碑陳迹半銷何處問今人空憶翠峰師

謝吴東澗惠悟道泉　吴　寬

試茶曾憶廿年前抱甕傾来味宛然踏雪故穿東澗
屐迎風遥附太湖船題詩寥落懷諸友悟道分明見
老禪自媿無能為水記遍將名品與人傳

和　沈　周

彭亨一器置堂前思此泠〻久欽然借取白雲朝僕
甕載魚明月夜同船小分東澗聊知味大吸西江亦
喻禪紗帽籠頭烟繞鬢煎茶有法是盧傳

酌悟道泉　王　寵

名泉真乳穴滴〻滲雲膚白石支丹嶌青山調水符
靈仙飡玉法人世獨醒徒長嘯千林竹清風来五湖
翠峰禅寺在莫釐峰之陰唐将軍席温其捨宅置
蘇州志云宋初明覺顯禅師住茲山説法時有龍
出井羅漢亦隱樹而聽寺有悟道泉

興福寺記　　吳　寛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太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為山周可五十里中百有穴相傳禹藏浩水符於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洞庭以别之當波濤浩渺閒兩山對峙

鬱然蒼翠儼如画圖殆道家所謂蓬莱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聯絡映帶忽不知其為山林也其尤勝處往〻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為東洞庭之游自岱心吳氏肩輿行十里許入俞隝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花方盛開弥望如白雲嵯谷莫辨山有九隝九隝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濺〻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来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遊之樂也一日有僧扣門来謁予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遊覧惟終畀之此智勤所以来者予嘗爱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者居其徒歳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者予何爱一言不為之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将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麓始居者曰清禅師至唐遷於此歳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於　國初而深谷邃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亦絶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山法海寺從里人之請而来九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

像咸具盖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興福寺山居記　　王　鏊

浮屠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静何也達磨西来傳佛語心〻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静也静斯定矣慧矣然後推其所之静亦動也動亦静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偪狭所謂俞隝者窈然而深坦然而夷長松撐天奇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奥絶之處作山居為旦暮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壮者非有

得於靜耶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頓擾〻焉日馳乎外非名則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若靜惺〻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為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興福寺小憩　　吴寛

九隝寒泉一澗流遙從木末望山頭春風未掃禪林雪更為梅花半日留

興福寺在俞隝之南梁天監二年于将捨軍宅建

清禪師開山　國朝成化中僧智勤重修

靈源寺　　葉顒

散花文室靜焚香小〻雲龕穩勝牀須信定中還有定莫言方外更無方青蓮滿眼非真色白月流金只慧光今日相逢陪軟語塵緣俗慮一時忘

又　　前人

碧螺峰下靈源寺草木無多屋半荒一自先生來卜築山雲山霧盡文章

宿靈源寺　　徐禎卿

江城歲晚欲回舟山寺攜余作夜遊愛月不妨寒步影峙冠微覺露濡頭蒲團對語僧園蜀菊影分題客咏秋怯是思清還廢寢鐘聲為破小堂幽

靈源寺在碧螺峰下

遊能仁彌勒二寺　　前人

古殿秋氣落晚曛扣門先怕鹿驚群靈池石亂金龍隱梵磬聲清石洞閑遊客到稀塵裊鉢高僧化後雀哀雲（飯石禪師旧居于此）幽懷未吐煩君問何日禪床許見分

能仁寺在長圻嶺之東彌勒寺在飯石峰下

宿華嚴寺　　王鏊

歸來每向招提宿心若閑雲著處安已到家山無去任偶閑塵世有悲歡烟霞自可通禪觀草木還應識宰官少小來遊今白髮先回欲去更盤桓

華嚴寺在翠峰之陽

飯法海寺　　吴寛

行盡松杉嶺漸平日高深谷喜新晴山樓飯罷渾無事獨倚危闌聽水聲

法海寺在莫釐峯之陽

三峰寺莊田記　　曹熈

三峰古刹也四面皆平湖遙岑屏列空際山屹乎其其中孤絕而巧世人名為小蓬萊以其與人境割也

鐘鼓三百年風月三萬六千頃勝槩甲於吳中清高之士往〻萃焉由是二時之供常苦不繼朝營暮求出者勞力居者勞心不知清淨之為樂移念應于米盐細故者多矣上人惠因者欣然有衛道計乃罄囊中物轉鬻長生田為善士倡此邦之人爭割己以助成之得田百畝者視歲乏之數而僅充焉使同堂大德開單轉鉢不必乞諸長舍城中而能具足圓滿豈不美歟夫田百畝有限福利無邊歲月有期齋供無盡食輪既轉道心益堅推原所自烏能無紀耶憶事莫難於有始而上人倡之事尤難於有終而善信繼之是田也無時而已是福也亦無時而已西方之聖人教行於中國果且如是而已乎果且不如是已乎

三峯寺在三山唐咸通十三年僧真銓開山

徐氏襲慶菴重修記

徐有貞

禮不墓祭墓而為之享祠禮乎曰禮無之也其義則有取焉先王之世卿大夫士之祭有廟士庶人之祭有寢固無事乎墓祭也漢立原廟後世因之而卿大夫士庶始有為祠以享于墓若其於禮則遠矣然原其為心則固有孝子順孫追遠報本之意焉君子於此其可深非之耶光福徐氏吳之望族也家於鄧尉

之陽而墓於其山之陰以昭穆而數之者餘十世焉國初季清之曾大父建亭司訓良輔始建享祠于墓左春秋合族而祭即今之襲慶菴是也菴之建距今蓋七十餘年而日就隳圮季清顧之歎曰先祖之祠子孫坐視其廢吾罪多矣遂請於族長汝航而新之其祭享之儀一循良輔之規焉季清乃具始末謁予請記以示子孫嗚呼季清其賢矣哉世之不肖子孫藉先世之業而莫之能振觀祖父墳墓有如路傍之廢塚荊蓁不剪狐兔不驅薪其樹而貨其田曾無戚怨於中亦獨何心哉觀於季清之孝〻以奉祠為意而惟恐弗逮其順悖豈不遠乎君子於是乎有以賢乎季清也雖然予猶有所告於季清古之所謂孝子順孫者以其克繼承乎父祖之志也迺曾祖之為是菴而以襲慶名之固將以貽慶於尒子孫而冀之世繼其志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慶之致必以積善也善不積慶何由而致季清於是孜〻焉以善繼之乃子乃孫又孜〻焉以善繼之則天之福善必世祐之徐氏之慶其可量乎是為記

襲慶菴在鄧尉山北

題善惠菴八詠

劉溥

潛心堂

松堂坐來久脉〻夜方永明月上寒城不照塔輪影

覧勝橋

修梁擬虎谿野色分南北遊人來復去群峯聳寒碧

緑雲軒

冪〻畫陰合重〻凉影浮清風吹不散洒然孤磬秋

翠濤林

潮音出東海風洒松梢夕聽耳久無聞喧來詎忘寂

白蓮沼

水花涵玉香苦心恒幽素入社方有戒不着窺魚鷺

（卷三三　四十）

紫蘭室

一室大如斗中有萬古春罣罥終為累畢竟許誰紉

梅腮月

南枝本無影皓魄閒自照横斜上踈楞相對成一笑

桂死風

西林釀天香鼻端來陣〻僧厨飯初發適此吹花信

善恵菴在長洲縣九都元大德間僧明本開山知

天如記有施茶亭

天池寂鑑禪院記

釋克新

距姑蘇城西一舍皆山五峯環峙者曰華山峯之趾有泉泓然曰天池大旱不涸池北為寂鑑禪院沙門在公環庵所創者以至正丁酉避兵來愛其地而賢首師别闍聦公施財因爛為屋以居道侶正堂無碣募衆資之於是作石殿三間就石肖釋迦藥師弥陀像其菩薩侍衛之神與供養之具皆石為之又琢石為五十三条於三門左右壁累石作外門〻上為重屋夜寘膏火其中曰天燈樓磨崖刻三十五佛名鑒池左右立石為弥勒弥陀而屋焉署曰兜率宮極樂國前樹梵塔對峙巍然他及禪誦之室庖湢之所賓客之館咸具如式既成而在以基地為大覺寺業為

（卷三三　四一）

未備今年大覺以致閏號山五十畝售在〻俗其徒善澤傾槖買之乃來請書其事于石昭示來者按山舊誌劉宋時為會稽太守張裕私第裕事佛甚謹因供羅漢而池有千葉青蓮花之異復有鏡法師於此著書曰法華玄義行世趙宋乾道間為張書監别墅有亭館曰浮槎望湖滌煩釣灘者十餘所造圓通像於蒼玉洞又肖己像侍焉由是山名益著以降而寂寥者二百年今環庵於兵戈搶攘之際剔蓁莽蓄之中不數年化成蘭若非夙乘願力疇克如是耶所謂前身後身未可知也開基日方舉一石則泉隨石而

湧潏之可給二百人其有以夫環庵名道在京口人度於普應國師得中峯本公師事既久遂升堂奥所至士民向化嘗築菴武康之上拍丹陽之環路二邑之人迨今思之行年七十有七精力強健可喜故樂為書之今年洪武二年己酉也其智文辨大禪師蘇州府承天能仁禪寺住持克新撰　前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周伯琦書并篆　住持沙門端文菴主正敏副菴道隱西序契端性實同立石

華山天池院記

趙同魯

天池在華山之麓距郡城西二舍許岩石奇秀望之如屏池生千葉蓮昔人服之翔化老子枕中記云此地可避難有十一景之目誠三吳靈秀之區也院創於劉宋時會稽太守張裕舍宅為之復有鏡法師者著書於此宋乾道間為張秘監別墅既而廢弛踰三百禩至正間有環菴在師中峯本公上足也始來居之剏菴曰寂鑑建石殿肖石像壘石為門刻石摹五十三叅相磨崖勒三十五佛名天燈有棲兜率有宮倅大叢林無所不備自後鐘魚不鳴法龍不吼迨將百年弘治初寺僧清古潭誓欲修之而力不逮聞天目山有異僧普惠師寓蘇之寒山寺將往迎之未果

而古潭示寂其徒淵天泉慨然曰吾師之願不可不竟也謀諸鄉耆德將廷用輩偕往禮請師乃幡然赴之法幢一建四衆雲集貧者効力巧者獻伎富貴者投金帛善人龐彥誠首施白金二鎰衛工江友文力甃石壁三百餘丈遂于今年三月八日起建大雄殿莊嚴三世諸佛旁列阿羅漢像講法有堂棲禪有所增飭而廡庖庫圊湢以次修舉落成之日天泉以為惠師之願力檀施之良心興建之歲月不可無記乃礱密石手疏顛末介予友翁君景和謁文為記余少時嘗觀黃子久所繪天池石壁圖及高太史諸公之什恨不一覽其勝迨今未遑閒嘗夢入一山睹石室像而浴清泠之淵尋得其疏并菴記讀之其與夢境若合符節吁奇矣哉惠師出大願力作如幻事花草莽之金碧山川為之改觀雲烟為之動色予以夢寐之頃獲接真境若身履之以償素願非其教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者歟雖然土木成壞有數而有不成不壞者存蓋佛之為言覺也將以覺群生沙門之言息也將以息諸忘師能演其教啟群迷為正覺轉惑見為真智其有功于象教為何如遂書以復於天泉俾勒諸石系之偈曰

顧疑天池水湛然浸虛空虛空原不壞萬刼為如是
其中青蓮花亭〻出泥滓有如清淨身色相無染着
嘗聞枕中記此地可避難龍蛇縱起陸是中常自在
刼火熾欲然至此即消滅屛去諸煩惱屛去諸惡業
是謂兜率宮是謂極樂國惠師化利功成此希有事
擅越爭駭奔神輸鬼復運棟宇極翬飛莊嚴最壯麗
天人阿修羅一切皆供養允百供張具種〻無不備
阿含經有云能補故事者是謂二梵福故事具云然
是非故事比功德當云何無量亦無邊以至不可議
弘治五年八月中秋郡人趙同魯撰文住山道淵立

石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四

長洲　錢穀　編集

寺院

慧聚寺東亭

張方平

夜色秋光共泬寥水村籬落晚烟交拄笻田畝下山路行看斜陽隱樹梢

題西隱

趙彥端

西風數客一闌干野色蕭然得細看潦水倍知秋事早夕陽更覺晚山寒小留待月鐘無遠半醉題詩燭未殘憶得向來幽獨處黃精初熟客衣單

翠微山居八首

閒來石上卧長松百衲袈裟破又縫今日不愁明日飯生涯只在鉢盂中

臨溪草〻結茆堂靜坐安然一炷香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老〻山僧不下階雙眉恰似雪分開世人若問枯松樹我作沙弥親見栽

幼入空門絕是非老來學道轉精微鉢中貧富千家飯身上寒暄一衲衣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却被世人知住

處更移茆舍作深居
茆檐静坐千山月竹户閒捿一片雲莫送往来名利
客堦前踏破緑苔紋
爐中無火已多時早起惟将一衲披莫怪山僧常冷
淡夜深無處拾松枝
豈是栽松待茯苓且圖山色鎮長青他年行脚不将
去留與人間作画屏

訪翠微上人　　鄭僑

行客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
曲沼淡寒玉横山鎖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

又　　姚舜明

僧臘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勤姑蘓一帶披緇
客四事無如彼上人

又　　盖嶼

聖宋吟詩只九僧詩成往〻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
見格老詞清又一人

訪凌峰閣賢上人　　鄭僑

步入凌峰閣尋師〻未歸凴闌寂無語惟見白雲飛

慧聚寺和唐人韻二首　　高啓

鳴鐘警迷方枯僧兀趺牀石姿生寒稜松子落古香
殿鎖山雨氣樓迎海暾光遥望蒼〻城愁是車馬塲

其五

烟歛城初出潮来野欲呑危樵縁磴角倦衲憇松根
刹表蔵林寺鐘聞隔海村画龍飛去久空掩殿堂門

慧聚寺　　周南老

梁寺依山陰叠構傳咒役殿左隨龍化遺基尚神跡
雲歸海氣昏石潤蘚花碧林壑生春陰鐘魚鳴午寂
僧房見山圍佳勝皆目擊獨有雷火篆靈異人莫識

夕秀軒　　李来

逍遥金地與人跡山静風光碧有餘閣築當年看錫

卓梵修今日聽呈居靈株瑞草人難識明月清風室
更虚坐久半天瓊珮响泠〻此理屬真如

華蔵寺　　張景修

白雲原来高香刹等林梢側逕隨山徑低頭認宿巢
客清茶破睡僧疲笋供庖詩句非吾祖何人継孟郊

又和　　僧冲邈

礎潤蔵雲族檐虚壓樹梢有井龍應蟄無泥燕不巢
經常逢夜講齋不過中庖登臨增野興四望盡寒郊

又和　　朱穀

行〻身漸高長袖掠花梢一線道縈鳥千年居等巢

地嚴金覲步天近玉分庵撫掌棲松鶴驚飛雪點郊

新建華藏寺

易恒

茲山眞海堧高處宅金仙歷刼浮圖聳經時古寺遷煙霞深一徑樓閣近諸天翠積祇園樹蒼攀華岳蓮巨鰲當勝地孤鷲起平川玉氣陰晴見燈光晝夜傳空花皆是幻水月不離禪暮景飛蓬逝殘花落照懸獨尋方外友已斷世間緣坐久談玄理松花落塵前

遊崑山華藏寺

沈以潛

崑崙千里鬱岩嶢一塔東吳玉未消石為向陽多出火井因通海暗生潮花明曉嶂深藏寺雨漲春溪欲

斷橋三島十洲應不遠海天高望興偏饒

題馬鞍山寺集句

葛次仲

全吳臨巨浸（皮日休）青山天一隅（李頎）靜境林麓好（陸龜蒙）勝概夌方壺（李白）泓〻野泉潔暖〻烟谷虛攀雲造禪扃（韋應物）躋陰築幽居（謝靈運）道人刹猛虎（李白）後来難榛蕪（杜甫）咄嗟擅施開（杜甫）以有此屋廬（韓愈）側疊萬古石（李白）功就豈斯須（賈島）礫砢成廣殿（陸龜蒙）咒功不可罔（皮日休）有窮者孟郊（韓愈）過此亦躊躇（孟郊）賦詩留岩扉（李白）詞律响瓊琚（錢起）我訪岑寂境（陸龜蒙）幸與高士俱（韋應物）特升翠微上（李白）凉閣對紅蕖岸幘偃東齋果藥襆芬馥（韋應物）上方風景清華敞綽有餘（白居易）高窓瞰遠郊（韋應物）萬壑明晴和（齊己）賞愛未能去（韋應物）豬霞照桑榆（宋武帝）老僧道機熟閒持貝葉書（柳宗元）秉心識本源（杜甫）高談出有無茗酌待幽客（李白）頓令煩抱舒（韋應物）儒道雖異門（孟浩然）意合不為殊（李白）抖擻垢穢衣（白居易）惟有摩尼珠（杜甫）餘生願依止（賈島）投策謝歸途（錢起）

華藏講寺原在馬鞍山頂舊名般若宋宣和間信法師若易今名本在山之北麓　國朝洪武十三年僧天雅移建于此

夜步東寺之西

范成大

人家簾幙夜香飄燈火蕭踈照市橋滿院月明春意

好小樓吹笛近元宵

東禪廂廊夜二絶

前人

湆雲如水霧如塵殘雪和霜凍瓦鱗織女無言千古恨素娥有意十分春

一聲黃鵠夜深歸樓雀驚鳴觸殿廊北斗半埀樓閣外風幡直欲上雲飛

薦嚴資福寺在縣治東南唐天祐三年鎮遏使劉璠捨宅建匡禪師開山五代梁開平三年改崑福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敕改惠嚴院尋賜金額寺有普照堂（高宗書扁）又有法堂（曹敗記）泰定二年燬後至元四

年僧希賢重建　國朝永樂九年僧道良重修

遊報國寺　沈周

東崑不到兩年强六月来遊是越忙城裡誰家無暑地水邊人說有僧房入門認竹天光晚借榻眠雲夜氣凉造次題詩終一過不知三過幾時償

報國講寺在縣西南

常熟縣慧日寺修造記（宋）　張珽

梁僧慧嚮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崑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闤闠而深隱或面江湖而舒曠其得勝槩固宜獨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一殿屹立檜柏蔥翠當闤闠中乃有山林瀟洒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徹縣齋為令者藉以少清胸次為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刹旃檀林卒聽二千指非但為展鉢計頗知相勉恭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心悅而誠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幸以少師樞使天丞相魯公之命来住玆土始至之日旱蝗積逋令宇就弊緇袍梢々雲散幸與佛為謀奮空拳而一新之允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毫髮無私為居無何甑中之塵鎖而户外之屨滿矣於是首興造事闢

者响合富室至捐百金寠人子亦分錐刀至若法堂若庫若庖湢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既已次第補葺復製幡幢二十四首以嚴冥陽之儀椒經函六百餘枚以足大藏之數三門而廡舊為賈區卜肆喧啾冗雜亟闢諸公而斥之塗以丹雘輝如也繼此来者款門而容改升堂而意消使人折不善之萌者固多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孚誣哉珽来試邑既喜與蘭若鄰壁故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梁天監初院為十方禪林幾千載于此矣中更鬱攸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三錫勑額曰壽聖曰晏安曰晏日亦口相傳以熟尓乾道間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間僧宗璉建法堂嘉泰間僧祖印慧光又建寢堂丈室皆未就去間関至今乃迄于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斷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須菩提經云菩提莊嚴佛土不々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夫靈山六年鵲頂蘆膝佛自處也金碧晃耀十二由旬人奉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備矣若夫離相莊嚴則在比丘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解夏日宣教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龍泉張珽記

慧日寺　周霞賓

盡說梁朝寺誰參响老禪莊嚴存象教汨沒悵塵緣七寶祇園樹度金佛地蓮海鄉烟霧裡月落曙鐘傳

慧日寺在常熟縣治西稍北梁天監間吴興僧慧响開山名壽聖又名晏安又名慧日禪院宋紹興間燬乾道九年僧宜意嘉定間僧子先後重修

寶嚴院新建佛殿記　陸絳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擠佛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命天者莫大于君中國其間哲后辟王治亂興亡之主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曆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于天韓退之唐之鉅儒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獨盛於中國故力排而擠之若原道篇佛骨表皆著辞深切疾痛時君奉之太過者也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抹其寖盛未始不為釋氏福殆非納而黜之彼得益其惑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數歟天意若曰蠹中國害生民則使大中履會昌之迹如韓文公之

比者佐而輔之固當拔本塞源矣豈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之未厭其教哉噫大道喪而有仁義仁義衰而尚權詐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塞于時襍于霸金仙盛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于流于漢魏波于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于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虫〻之泯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廈崇居以崇教上焉者棲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弊蓋崇之者反於其道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祚亡非釋迦之罪此誠得之我國家四聖御宇獨知化源寺觀沿舊而存率禁其剏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名山勝槩或有所旌異者非道存乎人孰能與于此哉姑蘇北走有邑曰常熟邑之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繡若屏障嘗有希辨禪師者必恪大衆是爲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普門寺目為慧照禪師及錢氏獻土隨召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慧明大師維時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賜金五百而建七級浮圖一座淳化中太

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遥咏秘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奨高風旌善地也院舊名延福天禧中邑尹胡公順之飛章上請帝可其奏改賜今額爲院有佛殿者積其歲月了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龔顥始發信心崇修妙果次有東京禅慧院僧清鑒浮杯至止苦行自修謀玆勝緣有若符合復有邑人諸葛頔李仁壽樊福僉悅所聞贊成其事且曰仁祠之興為我福地今紺宇不立粹容無覩則吾儕何所起信哉由是捐孥施質良材庀徒傭工審曲面勢即其舊址隆以新創經始于景祐之丙子落成于慶曆之乙

酉凡數年而能事畢矣觀其壯而不華嚴而不陋巍乎中者其宇一所以納高廣之座而宅乎毫相也翼其旁者其舍二所以容儀衛之位而列乎寶位也遠而望之若太微之凝帝宇聳在雲端邇而察之猶列漢之立仙宮來從方外其為功德殊勝可思議哉武陵公娇無多藏屋無餘潤獨以興弊補廢呈〻於佛事人所難能矣若夫辨師與之前鑒公繼之後事有冥契豈誣也哉絳里人也因熟于玆山之遊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將以直書時聖宋慶曆六年歲在閹茂王正月一日將仕郎守真州揚子縣令陸絳記

遊寶嚴院　　王伯廣

平湖鏡淨中背貼青峰巒去郭二十里金碧輝波瀾
是曰寶嚴境萬象欝以盤壯哉罕猪波一瞰天地寬
誰懷墮塵鞅幾欲招飛鸞我生眇何能山水情所安
扁舟幾來斯不為闊愁端意到自行樂尊酒那追歡
何如結青蓮起適心外安塵迹身兩忘浩然天地間

又　　姚愈

浮圖插雲表列嶂環古刹平湖渺澄波萬態天光發
我來陟層巔秀色助毫末扁舟返明月萬頃玻璃滑

又　　陸曦

出屋蕭〻竹數竿入門襟袖便生寒相期更待梅英
發醉棹短篷來細看

過寶嚴萬緑山居　　陳言

曉呶劃林扉朝躋散岩藤輿過山莊藜杖訪蕭寺
水竹湛清暈榿梠寨陰翳紫蔔攣錦綳紅櫻摘火齊
濁酒長鬚沽細鱗纖手劊松軒漫敲棊蘿徑聊息騎
安巢羨林鴉照影愛山鶩保我雷電軀脫渠風波地
且免玄髮催肯貽素絲涴衣食喜有餘身心幸無事
放歌歸去來蹤散任群議

寶嚴禪寺在縣西十六里梁天監中建初名延福

禪院宋天禧間改今額錢氏時高僧希辯居此後隨國入朝賜號慧明大師歸隱故處寺有浮圖七層相傳泗州僧伽塔第一此為第二仁宗朝賜銅鑄東岳聖帝像為伽藍按中吳紀聞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賜御書急就章逍遙咏聖惠方于寺中而陸綘記所云賜書乃希辯不云錢氏子豈辯即錢氏子耶景祐中重建　國朝永樂初始改為寺近為邑人侵占為墓僅有畝餘介于其間僧營小屋以棲縣令楊子器撰記

空心亭記

段天祐

海虞山循常熟州治西北十里而近曰破山直破山之麓有寺曰興福澗流絕山而下瀦為深潭々之上有空心亭山以崖斷石裂得破山之名亭以唐少府常建詩得空心之名海虞之勝萃于破山而破山之秀鍾于斯亭屏顏峙其前泠洌渟其下設置既空而稱謂也當人知少府之詩之工而不知所以為工一登斯亭不言而喻矣亭之始莫知為誰歲月滋久風雨弗支正至五年寺僧徹上人謀撤其故而更新焉走邑士鄒君天游庚君議皆許諾二君人望也既相為先後聞者樂趨而來君其倡者也落成宏敞雅潔

十倍其舊先是崔后二君嘗與寺昌上人取少府詩析為韵授四方名士大夫各賦五言一詩至是悉刻梓揭之亭冠以少府詩亭所空為者始大備以天祐佐是州而山若寶亭所遊歷致書屬為記惟元氣結而為山其秀且奇者所不乏非有文章才藝之士發之未必顯于世破山之以秀傑称宜矣必少府詩出而後人知之又必空心之亭立而後人々信之地有待夫人重事有待夫時如此禪梵翬飛棟宇雲涌晴陰雨雪光景變幻游者脫塵鞅縱清濁蔭林樾之薈蔚聆谷岩之硐礐寓聽於琴筑而致迹於氷雪平昔寵榮勢利之膠乎中者蕩然火爐烟滅其靈臺虛明直與潭水相為洞照名亭空心儔曰不空天祐不敏方將命杖履載筆札從諸君子之後崔君名元方后君名克正朱君名士昭八年九月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段天祐記

破山寺

莫儔

久聞勝地有蓮宮乘興來遊杖瘦筇
庭老樛枝翠瓔珞池生並蒂玉芙蓉
飛仙何意來題柱開澗當年想鬬龍
歸騎回看樓閣處雲深隱々度疏鐘

又

李光

招提清絶冠諸方溪繞山圍勝氣藏好在池塘存舊址依然花木隱禪房風生殿角元無暑雨後松篁自有香日暮不教清興盡更登絶頂瞰微茫

又　陳與義

不到龍關十載強斷崖猶掛依斜陽金銀佛地浮佳氣花木禪房接上方羸馬暫来還竟去流鶯多處最難忘老僧不作留人意看水看山白髮長

破山寺雙頭白蓮　陳揆

湘南夜永風露清明月耿耿破盃平嬋娟有人步羅襪瓊璫玉佩雙娉婷可憐玉骨埋藏久腸斷人間無復有豈知化作蘭若蓮宿契未忘猶並首想應快意洗塵緣不向謝池爭取妍玻璃盤中浮玉頬一心稽首西方仙請君以圖獻天子當與佳禾並周史毋令寂寞墮空山泣月悲雲清夜殘

破山後院　周霞賓

一路入青山禪房樹木間竹泉和雨釀梅壑倚雲攀塔冷高僧骨嵐清俗士顏夕陽鐘磬遠相趂采樵還

興福院贈秦文仲學士二首　陳基

蘭若臨江次層城北海壖地通重譯貢門泊孝廉船人事桑田後春光穀雨前未忘栖遯迹来此欲逃禪兵華艱虞際思君減帶圍折衝存俎豆贊畫忝樞机交義陳雷古功名管晏微江城花爛熳莫惜典春衣

破山興福寺在虞山北嶺下齊始興五年邑人郴州刺史倪德光捨宅為寺名曰大慈梁大同三年改興福寺舊有飛橋石泉修廊複閣氣象雄古多唐時屋堂三柱皆有雷篆倒書奇怪不可識庭有瓔珞樹左開花右結實池産白蓮千葉香色異常有巨鐘相傳為僖宗咸通九年所賜寺有通幽軒空心亭蓋取唐常建詩語歷歲久其跡皆廢獨石梁外尊勝石幢猶存其上經刻乃宋平原陸展書清勁有法妙蹟也寺址修廣自官路外山門皆僧業兵火後僧徒散去為人占而為墳比歲豪右據者不已地理家以為山破敗称不利塋地僧舍故得僅存

東靈寺莊田記　陸嶶之

壽聖東靈寺天台教院教院者肇修于天台六年涉二給而告備為基自講師光瑞而成於今闍黎梵崇佛舍中嚴講堂後邃學徒闐而至者無慮百數歲比不登邑民艱食崇師患無以贍學徒則每推施利之應已有者悉歸之衆猶不能給也然而人皆知崇師

之能導矣於是僧通賢率諸檀信等買田二百一十畝永為常住供崇師感檀越之孥施也則欲鏤石刻其名銜而屬為之記予謂吾儒言人情者聖王之田而以脩礼陳義講學為本仁為耕耰播植之喻至於佛説福田亦不過種諸善根而已合而言之其理一也大方寸之地人皆有之果能竭精進之力以致穮芟欲惡之萌以絶雈常則信善之心生爲可已也充信善之心無施而不可則所以為利益者廣矣且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于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々業所謂情田福田者于此荒蕪矣展轉六趣至千萬刧本所從來惟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故當世導師必破人愛欲之萌而起人喜捨之意使人皆知情田福之説而內自得田爲則彼區々在外者何足靳邪況夫檀則能施越則能度生死是諸檀越充信善之心以捨施則將絶愛境而脱生死矣予故言情田福田之利益而歸之于導師之救病也

壽聖東靈寺在縣治西北梁大同中建唐嗣聖二年為中興寺旧在吳縣界神龍元年賜今額移于此宋煕寧元年重修有子院曰延福端平中重建今城隍廟即其地也

頂山龍堂記

皮日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禮之宜矣常發澤國也風雨恬物日作于民祀之則民被其利汝南周君為令之初夏且旱於雲破山之潭上而果應于是命工肖其像為宫以蔭之著之于典以潔其祀連歲以穰春秋書雩勤民之祀也日休嘉其民勤故書

重建龍湫亭

王同祖

海虞于吳鉅邑也陳州沈公以名進士出宰期月而政成三年而化大行咸愛丞敷允讓咸則優々矍々惟直諒是崇惟恭慎是秉九境內名山大川以暨群祀厥有俾于民載在令典者公躬事禋望惟寅罔有弗秩惟虞山之西北曰頂山有龍神祠自天監始代著靈異春秋水旱雩禜禮有加爲務民義也祠旁上方院中涵方池曰龍湫水清瑩可鑑無旱澇盈涸寔龍所窟也宋令趙崇惠秋旱即湫禱雨輙應乃搆亭翼湫之上以介神貺後數更除葺歲久隳圮不復存矣丙申春沈公以歲事祼獻于祠睹遺址儼然咨嗟警

暘曰龍神之靈能為禦民災捍患祀典所飾亭之建所以事神事神所以為民也今廢不治曷稱所以事神為民之意乃召見邑耆稽王君澄曰亭不建則慢神建則勞民慢神勞民今胥俱為奈何尒邑之良父老也其圖之澄曰敢不式克欽承以事〻乃獨任其役以故亭翼淑善崩剝湫既龍所匿翼之使山澤之氣鬱而不宣非宜也爰度湫之北得隙地營之為堅永計亭作于是歲某月某日浹旬而成夏秋之交甘澍應時遠邇欣暢僉謂公之誠感召之也王君於是詣同祖屬記其事曰庶以彰公勤民意也竊惟古人善政往〻于今見之何也令之職最為親民其所施為舉措無遠傳下逮輒响應焉是役也嚴祀事以重民社不為費兄興義舉以紓民力不為傷財況公循良惠愛及民之政可槩見矣夫豈不足以感召神貺哉同祖居鄰邦亦與被河潤之澤樂聞是舉之成且重王君之好義也故為之記嘉靖十五年仲秋望前進士翰林國史編修文林郎崑山王同祖書

留題頂山僧居　范希文

吾師仁智心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平湖數百里愛茲山水音結茅三十年不道日月深笑我名未已來問無端理却指嶺邊雲斯為贈君子

頂山　周霞賓

路轉青楓徑泉通古石橋規模靈隱小景象上方遙書壁藤牽袂尋源艸沒腰每懷登覽日東海暮生潮

又　寇準

雨歇黃梅後秋生麥發前偶同金馬客來訪玉龍泉竹葉一尊酒榴花五月天不妨扶拄杖行到白雲邊

頂山壽聖禪寺在頂山之麓梁大同三年石丈君捨宅為寺因名頂山院宋治平四年改頂山壽聖院後改今名

送安公歸頂山瑞石菴　王琪

談空一紀餘重出訪岩居身是汾陽嗣囊惟郭璞書公庭倒屣後泉石結茆初山頂收榛栗經秋信莫疎

中峰　林逋

中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全村見秋濤隔嶺聞長松含古翠衆藥尚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群

又　王伯廣

躡徑登高亭天遠不敢局疎簾捲危檐飛泉漱寒玉

江横縞帶明山隱螺髻緑啼烏破長烟百里在舉目
雲回猛虎嘯清風繞岩谷颼〻入青松古淡琴一曲
倚闌更凝望斜陽上修竹欲去更遲〻勝槩那可足
瑞石菴中峰寺俱在頂山

福山大慈寺訪僧不遇　黄清老

欲知禪関未有詩滿山空翠濕人衣竹間倚杖到西
日試問白雲歸未歸
鷲嶺雲深杖履幽竹風松影共悠〻何人分得僧家
榻坐看南山一片秋

大慈寺　楊子器

卷三十四　二十

朝来騎馬入禪関萬頃滄江指顧間芳艸青〻春雨
歇長松落〻暮雲閒仙家誰道無蓬島塵海人言有
福山分付老僧休出院居然北往又南還

又　徐渋

上方突兀擁層樓竹影扶踈曲徑幽花柳年〻歡春
事乾坤日〻此江流半窓月色中宵夢千里鄉心兩
地秋撫景只應開口笑牛山何必淚盈眸

同諸君子遊大慈寺　徐有貞

冒雨衝風泛綵舟共君載酒七峰遊海門東望天連
水江市西來樹隱洲喜有鍐劉新製作能無王謝舊
風流登樓莫謾題詩句留與山頭作話頭

大慈教寺在縣北四十里福山鎮梁太清元年僧
普明建天監中又為法水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
今額相傳海中有巨木出没波中諸寺求不可得
大慈禱而得之遂以為棟名泛海梁元燬　國朝
洪武初僧善持重建

勝法寺　孫應時

古刹精廬隱茂林斷雲踈雨正秋陰黄花又見一年
事枯木依然千歲心病酒未能忺獨酌懷人無與共
清吟僧窓夢覺鍾魚靜聽徹寒蛩語夜深

卷三十四　廿

又　李光

舍南舍北竹千竿鏡淨無塵碧玉寒中有老人清似
水晚来相對倚闌干

遊勝法寺兼簡深公　陸綰

道傍有古寺歸然聳梅林迎来衣褐徒包禍歲月深
埋伏狡兔穴嘯聚愚木陰安得智慧劔力斬奸邪心
吾師曹溪流所在人依欽郡邑兩交疏来發雲雷音
初如醉死礫乃見真球琳聾者破其聾瘖者破其瘖
有若鸞鳳巢無復鴟梟禽嗟予困吏役海嵎宜投簪
扁舟扣船戸清風滿衣襟高論松桂間為師揮玉琴

勝法寺在梅里鎮唐元和中閻将軍捨宅為寺院乾元〻年置離火宅寺晋開運中改為境寧宋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至和初更名禅院閻将軍今為寺也伽藍神頗着靈驗人有移家以居者必有蛇虺見箱篋牀席間寺之東即将軍墓也歳時寺僧設蒲饌祀之西北有洗馬池〻側有小冢盖其劍甲所藏也寺廢五十年　國朝嘉靖中僧某人重建于故處

與友人維摩寺小飲　王昂

暫依禅榻息塵机墻外東風晝掩扉欲上高峰尋旧
蹟輕衫短帽不禁吹

卷三四　芏

維摩寺　錢仁夫

蔓草〻〻没寺門墻根殘刻已無文敗檐尤滴夜来
雨高樹尚迎窓外雲佳境故容僧管領禅床時許来
分傳呼且莫穿空谷下有松間飲鹿群客

維摩寺在虞山上宋隆興元年僧法運建

遊智林寺　李光

扁舟来訪小叢林花木通幽院落深旋拂胡牀成午
夢閑持貝葉動秋吟竹聲瑟〻生虚籟山意蕭〻入
素琴更喜老剛能會事手携炉銚自相尋

[illegible]林寺在李墓村唐乾元〻年建初名永安宋大觀四年為犯宣祖陵改今額寺舊在地名闘身後以鐘聲不聞於近而聞於李墓遂徙于此異僧了通嘗居之

遊鷲山寺　徐恪

香刹藏深紫翠坳岩亭長見薜蘿交翻經葉上蟲書
字挂衲枝頭鳥寄巢誰似金仙留賜帯先登玉版向
齋庖日斜茶臼林間响疑是松門過客敲

鷲山法輪寺在縣西四十里五鷲山南麓

養痾白雀寺　王寵

卷三四　芏

香雨洒金沙輕陰蔽日華山蒸飛殿霧海潤簇樓霞
地僻偏喧鳥林深尚落花载窺清淨理牽志梵王家

宿白雀寺　王寵

木魚声起梵音長子夜焚香礼道場病客齋心渾不
寐萬緣都掃事空王

繙遍華嚴几卷經殿堂突兀帯春星此身已集禅林
侶破衲枯藤野鶴形

白雀寺在縣治北三十里僧如瑶建

吴江聖壽寺　羅康約

漁翁沙鳥傍迴塘携卭閑吟繞寺廊遠岫不離青草

渡片帆時過綠蓄墻風狂林木生清籟日煖漣漪動
畫梁張翰思鄉應有意几多屏障水為鄉

又　王禹偁

松江々寺對峯巒檻外生池接野灘幽鷺靜翹春草
碧病僧閒說夜濤寒晨齋施筍惟溪叟國忌行香只
縣官盡日門前照流水濯纓無便淚闌干

吳江聖壽寺九日寫懷　徐衍

自笑羈縻作楚囚登高誰復共清遊黃花籬外無人
至白酒尊前有客愁世事浮雲俱滾々禪心流水兩
悠々輕裘肥馬徒為爾得似烟霞一釣舟　卷三四　廿

聖壽禪寺在縣治西北延壽坊故名北寺吳赤烏
間建梁開平間改吳寶院天福七年重修宋天聖
三年賜今額淳熙三年重建陳武子記

報恩寺風雨聯句（張憲　高啟）

盲風簸天吳（憲）凍雨翻海溟魚蝦落半空（啓）蛟龍鬬
中野勢吞九河黃（憲）功潤千里赭怒疑決沙囊（啓）振
訝欲摧尾横行天兵缺（憲）大笑電女哆乾坤發生多
（啓）道路喝死寡滌漲誘濤川（憲）旱去滅烟野谷號竟
誰噓（啟）木撼不自把泗洟社必變其聖手（憲）弗迷維
舜也陰岑氣如炊（啓）高葉聲若打陽烏翻不見（憲）乾

鶻噤皆啞重翳將復明（啓）餘點歇還洒雛悅灌園人
（憲）應愁渡江者侍玉笑楚賦（啟）及我慚周雅避思恭
山顛（憲）戰憶昆陽下既霑想大田（憲）廣庇思巨夏桔
橅向晚停（啟）紈扇未秋捨亂號官私蛙（憲）莫辯來去
馬卧驚浪喧耳（啟）歸恐泥沒踝勿[illegible]茅屋（憲）且喜
憩蘭省民期歲有登（啟）國荷天錫嘏沛澤宜載歌（憲）
斯篇試姑寫（啟）

宿屯村報恩僧院　朱存理

野寺荒烟暮色蒼偶來一宿照公房秋深客裡知何
夕年少僧中有此郎漫說江鄉鱸正美試行籬落菊　卷三四　茁
初芳安排詩句歸航上白鳥滄波引吳長

報恩寺在二十七都唐大中間顧文通捨宅建

無礙院牡丹　宋和儀

霜氣稜々草木窮花王忽綻曲闌中鮮妍首作三吳
瑞栽剪何須二月風芳艷已依銀色界清香不斷向
蓮宮出群品格無雙譽珍重人天造化工

題月禪師方丈　蔣堂

我到雲房是有緣坐移蓮刻聽禪詮江邊異日人應
記吏部曾來見大顛

阻風宿吳江無礙寺　陳基

龍伯苗人暫艤舟偶過西寺得詩流僧窓烟景五湖晩澤國雨馨三月秋我欲弃官來釣雪誰能作賦共登楼此身何日都無礙共向毘盧性海遊

無礙講寺在常樂坊西故名西寺梁開平間僧本遂建晉天福七年賜額華嚴賢首講寺吳越王書浴于此故名無礙浴池猶存

潮音堂詩　張景修

安得并州剪半江詩翁吟就筆頭椿過橋漁艇初收釣傍水僧軒不下窓南北虹垂具區澗東西雲起洞庭叟一道人施石心無礙龍鬼應須向此降

西軒　王摩

步躡霜莎入梵宮一軒佳趣属支公剗開青瑣延明月疎植修篁待好風笠澤波声春雨裡洞庭山色夕陽中江頭景物牢籠盡欲寄琴尊此亦蒙

西軒洗竹　楊維禎

華嚴寺裡斷雲師許我來題洗竹詩未論竿頭能進步且教節外莫生枝定回午夜秋声減經罷西軒暝色遲從此一塵無染著歳寒惟有此君知

過華嚴寺贈斷雲師　成廷珪

斷雲老師如斷雲無心舒卷自氤氳空山與之結爲侶遠適也堪持贈君黑夜雨隨龍聽法青天風引鶴同群江湖我亦忘機者半榻今宵喜見分

宿吳江瑜院　張鉉

宿雲蔽空谿溟濛我船曉繋紅蓼叢宿雨滑道樹濕漉我車早轉青泥衝破程約涉一舍外遠目未快千山供岸傍小店換馬去遽裘障冷披蒙茸須臾巾蓋不容展莽々暗霧逢々風偕行客輿屢掀簸邊值官騎来憧々刀弓負帶競硉矹驙駟驥驖騅騟驄爭前迭進步殊窘迫暮始望橋垂虹石塘百丈捍駭浪間有灘磧紛魚筒雅群黑白混鷗起帆影亂點還波中筆牀茶灶住此地得句未必慚龜蒙浮圖老屋且投宿觧擔正聽黄昏鐘紗籠炙灯照佛古蘭席布榻便吾慵恍驚足履未游地欲記倦著新篇工呼僮溫酒立懦志逸與恐失難重逢寀邊暮盡莫翻寫不覺紅日看生東

登吳江塔　王守仁

天深北斗望不見更躡丹梯最上層太華之西目叟斷衡山以南闌獨凭漁舟渺々去欲盡客子依々愁未勝夜久月出海風吟飄然思欲登雲鵬

登吳江塔　王鏊

吳江高塔在與客試來登欲盡五湖勝還升弟一層
寧境華嚴寺在東門外梁衛尉卿陸僧瓚捨莊基建嚴法師開山名華嚴院東魏太平初重建宋元佑中邑人姚得瑄捨錢四十萬緡建浮圖七層其鄰舊有寧境院紹興五年併華嚴為一賜今額並存二院之舊址　國朝永樂十三年重修

游圓明寺　吳復

不到禪宮二十年庭前古柏已參天衰容自哂多華髮故旧相逢亦白顛勸客新春醅未煮留人苦茗夜重煎一窗風雨催歸興好向溪頭問釣船

圓明寺訪呂山人　高啓

憐君不出戶結夏與僧同陰竹行廊遠香花擁殿空飯分齋鉢裡書寄藏函中茶晏歸來晚西林一磬風
圓明寺在二十三都宋乾德間僧月覺建

寄顧仲瑛寓法喜寺　謝應芳

客來喜得平安信蕭寺樓居日掩扃湖近浪搖窗影白地偏苔泛履痕青群賢方結蓮花社小楷尤鈔貝葉經歲晚歸舟經甫里好尋漁甫過寒汀

宿同里法善寺　華幼武

九里湖邊寺參差樓閣重空林初落月深殿已聞鐘門擁溪流靜橋分野色濃暫來生逸興無計削塵蹤
法喜寺在二十六都九里村唐武德中僧西遇建

登崇吳寺樓望太湖　錢惟善

西望洞庭青插天蛾眉兩點秀娟娟勢翻震蕩蛟龍窟氣漫高寒牛斗纏文通每招過野寺龜蒙曾約種湖田凭闌不盡登臨興更駕長風萬里船
崇吳教寺在光浦梁開平二年僧妙義建

吳江普濟寺　前人

初到湖邊寺相逢有徹師深悲十年事朗誦四懷詩高榻窺春早寒灯照夜遲寧無一杯酒慰我鬢如絲

普濟禪寺在震澤鎮宋元豐中僧壽善建

游吳江永樂寺　高啟

鬓隨鶴羽總秋零幾日江行思渺冥夜臥客舟聞詠史朝過僧榻共談經沙洲雨足蒲初紫林隝霜遲橘尚青後欲尋公曾到處留詩應在竹間亭
永樂寺在雙楊村宋淳祐間僧無際建　柳貫記

寶覺寺　張適

留衣山館久飛策海城秋迹逐初來雁情親欲下鷗晚雲黃葉渡斜日碧江流正是懷思處聽鐘獨倚樓
寶覺寺在曹村宋紹興十年僧佛光建

寄羅漢寺僧伏虎林　朱良寔

我将八耋断塵緣愛聽松風看瀑泉和靖吟懐梅瘦損濂溪生意草芊綿謀生未許全抛俗問話那能不離禪長想知音在何處他時定汎剡溪船

和　伏虎林

黎里人家石上緣幸師来往古林泉夢回竹榻聽猿嘯定起松軒看鶴眠暇日每尋香積飯長年不離苦空禪老夫亦是幽棲者久欲相尋共釣船

羅漢講寺在黎里鎮宋淳熙三年僧法燈建

過吴江永定寺　高啓

乱後僧何去門閑葉落時畫昏虫蠹老齋断午禽飢罷說傳心法猶看賜額碑不知興壞理来此豈無悲

永定教寺在荒村浦

吴江泗洲寺二首　易恒

幽尋林壑間春暝護禪關到寺過頭杖開門對面去山灯傳清晝永僧與白雲閒欲覓泗洲老高風詎可扳

開士僧中彦繙經晝掩關禪心秋水觀詩景夕陽山鶴下松雲破鹿眠苔徑閒老尋棲息地著意欲追扳

泗洲寺在蘆墟村宋開熙間建

接待寺　劉濤

江滸收帆試倚闌目圍平野望尤寬氣吞四澤鵬相近路入三山鶴夢寒壓曉几思看浴日凌秋誰許傍覌瀾應憐低首邊塵客何日風枝得暫安

和　張澂

小檻超然着曲闌登臨鄉使壯懷寬浮天野水東南折照座雲山紫翠寒風定綵虹銜落照夜清紺塔卧微瀾自公休暇宜来數寄傲南窓膝易安

接待寺在東門外南津口俗稱南寺宋紹熙二年僧寂照建名承天萬壽禪寺元至元間僧正壽重建改今名

題梅堰顯忠寺壁　景奎

千古梅塘寺山門面水開地清塵不到僧好客頻来潑墨題詩壁殘碑字没苔杪欏樹下石云是講經臺

顯忠教寺在梅堰宋王樞密祠堂也

長橋寺化修造疏　釋大訓

開山
祖焚目祈雨感觀音授以目復明朝廷為建寺昔閭大旱金石流而土山焦爰感精誠天雲垂而海水立盡謂暴尫之何益獨微瞽目之重明有功生民在祀典猶修其礼大德我祖而後人不葺其居頹予心之何知視其額而有泚塔鈴自語况多舶提之

風土偶相憐盍甚瓢傾之雨尚想美哉輪奐豈曰嗟乎權輿長橋臥波依舊虹蜺夭矯高岸為谷向来雨露淋漓敢圖逭責六廢幾爲當見勇為而興起者使黃金同土價頓希一語之仁得白壁照夜光不待立談之頃百堵皆作萬福攸同

吳江洲水月院記

前人

吳江洲南五十里有湖數百頃湖中有土阜隆然廣可五畝曠古莫有居之者宋嘉熙間僧覺春廬其上曰水月菴六傳至允諒諒築隄以廣之作殿堂樓閣悉完好請予帝師易菴為院而求記於予且曰世以

良田美宅貴粥豪奪攵積之寖廣而官之賦役盍重於是有不勝其用而病且覆者相望也故吾祖取人所棄而有之以至於吾〻以一身之微寄於水月之上泥〻如虛舟之淩滉瀁何徃而不自得哉予謂志早者狥利樂聞曠者狥境其誘於外而為物所勝一也若是則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為子記之皆外物也能歛念以返觀乎內雖宇宙之大虛空之無窮曾無一漚之量而彼水月者又不啻隙中過影耳則子之居將無所寄庸寄吾喙於其間哉雖然虛己必觀物則物皆吾用不泯於空不窒乎有中道然也如是而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為子記之載歌水月之章以遺之其孰曰不然辞曰水之逝乎有潮有汐維月之恒亦朏而魄有生遍化孰不如物不有至人會萬若一爰執其樞以游化初物我無朕水乎月乎

長橋寺與水月寺未知何所今錄二文于蒲室集

嘉定縣崑福講寺

僧懷瑾

峩〻跨蒼穹登臨豈辭陟冷風天外来陽烏檻前走
縱目春正妍緩桃紅間柳徒倚漫裁詩不覺日在酉
樹景感舊懷臨風一搔首恍爲凌太虛煩襟復何有

崑福講寺在縣西梁天監中監建

圓通寺留題

楊貢

曾向嘐城跨玉驄又乘五馬到圓通僧房有榻懸初
解暮夜無金賬正濃當道豺狼休躑躅號寒兒女且
從容莫言廉范從来少尚有今人可繼宗

圓通講寺在拱星坊內至元間里人高氏子為僧名明了捨宅為寺

嘉定州南翔寺藏經記

釋大訢

至道無為無言也而所以為以言者將埏埴群生陶鑄聖賢其有為而然乎以本覺明妙之性淪于六趣散于萬類形氣情欲相禪以生相感以化以蕩流無

垠故　情而訓之以剷情絶欲澄瑩精一求返于初而甚矣情之蔽凾性之不克復也乃酌其机隨器所授示六趣以果因影响使之遠悪進善以趦于聖賢之域導二乘以四諦十二緣榮菩薩以六度萬行逮人〻妙覺物〻全真以偹一代化儀而猶曰彰其迹尔若夫顯本㷗舊雖聖固知豈世智凡識所能擬度哉况性之精微言所不及性善言〻者能言于無言而後可以達無言之言于是有月指筌蹄之喻而啟廸將來非教莫宣斯三藏之文為世法宝聖凢顯幽所共戴仰如日月于晝夜賴之以為向導也藉之嘉

卷三四

三四

定南翔寺僧祖勝以已別業為經「堂」庋經于中嵐選淨行僧閱之復施田五頃給其費餘以偹繕脩而求記於予〻禪者故取直指見性之道與契經合者告之而申以辭曰　餉空于缾酌水于缶而水與空非大非小如性圓形〻不能圓瞬閲萬世芥視八表有覺瞿曇称性而譚虛空為舌萬象交參彼昧罔覺或聾而悟善啓其機爰得我心如屬于耳如接面命彌隱而顯鳥飛魚沐花雨風清海天如鏡孰為檀度日从江勝〻即我謀妙斡其樞不有作者德山之徒視佛不為火書壞廬冥行同趍不既蹝與

又　　葛天民

南翔建自梁天監白鶴不歸江自轉深禪空憶祖師
齊昔有老堪今有遠我趂江鷗訪遠公遠公不有湖
天遠七歲驅皃有幾房三百苾蒭無半面殿閣參差
高入雲一壺可着千僧飯古柏槎牙不記年柯如屈
鐵色蒼蘚古意偏閑倦客懷歸舟有句無人遣明日
中流遇阿英「連」寄細說南翔院少待崇蓮宝塔成春
風共看巢梁燕我欲婆娑借數椽子當力學如「顧吾」
一任江花惱殺人閒邊自數飛花片

卷三四

和　　僧普洽

白鴨南翔何日返香雲不動春風轉屋為鱗次江枕
安江作蛇行到門遠的〻明燈金殿寒沉〻複道長
廊晚老翁矍鑠皎須眉愛客將迎笑盈面自言天監
拓基未食指數千猶共飯斷碑壁下試摩挲龟趺剝
落生苔蘚笵〻往事比寒潮蒼烟落日愁唯遣遣中
何處恆深深王鼗新池閒刷二齊已去老堪徂故院
壘空未巢旧燕吾宗有弟知此懷炊黍功名豈云願
便呼阿買寫新詩研池澁擁清氷片

三五

又　　楊維禎

三生石上有因依變鶴徧從石上飛自笑老禪能事

畢不隨變去復還帰

又　道衍

齊師不返鶴南翔梵刹如雲始自梁護法天臨朝擁殿放禅僧出夜循廊碑殘亭下思皇宋檜老堦前識李唐事業已經千載久空王誰道有興亡

保寧寺鐘樓記　徐冲

樂一歲為十二鐘武事以鐘為代蓋鐘與鼓等鼓陽主進鐘陰主退樂以鐘配地戰以金為歛吾儒用鐘大矣西方教尚金声鐃鈸鉦磬亦胡部樂寂滅之訓宜有取于靜退之音其書謂罽賓吒樍曇化為九頭魚刀輪舞波斷首復生循環不息聞鐘少停此緣起也流入中國則曰魄行中陰假聲進步人死不滅業通三世恣為因果設余童時見隣有虎適野者童聚戲诟其竅將困鐘一聲出雲杪遂閒然弱冠侍親讀發燮獲自經夜出因蒙隣寺鐘鳴始去扣一夕少正良驗矣世習以鐘驚迷暴戾潛消久矣猶樂通和鉦退師比也況佛祖誓願天龍統攝通神明齊生死皆由人心發爲鑄好屏鐘鳴山應吾儒不為奇佛家籍以立教士不揣本義之曰吾不及也鄙之曰吾耻言也是皆不知倫類出姑蘓葑門沿吳江百滙為青龍江距海三十六里曰商量湾三精藍獨保寧以石晉天福建屋老而大長廊重楼方一新有吳越鐘四百觔開宝九年諸葛氏為報恩山中峯寺作不知何年帰于此旧楼且隤法喜聽天台覌嘆曰吾徒二千指號聲賾司昏曉者庳陋若斯可耻也猛欲撤而新之衷媪申明為倡檀施趨和遂以嘉定壬午歲嘉平上澣成廣三尋縮弍尺高七尋盈六尺栱藻重擔四牖咸俻肴頫年以王事往返一夕法喜炷香瀹茗求為記余指楼而告之曰幻土木之奇焜金碧之輝揭盛時之聲鐘懸百尺之崔嵬穿遠响于天外振阿含之執儀昔為墜典今登濟斯尓所以懽喜衆所以難息歟曰然又告之曰東西鼓尚陰折陽亦無生意以鐘柔剛賜暮息萬籟靜而清長晨雞未啼作而鏗鏘息者付道業之全缺作者抑妄念之披猖痴扃破鐍夜景發光律心萬法豈徒釋争訟于曲直之場施形百斛何啻罷怨懟于矛盾之傷継今以始午鼓並鐘食輪轉法輪翔入耳着心化凶反良兆我一身為世津梁此亦衆未盡知其以語而宣揚合爪曰法喜作楼本心也敢垂樂石四衆受持嘉定癸未八月既望記

卷三四　三六

卷三四　三七

又　薛松心

工曲蕭梁寺山僧畫掩扉土花封石梵翠竹上人衣
海近潮声促廊空木葉飛我来味禪寂相對兩忘帰

保寧教寺在江灣鎮石晋天福三年東京大相國
寺僧智光所謂龍樹法師者駐錫于此募建後周
廣順二年賜額元至正八年僧惟正重修　国朝
永樂六年再建

西隱寺空翠亭　張南渠

人間風日不到處林石照衣顏色鮮半天六月雨蒼
雪隔水一僧吟白蓮座中得趣成三笑竹上題詩令
七賢他年此會或可再須借北窓供醉眠（卷三四　三八）

壽樂亭　郭元祐

西隱西邊壽樂亭六時天樂語檐鈴傍人馴鶴竹穿
竹掠水飛魚出聽經月到中庭開碧落星從南極上
滄溟千年一息那伽定長結慈雲擁帝青

真節軒　楊維禎

西枝林中訪遺直況有文采錦斑如誰参如禪到玉
版自愛此君如史魚彭澤風高印綬解空廬雪冷節
毛竦道人詩似春秋筆大字琅玕節下書

西隱教寺在縣西北清教塘元泰定元年僧可悦
建僧圓照記

普濟教寺重修記畧　曾棨

崑山距縣治之東一舍餘為太倉其城之南門外有
普濟寺其先當宋季時有僧結菴于此然旧無田産
唯募粮以贍衆至元間有五臺僧曰普明大師者東
遊卓錫于此日擊木魚化募婁江之上時有朱左丞
者厭其煩賂令奪木魚弃擲水中已而泝流而上左
丞驚異遂捐貲改今額張士誠據有姑蘇寺悉焚蕩
獨存靈山聖像靈屋祥師思欲重創弗憚勞勤俄而
神光屢見施者雲集即鳩工庀材搆堂五間以居衆
像　国朝洪武辛酉建大佛宝殿癸亥作方丈併為（卷三四　三九）
叢林永樂戊子昌梵與梵衍各捐貲并募重建造圓
通殿佛氏之教以慈愍濟衆為心故世之人贍奉向
仰以求福田利益者日滋月盛況于其徒崇[illegible]而
帰向之以樹立而振作之歟

普濟教寺在州南一里宋末五臺僧普明止此遂
卓錫建寺元末燬惟靈山一會佛像存焉　国朝
永樂六年僧梵衍重修

淮雲寺　趙孟頫

淮雲三十里見者以為奇而況于淮雲遠被淛水湄
其上聳樓觀丹碧何絢麗子孫有如雲咸能嗣厥事

老我作是詩刋之于樂石庶尓保令名照映滄江色

淮南精舍言懷二首　張泰

幽獨臥禪林經年輟醉吟久知書可讀不耐病相尋鳴鳥夜還曙落花春又深餘生憑藥餌又感聞朝簪

年〻春不改風雨是花時弱葉終遮樹鮮英且附枝屛心居對景隨意步臨池聊用忘吾病憂中一較詩

登淮雲毘盧閣　陸景

危樓高入白雲層拂袖閑来試一憑紅葉城樓聞斷角夕陽溪路見歸僧地偏不着塵埃氣心遠應超大小乘安得吟邊添兩腋九重霄漢快飛騰

淮雲教寺在城北二里陳涇橋北元大德六年江浙軍器提舉顧善夫營祖墓于此建為養壽閣若以其家世淮人不忘其始奏賜今額趙孟頫書扁

國朝永樂中平江伯陳瑄重脩

崇明縣奉聖寺　程用昭

霜落平沙楓葉丹可人情意滿江山空梅瘦褪猶踈放山鳥驚猜亦往還孺子與同秋水遠吏部心與白雲閑此時野寺題詩處昨夜擁寒湘竹斑

又　劉秩

白馬馱經日本西偶来此地訪招提長廊松樹何年種別館梅花後夜題結社東林思靖節白衣南海愧昌黎江風山月今如此拚得今宵醉似泥

海國瀛洲別有天上人駐錫住經年三花樹繞眠雲榻七寶池通洗鉢泉清磬响時晨聽講名香爇罷夜參禪何時來問無生話喚醒人間醉夢緣

奉聖禪寺在崇明縣東沙唐貞元間僧道成建宋紹興初里人陸思閑謝之剛拓而大之元泰定甲子至正甲午重脩鄭元祐記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四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三十五

長洲錢穀叔寶集

橋梁

乘魚橋　高啟

橋上西行人橋下東流水遊人如水流朝暮何時已誰知有飛仙赤脚踏神鯉波警風肅肅渡海秋萬里左招騎龍君右携乘鸞子笑食紫雲英同歌蕊宮裡歸来旧城郭千載一日耳下看橋上人還隨雞鳴起去者已如灰来者猶如蟻不解餐谷神紛紛自生死

同　周南老

范陽水府仙脚踏赤鱗公乘之過此橋飛昇凌太空御氣鼓兩翼飄飄雲霧中魚化仙已遠橋影架晴虹泠泠橋下水隨風自西東鱗鱗或來迎誰与巧相逢

同　王賓

此處正當城市裡誰知轉眼到蓬萊如今不見真仙過那得神魚再起來

重建夏侯橋記　潘夢旂

六飛駐浙吳為輔藩地望崇重視昔有加井邑阜繁於今為最郡治稍西橋曰夏侯以地有夏侯廟得名締創于皇祐壬辰重修於紹興辛未劉子舜記于志可考僅此他無聞焉水環樓堞陸帶闤闠左奉臺府旁聯宮寺右亘蘇館列津候糟丘級其育閭艇廛闠其腹人物輻輳使客旁午飛轂馳鞯電掃躡屨交往遝來必由斯橋曉鼓未作声迹嘈襍夜漏未半暫止復動轍久而弊非西馬力將持厥危非一木支寶慶初元邦人相率出力改作使守嘉其志捐金以助遠近翕亦而應乃命工師課負程其木石以仲秋癸丑撤其故而新之下則疊石為址刻内直外如值半圭護以連楹兩垺對起而合以梁上則鋪石甃向空中偃端如浮脩眉翼以扶闌兩廂互應而接於達明

年七月工以訖告大容九軌高内巨船不歧而陰不削而垂遠而望之巍巍乎其崇近而履之坦坦然其夷厥材孔良厥砌孔堅足以閱千祀而不朽矣大自行都抵京口渡維揚直都梁臨中原咸有通濟貫城以行運艦長虹跨水以便徒趨然其源泉併為一川架波瞰道無幾惟吳吁吸其區淮注五門由河旁達疏派且有飛梁錯峙与歧俱多輿轄經騰攢帆遍肆左賦美之夜橋菱藕春船羅綺韋詩詫之其流所以聚故民頑而富其水清且洑故俗粹而美橋梁道路責在有司吳人尚義多出我私閭里與修歷歷可舉

茲橋庶續其有自哉僕生於吳舉于吳隨牒四方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父母國甫入都故老貽書述斯役俾作記忻然諾之庶幾登名於碑他日歸老能從容予其所若勸施位名金穀品目列之左不復書寶慶二年七月朝散郎郡人潘夢旂記

夏侯橋相傳夏侯司空建或云橋傍有夏侯廟故名

烏鵲橋　楊備

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〻雖然上屬牛斗分不爲秋河織女塡

又　高啟

烏鵲南飛月自明恨通銀漢水盈〻夜來橋上吳娃過只道天邊織女行

又　周南老

古有烏鵲館橋名曰館旧烏鵲已南飛影落蒼石竇彷彿霓横空知是何年溝往來頻送迎女牛曾邂逅銀漢秋逾高靈槎莫子覿愧非濟川才欲進不可又

烏鵲橋在吳縣東古有烏鵲館同名白樂天詩云烏鵲橋紅帶夕陽

顧家橋　王賓

水落沙虛古岸斜垂楊幾樹有慈雅將軍孝行宜旌表獨見橋名称顧家

顧家橋在樂橋東孫權虎頭將軍頋悌家爲悌在官得父書洒掃設几筵拜跪讀之居父喪痛不見父終哭泣未闋而卒

百口橋　王賓

百口橋邊春日斜旧時閶闔紫荆花山東人說張公藝此是中吳顧訓家

百口橋在婁門西東漢顧訓五世同居百口同爨故名訓歲朝會集行酒子孫三歲以下皆知位次

故又名試飲橋

孫老橋　王賓

白傅經營年紀衰蕭〻白髮滿頭然孫公頋來修葺又在衰年白髮時

皋橋　皮日休

皋橋依旧綠楊中閭里猶生隱士風惟吾到來居上館不知何道勝梁鴻

又　陸龜蒙

横絕春流架斷虹憑闌由想五噫風今來未必非梁孟却是無人繼伯通

又　　楊備

隱士貧居日賃舂物情欽在五噫中釵荆舉案何人識猶賴橋邊有伯通

同　　高啟

閶門啼早鴉拂面見飛花綠水通蝸舫紅橋過犢車誰尋伯通宅只問泰娘家

同　　周南老

漢郎皋伯通卜居近西城門前橋突兀時以皋為名大横當孔道來往人営〻伯鸞操井臼衆中為欽迎豈惟隱士賢乃貴知人明二賢久已矣問橋猶有徵

同　　王賓

伯通久家沒橋邊有姓依橋尚遠傳非是偶然人記取緣他知得伯鸞賢

重建虹橋記　　虞集

吳郡内外皆鑿溝澮納太湖之水以行舟輿然為梁經緯縢屬其高庳修短視水大小獨虹橋在郡閶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為回洄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歲久腐撓乃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縣長吏計會役大愳不即成郡人鄧文貴諧官自言架木非久計請出家財以成之遂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盡撤其舊而新之絶水下石鈌壘鍵固紊起拱合理緻無間下通圜空涵水象月引重過之堅塗寔地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十五萬貫云夫鄭商窩半畝謀遂沮卜式輸財漢用不置以一民而專有司之美不可無書也故為備載不辭

同　　黃溍

泰定二年冬十有二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而除道天根見而梁成有司之事耳春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常事者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二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圮其地適控通衢徼今賜子布政於遠方國奉貢輸賦為行者病誅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内民人鄧文貴請以家貲之半與為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歸財用庀工徒以聽要束焉遂以八月乙丑始闕入甲而告訖功橋之修四百尺而其修十分修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圻等脊之廣得

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五上設狀闌爲之用法其下爲門如半月以釃漕河而跨其兩厓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傭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貫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貲殖奇羸若他大姓比小梁逵路官是傾之而文貫願能軼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務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滑執筆書其凡而記焉夫以一大戶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爲其風勵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滑不得辭也

夜過西虹橋　王鏊

破楚橋邊步偶得夜船燈火散如星館娃歌舞今何處由得吳歈与客聽

西虹橋　蔡羽

引顧烟無際凭虛念自深雲同滿川雁秋起一城碪颯颯闇侵暮纖纖月上林扁舟從此逝把酒不堪禁

虹橋在閶門外初木爲之元時鄭文貴易以石後復以木俗名釣橋成化六年改名永濟

楓橋　張雄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又　張祐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筭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疏雨過楓橋

又　湯仲友

出城纔七里地僻罕曾過孤塔臨官路三門背運河鐘鳴驚宿鳥墻矮入漁歌醉裡看題壁如今張繼多

又　高啟

画橋三百映江城詩裡楓橋獨有名幾經過憶張度繼烏啼月落有鐘聲

又　周南老

楓橋橫廣驛西出閶門西大明江上邨霜紅映清溪舟衝疏雨過帆收暮烟低鐘聲来半夜月落林烏啼景為詩人勝二美由唐題每為予陳述過此或必指

蹤至楓橋　高啟

遠看城郭尚疑非不見青山旧塔微官袂加身應謬得鄉聲到耳是真歸夕陽寺掩啼烏在塘水橋空亂鴨飛寄語閶裡休復羨錦衣今已作荷衣

重過楓橋　張羽

晚泊楓橋市冥搜憶旧遊月明天不夜江冷水先秋

毋圻依漁艇高林出戍樓堪嗟名与利白却幾人頭

壬寅冬余初至吳中諸故老与遊石湖上方抵夜還舟宿楓橋飲閒陳叟季行為之歌音甚清壯諸老使余為詩和之曰以老字為韵云

又　　徐有貞

總角為儒學未能讀書不事登科早金門射策有非時聊向滄洲拾瑤草故鄉風景初未識每聽人來說其好茲回訪旧始得還遊目喜陪諸父老南湖十月波下寒霜葉飲々落如掃輕舟隻櫂木蘭舟秉風放入湖中島紅蓼緑橘薺松醪奉觴浩飲聞陳翁醉後高興發繫箸悲歌望蒼昊琅然音韵出金石驚起潛魚躍芳藻小子何知敢申和把笔題詩殊草々月明拜棹宿楓橋狼藉杯盤更傾倒夜半聞鐘想懸孫寒山依旧胥門道

楓橋　范成大

朱門白壁枕弯流桃李無言滿屋頭墻上淨圖路傍堠送人南北管離愁

回舟吳城外淌由楓橋轉虎丘　陳基

閶闔城外楓橋畔款々移舟近虎丘不用酒航更慶罸只携琴冊恣遨遊兒郎楚々春生玉兄弟蕭々雪滿頭負郭不求田二頃一竿擬欲約滄洲

楓橋在閶門西七里豹隱紀談云旧作封橋後因張繼詩相傳作楓今天平寺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

楓橋道中　范成大

村々籬落總新修處々田疇盡有秋一段農家好風景稻堆高出屋山頭

楓橋通支硎山路

許市重造普恩橋　吳寬

滸墅在蘇西北境上其民際水而居農賈襍處為州

吳中一大鎮自景泰間　朝廷置榷司於此舟揖停集居民益繁貿易往來以限於官河皆不称便成化初雖嘗作橋以免濟渡而南北遼絶人迹折還猶以為不便也里父老相傳故有橋在周孝侯廟傍訪求之果得石刻題曰普恩橋視其時宋慶元三年也乃圖重造而不敢專以戶部主事藁城刘君煥方奉命分司於此啟而有為始合言以請君曰是民功也吾何敢沮且從而奬勸屬之他日工部主事貴溪姚君文灝行水至聞其事亦從而相勸之民既樂為則又言於知府史侯々曰宜又言於巡撫都御史朱公上

亦曰宜於是吏相告言出財以助凡得白金若干兩擇弘治九年五月興工是年十二月工畢劉君喜其事之果成也曰是橋則費甚鉅勞力甚多然而利益甚大不可使後人無所攷也介郷貢進士浦君應祥請文以記夫事之成未有不由於人和者周之作洛曰四方民大和會橋梁之役雖非是之比然而民不欲為則上之人雖驅而使之不能成也至於民既欲為上之人或咈之而不從則其事亦豈能成哉惟夫民欲為之人能從之故雖財用鉅而費力多不待踰歲而穹然堅厚不易為之役遂以告完雖然人則和

矣亦惟得其時耳蓋吳自古為澤国數被水患今則大熟粒米狼戾民既有秋成之利視豢所在慨然施予亦不知吝此事之所以易成也欤橋之修一十二丈其廣二丈三尺崇如廣而堅董其役者曰倪俊凡出財者其姓名則列刻於碑陰云

普思禍在滸墅

虎山橋　　吳寬

南人相見誇杭人自料西湖讓一籌天為漁家開下
淹晚宜画舫駐中流新詩已判凝擴寫佳景從教次
莫遊孺子歌声何處起落霞孤鶩水悠悠

又　　王鏊

湖上仙山翠巘重画圖面面對夫容人家斜日東西
崦野寺浮風遠近鐘飛欲濯纓來此處誰能築室傍
前峰放舟又過溪橋去恐有桃源惜未逢

又　　蔡羽

初出山腹中復見水竹處遠迴得平疇蒼莽急回顧
山梁不為高延覽自成趣風條薄林翠珍木接葉香
前跑未及奔後蔓重巔芳朝遊屢過坐霞石夜曾宿
艮松栢房從來不識銅玩面今日青青落吾掌上崦
何明媚下崦亦清朗楊花飛飛青錦被荇葉差差木

蘭槳前帆滅後搖輿長川引碩雲晃晃游絲起煖氣
昏須臾不見西華村東風吹亂鸂鶒群水西顏色何
紛紛繫馬荒祠忘夕曛

秋自虎橋訪朱子羽山居　　皇甫涍

春歸五馬到雲莊頭白知君旧省郎二女風流誰得
似四愁心事耿難忘歸來獨臥青山遠不盡懷人秋
水長悵望桃源遊未遂遥遥孤月限河梁

晚過虎山橋　　前人

揚棹轉溪路山影亂晴流向暮滄洲上閒來白鳥群
微飛迴落日滿澤散秋雲會有竹吟客清歡期不闌

拂曙度虎橋尋玄墓　前　人

谷口望未引前林烟未流宿言明星夕獨向青山時稍〻衆峰出熒〻孤月隨遥過石梁去庶以邀心期

虎山橋在光福西接太湖宋嘉泰中重建元泰定甲子改爲圜洞三遂以紀年名泰定橋成化乙未重修。郡人陳頎記

吳郡溪瀆三橋　陳　霽

吳郡據山之麓震澤之瀆廝流派瀠以通舟楫陸達四、達故多橋其東屬吳江爲越來溪春秋時越伐吳兵從、之入故名南距澤水二百里爲越地玆寔吳之故。鄙也、橋曰溪橋溪之支流爲筆港脩直如筆承象類也橋曰、銚稼其南屬吳爲管瀆因以名橋襟山帶澤厥維要區、銚稼旧爲木梁朽折且盡溪瀆且盡爲之圮甚陡石刺、水中鉅石危欹業〻欲弁徒者却顧胥息趍而過舟行、者望而憂之經其下驚悸凜汗回視皆相賀或、不憚迂路逃出之蓋三橋之弗葺先後數年矣尚書工部都水、司郎中新喻傅公奉璽書督水利於三吳興廢疏滯鉅、細畢舉既二年行、郡涖澤之臨視玆土集耆老問狀曰、是葺之晚其加崇乎然毋勞尓民下屬邑理其役發帑、鳩工伐石聚材民爭

趍之陡塹偕作工用次舉橋危以安代木以石拓旧規新高廣有加爲靡公私錢十有八、萬役夫千人始作於弘治辛酉春三月成於其冬之十、月綜其事者吳令鄒君璠判官吳君秉吳江、令劉君澤、邑丞于君旺竣事諸吏民謀曰公惠民深矣玆一役也、功倍而利傳脩而克完亟而勿勞不有述也其奚攷引、公德以詔於後乃相与來請爲列其事以書於石

吳邑重建永安諸橋記　浦應祥

吳爲藪之首邑而藪寔古都會覽周職方迮連三江浸淮五湖其波流衝射爲濠爲塹爲溪爲瀆爲津港爲陂、塘者難以數計苟可以通舟楫處必資橋梁以利涉爲、故橋之爲數攷之地志載內官橋凡三百九十自其郭外言之則所謂徒杠輿梁者奚啻數倍也承平百年來、多所傾圮行者病涉閒有好義者欲修葺而作新之視、上之人無有以勸相而倡率之遂至於廢墜而不舉良、可惜也弘治己未工部郎中新喻傳公奉敕總督江南水利來藪治水之餘令曰橋梁道路利於民者不細乃、檄有司出公帑爲倡而民之好施樂助者聽一時要津、孔道窮僻陬隅朱闌碧甃罔不聿新誠盛舉也玆者自、胥門之西二十里許至

木瀆為橋者三曰永安永濟永、福自木瀆之東南不數里許有塘曰與福為橋者四咸、隸是邑公爰咨邑令鄺侯瑺勸農簿喻君秉節董其役、卑者崇之狹者廣之傾者圮者固之上可以通車輿下、可以通巨艦信久遠之良圖而非直目前之美觀也其、所以利於民者誠溥且博矣公蒞政三載將復 明天、子命鄉之被公之利澤者胥謂予曰公之德政施於他、方者咸有名筆以記公之盛今公去為明天子由而不、復至也則公之休美施及吾鄉者歲月流邁能不有所遺思乎吾輩敢藉瀝堅珉請執事文於上屬以樹於

通衢、以昭示於來者執事無靳焉予是其請遂不辭而書、之橋凡有七其徒屬材用高廣尋丈與夫財施丕作之、里民姓氏當別敘於碑陰故於此而略

圭晉二涇通水建橋記

楊循吉

蘇之郡惟西為盛而吳邑司之有水焉來自太湖引大、濠而別注者南曰瑞涇北流三里至途而正北曰普安、涇南流亦三里至田而正中偏小溪淺不及滕村民以、資灌溉莫之能貫焉弘治辛酉胥門淳橋與邑令、任丘鄺侯相水至斯嘆曰噫是固有別津而人不知也、決堤鑿田其克有濟乎于時巡按侍御長沙袁公方祗、奉 上命致々治道郡侯汝寧曾公盡力民事尤敦、恩、愛、侯其以請皆慨然許可乃集地之耆年而敏事者語以、故曰咸茲川堙塞且數百年今故形具在龐眉之老思、復其舊而不可得大夫有意吾儕其何幸則又諭田者、俾售之果以地獻消日斷土厥民子來不旬月功告成、凡用役一千開地四十丈而南壑之決於一日者不與、焉沿流而行又隨在疏剔其過地之侵官而屋其上者、必斥無貸豪強共命惟恐後代樹祛蘊洞為流波一望、洋々雖有阻遏於是鼓揖而過者無虛晷臨流而宇者、號厥居黎

廢相慶胥來聚觀若天造地設理固有定而遠乎成也方役之始侯欲廣渠容巨艦慮匪卑渠可納、乃作十橋跨其上在北者首普安頒其五曰昌祿壽安永、福積善富民在南者首圭涇頒其三曰通惠張盛豐利七之用石三之用木率取陰顯壯於里廛朱闌綠波、照映遠近級以條兩徒者便之然後鄉人以為舟之出、是有二美焉胥不能阻閭不能險是民志也乃謀代石、書偉功謂遇臣與水延宜不得辭愚惟物彝則思通然、必遺而後濟功成則不朽然必協而後克觀之斯渠昔、否今韓瓜於大川其不有遺乎上下一

心以建厥節其不謂偭乎雖然由是以求執政之賢不可以不志惟侍御公以公忠持法而憲体振惟郡侯公以廉正率下而政道立惟今侯承之以勤儉潔修而邑政用奔是故吾人安堵樂業熙熙乎無所不遂也若夫浚河作梁乃一時餘事流澤沛麻而亦垂之無窮君子居位而荷通物之任秉建功之基既行之矣可無紀乎哉是以敢筆其詳以示於後世与茲流永久

饒豫堨記

莫旦

堨以饒豫名志豐年也豐年所以為生民立命也尚豐年而立民命豈無自而然哉必有大德大功以涵煦於其間而人莫之知也堨在郡西南二十里南周村之上跨越來溪之支流左右居民務於耕稼亦有以儒為業者是以人無怠荒而俗多謹厚焉堨之創始不可考舊疊石為堰上橫以木歲久傾頹將有厲堨之患里士盧綱欲葺之而未能也其子雍以文學受知於　欽差提督水利工部郎中新喻傅公間以白為公檄吳縣簿喻君秉詣示之君謀於大尹鄺侯堵給公錢重建而里之好義者皆樂助乃悉以石為之經始於弘治辛酉春三月四日落成於夏四月廿又八日遂為溪山偉觀而行者便焉綱謂不可無述以詔後乃以貲財立亭於堨之北既而以碑文見屬予予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農事失時而欲為民食足也難矣此堨之所以饒豫名於州於是而竊有感焉吳於元末干戈之際淪於僭據若於虐政尚何饒豫之望哉而我　聖祖龍飛為中華主。命將出師討張士誠空其巢穴遂以平吳為畿輔重地今百四十餘年惟見黃童白叟熙熙然耕田鑿井以樂其樂孰知　上之功德所以涵煦者如此則夫一堨雖小堨以饒豫豈不足以滋禧　上賜而与民同樂也哉

余家去堨不遠一望往來於斯習知農事今頗与諸父老率其子弟從事於耒耜之間暇則誦詩書習礼義使父子慈孝兄弟友恭夫婦保守鄉里雍睦興礼讓息爭訟自然和氣薰蒸豐年可望而所謂業儒者亦將出膺時需以圖報於盛時也夫然是則堨之建豈止免厲堨之憂也哉公名潮字日會今禮部尚書體齋公之弟以明進士累今官所至俱有成績堨梁若越溪若官瀆之類處俱為重建非止是而已也謹記

吳縣康嚴堨記

楊循吉

繞環水而城其西曰閶門涇會者五奔流燹束湍益急舟過輒恐由是前人鑿新河以避之而其上因有橋焉以航以塗水陸咸賴利雖在入邑政是足觀先是壞且有年因卒靡興石脫幾墮爲行游者憂皮如也鄺侯仕立人也以名進士來令吳力官勤民百廢咸作至是得其宜修狀乃召里之謹慤有力者十人俾任其事咸以爲當民心閑永利欣然共命則役良工代美石易故以新寔其中而飭其外非延之圖惟久之謨而侯朝夕臨視其役以法增除之凡二尺車馬孔宜大舟得通以其昔危今安克良於行因名之曰康履皆侯意也其經始於弘治八年十月僅百日工成父老咸曰自侯之來也強革弱寧四境疊晏吾人受康多矣今也又康吾橋其欲無書乎蓋衆謀乃合而經生朱臣以其石告夫橋仁夲也百亢克直而能及於是則措心邑事宜無遺焉抑以知賢牧之在上才大而餘功建義感而民力随其澤人殆如是也是誠宜碑故述焉而以附十人者之名侯名璿字廷瑞有志康去者也兹邑其其小試乎

重建勝安橋記

夏璣

蘇城西北虎丘山塘之半有橋曰勝安始於唐旧以木爲之至宋端平時里人金進易以石梁迨我國朝積歲傾圮不堪於行正統已未巡撫文襄周公郡守況公重建以廣旧制自成化以後象遭大水衝激日底於壞甚於往昔行者病之弘治已未耆民周憘鄉鑑勸里中義士蔣瓊陸榮爲首倡又舉壽聖住山僧圓智里人陸釗勸募朱雄等相爲出資以圖重建白其事於　欽差總督河道水部正郎傅公曰此王政之一事乃吾責也又請於郡伯曹公公以爲宜時通府陳君長洲劉君吳邑鄺君貳尹竇君又復勸諭而獎導之由是瓊等遂經始於是年三月乙酉鳩工聚石財皆民助晨夕監督不憚勞苦匠氏効力而落成於次六月癸未高加三尺廣十有六尺翼以闌石行者始免病涉之勞勝安之西不二里許又有橋名范店者亦病於涉公復命粮長江仁老人朱惪等成之於是遠近靡不贊頌水部公之惪且謂不可無記乃築亭於橋左請予文以刻石垂於永久則瓊等餘公之心可見橋成公厚勞之莫不勇躍聞風興起豈曰小補噫天下之道皆然遇水而不貫者非橋梁則患於徒涉也涉水者必橋梁以相濟也橋之濟物如此況以道兼濟天下者是蓋傅公相天下之志也民

知向義而樂於爲善豈非善政之所致歟敬用刻石以爲義者之所勸云

重建渡水橋記

楊循吉

東洞庭峙太湖中心厥惟吳邑之重鎮民居鱗次隨高下結屋若古桃源耕田樹果殆無寸地隙人力作耐勤苦以儉爲事屢陌經絡不下萬井其往來上城邑日憧〻然在遠摩接無棄儉而宴處者是故道路之宜修急於通都勿可以荒遠視也其區滋界二峰之間西五里曰莫釐峰東二里曰武峯其南北貫於太湖太湖本其區也以其水恒出是故以爲號焉其流廣而且急隔越行旅爲必由之要津故有石梁曰渡水廢四十年矣里人慮其工巨勿敢圖架木以濟高危凜〻每風雨晨夕人之提攜負荷過者多恐怖兢業或仆而溺有之居武峰之下有曰前賦長吳天禧謹願人也病人之厄慨然思作之邑令鄺侯美其志白之郡守史公〻大善之道吏獎勸着曰汝必亟成乃續無愁懈惟汝名侯亦曰汝成予其義汝天禧感厲益勉厥事旧石材惡弗可盡用棄之别購礦材之良者甃焉遂以弘治九年之九月告成凡長一十六丈高二丈九尺東西爲石隄延袤又各四十餘丈

其費金將百挺而不吝工部姚公方督水利事而毖而旌之然後山之人大悅并憂於雨弗惕於夜坦途下視風濤不驚能聊驩爲喈嗟以爲盛事而令賦長吳循周元禹是其石以來頋有書也余聞立政以舉人爲大潔而不貴聊又善爲若夫利害非其獨有而欲使之傾材以濟衆非勸其孰能成之於此以見是役之舉雖營于下而寔出乎上以二三執政之仁而成斯人之義皆永〻不可刊也已其餘無述乎然天禧之爲[illegible]不遺其力而務廣其惠故又有餘績者三若近傍涇之梁出之隄上而道不迂若作屋三楹其傍以近來往而客有息若浚橋之東故井且亭之而竭者勿病皆其事也是宜得牽連而書故余勿敢略焉

渡水橋在東洞庭一名其區風月橋旧以橫木元周富七郎始易以石 國朝成化九年吳天禧重建

如京橋記

葉　挺

皇帝踐祚二十一年將有事於規恢飭諸郡守臣治橋梁除道路以便王師征行吳郡古都會由全蜀荊襄湖廣江淮而下危檣巨舸往來相銜盤門運河環

城尢跡要津有橋如虹惟波濤洶湧車馬蹙蹋歲久隤圮且路多瀰湖玖竄騂騮過者病焉參政張公文昌李公俱以碩德重望來殿是邦君期調度六既具舉謂橋道弗治害弥上肯以吳縣尉羅相刻意事功乃命經理之尉承命弗避弗疑亟募道者徐妙行帥徒鳩工首甃驛衢建于松江幾五十里其傍舊橋有三継踵營治悉用堅整至是橋也益加其工光闡故琪易陶以石夾峙雲繞巍闌翼飛洞門天成面勢山屹在官無費在民無擾厥功告成閱者驚嘆因相与言曰凡四方貢賦之所輸百工技藝商賈之所輳搢紳豪傑文人雋士之所萃九夷八蠻朝聘會同之所歸莫過於京師厥今駐蹕錢唐異時還都中原茲橋適孔道宴遠近所必經從者益以如京名之衆曰韙哉合橋与路積工五萬為費三十萬有奇經始於嘉泰四年正月成於開禧丙寅四月既望民既落之曰并識其事朝請郎新知岳州軍州事葉挺記朝散郎直龍圖閣新知瀨州軍州事鄒應龍書

如京橋即盤門虹橋宋開禧二年重建改今名周虎書三大字刻其下

卷三十五

廿三

重建越城橋記

張習

吳邑西南橫山之下衍石湖之水而東注者曰越來溪〻之上湖之滙有石橋名來溪橋又謂之越城橋蓋今之新郭即春秋時句踐築城以代吳之地築城彷彿具存而橋与之尤近故名創之所始未可據可驗者重建於前元之至正再修於 國朝永樂之乙未風激湖波旦夜淘嚙歲久漸圮邑令文侯為令之三年政成民安常號於衆曰王政之一事非杠梁之謂乎閭頹而未舉伊誰之任乎有以是橋告者侯即首捐俸資以率邑之賢助者聽選民之着而良者徐衡等董其事仍諭以其風波衝蕩之故墜斫捉杙務力倍蓰堅固經始於成化乙亥五月之朔落成於明年庚子六月六日崇廣若干丈視旧各加以尺計者二旁增石闌下衰石址申由是人之所履物之所載咸出焉入焉而無少窒也僉感侯之德以習為邑人棱以石廣記為攷諸成周之言曰辰角現而雨畢天根限現而雨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之內事也夫何政不果若司民社者視治道梁成事為是常故民往〻有病涉之嘆況吳為澤國舟楫之所通行者侯賢敏好古勇於為義凡諸廢弛必本而新之則他日為飛 國家獻之遠大豈不猶之治一謀

卷三十五

廿四

邑也耶侯名貴字天爵遠陽人成化乙未進士茲奉天章召入憲臺司風紀併條此所以慰民去思之槩云

越城橋在石湖北口舊名越來溪橋至正間重修

重修行春橋記

范成大

大湖日應咸池爲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吴臺越疊對立兩峙危峰高浪襟帶平楚吾州勝地莫加焉石梁卧波空山映發所謂行春橋者又據其會胥門以西横山以東往來幢幢如行圖画間凡遊吴中而不至石湖不登行春則与未始游無異歲久橋壞人且病涉　之萬景亦偃蹇若無所彈壓過者爲之嘆息豪有力之家相顧環視莫恤漫以涉之官前令陳益劉棠皆有意而勿果作亭壯丁未冬諸王孫趙侯至縣甫六旬問民所疾苦則曰政孰先於輿梁徒杠者乃下令治橋補覆石之缺易藉木之腐增爲扶闌中四周而兩旁翼之歲十二月鳩工訖於明年之四月保伍不知工役不預邑人來觀歡然落成而已今天下仕者視劇縣如偶沸屏氣怵惕猶俱不旣侯於此時民咨與廢盖亦甚難四鄉之人不能出力傾助者至是始有愧心則相与商畧他日將作亭其上以憩

倦游者尚庶几見之今始識治橋之歲月亭成將侯書云侯名彦真字德全旧名彦能隆興元年進士擢第後改今名橋成之明年日南至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范成大記

重修行春橋記

失名

洪武戊午歲春三月重建行春橋成設大會以落之邦人士暨道俗會者數千人先是宋淳祐間住山淮海禪師寔來行橋有文在石於是乃請今住山以中禪師行橋以修故事人謂相距百三十有餘年猶一日也既事衆請揭其槩示諸來者按状洪武七年四橋燬公私大沮計無所出盖橋當郡西北孔道又山水间合爲吴中奇觀據要須勝橋不可一日廢也明年優婆塞正宗方事經始思弗克終乃以屬長洲僧善成〻傾誠勸募寒暑匪懈由是人争其化錢布米粟之施日至乃大鳩工發財悉撤而新之取石必堅備工必良植枋必密以深以爲石湖乃具區之委至是東爲澄潤湍流漂疾喜与石鬪弗若是不足以支久也役且半會將作大有繕營盡拈匠氏以去役幾中止秀州人錢玄濟素習橋事机知便巧弁善襲斷淵深險易甚平地來未期月而遂以告完橋之修

廣制度一仍其旧而堅緻過之見者驚喜以爲天造有相之道焉夫橋梁有司之事也使諉於、有司則必賦於民〻將覩望派捨其猷弗授而集乎就、令勿擾而集也則取其苦窳又可與其堅、久耶佛以慈悲弘濟利天下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鼓其善以勸而、入梁趍之故無煩官厲民而卒潰於成也然歲丁運侵百貫騰湧劬躬盡瘁猶閱三歲更三手而後成斯何其、難也二三子之勤亦已至矣來者思其成之不易尚母、忘嗣葺以永其利可無述予鄉之好義賛助者尚多有、入則書於左

歲晚行春橋　王寵

渺〻波星渚翻〻躡紅橋青山正落日霞彩散層霄
天吴靜不發廣川無纖飈蒼林起長烟千丈暴氷綃
紫翠、杳無端姿態欻橫起南曙稍花吐北渚荷香飄
禪室蔥森鬱湧塔翔嶕嶢傲然睨天衢鸞鶴欻相邀
縱參屏中圜煩心劇旋搖茲辰散輕策万象同道遠
了得養生理長謌白雲謠

月夜卧湖梁之上詠蘇長公赤壁賦諸子和而歌之樂也嘗人遠致白魚乃遂觴於松下而賦是詩　前人

長公胸中足磈礧擴歷江山發長嘯一時感遇迹已
陳千年古月今猶在古月今人代不同欻忽浮雲日
千態、我曾高卧石湖梁彷彿赤壁江流長〻公不死
倏來往風馬雲車進帝鄉琅然夜咏窈窕曲驚起沙
上又死夹、四山草木蝟毛竦星河爲之久低昂綃人
無声老蛟泣水面金躍蝦鰻充氣酣風息月正午便
須一飲傾千觴白魚出水如人長鸞刀飛割猶屈強
三〻五〻坐松下倏然落雪陰山凉古來賢達皆如
此何必山林斌朝稽康不歌黄公壚市鄙生放誕高
陽里人生有身貴自適、狂向侯門躡珠履君不見夫
差宮勾践壘孤兔紛〻嘯山鬼

夜憩行春橋　前人

夏植煩林莽星橋蹤太虚市朝真翕嫌江海一蕭竦
白露横中下金波滿意舒王喬妹可接騰蹈五雲車

中元夜同王子美朱日宣行春橋看月　袁袠

欲賞中秋月来陪達旦遊月當今夜好容爲故人留
皓魄渾疑晝寒光更挾秋乘搖吾興發直欲問牽牛

其二

月白蟾疑動秋清桂欲凋金波浮綺席彩暈射星橋

雲道家玄嘯風傳子晉簫運思牛渚會未必勝今宵

八月十三夜行春橋賞月　前人

皎月昇清漢金波散碧光满搖牛渚動氣欽鵲橋寒飞擬弓將滿還愁扇未圓不能明達旦秉燭盡餘惟

行春橋在橫山東茶磨屿下跨石湖上与越城橋聯有石洞一十八

重建安里橋記　姜漸

蘇州府城之東南曰葑門其水陸之要衝有橋曰安里自宋歷元歲久滋廢里人周君玄初時修真於城東之丹霞館憫其人民之艱於行也謀於里父老澂

而新之經始於甲午秋八月畢工於冬之十一月欲求余文以為記而遭世變故不果閱六年庚子復請記之嘗為之言曰文之有記所以志其制作之勤蓋古人經久之意也近世承平日久碑銘墓碣無處無之可謂盛矣自兵革屢興皆靡有孑遺雖古今士大夫之文傳不傳未可知未嘗不窃嘆碑之不幸也向使玄初得予文而刻之則其存可復冀予窃欲以予不足傳之言刻之於既毀之後其不為達人之所慨者希矣辭不獲則書其言俾刻之而玄初亦以多故未遑也　大明建国之元年師臨於吳凡附城之輿梁悉為冈兵所毀獨是橋賴今大丞相信國公駐師其前不敢廢壞及克城之日師由是而進橋有力焉玄初將自慶其功之不泯也復來請曰吾始為是役將以濟夫病涉者已又豈知造物者俾我新之胥以濟夫　王師也不然何故毀而新獨全于是宜重記之以夸於無窮也噫余之言其果可傳者歟然自甲午至於今蓋十有六年一求余文而不果一為記之而不暇刻凡再罹於兵而橋幸不毀於濟王師以成大成功則予之言果可待而傳焉者矣是不可以不記故不辭而其載之使來者有所攷焉

安里橋在葑門外

葑門塘改造二橋記　吳寛

吳城東為長洲境其南曰葑門〻之東有河〻上下有塘〻之東曰梅里涇又東曰金涇旧皆有木橋以通七區之人往來者歲久傾圮人以為患里有義士盧珪廷玉者居常曰珪遺腹子也惟吾父母早世初鞠於伯父以長年十七即自樹立成家今幸有田房而衣食不缺者豈珪之自能哉吾父母積德之所由也且聞吾父母嘗有意於義舉而不及為使吾吝所積而不肯為人不惟謂我愚而亦為吾父母辱矣然

吾雖常為之顧無以及於众也惟二橋人迹必由者是宜伐石改造爲經久計乃召工市材擇日興工以弘治十年二月始造梅里涇橋〻成里人僉名曰通濟明年十月再造金涇橋〻成僉以廷玉之功不可忘也則名曰盧家橋以記之工部郎中張君守之与盧姻家也以其事當載于文來請且曰對門有塘長六七里居民稠密而上塘尤甚塘以土築土既善崩遇天雨更泥濘行者不便數年前廷玉嘗甃以石其費亦不少也乞附書之予嘗觀於今之人凡積之厚者准必吝故好積者早夜汲〻惟其家自圖是門以外与衆共者不肯捐一木甃一砧者是皆父之其財与身同於澌盡而已不然遺不肖子孫敗之至于踈財者異於是然而家益盛身益康子孫又傳之久〻者於人事若相及而天道則好還有不可誣者予識廷玉已久固知其為人其治生也無悖入之貨其待人也有周急之心及視二橋使若他各者不以為意必至于大壞人將病涉矣至于泥逵不治若無大害然行者有沾濡之苦仆跌之危亦仁人之所不忍也今廷玉不求於閭里不煩於官府一旦捐數百金為此義舉不謂之賢哉夫義舉人多為之有好名而求

人知者有求福田利益如佛氏之徒者君子皆無取焉今廷玉念其父毋所謂欲報之德善繼其志者則又出于孝思不又謂之賢哉廷玉嘗粟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平生義事尚多不能全載予特因守之〻請為書此云

金涇橋一名盧家橋在對門塘東

重建寶帶橋記

陳循

蘇州府城東南半舍古運河之西有橋曰寶帶按運河自漢武帝時開以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瀕百餘里風濤衝激不利舟楫唐刺史王仲舒始作巨堤障之以為挽舟之路寔今為郡之要道也然河之支流斷堤而入吳淞江以達於海者堤不可過橋所為建也仲舒鬻所束寶帶以助工費故因以名宋元以來修葺不繼遂至傾圮無遺有司架木以濟行旅每有覆溺之患正統七年廬陵周公恂如以工部右侍郎巡撫茲地覩之興慨乃与知府朱勝謀曰是役工費浩繁不可輒為乃戒有司預備工材之用又四年為十一年公率知府及長洲知縣張昊吳縣知縣葉錫往計度之所積咸具而俾耆民李禧等董其工橋長千三百二十丈洞其下凡五十有三而高其中

之三以通巨艦其用材計石二千六百丈木四方二千五百株灰二十四万三千六百斛鐵一萬四百斤米二千六百石橋既成咸贊頌曰此周公与朱侯經畫之得宜縣大夫奉命程督之有方其惠甚大不可無記會錫以攷績至京師來求為文夫為政之道在於惠民惠民之事苟有所當為雖聖賢亦未嘗嫌于勞而不為孔子政言之美而曰惠而不費惠而不怨孟子之謂王政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而民不病於涉蓋謂事之關于王政雖費且勞亦不為過而況於不勞者乎況於惠而不費者乎諸公之為惠於是邪而能免聖賢之所不嫌其廸且於衆人之所從政也遠矣斯橋之建舟楫得往來之安行旅無跋涉之患商賈免盜賊之虞郡邑資屢豐之告其於惠也孰大焉予故嘉之而為記

寶帶橋與履吉同賦

袁褧

九野表三吳星橋控五湖天河烏鵲起靈渚蛛虹扶
陸海環荒服江淮委其區濟川懷壯業駐石想雄圖

又

王寵

春水挑花色星橋寶帶名鯨吞三島動虹臥五湖平
表裡閩形壯東南海勢傾當知題柱者猶是一書生

寶帶橋去郡城十里跨澹臺湖南北長三十餘丈今呼小長橋相傳為唐王仲舒捐帶助建故名宋紹定五年郡守鄭應博重治之正統間巡撫周忱又為修治

重建尹山橋記

錢溥

天順六年秋七月長洲縣重建尹山橋成其冬予使交南還縣耆老甯嗣昌過予而請曰尹山距吳城東南十里許有土隆然起若霞坐而枕於運河之陽旧有石梁跨其上廢凡四十餘年有司憚工鉅而費敖僅駕木為梁既高且危每風雨晨夕間商旅艱攜樵難負荷而往返者不無奔仆跌溺之虞都憲萬安劉公巡撫東吳叢務既飭大慰人望爰命郡守黃岩林侯曰是尹山為民涉之病盍易木以石予捐俸以倡之橋不踰年而底於成長凡二十二丈三尺高四丈二尺而廣視其高三九之一以石計四千五百五十以工計四千九百有奇堅緻宏壯視昔有加先是滅渡寶帶二橋正統初大司空房陵周公嘗命郡守況侯成之尹山雖同時吳城之南獨遺之而勿奉豈非有待二君子乎噫橋聿成于久廢之餘功其難也劉公能廊先輩之宏規林侯存心愛物將有過於前守

之為者宜其同德協謀成此有不難也頤為文誌之以為頌予曰事出于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日之所易非惠而知為政乎鄭子産春秋惠人也猶所乘輿以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蓋為政有大於此者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于治蜀而橋梁道路靡不繕理然則冬月成梁民自免于病涉矣何必市惠以激名哉二君子可謂知為政矣蘊人歆頌將喻於乘輿人之頌推其德于人人當不止于治吳也系以詩曰 尹山有橋界于吳域石既云隤木貽其戚都憲治吳大施厥德命彼郡侯俾復以石過者思為有永其無斁

尹山橋跨運河久廢天順六年郡守林一鶚重建

重修夾浦橋記

沈燾

吳號澤國諸水會于具區流而為三江以入于海水由地中行其最衝要者莫有甚於夾浦其地去郡城四十里在鮎魚口之下流衆流所經水勢迅疾舟楫不能横絶中流而渡南通閩浙北接淮揚寔為漕運孔道時或烈風甚雨萬人禅卒每多告艱宋紹興初建為石橋人皆稱便橋有五空曰以五星為名而納具區之水由吳淞以達諸海奔流日夜靡有停息遂為深淵人疑其下伏蛟龍我 朝宣德間一夕大風雨遂傾圮久未有復之者前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忱創為浮橋以代之造船一十六艘鎖以鉄純架為浮橋上濟渡下通洩權宜無踰此制歲久屢葺屢壞行者亦每阻逆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瓜涇徐公源与其弟南昌經歷君澄數過此切以為憂遂冬官正郎傅公潮奉 敕治水乃具利害白之公臨視數四擬復建石梁謀於郡守曹公鳳乃集鄉人野老計之濶三十六丈深如五之一或又疑其成之難者乃命長洲尹劉君珂吳江尹孫尹傑絡繹往返試皆

如前公卿思切々有聞曰得之矣毋易前人成制吾但集材鳩新消荒圖置而已又令通判沈君溥陳君暐縣尹劉君澤復視之皆曰宜然遂增船四艘併旧凡二十艘真摘募良工俾縣丞竇君胤喻君秉協董其事自浦南抵北其維之貫之々其悉倫于前斤之搆之々工咸稱于昔又飭於梁者加置厚之木繫於圻者盡肇固之方成而履之有若平地俯而視之頃忘其險更置守者六人々有厚給寓有安居傍建屋數楹行而勞者有所憩弘治庚申季冬十九日橋成鄉人聚而觀之咸曰休哉不煩吾衆而溥其利而享

其安其功豈小補哉、爰徵文于燾刻石以昭不朽燾以為知水道者事疏、濬、利徒涉者建橋梁橋梁建立寔有碍于疏濬之勢疏、濬、川澤每多累乎橋梁之舉二者將安處乎求其水道、疏、通而橋梁修舉並行不悖而彼此均利莫如浮橋其、孰、能與于此哉傳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是役也其庶几乎率由美政步武芳躅不倍乎疏濬、之道而得乎博濟之術則其識量宏遠夫豈晚生末學、所、能窺哉曰叔其顛末俾後之人知所攷云、

夾浦橋在鮎魚口下流吳淞江由此起水勢迅疾、疑、有深淵下伏蛟龍宋紹興初建為石橋　國朝宣德、間風雨傾圮遂不復侍郎周忱創造船十六艘鎖以、鐵索架為浮橋至今日之弘治間都水郎傅潞又、為增置倍於昔矣

長洲縣建官瀆朱涇二橋記　都穆

工部郎中新喻傅公以　朝命蒞吳水利於茲三年凡政之可以利民而行遠者公悉心為之罔俾旁弃而州縣、亦奉行惟謹莫之敢後公嘗謂橋梁者水利之首務惟、長洲官瀆朱涇二橋在郡東北旧隸於縣寔當要衝歲、久傾壞以為此而弗修則行者病而水道壅非所以為政也乃出在公之銀以為之倡而縣民馬珛曾源等復、樂助為公命縣丞竇君胤專董斯役徹其旧而一新之、經始於弘治庚申秋八月至辛酉春二月而工告完官、瀆旧修十有五尋梁三尋有四尺廣減梁之二朱涇旧、脩八尋有四尺梁不及二尋廣減梁過半今視旧減梁、三尺廣倍之而洞其下者亦然事雖董於有司起於小、民而所以規畫之者大抵皆出乎公是故成之之易而、其堅牢雄偉則又可以久遠而非利於一時者也穆嘗、稽之郡志橋梁之盛唐稱三百有五十以今視之其數、蓋不止是但旧之司水利者皆州縣之佐官無專負其任弗除往往墜廢自如而水旱迭患延年以來茲以　廷、臣由是其事始重而[illegible]忠勤諒直如公者哉是舉也官、不知費民不告勞而使者舟者莫不感嘆謂公之愛民如此水道之通誠、有藉為公之惠不其溥哉竇君俾穆為記將刻諸石示不忘公之功穆吳人也蓋嘗受公之、知而目覩其事故敢執筆而記之公名淵字日會由科、甲進士典內翰而至今官政事文學与其兄大宗伯獻、齋先生齊名於時

官瀆橋在婁門外跨至和塘元至正二年建朱涇

橋在胥門外

冶長涇普濟橋記　　杜啓

長洲縣屬里有地名野場涇其處多居大家欲重其地美其名也故易云冶長猶陳太史爲祖川沈氏之思賢涇然也亦足以知其民之好事易於爲義矣涇遠近若干里西首鵝湖巨浸南尾漕湖相值蓋衆水之瀦也郛、原四出則爲常熟崑山無錫百里間貿易耕收平度匽、卜往返之所必由故有木橋名曰普濟廢已久矣陸行不通若干年弘治之七年居民周方等欲創爲之募錢、於衆得若干貫閻歎錢不時集又慮藏之於私家非便白於郡而貯之官既三年歲稍稔請錢於官時典郡者、他費之且半僅給餘錢甃成橋堵自是募緣不屬塹堤、阻水不通舟行者又三年既而都水郎中傅公　奉勅來、督三吳水利巡行至其地詢知橋事始末以爲於官与、民有不得不舉者存蹊召知侯縣劉侯議之侯曰如命、究厥費數以補給之尚未敷也公又出公帑若干緡俾、之盡斥旧規乃屠巨石爲之命水利縣丞賓胤董之價、充材倫民樂趨之不兩月告成縱計一百五十尺横一、十六尺陰三十三尺上爲懸虹之勢中竅兩盂影飲河、流下爲偃月之形洞空輪廓帆檣經度直闌横楯偉觀、村落不誇改名以便称謂於是請用事者諸紀石以表公績嗚呼民之義奉而幾廢於官閱歷數年公則興之、侯乃承之始畢民志亦維艱哉固宜書之以示後者勸、繼存爲作冶長涇普濟石橋記公名潮字日會別號靜、齋江右新喻人成化辛丑進士歷今官公勤廉恕於凡、河道事畢盡心力以爲民利類此橋者尤多侯名珂湖、廣興國人弘治丙辰進士初試縣爲政修整賓胤山西、隰州人出身太學生奉事克謹將姓名刻于陰

卷三十五　三九

卷三十五　甲

普濟橋在冶長涇西一名南橋

長洲縣十字河重建兩石橋疏　　馬愈

伏以子産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惠州以犀帶祈施亦是方便存心雖非雪擁藍關馬不前奈此流水斷、橋人不渡回成短疏共結良緣恭惟蘇州府長洲縣乃江南奧區武丘鄉彩雲里是吳中勝地水出五湖其浸、地有十字大河南通長蕩而北貫橋津豈但有兩個黄、鸝鳴翠柳東注漕河而西連　陽郝郝看幾林紅葉送、秋、埠其泉河原有三虹木橋其北橋亦有麇城旧杓蕪、松、常鎮、行走者旁午相通商賈農

工住來者絡繹不絕、素、何歲年長久頹遭雨雪崩頹又被水勢奔衝以致塊石、壅塞路途阻滯舟楫難行凡過公私急務同而溺己、者、有之更衆風雨不時從而覆舟者無數深為未便良可、哀憐於是着儒施文德者有輸于中義士屢以勸者、碩、弘仗濟奔兩橋不通之利害荷二尹李公之賢明詢、其、所成大為明便爰仝會計經營其建工程浩大、其東、長二十二丈環洞高三丈、五尺有奇其北橋長一十丈、環、洞高東河為弱石闌石塊今無秦始皇用術鞭來石、泰、石梁安得女媧氏通神煉就杉木打樁々木千餘根盡須錢買油灰陷石々灰數百担也用柴燒駁大去挑泥、難道着他恐鍬魯般來下斧也須美与工錢所責不貲急難措手是以持疏踵門仰叩達官長者捐、術求君子賢良而同成勝事浩大而廣種善根獨、力難成巧婦怎煮沒米粥米窮輕易舉消得龍王幾陣風、便須疊石成山全仗揮金似王宗郊度蟻尚然感動天、心、蔡守黏鯉豈不大為陰騭向此除人々歡喜捨久己、夜、亦々好前程東橋造就要看高似昇仙北春落成竚、見平如圯下更有相如題柱豈無黃石傳書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何病涉三百年灰不朽三千年、石不壞福利無窮津跡成化二十三年四水星合辛未、四月佛誕日大勸緣道人賜進士出身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在告太湖釣者馬愈抑之甫著并書

募修韓墅通濟橋疏

朱存理

諺曰修橋梁利人為事亦曰捨錢財善者發心切見韓、墅村有箇板橋年深壞爛瑞雲觀伊誰道士日來、布施營修是橋也東為龍江西接九里湖寺口而南則、同里北即陸道判莊頭通濟之名其斯得矣方便之事、誰不為之吾等不敢徇私匿己公董猶當見義勇為他、日橋成刻芳名千古後來客過覺風景一新

葑門外馬路北募造石橋疏上傳水部

前人

伏以葑門距城三里行由馬路望處一橋建為舟車、之要衝勿俾人洄之冷僻陸以直通婁齊門去水則遠、接吳淞江來若千將墩尚存古疏而全淫淹宜泝上游、每嘆歲深板橋之敝更愁霜曉泥塗之滑將以易新草、故施財須仗高明務欲易石鳩工作事必期永久盛德、萬人方便義名千古傳揚江國雲開矣

見波淩蝃蝀汲涎柳拂笑看人倚闌干註疏辛酉正
月

修彩雲橋疏　　袁褧

彩雲橋者據積塘之靈境跨吳會之通津蓋四達之所經趍九衢之所輻輳者也年悠歲久石圮坼崩行人咨嗟居民慨嘆既妨游息亦病輿徒嘉靖己亥有胥臺袁子營別業於斯丘繼而處行王翁考新宮於茲壤務就盈併永謝壞頃建頹傾類夏謀改作於是雲門道人矢心發誓丟日鳩工展宏基於曩規無煩驅石之費揭雄觀於今構奐免從橋之危凡我十方各捐一木務使星輝月偃臥蒼龍於水中蝀舞虹鶱填烏鵲於河表自今伊始駟馬聽過往之人億万斯年匏葉免褰裳之暑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五　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三十六

長洲錢穀叔寶集

橋梁

文學橋銘　　黃士毅

魯鄒而降道為絕學千五百年起濂續洛寥寥闕疏久幾復絕再起滄洲教修日揭無極二五在人一源故不同地時生聖賢吳通上國公即游魯胡然歷去莫踵公武覩跡亦昧吁方葦祠是用作記意嚴涵訊嗟予小子去闕庠吳敢誦所自滄洲之徒登橋而思刻銘述記期我同心如水游至能今後學本末易明僞行不作踵公自今

文學橋在縣治東北子游巷口舊名言偃橋又名酤庫宋慶曆五年錄事夏秀建　國朝初里人陳貞重建

重建跨塘橋記　　曹肆

琴川去京畿八驛而近境大壤平舟車走集東吳之望邑也東吳澤國千涇萬瀆悠然逝隤能止而皆渚於三江浮於震澤帶而下至琴川分為五浦而後繁入于海其經絡于闤闠之間旁注而側出者乃其一也舊有橋曰跨塘凡迎肅朝廷之命令接勞四方之

賓客摩肩總轡憧〻於達路者莫不由斯歲龠綿捻雨潦滂溲来往患之邑人欲更為石梁久矣上人之獄訟是務踵武怡視莫肯一屑意淳熙癸卯邑大夫曾公為政之明年也歲物豐成閭里康阜縉紳父老合辭以請公曰衆之所欲苟俾其勞是委民寄於草莽也其可乎然役鉅費夥非號召鳩集要當以身先乃出公帑之餘為之倡於是遠近士民靡不感動協議畢力克伸僝功故材不賦而美工不發而多曾忝踰時汔湊成績公謂是橋之新也玉虹蜿蜒直跨數百步寔東西取道之首一境仟佰之會名其可以不稱乃以邑之地名之曰琴川自公政新蒼民結址盤固而高廣有加也登焉引見則千里在睫晨霏夕霭春穠秋瘠征帆飛鳥明滅瓌奇萬態間見層出騷人高士過之心景宜會則停驂嘯傲瓏步微吟江山之樂自達於意之表雖簪纓之風臺月榭仙釋之紆岩繚壑兼得之也真所謂處喧寂而接遐曠者歟何向偏而今顯自非公之精識逸韻其能經營裁畫之如是邪且橋梁之興廢先賢以是觀人之政豈細事哉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公成梁於暇日民無褰裳濡軌之患過子產遠甚濟川之功兆於此矣公天資純粹以文學世其家於書無所不窺施於有政則應机立斷鉤隱察伏洞見精蔽而歸於忠厚凡民五過丽刑銘簡投詞有至于庭者潑筆批解而人無不得其情不以吏追民不以政為吏設施見于日用者先定其規摸而後從事匪肅如也至若通漕渠而貫鑑得以貿迁淺福山白茅二浦漑荒蕪為膏腴興學校而子弟知為善之可樂君子者未易一二而詳大凡天下勝處非人莫傳滁山之林泉以醉翁亭而傳西湖之景物以蘇公堤而傳此橋以公之善政盛為一方之超觀將振耀而傳無窮也邑之求文以識其事公之治績赫〻不可掩何待觚墨之辭蓋人之向慕傾戴而不足者非刊之金石無以垂不泯而慰邑人之奉〻也故為之書吉州司理参軍曹緯記

跨塘橋舊名信義在縣治直南宋淳熙十年縣令曾棨建

韓氏修造橋梁道路記　桑悅

天下之事成於義而敗於利義之為字一而已矣視之無形求之無跡顧字過之魏〻翼〻曲路得之平〻直〻城池傾圮有之則餘廩匱落莫值之則溢戒

為則勇、武戰則力大至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扶天綱立人極義、其可少之邪是故事以義成不犯五刑物以義得不勞、神力交以義結異賊不絕甚矣哉天下不可無義也練、川之晏溪有故家子韓君玦字良玉寔覲国忠獻公後、平生讀書伏義年至六旬傾後無継曰慨然曰吾蓄之、笛聚之則利散之則義可不為濟人計邪顧晏溪至邑、橋梁俱有未修民或病涉邑侯青城孫君玺以名進士、宰本邑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茲橋心恩項民尚未之及、遂捐己貲自韓渥新圍渥譚渥周渥新漕渥袁渥俞項、渥莊渥孫渥為橋者

卷三十六

四

俱以木易石足為久遠計共費白金數百兩又造北門城隍橋及砌晏溪街三千丈皆垂、成初橋成孫侯申文　欽差工部郎中傅公潮大加賞嘆、批答有云一毫不拔慨古俗之可憎九橋連修覩斯人之、獨異又曰与其厚之以幣孰若華之以文用旌尚義之、賢并作守錢之戒令侯脩緣帳俾縣學教諭周成彰之、以詞併備以羊尊侯親下其序鼓樂前導輿從塞途光輝滿路里巷之人無不崇之夫橋之成道路之修使出、於官所損不知幾家所刑不知幾人良玉以獨力成之、於鄉之人前無所損而後有益是豈易得也郎夫藏經、有曰積財不施者自己無分五家子有分今良玉以五、家之物為萬民之利所得不既多乎良玉素以乏嗣為、憂橋功之就即產一佳兒名錫有符孫侯昔日獎諭之、言他日見之成立而閱諸橋或期駟馬之過或詠青龍、之現心有待也余以文字為職業因為記其事即可勒、之於石以垂永久

諸橋在嘉定縣

常熟縣新建迎春橋記

王宗錫

常熟縣治之東南路接崑山太倉為縣通衢向有橋以、木為之易於朽腐脩理惟艱自吾邑侯下車之明年政、事以和即與廢本墜凡學校城隍廟以至諸司公廨東、南濟農諸倉悉一新之因念橋之頹圮行者病涉且慮、木之不能久也乃易以堅石申請於今總理河道工部、正郎傅公曜然曰此誠經久図也即命以行於是召匠、計之仍命義民唐政侯珮瞿旭董理其事經始於弘治、已未六月十五日落成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幾橋即、巍然煥然如長虹駕空見者驚喜橋之麓多侯姓旧名、侯家橋邑中積歲迎春皆從大東門地頗近北外有觀音堂甚卑隘不堪即事故之節令春從東方來非北地、所宜況官吏師生攘塘

卷三十六

五

里老以及通縣旄倪群聚而觀、地不足容邑侯曰易以東門捴收倉場即事畢經行此、搞其地寬其方正父老歆呼咸曰百年因襲之弊一洗、而新之遂改名迎春搞傳公又曰、此盛事也不可無言、以記其遷邑侯与諸僚佐謂予染指卜商之學微言志、之切惟鄭子産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若此橋之建舉之者邑侯也成之者傳公也二君、子存公平正大之體而有紀綱法度之施所以集此、數百年之、事功不煩上為人鰓〻為惠利澤及人其可書也他如福山磨墅小山湖搞皆常熟要津旧志傾圮、侯復次第為新均未有記亦缺典也茲併入記中以見、侯之恵澤如水行地皇特一橋一事已哉邑侯姓揚名、子器浙之慈溪人以名進士起家授知崑山高平常熟、三縣令應　召而起大用有期傳公名潮江右新喻去家、奉　命東南大興水利功業未量若治農官趙祥縣丞張、翰揚明主簿郝尚質董賛皆能賛襄惟謹可以書矣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繼斯邑者尚當勿替引之、是為記

迎春搞在東門

利往橋記

錢公輔

出姑蘇城南走五十里民屋數百間據然沙渚之上者今吳江縣也東湖之流貫城之中隔限南北横可以渡者今吳淞江也隱然長虹截湖跨江便來濟往安若履道者初作利往橋也橋本無有慶曆七年冬大理寺丞知縣事李問縣尉王廷堅嗟邑民之艱阻慕學者將改立至聖文宣王廟修大黌館以進延諸生呼富民辟曉以奉釋氏不若助縣官興學民始聽且駭居一日心、曉意解歡然從命遂輸緡錢數百萬未詔禁郡縣不可、新立學二人胥与謀曰民既幾從財既輸矣倘不能作、一利事以便人吾何以謝百姓遂合傭僱工橋役興焉東西千餘尺市木萬計闌者異之沮議百端不兩月功、忽大就即橋之心修而廣之構宇其上登以四望萬景、在目曰垂虹亭並橋之兩涯各翼以亭而表橋之名於、其下使往而來者可指以稱曰此某橋也初縣城為江、流所判民半居其東半居其西晨暮往來咏事無巨細、必必舟而後可故居者為不利縣當驛道川奔陸走者肩、相摩擔相接也率然有風波之変則左江右湖漂泊無、所故行者為不便及橋之成行者便而忘向所謂不便居者利而忘向所謂不利議者皆舌強不敢發噫賢人

君子措一意與一役豈直為游觀之美登賞之樂哉往〻有悅其景物清絕脫落人世者若屋之利行之便則茫乎其莫拯也雖然湖光萬頃与天接白洞庭蒼碧雲、烟戰清月秋風夏雷滅埃斷牛謳漁吟唱鳴間發滂声、棹歌嘔啞互引後盼前睨千里一素是亦有足樂焉庭、堅之守曰世美精敏沉毅領其胥中不止予佐一邑李丞仁厚通雅喜其有能而信從之視事幾數月塗巷室閭新然一变若是橋利大功傳可傳可記者餘固不可、以一二書也余觀今世人平居燕議時孰不欲求位以、伸道試康以一職則曰職小

位隘吾無以伸惟謹毅奉、法保己之不暇若世美盡力其任不以小隘自繫若余、未之見也始則欲設庠序佩教本使民知堯舜周孔之、尊及詁條尼之逐能合財力興功利為久〻之便其周、旋進退無一不中於道噫豈常人而能至哉世美余友也欲余之文以信本末余嘗學春秋太史氏法乃書曰、慶曆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蘇州吳江縣初作利往橋成、

吳江州重建長橋記　袁　桷

震澤東受群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所地為南北衝千帆競發駛風怒濤舂激噴薄一失便利卒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石隄以順牽挽宗慶曆八年邑宰李其始建長橋由是各捨舟以達來往若織水嚙木腐歲一始葺益為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張君顯祖始蒞事茲、寔、首政稽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茂於民〻有調役惟、浮屠善計度長衡廣殿辟息以其吾語諸衆有獲廣濟僧、宗、敬寔來教言木為梁弗克支遠易以石其适有齊參、知、政事馬思忽以督運至吳乃采其議周詢以籌首、捐貲、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行滿嘉、興、人能任大工役必屬必委繪圖相攸經畫畢具咸服姚、議於是參政委郡守郭

侯鵬翼役未興丞相答剌、罕、公、朝京師回道由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即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高公貫乃由湖廣江、西來江浙乃屬張均俾終是工杜侯真來守是土亦曰、張之言然二年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揵以巨石下達層淵積石既高環若半月為梁六十有二釃以剚悍廣中三梁為尺三百以通巨舟層闌狻猊危石贔屭甃以文甓過者如席旧有亭名垂、虹周遭嵯峨因名以增榮觀為是役也敬師鳩徒輸、財寔三之二贏財十萬復以為室帶橋助姚揔其綱張

均、首議出於政事有聰合而是州興役見知於丞相誠、出、大幸厥今運舟相聯驛使旁午咸曰丞相謀猷經遠、張、均美績由是得書將永無極繫之以詩

茫〻禹甸、昔儕于魚維四載功茲為其區有失其防群、嗷喁〻曰、維李侯搆茲虹梁經始孔艱任負陽〻歲老、永沕臨履、若驚張侯涖官飭我政初曰茲橋匪修涉者、益病召維、耆老貧富莫竟相囯之來六譽徐〻詢行審宜以克以圖剸其民錢俾民樂輸橋既成矣虹飛于江、千柱承宇群流迴矼儵于層城爛其軒窓張君籌思相、國成之彼清淨士克式承之千載永

賴膺以銘之

吳江長橋銘（有序）

釋大訢

泰定間盐官海溢江浙故相脫歡公憂之有禱於天空謂山子言比過吳江見僧作長橋不煩於官而工敏于事吾以萬緡助之又閱諸郡志若橋并道路昔之人悉委之僧豈僧有才智而不知耶吾以海患囯縻其貲民竭其力閔己之勞而羨彼之有成功也予復之曰古之繕修委之僧者非其才智有餘恐吏緣奸而工若貲不盡得其宜故託之僧亦推宜尔且事有人力而成之者有修諸人而仰成於天者是不可槩論也今言者方興、水利地道不平公能（作）用孟公之言治以清淨使民自安而何有于繕修哉公曰然既而政化大行言水利者所罷而海循故道矣中外望公如曹參以相齊者相天下而公遽覺悟哉時公所見作橋者僧從雅師立總其役、宗敦率衆以給其貲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泰政馬速忽州判張顯祖倡義以贊成之橋若干尺貲若干緡經始於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觀音象于上以師立之徒永福居之復置田以繼其食他日從雅求記於予〻以雅嘗從中峰於天目宜

弘其教以拯夫三界之昏墊而為井為梁為筏之諭且不可得況拘〻徙事於木石哉雖然道無不在、為与無為中峰之教人如是宗敦敦篤好義度量廓然嘗交於予〻又知受於脫歡公故追億其語而記其事、系之以銘〻曰

囯之食儥貨於東南郵傳星馳朝吳暮燕萬艘千騎水、陸會同昔危而安今絕而通岩〻之石我礪我砥孰先履之相君至止君之憂民如援其溺輔以吾道乃煥乃、翼天奮其施天下痛之我心匪石敢負所知寒濤亱驚鼉吟風作我安如山禪定寂若寂而恆用

人躋壽域于以闡教于以報國

重修垂虹橋記

錢溥

成化十有七年歲在辛丑暮春之初重修垂虹橋成橋旧名長橋在吴江縣治東三里許法太湖所瀦三郡六縣之水注三江以入於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水無所洩必有震凌之患人失其濟必有阻溺之虞則是橋也寔據兩浙八閩之衝驛使撒遞者在焉南北輿販者往焉盖要地也橋袤千有餘尺下開七十二洞跨鯨波之瀾鎽鰲之峻人行背其上革見洞庭諸山出沒於烟霞縹緲之間而東馳

諸海日夜不息此真勝境也歷歲滋久崩隤日甚殆三之一行者病焉去年冬巡按御史高唐劉公勉過而見之召其治縣者修之工鉅費繁未易規復其邑有故義官層晟之妻趙氏閨之祝其遺孤孩承宗嘆曰而父積鉅貲以貽汝兄弟今汝兄弟已歿汝安能保其所有邪令孫壻周禮告於縣曰幸毋贖于官毋擾於衆願自爲之庶揚夫名於不朽保幼孫於有成于是縣達于公公且喜曰以一嫠婦若此非有烈丈夫志者不能宜令縣學官礼于其門奬勵之藉衛指揮揚端董治之周禮則稟趙以酬應之鳩材庀工籌

以克合乃出白金千餘兩經始於於其冬不二月遍復其旧煥然維新乃請於公願立石以記之公曰吾聞春秋常事不書此修橋亦常事也奚容書獨以彼狃丈夫者多保利棄義雖至死不悟而趙乃能之宜書以爲獷而不義者之勸趙亦遣禮謝曰婦人無聞惟公巡我東吴威声義聞自足感人而興起焉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余乃嘆曰此乃一事而數善斉焉公能使民以義而加夫勸人之礼趙能捨財取義而存夫保幼之仁況端与禮内外謀合上不負公之托下卒成趙之志皆得牽連書之使後之有事於斯橋者

寧不視以爲勸乎詩曰

諸水牙湊滙成其區靈瀆泛溢東海是趨輦石為梁横亘天衢軒豁呈露罔測端倪垂虹中斷病涉艱虞繡衣使者不言自孚感兹嫠婦善保其孫一揮千金惟新是圖塊塊修道廣袤範模龍翔虎伏玉砌金鋪工閱三月雨霽虹舒勢控山湖秀斂堪輿撒奏書傳如履坦途如矢斯直曾不少迂勒石告成有永不磨

長橋

王安石

三江五湖口地与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渺然白漫漫浸北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阨

中流禖娘氣闌栺相承翼初疑神所爲滅沒在傾刻
晨興坐其上倣瓦至中晏猶憐変化工不謂因人力
今君持酒漿談笑傾賓客顧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
熒煌丹砂柱璀璨黃金壁中間不應始助我皆豪殖
喟予獨不可還當求民力

同　葉夢得

長橋跨空水淼湯北望登天去無圻洞庭自湧東西
山鶩濤忽起行人斷禹功十年在坤輿東南大浸惟
五湖何如胡來不必恨鐵馬萬騎翻長驅

吳江長橋　卷三十六　十四　王令

老匠鐵手風運斤一挟爪入千山見明堂有柱不見
用此爲災地猶濟人西渚巨澤江海通陽候利溺驚
濤颶當道獨能支險阻更東安得与天窮莫比垂天
紳莫比跨地帶渴龍乾死苦無鱗鼉海失舟踏鯨背
泰帝東游逐仙跡象重肉多飛不得二州水隔不到
山借得紫虹千萬丈平時塊土埋英雄吾亦棄劍來
游東欲觀水盡朝宗海安得身乘破浪風爲約他年
可跡處獨倚闌干不思去李膺范蠡不足奇待吾爲
[illegible]去跡

長橋　吳及

有客過津亭高歌顛濯纓闌干聚炯碧波浪捲秋声
蝀飲瀟湘渴能游河漢横夕陽看不厭待看月華生

夜泊垂虹　孫元京

螮蝀無晴雨横空不計年長身欺浪激鉅力厭風顛
懷古方聞笛題詩且住船飛鳴中夜雁何處得洲眠

月下游松江垂虹亭登長橋夜泊南圻口旦
游寧境院因成十絕呈君勉且寄子通　朱長文

綠衣幾度醉江濱今日重來泪滿巾惟有旧詩存屋
壁豈知投老負垂綸

卷三十六　十五

前哲臨流猛拂衣身遠憂患是先机非才自合居閑
曠不泛五湖何處跡
雲動艦中漢槳飛天園林外片帆跡闌干倚遍日欲
暮坐看丹霞生翠微
人爭軒冕安在哉我愛烟霞跡去來魯望有靈還見
咲更同賦闘恋塊埃
兩山映日磨蒼玉萬頃涵虛皺碧羅不會乘天猶近
俗謾將弦管襍烟波
長虹穩臥碧江心夢寐頭游覺莫尋歌文相逆清絕
處酣歌一夕抵千金

漠〻秋烟羃故園沉〻暮色暝漁船月華未出詩翁
遠樂事人間少十全
銀濆到瀉入滄溟身近魚龍夜不驚鳴鶴空飛孤雁
過漁燈照浦一星明
僧舍蕭疎竹葦間開軒處〻面雲山詩家不及禪家
樂坐卧湖光百慮間
江裡鱸魚味不羶江頭酒美滑如泉長橋為席雲為
幕秋欠紅塵笑拍闌

同楊立之步月垂虹回寄章蘓州　沈（與求）

萬頃澄江白玉寒金波由影動波瀾清時雖賦離騷
事獨墊巾綸夜倚闌
跨翻鰲背步徘徊萬里青山一鑑開欲醉餘酣平清
影自憐非是謫仙才
斑葉愁隨晚葉凋天涯牢落一身遥憑君莫惜松陵
月且借江邊照寂寥

舟過垂虹　何應龍

垂虹橋下水連天一帶青山落照邊三十六陂烟浦
冷鵁鶄飛上釣魚船

過垂虹　姜夔

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
路回首烟波十四橋

長橋玩月　陳遠

去閒八月十五夜何處樓臺得月多不及吳江橋上
望水晶宮殿揖嫦娥

長橋　張元

雲收霧霽水風高百丈虹橋豪勢氣疑是玉龍藏爪
距潛來江上看波濤
萬頃平湖水接天湖光水色遠相連虹蜺截雨歸未
得橫在波心幾十年
記得當年過此橋月明江上暑風消而今重到經行

處空有湖光伴寂寥

垂虹望晚　僧晦岩

老眼青〻望洞庭虹垂斷坼月初生泊〻橋下無情
水不為吳王洗甲兵

垂虹橋　沈清女

晚來移棹泊垂虹閒倚蓬窗問釣翁為甚鱸魚低價
賣年來朝市怕秋風

長橋　揭希韋

垂虹鎖湖〻水長影搖洞庭春三湘霜飛八月橘柚
熟我欲打船聞木香晴天晚眺過湖曲歷〻遠樹波

茫々客中有懷不得盡無人同上三高堂

垂虹感慨
葉廣

垂虹橋頭浪如雪新築層城堅勝鐵長堤十里土花
青盡是吳儂战時血孤兒拾薪臨水渚學得楚歌弃
楚語仰觀飛矢在浮圖江水江雲便如雨

松江長橋
陳孚

松江派萬頃橋倚碧雲端白鳥穿屏小青天落鏡寒
夕陽明佛塔秋色漁竿無限凭闌意何時此掛冠

垂虹晚坐
成廷珪

長橋戎馬後旗幟尚紛々吳越東西偶江湖左右分
茫哉皮學士去矣范將軍誰種千頭橘空山臥白雲

題垂虹亭
王逢

長虹垂絕坼形勢壓東吳風雨三江合拜航百粵趨
葑田連沮洳蚊室亂魚鳧私瓜賜夷子初心擬伯圖

長橋
薩都剌

挿天螮蝀勢蜿蜒截斷吳松一幅羅江北江南連地
脉人来人往渡天河龍腰撐出漁舟去鼇背高馱驅
馬過橋上青山橋下水世人能見幾風波

吳江長橋
李坦之

架木為梁若路平朱闌步々接空明江湖日夜流虹

影城郭東西隔水声貫泊聚橋朝作市戍樓撾鼓暮
歸営三高祠畔垂揚柳撩乱春風平古情

吳江石橋新成
宋無

五色何年補沉潦百蠣無地架瓊瑤老龍千尺臥寒
玉雌霓半空撗隊綃天路行看星象逼江濤怒息水
犀躐騎騾便玉趣銀漢直踐台階挹斗杓

垂虹眺望戲作出入韵
高文度

左右江湖襟帶地天開圖画信豪雄吳淞潮漲天為
坼林屋山高雲是峰上下炊烟生紫翠去來帆影亂
空濛闌干不厭頻来倚要豁平生芥蒂胸

垂虹
冨恕

坤軸東南坼两端巨靈擘華壟平川玉鯨偃蹇吞三
峽彩影連蜷落九天有客吹簫明月下何人釀酒大
江前闌干三百風烟晚獨立蒼茫歎洞天

又
鈕麟

老龍天半倚高寒氣壓三吳控百蛮江海水声吞合
辟東南地拆鎖連環玉闌凭月天應近石洞藏雲夜
不關老衣一叟遍拄手釣鼇猶在五湖間

垂虹中秋對月
龔舜欽

月晃長江上下同画橋横截冷光中雲頭蛸々開金

餅水面沉〻臥彩虹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月
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晩風

垂虹亭詞　蘓軾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晩橋里漁村半烟艸嘆今來古
往物換人非天地惟有江山不老　雨巾風帽四海
誰知我一劍横空幾番過按玉龍未斷月冷波寒歸
去也林屋洞閒無鎖認雲屏烟障是我庐仕瀟地蒼
苔年〻不歸

同　劉斯立

路隅臨横島倭飛行人恐犯女星机長虹出浪無冬

巻三十六

廿

夏老蝀浮空半是非兩圻履声雲内合三州帆影月
邊歸闌干獨立味風早豈待鱸魚始拂衣

又　林景熙

地拆東吳海脉連画橋兩道跨晴川影翻河漢蛟龍
國勢獸江湖蝃蝀天幾處征帆浮日月四州誰角隅
江烟三高遠矣荒祠在一笛闌干夕照邊

又　蘓轍

六月長橋断不收朱闌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轉三百
又鯨背參差十五舟入市樵蘓看絡繹歸家塩酪免
遅留病夫最与民同喜邪面悠〻無後憂

長橋　華翥

何人拔起蒼山根挾來壓住江流奔三四百尺断虹
影七十二湾新月痕玉闌雨過翠苔滑石洞舟行
清水渾幾欲臨風又題柱恐驚司馬未招魂

泊垂虹　顧瑛

三江之水太湖東浪激輕舟疾若風白鳥群飛烟樹
末青山都在雪花中
垂虹橋下新水生白龍廟前雪未晴大風挾帆過江
去驚得沙鷗戞〻鳴
江風吹帆　數里野花笑　應獨行更須對雪開金

巻三十六

廿

盞要聽鄰船攜玉箏

次韻　郄詔

洞庭之西湖水東客行三日上江風行〻塞雁青天
外箇〻輕鷗白浪中
江上日〻客愁生今朝春雪始放晴舟人旋拖看山
影驚起中流鶖鶬鳴
鸛鵜鸂鶒總多情蕩漾春江取次行日〻沙頭候歸
雁爲郎彈得小秦箏

次韻　陳基

旭日初生積水東白頭波起鯉魚風洞庭西望平如

掌七十二峯圖画中

無限客愁撩亂生春寒強半雨初晴烟波萬頃深無底彷彿鮫人織杼鳴誰是岑參兄弟情好奇長作渼陂行如今翻動江湖興月滿樓船聽按箏

垂虹　前人

出郭雨如注入舟天欲低飛梁跨雲滑嵽嵲亘長霓三江風水急五湖烟月迷風昔鴟夷子倘舟此入齊

次韻泊舟垂虹倡和　前人

何年伐木架危橋鯨浪翻空白雨飄勢控三吳虹倒影氣吞七澤水通潮東洞有怪犀難照蔓章無名丈不燒伯囯黄金鑄像王門白玉想為標功成海上身先退膽燒江東興可進歲月幾何流水逝山川如旧古人遠鴻飛矰繳何由纂慕鶴去樊籠不可招浩蕩扁舟歸鑑曲寂寥方丈似中條越人尚以鷄為卜楚俗相傳鵩類鴞自把文章論隱伏敢將交態較淳流五湖烟景隨時異萬里觸處風弹漂却憶春暉撥上去為君裁取玉為簫

垂虹　高啟

行人脚底响波濤驅石神鞭是虎操影落蛟龍朝窟

暗形垂蝀暮天高烟中去憶鴟夷遠月下吟誇長史豪幾度凭闌賞秋色鲈魚新買繫歸舠

長橋　陶振

道人置立半通仙鞭石平湖捍巨川畫練玉環輪影缺夜開金鏡月華圓万邪冠霓行鼇背三島神仙出洞天最是晚來烟雨後浪花堆裡看龍眠

垂虹夜月　周忱

清波臥長橋深潭漾月華肅々迥景澄徹々天籟發幽人亭宇間鈎簾坐清絶

泊舟垂虹橋　劉珏

貰酒烹鲈歛暮寒垂虹橋上倚闌干行人笑指詩翁懶不向城中訪縣官

長橋晚興　吳湏

垂虹橋下波濤壯人在鼋鼉背上行落日帆檣廻水驛春風鼓角動江城鮫人織杼潜蛟泣戍卒弯弓過鳥鷺七十二峰波浪碧卧聽仙客紫鸞笙

垂虹橋　杜庠

天垂螮蝀跨三吳橋上分明見画圖七十二弯平作路万千層浪直衝湖石闌干外青山小芦葦叢邊釣艇孤老我昔年題柱手夲杯今日醉蓴鲈

舟泊垂虹　吳一鵬

溪亭蹤奚枕平波避暑初從此地過高塔風霜僧院古太湖烟水釣舟多試烹蓴菜知佳甚欲采蘋花柰晚何清脆若稀成又坐月明隨處起吳歌

過長橋　朱寔昌

浪起秋風萬頃花吳江一望太湖賒子胥謀畧原仇楚張翰功名尚憶家廟倚虹橋長臥水舟從月棹遠侵沙不堪夜靜鳴孤鶴坐看牽牛憶歲華

秋夜長橋遣興　周仲仁

長橋秋夜月華清共坐江頭楓樹鳴瀏々金波來萬

里消々玉露落三更隔舟漁火明還滅傍晚山雲斷復生張翰扁舟何處是高歌尊酒一含情

垂虹橋在吳江縣東門外一名利往又名長橋宋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以木為之東西長千餘尺中有垂虹亭治平三年知縣孫覺重修紹興間吳人祀淮有建議甃橋者郡守洪遵持不可而縣民相与聚泣圯下不可甃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甃以石下開七十二洞　國朝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正統元年巡撫侍郎周忱相繼修治成化十七年重修

附垂虹亭詩

垂虹亭　孫覿

宛々白虹貫層霄出雲半垂雲來帝勅立侍玉皇案銀河經千里水接天漫々一杯屬明月俯見入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々如清風一笑亦可喚明朝駕戎軒揮羽流白翰行矣且勿驅來往安石幾神光射斗南詢名金琚爛出門問何祥銅章付雷煥

又　陳瑾

三年為吏住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滿眼碧波輸埜鳥一簑踈雨屬漁人隨舡曉月孤輪白入座群山數

點春張翰英靈應笑我綠袍依舊惹埃塵

又　米芾

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

又　楊緯

垂虹臨絕景仙隱寄人間遠水平吞野晴雲補斷山空明寬眼界透迥破天慳深羨鴟夷子扁舟竟不還

夜宿垂虹亭舟中有感　龐元英

離家無數里客思便侵凌久撥爐無力頻翻被有稜孤蟾如得伴哀雁擬傷增枕底寒清冽推蓬露氣凝

垂虹亭　陳珏

髙壓王龍腰參差雁勢朝雄吞五湖濶平揖兩山峣
闌檻中流出炎蒸白晝消暫來塵慮息那得日逍遥

又　陳武子

行樂江亭上晴弥天壤間舟訊王訪雪妓卸謝登山
佳致輸公擅清歡愧尒慳賓僚陪宴笑興盡莫軽還

又　祝　又

冷浸三江碧青圍四面山帆歸烟浪杪人住水雲間
風飈波声碎虹垂雨意閑無端動歸興一棹暮軽還

又　陳直卿

西望洞庭突兀東連仙里人家笑指闌干三百醉来
就此乘搓

又　蘇舜卿

氣象清雄天与鄰世間不合有埃塵凝將象酌酬佳
節只恐江山解笑人

又　丁謂

悠々風物四旹新萃々山屏萬古春多少江山人不
看却来江上看人行

又　錢明逸

千里波平瑟々風織雲不解翳虛空素娥自有清光

在上下清明一鑑中

又　李定

一夢江湖三十年青山隱々水湯々當時把酒誰人
在回首重来獨倚闌

上訛且空

又　王琪

虹橋跨浪二千尺橋上危亭在水上六月火雲燒萬
里夜来風細似秋深

又　王沿

長橋千步截江洞虹影隨波綠翠開誰与上皇傳信
息定從此路入蓬萊

夜泊吳江宿垂虹亭　戴良

悶々練月宵棱々表狀節拾棹上孤亭臨江候歸客
佳人殊未來幽意為誰遣徘徊當夜半彷彿去天尺
俯接銀河横俯照星緯逼直疑穹壤連豈有人世隔
飄々形若蛻耿々思何極居然怯風露聊復就衾席
亦既不成寐將何慰茲夕賴有同人心連牀語疇昔

垂虹亭　無名氏

石橋翊々如游龍上有亭子名垂虹飛梁横跨碧波
上砥柱屹立洪濤中氣吞具區三萬頃目覽洞庭七
十峰岩峦顯伏回非一江湖合勢遠相通醒心豐樂

昔称勝斯亭宜与之相雄前年烽火亭燒燬叛氏徒逐東流水此邦壯觀已蕭條喜有孔侯復經始侯家清白素王孫葺舊補殘有理倫棟宇翬飛洲渚間怱雕輪奐烟雲裡廟貌三忠自侯建道像肅然人敬企邦人士卒共樂成鼓舞歌詩頌侯美從今過客踏靈鼇畫說登臨氣象豪秋水夫容翻錦浪寒汀落日散金濤風帆沙鳥近隱見烟雲竹樹森相交個中景物吟不足空對山川送遊目停杯聽我歌此曲弄刀快剪吳淞綠

垂虹亭（卷三十六）　廿八　倪瓚

虛閣春城外澄湖暮色邊飛雲忽入戶去鳥欲窮天林屋青西映吳淞碧左連登臨感時物快吸酒如川

垂虹晚眺　柳貫

山光自獻一螺青入立垂虹酒乍醒兩界星河涵倒影千家樓閣載浮萍款橋側柁衝風勁網客罾疏刮浪腥正是鲈魚忌去味隨方我亦且茶箸

又　劉致

海神鞭石架穹窿突兀虛亭瞰碧空藻井動搖天上下彩虹拖沓水西東貫通百粵連吳會流接三江究禹功周道於今坦如砥梯航喜与萬方同

垂虹亭秋日遣興　宗無充

滿袖玉皇香案烟蘇鯢背上眺晴川紅黄霜樹珊瑚海黑白花光瑇瑁天玄圃空離樓十二玉蝶對羅宇三千吟豪醉蕪吳江水寫与騎鯨李謫仙

垂虹亭　僧仁裕

珷杠陸續楚連蛋底定狂瀾萬馬還水府有門容掉入洞天無鎖許誰開高空勒住黄金索滄海浮來碧玉環月夜江樓　蟠蝀長虬横臥翠濤間

又（卷三十六）　廿九　周寀

水國生涯一釣綸荻芽鲈膾四時新安知白首滄洲客不足三高竹葦人

圻艸江花萬古春感今懷古最傷神不知一片垂虹月照却凭闌幾許人

又　李繼本

金尊綠酒蕩晴空花壓雲鬟舞袖紅莫唱何戡渭城曲銀箏鳴咽怨秋風

又　高啟

泊舟登危亭江風墮輕幘空明入空眺天水如不隔日落震澤浦潮來松林陵瞑綿〻洲激平莽〻蒹葭積凭闌不敢嘯下有龍窟宅帆歸雲外秋鳥下烟中夕

欲炊菰米飯待月出海白喚起美珠君閒吹第三笛

又　　周南老

虗亭架垂虹宛在水中沚江湖界左右闌檻倚清泚
踈簾動秋碧遠山凝暮紫憑虗餘空濶應接殊未已
漁歌忽互答声落烟波裡扁舟去遙〻可是鴟夷子

垂虹晚眺　　吳復

水落沙明露遠洲楚天萬里見飛鷗横空瑞氣張華
劍淨去功名萬里舟落日樓臺吹笛晚高風木葉下
林秋青冥共展圖南翼肯學馮唐嘆白頭　范蠡

夜泊垂虹聞笛　　謝常

翦浔柯亭碧玉枝誰家哀怨隔江吹玉關風急飛霜
早銀漢雲横月上遲停杼想應鮫泪滴倚闌聽斷雁
聲悲梅花一夕冰肌瘦堪泣愁人獨坐時

仚里橋　　張明達

蓬島徒遼遠延池更瀲灩波閒有林屋只是此仚鄉
在縣治東去傳陳昉於此仙去故名下有仙人洞

庶寧橋　　前　人

比屋連甍棟居民庶且寧早來漁市散終日敗鱗腥
在縣治右元初改州又称州橋

大明橋　　劉嘉謨

東望扶桒路迢〻幾萬程滄浪將盡處忽見大明生

萬頃橋　　前　人

巨浸莽無極聊爲萬頃看去無黄杖度君試倚闌干

定海橋　　前　人

昔日松江上潮翻定海來而今旧橋木不到半江回

甘泉橋　　倪瓚

松陵苐四橋前水風急猶須貯一瓢敲火煑茶歃白
苧懸濤翻壑小停撓

吳江苐四橋阻風　　王逢

虹梁雪擁光明滅風著坼脅冰鱗生空鄰天晚乱木

葉太湖日寒多雁声馬周斗酒足自慰龜蒙扁舟有
餘囊清中青錢不滿百聊買小鮮來就烹
又名苐四橋其下水甚清列在水品苐六

新建大有橋　　朱存理

吳江縣治之東四十餘里地名莘塔旁有橋歲久傾
圯舊址僅存里人凌通慨行者之病涉也思欲新之
而力有不逮乃告於鄉之巨室與助成厥志承事郎
周君惟敬慨然捐資助之其妻之祖母趙氏妻母周
氏素皆好施聞之亦樂助焉趙嘗以白金千兩脩縣
城之垂虹橋義聲滿邑雖厚積而人以爲難今兹奉

也若易々然者、凌君逐市石鳩工始於秋七月乙酉落成於九月　請子易其名復徵文為記予遂至其所秋風澤国黄雲、滿野得覩大有之年歡呼笑語閧於疆畝蓋樂斯橋之、成也目名之曰大有期以為歲之兆也衆以為然又以、為其鄉人之慶也鄉人之相率助君事欲堅久故君晳、視惟謹而功顧大所費出自君無吝宜其歸功於君誠、為義奉也己予雖不文恐後人昧於興創之由故鐫石、以記成化甲辰十月朔長洲朱存理性甫記并書篆

重建獬豸橋銘（卷三十六）（至）

吳洪

吳江尹侯陳君秉鈞來蒞吾邑之三年政平而人愛悅邑衙之前有橋名州橋久圮行者病之侯乃以豐歲勸、衆有力者為之民不勞而城倏成惠於民也寔多其橋、名未易也成化癸卯五月六日夜風雨交作侯二鼓就、寐夢神衣紂偉然揖而進曰予為斯邑全一下車民無凍餒百廢具修是橋之建為民千祀之利也但橋名當、易也吾為子告為子嘗覽郡志乎是邑儀門旧有亭名、獬豸廢久而名存予以斯亭名々橋不亦美乎侯荅曰、獬豸乃神羊能觸邪古人取以為御史章服之飾是邑、鴻碩顯崇之多將兆於茲也神人聞之大笑而去侯覺、驚異其說以書來京囑予銘之予邑人也知侯為為祥、侯以鄉貢進士除是官有清白操毅然有為不可干志在為民首力屢遇威推不少避侯之大節不可及矣士論偉之咸以遠大望侯也況今　聖天子簡賢任使凡在郡邑有異能者悉詔補侍御侯之建橋而神假夢如此固為吾邑之禎侯之超遷將先符於茲乎神之靈不、安也今特為銘以鐫諸石使後人知是橋之名由茲而立是橋之建由侯而始侯之澤茲邑將与橋同久矣、董工於成化　年春（卷三十六）　月畢工於成化（至）　年　月、侯名尭翔

銘曰

猗歟吳江、距於吳東陳侯之來憂民若恫室家胥悅
戢屢獲豐乃鑿白石乃建飛虹民不告勞千夫奔徙
神乃、假夢詰言從容有亭獬豸載郡志中乃為神羊
一角如龍無邪不觸無依不攻易以名橋足振儒風
侯乃稽首、禎兆是崇橋由此名沄々朝宗乃朔是邑
俊髦烈轟致、身執法接武登膺孜忠直和咸濟　公
我超擢兆先、此逢神之嘉祇、罔有窮

登平望橋作

顏真卿

登樓試長望々極与天平際海蒹葭色終朝見雁声

近山猶（一作全）彷彿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適
姓名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六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七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市鎮一墳墓

○○木瀆道中風雨雷震大作　范成大

惡風奔雲何壯哉溪水欲立山欲摧石岍迸裂纜邊
樹胡林動搖船底雷靈岩塔後雨脚挂胥口廟前浪
花來蓬漏衣沾不足惜酒餅傾側愁空罌

○木瀆去縣西南三十里

光福塘上　前人

指點炊烟隔蒼茫午飧應可寄前庄鷄聲人語小家
樂木葉花草深巷香春去已空衣尚絮雨來何晚稻
初芒秪今農事村〻急第一光陂貯水塘

登光福鳳岡　吳寬

昔年曾學登山法縱步不憂山石滑舍輿竟上鳳岡
頭趂此涼風當晚發遠山朝臣抱手笏近山美人盤
鬟髮我身如在巨海中青浪低昂出復沒山下人家
成市廛家〻炊烟起曲突梅林屋宇逕隱見一似野
鳥巢木末寺僧見山如等閑翻恠群山競排闥偶凭
高閣發長嘯笑我胡為躡石鉢夕陽滿目波洋〻西
望平湖更空闊山靈為我報水仙預設清冷供酒渴

吳人非不好登山一宿山中便愁殺扁舟連夜泊湖口舟子長篙未須刺懶遊已笑斯人駿狂遊不學前人達若耶雲門在於越何必青鞵并布襪

光福鎮在縣西五十里

泊橫塘　倪瓚

山寺微茫深渡寒烟莽蒼橫塘杖梢自挑村酒船頭猶帶漁郎

過橫塘　吳寬

夏半橫塘風日多畫船載酒壓晴波高田得雨皆秔稻長蕩翻雲盡芰荷未必他年成故事也須隨處結行窩悠〻十里城西路此是登山第一歌

橫塘鎮去縣西南十三里有橫塘風景特勝

甫里　高啓

長橋短橋楊柳前浦後浦荷花人看旗出酒市鷗送船歸釣家風波欲起不起烟日將斜未斜絕勝苕中刻曲金鼇玉鱠堪誇

喓〻綠頭鴨鬧翻〻紅尾魚跳沙寬水淺江穩柳短莎長路遥人爭渡處斜日月欲圓時大湖我比天隨似否扁舟醉臥吹簫

懷甫里　倪瓚

節竹依〻故里石刓翰墨糢糊龎公力田二頃拾遺扁舟五湖

甫里去長洲縣東四十里俗名六直浦

許市　方回

太湖晚山雨白鳥去冥〻古冢多無後荒祠豈有靈巽峰嶢石骨遠樹簇人形兵革已甦息廢田滿稗青

滸溪　姚廣孝

青山兩岍分夕渡舟橫口夏雨欲生蓮秋風先到柳聲殘烟寺鐘香餘茆店酒相見無別人唯逢耕釣叟

滸墅送別劉員外　胡纘宗

去年送客菊初栽今年送客全開鄧尉雨晴花造菊次穹窿雲淨鶴徘徊功名礌〻還堪疏詞賦翩〻亦可栽把酒別君〻且醉感時休上鳳凰臺

舊說許市去縣西北三十五里一名滸墅詳見古迹民居水際農賈襍處為一大鎮舊有巡司急遞舖景泰中置鈔關於此

陸墓　韓奕

楊柳郭西門人家水上村豐年隨處樂生聚向來繁晚飯尊全滑村沽酒半渾逢人詢舊俗喬木幾家存

陸墓去縣北二十里因宣公墓在焉

舟經荻扁阻風王抑夫田舍　吳　寬
嵗暮江村落日懸誰家漁網設平田岸頭行客訟風
伯堂上主人疑水仙斗酒急呼鄰慰藉扁舟欲去重
留連荒溪白屋炊烟少縣吏那堪横索錢
荻扁在十七都鶡冠子云四里曰扁

尹山　陳　基
人傳周吉甫遺基在句吳蕭條入墟里泱莽帶烟蕪
豈伊姬臣裔散落在江湖負耒林丘下客非隱者徒
尹山去縣東南十里

滯雨夜泊相城寄陳孟賢　徐有貞

江風吹雨阻行舟薄暮孤村且暫留回首那堪望君
處白雲只在水西頭

相城訪沈啓南　伊　乘
此日初登君子堂幾回快覩德星光畫圖神品驚當
代詩法名家遡盛唐雲煖石田生玉徧烟晴溪樹對
門長不才生忝十年後杖履甘隨老故鄉

再往相城忘路誤經湖中　前　人
諸翁格々樹蒼々暝色湖光接混茫始信桃花春岸
水仙源回首誤漁郎

行次相城有感　王　鏊

幾年約茲遊為訪石田叟石田今已亡不使此言負
相知三四人挐舟過湖口行々抵相城自卯將及酉
四顧何茫然天水合為藪茆屋幾人家荒蒲與衰柳
本來魚鱉宮自合鷗鷺有始田者為誰餒也非自取
有司事征求亡者逾八九念此為彷徨獨立延佇久
作詩當風謠以告民父母
相城去縣東北四十里

許浦按教水軍（次袁說友韻）　陳　造
萬灶連々瀲蕩屯朝來喜氣襲人溫固知除器須平
日政復投醪六至恩帝綍函春周壘辟使星回耀照

和門文經武緯君王聖汗簡須知紀始原

許浦鎮　周霞賓
形勢東南地兵戈阻隔時樓船張水陣幕府壯行麾
江口衝寒急潮頭應月遲空存舊營樹夜々海風吹
許浦鎮去常熟縣東北七十里思政鄉宋紹興置
鎮及水軍寨

湖莊即事　吳　堂
十五嫁來時東墻桑壓枝早禾低處熟盛飯端花瓷
自從涂為沴常見水平隄燒桑向東菑桑溼火力衰
兒飢苦啼晝車踏我足胝東圩苗泛青西圩渺瀰々

云是連夜雨海潮漫前陂出門掻首望歳計嗟安支
不愁寒與飢但愁官租遅

湖莊市在二都

夕次同川　李繼本

鴉噪晚凉天新晴景豁然柳橋通水市荷港入湖田
鷺影沙頭月人烟渡口船相過又相别書到是明年

同里　倪瓚

依微同里接松陵緑玉青瑤繚汶縈為咏江城秋草
色獨行烟渚暮鐘聲黄香宅裡留三宿甫里門前過
幾程借書市藥時来往不向居人道姓名

同里懷元用　前　人

一水東西雲窈窕幾家楊柳木芙蓉齋居出入無人
到嚴齒經行破蘚封窗竹匈虚秋半雨楓林寺遠日
沉鐘寄詩為道長想憶想亦依々念去蹤

夕次同川　姚廣孝

長江遠接天一望一茫然夕靄迷沙樹寒鴉落渚田
林杳通佛寺岓語到商船野路偏難識征遊况隔年

重過同川　韓　奕

携家曾此避兵塵川上花開幾度春頭白重来如故
里看花應少舊時人

同里鎮去吴江縣十六里在二十六都有巡檢司
稅課局

平望蚊子　吴　融

天下有蚊子候夜噆人膚平望有蚊子白晝来相屠
不避風與雨群飛出菰蒲擾々蔽天黑雷然隨舳艫
利嘴入人肉微形紅且濡振蓬亦不懼至死貪膏腴
舟人敢停棹陵者亦疾趨南北百餘里畏之如虎驅
噫嘻天地間萬物各有殊陽者陽為任陰者陰為徒
蚊蚋是陰物夜從喧墻隅如何正曦赫呑噬當通衢
人筋為爾斷人力為尔枯衣巾穢且甚盤饌腥有餘

豈是陽德衰不能使消除豈是有主者此鄉宜毒荼
吾聞蛇與蠍避之則無虞吾聞蠆有毒見之可疾驅
唯是此蚊子逢人皆病諸江南夏景好水木多蕭疎
此中震澤路風月弥清虚前後幾来往襟懷曾未舒
朝幾蒙襲積夜仍跧蘧篨雖然好吟嘯其奈難踟躕
人生有不便天意當何如誰當假羽翼直上言紅鑪

平望驛　張　祐

一派吴與水西来此驛分路遥經幾日身去是孤雲
雨氣朝忙蟻雷聲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處重離群

平望驛寄吴興徐使君玄之　前　人

故人為作郡百里到吳興藻思江湖湍公平道路称
包山方峻直雪水况澄清佇聽司空第還知下詔徵

平望驛感先輩（李從實周鉷二故人）　、　李郢

蘆葦風多驛堠長昔年携手上河梁青雲才子鴛鴦
季向石山人芝木香華驥欲陪先道路大川斯濟戢
舟航少微星動桂枝發重整孤帆過水鄉

過平望　顏真卿

茫〻菰艸平如地渺〻長堤曲似城日暮未知投宿
地逢人便向問前程

觧后劉公尤於平望（聯舟夜話）　蘇舜欽

卷三七

八

昔別蘋初生離謳發清商契濶幾何時遺轉尤在梁
我亦宦遊者吳會非故鄉三考一瞬息扁舟此尚羊
邂逅過夕語弭楫水中央淡影月照戶清音雁南翔
攄意良未盡詎及羅酒漿予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長
崎嶇慎所歷無令馬玄黃

過平望　范成大

寸碧閣高浪孤墟明夕陽水鄉搖病綠霜蒲蘸新黃
孤嶼乍舉網蒼烟忽鳴榔波明荇葉顫風變蘋花香
鷄犬各村落蓴鱸近江鄉野寺對客起樓陰濯滄浪
古來離別地清詩斷人腸亭前舊時水還照叟妃央

平望道中　王惲

今日風日好舟行喜清和吳江抵嘉興遠不百里過
觧衣坐篷底閑聽吳儂歌大艑從東來帆檣鬱嵯峨
云是誰海公赴名馳徵痾蒼皇不少住進棹如飛梭
物情忌太盛從者不得多尚餘蔽川載意氣蹋兩河
有懷陶朱公伯業到不磨功成委之去敝屣與弃
左顧為金索右顧西施姿可想不可見五湖渺烟波

平望　陳基

下田不憂旱高田正宜雨四野已足霖三吳復無暑
盃酒及豚蹄盤羞及鷄黍擊鼓樂社翁燒灯御田租

卷三七

九

泊平望弔玄真子　孫銳

仙非勝地仙不昇地非仙跡地不靈古今絕勝天下
景多為羽客棲雲軿松江之南平望驛千古絕名垂
載籍遺基廢井離不存依舊湖光接天碧我聞在昔
張玄真平生活計一釣綸浮家泛宅戲人世龜魚為
友無復隣故人分符刺苕水東遊歷遍溪山美翩然
聯壁至此鄉同視塵寰如敝屣酒酣水戲身甚輕席
行水面同舟驚祥雲瑞鶴歘然至泛此凌空歸太清
西塞山邊飛白鷺其間儘有朝元路綠蓑平日恣遨
遊何忍臨岐弗相顧爭知萬頃玻璃中清都紫府遙

相通故来成此一奇事欲将名姓傳無窮風帆過後沙鳥墜靈踪雖存人亦記白蘋紅蓼自争妍誰識此為真福地何人好事能揮金結廬繪像湖之陰寒泉一盞薦秋菊往来不負詩人心玄真今在天何處獨立河梁望飈馭丹臺玉籍名相容携手乘風共歸去

平望亭　瞿　衡

懶於篷底閲青編來坐亭前一鏡天識我鷗閑如舊日問人鶯閙莫知年半竿落日收漁網幾樹春風繫客船邂逅花邊須酌酒囊中賸有賣詩錢

平望夜泊　僧蕉室

風靜寒塘起暮烟數聲秋雁客程前湖波東下青山盡客路南来綠鷁連伯國城空惟燐火外仙祠古有題篇夜深何處漁歌發明月蘆花野水邊

泊平望　僧道原

計程息勞牽日晚江路永連檣如有待聚泊就村井沙明鷗群回月出人語靜心清獨不寐况乃風露冷因思往来客終日困馳騁得非衣食驅無乃緣造請吾人方外士素志慕箕潁胡為淪水宿混迹問鼃黽丈夫別有念此意誰得領人生未聞道如何臥烟景

過平望　張　觀

喚醒江鷗夢舟行認洞庭石橋浮半月漁火點殘星驛路千三客春風十里萍逢山青未了回首又長亭

過平望　陶　振

平望橋東倚畫舟江天空濶袮冥搜瀰漫烟樹村墟晚浩蕩雲濤澤國秋户遶鴨闌開驛舍旗摇雉尾見譙楼聖恩優老身康健許着羊裘狎海鷗

平望八景　俞　睦

雨過南湖水天寬琉璃影裡月光寒隻鶯一去無踪跡夜〻惟看浴素鸞（鶯湖夜月）

樹色依微欲曙天一痕殘月墮江烟鶯湖西畔前朝寺惟有鐘聲落釣船（殊勝鐘聲）

蘆荻蕭〻起晚風行人從此挂帰篷遥看隔浦含烟樹尚帶殘陽一抹紅（遠浦帰帆）

畫棟翬飛聳碧空湘簾高捲綠楊風吳山雲水無窮趣都在凭闌一望中（驛楼覽勝）

當年于頔刺湖州曽築長隄捍逆流兩岸曉風楊柳綠王孫得意騁驊騮（頔塘躍馬）

桃花流水鱖魚肥之子仙遊尚未帰留得青山苔石在行人錯認綠蓑衣（玄真仙跡）

溪橋酒店繫垂楊好鳥多情喚客嘗最愛春風初起

處一簾踈雨杏花香（溪橋酒店）
幾家茅屋住烟村桑柘重〻緑映門昨夜驚湖初雨
過漸看新漲入籬根
平望鎮去縣東南四十里在二十四都有平望驛
巡檢司

震澤別業自遣　陸龜蒙
數尺游絲墮碧空年〻長是惹春風争知天上無人
住只有春愁鶴髮翁

震澤道中　王原杰
村市蕭條數十家扁舟夜泊傍芦花江空歲晚歸心

切水遠山長去路賒帶水野田鳴落雁連雲烟樹繞
昏鴉勞生徒負燈窗志只合西園學種瓜

春過震澤留別（智愚隱蘇昌齡）　謝應芳
松江太湖春水生湖上白鷗尋舊盟遠公沽酒壯行
色坡老賦詩言別情燕子日長書屋靜柳花風颺釣
絲輕相過不負青山約一棹東猶兩日程

震澤分題送李均翰　周巽
湖上雨晴添綠波郎船將發唱吳歌誰知三萬六千
頃不及儂愁一半多
野老乗舟自打橈閒看翡翠戲蘭苕連山不斷南山
口曲水迴通底近橋
太湖東去水相通大浪掀天難使篷今夜且来洲裡
宿明朝又怕日高風
震澤鎮去縣西南九十里十都有巡檢司

過梅堰（在二十都）　陸龜蒙（一作孫覿）
春行霧雨暗衡茆兒女隨宜治酒肴便覺此身如在
蜀一盤龍餅是豌巢

過八赤遇雨（在三都）　前人
勝事營居綱事奇酒甘泉滑鱸魚肥松江好處君須
記風靜長江雪落時

宿庇村（在廿七都）　僧北澗
秋風寄衰柳此景亦蕭然月落牛方飲舟行雁未眠
黄衣無吏習茆屋有詩禪村僻人家少烟空水接天

柳胥暮歸（在二都）　姚廣孝
歸城心欲速短艇夜還乗僧寺烟中磬漁家水際燈
送天昏訝霧高樹聳疑陵隔岍山偏好徐看想舊登

寓柳溪感懷　陶振
漂泊東南萬里船故鄉回首白雲邊慈親白髮三千
丈客子貂裘二十年韓信每朝常寄食張衡何日賦
歸田不堪腸斷思鄉處風雨蕭〻暗海天

車溪道中（在二十三都）　　僧善住

葦白蘋黃溪水清倚篷閒看浪鷗輕板橋橫處人家
小脩竹叅天落照明
客裡蹉跎歲欲闌水邊楊柳尚平安夜來已作還鄉
夢滿目西風客棹寒

仲雍墓　　周霞賓

虞墓東山頂岐州萬國西人皆憐伯仲心實似夷齊
海水龍無害蠻花鳥自啼寂寥懷古意文保見遺黎

前題　　傅良玉

仲雍古冢已丘墟冢上閒雲日卷舒奠薦不聞陳簋

簠芟夷端合禁樵蘇杜鵑啼血春風　狡兔穿塋夜
月孤過客無勞增悵惘至今讓德重句吳

前題　　王賓

斷髮文身正隱時清高裡面有權宜空山葬處惟荒
草到處人來必拜之

又　　吳訥

虞仲隨伯氏泯跡逃荊蠻至今仲雍處猶自稱虞山
遺跡邈難尋廢冢留山間鄉邑失閒陳歲遠埋荒菅
予賤忝末裔有淚自潸〻誰為禁樵牧陳辭扣天閽

又　　鄭東

野鼠穿黃穴遺封百草深死無歸國夢人識逸民心
峦樹冬愈碧江猿夜亦吟海虞山上月梅里共沉〻

又　　周師敬

賢哉虞仲氏讓國來荊蠻斷髮文其身之死不復還
孤冢鬱巇〻屹立山之間高風播宇宙邈矣誰能扳
青山得以名萬古永不刊

吳仲雍墓吳地記曰在常熟縣西虞山上與言偃
冢並列寰宇記曰虞山有仲雍齊女墓

吳王闔閭墓　　張伯玉

東客往來過虎丘橘花渡口維扁舟闔閭宮殿不可

見但見古塌寒颼〻惜昔吳王全盛日水犀千萬橫
吳鈎楚山既掘荊人冢越壘仍將勾踐囚豈謂西施
能破國誰知麋鹿上臺遊惟有吳王在時月夜深閒
照劍池秋

又　　高啟

水銀為海接黃泉一穴曾勞萬卒穿謾說深機藏盜
賊難令朽骨化神仙空山虎去秋風後廢榭烏啼夜
月邊地下應知無敵國何須深葬劍三千

又　　周南老

穿土鑿山骨積壤崇林丘黃腸固銅槨玉鳧浮汞溝

金精来踞虎瑞兆符賍牛生維賢莫邪于爲殉詭鉤
池空因劍名寒碧澄陰湫高深胡足恃曷用智力求

又　　陳毓

下穿老骨瘞銅棺要使先王體魄安金虎氣消天地
老、玉龍光射斗牛寒蓬科有恨埋千載麥飯何人奠
一盤休笑子胥無葬所古今廟食拜衣冠

闔閭墓在虎丘

干將墓　　高啟

干將善鑄劍〻成終殺身吳伯亦遂亡神物豈不神
始知服諸侯威武不及仁徒勞冶金鐵精光動星辰

莫邪應同埋荒草千古春青蛇冢間出猶欲恐耕人、

又　　周南老

神物須人就爍身劍乃成厥妻剪爪髮投冶濡金精
兩龍而、躍出干將獲全生獻雌匿其陽殺身逆鱗嬰
匠門傳有冢春游還自青劍化已云久吳冶墓亦平

孫武墓　　王賓

行兵無敵顯當年有墓于今是野田八十餘篇書在
昔流傳惟有十三篇

孫武墓、城北平門外西北二里

要離墓　　楊維禎

金昌亭下路春草没荒丘云是要離冢令人生古愁
侏兒三尺餘不佩吳鉤中包猛士胆白日照高秋
惡死屠骨肉視身若蜉蝣荆軻不了恨慶忌成身謀
如何五噫客死與尔同儔

又　　周南老

細人胆氣雄一坐挫壯士臣吳許申胥無氣刺慶忌
兩勇若相厄多君囊底智弃妻固非非仁殺身始全義
西出金昌亭〻下幽扃閉年〻草自春舉目山河異

又　　高啟

弱夫殺壯士誰敢嬰其怒今日古城邊耕人肆侵墓

又　　王賓

當日要離投慶忌甘從驅使計謀深何如豫讓能明
白羞媿人臣懷兩心

要離墓在吳縣西四里閶門南城內相傳在今梵
門橋西城下馬婆墩舊有砲座基宋嘉定十六年
提刑司脩城此地多得古塚莫詳姓氏

瓊姬墓　　高啟

夢別夫差殿頭墮釵零落誰收土昏青鏡忘曉月冷
珠襦恨秋麋鹿昔來廢苑牛羊今在荒丘香魂若怨
亡國莫與西施共游

又　　徐賁

館娃宮裡已堪愁况值泉臺閟小丘月冷寶奩無復
曉池空玉雁不知秋蘿間舊屋僧來往竹下新亭客
過遊不有佳名留郡志誰能識此為停舟

瓊姬墓在陽山與夫差冢相近

吳女墓　　高啟

魚燈照艷魄夜冷珠衣薄向玉土中埋紅蘭霜後落
不乘臺上鳳空舞橋邊鶴轅重未歸來泉宮秋寂寞

又　　周南老

鶴舞導靈輀花落埋香玉幽憤為誰嬌愁蹤春娥綠

不復棲鸞鳥知走麋鹿嗟爾韓家兒故為遂所欲
相思異死生佳期難再復維鳳鄙衆鳥誰能慰煢獨

又　　王賓

眼看家國把眉顰無柰芳年病損身歌裡分明人聽
設苦猜儂意是懷春

吳女墳在閶門山塘

齊女墓　　周霞賓

雖第三千里辭親遠結婚浪傳招楚些難返望齊魂
蘭麝山頭土蒿萊郭北門生涯歸一瞬標榜至今存

又　　張洪

南風初勁北風微爭長諸姬復娶齊越境定須千兩
送戒途應拭萬行啼望鄉不憚登臺遠埋恨惟嫌起
冢低夢艸萋〻猶泣露倩誰滴向故鄉泥

又　　吳訥

齊景不自彊涕出女於吳迨〻三千里百兩來姑蘇
死葬虞山顛北望父母都芳魂逐飄風艷骨歸黃壚
空餘一荒丘月夜嗥飢狐

又　　程式

宗國中微日勾吳始伯時來歸非我志時事有天知
身死蘇臺下心馳淄水湄萋〻芳草墓千古不勝悲

又　　鄭東

突兀孤墳在千年恨尚新荊蠻非偶國盤瓠媿吾人
躑躅春啼血狐狸夜得鄰營丘無伯業吳治更傷神

又　　林大同

嘗聞齊景公涕出女於吳孟姜志貞烈憂憤身為殂
吳亦聞其生卜葬於海虞中宵支飛燐昭明燭太虛
有客從宦遊考功朝帝都燁〻有耿光應與忠義俱

齊女墓吳越春秋云吳太子娶齊女〻思齊而病
將死曰必葬我於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
如其言葬之

子游墓　王賓

有樹枯來不記春郤依虞仲冢為隣山家相約休樵采十哲人中第九人

子游墓在海隅山上史記吳世家注仲雍冢並列

朱梁墓　前人

行〻一里近婁門有漢朱梁墳尚存人欲知他身種德其家多代出賢孫

朱梁墓在婁門東南二里

顧三老墳　前人

魯有兩生名姓佚人皆嗟惜信其賢分明名姓稱耆

卷三七

亍

德何必忉〻史上編

顧三老墳婁門塘北漢顧綜為尚書令明帝時三老吳顧氏是其裔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遊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不可以激俗故高蹈登卭以作歌〻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〻不可以不立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

援五噫
歌以

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坯以逃荷蓧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遊為孟子稱聞栁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鴻風聲亦将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山隱器東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静而含光作銘

卷三七

廿

皐橋萬古是望

梁鴻墓　高啓

（伯鸞有五噫歌因效其体）

顧瞻亭皐兮噫丘墳有嵩兮噫術舂亦勞兮噫危邦可逝兮噫先生何高兮噫

又　周南老

伯鸞抱清節術舂苦勞生吁嗟歌五噫豈其相杵聲配無德耀賢[illegible]成佳名城西礼讓鄉有此高士塋過者為俯軾路[illegible]金閶亭于今冢雖夷指地名猶稱

又　王賓

憂國心多賦五噫君王清問合尋思埋身客土終傭

保正在東京盛治時

梁鴻墓在吳縣西里要離冢北

祭梁先生文附　陸龜蒙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皋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白吳祭以舉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沉潛而靡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予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求適俯灌地而仰語願先生之謂何心偏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垣而自翰身病妻弱白吳民之祭不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之可作

伯通墩　王賓

龍織梁鴻與孟光生時人已不尋常城西墳上皆荆棘名字流芳却未荒

伯通墩在西門郎其壙也世称伯通字奉鄉

漢吳郡丞武開明碑　金石錄

右漢吳郡丞武開明碑云君字開明而其名已殘缺又云永和二年舉孝廉除郎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太僕丞永嘉元年喪母去官復拜郎中除吳郡府丞壽五十七建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遭疾卒其可見者如此其他磨滅不可盡識按後漢書秋丞二人秩六百石本注宦者又長樂少府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又有太僕二千石在少府上丞六百石據志所載中宮及長樂宮官屬皆以宦者為之而以史傳及漢隸石刻參攷如大長秋少府之類皆襍用士人今武君以孝廉為郎謁者郎中吳郡府丞皆非宦者之職然則兩宮官屬蓋亦襍用士人也

代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張悛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以悼而不忍也故三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膺作尊力膺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礼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

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弥仁洋〻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取進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恩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鳲鳩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倡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飄井威震群狄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州將迎幼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矣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䘏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蘇臣切痛之伏見平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代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壓誰曰不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徭役使四時脩護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孫王墓辯

盧雍

右漢豫州刺史孫堅〻妻吳夫人及其子會稽太守策三墓並列盤門外三里即今齊昇院東南面勢據古蛇門正與府治相向祥符圖經云豫堅墩方俗稱為孫王墓按吳書堅死於初平二年〻三十七策死於建安五年〻二十六吳氏死於建安七年合葬堅墓黃龍元年權尊堅為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吳氏為武烈皇后策為長沙桓王太元〻年八月朔風拔高陵松栢石碑蹉動晉陽秋云惠帝元康中吳令河東謝詢表為孫氏二君置守冢五人脩掃除有詔從之其文張悛所作今載文選陸廣微亦云盤門東北二里有吳武烈皇帝并長沙桓王等三墓前志云宋政和六年村民村民發墓其磚側有萬歲永藏四篆得金銀簪十數枚東西銀栝初若槊花良久化為腐土并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悉皆如新一瓦熏爐與近世陸墓所制畧似而箱底灰炭猶存焉碑石斷缺僅餘中平年三字將州遽命拚之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伯芻香譜亦畧載此事即楊友夔所賦孫豫州墓者是也洪氏三庚志云盤門外大冢紹興二年秋雨隤圮牧童入其間得銅器數種持賣於市鄉人往視圮處蓋其隧道有石刻隸書云大吳

長沙桓王之墓赤烏三年凡十二字知府沈揆亟命拚塞仍立石表其所滕宬為記表席之為策死距赤烏三年也四十載豈非權稱制之久復改葬乎所得之器滕藏小鏡一其背有銘十四字一銅小麟鎮席無款識以遺席之嘉熙中墓傍土中又得唐孫德琳墓志云開元十年窆於十四代祖吳武烈皇帝陵南平地又按丹陽圖經載高陵在縣西練塘鄉吳陵港以傳記譣之當是堅葬曲阿後遷于吳史不及詳載爾滕宬所記謂紹熙中提舉常平張體仁智命其屬表之題曰先賢墓徐誼屬宬考訂正從俗稱孫王墓

宬盖據陳壽說破虜葬曲阿及策之薨其將周瑜魯肅皆赴喪獨指此為伯符之墓亦未嘗及謝詢所表不審三墳同域故論說紛紜自相抵牾在政和知為豫州之墓在紹興知為長沙之墓皆不能質諸傳記以求其說地亦嘗為窆故舊志不復詳究矣因備載始末傳諸好事仍錄古今文詞如左云

行經孫氏陵　何遜

昔在零陵厭神器若無依逐兔爭先捷掎鹿競因機
呼吸開伯道叱咤掩江畿豹変紛奇略虎視肅戎威
長蛇衂巴漢驥馬絕淮淝交戟無内禦重門豈外扉

成功舉以弃凶德愎而違水龍忽東騖青盖乃西歸
朅來以永久年代曖微々苔石疑文字荆墳失是非
山鶯空曙响隴月自秋輝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
闃寂今如此望々沾人衣

長沙桓王墓下別（李紆張南史）　劉長卿

長沙千載後春草獨萋々流水朝將暮行人東復西
碑苔幾字滅山木萬株齊佇立傷今古相看惜解携

長沙王墓　范成大

英雄轉眼逐東流百戰工夫土一坏蕎麥茫々花似
雪牧童吹笛上高丘

又　劉克莊

伯畧誰堪敵伯符每閑史策想規模一千掃衆橫江
去十七成名自古無警蹕未迎歸大内英雄可惜死
東吳君看末命猶特指領張昭為托孤

題孫伯符墓　韓淲

自無太史慈孰對孫伯符群舒有餘地周郎或知予
既推道南宅以濕謾相濡本擬馳中原掃滅許下都
天乎許貢客一箭失壯軀勉囑付後事張照（昭）乃其奴
赤壁之大攻僅可保全吳公瑾復不長伯符益荒蕪
至今春草生高墳在姑蘇傳言尚相點經行倍踟蹰

異代歲月遠誰為我非夫酹酒起英爽白楊鳴赤烏
荆州忽已分曹劉竟稱孤堂々破虜家歸命誠是俘

孫伯符墓下　周弼

梧葉蕭々墓草長夢魂曾斷九迴腸空闌絳帕離漳
水誰見黃旗入洛陽虎峙有基宮樹老龍盤無廟石
城荒赤烏不識桑田變猶自棲々戀白楊

吳桓王墓　鄭元祐

有吳桓王之墓田乃在盤門南郭邊墓中玉鳧久化
土石上赤烏猶記年寒食無人洒麥飯東西湍地飄
榆錢功昭前王啟吳祚葬地合擇名山川闔閭城南

不百步土薄易致耕夫穿焰紘諸臣號詳答慮不及
此寧非怨緬思山東舉義日媚灶顧已無諸賢惟王
父子起相繼黃星閃避東南天假之脩齡定四海許
下豈容瞞着鞭鑿山擀匠等發掘朽壞一棺誰獨專
白楊蕭々北邙路姓名能得幾人傳

吳桓王墓　高啟

朝出南郭門高墳鬱蒼々借問葬者誰乃是長沙王
黃腸豈不錮盜發取所藏金環出世間封樹無輝光
緬思衰炎際當途逞奸强英雄失所據虎視誰敢當
王初奮稚孤英風凜飛霜談笑定江東賢豪欻來翔
卷三七　平
少假須臾年足見伯道昌胡為困佻奴輕獵不自防
天意豈祐魏遽使斯人亡因觀感往事喟焉令人傷

又　周南老

城南桓王墓高冢何穹崇昔為盜所發冢闕寶氣空
孱然一豎孺揮箠定江東闢地餘千里義勇日以雄
萬歲期永藏誰能錮幽宮英雄昔所在燕麥搖春風

孫王墓　王賓

千里爭衡最少年馬驕風疾喜行前正當許下迎天
子玉樹生埋在九泉
孫王墓在盤門外今為義塚

石崇墓　高啟

亂須欲怒珊瑚折步障圍春錦雲褻真珠換妾勝鶯
鴻笑踏香塵如踏空酒闌金谷鶯花醉家逐樓前舞
裙墜財多買得東市愁綺羅散盡餘荒丘猶令白首
同歸者坐伴游魂楓樹下

又　周南老

城西多岩磐信美非金谷荆州石刺史胡為此埋玉
緬懷步障春雲錦爛綺縟買嬌教歌舞不惜珠三斛
顧此墮樓人焉知禍所伏蒼々墓已墟誰歎悲宰木
石崇墓在吳縣西六里
卷三七　三

張翰墓　王賓

洛陽城裡秋風起天下紛々事暗多歸去不將身向
酒壚名有後是如何
張翰墓在横山東五里

陸績墓　前人

寥落孤墳荒草深一迴行過一沉吟邊頭有土如栽
橘表見當年念母心
陸績墓在陽抱山吳地記云在閶門外泰伯廟西
元至元間郡人朱澤民祖母病卜地此山夢偉丈
夫告曰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後既而穿地得石

曰鬱林太守陸績之墓別有刻曰此石爛人来換石果斷矣遂揜之而卜兆其傍今狀元朱希周是其裔也

顧榮墓　謝應芳

白髮吳儂說姓名將軍墓近闔閭城徵車入洛稱三俊罰爰知人得再生江月似留揮扇影松風猶作鼓琴聲停舟一酹蘋花渚野鶴飛来躑躅鳴

又　王賔

不見人將琴走過白楊風緊獨秋多生同張翰言還在酒可忘憂如病何（卷三七）

三

顧榮墓寰宇記云在赤門外九里吳地記云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側有左威將軍張敏墳今寔在葑門東六里長洲縣黃天蕩南俗訛稱顧邑墓西有祠題曰顧將軍廟或云上將軍榮從子和亦葬吳

瞿硎先生墓磚

瞿硎先生字鵠子廣川人隱居不仕葬于東陵武安寺重岡之原

瞿硎墓慶元志云在直塘市〻有廣安寺浚塘得古冢墓磚稱云〻武安蓋廣安舊額也今其地尚多瞿姓事見晉書隱逸傳

顧野王墓　高啟

南朝舊碑倒墓近樵蘇道應與讀書堆離〻揔秋草

又　周南老

迢〻越溪水映帶楞伽山清寂氣所窮鬱〻佳城環野王識龍穴卜兆于其間平地不起墳乃知防後艱癖愛山水勝清輿殊不慳丹青更稱絕猶得留塵寰

又　王賔

身瘦更無哀毀甚行應有杖亦難扶提兵慷慨誅兇逆徒者臺城報子無（卷三七）

三

顧野王墓在楞伽山下吳地記云在橫塘別隅平平不起墳宋紹興間碑石尚存

陸墓（忠宣公）　前人

董生有學似相當文氣從容理又長奔走奉天勞諫諍忠州閒坐集醫方

陸墓在齊門北世傳陸宣公贊葬焉朱子云董仲舒陸宣公皆有宰相之學

真娘墓　李商隱

虎丘山下劍池邊長遣遊人嘆逝川罥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効顰葉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祗應江上獨嬋娟

又　張祐

佛地葬羅衣孤雲此是歸舞為蝴蝶夢歌謝伯勞飛
翠髮朝雲斷青娥夜月微傷心一花落無復恋春暉

又　羅隱

春草荒墳墓萋〻問虎丘死猶嫌寂寞生肯不風流
皎鏡山泉冷輕裾海霧秋還應伴仙子香徑夜深遊

又　顧阿瑛

何處真娘墓雲埋斷石根夜深風雨急誰喚海棠魂

又　高啟

金釵葬小墳楊柳寺前村已斷花間信空歸月下魂

卷三七　卅四

又　周南老

山鶯留曲韻草露帶啼痕車馬逢寒食還來酹酒尊

又　周南老

女郎善歌舞日事繁華樂死葬虎丘山未忍甘冷落
香魂化蝶飛每為春風托至今墳上花猶能媚輕薄
紛〻遊冶兒懽呼為盤礴幽〻短簿祠誰來酹清酌

又　蘓衡

不見當時窈窕娘空遺孤冢對斜陽淒涼夜雨悲瑤
瑟埋沒春風怨錦囊墳上不生連理樹人間那得返
魂香分明蘓小西陵路草綠蘼蕪易斷腸

弔幽獨君　周南老

閒乎山之幽玄扃閟靄獨嗟爾長夜魂愁共哀猿哭
衷情見于辭隱石句堪讀形化神不留奚啻同朽木
冥〻既飄散胡為未忘歟猶知念所親身百其可贖

又　高啟

君本何代人姓名復為誰何年棄人間長眠此山陲
荊榛鬱蒙蘢孤墳尚無碑游魂久未化哽咽還能詩
人殁乃歸滅憂樂豈復知君何獨煩冤猶有親愛思
一死衆所同已矣焉足悲陳詞為相弔此理君當推

幽獨君墓在虎丘山北

唐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墓銘　白居易

卷三七　卅五

此四字誤右芾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避地渡江~~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台州司徒之孫儔在隋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鯤即公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王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閥閱稱迄今為江南右族公諱無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

文從鄉識登經第應制舉中精經史科補弘文館通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換杭州錄事叅軍在杭州前後詣譎制補吏三十八人駮假年侍老二千人擧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爲刺史聞詔授絳州錄事叅軍絳之郡有主胥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叅軍給事中張袒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獲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於是左遷鄧州司馬

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時在郡奉詔條恤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捐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恣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蘄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於家天寶十二載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之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默不遇陪臣秩僅至郡守亢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嘗爲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廷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而不足以一李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於時公之孫户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於國報施之道信昭〻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易據家狀

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長碩大破（初長）爲桷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何時不遇我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啟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曆三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

員外郎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其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

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内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潁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既禪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既除衰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汙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匿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於朝野君子以為知道優詔褒美特授客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挏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為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既高公許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礼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嘗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擲管沈嘆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衛茅之下君子以為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郡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咸為令子又嘗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嘗辱與户部遊而知其家事殆見托撰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有户部才位若此才子之後父名父之子賢者無之可謂具美休哉

右二葬碑銘雖不在蘊而皆吳人然孝張里是宋孝武旌張敷字景胤之居非張嘉也然必一族也其事見姑蘇志孝友傳

陸象先墓　王賓

皇姑威令震朝中君不低眉暗去從墳上從來松栢樹青〻遮莫雪霜濃

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象先不附太平公主玄宗謂後凋松栢

廣陵錢王墓　前人

一鎮中吳三十年農桑處〻是人烟于今人到墳山下來見碑亭已泫然

廣陵王墓在横山西王名元僚為中吳鄭度續圖經言其儉約鎮靜中吳賴焉范氏古蹟門稱其喜喜追遊不事園苑惟見虎丘則色喜至必規劃脩繕

范氏祖墳　前人

陰陽家說到墳前風水真宜子息賢文正有賢君聽取祖宗積德百餘年

范氏祖墳在天平山三讓原

丁晉公碑　曾鞏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常袖文謁王禹偁禹偁愛其郎為詩贈孫何及謂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文淳化三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諫議大夫兩為三司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除節制知昇州天禧間復參知政事改樞密使四年與李迪同相迪對上斥謂為奸邪同罷而謂獨留加司空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坐雷允恭移山陵皇堂事罷少保分司再貶崖州司戶參軍凡五年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明道末復秘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年七十二詔賜錢十萬絹百疋謂淳化間為福建轉運使初置龍焙歲貢團茶數品供御咸平初峽路蠻擾邊會分州陝為四路謂領夔州轉運使措置蠻事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後又入寇止奪其酋領討平之居五年詔許其代乃舉薛顏景德初契丹入寇謂知鄆州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懼不復稽阻又令廣旗幟擊刀斗聲振百餘里虜遁走過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謂機敏有智謀憸巧險詖亦鮮其儔文字經目雖十百言無遺忘在三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曉者決於一言皆中其理

朝庭營造莫不兼領凢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與焉少遊江南遇呂洞賓語之曰君狀貌同李德裕言訖不見其後果驗弟誦說諫子琪瑚珷玘

丁晉公墓在華山習嘉原

范氏復祖塋記（此在河南故不録）

陳基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天平山至公之薨始葬洛陽萬安山母夫人謝氏之兆其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爲中更靖康之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河北向流涕而已我世祖皇帝混一四海列聖相傳誕敷文德而尤惓〻爲致意於古今忠臣烈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祗奉中牢致祭惟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郎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大中八世孫國俊僅一至其處同知徐君景儒爲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八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墳墓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粮料判諱為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為太傅考諱某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

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以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

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猶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礼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奸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名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還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為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兼還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

要害又城細腰葫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何如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賞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吏使自為謝諸蠻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番酋来見名

之臥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餘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懽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

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退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

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才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

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譜于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〻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来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始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定根

公居三年怯勇襃兕兒憐歎擾卒俾來臣戛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于治公拜稽首茲維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〻卒壞於成匪思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正墓雖不在吳而孤忠大節為宋朝第一等人

○且其義田祖墓在是因録之

◎○滕學士甫墓志銘（代張文定公作）

蘇軾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内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踈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踈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〻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詬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之必欲殺公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公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為晚進而開濟之道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諫之公嘗上

章自訟有司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荷罪毀言日聞天下聞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生贈户部侍翼郎侁〻生贈礼部侍郎盖〻生户部尚書贈右僕射珣〻生大中大夫睦州刺史迈〻生越州觀察推官勑〻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曽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祖諱監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曽祖母祖母皆范氏继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祖

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嘗為首常擧進士試於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二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唐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名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户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

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〻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决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

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之种諤擅築綏州具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欵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内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灾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公曰秦州朕非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與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曲委詳盡興公驚

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輿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負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其棄家而茇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墮吏修隄

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穎者為隣婦隱其金閱數年不能辨穎憤悶至病傴仗而訴與公〻呼隣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〻舉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昊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

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知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遽入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

使契丹楊輿與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者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臣黨五曰贊治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

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請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至今為盛其論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惟青州樂至載喪失不還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没十年貧不葬又為葬之著克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賙之教使謝諢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察跡奸狀上為罷黜諢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為湖州發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鄆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郡學士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東京皆飢公獨有所乞米為脩名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詭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狄大契積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一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士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曰公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與甚和閧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粮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隄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捃誕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從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芦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

偹衮金帛不貲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将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毫之失将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弃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堡去葭芦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國家以進退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争之已而諜者德城人之諜曰吾将勁兵於仁吳二塞之間刼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将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争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

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决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将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任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禄大夫職至龍圖閣直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户實封至八百户贈銀青光禄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鄉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李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於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粟隝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〻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被讒人曾不少置昔帝堯在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輙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於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之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為公

○○　滕章公墓　　王賓

荒涼不見舊碑銘遍問人誰識姓名郄是勳賢滕達道幾番為將鎮邊城

○滕章敏公墓在陽山粟隝

○○　樂圃先生墓表　　米芾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光祿公之子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趨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久之名稱藹然一邦向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為耻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

天子賢之起為本郡教授以為未廣也起為太學先生以適授多士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二月丙申遘疾不祿享年六十子耜杭州鹽官尉耦耕舉進士以六月葬至德鄉從先祿之塋先生道廣不疵短人〻亦樂趣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麟鳳焉方擢欲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辨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畧曰方朝廷成太平志也至於詩書藝文之學莫不驗雅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贈縑百疋嗚呼先生可

謂清賢矣予昔居郡與先生遊而知先生者也表曰窮達有命出處有時司出處者非命而誰時與命違士能不出〻而與命就諗於時升公之堂理公朱絃清音不改樂圃松悲嗚呼哀哉｜江淮荊湖等路制置從事米芾表

樂圃朱長文墓在支硎山南峰西（張景脩銘）

宋定城令方氏夫人墓志銘　方汝勉

夫人方氏諱靜真世出莒溪皇曾祖朝散大夫渭皇祖朝奉大夫通判紹興府寀皇考迪功郎丹徒縣主簿燠後占姑蘇故從事郎定城令君趙公用夫人生於乾道庚寅三月二日終於淳祐辛丑三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勞遇明慶霈封太孺人子三人長勵疾廢次勞永直郎淮東總領所準備差遣皆先夫人亡次鵬舉業儒女三人長適迪功郎江州司户楊澤次適進士張復震孫男七人出繼者一女四人明年壬寅二月庚申鵬舉護夫人柩葬扵姑蘇長洲縣彭華鄉虎嘐之原合定城公之兆也夫人性婉而識明氣剛而志正言動皆典刑趙氏內外五千指咸取則爲治家以儉樸爲先初笄之衣暮年襲如也然財不求豐僅足而已姻親貧者賙之恐後每嘆曰吾少時

也棘更嘗至矣今粗得清適於是爐香貝葉自課忘倦淺斟無算竟日熙〻忽嬰微疾卒然而逝得道者莫能過也卜葬有日鵬舉書來求銘汝勉於夫人為內表而夫人之在盛氏也以女堅爲期待尉薦最為深學且知夫人行實甚熟也其敢以不文辭銘曰

莒溪之淑嬪于姑蘇趙族蕃熾閫言一無定城公後撫其諸孤不愧三遷賢譽翕如儉以礼制嚴以恕扶內黙遊心能味其腴鬱哉佳城虎嘐之墟勒銘堅石萬處與俱表弟朝奉郎通判福建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汝勉撰從弟從事郎新建康學教授逢辰書文林

郎差充淮東制置大夫準備差遣王棨題蓋

○○宋故武功大夫濮州團練使西浙路總管開○○公埋銘

趙天瑞

公諱趙字興宋世為沂州臨沂縣人公名本姓也因夷狄亂華以閧為姓者欲閧大我國家之疆土云耳曾祖喜祖忠俱贈武義大夫父某封武義大夫其封贈皆從本姓則公改姓之意又著矣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母某公自紹興二十八年結豪傑起義兵衆推公為首不旬日有衆數萬收復密州日照縣等處聚集忠勇三十餘萬收淄齊等州差充忠義軍馬都統制頴京東河北路招撫使李寶同遊海道十一月差充山東河北路忠義兵馬都統制將所將大漢軍三千餘人及本部統制將等二萬餘人歸正本朝三十二年春授脩武郎閤門祇候充忠義遊擊軍都統制秋轉武翼郎隆興元年二月轉武功郎改差充沂州忠義軍馬都統制告為先海州策應解圍之功也當年壽皇登極覃恩轉武英大夫差充鎮江府駐札御前右軍統制二年名對稱旨賜金帶差統殿司右軍統領十一月改差充江陰軍駐札御前水軍統制結局依前殿司供職乾道二年轉武略大夫英州剌

史告為膠西密州之功也三年將歸正人情沂作過例降受武義大夫依前英州剌史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都監臨安府駐札四年敘復武畧大夫充浙西兵馬鈐轄臨安府駐札七年依前兵馬鈐轄平江駐札未赴改平江府兵馬總管轉武顯大夫淳熙改元添差浙西馬步軍副總管五年轉武義大夫十二年因父武義侯疾危刲肝以救事聞於朝上謂公孝其可特授濮州團練使十二月丁武功憂服除再任公以紹熙改元三月一日終于平江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是年六月十四日葬于長洲縣彭華、管山鄉、之原去武義墳無步二十妻令人林氏先陥虜未歸得旨許娶乃娶解氏先公十年卒公有子天瑞天錫保義郎從祖武義姓以為繼曰佐保義郎試中材武未注授曰偉保郎見任侍衛步軍司左軍馬軍準備將曰佑曰伸習舉業曰儀曰侁皆幼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孤子天瑞銜哀識

宋鎮東將僉判王公墓志

王庚孫

先君諱斗文字仰之先世自閩徙吳遂為笠澤人少力學精六典嘉定己卯預鄉薦庚辰登乙科其歷官以丁艱而不赴者一慶元户椽也以選部注者二池

陽警曹金陵酒庫也以為辟差者三當塗差遣淮西摠幕也以京秩之先〻其對薦則提舉趙公范郡守楊公空雲汪公綌制使　　善湘以陞削舉制使吳公　蔡公範卸閫陳公愷揚公恢督視史公　　以改秩舉曹使曾公頴茂鄭公起潛京尹趙公與　郡守高公夢月以陞削舉叅政王公伯大侍郎楼公治以特薦舉也其積階則由廸功郎閲陞從政郎由儒林郎改通直郎洎轉奉議郎為憲臺誣以他過降授宣教郎越六年而後復継轉承議郎自淳祐己酉再起合該朝奉郎方磨勘問而先君朝旨往鄞郡審勘死因染疾致斃郡守憐其勤勞王事有請於朝令通理納禄矣先君性恬澹雖登仕版不改寒素善與人交手不停編小善一藝無不録也廉以律己勤以盡職若身家若一不暇計故宦遊所至有聲書判成帙飾吏事者爭傳以為法不務進取每以耐菴自號督餉循資則悉避同寅而不芥蔕獄空底績則三見其效而不自矜處帥幕則放軍請之孤遺寄京幾則以己俸而代賦所施未及萬一竟以淳祐辛亥仲冬乙日捐舘享年六十有五曾祖閲故從事郎祖亶隱德不仕父籍累贈朝奉郎母太安人施氏後先君十有

一月卒妻陶氏封孺人子庚孫将以次年孟冬癸酉奉柩葬于長洲縣彭華鄉澥墅之原葬且薄未暇乞銘當世君子姑叙梗槩納諸壙云宗弟廸功郎新差充通州〻學教授覓塡諱孤子庚孫泣血書

重封宋圯墓大畧

方　鵬

澥墅虎暡之諱名其地平原葬稍缺處亦不窕避浸惟攢石孚土封為丘嗣祀無恙世遠祀弗嗣民日稠廬燥而居墓羅不仁之害矣予未改尼院為義塾與民比隣古之葬地也敝於環居而莫知之民患錦執負租累歲故納塾傍西園作便所往視盡北圯冢露三木左中並而中陷右下皆尺餘環木盡脫僅一畦剥塚土而高下未夷詢董工民云趙王墓也録泐志來見則宋承議郎耐菴王先生所葬命完砌移土厚封西界鋭垣通門於塾以杜外伺夷畦偪垣樹栢數十株飾溝臺得志石一角覓集散泐又宋定成令配孺人方氏刻也緣地連葬續人次姓合稱曰久傳訛遂爵指之非也兩石尚悉可攄聞趙石為奸者滅跡於水無可覓今按方志則三木皆趙定城者或以石木少讓為耐菴之柩斷無此理方以淳祐壬寅合葬於定城之兆趙氏內外取則於方尚五千指而王庚

孫瘞耐菴則淳祐壬子相距十年趙豈竟絕而容異姓亂邪況庶孫自志厥考又非昧者必知遠嫌肯自亂其祀耶人之冢以附其親孝子能為之哉至愚逅術私己葬氣破亦不為也有謂趙之副室附於方之右不敢齊下之理或然耳及審耐菴墓頎泽輩又云前數年有民頎煒訟民孫永吉兄弟發二子官今冢皆不存居方另姓矣耐菴之墓必罹此害也由此觀之發人之冢者安於無主竟為他人圖而掊自絕爲天道好還鬼神所司假手之報豈欺無主哉耐菴墓無迹矣幸泐石可集甓立於塾園趙之門南昭不祿

亦托以孝享祀人為同類斯文更親乏嗣幽冥豈無戚為君子不忍也二先生斯文也時而祀之君子可以觀其仁爲乏嗣之俗庶乎免夫雖古之人葬親然從土自學慎防也趙之三木三百餘年非堅莫待今完木更重也而今而後仁人孝子鑒亦昭〻矣

三圯墓澌竪碑義塾所得事具方鵬封墓畧內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土纘祚之十五年　　趙　雄

上纘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罔不顧為臣妾上益勵精行健與大有為闓鼓鼙而思勳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制曰韓世忠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忠武盖太師韓蘄王之薨之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漢丞相亮唐汾王子儀同謚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偉陽之時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艸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徽宗欽宗皆著顯効竪委質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洪濟于中興始終實俻大任仰憑宗社威靈與太上皇帝廟謨神筭推勍敵如拉朽芟劉盜如刈菅大戰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

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既積年陛下憫念勳劳國嘗爵以真王錫之美謚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元勳予其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于凌虛閣特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首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

以不盡也功名之不以不力也皆趋下再拜彦古可亦再拜泣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雄以謂聖主襃崇元臣茲事體大顧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諡適同尋上書懇辭上還批出畧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字良佐姓韓氏韓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氏孫自韓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曽祖諱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没有異人撫其所葬地曰代〻當生公侯

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曽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考諱慶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巢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丘大夫子王其季也始震之夕有光芒出屋閭鄉鄰以為火各具綆缾馳救至則闃王生皆異焉就襁褓轢流輩〻則目光如電楚國游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峙尚氣節能屈西邊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争之服役為或負債不償者王輙為償負者多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寃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閭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夕

而閽閉王怒以臂拉門閉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兩拱餘閽吏駭服年未冠以勇敢應募鄉州挽強蓋弓一百觔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輙上馬或不伺鞍而奮喜與交遊痛飲資用適有無或不待一錢相從謁酒肆貰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緣從党萬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于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

宜齪〻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蒿平嶺王與党萬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西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鬭賊少卻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暘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經略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蔕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從劉延慶築

天降山寨敵遠有之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劄護城纏以獻維逢敵於佛口寨斬賊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尉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里南方素無兵備詔調西帥討之王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别将王渊於杭之北関堰橋會大潦適不通賊擒至渊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渊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渊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辨論不少屈渊曰汝雖能言顧聞必勝之說王為調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渊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偹須臾伏發賊衆大亂王追至洵舟前斬首数級師遂大克渊乃嘆服曰真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渊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根據岩屋為三窟諸将継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棘嶔崎越險数里擣其巢穴縛為八大王格殺数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

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為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别帥楊維忠還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詔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蕭格等五騎列于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未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岍約曰虜奔郎鼓噪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白折自如虜疑分之為二隊據坡以觀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噪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渊討捕所在推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大破湯村強盜桑建奇功轉秉義郎以偏将從梁方平經畧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鬍衆数萬戰于韓王店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兵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十餘薄賊誅鋤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望仙山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将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燮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即位之初王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

漫不顧以為他盜王說曰今之来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為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曰回硬探（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地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進迫屯子橋則方平既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鎗奮躍而前所向披靡虜嘆異小却即潰圍出殺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三軍召對便殿且訊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渊為河北摠管辟王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從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殉師正所部本童貫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絕者總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剽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人號二十萬所過無有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成將寓大名雅為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

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營賊皆驚擾且為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胄上馬趨之矢石而下指臂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箭披弓拔刃輕前殺為首者六人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尚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衆所掠子女椎牛飲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来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賊自淄河破胆皆跪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衆莫敢動悉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以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還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賜對慰獎甚渥賜衣甲鎗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〻守盖王渊云渊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粟寡援絕孤城吏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来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被鎗已斃報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摠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

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洶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僅千人與賊遇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鬬虜衆潰南京圍解郡守率父老迎謁居民香火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諸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昱等所向剿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却胡馬之收敵著睢陽皆紀實也王以車駕所幸維揚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蠭既破儀真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之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登屬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〻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彦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軍後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時虜再犯河雅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鉄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殉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敢臭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趣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校叚恩亡至都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彦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變望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痛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發議討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所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啟行時道譁言傳正彦謀挾乘輿以出中外洶懼王曰賊素知畏我〻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傳正彦矯制正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於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助鉄券自

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二子質傅軍防守甚嚴王畧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紿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為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嚴陛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曰王至吾知

有建安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王知脅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永載曰天子即復位事可乃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詔知不可解即日復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〻領所部或非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艤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

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戈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鬬轉至剪刀山下賊以衆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授江東制置使提禁旅數萬以遁朝廷慮其遂逸去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行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閩甚邇萬一寖成巢穴

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未審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函首以獻耶太上曰能殺之足矣臣誓生致之頭王曰戮都社為宗社刷恥不然則臣為欺天殿前虎賁有宋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欲俾獲俘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二叛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馬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聳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王熏程追襲

賊方圍三衢閩王師来即解去將趨上饒王恐其或滋蔓圍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漁梁驛與賊党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鎗徑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彥弟翊遣所乞二虎賁護俘獻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太上遣中貴人賜金盒茶藥并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幟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愧前史納內中俸以示報為功臣給俸妻自楊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師御前諸軍都統制兀术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术兀术遂自建康所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术聞王在京口遂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勒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要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

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邇覽來奏及圖上方畧寔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圖規深所嘉嘆今以獲賊資財物盡與將士并除空名札二百道用資給賞兀术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皐報之約日會戰數十百合虜終不得渡復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术軍於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术窘甚打話王酬答如响時於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两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术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復申前懇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粮竭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枻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盡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术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諜知其謀悉舟師皆戰會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

勢無金如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以觀我虛實乃遣將蘊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吽兵先出廟兵繼之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趍入廟〻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躍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朮也是舉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鳳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率舟師要擊虜冦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弥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

上當優典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遠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歎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閩中荊湖震擾朝廷為出禁旅遣辛金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廖愨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副叅政孟庾以行賊范汝為據建安衆踰十萬至僭造黃傘等王曰建居閩嶺上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無肉矣於是選輕鋭航海徑趍福唐擁衆而上福帥迎謁且言賊方鋭宜少休以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還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蔾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旂仆鼓捨正路俾各擇便利沿山塹溪披叢剃棘遂達郡之鳳皇山繞出賊背下瞰城邑如在井底大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齊攻汝為震怖以為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竄身自焚回源洞中又有陸必強葉鐵胥陸必先張丐手

熊致遠等皆號賊驍將分兵四刦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再冦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渠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逵謝向陸棠等皆械送行在所乃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旂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斗穀穀使耕商賈者弛禁為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征之民自以為蒙再生家立生祠共刻其事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亾遯釋朕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党并葉諒等想已招捉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

靖一方非特秋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惟威愛兼淂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卿之勞若寔永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群寇要須以時平定粟勝摟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書成焉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纏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兀朮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凢一年莫敢嬰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度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趍白綿如有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参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度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蕪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盖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向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按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

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蓋張設而賊以三萬人拒戰交兵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旂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震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于小舟傳首闕下〻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遂平戰克之日與度所期如合符契詔除太尉餘如故又賜札曰出歲師今將期以爾勞苦緊我憂忡比又李宏擽植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捷兇徒朕甚佳之且以防秋戒期狄慾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三方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務奮厲共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師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壓覆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平楚之奏良用駭嘆今驕氣正鋭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趍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

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决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向覩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机以墮賊計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而王親提騎兵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冠伐木為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稷憂諸軍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享士候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切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中軍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〻果問我師動悉息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群酋屬秣兵馬且趍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吾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旂與虜雜出虜軍亂我師伍〻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塗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立逕擒其驍將撻孛耶長女真千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疋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勢大振兀朮還泗上名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陣列我師皆願効死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距未决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户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蹈藉没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群臣入賀太上曰世忠〻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兀朮舉國來冠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

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淂卿来報頓釋朕懐初虜既傾國内侮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散王自淮上振旅南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举為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前敗復以書幣来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為報〻書畧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

戰敢不疾馳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撻辣謀屈卒不来未幾金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〻奏来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荊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

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為國長城矣劉豫間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攻却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粮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遷墅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弱而虜援兵詭里耶索貫舍人漣至遂以背嵬輕騎五百衝之為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聚鋭掩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班師王急還道過偽齊師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孛堇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

及兀朮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氈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王〻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衆暴屍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爭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奥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兼營田大使

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〻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涇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為國之意深用嘉歎今疆埸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虜情諭臣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數年事力未振姑鬱〻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紏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潜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未便或便委卿相度今得卿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此使朕竦然興嗟以為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

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衄於是陰謀沮撓吾事而秦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己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附和王獨慷慨章上以十數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畧以謂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大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置憲典其言懇切深到出于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卒優詔褒答其畧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埸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

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术戕其叔撻辣藍公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云兀术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允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破走兀术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卿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之因取劉冷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死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虜帥郭太師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令宣撫使張浚之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

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术中克敵亐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州郡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嘆何已況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嘉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賞罰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張浚岳飛除樞密副使王上表乞解樞務避罷乃聞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不許除太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奉朝請其秋顯仁皇后鳳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後以北方獨聞王名特至簾前曰召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虚日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太上數召王同家人燕於苑中眷禮深篤數賜名馬寶劍其他賜予勞問相踵然王老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乃上表謝事策拜太師問疾之使肩摩轂擊於道於是悉召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焚逋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訃聞太上盡然為輟視朝贈通議郡王賻以內帑金帛各三千疋兩錫上方名縣龍腦香以斂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卿其家甚至遣勑使徐仲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

大葬於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詔命中貴策祭於家又詔奉常貳卿輟祭于都門外于孫次第進秩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仕戶部尚書今為大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直顯謨閣早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次曰彥古朝奉起復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今家居蘄國之制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州曹器次適宣教佐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宣州寧國縣王寓修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神祐觀張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七人曰梴奉議郎太社令曰杕奉議郎直秘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曰森曰休曰揖曰杰曰本曰梓曰棹孫女八人一適將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有詔特進封蘄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鼎貴嘗戒部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行抑亦人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若諱

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享也至是得謚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嗚呼王起西陲布衣仗劍從戎不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倘其盛耶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處置使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殲苗劉摧兀朮鏖大儀拓東海扞楊楚震淮陽所當無非勍寇劇賊而功益俊偉不可及〻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則忿其無禮於吾君誦言誅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為之沮戢性不喜佞事關社稷必伉

僂王陛上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盡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忤也秦檜用事遣中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歸父母妻子悉遣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岳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〻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王勃然作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於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阿附為自全計獨王於班列一揖之老外不復與親每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乘間勸止王曰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

瞑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意吉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則生平不忍去心養樞王淵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為請地厚塋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〻事錐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也王敬服其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為乾沒貿遷之私上所錫賚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為之用太上高其義察其廉特賜永豐圩江東田以給其子孫王使上書租賦額與編戶同為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

之優詔獎諭惟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吝至一官一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于賞者乃所以遺尔子孫也天日昭〻爵祿虛受終必為禍他日為國爪牙尤當戒此舊制戰勝第賞必自首級軍人貪得至殺平人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寔有功乃奏將士以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軍功最多而崇資者少減楚州與士卒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遣以

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妝以恥之其人往〻感發自奮後多得其死力其制兵器亢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狻猊之鍪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〻之有克敵皆王遺法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而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杖屨幅巾恣意林泉壺觴間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〻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辟工列碑想望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

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郡王歲時輒相從詢王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輕云而王終日淡然獨好浮屠法自號清涼居士雖權臣孔熾王最為所忌嫉而能雍容終始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修然合掌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成以危言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勸若父上表懇免至再太上罷免從之其終始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尚矣呼吸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々不絕于冊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所謂名將者山西蓋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名將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傅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海道自徑還呂頤浩以賊為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計乃決傳卒就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秉建瓴之勢東向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識者以為深恨及淮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帥咸欲西趨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

為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臣雄嘗待罪太史氏獲覩日曆所紀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戰論和章數十上筭無遺皆蒙蓋所謂定大事決大疑忠義稟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以勇略稱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太上嘗賜札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上以忠武易名蓋以王為亮子儀之流惟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鍧天下傳傳誦世忠得此嘉獎亦可以死而不朽也即臣觀宣王中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蠻荊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々則宣王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揜也臣頓顙采周雅聲為銘詩以彰元勳以歌堯父舜子知人之明以稱明旨顯耀韓氏以昭示於億萬世其辭曰

昔在宣靖崇極而傾胡虜不恭神州盡腥天地重開真人龍翔德業巍々周宣漢光允此中興誰實佐命繄時元勳王國以定元勳謂何維師蘄王王奮山西起翦之鄉鐵胎之弓悍馬長槊方在童年氣震山岳逮事徽皇至於欽宗天下兵動外阻內訌王先戎行是礫是剪浙西山東績用丕顯伯府肇新

来衆風雲掃清南都大駕時廵淮海之間劇盜蝟起解甲束戈如父詔子帝幸餘杭王征徐方逆臣乘虛反易天常賊虐樞臣都城喋血凶焰孔熾震驚宸闈王在海上聞変號呼九爾衆士今當麾軀吾與群兇不共戴天山川鬼神寔臨此言舟師鼓行雷動電擊撓彼兇徒褫魄天位反正乾清坤夷生擒渠魁梟首大逵有狡汝為盜據冨沙流毒全閩血人於牙大江之西重湖之南蜂屯蟻結虎猛狼貪三方皆城地數千里奮攘蟜虔聲勢相倚當宁謀師宜莫如王授以斧鉞往擣其吭覆其穴巢鋤其根翦闃嵗未周三方　　奔旗奔師捷書相望貲遣臨發旌別善良爾商　　我弛爾征爾征爾農我貲爾耕仁義之兵予伐是尚帝有思言卿古名將胡馬飲江克敵以降金陵不支游窺上邦王整虎旅邀截歸路虜术雖強望風震怖海艦如雲江之中流北劉援兵南姍歸舟水戰陸攻摧枯拉朽殺傷臭數俘獲萬計酋帥小黠僅脫其身敵勢寖銷皇威益信术猶不悛終數年期傾國南侵步騎分馳逆黨成林塵暗穹蒼九重制詔罪已如湯王曰吁嗟君父旰食臣何生為矢死報國部分將佐直趨淮壖覘窒歸途示無生還妙算既定

奇計先施聲言守江已駐大儀衆寡雖殊我整彼亂虜騎紛呶馬足俱新四面鏖擊若降若屠積骸為丘洒血成渠押鹹獻俘千里相踵驍將數百豈計輜重偏裨在楚亦以捷聞王来窮追虜師大奔振旅凱歌天子曰都世忠〻勇虜不足誅江左人心恃此爭謐中興以来武功第一淮揚鍾離莫非俊偉生平戰多竹帛莫紀王克極邊志清中原和議既諧弛強鑠堅王之論和忠憤激烈利害皎然黑白區別聖主俞之權臣讐之明哲令終天實休之孰不為將孰不建功動搖山岳呼吸雷風惟王天資與勇將要達以智謀本以忠義大疑大事决於片詞較彼起翦王其過之王起布衣飯糗衣紵出際盛時蛟龍雲雨解衣推食言聽計從任用不疑天子之明三鎮節鉞三事典兼報功惟優天子之德惟聖天子使臣以禮哀榮死生福祿終始重華神武志大有為眷言勲勞恨不同時真王啟封貴窮人爵忠武之謚如葛如郭八言袞襃更瞻雲章誰克有勲上不汝忘豐碑嵒〻億載有耀九百臣予其思忠孝

韓蘄王墓

高啓

宋室中興日將軍武畧優功宜超賈鄧名恥並張劉

白馬空南渡黃龍竟北遊誓擒諸部種還報兩宮讐
朝使頒金册邊人識錦袠躍戈衝野陣橫棹截江流
坐虜亡魂走中原指掌收未終藩閫寄已感廟廊謀
殘散熊羆士甘臣犬豕酋和戎詞易屈復漢志難酬
閟聳吳山壠陵荒翠樹秋廡頹歸未老郭令罷誰留
折檻言徒切藏弓勢可憂俄看星隕壘永使陸沉舟
感激思前代淒涼弔古丘劍花埋虎氣碑蘚剝螭頭
石騎嘶風雨山僧護櫝楸鼓旂何寂〻簡册謾悠〻
父老悲猶在英雄事已休棲鴉嶺前墓聞說更堪愁

又　周南老

我行靈岩麓豐碑高入雲摩挲石上文有宋蘄王墳
惟王著忠勞談笑麾三軍誓雪兩宮恥恢復酬君恩
廟堂主和議不克成厥勳湖山縱清隱千載銜冤魂

又　王賓

石鼓山邊宿草長中興名將舊墳堂淒〻不見南朝
樹只有孤臣似岳王

謁韓蘄王墓　吳寬

家國何多難推尋為蔡童蠹秦方逐北周室竟還東
江左朝廷在淮南驛騎通天終憐宋土時則有韓公
一劍橫天外諸酋在目中南雲當箭鏃黃蓋走艨艟
伐越期成霸于潛恥會戎蕭墻狼跋盡野穴鼠群空
聚米籌三鎮開門待兩宮齊王真濟美鄂國與爭雄
有詔從中制惟詩詠內訌間遊嗟我獨和議約誰同
殉塋長弓劲題名片石寫龜趺呈細刻龍額表孤忠
草樹樵蘇斷粢盛享祀豐神靈懸皎日生氣亘長虹
異代今全盛當論保障功

讀韓蘄王墓碑　伊秉

力戰艨艟破浪開鼓聲軒岸奮晴雷謀成玉帳無遺
筭勢逼金酋欲自裁恢復英雄徒有志乘時機會不
重來九京安得燕昭起國內千金更築臺

韓蘄王墓在靈巖山西紹興二十一年王薨太上
極優渥勅使徐坤護塋縣令執役御題神道云中
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〻高十餘丈敎趙雄為文
初勒文而未立龜趺留木櫝嘉定間教塋趙希懌
有司磨韓碑應用後始樹此為樓三成覆之今碑
尚存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八　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九

長洲錢穀叔寶集

○墳墓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志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懿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祇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司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

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迁秘閣校理選爲修英宗寔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直學士院迁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常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攷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礼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提舉司　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与天下之士扶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上名動一時其爲尉及爲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繁奸仆強果於力行婺鄧吏輩　壞理其設張爲直講以誠敎誘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重爲体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爲公屬者有不与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爲屬者後卒悅服也公与衆不埼ゝ爲異不翕ゝ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跡至於利勢之際人所競趨公方隤然跡与衆遠故雖有參者亦不以公爲可忌

也公之爲判官也府當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圻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爲人謹畏清約与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爲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於其後至昭化寄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娶孫氏泰興縣君

銘內另行
頂格寫

男曰某曰某早世曰嵂某官孫曰某〻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与予嘗爲僚相善其且沒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同來乞銘〻曰

錢姓武王五去之孫閒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詞曰方聞揚聲天路乃技中書乃掌帝制乃列禁林從容調議治已伊何惟直与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恕近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罷胡不百年胡不三事罷罔之宅啟卜惟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卷三十九）（三）　前人

大馬之質難駐於頹齡日月之光尚攀於愛景臣藻誠悲誠咽稽首頓首伏念臣出於粹族進以試材文辭講說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幄之職去謂清塗獨編揚於美名蓋親逢於亨運至於總銓衡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繁蔑有勞能可論報稱冐寵靈而過厚致災疚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漸盡幸髮膚之無毀得以全歸方去闕廷長投泉壤輒陳遺志猶及能言伏願　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慎調輿止享萬年之祚永庇華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覬餘息之可与敢祈仁眷終賜矜憐臣有男進士峰孫男某覩堂弟茂共出寒鄉稍覩薄技對菲不棄尚徽祿之獲霑魚（一作水）救可供底遊魂之未殞伏望　聖慈並於文資內安排妥茲干澤愧在忘度保存沒之孤嫠託始終於大賜生而無益莫及於銜環死或有知猶庶幾於結草仰望宸旒臣不勝任

朝中祭錢純老文（卷三十九）（四）　前人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貫百氏廢寢忘食不虛寸晷篤好無倦華顛愈勵強記多識箱輸屋倚潤議崇論河委海委詩賦講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惟三職寒若自至無与兇翼銓綜耳試士曰予歸尹正三畿衆曰予依公於所聞維學之力公於所知則維自得利害之際人鮮能安彼爲惴〻公獨坦〻愛惡之情人鮮自克彼有贊務公爲衡石去所並逐公有不求彼竄我靜則莫吾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數云非壽殲国之良在列嗟咨貴民之望耋艾歔欷天子聞哀馳臨使視勞恤煢孤賙憐之匱凡我同朝刻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夫淨萬爲在庭薦羞在几公乎來哉寄誠茲誄

錢學士墓在天平山龍岡村

謁墓詩

玉屏古栢与天齊使過於今又七期各通遺書勾發上西風江水鬢絲」

玉遁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更將哀淚洒荒原」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子孫憶故家今幾南瞻纓

○虞連州珏墓在遁山珏字成夫夷簡長子孫集題於元追封雍國侯集謁墓詩序云先君太史弃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大墓始見叔父南山翁与集同出太史雍国公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方客授外鄉人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道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七姬權厝志 張羽

七姬皆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榮陽潘公皆爲側室性皆柔慧姿容皆端麗脩潔善女紅剪製文繡經手皆精巧絕倫事臺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群居和而有序皆不爲怙寵技美之行公每閱閭閻間婦人能以節槩自立者歸必爲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爲耳公笑曰若果能邪及外難興敵抵城公日臨戰一旦

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我義不顧家設有不宿誠若等當自引決毋爲人恥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報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悅自經死於户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何若遽死耶是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以兵難未克葬乃斂其屍焚之後以其骸葬於後圃合爲一冢公還啟其封且泣曰是非君所安也行當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爲志及踰月始狀其事屬羽將勒石寘瘞於冢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烈媛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者恒曠世而一見今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不奇矣哉乃列其姓氏於石而系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生女一人生奴翟氏廣陵人年廿三徐氏黃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年廿三卞氏海陵人年与羅氏同彭氏与卞氏同郡其年与徐氏同段氏大寧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寔宋魏子民美之裔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未復云銘曰

生也同其」天死也同其時而瘞又同其封壞樹蕭條
匪予之宮尚卜高原以永無窮

七姬墓在郡城東北隅元紹後圃今爲謝揮使宅

侍郎金公墓志銘

王直

公金氏諱問字公素其先杞人世有顯者從宋南渡家於吳故今為吳縣人公曾祖德久樂善好施有恵及人嘗自郡之滸墅抵楓橋甃七井以資行旅人德之因號金井祖國用元河渠提舉父仲昱以公貴累贈至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氏累贈至恭人公自幼穎敏莊重喜讀書日記千言悉其大義弱冠從俞先生受易聞講姤復二卦曰勿謂陰微當存謹遏之戒勿謂陽微當加擴充之功凡所聽聞深悟默契諸老先生愛重皆折輩行與交

卷三九　七

兄馨亦好古嗜學有麗澤之益家貧無書嘗從人假借疾讀暗記無所不遺其或損壞必為完整永樂初被薦為司經局正字　仁宗皇帝在東宮雅知之丁內外艱皆賜楮幣俾乘傳歸葬即奪情起任事雖不獲終制然喪礼未嘗廢久之坐累訟繫者十年貧用或不繼然覩之不以義亦不受時學士永嘉黃公淮馬江陵楊公皆以事在繫三人者甚相得肯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相與講論曰此吾處憂患之道也—
仁宗皇帝即位陞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
上褒納之賜鈔二千貫衣一襲米十斛宣德乙卯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正統癸亥調南京太常寺乙丑冬陞礼部右侍郎戊辰春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年七十九事聞—
上為之嗟悼命礼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極力營養不以貧故儉其親兄嘗病熱劇医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公解衣循河覓之服皆赤腫得百枚以進疾良已治家以礼內外秩然里有喪不能舉貧不能自給者每伺夜投錢與之曰吾非為名也娶謝氏封安人加贈恭人生子男二長汝進中書舍人次汝遜女三孫男三平生所為詩文甚富必根於理而達於性情有

卷三九　八

青陽集桂芳集耻菴集若干卷藏於家耻菴其別號也最善書得晉魏人書法於星曆之學尤精然未嘗語人汝進在北京聞訃而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邑之太平鄉薦福山白雲塢先塋之次而以墓銘屬予予蓋知公者不可辭銘曰

考

有文有行亦克有子光榮始終既多受祉白雲之原公墓在焉刻銘去休百世之傳

金問侍郎墓在横山

○○周先生墓碣銘

●○○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金華吳沉濬仲撰

先生諱南字正道姓周氏其先汝南人晉太康中有為揚州刺史諱浚者族大且繁散之四方自汝南安城來居處之遂昌其一也唐末避難迁走之浦城在宋官遊道之營道之營道固遂為先生遠祖至九世祖諱輔成登大中祥符進士第八世祖諱惇頤官至虞部郎中謚元公七世祖諱壽元符進士司封郎中至孫興裔和州觀察使侍衛馬軍都虞候駐劄平江等處死節王事敕常熟虞山之麓葬焉故今為姑蘇人先生高祖諱禹廸功郎常熟縣尉曾祖諱　祖諱瑱承事郎秘書省檢閱文字祖諱才廸功郎沿江制

机檢察水部兵元革命征南行省撥令推撫鄉邑時軍伍禁驁公行剽掠乃以仁義說諸帥全活不可數計有他處生口被虜則傾貲贖之問所從來而還其家考諱文英元松江府監稅先生幼而聰慧讀書過目成誦比長侍監稅於官所從江陰陸先生文圭習舉子業屢試不利退而曰學在我遇不遇命也㠯教授於蘇与者成名而去者屋多久之用薦者授信州路永豐學教諭嚴條約為諸先生重建礼殿倫堂齋廡凡若干楹復侵田若干畝新文昌鄉賢二祠改太平路當塗縣學教諭秩滿還蘇而南北多事矣是時

浙省大臣得以便宜除拜奏先生吳縣主簿先生視事振舉大綱紀發擿隱伏群下莫敢欺縣之濱湖民告僧普益与王益婦私殺其夫鞫問且三月獄不能其則以告者為証而又坐之先生始至二日閱其牘疑而復聽為僧露其情而未肯顯言其尸与盜伏所在先生躬造其地移檄縣神責以陰報翼日群烏飛鳴下上若有所訴然良久從西南去半里盤旋於湖菊芦叢上先生命從者入視之尸則正在尚未腐也僧与所私婦咸叩首曰死矣已而亦出水際巨石下於是正其罪而免告者一縣稱為神明縣賦有額而

稅無　每歲皆沒於官者代輸破產併命不能足先生驗簿籍徵其逋在請蠲其流亡民類以必免省臣聞其能辟以為掾時軍務方殷應接不暇先生處之裕如上官目指氣使下吏諂諛成風先生獨裁之以正他掾欲有所為則曰慎勿令周掾知也上書時政六事曰開荒田節財用通鹽法息奔競辨礼分公銓選絫千餘言時至正辛丑歲也有獻議請開沿海汊港者凡十有三處先生往視還言唯白茆一港地勢卑下衆流所趨開之易為力且為利甚多其他則塗漲已久与

陸地無以異居民生長其閒享耕種之利若興工疏掘恐未爲國利而先与民害矣海濱閑田棄於無用募民立屯使有耕食亦禦敵之一策也聞者韙之除兩浙鹽運司知事時國用浩穰仰給於鹽課乃新設分司於平江歲辦鹽十二萬引鈔七十萬錠常賣儲備者又五十萬錠運官缺負先生以一幕職任其事設法既詳處置得宜豪商巨賈無所容其奸継按淮南行省照磨改江浙進階從仕郎鹽價平江等處船貨提調嘉興長洲吳縣白徒兵浙省地日蹙而推貢人方大興土木廣生産受叔投獻与民救雖刀利官冗食先生曰復上書言之大忤執政意然猶憚公論外視優容未幾擢本省理問録嘉興松湖因數定無錫州錢粮人咸服其公丁未歲蘇州既入版圖例還赴　京与翰林太常諸公同議郊祀礼々成移臨安府居越數月得　旨放還田里洪武元年也先生既還自　朝与諸遊從日以經史自娛客至輒尊俎談笑与去相忘洪武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卒春秋八十三歲卜其月二十七日葬吳縣星涇道山先塋之次娶孟氏元松江府判官諱潼之女先十五年卒今合葬爲子男一人敏長洲縣儒學教諭女一人適元匡

學提舉張元善之子昊孫男四人汝浦淵源女三人先生居家篤於友愛女兄弟凡十人多先生所字嫁其他若內外親族之死喪咸給其所不給至於家事則一付之孟夫人宗族間謂非夫人莫能爲先生配也先生之學本於義理而以文章發於英華詳於制度而以裁斷定其取舍方術技藝之書靡不旁通而於医尤精所著有易傳集說喪祭礼舉要大學中庸章句集解地理會要医方集効拙逸齋藁姑蘇樵咏藏於家先生既葬敏以書抵京請於國子監學録金文徵爲之狀而敏之弟子張暉方爲太學生爲之求銘於子嗚呼先生之德之才固宜銘矣宜暉之請其可辭乎師生道喪朋友義缺如暉者以其師之喪然在疚而能代爲之請豈不可尚乎子故取金君之狀録之如右而系之以銘々曰　周氏之先自汴遷閩宦遊道州復爲吳人子孫綿延文學相継蜚英上庠策名科第先生之生蔚有渠儀韞玉勿衒人莫我知起爲學官數教百里侵田來陳新宮肇啟祖臣便宜試以親民發奸直冤號稱如神虛田額存民代以輸君按其實構斂以除大冒選能衆務從集剖析若流弗邑弗積港汊之閒衆爭獻訊君謂不可非我之利

海瀕之田可募而畊以屯以傑乃卒不行塩官分司佐我國用貴重事繁倚君為重大商四集貨室如山設法之詳吏無容奸土疆日削權豪愈肆正色昌言無所畏忌才不克盡運也則移命之不遑奄然其歸道山之麓先塋之崗厥配則賢与之同藏善行之多我掾其要勒之貞珉樹於墓道

周南老墓在吳縣落星涇

沈公濟先生行實　杜瓊

先生名遇姓沈氏公濟字也號臞樵家有雅趣堂人又称為雅趣先生去為蘇之吳縣人高祖旨鑑宗咸淳中以寫照擬天下曾祖清之祖成之皆清抗絕倫克世其業父宗德入｜國朝以是術進事｜太祖太宗仁宗三朝倫見寵遇錫賚廩饒与侍臣等年八十以終先生得家學之秘而又從事儒業讀書學問孜孜不休嘗及青城王文靖錫山王學士二公之門得其漸染結字効章草為五言詩沖澹有陶韋趣作水墨山水師夏圭馮遠淺絳色法李唐深色則全倣趙伯駒皆咄咄逼真其事父能順適其志意曲盡孝誠母王氏先卒恒以不得事養為終身恨言輙嗚咽不自勝其交人始終不渝犯之者勿与較有過面諭之不恤有危急出力援救労貴不憚也嘗以去之畫無補於教往往寫古人忠孝節義之跡置之座間使人觀感有求者輙与之永樂中｜仁宗皇帝在青宮聞其名嘗｜召見命寫山水人物皆称｜旨甚加寵異間得疾｜命太医院判韓公達往視賜藥物將顯融矣素有羸疾竟乞身歸幅巾藜杖優游泉石人望之儼然圖畫中人絕類西湖林君復也以疾不屢出鉅卿碩儒枉候之焚香啜茗講論史學或命酒雅歡情無不適以故雖疾而不致劇忽不知其踰於希年矣初娶濮氏繼徐氏子男四人瓚璿珩均女二人俞全盛愷瑨也孫男三人女五人生於洪武丁巳年七月廿五日抵今正統戊辰年登七十有二預為壽藏於吳縣五都薦福山先塋之側以俟他日之歸銘亦宜預刻之里生瓊曰為述其梗槩布諸名筆以備采摭云

沈遇公濟墓在薦福山事姑蘇藝術傳

中書舍人周君墓志銘　王直

永樂中｜太宗皇帝向意文藝既以經術求賢矣而攻書之士學有師法者亦徵詣京師有所纂述使執筆其間姑蘇周君璿用亦与焉其書宗虞永興在明

輩中最有名久之得官爲營繕所丞然未嘗去館閣與人交謹慎有礼士大夫雖前輩名德多愛之而用琳久益敬不見有闕失迁中書舍人益謹飭不懈而書亦益有名扶濟浔推恩封父母而二親皆得入其禄鄉邦榮之母沒居喪如礼起復未幾復以父喪去官既即吉將朝京師有疾遂弗起臨終自以不克報君恩爲憾而勉其弟与子以忠孝正統辛酉九月乙日也年五十七其天資明敏多讀書又通醫術喜吟詩於晉唐名帖所積尤多其画師董源作古松法畢宏韋偃揮毫洒墨変化不窮京師人多好之用琳亦不厭其求其爲人如此周氏之居鄙陵宗南渡時有諱　者爲兵馬鈐轄守平江之嘉定州因家焉曾大父繼善元平江路医學提舉大父自牧爲鄉校師父仲立封從仕郎中書舍人母陸氏封太孺人妻張氏贈孺人繼室施氏封孺人子男一曰浩女二以卒之明年葬長洲縣彭華鄉金盆塢之原而墓未有銘其弟寧波府學教授璣能書翰林徐編修良玉請爲行狀託中書舍人凌尚義持來謁予銘予於用琳亦素厚嘗曰其以憂去而與其逮來不知其遂死矣惜哉

卷三十九

圭

以力り

銘曰　斐斐兮金儀微亡兮予思悵一去矣不復來金盆之原兮此焉歸於呼奈何兮胡寧不悲

周中書璚墓在金盆塢[illegible]支硎山西

錢良玉墓志銘

王直

良玉名瑛姓錢氏其先江都人世以醫名曾祖益元常州医學教諭同家常州兵亂徙蘇州祖元善洪武中徵入太医院晉王子有疾奉—命往治之愈王奇其術留之卒葬太原父宗道亦精於医王奏爲良医甚見視礼遇久之亦卒良玉奉葬於祖之墓次而奉母歸養於蘇州遵治命也良玉承家學之懿又博通諸書醫道益大顯蘇人求醫不問風雨寒暑貧富貴賤即往視与藥無不愈名聞京師又徵入太醫院奉公有暇往赴人之急一不異蘇人時之報与否不計也嘗教諸子曰醫仁術也當博施濟衆而可計利乎哉聞者韙其言而美其德事母極孝能順適其意去年冬母病心憂之爲之不遑寧處湯藥親嘗而復進母卒治喪如礼屈苫塊之中哀毀踰節將奉柩歸蘇州得寒疾而終正統六年二月十七日享年五十二娶高氏子男五女二孫男二女二恒孔孝舉二喪歸欲与祖母同域葬焉乃以礼部主事顧讓所爲狀來請銘予在京師久見凡爲醫者多嗜利而少見其効

卷三十九

夫

心窃鄙之嘗聞今右副都御史陳君鎰穫医之良者為誰得二人焉其一良玉也數欲試之綫緩急可托而卒未能過嗚呼孰知良玉今遂死矣豈非可惜哉予既重其人而惜其死矣可以不銘其葬以某年月日其墓在　之原銘曰　仁於人孝於親吁奈何逝其真善必報利尔昆刻銘章庶永存

○錢良玉墓未詳何所其事寔見姑蘇志藝術傳

杜東原先生墓表

吳寬

先生諱瓊字用嘉姓杜氏蘇之吳縣人以成化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卒葬既十年其里諸生吳寬始克表

基其曰先生今世之隱君子也學不在於為文而已行修家庭而倫理篤然以厚教不止於授徒而已化及鄉閭而風旨超然以高色溫而夷凡賢愚不齊之人皆可与語然為塾師以其僕一言之慢即日歸家而不可尚其守道也甚介行和而易凡峣絕難繼之事有所不為然毋病医藥弗愈則刲股作糜以進其為孝也甚烈嫡老而教事之不衰有類於嬉須師役而哀慕之無替必為制服殘提不苟取故囊無不義之物白首猶慎交故坐有必端之友至于地侵於鄰而不爭金盜於僕而不問又其事之瑣瑣者蓋當宣德正統間天下承平求賢詔下士之有一行一藝者皆得薦於守令先生顧以母老力辭守令間其所欲也卒用旌其母之節而不敢強其仕遂以隱終身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先生其近之故東海徐太史以中行之士与之者以此則先生不謂之君子哉惟昔東漢之世仕者固不暇論矣若危言激論以賊人剌世者每不得全其身至深藏遠引而食力養親者亦足以遂其志故郭泰雖賢於范滂不免近於俠周燮若亞於黃憲終不失於高後之論先生者其必有以識之矣先生得宋米長文樂圃而家其旁自號

東原吳人因稱東原先生卒年七十有九三子皆世其儒業其登鄉貢者曰啓寬辱先生愛慨先生之沒而不可作也用表其墓且以慰吳人之思云尔

淵孝先生誄

史鑑

維年月日東原先生杜氏卒於吳郡之樂圃里第旋殯於如意堂之西階明年夏四月乙酉將葬於橫山礼也搢紳大夫与夫及門之士僉以為賢者宜有易名今先生問學精深至行純備有合謚典私謚曰淵孝先生後學史某為作誄曰　唐堯禪舜受命於天惟彼亂子遂為虞賓世有名德啟其後人流衍日

滋族姓振〻篤生劉累天畀多知學于豢龍飫求欲耆柔龍在夏貢之飲食夏后嘉之御龍賜氏以更豕韋傳國歷世自商徂周又更為唐成王滅之邦祀散亡迁封於杜絕而復昌赫〻杜伯魏然允臧保姓受氏以示宗祊去不絕祀於後益光〻之伊何代有明哲漢晉揚聲唐宗滋烈立宣定策平吳伏節必慶詩史睢陽相業 叶 族大以蕃枝分派別君之高祖自蜀來吳安其土俗登此版圖曰曾曰祖奚處奚居諱厚自修保族宜家 叶 伊君顯考信美且都才與德稱名与竹符省莘南都奄忽告殂君生甫月其泣呱〻毋氏聖善寺節字孤犄欣夫子年弱体孱訾彼泉水原出於山越澗渡壑衝瀨激湍小受大歸始克成小顯悟之名著自髫齓如珠在淵如玉在韞明潤內含光耀外隱惟不好美乃克務敏務敏維何篤於求所處瑞始造孟功繼之、明經嗣初究厥指歸扶隱探賾鉤深摘微其進不已其得不訾融會貫通萃而為資發為文章浩〻攘〻大邑丘壑細拆毫芒声詩可咏金石琅〻不務綺麗乃在和平 叶 博綜材藝諳悉旧章畫宗氣韵書究偏旁孝友之性本於天賦痛父早亡終天永慕慨想容儀宛然如覩念我劬勞孝養備其

叅三十九

究

家雖屢空釜無不飫和氣婉容依〻右孺德尊行陰蔚為儒宗講授於鄉以開群蒙從者日多來自遠方 叶 展滿戶外席交室中礼容秩〻德音灑〻太守下車求賢是崇闡君材名謂去無獲 叶 將獻｜天子以登以膺君拜稽首告於太守〻是過聽我躬何有無寔而尸俱忝我｜后守誠愛德小、人有毋保孫嗣宗為德孔厚守社白之死且不朽守曰為政風教是圖 叶 劌茲節義為訓寔多有子如此胡可滅磨拜疏上陳｜命帝乃嘉 叶 肇錫嘉名用表厥家 叶 龍光有赫川澤增華 叶 性樂山水甚於渴飢鹿冠裳〻野服是宜躋儉造幽樂以忘疲葺亭竹間命名延綠朝暉成陰夕霏滿目於焉逍遙以寫心曲甲午之歲君年及耆仲子請舉籍於有司謁省告歸將與計諧 叶 君胡遘疾運極在茲山頹木壞古往今來 叶 烏乎哀哉邦無老成後生失援弔者塞途揮涕如霰大夫視斂操文致奠好德考終於何聞見謚以寔稱傅無虛撰寫乎哀我吾與夫子人品殊辱視忘年不尊自屈屈固已下交屢往吾廬周旋懇款獎諭吹噓疇昔有言吾哀子少人壽幾何莫忘久要士感知己此恩未報如何嘯歌意成悲踸烏乎哀哉樹山之麓並人告從 叶

仁

叅三十九

辛

吉日辰良喪柩啟行（叶）悲風淒急飛鳥頡頏送者雨泣曰驥哀嗚（叶）嗟嗟夫子永安斯藏視不見形呼不聞聲（叶）人孰無死身名未喪嗟嗟夫子其有不忘嗚呼哀哉

杜瓊墓在横山未詳其處其行寔具姑蘇志隱逸傳中

○○劉文恭墓志銘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兼　東
○○○閣大學士同知　經筵致仕淮南高穀撰

嗚呼斯文寥落存者無幾閒居臥病忽有持衰經者

墀門哭泣以墓文為請乃故友少詹事劉公子也且謂公見屬於子俾銘焉嗚呼公復逝矣老成者殆盡予忍銘乎公諱鉉字宗器姓劉氏號假庵其先汴人高祖順之元為平江路椎茶提領家於蘇因占籍長洲為曾祖元善號雪樓祖德謙　國朝沛縣儒學教諭考仲輿贈中書舍人公生五月而失怙為母陸儒人所鞠稍長即知向學嗜好異於衆授徒里中已有老師宿儒之譽永樂中以善書徵赴京師時子為　翰林庶吉士同祖丽益往來甚密庚子秋闈公以易經先多士人益高其才識未及會試拜中書舍人宣德己酉預修兩朝　寔錄有白金鐵綺之賚賜擢兵部車駕司主事戊午再修　宣廟寔錄成進翰林侍講正統戊辰　詔簡進士讀書文淵閣　命公教閱優劣士皆有所進名称藉藉焉己巳以公負士林之望特進侍講學士階奉訓大夫庚午為京闈主考得今翰林修撰劉君宣為首冠入號精選宣時由盧龍軍入試故也遂開經筵簡儒臣用資講讀公在首列每陳帝王圖治之道聖賢心法之傳且曰必如是而後可辛未夏不雨制遣公祀濟瀆事竣有司懷金幣以觀公笑曰吾之為此蓋為民祈災求福豈容者私獻

耶彼愧謝而去壬申春會太學闕正負時論難乎得人子以公著　命為祭酒公至嚴條約以身先之為生徒講說道義揚善遏惡覬覦者往往擯推蒙者以闈進公一不之聽由是倖躋屏息人不能干以私奔母陳氏卒　命奔喪公力求終制從之天順改元今上復大寶詔立　皇儲必資才德老成者俾為輔導僉謂在朝宿德無踰者公遂陞少詹事者日侍講讀於正心誠意之學啟沃良多天順二年十月六日以疾卒於官春秋六十有五訃聞　上深悼之賜祭以旌其賢　皇太子亦致賻以表其行朝臣自六卿以下

皆臨奠嗚呼盛哉公為人介特自守言動不欺与人交一以誠恪為主而人亦服其無偽覩者亦衆推門要路絕跡不往或疑其太迂公曰吾知安吾分而已當時若楊文貞公士奇楊文定公溥交相推許有志古道如古人之嘆在中書時屬吏有卒不克葬者公為其後事復教其孤成學得有顯官鄰有嫡戍者天寒不能行公裂衆被為重裘遣之吏有病主人初能容舍之以待痊婚喪貧寠不能自給者周之或恐後天性孝友嘗以二親不及養每歲時遇忌哀痛如初衰季父辭元君沒子天公繼其後兄有疾躬藥食以

奉姊寡迎養於家教諸子以德義忠孝每舉古人行寔為勉子瀚登丁丑進士第嘗奉使東南以無見利忘義為戒平生耽嗜群書至老彌篤為文渾厚雄偉務極理趣詩春容豐雅咸有典律皆足以追配古作四方求者日集戶外一時文人咸推服之所著有假庵稿若干卷配陸氏有賢行封孺人先公卒子男四長澄先卒次瀚即進士次滸次泳女四安清適賀膺安福適錢溥安正適吳正安吉未行孫男五橋揖損橋侗孫女五瀚扶柩南還以明年三月七日葬於其邑武丘鄉袁巷村之原合陸氏兆嗚呼予與公交四十載始終如一日孰計睽違未久公遽永別而屬銘於予哉銘曰

惟德斯純惟學斯正以道自持於物無競遭際盛明歷事
列聖黼黻贊襄始終一致簡輔皇儲弼承永祧位崇望高由才匪命久矣若人端与古並武丘名鄉水土深瑩宅兆是藏百世其定

○劉鉉墓在虎丘對過袁巷村予家曾祖溥乃其壻○

○○翰林修撰施君墓志銘

楊溥

宗銘諱槩姓施氏正統己未科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五月丁卯卒於北京從弟宗良輿其喪歸葬奉同郡行人吳惠狀請予為墓銘嗚呼予忍為之銘耶人之不幸莫大於賢而不壽也若宗銘者假之以年所就可量乎予深有望於宗銘今不幸死矣尚忍為之銘耶宗銘姑蘇人曾祖希敬祖志方皆隱德父尊道母金氏有賢行宗銘自幼警敏異常兒甫成童不屑就家人產業奮然有志於學乃從其父遊淮揚就師授經於大姓家久之嘆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乃補鄉校弟子員未幾遂有聲達官君子每加與進既入翰林取中秘書竟日讀之大有所益立程度擬古人詩文未幾盡革其舊習其力學如此宗銘早喪母事繼母嚴氏無間言父嘗來京師侍之出入極其

恭謹足為弟子法宗銘在京從學怡〻然誨其所不及過鄉郡先輩應對閒言若不出諸口平居若不知其有官其致行之篤如此正統三年應。鄉試明年試禮部皆前列廷試遂魁天下士時年二十有三國朝自開科以來登首選而年少者莫知宗銘故人尤称重之宗銘恬靜未嘗輕論事一日謁余曰國子司業皆諸生之不律者曰是疾故論者欲償死過矣予曰公素厚其人乎曰非厚也為師道故也予於是知其所養大矣使其年益壯而位益顯則所設施不亦過於人乎宗銘疾方劇翰林諸先生為之求善醫日往視之及卒也又往哭之嗚呼惜哉娶吳氏未有子卒之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洞庭山先塋之次銘曰孰豐其才孰嗇其壽嗚呼宗銘孰執其咎

卷三九

五五

施槃狀元墓在東洞庭山黄岡金塔下後又遷於其墓三里許錢溥志

明故武功伯徐先生墓志銘

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講官眉山萬安撰

徐公元玉卒於家其子世良以禮斂殯畢遣詣　京師謁翰林修撰同邑吳君寬所述行實懇〻屬予為銘將納諸墓石用垂不朽予与公相知有素又世良之請仁人孝子用之心也不可辭按狀公初諱珵後更有貞元玉其字也世為蘇之吳縣鳳皇鄉集祥里人自幼穎敏不群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稍長從都憲思菴吳公遊其議論往〻出人意表思菴喜語人曰徐生遠大器也已率之見國子監祭酒頤菴胡先生先生使賦一詩援筆立就語皆老成時先生卧病未出覩公所作為之起坐稱賞不置遂留肄業未幾大領要旨宣德壬子領順天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及被選翰林庶吉士公益自砥礪日有造詣久之宣廟御便殿命題親試之公在優列授史官編修公既受直乃取秘書考古軍旅刑獄水利良法孳〻研究求可以施於今日者而識之蓋期於有用之舉或人訊其非職分所宜為公曰顧此皆學者事所以務之者政恐他日職分有在而有面墻之歎或人（曾）難其言正統初預修　宣廟寔錄成陞修撰未幾陞侍講尋簡命修玉牒及分考禮部會試正統中公思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上疏極陳外攘之計不可不先時預為之凡數千言皆控禦北虜良策　朝廷嘉納焉正統末北虜入寇京師戒嚴　朝廷選文臣有才畧

卷三九

六六

者授以璽書假御史行事俾守要害一爲境土保障一爲京師形援　公在所選得河南之彰德比至民老稚潛匿山谿間者甚衆公親詣其所撫諭之浹旬出而復業者數萬人遂媾爲義兵教以戰攻擊刺之法民喜有賴咸踴躍願爲之用已而虜退京師解嚴公亦召還矣時奉　命出鎮者十餘人連所施設咸以公爲稱首景泰庚午　詔公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陞春坊諭德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治者率即其決築之水大至築輒壞續用勿成　朝廷命大臣舉能治之者僉以公應　詔陞都察院僉都御史以行

至日達河水暴發舟南北通行過者惟呼咸謂神水且以爲公成功之兆公竊計是役非積歲不可成役卒久疲不可用悉遣還休息与之期使復來卒既去乃乘舟週河源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而返始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如期畢至公曰昧治水之策其大略言水性可順爲以導不可逆爲以堙昔禹行水率用是道也蓋河逾雍之險固至豫之平夷其勢漸肆又由豫至兗其勢逾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一決爲則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洩矣故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

則涸漕運所爲阻也今欲治之宜莫先疏水勢〻既平乃築其決〻既止乃濬其淤曰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功可成疏上　詔如所奏於是起自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至於大豬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制閘疏渠用平水勢水勢既平凡河流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凡九袤皆萬丈許其水既不東衝沙灣乃復北出以濟漕渠事既有緒又作大堰其上旋以水門縈以虹隄用平水性水性既平乃濬渠至數百里復作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閘則閉之蓄溢則啟

而泄之皆通古河入於海甫及三年而功成　國家永賴之初有發京軍疏河之議者衆以爲未便公乃奏罷沿河郡邑民之牧馬屬役俾專事河防至是則軍勞省民力紓軍民兩稱便矣歸奏　朝廷嘉其功陞左副都御史天順改元　英廟以公有迎復協陞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尋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兼華蓋殿大學士辦事如故仍　賜誥券追封其三代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感　上知遇每奏對多剴切　上亦才公多所開納一時委任專　寵遇

厚而曹石輩旧与同功者始忌嫉之會廵按山東監察御史楊瑄劾曹石侵奪民田事 上既曲宥之而御史貴廣又率各道交章劾之曹石以為公所使也遂以事中傷公下獄賴 上之明出為廣東叅政既行曹石恨猶未釋復誣以事逮致京獄諷所司襍治之三日竟無狀適 承天門災 上遂宥公謫雲南金齒編民至則僅治一室惟玩易而已時有許奏守臣胡姓者不法事辭多連公 上察其誣置之不問踰之三年特 詔戶部俾公還其家既還杜門却掃雖親黨罕見其面後曹石相繼敗死公始出買田築

室為終身之計恒念系被誣陷荷 上恩保全之[illegible]無大禍故自號天全翁志不忘也 今上嗣位詔賜章服閒居自後日与故人耆老徜徉山水間飲酒賦詩相娛樂若是者殆九年一疾竟不起矣春秋蓋六十有六曾祖諱文禎祖諱子復考諱孟馨俱以公貴贈前爵後階勲与公同曾祖妣鈕氏祖妣丁氏妣朱氏俱贈伯夫人配蔡氏宋忠惠襄之裔孫亦封伯夫人子男一即去良儒學生副室熊出女六祝椒將廷貴朱瑀王璪其婿也二幼在室孫男美承公為人短小精悍目光炯〻射人与人論及往代興亡成敗之

迹輒慷慨激烈聽者為之悚然其初入翰林一時元老若楊文貞文敏諸公雅重其人後凡銜 命所至多所建白其作鎮彰德詢知岳武穆祖父之墓於湯陰奏為即地建祠以祀武穆其治水山東奏復前元所賜顏孟二氏頃田又增置若干畝悉畀嗣人主之供歲祀及遭遇 英廟重用方將展厥底蘊措諸事業總五月見沮於讒邪嗚呼惜哉公博學強記自經傳子史百家襍說以及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書罔不該覽為文雄偉典則詩俊逸足追躅古作者晚年筆力遒健求者愈多所著有史斷文稿若干卷公生

於永樂丁亥五月十一日卒於成化壬辰七月十五日葬以成化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墓在琢玉進山之原銘曰

偉矣徐公駿才碩學才堪濟世學能華國巍〻神功公當紀述煌〻 玉牒公嘗撰次經帷論道啟沃良多棘闈選賢甄別鮮訛迺膺入啟東陽震驚特符守鎮民載大寧河決為患莫或克平銜 命往治厥績績底成遭時 寵用乃秉 國鈞方將闡施倏焉而逝身雖則逝名遺愈大勒之堅珉垂示千載

祭武功伯文 弟致

史鑑

於戮丙子丁丑之際天理不幾乎熄矣雖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正此蓋天生我公以捐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返正之功惟唐之狄梁与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於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与五王俱存其能免乎三思之誅否邪悠々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固病焉不日當覺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以生事邀功哉群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

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奸雄之人常利國有釁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其間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决大策翊戴 先帝宗廟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叙四海亂而復正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古之功也而談者又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暮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絶人之才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覺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々以迎復爲哉蓋其所慮有与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於後世則公豈宜得罪於天朝今天不祐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歿用敢論公之大節侑此一奠靈其鑒之

或謂熾曰子爲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授受自有常典徐公豈當預哉蓋公假迎復之功以爲富貴之資尔嗚呼誠是乎言哉夫君臣大倫根於天性苟利社稷當死生以之豈有見其危難而顧利害以爲身謀也顧利害以爲身謀此乃妾婦也非大臣也當此之際釁隙既成三宮之情不通中外危疑人心洶々咸不自保而二三用事大臣以預廢立太子之策咸懼得罪於 先帝其無推戴之心著矣故有選立皇儲圖爲自安之計者不一而止一時群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俯承俯就之不暇尚敢措異議於其間哉而 先皇帝在幽閉之中至穴墻以通飲食勞同桎梏於時外之君臣惟懼垣墻之不高扃鐍之不固方日夜密謀而外求君纂弑之禍將日尋矣然而奸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且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賊子豈恐爲是惡逆哉特以偪於事勢不得不爲此以絶人望耳考諸史冊班々可見故華督之弑宋殤子翬之弑魯隱高渠弥

之弑鄭昭南宮萬之弑宋閔慶父之弑子般商臣之弑楚成李兌之弑主父劉劭之弑義隆皆以得罪畏誅姑欲脫死於一時也然則　先帝當此之時豈不謂之至危而拯殆乎而公奮不傾身決此大策翊衛先帝出險之中尊居九五君臨天下以安社稷其功可謂偉矣但以震主之威易生讒謗此正李泌所謂殺臣者五不可耳豈功之罪也哉彼妬功害能之臣惟以成敗論人而不揆諸理吹毛求疵詆謗百端烏呼惜哉昔宗光宗以疾不能主其父孝宗之喪宰相留正請立皇子嘉王爲太子因内批有甚好及退閒之旨樞使趙汝愚請太皇太后代行表礼遂擁立嘉王即帝位於重華宮是爲寧宗初不請命於父也然當時不以爲要功後世不以爲生事良以安社稷之功大也然汝愚爲權奸所忌誣以謀爲不軌擠之以死然不久復其官爵書冊書之以爲美談蓋是非之定不於其生而於身後也且光宗君父也寧宗臣子也　先帝君也兄也景皇臣也弟也以比方之孰重孰輕孰順孰戾則是非之辨將不待講說而自明矣鑑之於公雖忝鄉郡人品既殊事功亦異何啻與衆說迂哉況國家之典固非庶人所敢議蓋痛公之忠誠不白於世不勝其耿耿而有此將以俟夫後世之知留趙二公者尔雖以此得罪不悔也

謁徐武功墓

前人

繁酒來何暮淒涼百感生文名推獨步相業沮垂成才大人多忌功高謗易行只同墳下水流恨去難平

入燕山謁徐天全墓

吳寬

平生晁賈共襟期欲使才名百世垂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湖山彷彿精神在杖屨從容歲月移逝矣姚崇嗟不及亮誰爲刻墓前碑

祭武功伯墓文

祝顥

惟公天賦絕倫學精群籍才高當世志方古人早發迹於賢科即致身於苑綸綸思啟沃足潤皇猷保障綏寧克清時患爰振紀綱之重懋成疏尊之功而乃明炳幾先密圖匡復遂成風雲之會親依日月之光寅亮天工燮調元化數然先以堯舜君民自任謂太平指日可期夫何網牖乍通穿墉既入以是魚水方諧而萋菲交布河山雖誓而陷穽肆張卒至敧輿安忠州之行純仁甘永州之去平平王道蹶驥足於疾驅浩浩長風摧鴻毛於奮舉巷伯之章徒咏緇衣之義誰陳而彼且操戈於入室之後投石於下井之蘇

擿振蔓足釀惡未已幸賴皇天顯祐　聖主含弘覆嶮如夷完辭往返是雖群慝之無良亦公矯狂之太峻也夫天地之道浸斯成化功暴雨疾風無貢長育故決防之水必至潰堤高張之弦必致絕响所以功赫者難成而易堕時駭者易失而難久嗚呼哀哉

徐有貞武功伯墓在吳縣貞山

太醫院御醫沈君墓志銘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撰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沈粲書

程南雲篆

仁宗皇帝在東宮二十年。太医惟院判蔣用文最見親厚藥非用文製不進一日用文病且殆　上親御寶翰遣中使即其家問之脫不起医士誰可任者用文書沈以潛氏名附中使以進用文卒踰月　上即大位擢以潛太医院御医後數月士奇親聞　聖語用文真知人以潛真不負用文舉士奇自是始識以潛而与之往還沈之先世皆以醫仕宋南渡由汴徙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家賜其家謂其醫之良有以惠民也至今鄉称良惠沈氏元為医學提領諱瑛者以潛高祖也曾祖諱彥才平江路医學録祖諱德輝江制行省医學提舉考諱　以潛諱玄蚤喪父能自刻励於學幾財盡究其世之傳進而明於素難仲景諸書及潔古東垣諸家之旨不執古方每審求病源隨証用藥用之必效有爲庸医所誤而殆者往〻求以潛而安而能報与否一不計也一時鄉之老於医者多服之而求若日接踵戶外矣郡太守舉医學正科以母老辭礼部以名医徵至隸太医院即見重於上官有所疑恒就請論既擢御医爲　上所信用屢奉　命往視總兵官疾而京師士大夫多德之宣德壬子秋以潛得疾久未差自嘆曰命其止此

又聞其長子死痛益加是年十一月三日卒於北京春秋六十有四以潛爲人平易質重不爲矯激雕巧以華世媚俗工詩好琴閒暇焚香一再鼓自適未嘗求於人故知者亦寡娶滕氏有婦德先十三年卒子四寅賓字宙寅先兩月卒女五長未行次歸王　三尚幼孫男五禧祐禎餘未名女二曾孫男女三人寅賓將奉櫬歸其鄉坐山先塋之次卜明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滕孺人之墓以治命　賫翰林修撰金君問所述事行來求銘爲之銘曰　医之克明審覈病源應宜處方功臻十全彼其昧者執方俟病治十斃五哀

哉人命嗟以潛甫允匡之明理究業精厥效孔徵以
仁存心以義處物曷不百年恒濟夭折東南其鄉歸
藏其墳來去有閒不在斯闕
沈以潛墓在笠山事行見姑蘇志藝術傳

○○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墓志銘
○○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
大學士知制誥　經筵官兼修　國史　玉牒
青齊劉珝撰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太子少
保掌通政使司事工部尚書昌黎張文質書丹
篆蓋。

卷三十九

毛

大明成化戊戌十月十五日致仕右都御史韓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訃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六部以下暨京師旧好者脊嘆曰公一代豪傑而今已矣可惜可惜既而冢嗣太學生文以南京少司寇張公狀徵銘於玄堂狀曰君諱雍字永熙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諱彥傑積累深厚富貴勿食大父諱舉一父諱貴俱以公貴累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陳妣趙俱贈夫人貴初以閣右起家北京宛平縣戲公之發身乃順天府庠弟子員正統辛酉中京闈鄉試明年第進士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時陽山縣學教諭丘純告縣夫府唐兒其父令其遠遁而以死誣告御史勘伏純坐極刑家人系奏冤都憲撫公理之公四散遣人遍訪至河南緝唐兒回純得復職其聲遂大振時三法司刑獄并刻奏章疏咸經公手未幾巡按江西辨究獄黜奸貪所至望風解綬廬陵泰和等縣大盜萃至千人乘時刦掠鄉邨居民苦之有司不能制公与巡撫侍郎楊寧設法捕之得其首惡并餘党悉寘重典地遂寧代回陞廣東按察副使奉迎二親仍還蘇少保陳循疏公廉能幹濟才堪大任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至首行均徭法次行歲

卷三十九

三八

辦法其法規畫周密切中時弊民甚稱便值歲飢大發倉廩賑之貧減價糶責久得以食足天順改元
英宗復辟改山西副使尋陞大理少卿又復僉都御史与左都御史寇公同理臺事有強盜十八當決內二人訴爲同起挾仇所指寇云會問已明何仇之有公曰人命至重宜暫留致不允固諍乃并指事若留之後四人皆得白戍還翰林學士倪謙主考鄉試得罪擒訪事校尉發其結交僚府儀賓事不下獄坐重與公復力諍得戍宣府錦衣指揮劉敬同石亨連坐下獄寇欲坐朋党籍其家公曰東漢時朋党二字害

盡賢人君子公宜蕃之兇悟改擬教得近戶於山東大同守臣奏巡撫之人　上即命公奉敕而往至則劾總兵參將貪財玘倫皆逮於法修飭界墻搜括隱占軍士設法俾耕田収米易銀是故邊儲之用有餘而無私斂之擾朵顏三衛達子冒虜酋孛來結誘犯獨石公合兵出其不意擊之賊驚遁七年豫政至京陞兵部右侍郎有權貴者銜之謫浙江左參政成化改元兩廣蛮寇猖獗累征不利　上命太監盧永瑄為監軍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為遊擊將軍推總理難其人僉曰非韓某不可復改左僉都御史

公承　命益加奮勵時言者謂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用之衆議紛紛不定公大言曰大藤峽賊巢也含此而不圖吾未見其能濟遂肅師而行抵廣西界議委都指揮鄒宏副總兵范信參將孫震都指揮彭倫各授以方畧仍檄湖廣總兵李震從倫公則分營以進至全州深報賊在陽峒公五發偏師皆擒生擒其魁數人至桂林嚴刑以示軍威大振又以修仁荔浦皆峽賊羽翼乃分兵將二十五哨公与太監總兵領中哨進攻弥月賊遂平路無阻絶捷　聞賜敕獎励陞苐睦為錦衣百戶復移師潯州益增兵械

餱糧令五哨由峽後進公与太監等督八哨從峽南進復令二哨援於後復遣將士斷諸山口賊閧乃挈妻孥輜重於橫涯等涯據險處預於山南立排柵滾木礧石摽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覘其將怠遂奮甲先登士魚貫而進声震天地縱火烈焰日色晝暝賊不能支乃避去衆又云險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以緩。督益急直抵橫涯等崖又進九層樓等山壁立萬仞勢拉胥潰公復計遣將士於賊所不備處扳緣至絶頂處奔炮為應衆復環攻數十合峽遂破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處改大藤為斷藤刻石山頂以

紀厥功初公令士卒得一山一寨即守之勿失故賊無可及之計許生擒被虜男女以准其功[illegible]士無妄殺之濫又謂峽內餘孽尚存終必為患宜設士官編管乃奏改上隆州為武靖又從周冲靖寧二巡司于峽上下水又增土人為宣鄉黃江司隆三巡司副巡檢又置千戶所以鎮攝藤縣五屯獞人允可以固峽之策無不行之先是公命將与廣守將共勦高雷等處流賊尚未成績至是又分遣官軍往助旬月閒生擒斬首奪回俘獲共四萬一千七十六名顆口事竣旋至廣東奏捷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又

奏兩廣地方想千餘里一身不克周悉合用都御史二員巡撫從之會以父喪守制于家六部各衙門大臣言梧州城內宜設總府總督等官居中調度殺賊朝廷從其議即其家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聽其便宜行事公至築城增兵以鎮禦地方鑄鈇索狂繫浡搗而絕賊船置木牌以覺察奸細貫搯以瘞亡卒栽松以葺賢祠皆大服人心九年少監黃沁以公務与公不叶訐奏數事公不与較即其疏乞休家居又六七年以山水為樂壬寅十一月九日春秋五十有七娶王贈夫人繼金夫人子男三長即文王出次

數金出次敞側室玉出女一適薊州衛指揮使謝瑛孫男二女二葬雅山之原嗚呼公之為人奥闈洞達才識高遠居家孝友与人交有信義下筆為詩文思如湧泉無少滯凝居官處事動以古之豪傑自居每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為戒故所至全活甚衆系謫系陞未嘗置欣戚於其間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仰其名云銘曰　有偉其人有碩其才發身賢科肅政蘭臺副憲於外都憲於內或二兵曹或貳廷尉載徵浙藩督師潯江巨魁以平吾民用康　天書斯頒揚休攄美極品斯依儒紳峯比嘉謨尚在成績孔昭不進之求惟退之高巍〻吳山悠〻玄室勒石刻銘千載無斁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三十九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

長洲錢穀叔寶集

墳墓

○○仰大理壽藏記

○○○奉直大夫　太子諭德翰林侍講　經筵官兼修國史　王䑕東海徐珵撰

正統癸亥權奸方竊政柄而美之於內旣殺諫臣以杜天下之口乃益爲峻法以鉗制人毒及無辜勿惜也時諸輔政大臣暨內外百司之長率奔走其門雖有號君子者亦不免詘節毀操以求容至其小人則

遂奴事之甚而呼之爲翁父藉聲勢以作奸者不可指數其初度諸公卿皆至爲壽而大理獨否心銜之會邏卒有與蔚州衛兵沈榮爲怨者誣榮與寡娼岳鄰通吮咀死其夫而寔非也刑部勿爲辨而大理辨之移至臺〻遣御史勘如辨旣免矣而邏卒迺諸內權奸秉之以　上命并遣辨勘官下錦衣獄會三法司鞫治法司者明知其冤莫敢白遂傳致成獄竟殺榮及二寡婦於是自大理少卿薛瑄以下罷降有差而左寺丞仰公瞻獨從重坐謫戍大同蓋公素以介直不合衆且力雪冤獄故也公旣被謫即怡然就

道及至謫所居七年安之如一日略無幾微見言色對客未嘗談及公事惟以醫藥濟病者餘無所與或問公寧必自悔乎公嘆曰吾恨不能盡雪人冤耳罪謫非所避也何悔之有及己巳之變權奸旣死公議始申景泰改元　朝廷用俞司寇陳都憲之薦召公還授右寺丞持法不撓如故久之衆浸不合公亦益厭於時即引年而歸時年六十有四公旣得歸常杜門卻掃教子外一不問家事日與遺人逸士游於山之崖水之涯竹之林菊之圃優游卒歲蓋不知老之將至也視蘇城東陳公鄉之原隆然中蓄衆而語

於人曰此吾之菟裘也遂營爲壽藏使其中子來請記公字宗泰別號怡菊其先蓋自睢陽來徙於蘇故今爲長洲人其諱萬五君達仁澤者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世隱德仁澤以公貴封徵仕郎母鄒贈孺人有儀範公學明經術旁通醫家言喜爲詩尤妙於書永樂辛卯自郡諸生領鄉薦釋褐拜虎賁右衛經歷洪熙改元以舉職有錫命尋遷大理右寺副得馳驛省祭轉左寺副以故少師楊士奇薦而至寺丞奉敕督詢求京圻民瘼有所建明其歷任前後皆著績而爲寺副時辨神武衛卒毛拜兒等冤獄活人尤多

蓋不獨沈紫一事也及更大患再召至而所守益堅不肯俛首隨人後求富貴遂飄然決去而不顧嗚呼此豈可以世俗所見擬論哉昔徐有功之在唐遭武后之虐二張周來邪思膠固滔天燎原之勢不可向迩而東止持平歷而復起身可危而節不可奪故今問長世至今天下聞其名者猶斂衽起敬非過也宜也然自有功後求人蓋亦鮮矣公豈非聞有功之風而興起者歟公娶徐封孺人有丈夫志子五高嶽巖喬歧女子三皆歸士族孫男女凡幾人其五子皆克家而巖則參請記者也既記之乃系之以辭曰生奇也死歸也孰委之雖達者有不爲有以爲舍小知得大知學不歆行不缺履險夷惟一節一時詘千載信尚有發在後人景泰三年秋閏九月之望

題大理壽藏　杜瓊

百歲光陰笑易過達人常比夢南柯了知身後遺歸蛻預向生前製覩窩綠樹一丘封土脈白雲千畝護嵩阿高名直与姚崇並垂世芳聲耿不磨

又　陳寬

回首西山日欲斜便尋歸計立生涯鑿開一片松根玉卜得千年冢身後家馬鬣未封閒歲月覩窩不閉露烟霞清風吹破邯鄲夢笑引兒孫醉菊花

御贈大理墓在葑門外

保定府知府致仕張公墓志銘

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前翰林侍讀學士國志總裁直文華殿賜一品服雲間錢溥撰

公姓張諱祝字起韶號栖霞子又號錦峰山人蘊之長洲人也初公以春秋舉宣德庚子進士第賜歸省甲寅召試交趾道御史事明年拜大理寺左評事丁外闋藩聘主文衡得明公之譽丁外艱景泰辛未服闋赴京大學士高穀欲薦起之會都御史寇深鎮遼舉公理刑壬申其鎮文武大臣交薦公才識過人乞陞京職以資邊計遂遷刑部檢校乙亥同部天順丁丑陞大理左寺正庚辰擢知保定府癸未會朝以老疾請致其事郡民聞之詣　闕請留者數百人不可以歸以恩例進階亞中大夫居十有餘年日与鄉之親故四方之尊顯而賢過者酬唱往復或泛接船篤有輿登高臨深以樂其樂享年七十有六而卒成化丙申六月廿五日也其先河南祥符人七世祖德成宋鄧州江夏簿靖康初召授保義郎閤門宣贊舍人差提舉宿衛親兵權兩浙淮南東路沿海制置使賜

筆蘓城之樂圃坊居焉六世祖繼善登進士授鎮撫尹迁朝奉郎昭慶節度判官河東節度使致仕五世祖大榮以蔭補迪功郎曾祖澤之高隱不仕祖子宜八歲能詩稱神童年十三領江浙鄉選元社將傾遂去入　國朝凝修元史仕至奉議大夫工部郎中號甘白有甘白集行世父用軫善琴弈　太宗受文綺之賜封左評事毋韓贈孺人公生而俊邁警爽弱冠游郡黌即以能詩文出流輩上仕而在大理審録部院所問囚犯不可勝數而平反者多若辨郭旗張匠汪軍宗典史周千户再入大理辨瀋陽留守二衛之軍婦冨浴之張軍等之大辟皆藉以不死時論題之雖屢枯蕃而遇事鞅掌皆决於談笑之頃衆皆以為不及其開銀場役工匠數千而貪冨遺均清軍政革弊申冤而民多服屬邑戴丞被誣當死公力辨於憲臣得免後戴俟公出賫以白金百兩置家去公歸即召還之保定地逼邊塞軍民襍處以強弱其視公則痛懲其弊黜知縣白忠之貪重建劉靜修郝伯常之祠人知向方嘗同父旱奏免民賦且發倉賑之民賴以全活至今思焉　英宗初臨御詔求直言時公在廷評首上四事言畿甸旱蝗宜暫停徵税匠有老疾幼弱宜驗實放免竊倒馬之倍償正武臣害軍以法多采用之當時少師楊文敏公重其才屢欲薦不果及大理卿缺冢宰河間王公擬及公而阻於他薦識者咸為公惜而訟則聞而嘆曰此非吾命也耶卒守一郡以歸尤惓惓憂國愛民雖老羸切至遇撫按之臣郡縣之吏輒懇懇言之人亦重公老成多所敬信使民陰受其賜亦多矣公天性孝友年十七喪妣哀毀踰禮父年踰八十所在迎養得其驩敬事兄嫂閨有間言急於濟物雖後生小子亦迎欵無厭閒居手卷不釋遇有求作輒肆筆而成無所靳稿存于家有若干卷配周氏元公十二代孫安溪簿玉成之子姚德齊宗女婦歆式子男二紈綬女五長適吳江巨官盛偕次適陸璜朱珉沈壓鄭鴻孫男三朝儀侯邑庠生位侃女二長適陳譔次未行紈等以歲己亥三月二十八日將葬於吳縣至德鄉陰池山之原乞武陽司訓陳君頎為狀託舉子張泰來請銘噫頎與公中表言足徵而情甚至況余亦同朝交厚且久者烏能不悲哀而為之銘也哉銘曰　公出河南御臣裔賜第吳城表忠義隱顯相承今幾世至公崛然起科第職專詳刑在棘寺平反上体　欽恤意負屈軍民賴伙

暨左右雖困道則裕作郡羅行多利奨民今思之不能置帰樂丘園好弁樹酒詩倘佯自成趣一曲氷絃拂塵累半榻高歛青雲志弗究其施竟長逝凴虛嘯雲朝上帝睇睨下藏閟深窆後千百載高軒過豈無人為式斯墓我其銘之亦何媿

張祝太守墓在吳縣陰池山

玉雪朱公墓志銘

賜進士出身前廣東道監察御史嘉興姚綬撰

成化丙申八月十日蘇州衛指揮僉事朱公瑜之弟瑾以疾於正寢卒之日縉紳大夫哭之士君子會哭之行路者亦咨嗟為變交且厚訃聞走予於其門而哭之有慟宜也後卒之五年其子倫始克舉葬事謂墓石不可無銘謂綬知公最詳銘為是屬嗚呼雖不悉言悉辭之哉乃按狀瑾公之諱良德字也別號玉雪父質母王氏生公兄弟先世山東魚臺人曾祖善元季從張氏陸參政下行樞密院都事隨陸歸附授管軍政徐丞相取山東克汴梁潼關北平皆與有功授忠顯校尉再傳至公之祖父伯父轉授鎮海衛鎮撫累陞指揮僉事於蘇州衛餘以文事則自兄瑜曰良用者始也公雖出武冑世有勲祿能脫畧紈綺讀

書郡膠勤若自勵與諸儒游時都督翁公本璽書守三吳聞而賢之以懷材抱德荐於當道公曰吾兄守官曰不遑家事瑾當勉力具祀事應賓客鑿池築垣闢圃而疏庭幾為吾兄助而不使其有內顧憂怡〻捐樂終身可也尚敢以菲薄而叨　朝廷之一命乎懇辭不就由是遠近聞者莫不賢之願交焉若武功伯徐公吏部尚書錢公右都御史韓公參政祝公輩咸器重之以及內外諸名官四方之騷人墨客凡道經於蘇者必一識公〻軏延之天光雲影亭〻倚奇清勝可愛主賓留連詩酒日不足繼之以溪夕而復達旦忘倦陋劣如綬者嘗辱以兄禮事之況其上者乎人謂公之好客與晉鄭當時不相上下故得所交者詞藻甚富平生養成直氣與論古今成敗得失歷〻可嘉於人無忤而且不詭隨赴人急難則惟恐後寔良用之難弟也不滿下壽僅五十有四而止悲夫其生永樂癸卯娶浦氏有淑德子男四長即倫以　恩例授散官次儐仁俊儐湯氏出也孫男女各二卜以辛丑四月十有七日奉柩葬於吳縣陸墓山之原以從先兆兄良用後公卒而葬同日他尚有碣此則公之銘也銘曰武弁而儒談愛兄而好客率

成時名式承世澤人非過耆壽不滿德溪亭之水所岡之石春雨秋霜易朝夕若人泉扃卉樹碧刻此銘詩示無斁

朱瑾玉雪之墓在陸墓山亭行見吳中往哲記

○○同齋沈君墓志銘

○○○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儒學訓導致仕陳循著

同齋沈君既卒之明年子周得吉地於天平山之北陰洫之原將葬述其事行來請曰周自幼承先人之教懇懇切切今周長亦種種不克如教有所成立如時賢之為子祿有養而爵有封誥使潛德不能勒石

以載則將就於泯滅而不孝之罪何逭子知其世為詳是以敢請嗚呼君固自有不朽者在別周亦有顯顯其親者奚假於不爽之辭雖然不以遜容已乃撮其寔敘而銘之君姓沈氏諱恒字恒吉以字行同齋其別號也世居蠡城為長洲人曾祖懋卿祖良琛贅相城徐氏同家相城父孟淵母朱氏生二子長貞吉次則君也其先族最盛元季兵亂家業蕩析良琛始振起孟淵克復之其族之盛不特貲產之富蓋亦有詩書礼樂以為之業當其燕閒父祖子孫祖聚一室商確古今情發於詩有倡有和儀度文章雍容詳雅四方賢士大夫聞風踵門請觀其礼殆無虛日三吳間一時論盛族咸稱相城沈氏為之最焉君稟賦清秀穎悟過人五歲授孝經小學朗然倍誦屬對如應响然稍長從翰林檢討嗣初陳先生學學日有進甫尌選為鄉賦長不得已役於官者七有餘年非其志也正統間廬陵周公巡撫南畿南昌況公知府事二公皆務剗平宿弊選數輩信任吏事時所在錢粮充物不無有私者惟公一無所汙且其文藝精致辭論確寔尤為二公所優礼歲飢民多貸官粟有司徵斂非時民不堪君率父老請緩其期父老難之曰非徵

何以濟後日之乏君言目今衆事方興食且不給嘗助而又徵之是重困其力後雖有濟何瘳於今日之病卒從其言鄉民漕運交輸不足必取貸於豪富之家酬以倍蓰之息鬻子破産往往有焉君每出己貲代民足之不加其息一鄉之人獨免此患同邑有王某者憾忌君或傳其訾毀之言君不為意王忽被誣於府俾守繫莫敢辨君力為辨之得釋王嘆曰我今日始知沈君長者也終身媿其人矣友人沈公望卒貧無斂葬公為經理之其子嘗遠戍又為援例嘗補近衛其急於行義多類此性至孝先意承志得親之

惟心家嘗被盜刦時君處外獲得脫然不知父母所在號呼復還幾遇害而獲免人謂孝感所致工於詩体裁清麗所著有同齋稿藏於家精繪事不奇作〻則為世所重善飲酒然席未嘗少亂晚年謝世務寄情於觴詠臨溪有樓登眺其上綸巾氅衣風清都雅儼如神仚著流酒酣愛誦范石湖詩興至輒賡其韻時或命周歟之陶然自得厭人談世俗事一聞孝義之言即感激欷歔至於泣下其胸次可以概見矣患風痺手足拘攣者六年竟以是卒於成化丁酉正月三十日距於生永樂己丑九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九

葬以卒之又明年正月庚申日其娶維亭張氏子男三長即周次召早卒次幽庶出也女四一端嫁徐綱一莊嫁劉正一萃嫁吳誠早寡矢不更嫁一清嫁陳懷孫男三雲鴻應蟾應奎女四二有歸餘未嫁銘曰

前作後述咸有其人承前啟後寔維乃身源深本厚其出不訾載發於周益昌于詩名揚久遠有光所生彼叨耽典未必為崇名淳寔、亡無奢有毀載厥短長舍彼取此勒銘於石以示識者有過陰池於焉下馬

石田先生墓志銘

王鏊

有隱吳君子沈姓諱周啟南字而世称之惟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称先生風格修潔眉目娟秀冰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圖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為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叠出讀者頃耳駭目其体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賁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崛間作繪事降出烟雲波濤花卉鳥獸虫魚莫不各及態其或草〻點綴而意已足成輒題其上時称二絕一時名人皆折

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礼搢紳東西行過吳及後來好事者日造其庐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燕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陋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屨滿乎其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所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至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為珍玩風流文翰昭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

已有重名汪郡守許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毋氏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狀而後與弟病瘵終年与同卧起館娶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已先生娵於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祖履道表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葬相城西䗅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鈔石田詠史補亡客坐新聞沈氏交遊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闡其潛而揜其幽則唯公在予諾為銘曰　或陰之位而僊其迹或豐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擬衆遺弃發為渾鍠震驚一世彼崇而膚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於乎幽矣我懷其人

沈恒吉墓在陰池其子周墓在相城

王聖俞墓志銘

桐廬江公望撰　延平陳璀書

君諱仲舉字聖俞王姓其先太原人西晉末徙家福之福清縣七世祖柴仕唐為尚書郎其後仕宦不絶高祖仁價為閩王王審知所知以大理評事聘於家辭不受命君子高其義審知歸朝祖父珣語子弟曰時清可以出仕矣父璉有志之士再舉礼部不偶隱德弗見玄素之風流而至君兄弟猶未汎公望初識君之兄聖時於新定一見愛其神情玄定有預交之志續見君於廣衆中心知其為聖時之季其風声氣習蓋相若也既交其兄因復得君三人者亟為忘年

之友始得之眉睫間今皆白首逆君死無聞然君在童稚警敏過人父早世与兄事母孝謹人知王氏有子礪行晉節日益堅業属文不逐時好三黜於有司慨然有隱居之興僑居吳門生事牢落治田百畝數遭歲登餘數年之蓄儉勤日以給衍婚祭祠以至賓客之豆皆出於是不外取也杜門讀書雖隣里不識面目教子成就其大者親故艱匱不給者周之族之孤不能婚嫁者昏嫁之妻方氏敬順恵和以承君志族之長者至其家饋事如舅姑無怠容君於閨門間不見細過方氏与有力也享年六十有八卒於政和元

元年二月九日以其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吳縣横山之原以方氏祔長男顛次藥次蘊女一嫁士人蔡元康顛藥公望捴知其為人靜願有奇蘊与二兄力學最〻有成初聖時之子卒方以老獨為念哭之甚哀君不謀於子亟召顛告之曰我兄即汝父也拜之即出為聖時後人所難也君安行之不悔君性剛介不可犯与人交如骨肉莫可解不合不復顧見事聖時甚嚴俾至於講道西室不讓故於死生之際洵如也聖時在海外相期晚秋同會君於吳門三人者獨君不幸且死矣余有子戚匕卿在人去何如哉銘曰

學不務傳美身則正行匪斷闇心不匿愧為生良勤苟完而已年不取贏白首以死闇直之力雖死亦可矣嗚呼是銘足以与金石相敝

○○宋王先生壙銘

吕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事盧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應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於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横山先壠之側其孫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遊知之宜詳敢請初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君年甫弱冠籍〻有鈇文声先大夫礼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聞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与優游宴處定為文字交維宰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剡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咏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与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楙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資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与人交誠寔無虛語有義事雖奢匱必竭力為之清淡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耻言人過鄉里皆謂之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没悉弃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扁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為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稿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鈎隱抉微考証經史百家下至駢入墨客遺草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睹寫親族

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其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為之擊掮雅相推奢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頴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懽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狗寧之疾坐卧未嘗廢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絶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起着風帆便上船之句冐次矣垣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純文業進士烏乎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生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〻望

之志銘在茲不復録銘曰　何才之豐何道之嗇横山之中是為先生之宮　臨終詩云平生不學口頭禪脚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煙果起看風帆便上船

宋故提幹王公壙記

王　致

先君諱德文字周卿家去福之福清自高祖仲舉徙吳曰家焉曾祖諱蘊曾伯祖著作蘋伊洛高弟紹興四年六飛南渡知府事孫公佑以學行薦白衣賜對稱旨賜秩玉音有通儒之褒嘉熙四年郡侯王遂立祠於學亦先君之請先祖諱大成隱德不耀父森號分定居士參議陳公造有記有著書三十卷曰野客叢書石湖先生嘉美為之跋先君攜此書謁鳳山李大參性作序為家力以版行不負前人著述之志書成焚之墓下見者無不泣服先君資稟穎悟筆端有口屢魁京庠士論推重當去名勝爭願納交鄭學益文昌章自芳冠而師建寧交游二十年終始如一日海陵趙守善湘遣值逆全毀破城辟委請先君協力經理董治版築城辟復完以功奏補承信郎先君蹭蹬不偶弗克以儒科自奮俛首鵠、附調寧國酒稅任滿太守王宜齋俊挽留一年庚子歲歉發運史侍郎

宅之為見盜賊帖先君攝華亭尉凡兩載餘往來湖淅捜捕殆盡無遺類邑人賴以安委大漕陳垓亦以先君才能敏卲俾董造船場市舶未幾微守鄭宗山奏辟監権貨務造會紙門及頭受賞轉承節郎受南犒酒官磨勘覆轉保義郎以出仕二十年尚可循轉先君恥於右選意欲去科遂置而不問先君手箋鶴山魏先生渠陽詩集析文釋義詁註甚詳鶴山嘉之而既鋟板以廣其傳克齋游丞相侶為之序真西山德秀杜立齋範王定齋遂皆有跋語亦各舉先君科目秘監李侍郎心傳跋云此五人者天下之正人周

鄉与之游亦無忝於所生矣近蒙游相召命沓至且有稟除之話方且自喜夫何一疾医藥勿瘳歸正寢而殂烏乎痛哉先君享年五十七生於紹熙改元四月二十九日終於湻祐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先君娶周氏男一人敎方志於學思克竭力襗次年五月十二日卜葬於吳縣横山桃花塢先塋之側若夫先君平昔云為操履畢載於前之名勝政序姑掇其大槩刻石幽壙以為不朽之識云　孝男敎泣血謹書　兄奉議郎知處州麗水縣主管勸農公事斗文填諱

王賓傳

資善大夫　太子少師吳門姚廣孝撰

王賓字仲光燕人也父安之善相人之術决人死生休咎其驗如影响来求相者肩摩踵接曾無虛日雖紫閣麻衣勿能過之號曰電目湖海間咸呼為王電目云賓生幼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即入鄉校幾壯自唐虞三代以降至于秦漢唐宋及元上下數百千年間其中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陽陰曆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与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而傳記問無所不知者賓於医學尤精用藥多神效然未嘗肎与富貴人医里巷人貧者及方外人來求医者即趨往診訴施与藥餌一不望其報賓貌甚寢其隱也不於山林僦城中一廛居之藥點其面及肘股皆成瘡墊兩角短布衣芒屩竹杖行市井間或箕踞道傍露兩股爬痒時人見醜惡咸冈之間猶紳中有知賓讀書博古亦以其醜而無得舉者賓乃然々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奉養每日飰必親羞美必親調冬寒則溫其衾席夏熱則凉其枕簟日侍左右不敢遠遊賓平生不娶味澹泊無所嗜好多与方外人交或閉戶閱佛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奇崛辭深其辭人讀之卒莫能通其義年七十先母

而卒至疾革時抱母不舍死半晌復甦呼母連声氣方絶葬後魂歸於家夜二鼓曳履狂狀行呼曰孃々舉室皆驚其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孃々見舍孃々不得母痛哭既久而息賓之孝行至於此賓之著述甚多禍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紀録吳下古跡詩二集在交游之知己者惟同郡韓先生云

君子曰賓奇士也懷材抱德其患不居山林而居廛市醜其形骸悠々忽々行井里間時人皆不識之間猶紳大夫士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得舉者故賓得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賓平昔奉母至孝雖死

為兒亦不忘乎毋而歸省烏鳴呼實可謂奇士也耶

永樂七年余撰王賓傳同郡韓奕公達欲鋟版行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達其可嘉也哉其可嘉也哉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王處士祔志銘

○○○迪功郎紀善穎川陳璉撰　承德郎吏部考功主事夏昶書　奉訓大夫綿州知州致仕龔復篆

處士王德廣卒己二十有一年其配沈氏孺人歿將祔葬處士之墓其孤敏泣告余曰先考葬時日薄事

巖未暇請銘今葬先妣若不併求志銘則潛德世系終泯焉無聞敢請按處士諱寬字德廣姓王氏知分別號也其先太原人西晉末徙之福清一世祖棨仕唐為尚書郎八世祖仲舉奉議郎其徙家於吳者自仲舉始也九世祖著作郎蘋伊洛高弟世多聞人宋紹興有通儒之褒高祖行父號雲崦曾祖安之善風鑑號電目祖君顯谷彥常皆有隱德伯父光庵又以儒医名處士志得其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　朝廷嘗以明医徵未赴而卒洪武己酉六月二十七日也其生之宣德紀元十二月初二日其之卒也春秋五十有八配沈氏諱妙真同邑士良之女有淑德生子三人長佐早夭次敏娶嚴氏次政娶蔣氏女四人適陳彧葉茂顧王來宗孫男五人昺莭瑾泰珵孫女二人當處士歿時二子尚在孩提間沈氏不憚艱苦撫孤以葺厥家恒恐先業失墜乃課子讀書從明師學醫其子克紹先業者皆沈之力也孺人生於洪武乙卯十二月十四日歿於正統甲子三月二十八日壽七十而終卜明年三月甲申葬吳縣靈嵓鄉桃花塢先塋之次嗚呼人莫大乎知分能知其分者必有所見也處士善保宗祧垂裕後嗣以世其業抑非知分

之驗耶若沈氏善相厥夫〻歿而善教其子不失故物者其亦賢婦也矣銘曰　知分之心金石堅克紹世德振後先樂只令配婦道全撫孤有成才且賢吁嗟歿兮何憾為併勒銘鐫昭永年

明故王瞶齋先生墓志銘

瞶齋王君吳下名士以醫之良而擠其衆長卒莫擠於君子之見知而幽光潛德遠近來弔者各能言其畧也母沈氏姙七月而生君至若猶龆齓未合父德廣早世家遂落年十六從韓先生伯承學伯承知其所嘗讀先世藏書幾何隨舉隨答曰不失為世儒世

医家子可救也處一室隅誦不少輟每其師所診療巧出意表處録記成帙曲折不遺伯承曰王生所就當不在人後踰年師已逝盛啟東先生致御医事闕其孤且貧也曰盍若藥設肆以養母荅曰思家學去継自吾而失先生曰志足以継光庵矣吾受業光庵之門還授之於其高宜矣苗賓館下卒業未幾母得乳岩疾卒大慟脫下領仆而幾絶衆亟掾合之良久甦藉綿州姓初諭以傷生之數曰貧而孤不有母不有今日哀慟自不能已也綿州賢之抱疾延治者拒不往綿州曰在禮固自得矣如物何蝕而往其施治

一出乎東垣丹溪不立異以徼延效不乘人之危以射厚利不斥言他醫之悞曰吾藥偶爾中耳盖韜盛二師之心傳同一仁術君擴充之而及人者大也城內外媼稚愚智皆識君之名君察脈觀色即得其疾所致治無不愈者惟貴勢人之疾難治羣工爭欲售其能攻補襍施一難也遇下不以禮自重者不苟往非所重二難也唯唯取悅孰得而盡禁其所欲而難之三也奉養厚而中氣素有奪又難之一君則反是客禮遇言之易入而投劑又奇中名愈遠而愈尊貴者延聘四至或臨蒞乎近雖帯疾亦延訪其謹疾致

疾之故之慭君益以禮自持全活者多而心愈下不易其所易不難人之所難每記人某疾某脈某稟受幾歲治以某法某劑可起與否詳書之不可起之證與脈何似亦詳書之積五十年得百一十八籍曰藥案其間出奇之見暗與古合某婦患血蠱攻以常法君以安胎之劑調治之且曰當得男即已愈而果然秋日受海道總帥翁公燕謝飾優者為女子侑觴無疾也頰赤而青羸而氣微促君謂翁曰火克金之兆也火氣司天必死果明年六月咯血死藉人衛千户申志年欲近二十忽昏眩譫語躁熇而咳以傷寒治

者易數手翕然而同声也君曰痖也以非均湯与之衆相顧疑駭明痖出適髀而愈錫邑鄒氏疽發于背不腫起衆殤医言起即易為治也君診之曰擊指之脈即起亦不治何言之易衆剉以又起如粟映然曰保無傷矣竟三日死人又知其不分科而能通也松江富家餽白金數十斤借言於巡撫都御史萬安劉公君麾置之曰吾以医見重於公而以利脫人之罪非豪己之道又以利而覬公之聽非豪人之道既而公兼得之作君之贊曰儒通萬理医鳴一家心淳近古質厚孔嘉豫章羅公亦贊曰心常存古人之風郡人

吳修撰曰就而祀之儒者之風則其人非良於方而已也嘗自撰媍嚴氏壙志及家譜後識語文辭致可觀礼部屢薦起為用以贖虧辭居吳城德慶坊宋以来四百有餘年故址也君早孤門户衰薄僅旧屋五楹間居辰拓締搆分与弟中半不以新拓置者為己有也又展為新第者三与仲叔季三子以故弟与伯子守先祠風日好時迎养於諸子之家与客觴咏以樂暮還於伯曰此吾暝目地也今年四月閏二十七日中風越三日為五月朔旦卒壽七十有二永樂甲午五月廿四日為君生辰卒之年為成化乙巳嚴先卒二十一年繼室谷氏卒先二年長男禹之卒先五年次男節太医院医士次秦邑庠生升貢太學未仕次觀應名医之徵亦未仕皆憂制故也五女而夭其一四婿曰莊練陳廣李珪張瑋〻京闈癸卯貢士孫男七曰琨曰朴曰櫺曰穀曰杰曰杲曰慶孫女八曾孫女一君姓王氏諱敏字時勉號訥菴晚以疾不良於聽別號瞶齋其心聽之聰未嘗瞶也弟政字時學號恒軒亦太医院医士此其事行之概其世之懿自太原徙閩之福清在西晉時遠莫之識其詳者唐永部郎榮登咸通三年進士始見於譜為今初祖慎

徽大雅為三世之祖連取科第已殘唐来皆南官四世祖仁償以高節不受王審知僞命子孫皆隱於農七世祖弟兄七人宋方盛時出而仕者二人八世祖從兄弟十人仕者三人九世亦仕者三人則南渡之初十世則三人仕十一世如之仕於元者亦如之則世次在有二元季則連三世不仕皆讀書而隱我

國朝則隱於方術而薦用於時者四人君為世在十有八矣均顯秀常曾祖〻也彖〻諸牒間第進士者十人為中允負冰博士節度推官教授僉判提轄幹州郡守縣令簿階先祿大夫奉直大夫中大夫奉議宣議朝奉宣教修職從仕等郎封閩國男賜紫金緋後先輝映倡明道學於中吳者九世祖著作郎信伯著書立言從遊於西山鶴山二先生者十二世祖承節郎德文先菴先生譚國賓為王氏十五世孫所著述尤多且神於医今之業此其以世其家者皆祖之也其徙来於吳則始於八世祖光祿府君叔康葬吳縣横山桃花塢則始於光祿之從兄仲舉後皆祔也卜以今十二月十三日祔葬君如禮嘉禾周禹交於君自弱冠至白首如一日

於戲君有美行在人寔多欲盡書之奈片石何尚族

乎他写碑哉々其載無遺永耀弗磨

款鶴王君墓志銘

自成化以来江之南北達於　京師以及四遠称上醫有千金功者曰王先生惟顯然而君無庸沓於是其為人秉忠飭行高簡自愛若氷雪金玉不苟同於人於是更崇其称曰儒行者也既老深养俟命乃高壽考終允其平生交契老宿為文辭賛詠已多而擔凾之志其二子以予有連好也来屬之乃稍為據状述徽素尚叙之曰君王氏諱観字惟顯族於長洲最文且望其始出太原晋末徙閩之福清唐永新郎中榮為今請一世祖三世大雅慎徽官唐季進士四世仁債不受王審知偽命七世礎贈朝請大夫八世仲舉贈奉議郎始遷吳九世蘋仕宋高宗為著作佐郎終中大夫称程門高第弟子十世以下率茂華寔至十五世均顯為君高祖曾祖彥常祖德廣考時勉時所称順齋先生君為順齋第四子少從文教諭先生洪為進士學既去述積齋之事其為医操遠識集奇効先後不可勝算今條大都一二高御史披吳中病傷寒旦日猶与其鄉人飲酒君語郡太守死瘥不過丙夜衆駭且疑不然即然寧若是遽也果半夜死王尚書文肅公過訪君携其孫在側体魁梧無病君視其脉曰有大診終不可癒尚書進金請為除治之固辭曰金可受則疾可瘳矣無已少与藥塞其請不逾年死郡守曹公病痔漏々七孔群医刲之火傅以毒弗效君曰不寔其虛當柰何能已令服大補劑且甚多孔肉次第盈竟愈後守四會林公疽發於腰肆若粟君視之曰在命門無以為也竟如之衞使張君疾衆不能察襍治之無驗君王曰是内損得之以虛非藥石所克衆回惑無能更張君法者卒嘔血死々乃驗其果傷也太僕少卿李公病嘈襍問君々云火克肺金々不能制木々挾相火而乘脾土脾土冲和之氣索矣穀之精液乃不行濁液攢聚以為痰々因火以動故嘈襍不休宜補土伐木治痰為要為之方從服之愈無錫有李御史宿病瘧而不劇比當出按遠方瀕行向君乞擇調方藥既為之論議初之曰君不名無行之為善也李不聽遂死中道又里中王崇好酒色歲九月來時患咳君曰此不可概与時疾論明年清明其殆乎榮固信君聞語潸然涕卒如期死又吳江陳璘病肺切脉亦謂若病本酒色不可治不信吾試道其來夫人色荒則本臟虛火乃熾遂克金肺既

西涯印々

卷四十

艺

卷四十

文

其究也声必瘖酗酒則濕熱萃之隨道壅以蝕土脾既斁究必腹脹又土色黃濕熱蒸之達外必膚發黃斯三者必無來年不至是也金令司天其不免矣越歲之秋扶果發黃瘡其腹音啞七日而死常州守李妻病癥腹痛腹鼓滿月事閟不下治者用鍼剌走已處痛益甚或主以湯液消之咸不應日加憊君曰處

〇故氣血不周停之以為積盡養正積當自除不然削伐本以攻未安所望治役以參蕪飲數服乃已一婦人血敗通一日夜崩不止六脈盡脫氣息垂盡死在呼吸家人姑集群工餌以膠艾一律比君曰敗者既不可止惟生脉生血為當務耳乳膏參益以麥門冬五味子飲之頃之脉復、血止婦竟治君素無疾迨七十餘謂家人吾觀雖若無恙脉歘至無何逝矣比終去其語處聞耳大率君為治每主補不輙為篤若攻擊其言曰若人天真完固則榮衛周流而客感莫搖邪惡急遠孰自以致病耶初金華朱彥修既得河間真傳以授戴元礼元礼授王仲光仲光即君曾祖彥常之兄名賓字仲光其道高猶 國初以奇節至孝博學富文為吳中卓行君子風烈挺邁學者稱光庵先生其醫既精絕用授之韓布伯承盛寅啟東復授猶

子德廣而賾齋承之還卒業於伯承啟東其為儒若醫猶先庵也故君之於二道也亦然早喪母事賾齋曲致其方推而弘之自以世德蟬聯朝国有侈而。家美不匿隱顯声即蔚炳宗牒所藏唐宋以降數百年遺容誥敕經解文集翰墨卷軸充箱盈目一：葉護次類摸刻副本寫藏不息或得之他所重購以歸先墓數十非一地守、祭嚴謹始祖之封久沒於隣儈而為復之平居矜嚴有度無苟訾笑寡所協諧而當世名德貴達乃相與甚隆且度如故吳文定公原博李太僕貞伯沈先生啟南李宗伯世賢今柱国少傅王公尚書劉公按察事祉公其尤善者也撫察大吏部使者郡太守邑宰賓敬因或褻然不憙交詖必邀致以礼乃往或假以解公府事不屑也成化丙午以名醫徵入太醫院尋丁賾齋喪歸終制遂不復出晚年礼部屢移趣為用終不行性詳雅好古敏學御家勤肅嚴內外奉身儉潔偷然軼塵暇輒閉戶繙閱研討故藏及經方：術無自逸斯其務儒之著者也初自號杏園吳今文天爵嘗覩之鶴更號欵鶴中歲用側受仕服以正統戊辰五月十八日生正德辛巳二月廿二日卒享年七十四母嚴氏繼母谷氏娶范氏生

一子早夭繼娶錢氏子男二長曰穀禎国子生次曰穀祥縣學生祝氏胡氏二子婦也女二長適吳健早寡次適吳淞而卒孫男二長立賢聘張次檜孫〻女五長許嫁陳其第三許沈其餘皆幼二子以嘉靖壬午十二月廿四日葬君吳縣靈嵓鄉橫山桃花塢新地隣於宗塋之右銘曰　士也頎兮為行欲嘉而反欲遐而去欲華猗華其躬而以光其家大隧之融〻兮往見先以無忝若夫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耿〻為者將大芘以振其來於無涯矣乎

承直郎應天府通判姻生長洲祝允明撰

王氏復墓記

弘治十三年夏四月長洲王觀惟顒得復其去先之墓於郡西靈岩鄉橫山桃花塢念其失之久而得之艱思貽示其後人乃磨石請予記而刻之予交惟顒久且深知之寔真乃詳述其顛末云王氏之先出漢隱士霸魏晉中名德奕生不可勝舉自坦之以後居江左晉室既東有避地过閩者遂為清福人迨唐咸通間曰傑為尚書水部郎其後迨不乏賢至宋曰仲舉字聖俞則著作郎程門高弟蘋之父也以著作貴贈奉議郎寔始过吳郡政和元年二月九日卒以其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此地事見江司諫公望所為志　本朝盧舍人熊作府志具載家墓條下且謂其從孫浙西參議大本大本從弟大成大成子楙並祔為蓋衆其尤名者言也著作既以通儒高節大著於南渡之初後來族益蕃阜而承引河人修於家顯於朝政學隱行累然相望而凡其先之居室丘壠亦相與紹承不替以還故賾齋處士敏字時勉益弘拓之蔚為三吳之望初數百年來族之葬者不一其地橫山之塋雖時祀繼修而園乘所傳若所謂北墳若泰議墳若名安人坟若南坟若新墳者咸在其所謂大

墳及二十官人坟六孺人坟則曩以兵戈之擾後遂迷失蓋諸坟雖皆在一塢中而各以為封樹故耳於是賾齋廣詢詳究於田甲墓丁若山之老耆歷歲始知之真蓋為鄰壤朱氏所并久矣朱之顯者曰天錫自中進士來吳賾齋即造白求復之不許及其仕柱史時觀以坟山等圖郡墓等志託予與詳論之天錫尚未決後轉蜀憲觀又絫求勿果從後天錫以致仕過吳觀乃持圖譜志乘與之而辨往返數四昭彰可徵朱始詞服焉乃舉而歸之立券述故以為復據於是所謂大墳者復還於王寔即聖俞之藏而王氏始葬

之祖也嗚乎豈偶然哉昔者魯失寶玉大弓而復得之孔子作春秋特兩筆之夫二者獨先君之藏物故其失其得有以爲後人之勸懲而聖人致之意焉矧我先祖遺軀之所托耶又況失之久而得之踖踊然無恙覌安覘寧而今而後松楸蘋藻展省不衰不亦善乎故爲記之俾其來者知惟顯父子之志之力允爲王氏之孝子慈孫功德衆盛尚相與謹守嚴護以致於去：庶不忝爲是爲記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敕巡撫四川贊理軍務鄱人劉纓撰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長洲陳璚書丹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山東地方長洲徐源篆額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冬十月朔旦十二世孫觀立石

卷四十

王氏復墓記碑陰

祝允明

王氏居吳最久且顯儒通文業宦積功匠大之於忠孝細之於方術五百年來不匱而方滋甚矣哉其德慶坊之居第桃花塢之塋兆皆耶宗代之遺也頃者徵君惟顯又得復其先丘之中失者知者皆爲之喜而中丞劉公大書之石矣予固辱去契又姻連也知之尤詳惟中丞公之坟主在復地故所叙未志其餘乃爲列諸其陰曰所謂大坟者其封有五盖七奉議府君仲舉与配方著作顯之先配蔡六八儒林府君大中与配陳也二十官人坟者在路家山其封五八府君蘂与配吳二十府君大方与配方百三十府君彰也北墳之封四十一府君蘊与配徐揚表也參議坟之封二十一參議府君大本与配陸也石安人坟之封一在鄭家塽耶安人乃參議之先配也南坟之封四十三府君大成与配趙乙講書府君琳与配葛也六儒人墳在參議坟後六府君之姻与配郭耶儒人也新坟之封二十有三承節府君德文与配周雲崎府君敉与配揚電目府君仁美与配李君顯府君廷貴与配任君善府君廷　与配徐一伯康府君利賓与配顧二尧養府君圓　三彥常府君嘉賓与配宗五文玉府君璋与配陸一府君祥与配張知分府君寬与配沈及攸莊諸子孫皆祔焉而政則祔于石安人坟之傍也凡此皆旧地也其外於合又有四封二贖壽之女凡与繼配也曰三節推貲之封一節推泰也曰三娘子坟之封　節推先配文而其諸殤則

卷四十

各有所依祔也凡此皆新地也而皆在一隝惟顧文別購地數畝曰全丘其間將俟百年之藏爲嘻奉吳中塋兆之冬且蓄而能善守後如王氏者果多見乎哉宜中丞公之〻持笔昭〻也凡所以美今而勸後者已備予無以加贊惟述此以垂示庶覽者如指掌勿迷云耳至於諸封之域址坐向殯祔歲月具在圖录志銘藏其家惟顧名觀瞶齋之季也

弘治十八年歲次乙丑四月望鄉貢進士姻生祝允明撰并書篆

王氏諸墓在吳縣橫山桃花隝詳見劉尚書纓祝

卷四

三五

京兆允明復墓記并碑陰

明故太医院御医致仕張公墓志銘

祝顥

成化十九年十月廿七日致仕御医張公以高壽令終於家鄉之搢紳逢掖耆碩彥下至里巷耄倪縉黃士庶匍匐赴吊者源〻未已而公之子壻乃合其群從圖奉大事以公女兄之子太守盛君爲狀託其塾賓陳君去本引諸子姪過予謁銘顧惟耄荒無能爲役然念公平時每以壽藏之銘見托雖諾而未果今可以存亡易心哉遂爲書之公諱豫字至和姓張氏別號恒齋其先汴人有諱彥者仕宋爲和州防禦使以兵鎮吳因家於蘇之長洲又三傳至端禮始以医名生應元嘉興路官医提領生元善字性之江浙行中書省官医提舉階保冲大夫卒中書左丞周伯溫銘其墓称以医名儒行君子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文叔父希文永樂初徵入医垣三使海外歸自號怡老翁卒巡撫尚書周文襄公銘之称其學傳理明重義輕利其室人陳生三子公其仲也自幼岐嶷凝重屹立如山早從陳太史怡菴讀儒書精義理及閱朱丹溪傳見其由医入儒慨然慕之曰吾本医家可自

卷四

三六

倍哉繼志述事分當然也於是悉取医門諸書晝夜研究日有頓悟而未敢自恃及怡菴歸祈疑辨難沛然無滯出以濟人輒收奇効由是請求者門無虛日公既道行修益行撿未嘗緣幸會以邀功乘危急以射利琴川大姓錢公遘患背疽日久惡証悉見諸医環視莫措公指之曰疾雖危蓋誤尔非本病也宜大補元氣猶有生意其家覬幸指廩以酬公笑曰吾治疾來非索也疾愈公遘婦翁都憲吳思菴親爲文張之而公則一以利濟爲心未嘗藉此以貢富是計故於顛連無告之疾尤惓〻拯治至或助之薪米以紓

周者且曰吾非沽名在治法當然尔景泰間東南水疫大作米價騰湧錢法阻滞道殣相望行旅断跡公曰此天時天患非藥石可濟古謂上医〻國者非其時乎乃出餘積價減疏通又煮糜作粥济饑捨路助官賑恤上下頼之曰而應格紂帶天順初徵天下名医近百入萃京師拔其尤者止七人而公居首遂入

禁近擢御医　賜敕命錫賚駢蕃譽望赫奕一時名公鉅卿往〻相親以圖康濟而公則以年當休致日就龍鍾屢疏乞身久而得請南轅之日都下相知靡不失望及其懸車鄉之故旧則又莫不懽欣慶幸

卷四

而四方求請者益衆公亦不以倦勤拒焉蓋公平生學術濟時治人者不可數計而計其術之精妙者則不可遽而不書公在京時通妙即真人求公診脉公驚曰不出六日法當中風時即固無恙越六日如其言又視太医院使董君傷寒病愈而脉未平語其公曰防四七日已而五日死又診俞司懿風疾衆云不治公曰可治然必遲而後藥力多乃可已而藥至百服愈此皆由公學力之至察脉之精而研幾之審故凡於病如燭照數計而不爽毫髮也况其篤於仁而勇於義濟之以有恒之心此斯無愧於古人無忝

於家声也公生於洪武庚辰四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四配顧氏貳室王氏子男三長淮卒次曰沐曰淳女六孫男三禰杞楫孫女五韓襄朱継閔旻陳膺歐旻沈澄其婿也沐等以公卒之歲十二月廿五日甲申扶柩葬吳縣長洲鄉茅鳴山之原銘曰　醫称仁術肇古聖神鄭重立教用濟生人去降俗漓名浮利勝舉意仕循民斯不幸侃〻恒齋俗守真傳濟之以仁功臻十全既光其先復昌厥後自天祐之俾登遐壽長洲之鄉今終歸藏不亡者存系此銘章

張豫墓在茅鳴山吳中名医也其兄養正名頤与

卷四

王敏齋名

仲兄醒菴先生墓志銘

陳完

嗚呼完尚忍銘先生之墓邪念吾文學以傳自宋歷三四百年以至於今不絕吾兄弟五人皆承脈風接之者中歲兄三人皆早謝獨先生与完白首同聚嗚呼而先生溘先朝露逝矣痛矣完銘先生之墓邪先生諱寛字孟賢陳姓也醒菴號也其先家蜀与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鄭始徙南康之都昌七世至諱豪登宣和進士歷官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徙星子豪生秉州推官準有別墅在

居屋間講學時考亭朱子知南康爲鴻石屋書堂準生池州通判拒常師朱子習義理最精事載郡志拒生靖州判官哇〻生彰〻生咸淳貢士洽〻生元翰林待制仝〻生徵號天倪受學臨川吳文正公得所指授又徙顏之吳縣徵生濟南府經歷汝言汝言生翰林檢討繼先生之父也先生幼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既長益力學先生性嚴毅教訓甚篤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得於耳提面命而會於歸由是清香勃〻然動人口矣毋金孺人歿先生執喪哀毀過禮父官翰林走省侍之時南郡楊必保見而奇之曰他日獨步東南及還士林争延師席以不得爲慊郡守朱公建社學禮先生爲師出其門者皆爲名士東吳能詩之士每以所業質爲先生點竄純類真不心醉而去楊尚書翥嘗語人曰陳孟賢卿雲甘雨也東吳之士將被其澤矣性好潔所居必焚香客至論若論古今興亡得失　時務之宜　簡察其賢不肖遇之各盡其禮嘗勵後進曰士貧而多於工商而富當以廉恥自重不可干富者之門并斗之粟其孫風雅操過人遠矣好蓄古今書画古甄服古名賢巾服人〻望見之皆曰此東吳大老也故人評先生之詩其雄渾也則江海澄波涵容一碧其和平也則璜珩琚瑀鏗鏘殿陛之上不求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先生風神儀表眉目清朗器識沖遠國子祭酒陳公鑑嘗贊其像曰巖〻乎氣象之峻也詠〻乎履道之慎也文以承詩書之胤也坐擁皐比階環衿珮挹後塵以若潤也蓋非忘去而長庶几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議者不以其言爲過初先生喪妻年未四十諸孫無依或勸其更娶先生曰吾見後母虐兒惡令吾兒蹈之恥終不聽人皆義之先生志足以立行才足以達用氣足以蓋世學足以明義矣然獨任斯文之重不得沾一命君子惜之景泰中　朝廷命纂修郡志所司徵先生總其事歲郡庠鄉飲禮賓必於先生郡自守令以下無不取其序而禮之每宴朝貴獨先生布衣与焉年及耄無衰憊態將卒尚讀書与家人語自若没其書若將寐者遂卒時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吳中賢士大夫皆弔哭

配施氏先卒子男三儀偉佶女一適吳容孫男六元鳳元鴻元鄉元福元祿元勲女七曾孫男二貢選女一歲己巳八月丙午葬吳縣爲福山之原所著醒菴詩集二十卷藏於家銘曰有吳詩派高揭張徐

渢渢之音鳴於丨國初般敦周匝以変於古卓乎醒菴膺紹其武渢諭抑揚渟蓄淵雅醞醲辨味以媲作者淑於鄉邦不遺小子化雨之功固不細矣莽福之山松栢欝蘢有坟巋然過者起敬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四十　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一

長洲錢　穀叔寶編

○墳墓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墓志○○銘

李東陽○○

公姓吳氏諱寬字原博學者稱為匏菴先生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贈嘉議大夫礼部侍郎考諱孟融累贈亦如之公在成化弘治間為翰林院修撰遷右春坊右諭德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吏部右侍郎轉左侍兼學士入丨內閣典丨誥敕掌詹事府事終礼部尚書兼職如故生宣德乙卯十二月丙寅卒于弘治甲子七月戊戌壽七十配陳氏累贈淑人貳室陳氏生二子奭奐以明年乙丑十一月丙申葬于吳縣花園山新阡之原公早學晚達雖有奇遇殊寵而弗究于用天下有遺望焉烏乎慟哉蓋公年十二而為府學生十八而應試三十四而舉于鄉三十八而登進士在官三十三年其得科第也始試久不集已絕意進取提學陳御史士賢見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為丨京闈書魁試礼

部名第一殿試、之日魁選未定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卷衆並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其校士則辛丑、甲辰為同考丁未壬戌為主考皆在礼部得人為、多而壬戌所取為庶吉士者即奉詔受、之業讀卷、例用尚書已未之試公獨以侍郎預其講讀、侍從則今上在東宮時為講讀官御極初、教充經筵講官最後乃直日講而今皇太子講讀又以宮僚長日預侍焉其史事則修憲廟寔錄兼校正修大明會典充、副揔裁、比修歷代通鑑纂要亦如之凡此皆翰林職任、自部曹復入領者前所鮮見其居喪則在

卷四十一　二

修撰時以父、病乞歸省年不應例特予告遂終制及以侍郎丁繼母憂員缺吏部仍擬公名服未闋數月朝廷為虛位待之尤仕途所未有其寵遇之典則以三品賜鶴袍犀帶詔旨称卿春秋丁遣祭先師孔子御殿傳制皆用内閣礼以疾告則命醫診視遣中官存問賜酒肉疏來諸物訃聞則命有司治葬如例而加祭二壇賜鏹楮萬緡為賻驛給舟車遣官護送超贈太子太保皆出常格君賜謚文定則本朝自南陽公之外一人而已其長子與以三品恩已蔭為國子生比以舊李恩當官其少子奐特命與為中書舍

凡此銘詞俱另行抬隔寫

人而以奐補國學蓋上欲大用公而年已不逮故其既沒尤為之眷注周悉如此云公識趣高雅行履端潔孝友天至遇族里有恩其居官廉慎律物以权勢所在未嘗寧處既復就清簡雖優詔累留而引退不寘惟于學充然自得所為文醇古有法詩得唐格書酷似蘇体辭命在朝廷紀載在史局碑版翰墨遍于天下執此亦可以不朽矣與奉礼部左侍郎李公世賢狀請予銘乃哭而為之銘、曰雖世有望閣不容偽上有廷論下則與議遠且賤者夷狄奴隸彼憯無知孰强而欽其所自致匪爵齒位矧其暴之功詎

卷四十一　三

云易官居六卿孰謂非貴年登七旬壽亦云至惟三不朽公亦有二有德有言功則未既尚有餘地我銘吳公以俟來世

○○文定公墓表　　王鏊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于吳之花園山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烏乎公其至是耶當宁之所倚海内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虛耶烏乎公諱寬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覧郡籍為古文辞下筆有老成風

格屢試應天不第以歲資貢入太斈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耶江陰卞郎中華伯以詩自負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而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時御史董斈政于南畿以礼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時猶謂之屈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旋被選侍先皇帝于東宮九年進太子右諭德先帝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專掌制誥仍侍今上于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礼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所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天下稱為匏菴先生而不敢字每東宮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復為上誦之今上或少間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有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閒人生十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

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尤多得焉建議者謂先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于經傳否耳苟有裨于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也太皇太后將祔廟詔議其礼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于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竟如公議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至有學行聞望輿論攸歸方切委任無為固辭之語公乃不敢復請載閱月卒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奭授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于权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于所居之東治園亭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賦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或賀之公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我何以堪此勞我及詔選日講尤眾所崇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及管制誥久眾望公柄用而邅回不進意

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意為之氷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又辭之甚堅人曰今世亦有不肎為天官冢宰者乎公端清淵穆不涸、為同不曉、為異士無賢愚皆靡然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其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之君子乎公為文不事追琢獨嚴体裁縕藉簡淡理致悠長詩為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儉新之習為書姿潤中時出奇崛雖規模于蘇而多所自得雅善裁鑒法書名画一經品定衆莫

能易焉予公由侍從致位八座啟沃寮切三十餘年其声望隆矣爵位崇矣朝廷恩數不為不加矣年至六十不為不壽矣而遠近齋咨若猶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釣當路以行其所學耶夫公之所立自足以不朽雖位卑無年未為不貴且壽也况其兼得之耶學之行不行蓋有命焉其人奚歎乎予与公生同鄉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不怨亦公之志也

○○祭吳文定公文　王鏊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為之前我躡其後乙未之春朝班間邇玉署相隨金匱更細己亥還南斬焉在疚公來視之其區之數至今湖山傑句增秀壬寅至京夙領忻副各事園亭對開戶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筒酒籌間道互走有出必偕並鑣聯裛陵道驅馳郊坛宿留最後同直文華遼宵經帷數陳公左予右述以事同分隨年争叔庚之被公謹之酬莫知高深寔志固陋晚有弱息許奉箕帚通家往還不間子婦人事好乖我馬東首送我于郊欲别且復我言北來會合斯又稍闊微痾引年屢奏手札頻承墨色如熙宜壽

而臧事乃大謬鄉古典刑國喪耆耇如公德器天胡不佑胡不三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不我云覯不与我言有穆斯匱平生此别情曷云究公其聞乎薄薦觴豆

○吳寬文定公墓在花園山

○○明故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銘

楊循吉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丞文公于家以為溫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逐以單車赴任至之日首釋繫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

法約豪强咸遵于令設施詳明惠洽黎庶尊礼耆德風以丕變盍一年而政化茂行竟用己未六月乙未卒于官年五十有五凡遺所著文章摠三十卷别為奏議三卷瑯琊漫抄一卷烏乎偉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衛山人相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管庫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遠從丨高皇帝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户曾祖定琨從其兄兵中署散騎舍人始徙浙而祖惠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涞水教諭贈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顏氏呂氏呂

以丨詔恩封太安人公舉成化壬辰進士宮保尹公典銓除令數人獨以公為永嘉曰此我所知能作繁者也公其時英敏精悍尤銳于治每聽政必闢門從人之入觀環前後無禁剖決神異輒傳為故事有王堅者事李中監為暴于境上率不能制公設策捕而斃之獄衆稱快者數郡名遂籍、他所為梗卓皆類是于是旋為浙令第一而知者咸期以大用父喪解職起復知博平邑小無事惟以勸農誨士為業人甚宜之而抗捍权要犹向風益勵不貶鑿渠建李雖居弗久亦其有勞可書乙巳以績召還丨朝衆咸擬公

必為御史當磊落有所為或曰斯人在小官尚剛許如是矧列之臺端乎竟補南京太僕寺、丞太僕政久弛弗振部内史皆驕不奉法公為奏按其罪者数人遂著為令得提問官吏其後又以留都教場將官不當換官馬又不送烙凡劾大小把摠等四十餘人皆抵罪而詞有所連不少借弊為之清公尽心馬事深究其法以必欲報丨国自勤為己任曰吾言幸叨聽其可有見而弗獻遂調叙古今事宜論蓄牧之計上馬策三篇冀其道行初兵部尚書馬公堂廷公闇邊畧公辟以未習因請論馬遂以謨重至是疏下郎

議其便者徹公行之會公尋已移疾歸、凡六年不起而温人以其永嘉之政思得公甚故丨朝廷以為守其民喜若獲父母窮山谷皆提携出迎惟恐後而不得見温多訟多盗俗尚鬼好溺女悉為科條處分莫不備著郡獄屢空境之暴無一敢肆民生女皆育而前後所毁淫祠殆尽又作俗範訓其民而導以化本温用是清謐禾生駢穗其在郡凡連上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已之事中一疏以災異自劾求退而論鎮守剥民尤切百姓益敬事公無敢欺而公思歸日甚將閹潛逸人輒知之閉其城不得行乃留視事以

迄于歿然而禱疾哭喪溫之人亦于公無廢礼焉公博通當世之故還事敢言以獻替為心丨上初即位大延讜論公適朝京師遂進丨聖政十事畢論所學皆本諸經術立義醇正得匡孟之旨其在博平又論邑内　德府賜田子粒事謂官校徵收不便極陳利病乞付有司自具以納既上或旁惧嗤指疑事叵料公不恤卒從所請其土歌焉　公嘗曰為吏而無建明其何以職盡其素存忠愛國天性然也公為人雅喜交游其于官無所不可為而尤事持廉臨終或請所囑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耳復何言人謂公譚〻

不撓至歿猶壯茲可歎悼云公配祁氏先卒贈安人後配吳氏封安人而仲弟森以進士令鄆城且顯于時子男三人奎壁供縣學生次室尚幼孫男三人孫女三人奎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吳縣梅灣之原乃以狀來俾銘以志銘曰丨烈〻文公信國是承克育剛大厥氣孔盈包絡洙泗知权守經忠顓自許允惟邦楨公才既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咸肅風紀司民之牧衛東繩履庸靖乃人納于仁軌丨帝寵休嘉式還之丨朝俾戢庶園大閑于郊以威西夷丨国武光昭司馬曰賢拜疏以薦合旃來歸處晦用晏

山有考槃道在居息溫人謳思食異丨公出丨天子有命往恢故績德風載揚爰徵詒寔赫焉方隆胡殞之亟有墓于梅來旐翩〻既耕有田斯菲其旋何以世之垂光永延銘刻茲石用質幽窆

○文林溫州墓在梅灣

○○明故劉文學墓志銘　楊循吉

劉君諱嘉績字協中吳之名士也考諱昌為世大儒著書甚富位廣東左參政祖考諱敬封廣衛主事祖妣計氏封安人皆年八十餘終即我外大父母是已善隆厚德茂異生焉舅氏始苦無子在河南禱而得

君母李氏君靈質天稟風儀如玉年數歲攜小兒習書儼然成文又選古詩模其格律皆有妙悟舅平生積書充棟歿時君纔十五歲李弥篤為文豪〻千百言不竭詩亦思致清遠雋味有餘嘗著予范墓文意甚高古而用字艱奇讀者或棘喙不能通及和予遊山詩平妥豐潤又深極玄暢之致往歲予北上操舟百里送予抵無錫酌惠山泉始別不惟親〻之情而名言清勝猶昨日如也予之歸田思得朝夕之士与遊于君指寔先屈既而竟蹈長暝違我素心春秋止吁二十有四嗟乎痛哉君善書結体妍美最得法予

獲君書未嘗不諦覌宝愛嘗書詩二篇寄予不及全為促至歿後檢之尤為予所篤嗜一旦逸去不覺跣足起覓竟忘之念至必惋嘆不樂君為人溫厚靜默對長者無一剩語居家庭孝慈肫篤而性氣超邁高寄物表不屑齷齪雖士服庠序实淡然有山林情焉配頓氏郡守頓公德明之女少恭公崇善之妹家六三世進士子男一人貞方六歲女一人燭光卜以弘治九年十月乙酉葬仰天山之原所與游者祝希哲都玄敬文徵明唐子畏皆奇士子畏又编其集為之碣文云銘曰吳嶽孔秀斯稟則茂嗟須之賺惟不年

而壽

○劉嘉靖乃泰政昌之子墓在仰天山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

誌銘　王鏊

正德己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于家訃聞｜上命有司治葬事丁丑三月○○日葬堯峯山之先塋友人大學士王某刻其碑曰公諱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君山之嵩涇祖孝質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諒初封工部都水主事贈武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則好學工文有名吳下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方郎武選郎中廣東布政司左參政浙江右布政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初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一意奉公权貴請嘱戒門者一切不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嘱賄遂絕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耗天下絕嗣者以疎遠襲公奏宗派許襲旁支者一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公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寬大司馬

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貴猺獞公督粮水陸並進觸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飢公与刑部何侍郎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万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年徵償公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詔免与民｜涇王就封于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国民為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浚河水旋至坦然之国公私無擾公凡三蒞塲屋浙藩折卷多儒士御史意欲有所前却公曰科塲所取者文即通牓儒士何傷山東歛銀將以鹿鳴宴贐士公曰方筮仕而示以利非為政之体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斋之夕憲

時澍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
詔馳驛以歸公溫粹寬仁人称長者而臨事報守堅
定雖當官蒞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覌文章博雅尤喜
為詩力去近世夫尖新之習書有宋家父子風配宋
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子男三棨例授蘇州衛
指揮同知先卒棠国子生龔郡庠生女三孫男三勲
烈熊曾孫一子與公交四十餘年公弟南昌府經歷
澄狀公行來請銘、曰丨端粹溫文以富厥有施于
有政亦既克守毀或求全非我所取銘于山阿噫奈公何

○徐源都御史墓在堯峯山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志銘

王鏊

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家南
渡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女祖文昌世有隱德考
康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　江學訓福建按察知
事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
盛其淵源盡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
試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
御史巡視漕河、道為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
振滯黜污崇良名声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
悅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
司撫夷勤冠茂著勲績鎮守黔国公巡撫巡按僉舉
公資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
衝時木邦孟養李共相攻累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
以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
贐不受夷人為作却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
二十四年歲乙丑丨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
十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二其年十二月廿有六日
葬山之西隖配郭恭人祔子男六泰以進士歷官御
史直言被謫叙遷南京刑部郎晋郡庠生良漸巽孚

孫男二安節安世公為人操執堅定而目嚴冷在道
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娖、不敢出一語親舊
或有囑則厲声曰吾知有丨國法不知有他、曰有
言、事當有跡則又厲声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况娭
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為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媟
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如也近世仕
者多崇宅地廣田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迨
老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增一甓曰無為子
孫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亦不
肯隨俗奢靡值妓樂亦望、然去之出入坐一小航

人不知其尝有官也烏乎其可謂篤于自信不為流俗所变者耶銘曰去官適遠修日滋涵、末俗止者誰嗟允夫子矜獨持毅然不惑行不隨後有考不在于斯

○賀元忠副使墓在西洞庭山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沈公墓志銘

王鏊

公諱林字村美沈氏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謐大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晋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少好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

内輕外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内除公不從出知晋州州人惰而窳公教之樹蓺教之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為礼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礼乎公曰若不以礼自處安能以礼責人不領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聨蔓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郎李秋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饗含齋庐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教以声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無倦士子皆奮文献遂為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伽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還雲南參政後守成之及蜀客藍廖輩倡乱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障保民益思之至雲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懷公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聖節時逆瑾盜政内外官守罔不参謁公罔不往瑾嗛之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詗公、行過之途抗手而過至攗拾無所得

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不文義者適在旁曰沈良吏也文義盖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為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惧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為計公曰無庸墮官祿与墮名節孰重竟落職為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边備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為廣西左布政司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曰公堂尽歸私橐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銭筭之屬為公府宴享用時巡撫交章剡薦遂進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箪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刦掠為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痛刈則滋蔓〻難圖也率勵將士為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砦皆歸附天生屋国恃險攻之藺石毒矢交下人莫敢向邇公調兵先絕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礟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筭陳家猛溪九十七砦相率來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庶草土官貪殘積獘自是內境晏然初藍廖二寇橫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勦之公惧奔逬隣境為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蕩有

犄角之助焉癸酉聞宜公訃乞歸守制）朝廷遣官諭祭比服闋｜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〻四年辛巳十一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圩之新阡公娶許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国子生女二適引礼舍人史相国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謨大諄大雅大中大謨蔭国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静在衆中嘿然若不能言而稟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為君子也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為處子之秀今少師楊公

每言昔在太學為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喧閙其旁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于蜀〻人至今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于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父老請公祠在學宮出入為跟請遷近便許之他日復至則已輿然輪奐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事二親依〻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敢當南向坐初歸自蜀弟麓已別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分異邪待族屬鄉黨皆有恩義烏乎其可謂篤行君子

矣銘曰

聖賁訥言曰焉用佞嗇夫捷給君子攸病萬石一家醇謹篤行恂〻沈公寔維似之于晉于蜀所至則治政声發聞既去而思苗夷獷頑分北荒服自昔相沿爾節疎目公不謂然孰非王土躬率偏師深入其阻林箐洞蜒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仁者之勇乃見于斯公功既成公力斯憊齊魯翹懸不尚有偈勤石山崖爰告來祀

○沈林都憲墓舊在吳江羅字圩今迁于長洲縣報

○墩附封君屠菴墓旁

9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王鏊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予观公學平居恂、非礼弗践吶、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輙聞年未至一旦毅然去之世所謂勇者或未能焉烏乎可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淳公學字尤之先自汴扈宋来家于蘇三傳為良器仕宋提刑司點檢曽祖諱義皇湖廣布政司經歴祖安礼貴州布政司左叅政考忠君以景泰癸酉占南畿郷試會試名在乙榜授浙江之平陽縣學教諭以憂去改任濟之沾化考最擢知廣信之鈆山又以憂改去知廣平之永年在平陽以身為教隆冬盛暑

冠服坐堂上召諸生講授親為筆削經義夜則廵行各舎聞書声或見燈燭光則召加奬勞惰者斥之于是諸生奮勵人才輩興平陽法食浙塩而民資閩塩以生不禁則戾法禁之則生亂君于是闊畧苛峻視塩多寡令輸粟于官為凶歳備又請漕他郡粟以寔倉庾于是官儲充民用足歳旱出禱三日雨合縣霑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謠之永年民無宿儲值水旱輙携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税則里人代輸故去住俱困君榜招帰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嚴禁吏胥不得侵牟流者復帰不帰者計其田分隸土著民而便之年五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我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許再疏于　朝乃得可歸吳閶門自守居守者莫或睹其面年七十有八得疾則却藥不御盥櫛賦詩而逝寔弘治乙未七月　日也以庚申正月　日葬吳縣鳶福山之原配鄭氏子男四寀樸樾楠樾郷貢進士孫八人君色温氣莊不為矯詐嘆絶之行取予進退之際尤不苟雖致政歸猶為學者指授經義婚喪冠祭悉依古昔烏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予而世莫之知也予少學公知且知公為深故為碣于墓上以示鄉之人

〇尤淳知縣墓在鳶山

〇趙處士墓表

王鏊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某年月日葬長洲縣趙墓先塋予表其墓曰宋熙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侯仲曠与其子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士翮隨宋南渡家于睦武節之子義郎不玷監浦江税因家浦江元季有諱良仁者朱彥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交氣圖張士誠召之始来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泰友泰生季敕季敕生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為庶而

業儒攻文不衰處士偉軀幹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黄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說靡不涉獵為文下筆數千言滔、莫槩身居田里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与民間利害時政缺失憤然若廹于身有裘廵檢者誣民為盗處士論之百方不聽乃曰若罪盗將安之于縣于府于院我死隨之裘乃止有王御史者理軍籍吴下蝦煉齊民以足其數處士争之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為軍、足民亡何益王為霽威每遇飢歲則預陳拯濟方于郡邑大夫辛丑大飢以郡邑無足語者乃為書詣金陵上廵撫三原王公

大要言宋元時蘇郡歲入苗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至國朝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地昔之地也何加多如是况今年積雨為害吴幾為沼而徵科不止民其君之何王公讀之甚賞其文而無意于蠲税書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許減税銀若干且欲薦于上亦不果近世論東南水患起于常熟之白茆港開白茆則水患衰堤崑山之沙湖則盗賊息而處士已言于數十年之前矣烏乎處士固未嘗有一命之寄也論及世事感激奮發使其食君之禄立乎人之朝其所建白豈止是乎尚肯脂韋突梯覌望上下若世之患得患失者乎惜乎其不遇也吾故表之以告夫有位者

○趙同魯處士墓在長洲縣趙墓

○藻菴居士自誌銘　鄒亮

居士姓鄒氏名亮字克明世為吴郡人曾祖諱壽良祖諱文華多陰隲俱不仕考顯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妣金氏贈安人君弱不好美酷嗜讀書凡得天文醫卜兵書况晝夜手録殆忘寢食時工部侍郎廬陵周公以文章政事名重天下為當世儒宗聞以所業投贄公謬加称奬為延譽于兩京公卿間公極欲薦拔

同類忌之因揭匿名書于憲臺欲沮焉吴郡守况侯伯律憤然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特以名聞拜行在吏部司務轉南京刑部又轉都察院復以周公薦陞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政声無闒尸素而已景泰甲戌夏四月敕命褒嘉有發身儒術累更任使暨近風紀式克勤慎尚有顯秩需爾後効之語恩至隆也惜乎天不假人以年無以報称万一焉其生永樂丙戌九月十七日景泰五年十一月初六日以疾卒于南京官署春秋四十九早號梅屋後更藻菴有書千餘卷及所鳴珂著潄芳等集二十餘卷藏于家

所撰詩宗韻海未能就緒娶梁氏有婦道封孺人子男二瓊為應天府儒學廩膳生瓊尚幼孫一曰豸孫卜以景泰六年〇月〇日窆于長洲縣金鵝鄉先塋之次嘗倣杜牧之故事預為自志曰脩短數也死生命也夫天地萬物莫逃乎數況生死如晝夜然孰能免乎銘曰生也順歿攸寧無遺憾妥幽扃

〇鄒亮御史墓在長洲縣金鵝鄉

〇〇趙宗文生壙志

宗文姓趙氏名文宗文字也世為崇明人曾祖諱興祖積善以行義值元季海道剽掠徙居長洲之甫里

遂占籍焉祖諱成禧考諱華甫為善以相承人屢以横逆加之將恐而取者或告曰奚弗直于官也輒對之曰彼貧無養固恤之不暇直之致其讐豈吾心哉聞者以善人称之無間言妣沈氏元江浙醫李提領諱德輝之女生我兄弟三人文居其長甫弱冠不幸先君子棄諸孤遭家多故舊業幾墜賴吾母力以教養漸底成立洪武間縣令周博舉文為人材丨召至京以母老得請以歸養母卒永樂五年丨詔求賢文又以翰林典籍梁用行薦授番陽知縣後以事免官還田里日以吟咏自娛未嘗務外慕今年七十有六老病日侵知不能久于世乃命子鏞築生壙于依仁鄉西江滸之原先塋兆次且自為其壙志然非任其達也蓋為生必死世未能免之者特以平昔之行不可不謹書于埋石茍求他作或過寔而可恥孰若知所恥則不敢以自誣而況學者之尚存則必修省于一息尚存之間此他人所不能知故不容不致力于躬也文生于甲辰二年乙巳二月戊午若吾卒之日與吾之享年則俟吾歿併以實之配王氏子男一人鏞娶劉氏嫡孫男安娶方氏庶孫男宣尚幼曾孫男二人慶童壽童皆尚幼文平生所述詩有慎獨齋集

四十卷理學直言一卷文則有止義齋集二十卷銘曰 承先人之善澤兮際昌期而顯庸中既揠而加屬兮知己修而未隆雖休退而哀邁兮恒惴惴而省躬惟天命之不易兮尚委順而俟終

〇正統三年慎獨趙先生預治幽堂復自銘其墓門之石越二年為庚申歲五月十九日而先生卒享年七十有八卒之二年為壬戌歲三月十一日而歸藏焉夫不以終事為諱制事于未然者世已甚鮮欲望自為墓銘如杜牧之傳奕者又幾何人哉先生寔繼之可謂達矣觀先生當死生之際其達

如此則其平生又可知矣其自銘者其謙抑而不尽書者其可尚也夫又銘曰｜保厥始慎厥終預為銘宜幽宮全而藏永無窮

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彭城劉鉉識

趙文先生墓在長洲縣依仁鄉西江澤

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士隆墓志銘

吾姓林氏諱昌字士隆號守軒蘇之吳邑人考之族譜其先出于子姓之後故事孔子居魯復移濟南後以晉永嘉之乱始渡江散居南方有諱遹者仕福清尉因家焉称為福清始祖遹之子仁倜生仲雅仲雅六子高向喬商扁尚高任屯田員外郎累贈至成國公妻黃氏封成國太夫人始徙居吳下諸弟子若孫俱隨寓焉称為平江六房尚生五子榮閱策建柔建任大理寺丞生子升任兵部侍郎柔任刑部尚書生子茂先太常寺卿贈紫金光祿大夫升生五子長真卿通直郎任江陰司法七傳而至高祖茂山曾祖誠山祖清隱父貴和俱質直以善聞祖母范氏文正公世孫日莊女母趙氏長洲著姓士安女皆有善行比吾生未期父因通易書曉卜筮遵｜朝命五從中貴使西海諸夷邦一往返輙五年幸無恙論者謂積善之報吾六歲游鄉校賴祖母朝夕訓讀啟蒙等書及長遵奉教識益勉于李年二十授徒邑中見知于令尹吳公復延教諸子重加礼貌後葉公錫以庶吉士出宰邑荷不鄙建立義學以礼幣招我典教又奉為境内儒士名載須知冊景泰五年｜朝廷遣使纂修誌書郡侯汪公游以書教請獲預紀述平昔守分不矜持不忮支不輕造公門取辱學吟、以自適情素不為謔浪誚人語飲酒醉而愈謹人不見有落魄態與妹擇配得宜聖五十八代孫孔鏞字韶文時為長洲庠生家甚窘若志讀書見其器識有用于世遂以妹嫁之後韶文膺鄉薦登進士歷任都御史巡撫貴州復轉工部侍郎譽望甚隆惜吾妹早世鄉族皆称吾知人与弟士明友愛頗篤成化戊戌子符由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荷｜聖朝推恩封吾如其官妻夏氏封孺人又蒙｜恩例分俸養親拜｜命以來惭無報補及追思吾親俱逝而不得奉養曷勝感懷烏乎自福清始祖相傳至我一十九代中孫顯晦不常賴予菲薄守己安分幸不流于庸人之歸雖未獲祿仕而教子成人効用于時 封為御史優游林下叨與鄉飲為僎為賓幾三十年俯仰亦無愧矣死何恨

扎子男二長即符以御史九載歴陞廣西按察使以公事今為南雄知府娶范氏封孺人次節義官娶王氏女一淑賢嫁儒士刘潮孫男六原震原復原益原升原泰原昴女四俱適名門曾孫男一女一吾生于永樂甲午十一月十五日今年八十一祖塋在長洲高景山之原不偹預書乎日之梗槩而自為之銘不知卒于何年月日享年幾歲臨終二子為我書之銘曰効乎才也道未明効乎德也行無成守身素志安分真情老而叨 | 封以沐 | 恩榮遂吾身後之計永歸妥于先塋弘治七年十一月初吉撰 | 先考府

君自撰墓志後不幸于弘治九年六月十七日辭世享年八十三歲卜本,十一月十三日安厝不肖等奉遺命謹書刻于石烏乎痛扎孤哀男符節泣血拜識

○林昌府君墓在高景山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文徵明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裔出宋集賢李士原父其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為江西行省都事因從家新淦之檣埠灘遂為新淦人 | 國朝江西內附持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從隸蘇州衛雲芳子廸吉廸吉二子次曰謙海讀書有行義代兄戍吳遂留居吳中公之大父也父曰中正娶張氏以正統七年壬戌八月五日生公于吳城鳳凰里礓柯英特資復穎異少從鄉先生賀復卷李先生亟称之既而受易于夏璿先生精研淬礪不拘、于師說而剸剌涉獵卓見端緒為文操札疾書未嘗致思視他人追琢衍繹方事竚擬而公數百言已就所作明暢英發以儒士再試不利乃入縣學為弟子員成化辛卯中應天鄉試戊戌中礼部試 |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己亥

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為常德輔邑地大而繁公步多吏涉習知民隱至于胥史乾沒並緣請屬之情咸悉其故、視事之始展采錯事無不當允縣多隙地民惰不知樹種又貧什器多不備公處業振贍務尽民利由是民知力本歲亦比登先是有長賦者亡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死執不從當以亡失既而獄上上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擬明年庚子母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闋改知山東兖州之滕縣、小而僻素多盗莽被荒歉推埋狼籍吏數政益敝不治又其俗狠鬬嚚訟公鈞摭精敏承迎

節解剖析明暢而軌道要束皆中肯綮一時莫不驚服向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咸称其能尤爲司徒許公進所知丙午丨召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繳廻東城兼督視京倉不事摘抉而繩軌攸當究獘周匿戊申丨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救正達于大体是歲奉丨命按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麻晃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新翻閱牘詞多支贅且事發無主名而牘尾云、類隱語曰豈投匿名書成獄耶悉索前後訟牒果得匿名書于吏廨故牘中蓋釗父以負貸

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產欲奪之故爲此陷之以晃等其所親妮併及馬前時有司寔傳致成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悪翫法故首鼠其事公既閱寔即破械釋之一時称爲神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剖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体以濟父讐孝則安在衆服其明識時海外諸番入貢者多挾贋貨貿市于閩監舶者利其賄不禁或不時得賄即恣閙成隙公謂此非來遠之道且傷丨國体即下令絕不許逼至今以爲法庚戌還丨朝十一月滿三載考最給丨敕命進階文林郎推丨恩贈考宗政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妣張氏孺人辛亥再奉丨命按廣東廣並海有別渚曰澳番舶交易之地、有珠市世其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寘名番舶商海外諸国致番貨直數十萬貲結中人監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盜海上凭藉声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悉誣十人者爲盜捕置獄中七人瘐死餘三人當論決公讞得其情並釋人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恣害尤甚頑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中

宜從宮刑以給內用而寔無其人比丨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而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方買之海人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覈寔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即日散遣于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刘公寔生汝、復有嗣宜以刘姓、之癸丑還朝十月再滿考留掌本道事時外戚驕蹇結聯中官用事縱橫乱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侵中官中官故激怒丨上逮繫丨詔獄罪且不測卒賴丨上仁明答而不問公前後兩按大省劾罷不職官省使郡縣守吏而下

十有六人誅舜文者百三十餘人平反斬絞罪百二十有三人両侍丨經筵統署十一道印事皆集辦丙辰滿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時馬政廢弛圉人多肆侵漁馬耗不孳又私相盗鬻遇禄印率除去旧文更入充數公立法辨審獎為之清又探稽孳畜利病得二十事條列以聞從之己未考滿給丨誥命進階中憲大夫推恩加贈考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妣恭人庚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總督粮儲兼理松潘軍務丨錫璽書以行蜀去京師萬里而松潘又在荒外濱于諸夷棧道險絶氐獠出沒為患撫鎮大

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惟事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僨敗公曰我為大臣出鎮万里可自逸以委勞于人邪且吾奉丨命督理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其要害險塞以得其事情乃乘竹兜渡絶橋徧行諸砦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蓋諸邊戍守城堡俱在夷中夷人与吾人連結無事則邀勝取功事急則買和贓跡其事在夷者十三在吾者十七公為科條禁誡誕章數化事以敉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府行边恐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綵幣牛酒于路以賄之謂之買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丨要束惟謹乃是公行边軍吏帖

息莫敢動在蜀甫一年屬子徵卒悲傷成疾上疏乞歸丨詔予告暫還病痊起用仍給傳以歸壬戌抵家越三年乙丑御史龔元上言劉某舊撫四川老成練諳協于民夷年力未衰不應閒廢會四川缺撫臣吏部即奏起之有丨詔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如故再丨錫璽書以行會松茂疊溪木匠兒諸番夷嘯聚醜類連兵剽刦鑿城燒棧勢甚猖獗公親駐境上相机設策會諸路兵討之衝擊疏捕轉戰折北諸夷懼讋悉投兵羅拜額獻甲馬贖罪列柯空龍諸砦爭斬賊首以降凡降二十餘砦前後俘斬千餘人捷

聞降詔獎諭賜白金五十兩文綺二襲橫梁麻嗒三哨嘈諸河道逼阽諸夷每餉運輙為邀刦而衛士通番往、啟釁蒲江關堡久已頹廢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為剽掠一時边患往、坐此公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迄公去边境不擾正德丁卯再滿考進階中議大夫勳贊治尹時有丨詔裁革巡撫大臣凡十有一人公得丨旨還朝尋奉丨璽書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急歲嘗汎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歲歉假貸湖陜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荊闢為大道

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瑾以閹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矯詔逮公下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救得釋仍赴湖廣丨荊王奏蘄州守余忠擅用兵仗刻減祿米欺侮宗室諸不法論死丨詔公會三法司勘問公為奏辨得末減戊辰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六月丨召為兵部右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時承平日久兵衛耗減殘卒莫能支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閩龐民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于民丨國家軍

餉豈宜輕議事遂寢明年己巳年六十有八上疏乞恩休致有丨詔不允尋給丨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公祖考謙海加贈考宗政皆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某妣張氏皆贈淑人庚午陞南京刑部尚書有豪非法殺人欲行賍丐免費且鉅万頥公不可入因公所知秉間言之公不可竟按殺之公素練于事尤長于法比然不為深文巧詆還獄有疑率下屬吏再三讞必無生理然後付法至于悖謾深惡必盡法無貸故所屬咸執法不敢歆濫奸宄屏息辛未丨兩宮慶禮成覃恩給丨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皆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皆夫人是歲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部考績有丨旨令復職五月上疏再乞休致有丨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尚健宜照舊辦事不允所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有丨旨卿歇歷中外多効賢勞近疏乞休已有丨旨不允宜照舊用心辦事八月還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命有丨旨卿累疏乞休已有丨旨勉留不允再辭十月又連上疏始得請仍丨詔給月俸給輿皁以示優寵越十年壬午丨今上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

有一會　兩宮尊礼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丨命有司具綵幣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訃聞丨命有司致祭工部營葬事如制公為人亢爽疎雋明燭事机而閑于吏政又精明強幹事多迎解然其中有定識雖事出匆遽而銖黍分齊較若畫一彼沈思深慮者或不及也故其翕張變化人莫能測而情法不悖所至威愛並立而能飾之以文在蜀大修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畧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連按閩廣皆值鄉試為監臨官精擇典

校尤嚴閑衛而不苟瑣惟詳于檢閱不令有遺在廣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為奇列之首選榜出咸謂得人今翰林侍講湛若水也其他推賢奉能化服道利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嘗称公經世之務謀国之利往〻在刑章訟牒外其為尹如侯覧為御史如唐介其撫湖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如張詠一時以為寔錄云公長身玉立鬚眉疎秀而舉山軒揭辭吐琅然見者竦企晚歲家居益事燕整客至未嘗不見雖盛暑未嘗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行四方書疏皆手自裁答不少遺忘尤篤于故舊或

在患難兄竭力拯之雖犯謗不惜至人有過則多面折之雖貴顯當路無所諱避以故人有讒之者然卒不能沒其善之衆也素性儉質既貴非祭祀賓客食不重味尤寡嗜慾故晚歲神觀不衰對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纚〻不能休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屬纊之前一日猶對客談洽無所苦抵暮与家人燕語如常明日寛体中不佳稍就枕却藥夜半起坐呼水盥靧及旦奄然而逝寔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二公任中外四十餘年積階自文林郎九轉為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配李氏積封自孺人至

夫人生子男一人即徵嘗為縣学生文學行義人謂称家不幸早卒娶諸氏亦卒女三人長適大理丞仰宗泰之孫灝次適福建僉事杜子開之子恕次適都御史王思德之子東孫男一人遺以公蔭補国子生女二適張幕林文申曾孫男二人喬祖同祖女一人葬以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羊腸嶺之原徵明先君溫州与公同里居既仕同朝相好甚密徵明以契家子早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以晚進廁跡賓階竊念先君既歿老成彫謝殆盡而公獨為鄉邦之重每一瞻對未嘗不興前輩典刑之嘆烏乎

而今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之孫遺將乞銘于當代名筆且將列之史官屬為事狀徵明自顧蕪劣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矚庶幾不誣云尔謹狀

小劉纓尚書墓在羊腸嶺下

○○大明故光祿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贈太傅謚文
○○恪王公墓志銘
○資善大夫南京礼部尚書予告前戶部左侍郎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無錫邵宝撰○承直
○郎前應天府通判門生長洲祝允明書○胡宗纘篆

此乃正文直頂
抬寫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少傅王公卒于吳城里第于是公致仕歸十五年矣先是｜上即位遣行人即其家｜存問敕有全德盛名海内推重之語公上謝疏進講學勤政二篇｜上嘉納焉官一子為中書舍人越三年又遣有司存問｜恩礼隆重時方仰之至是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賜賻米及布｜命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恪仍｜命工部治葬事比葬其子延喆等以其長女婿徐侍讀子容狀屬銘于宝、以公国元老銘宜館閣大筆且公鄉郡固有作者奚宜至于寶我延喆曰先公遺命也先公知公深矣宝乃

不敢辭公諱鏊字濟之姓王氏別號守溪晚更拙叟學者稱震澤先生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家吳之洞庭山曽祖伯英祖惟道考朝用光化知縣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曽祖妣陸氏祖妣葉氏妣葉氏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年十六隨父在国學始課舉業落筆過人有傳其論策于文莊葉公、大奇之曰此子他日忠肅予忠肅篮山公謚也公与同姓且嫌名故稱之于是声名動京師有屈年与行引為友如奚元啟者居二年歸游吳庠凡考必居首陳提學天台先生尤以天下士期之甲午試應天第一主司謂安得東坡復出至全録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第一｜廷對策入衆擬第一執政有忌其言直而抑之者誘曰文太長難讀也冢宰尹公讀之遂寘第一甲第三初授翰林編修九載陞侍講｜孝宗初開經筵充展書官｜憲宗寔録成陞右諭德用徐文靖公薦為侍講學士尋進日講以宮寮選兼左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吏部侍郎丁外艱去終喪復任｜命兼國史副揔裁繼命以其官兼翰林學士入閣典机務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國史揔裁同知經筵事再進今官勲柱國階光祿大夫致

仕公在翰林益肆力于學閉門讀書避遠权勢如恐不及士子請業者遠近踵至惟中貴弟姪皆絕之在經筵雅志啓沃每講至天理人欲之際及君子小人之用舍必詳必懇｜上方春出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無逸至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反覆規諫｜上悚聽為之罷遊仍傳飭内侍廣今日講官意指尒、好為之云、東宫将出閣司馬鈞陽馬公疏請選正人以端国本｜詔會議至公名同声曰此真其人遂以為首吏部闕侍郎侍郎諱公挕部事以公与壽寧故有連既貴而能遠之其正可敬也首薦而用之在吏

部抑躁競恬清簡得体北虜入寇上籌边八事議論激切侵权倖始雖尼之後多施用大學士餘姚謝公以災異求退舉公与吳文定自代時論称允｜武宗諒陰時公協韓司徒将帥諸文武大臣伏｜闕請誅内侍導荒遊者永成等八人以除乱本疏首當屬家宰焦公焦辯乃屬韓疏入｜上大驚怒欲庇八人内閣持不可俄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司礼荣乃曰｜上言卿等所言罷宴樂勤政事皆當從之惟八人者不可去公曰八人不去乱本何由而除天下何由而治且今日之舉

果何為乎侃侃不屈韓亦危言継之荣等語塞為慰言而罷国論倚以為重既而八人者乞憐于｜上歸咎岳一人斥之南京尋用八人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礼而内閣劉謝二公皆去｜詔補其缺衆推焦公及公公雖以前言見忌然重違公議遂俱入閣時李文正公尚辭疾不出焦公每事推公｜上見公班尚書後因進公户部尚書文淵閣大斈士公以資淺辭不許未幾｜賜蟒衣玉帶公閣尚宝崔璿郎中張瑋副使姚祥以傲旨被枷瀕死亟言于瑾曰士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亦何顏而復立于此由是

三人者皆得釋韓公雖逐瑾銜未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公言韓清德粹行海内所知今無故加罪恐不能服人不聽會廷中得匿名書斥瑾罪恶瑾意稍戢韓得紓焉亦以公前言故先是應詔舉經明行修六七輩有餘姚人者瑾欲因是逮謝公并及刘公公与文正公力救乃已司馬華容劉公被逮将坐以激变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不卒叛何变之激刘得減死或言都憲石淙楊公在陝西築墻太劳費瑾信之屢以為言公曰今安得文學政事作人有功如楊某者為國修邊奈何罪之廢后吳氏之喪将秘不發公

不可瑾曰何以成服公曰雖然葬不可茍也景泰汪妃薨于帝時疑其礼曰妃廢不以罪當追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中外权悉歸瑾公初闇誠与之言闇亦見聽及焦事媮阿議乃不合瑾益狂悖横厲禍流搢紳公救之不能得慼然見顏面瑾望見之曰王先生居高位何乃尔耶公再疏求去甚情而懇或以公咈瑾意虞有奇禍公曰吾自省無咎何畏彼札瑾使還者詗公以公絕贄幣報瑾笑曰過矣于是公疏至三　上許焉賜璽書乘傳以歸歲夫月米具給當時以為異數云公立朝三十餘年廉正守道恒

如一日史館諤、有所可否不少徇搃裁意經筵之進以不及執攺門故遲之然公望重終不能抑也主考南畿知有典法不知权勢絶閑節義震撼隱然爲吾党重先後會試再爲同考主考尤称公嚴能得人教諸庶吉士不惟其業亦惟身率以道称能成人論者擬諸泰山喬嶽盖坐鎮之功大矣而東山之望晚繫天下尤重惇叙慎修持身持家表裏周浹讀書著文樂以忘老雖士夫雅博清玩一不屑意人莫敢干以私者公稟少怯臨事接物或不能無動于心偶讀程子明理治懼克己治怒二言箴以警焉及涵養既

久進講奏對從容詳雅得告君之体觀公之成者未嘗不三嘆于斯其爲文先愛三蘇才思川涌援筆如不能止既自超蜕力追古作自昌黎上遡秦漢駸、乎幾矣論起衰者歸之嘗言吾文得法于孟子君子曰信雄而辨兇而雅晚精理學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玉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晋唐筆意所著有震澤集震澤篇震澤長語紀聞各若干卷公卒時距其生景泰七年八月十七日壽七十五配吳氏繼張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男四長即延喆中書舍人次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庠生次

延昭女五長歸侍讀子容名縉次歸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次歸庠生邵銮俱先卒次歸中書舍人靳懋仁其季受庠生嚴濡聘孫男三女二墓在東洞庭梁家山之原葬之日爲明年乙酉正月一日庚申銘曰

明至中葉道与時升君子觀国人爲是儆我求其人憲孝之書偉哉王公植我元氣公有忠義文章以宣成化制策弘治經筵在正德初少宰入轉彼究濟奸公心獨苦先是伏　闕偕二三臣請劍未許徇国以身公如砥柱百撼靡動平生二箴況也自誦豈無加秩少傅尚書爽裕未足伊任其餘時方倚公、去則

函貪曰貞哉亦有殊錫公在廟堂昂寔棟隆公在山林斗揭岳崇公既老矣猶望其起公既壽矣而視未已震澤萬頃莫鑿千尋英靈還止山高水深

王鏊相國墓在東洞庭梁家山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一

吴都文粹續集巻第四十二

長洲錢　穀叔寶編

墳墓

◎○大明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祝公

○○墓志銘　　李應禎

國家文治百餘年士大夫進而建功業于　朝廷足以震耀當時顯著後世其退而田里亦足以咏歌

聖化表儀後學以予所見鄉郡先輩尚多其人二十年来凋落殆尽幸而有侗軒祝公在今復已矣惜哉公諱顥字惟清始以進士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即取

天下事入思慮所建白先大体而畧細故嘗被　旨巡察在京寺観毀諸無賜額者有青龍寺甚壯麗主僧称受密旨所建不聽奏毀之駙馬都尉石璟持節封荆王妃命公為副居母喪　詔奪情起復不行服闋復前職尋陞山西布政司左叅議時督粮儲時經胡冦大擾公私無積而盗賊嘯聚人相食公晝夜規畫民困以紓暨考滿倉廪有數年之備　賜誥命進階朝議大夫賛治少尹陞本司右叅政公在晉久諳其俗故治民養士興礼舉義益究厥施初曲陽臨汾二學聖賢像設犹襲胡制公即更正之具文釋奠以謝不虔洪銅縣有臯陶墓ゝ旁有祠且隘敝其地里傳舍一称以神號無所諱乃命封植其墓重建祠屋扁曰有虞士師之廟凡觸神諱者一切禁止之澤州舊有祠祀明道先生公為新之以伊川先生及元陵川先生郝經配又作二賢祠于聞喜縣李祀唐裴晉公度宋趙忠簡公鼎其于學校尤諄ゝ然常舉教人興治人不同貴在随材成就若強其所難能適以害之故分別具有科等又以師儒俸入微薄鮮不規求非分致玷名教加激厲焉晉地邊胡故所在畜蜀橋鄉寧蒲縣介居深山中遠水無為得草其所輸與諸

大縣等而平陽乃露積久朽腐莫校遂移咨戸部止二縣之役他所須使于平陽運之人以為便公于刑罰明慎而矜恤之意藹然汾州妖人作乱公聞変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之至則賊就擒凡十六人而扳援者逮千餘人三司皆以逆党故莫敢出公曰千人同謀何不待聚而遽發邪吾等既不辯奸于平時又乗乱殺善良重得罪矣奏釋之嘗監决啍縣囚七人二人臨刑獨嗟嘆公急止之因曰吾罪不當死向来官人悪對因徒醜穢動加搒掠求死不可得焉求辯今公仁人也反復加問所以感恩衘寬而發

此嘆也公語御史須更審不從公曰　朝廷所以命某監决者豈以左右忌聽命者邪正欲参伍斟酌不至刑濫耳今聞其寃而不之省是二人之首斷于吾二人之手矣為吏當如是邪卒辯出之公吏學甚精律令條例各有據依疑獄滯囚立能剖决按行州縣于長吏獨加之意廉其才具勤慎者異其礼貌以愧其餘道路車馬之間遇田夫野老必駐旌訪問亹〻不倦人皆謂公之為治文而知体者如此公再一報政而年且逾六十矣遂謝其事以歸于是時吴中士林宿學與夫宦遊而休者累數十輩暇則尋山問水擇勝而遊公于其間廣顙修髯眉宇精采而又善于言論出經入傳指事摘寔貫患（串）抑揚聞者聳聽閒或發為嘲笑緣文反意動成雅謔其文章以綺麗自憙詩亦典贍有思致字愛作行草遠近求者一皆應之無倦容蓋其風流文雅最為人所慕愛而与人言則皆孝弟忠信檢身擇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費聰明強健老而不衰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卒臨終語其孫曰死生之理吾自了然尓等毋得過哀喪葬之具勿事虛文可為孝矣享年七十有九公之先雲間人有秀岩者元海道都漕運萬戶

府經歷平江路揔管占籍長洲揔管以下四世皆不仕曰九男曰子潜曰景章曰煥文公之高曾祖考也煥文贈朝請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叅議母王氏贈恭人配錢氏封恭人蘇學教授孟書之弟之子初孟書奇公之妻錢氏無後卒主其祀子男一人曰獻先五月而卒女三人長適劉漆次鴻臚寺序班湯瑄次趙淳孫曰、光明郡庠生員女二曾孫男女各一光明将以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奉公葬于吴縣之横山原禎為之銘應禎晚進且不文念嘗辱公教頗知公進退履歷之槩遂不敢辭公嘗自言吾平生不妄笞殺一人迹公所行知公所存孚矣宜其享有福壽功名始終豈獨其文雅可尚而已哉銘曰　粤惟祝宗受氏以官閥括信歙為族寔繁長洲之祝肇迹松江揔管而下乃發乎公〻奮高科欲、厥声遂登侍從給事内庭允惟出納戢思贊襄金冊玉節使命有光
帝心簡注踐兹方岳不　不驕執事愈恪民有飢饉待公食之民有重役待公　蘇之妖人作亂玉石不分公出一言卒免于焚爇德不回當事必競垂死之囚為之請命曰礼曰義風化攸關彼俗不知視如等閑祠祀惶、矜佩鏘、弦歌洋、公教不忘公雖未耄

公則知止曰予歸哉吳門之里老成曰嘻吾今得朋婿李小子考德是憑公氣軒、公論言、邦之耆俊孰居公前壽則、孔高福亦多有、儼然告終何德之享活千人者古謂必興尚數遺休大啟厥承

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先生墓志銘

陸粲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于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蘇遂為蘇人祖顥　皇明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

父瓛娶大學士武功伯徐公女寔先生所自出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擩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群籍自天官地理釋老方伎稗官襍家皆通其說擬其英華舒發為文崇深詎麗橫縱開合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談笑雜還搖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声大譟歲壬子舉于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果然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礼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于機祥先生示之礼簡進秀異親為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欲為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一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孫女三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游心玄間賓客過從屨滿戶外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弆為

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名所善客与劇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与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于文雖声寔宏振猶非其志也所著祝子通祝子襍罪知蚕衣浮物野記語恠蘇材小纂興寧志江海殲渠記合詩文集為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于天地準由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孝之際始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

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白龍変不羈大观道遥廓然離俗矣語所謂游方之外者非邪先生殁以嘉靖丙戌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横山丹霞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繫為之銘

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作之其卒散剢孰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揣為混鍠舉世振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横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千百年尚靡有也

祝顥叅政其孫允明墓俱在横山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墓志銘　文林

弘治癸丑七月九日南京太僕寺少卿長洲李公卒明年甲寅十月六日辛酉葬吴縣薦福山九龍塢之原初公之卒林以太安人病劇弗得往哭与襚既閲月始与友人沈啓南史明古經紀其家事僉謂公平生學問在文章而立朝大節則有奏疏宜輯而傳之檢其書笥不得及訪之故舊家又不得盖公在官雖多所建白而章疏之傳録于人者悉已取而焚之而所為詩若文亦不存稿曰亦何足傳也烏乎公之所存豈後生末季所能測哉先是嘗托少宰吴公原博為墓碑比葬猶未至公弟應祥自南京来會葬謂葬不可無銘衆以屬林遂不敢辞按公諱應禎字貞伯一名甡其先汴人建炎南渡寓居蘇之長洲遂家焉曾祖仲仁祖士文永樂中士文以名醫薦入太醫院故又居南京考啓明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員外郎母賀氏贈宜人公以宣德辛丑八月二十一日与應祥同生于南京自少警朗攻舉子業即迥出輩流景泰癸酉以儒士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礼部會試中一牓不就卒業太學文名日盛時中貴人牛玉用事士爭出門下玉雅聞公欲延致之一日詣太學斥姓名索公〻避不與見成化乙酉拜中書舍人故事賜百官燕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上頃歳礼部大臣輙易其次公抗草斥其非至再語侵大臣大臣竟持其議既而不樂与同舍之倖進者俱上章乞補教官不許尋　召直文華殿時荆襄流民定居既久言者欲逐之公上言宜就撫其衆逐之非便　朝廷是其言　命有司縣其地壬辰　詔寫浮屠書公辞非臣職上幸極論其非是忤　旨廷杖之幾死久之罷殿直癸巳乞歸省祭始居長洲越四年戊戌陞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任丁繼母陳氏憂服闋改本部車駕司檄督造江廣湖湘馬快舡丙午進職方郎

中弘治戊申改南京尚寶司卿辛亥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在太僕甫兩月以賀　萬壽聖節詣　闕下遂力陳致仕還長洲二年卒年六十有三　朝廷遣官諭祭有李優才略性直行方之語郡守洛陽史公鑑特為營葬事公配王氏教諭貫之女翰林學士景章之孫女封宜人子男二系早卒紹貳室顧氏顧氏出才五歲聘袁氏女二長適舉人祝允明次適舉人張廷瓛公為人整、精悍辭旨峻重性峻介遇少不平輙抗無所諱避群坐中發一語怗、無有譁者与人交任真而有情家貧恒赴人之急給事中方向忤权

倅謫官黨居以往相領莫敢售公奮然貸而市之弟應房早卒恒分月所俸育其二孤于其外家事王公之非其人而下交卑賤不求備才与行未顯為廷譽奬拔不少後然接見甚嚴嘗曰前輩自有規度若自降以崇虛讓豈所以教後李邢公故世家早得接老先達緒餘尤好尋核故寔故記憶該博當世罕及為文簡嚴而則詩亦沉着皆不輕以畀人有所叙述亦未始少有假借其書多所師法而自成家小楷健勁絕無姿媚氣習行艸獨步一時而篆籀之妙尤為得古人筆意造次作簡牘皆可傳精識古書画購揭名賢画像及金石書刻不厭勤劇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死之日惟書數千卷而已若修輯蘇州志若干卷藏于家烏乎公以用世之才而仕不究其用年不副其德惜我林少公十餘歲往來相知逾二十年晚復同官太僕公致政歸林以病告同舟南下由三茅歷張公洞相從甚樂方恃公居吳可以時請益也不謂遂尔、謝去遺孤羸然遠近予者莫不咨嗟流涕少傅宜興徐公自京師遺賻尤厚卹其家而大夫士之稔公者視殮及葬恋、不忍棄置烏乎豈公有勢与力致之我銘曰

于公之德直惟自持侃、廷論不怵

于戚公之文章亦如其行或嚴其辞惟許之慎内録
皇言出署郎曹表長今節以莫不優太僕稍迁在公
晚歲回翔惟順復不離退挺然偉人言貌惟宜少也
師古老而弥堅孰不自見公臧其跡匪事之迂其見
之特固之今人鄉邦之師誰不云亡公餘吾思

李應禎太僕之墓在鷹福山九龍塢

劉完菴墓志銘

祝　顥

烏乎人情莫悲于生別而老尤甚古有是言也蓋暮景之人悲感易集于其親知生別且然而况与之永訣者乎則吾于完菴之歿何如其情也頎嘗有詩哭

之矣幽堂之石尚忍銘諸然念其諸孤懇〻辭弗獲
已乃從錢君允言所述事狀書之公諱珏字廷美姓
劉氏高祖山甫曾祖彥英以上家蘇之常熟梅林至
其祖希仲號南溪者婿于長洲王氏始占籍為長洲
人南溪生啟東號梅庄弘毅有謀善繼述闢產廣業
延師教子家日裕而声日起遂長鄉賦為邑望族公
之父也母吳氏大行人文華之妹有賢德公自幼秀
穎出群天性孝友父疾晝夜侍左右湯液之奉浣滌
之事皆親之母患痘吮之良愈女兄嫁周氏寡孤無
依即養于家買田宅居之復為建白旌其門處弟壁

尤篤恩義宣德中郡守況伯律辟名家子為從事召
之公曰古者儒吏一途無藏否人抱全材隨其任使
奚其捧今業詩書游庠校者為儒執刀筆居公署者
為吏所入一殊而相去倍蓰吾寧屑就扎乃自上書
乞從儒守嘉其志許之遂入邑庠既畧故習一意于
學甫三歲以範經中鄉試升太學景泰三年除刑部
浙江清吏司主事公以刑獄重任盟心自矢以父祖
取號之義扁其居曰清白凡夤緣請謁一切謝之甫
田丞其督運赴都侵漁不訾事覺就逮當公執訊丞
以黃金二百兩託公所親朝士賂之公斥去置丞于

法居憂時隣邑無錫令某受賕繫獄知公与當道好
密遣人齎白金五百兩求解公曰若欲雪主已而浼
我邪不亟去當執之于官其操行之潔大率如此而
周人之急成人之美則不少靳故凡平生所知後進
名士有處困約而莫能自振者公皆極力拯之百方
周旋務欲其成立因之以躋顯庸者有之其人德与
不德于公則未嘗少有德色置之齒頰間君子以是
長厚稱焉初　朝廷敘公年勞賜敕褒嘉授散官承
德郎推封其父如其官母為太安人妻安人鄉里榮
之天順間公起服至　京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奉

敕提督屯田所至振風紀革奸弊辟衛敬惸軍民畏
愛之然公雖惓惓戢務而雅志不忘丘壑因奏　表
入　朝上疏辭任既得請單車南還送者數千歸理
舊業以營燕休之所于後圃肇石為山引流種樹築
亭其上號小洞庭日与賓客故人相羊其中酒酣賦
詩落筆如雨而尤工于画頗自矜惜得其手蹟者皆
為宝玩武功伯徐元玉才高當世少可其意者獨稱
與公贈之詩曰劉郎詩高画亦高當代不獨稱詩豪
其見重若此郡邑大夫已下咸致礼之歲行鄉飲則
先書敦請必欲得公与席而詩壇文社搢紳逢掖亦

推讓之方期儀刑鄉邦而遽焉告逝成化壬辰二月初八日也距其生永樂庚寅正月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三配高氏子男三正直高所出中貳室碩出皆娶名族孫男七傳博保侃仲似餘未名孫女十一曾孫男二養女適戴淮卜今歲癸巳十二月初四日庚申葬公金鵝鄉紫字圩之原祔先兆也予与公前後登朝而聯官藩臬晚歸鄉里情好益篤其第去東郭一舍許每入城必過予哄談觴酌留連移時不忍舍去一日謂予曰吾始慕名節乃以節齋自號今欲以完菴易之何如予詰之公曰天完形于上地完質于下

而人受父天母地完而生之宜完而歸之其不然者自斲喪耳吾無似幼而斈壯而行老而歸身名事業庶幾完全而無虧如玉反璞以全其真完而稱之不亦可乎予以其言有見蓋晚年益進高遠未易量也今而已矣悲夫銘曰

嗚乎完菴素尚名節行高四知藝精三絕鍾呂弗居泉石是娛衆方馳驅已獨舒徐完璧收光韞櫝而藏我銘孔彰其亡不亡

劉珏僉事墓在金鵝鄉紫字圩之原

感樓賀君墓表

李東陽

姑蘇名勝地代不乏人仕而顯有勳績者不俟論一時遺逸若東原杜君用嘉醒菴陳君孟賢味芝陳君永之感樓賀君美之輩予不能悉也數君者相繼淪沒賀君差少沒亦獨後予聞其人于吳春坊原博陳大理汝玉劉侍御与清黃進士日升君配王氏之葬嘗致書請予銘及君病其子懋肇復用治命遣人上京師徵銘原博而以墓表屬予々雖不預識君而君之屬我厚如此予亦不能負也君真確不浮善剖析事理尤精計慮每臧否古今人物皆有分別儀貌修古衣冠整潔恥与世俗士相涵為文疏達簡質不事鈎棘往々為騷人墨客所稱與郡大夫有所纂述亦

礼致之鄉黨後進執經請業者甚衆嘗為無錫縣所薦以非本郡不應例而歸家貧初不免凍餒每有所入節不妄費中寖裕久乃益饒屋宇田壤具有成緒傭人佃夫各効厥職然跡其所為計銖兩明當未嘗羸取過致雖出納酬酢不廢觴詠蓋于此有餘力焉子思以易斈舉南畿鄉試第一已有名益教之不厭未嘗挾以夸人家既盛大訓子孫每奉貧賤時事或以故物示之曰今已陪此毋忘也然拯窮赴急義所在則亟為之有弟庸遇之殊厚教其二子意愈君已出又有族人在湖南亦取而鞠之其他所為悉稱是

烏乎自薦夲法行有司每歲爲條格以杜私倖蓋于勢有不得不然也有如君者顧以例格之不得一命以致法固使然邪予方有感于斯因叙君事俾表于其鄉与諸君並傳焉君諱甫昊之其字始號恥軒後更號感樓人称爲感樓先生其先自蜀徙蘇之吳縣大父大理評事諱賢嘗爲江陰訓導僑居江陰考諱宗振娶薛氏及君壯始還吳遂定業云子四慈恩息應々早世女一適沈堂孫五牧收放改教孫女及曾孫各一君生于永樂乙未二月二十一日葬吳縣先墓其地曰胥臺鄉黃山之原以王氏祔君遺使時

病已劇尚未屬纊故處其卒葬屬慈補書之其卒以弘治庚戌十二月十一日葬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壽七十有六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官兼修國史長沙李東陽撰并篆額奉議大夫大理寺丞同郡陳璚書　其墓志乃吳寬撰

解元賀君墓志銘　吳寬

始君自吳中来就試京師其狀貌巍然望之可驚予掃一室使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爲書報其兄慈冀得一見也不一月疾馳四千里而来則君已死矣且死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可執筆爲吾書所以告吾父者予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顧其子放姪收曰其善藏之頃之僴然而逝烏乎惜哉君諱恩字其榮姓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吳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振父昊之皆儒業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爲童子時用其父教力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爲之說下筆平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試礼部以病不果後凡三試輒屈然其業益精名益完嘗入太學祭酒司業期待者甚至与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爲不可及家居學者爭集其門終日懇々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

凡君于人遂以易師称吳中人爲喜辯說是非無所徇于人人以其中無他也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称者多矣君初以兄之子放爲子後得子曰改女一人皆幼其娶吳氏也生于正統己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十月三日年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還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先塋予因与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也然彼徒有之

者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乎此邪得乎爵位邪況彼亦終死而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尔為之銘曰　杞美玉兮来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劳苦倏舍予兮誰即形骸〻兮䰟茫〻藐〻稚兮在吾側堂秉凨而反旆恋吴山以為宅嗟死者之紛〻奚名譽之籍〻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嘗聞君維安此兮無怨見臨絕之云〻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乖顏予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斯壙兮尚永閟乎千載

賀甫感樓及其子解元思墓在黄山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吴寛

先生姓陳氏其先来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塩常平幹辦公事始留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絶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傾字永之少孤鞠于継母而孝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荆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武陽先生精于経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〻講説及為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郷試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為多在武陽時廵按御史會両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為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遷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衰年近五十五即懇請致仕両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送之而諸

生留之不得尤以為恨盖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為人外若和易中寔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肯為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為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弃不取初至荆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官一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為公污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賻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孚又如此性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于信義久而不變其為文章平寔温雅詩亦清切無

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録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别號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匠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夢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顒所撰行寔請予表墓予獲交于先生聞先生之殁方悼惜無已豈欲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言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于表而後著將以是為廉甫復

然念予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碩訓導墓在高景山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志銘

吳寬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為礼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于條教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蓋更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咸欲誣其以公錢入己者且及公、置之殊不以為意事遂 上聞 詔大臣樸治邢公對簿力辨公嘆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掉口舌予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皆坐除名于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冤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 朝廷一旦辱二

大臣去之如反手又為國体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夫人錢氏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寔九年二月壬申也公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曽大父賓避地長洲之周庄冒氏陳大父諱其父諱瀾贈翰林編修公生方幼稚編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為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質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為文章輙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篚而歸晝夜

誦習卒弃其斈而歸于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礼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為李文忠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还充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礼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選充　東宮講官六年主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　英宗實録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奉　詔教翰林院庶吉士未幾國子之命

下矣公為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為之称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羅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歿戍所久矣聞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于官既而得　旨賜歸葬其父于鄉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為雖公事太孺人孝而尽礼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食肉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　朝廷方修實録嚴有　詔起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声色之好、止藏書并古書画器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板刻其投贈諸詩行于国中其為文才贍而氣完所著號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至臨摸古人真跡殆不可辨配錢氏封孺人賢而有內助功公無子　弟之子溙先卒三女長適湯璧次適范輪次許適丘某而夭孫男一人曰柢公之葬蘇守鄱陽丘侯時雍寔經紀之而墓銘碩未之刻寬則有罪焉蓋寬少遊于公之門不　不肖每与進之今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独無一言以下慰于九泉乎為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

狀自我得之或以人喪我力可為人不可知終焉而目求無靦而公則其人進退自適公議未忘則我籍籍此寃可置彼惜孔多歸全一丘其如公何

陳鑑祭酒墓在伏龍山

王葦菴處士墓表

吳寬

長洲之野有隱居讀書曰王葦菴處士其諱錡字元禹葦菴其自號也家世力農吳人因其所居称荻扁王氏處士自少軒然出群從中長益好斈自經傳百氏務偏覽尤熟于史凡先代是非特善記憶而已考其得失善惡以求其興衰之故自謂不易其言對客

談辨輙齵忤人惟其性剛直以為言衝于口不能茹雖致人怒亦不暇恤平生有所見聞既筆之不預忌諱號寓圃雜記盖處士好從先生長者游又婦翁為刘草窓草窓一代詩人也居京師博李多識故處士得其議論尤多宅臨湖　弥望皆田園而堂宇靜深閒以嘉樹窅如也性不飲酒客至必款曲時出譴語以為樂或放扁舟出沒烟汀渚月間往、賦詩寄興一日詣毘陵訪親友頓上錫麓入荊溪遇山水佳處輙盤桓逾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用賴母滕氏守節以教滕氏因

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日去左右其孝足称也友其弟鉦、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故居蕩然卒尽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之力也弘治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日其二子涑汶遣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編同至予少識王氏昆仲後皆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弟陳留令抑夫歸然存耳涑復与予從子奕相好因以此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為人豈待此一編而後知耶噫望蘇臺之白雲瞻茂苑之喬木故家舊俗犹有存者獨清逸之士所謂歸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為慨然傷嘆書此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尔

王錡處士墓未詳

宿田翁生壙志

吳寬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旦即病不起何如盡預備所以藏吾身者于是治棺、成又曰盡預備所以藏吾棺者于是治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志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予則以書來京師請于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為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賴先母張

孺人撫育之如己生而叔父府君更携之稍長則為擇配以家世業醫也命從、兄梅窓先生李早夜肆習亦既勤矣盖吾之于醫雖不能過人然治病未嘗不尽吾心或不可治雖有厚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稟介直与世多忤故兩以医薦皆沮于人且愚不逆詐至于囊橐枵然此皆區、置之不足道也独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于有司蒙恩旌表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田必立條約以示后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山水与名人勝士杯酒

咏嘯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囊堂侍外舅張御醫先生于京師先生高于醫者得尽傳其秘為者薦授崇王府良醫而吾晚年卒賴其禄養比又為吾入粟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孝不忍違也吾娶張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鑾次鎏次鏊、庶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者隘始卜葬雅宜山鳳字號而虚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地也吾平生大畧如此惟托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幸甚于與翁别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事侃、無所畏忌及漸老癯然一醫叟謹厚靜默可親今得其書其言真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誇詡而考其行無一副者豈不賢甚矣哉于是志之韓之先出安陽為宋魏国忠獻王之裔世有顯者至　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于醫傳其子曰公望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並以醫事　大宋文皇帝最見寵遇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尚廣娶喻氏生翁而為伯濟後伯尚寔教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別號也以永樂辛丑十月九日生壙成于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志

韓襄宿田墓未詳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

吳寬

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原已院判卒于南京後二十日訃至士大夫凡識原已者咨嗟之声相屬至有垂涕者其不識者問知原已為人亦曰是宜悼惜者之多也當其病甚亟欲歸吳中一見父老竟不及行而卒于是其友李貞伯為治殯具後五日子壻陳鍵扶柩至家又七月將葬于吳縣沙涇村以宜有文表其墓也陳玉汝則請于予烏乎予与原已有交親之好非淺其文豈待請邪第有不忍為者然度原已望我者在此乃卒書之原已初名經更名京後又更名庚號菊田幼即穎異從塾師學書落筆有法而詩則得于舅氏閻丘賓用之教為多迨長益好斈每夜五鼓輒起誦習居諸生中如無能人及見其述作知其所蓄充然也家本業醫不欲以醫名然醫亦無所不通又閭巷之士爭為舉子業多取科第頎獨向古斈殊無羨慕意蓋將隱居養親以終其身知其才者則謂原已當自見于世無可泯焉一日太醫院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已名非所望也時太守丘公方請修郡志原已始亡入斈就弟子列冀免不可得被廹

遣上京人知其為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禁中典御藥及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益老無兄弟侍養戀思無已遣南京欽掌院事者衆推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壞醫徒散逸空廨數間而已原已慨然欲復舊規修葺一新藥餌畢具初其下習為縱弛多怨言既久見其無私始皆嘆服無敢弗執役者原已為人慎密清雅狀貌癯然視之如懦夫中寔剛介不隨其擢居南京官亦美矣一旦意有不樂即欲引去人力勸之而止之平生動作不苟雖簡札細事未嘗草率性喜為詩與知己者酒間賦

咏終久不倦其摘抉古事叙述人情平寔深秀語多絶俗每為詞林諸公称賞其自處歉然不以為能也然与之交者則慕其賢非但以詩況醫乎哉其醫既為餘事至視人疾用藥必謹不取其効故獲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為能周之先鄢陵人也從宋南迁有為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為吳人自宋歷元代為醫官高祖曰緒周　國初光澤縣李訓導曾祖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昺尤深于医父南承其業而名益著以原已貴封院判母閻丘氏封安人原已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寺丞顧本女封贈並安人一女陳出壻即陳鍵其卒也年甫四十七烏乎世未有不死者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蓋非特以不壽以無子嗣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夭或無子若其父母皆老而哀相視煢煢則生者既無托然後知死者之可悲也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于人而致人爭惜之其名彰彰于世身殁而若存家斷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蓋繫乎天者無如之何亦惟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知原已墓于是者尚相与護其墓也哉

周庚院判墓

福建提刑按察司陳公墓表　吳寬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南乃獨為　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蓋聖學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于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于道者鮮矣今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于此或未得于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于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然而所謂學

尤貴乎知要知要則事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寔跡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須于　視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謂道義之可遵孰謂嗜欲之可節孰謂忠賢之可親孰謂奸邪之可遠孰謂民利之可興孰謂民害之可革古今君何而治君何而亂政事君何而得君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于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于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嗜

欲邪佞有所指[illegible]疑焉他日以問侍臣皆叩首為婉辭以對且謂祚緣于忠愛所發無他也　上意稍解先是有　旨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吴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幼即不群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　詔修大典以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叅議為政持大体惠愛在民嘗与按察司交章言事論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其

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為講說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多可用　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遭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權貴為之斂跡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岳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卹民隱福州屬縣民若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止民大称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功役者受瓜洲人賂不

深疏浚所致　上雖曲宥其人而在　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廵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言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戶部侍郎吴璽奏奔主事吴悅悅有過法不得擧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恨附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嘆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尔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亂变成法罪大理官依阿宜并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　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断當以狗私深文

為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烏分巡興化漳泉等郡々舊多神祠為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与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民不知勞衆為紀功于石久之冦起沙尤諸郡騷然時公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且習閩事强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早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蓋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因數請致仕時同官以冦起皆貶斥去公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公去而亦為榮之公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為事蓋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于吳山桃花隖之原配夫人王氏子男一曰寧欽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次適太常少卿凌信孫男三曰懷曰悅曰怡悅郡庠生女一適曹鎬曾孫男三女二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過賢能吏輙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両值鄉試如湘陰魯文莆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于世若其他事

死之孝治家之礼臨財之義為李之勤蓋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　固有志家有傳墓銘可以考見寬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事行之大畧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烏乎公乎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發与唐刘去華等而攷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蓋方脫均州之謫士之厭窮阨者莫不縮首卷舌退藏于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奬以取兇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于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　蒲府之疏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劃切上于一落第不耦公言君少緩其禍則大至其對之而氣愈壯權之而節靡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使倖而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郡人吳寬撰

○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陳君墓志銘

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學訓長洲陳頎撰

君諱曰寧字曰以道氏曰陳蘇之吳縣人也父曰祚仕受福建按察司僉事母曰王氏僉事公初由進士拜河南布政司參議君生于任所公以事落職謫居

均州太和山十年君從公口授孝經論語即能記誦不忘　宣宗即位起公為監察御史上疏請即經筵講明大學衍義用裨治道忤　上意拘繫獄詔併籍其家君在獄四年備嘗辛苦　英宗繼統復公官釋其家屬君始得從師授易經習舉子業、成屢試鄉闈不第景泰初應經明行修之　詔授徽州歙縣儒學訓導歲丙子丁外艱天順庚辰改任真定武邑縣學未幾丁内艱甲申改順天之昌平成化己丑秩滿陞　唐府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在任六年、六十以致仕請　賜告歸、四年以疾卒、之明年葬于丽

卷四十二　三三

吳縣之桃花塢僉事公墓次永樂丙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君生卒以成化己亥九月四日葬則庚子三月十六日也妻曰徐氏子男三曰懷曰悅國子生有祖父風曰怡女素清適舉人曹鎬孫男三冠炯晃女二君長身脩髯動止莊重雖燕間獨處亦欽、自持群居則議論侃、可否是非無所阿比戲謔之語不一出諸口淫哇褻嫚之音妖媚艷冶之色不接其耳目以誠思自號晚益安于素履故又號曰靖菴君李熟易詩所為詩文必以理勝不尚藻靡歷任三學教人有師法多所造就其為官臣尽心啟廸至于彝倫理

崇節儉尤極懇切　王深感歎而嘉納之君之將還留之不可得既還猶遣使存問于家君孝于二親居喪哀戚踰礼處群從兄弟極友愛嘗曰昔同患難今何敢忘臨終猶以為言其所存可見矣治家重礼法一遵僉事所定而奉行惟謹故其内自閨門以達于鄉党邦國無不感動焉人以僉事有後信哉將葬懷等以其門生王浩所為狀乞銘予知君者跡其平生与狀有合遂次第其行己而系之以銘、曰　憲臺之節桂而弗折名奚可臧　王門著述不世其職而世其真辟雍復起將復其始悅乎其琰

卷四十二　三四

故僉事陳公修墓記

楊循吉

皇上龍飛弘治之元年覃恩海内凡古今名臣歿而有聞者　詔悉修治其墓于是吾鄉故福建僉事致仕陳公卒葬于吳山之下且三十年其孫太學生悅以其平生履歷白諸有司應詔如例衆言僉同且稽之　大明一統志而公忠義事具在列事遂施行其二年三月墓成孤賢既逝塋寢再光　明天子之賜及于幽淪若是其大也公永樂中以進士拜河南叅議流謫十載復起為御史有直声累以言事被罪瀕死卒不變逮事四朝皆得蹇、匪躬之道孔子之所

謂剛者公為得之夫旌賢表忠王者所以率天下之大政也公持官清苦葬之日掩穴而已遺孤奉家法守寒潛業無所增歲時上冢洒飯坏土取不缺為孝安暇致力于幽堂之飾耶故有狐狸荆棘穿鞠而不免使人過而涕之曰忠廉吏身後所得若此則孰肯相率而為善也仰惟　皇上始登大寶即下　明詔及茲事公得首先蒙被賁于泉壤豈惟子孫之榮將服官之士莫不踴躍思報惟恐不及焉悅感　上恩德不能忘因請刻石墓道誇示來世敢拜手而為之書云

陳祚僉事及其子寧教授墓在桃花隝弘治中詔修其墓事具楊循吉修墓記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墓志銘　王鏊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卒十月四日辛酉葬吳山之上金原壽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与民爭水利積數十年無敢決公曰吾請決之尽以其地歸之民李嗛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時李為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耶即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鬻書自給有司援天順　詔例歲給米五石日与學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于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大父諱某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辯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自誣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于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其夜遣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為曹白晝摽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首辜遇之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尽清戎御史大熵酷虐蔓引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寘御史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胥擊之而為歌謠以頌公、所至興學獎士見章素有文行折節下之負权勢者視之如無覓以是罷娶吳氏繼邢氏子男年始十二女適烏程縣學生嚴統銘曰）

噫嘻泠巷唯義之躭惠文吝、孔允且直官詆名根執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烏乎逝矣傷如之何

陳琦副使墓在吳山上金原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

志銘

王鏊

弘治乙丑冬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致仕歸吳明年正德元年九月十日卒于家又明年其子鐩來京。因請予誌其墓烏乎往年吳文定公不祿今茲公又逝平生交遊存者其幾其尚忍銘之邪其尚忍不銘邪公諱璚字玉汝世家長洲之陳湖大父諱子富考諱孟著皆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母錢氏累贈淑人公積官自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刑科左給事中大理寺左右寺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副都御

史階通議大夫嘗以給事閱寔湖貴邊儲以少卿出按湖藩刑獄以都御史檢　周府莊田又按　吉府獄事前後董舟師于江上享年六十有七墓在隆池山之原葬之日為丁卯歲十二月三日配嚴氏封淑人子男四鐩鑰鍵鏌女二孫八濤淳津汸渼泓洵洲曾孫四公体貌修整不數吳產少入郡庠生已頎然出其輩類成化戊子占應天解額戊戌今少師李公同考會試得其文知其為奇士也置之高等遂被選為庶吉士時文定公在翰林院声称籍甚公初与同席研遂屈己師之相与劘切為古文詞公質若重遲而思致獨遠不肎為尋常熟爛語始務奇倔卒造平淡時輩推之為言官隨事献納務持大体不沾激訐名妖僧繼曉事覺法司當以常刑公言先王之制為奇技淫巧以蕩　上心者殺法司當非是于是曉竟坐弃市尚書何喬新等皆被詰責待罪有中官博近臣于殿陛間公劾之両皆坐黜又劾寧陽侯陳輔諸不法事卒奪其爵在大理以儒術飾吏事平反唯允初　周府庄田与民田相淆累歲争不決時河南諸當道意在民也公往履畝其寔以　聞詔歸之府于是始忤當道意其董舟師也遣剿賊施天泰出沒海

上大肆剽掠東南騷動公引兵會魏都御史紳于海口賊已斂氣仍諭以　朝廷威信向背禍福賊遂挺身來歸東南晏然衆方多其功久之海上餘孽復相煽動言者乃咎公与魏不當受其降會　今上初言路大開言者紛然猶尚以當道故也公不辨遂引疾乞致仕　詔許馳傳以歸明年即其家　賜緋袍白金以平賊功云烏乎公之檢田也所持者衷其受降也所存者信而每不為議者所与夫衷与信非所獲罪也公又何慊乎其亦命而已矣于人何尤焉銘曰

誰謂吳遠而多文學公在諫垣其儀濯〻乃平邦刑

乃持卯憲出入踐更吏以儒緣世方疾軀吾獨委蛇吾自吾信嘵〻則那退處而休孰怨以尤琢詞玄石以昭于幽

吴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二

吴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三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墳墓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志銘

中順大夫直隷蘇州府知府天水胡纘宗撰

吴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澂玉潔蔚為醇儒盖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為礼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郎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士大夫見公之歸無留資於橐無田廬圃墅於鄉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無毫髮顧藉心爭挽之不得莫不交歎以為公真賢遠於人歸而致苦食淡寢臥圖籍與相婆娑嬉遊屏車斥騶掃迹公門以著書為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〻六十有七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以卜卒之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屬守吴得與其凡役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晴中之狀乃不獲辭而為之志曰都氏之先為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為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吴縣南濠里曾大父文言

大父彦和父卬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妣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群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吳下巡撫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之應舉公乃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己未第進士畀子拜工部分理器皿廠〻事故旁午夂靡費公則鳩匠會計大小龐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廨自齎米蔬廠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曹何敢污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南京兵部武庫司廡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

工部陞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礼部職主客諸夷入貢使者充館公柔遠有道｜國體以尊｜慶陽王妃應冊封公副崇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贐以朕幣拒弗受便道躡終南巔尋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詩徜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〻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玉壺氷聽雨紀談藏于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璲琳琅云距其生

為其年某月某日配徐氏封安人子男二元翁先卒次翁俱府學生女二嫁太倉州學生陸之箕太學生陸采孫一曰祖齡維公束髮好修舊師古人完德邃學星列海內受知　兩朝贈貤有赫風流儀矩興懷後賢雖老於食貧不可謂不遇也是宜銘〻曰

群鳥爭擊鵷雛乃騫炳其五色羽儀翩翻覽德而下終息丘樊矯〻太僕光耀璵璠蟬蛻污濁霞舉雲撤獵精吐靈綜古立言飲水飯蔬清風洒然代有作者與懶文園

都穆少卿墓在花園山

唐子畏墓志并銘　祝允明

子畏死余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為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〻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予祭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轉高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

業而士行将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不達父音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歿子畏猶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自不接其册子則取舍柰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墐戸絶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録為第一人己未往會試時傍有郡富家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冨子者抨于朝言與

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敕礼闈令此主司不得閲卷亟捕冨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冨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跡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暫歸将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瘉猶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等究律歷求揚馬玄虚邵氏聲音之理而賛訂之旁及風烏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将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沒其於應世文字歌詩不甚措意謂後世不取在是

見我一斑而已矣奇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冨日詣門求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邈不以一時毁譽重輕為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予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媢疾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蕩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伐漆割害儁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

氣化英靈大畧數百歲一發鍾於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為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為鍜煉功奇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為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

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横塘王家村子畏懼袖後帰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隝日般飲其中客来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帰來騎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兕率子猶俳徊星辰上下兮雲雨滙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穟孔習錯璨兮金芝葳蕤碧丹渕涵兮人間望思

唐寅解元墓在横塘王家村

徐昌國墓志

王守仁

正德辛未二月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大）夫聞而哭之者皆曰烏乎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已說者謂顏子最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竭吾才然終日如既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遂：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黿鼉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艸雜而益繁鴟梟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覯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

扵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扵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敝精扵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詞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扵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来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浚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来論如初守

字在

仁笑曰而不應因留宿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廼曰吾聽默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扵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扵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邪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臣（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誠皆心

也存心知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遊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餘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烏乎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憾焉臨沒之托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

銘曰

其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辭中乃謝棄脫淖垢濁修形煉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琢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此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志

徐禎卿博士墓在虎丘西麓

彭寅甫墓志銘　文徵明

彭君寅甫以進士出知湖廣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其家人曰吾佇服官政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溷我遂單車至縣：屬荆南連江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披抉道利悉意拊循稍以經術緣飾之誕章敷化朞年而治成然執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拘一時文法吏咸懵疾之而君不顧也會枝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故無兵倉卒不能拒盜遂執君譬之以刃不屈摎其橐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將藏所有燒劫略盡矣詔督捕定罪盜既得而贓鏹無獲法不得問而素疾君者從而媒孽之坐不職盜鐫一官左除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蜑襍居谿獠峒猺衆閒時：竊發君至而隣境已為賊據節鎮大臣方

事招來而夷性險譎不可攖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蹻捷阻險乘高出沒不常官軍轉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乎民被誣者掠訊成獄付縣杖殺之日以百數君既不義其所為多不承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剥斂以殉用是積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据摭無所得乃以墮溺不勝任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軌不與流俗競相還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為論著亦往〻賦詩自悼然皆不以示人或時飲酒酣暢輒復理詠意淒然若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烏乎悲哉君性

質朗融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苦自將能以志帥氣既通諸經又貫綜群籍揚搉探竟得其雋腴發為文章馳特奔放頃刻數千言而辭旨精諧名出銅鍊激卬踸踔以古人自期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十始領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庶有以達其志也而連宰二邑皆值併擾方以最難折衝從事而剛方直致與物齟齬竟連蹇罷離以死凡其所負卓越之才精深之學與夫名世經遠之圖曾不得一試而世竟莫有知者烏乎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貲甲於里中君既仕顯而先世田廬乃復加損其貞白之操有不可誣者而世之人顧以官簿不達議君烏乎君則何罪哉君諱昉字寅甫其先請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遂居蘇之長洲曾祖仲英祖斌父至朴母　氏君生成化庚寅正月三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年次科女一人適國子監生劉遺明年庚寅葬吳縣隆池山既而墓為水所嚙嘉靖癸卯　月　日改葬長洲縣九都　字圩銘曰　氣則奇亦昌于詞而不利于施甫引而馳端厥緌中蹶以達吁嗟彭君其命之罹邪抑有盤於時邪

　彭昉知縣墓在長洲縣、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　文徵明

余友王君渙文通判嘉興府之三年改蒞東川軍民府東川在蜀省在烏撒之西本烏蠻閟畔部去　京師萬里夷獠雜居雖名列郡特邏方一聚落耳君起儒紳通侻夷易居官不修章程不能曲事上官深文苛礼有所不屑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挂吏議乃以通慢易置之實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歎曰吾誠不佞未嘗罔天與人而得是

遠徙豈其命邪雖然吾行且暮孱弱之身豈復堪此遠役遂卧不起未幾竟以疾卒嗚乎傷哉君正德己卯以尚書領應天鄉薦試礼部數不中卒業太學嘉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興受任督賦嘗一再攝縣及轉輸綑材皆能其職卒年五十有三嘉靖乙未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別號墨池子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父諱銘母陳氏君生精悍穎敏少則勵志彊學既選隸學官益事精進刺經推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群籍咸繹而通之鑄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語而含咀英華經史錯出緯組爛然人讀之刻深艱棘若出鍘鍛而君頃刻數百言操觚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奇雋矣尤攻古賦得漢魏遺意詩宗白傅晚嘉陸放翁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々體裁而奇思奕々始在庠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喧動吳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々制舉不足取也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々但已厄於時命僅得一郡倅潦倒末殺卒困頓以死嗚乎豈造物者有所靳耶抑有司之失邪君高朗闊達而舉止疎慢不事矜持出言無所顧藉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

彼中傷蓋亦以數然其中寔無崖異推誠投分簡而有情內之族屬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十年知君尤深及是葬其子遂以吳學生陳君曉所為狀來乞銘君娶郁氏先卒子男四人庚壬己戊女四人適沈大謨顧傑范善政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月廿有一日墓在武丘鄉銘曰

維材孔良德藝其章既嚮用揚而弗利於行維坦有戾弗失其馳迺籍厥羅蹶疐而違而躝蹶以踦吁嗟乎其時兮其數之奇兮

王渙通判墓在武丘鄉九都廿三啚

郭子墓志銘

蔡羽

郭子諱邵字漢才世為蘇之長洲人入　國朝族始大號車坊郭氏六世祖彥琛三傳至用行用行生汝文汝文生謹儀謹儀生郭子邵母張孺人為雲南按察使虛菴公女彥琛號惠寧以善行高於鄉々人德之稱曰惠寧長者汝文號絅菴有操行敦修礼文益闡厥家以子貴　封太常寺典簿謹儀由鄉進士授南京太常寺典簿加文林郎聲稱籍甚方擬大用在任三年遽引退陞鴻臚寺丞致仕人歎其高郭子之生敏而嗜學自幼不為嬉戲父之官太常也以郭子

從時始數齡已有識度父知其不凡令遍從文章鉅公用是器日益充歸遊郡庠郡弟子咸推之御史院試輙居一等與太原王寵齊名意高第不足取然亦累蹶塲屋郭子則益勵厥志以古人自期進德業有成渾然不見圭角然其中犖如也時衡山文徵仲濟陽蔡羽年皆倍郭子愛其早成与為忘年交嘉靖壬午秋試復下第遂病不起以其年十月十六日卒以郭之系德鴻臚公之不盡厥用郭子克讀其家書治二經文為時式由是以顕厥家壽且有後豈足多哉預皆無之淺薄者出輙第澤末學者顧禄且壽由此

觀之天果施於善人否耶郭子篤倫理絅菴之喪嘗佐鴻臚公治之斂瘞合礼及嫁女弟所以代父母經畫者亦先内外之情平居語不妄發遇事出一言足以斷可謂沉毅明慧之士配徐氏為天平山徐守耕之女無出卒之日以從兄受益之子為後名曰緒郭子生於弘治壬子十月廿一日距卒三十一年鴻臚擇以卒之歲十二月十二日葬吳縣至德鄉博士塢先塋側委銘爲陳子道通為狀受狀叙之銘曰

孰俾爾完孰鍾爾全謂天匪厚於人不然指取功名赫奕厥宗中道則僨胡弗竟從跖顧宜延顏顧宜折謂適其嬰何昭何滅於乎古今旦夕孰為不朽念彼哲人瞻彼靈阜有烈光上映箕首耿

郭邵秀才墓在吳縣至德鄉博士隝

王履吉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輙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籍甚隱然為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具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逾之蓋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

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群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論諸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非角即與余遊無時日不見〻輙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遘疾而死也烏乎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儁造選隸學官蜚聲儷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而君每試輙斥以年資貢礼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輙斥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邜凡八試〻輙斥而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得

其指授往〻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而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韞藉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塵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〻入城遇佳山水輙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艸間合醼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碌〻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語言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〻以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研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裀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某年月日塟君於某鄉某原俾徵明為文君諱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皆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未四月三十日享年

四十歲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銘曰維慧而明亦藝而貞胡不遺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王寵太學之墓

張太學子饒墓志銘　　蔡羽

蘇郡東城張氏之盛四世矣景暘翁為菊泉封君父富而好遊〻於燕山時諸雄賈角立法書圖刻名器珍玩狼藉大都者持入諸貴人家不省景暘具精鑒善甲乙〻之故張氏世擅博古多文之譽景暘三子菊泉居仲賞鑒視景暘子孫同是薰炙自藻致情焉夫人情莫不各有鍾不能於經書圖玩諸無賴將靡不至人皆曰張氏遺善并是以遺何如哉菊泉五子獲交者子京子侯子饒子京為吏廉能累官至光祿署正菊泉所由受封者也子饒名渊太學生以履行雅素受知於前後大司成其遊太學也為嘉靖戊子閒時分宜介谿嚴公大整學規積分考行升舍子饒以行得上舍未幾汝南林公四明吳公咸申前法子饒連以行最居上列故諸公喜之召置左右親為解疑惑造就之意不淺辛卯選此順天不第同遊重之然已瘁于學痛至矣輙告歸省初子饒在本郡學人已多其雅尚師事今太學湯先生子重交遊予輩故文

太史王履約履吉比予咸獲造其館諸往返無他俗談請其圖刻寫玩過目輙生古氣見古人精思前代制作坐輙移時日閒陳佳章筆札請題識故友人從張氏往返若入一古藏回於渊也生于弘治乙未八月十二日卒于嘉靖癸巳八月十三日年三十五母吴氏孺人菊泉嫡配同日封自光禄至子饒為一母先娶許氏有賢名先卒繼娶陸氏生二女卒之日菊泉命子候之子賢之後名曰公椿子公椿聘熊氏女許陳與立次女許石坊子饒性敦孝吴孺人苦多疾：則子饒侍藥不暫離側又善開母懷故孺人屢病瀕於危竟享高壽處兄弟咸篤友誼能書亦長於歌詩歸省日別購一區宅因厥園池輔以樓館曰庚可以奉二親苟遂吾養吾志畢矣未究而卒：之三載光禄君居母艱其冬大營葬與子候協卜隨太孺人同日舉喪蓋十二月廿一日合前室許氏之宮也先期光禄以書投南翰曰弟渊生嘗辱諸公教亦嘗用力其間若驟泯不傳恐向上者無以勸諸公辱教亦空言矣亦憐其瞑目也敢以志請展其狀則湯先君生所為也因嘆曰父兄師友父兄言之豈無故哉為志而銘之銘曰　好修虔：躋于儕輩宜爾家庭孝子弟

弟舍選郎公克念克類師與厥進友尚厥志肯構肯堂迄我養事為嗣不贏報武不至回凋跖榮天道奚昧兄哉光禄遺書哽嗟野有簡青不背于師不問于家無忝苟生沒有榮加勿感下泉石言告遐

張渊子饒墓在五峰山博士隝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盛公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有三日前都察院右都部御史吴郡盛公以疾卒于家訃聞　詔下有司俾營塟事賜諭祭者再公仕弘治正德間以剛毅廉循著中外蓋自弱冠筮仕郎曹即能抗捍權要得罪貶斥一再下制獄皆瀕於死賴朝廷仁明得不終棄再顛再奮卒至大官凡所臨莅輙著茂緒振風紀而執法緒正益厲不貶以故崎嶇展轉多所抵冒而豐功盛烈往：敗於垂成卒坐廢以死一時輿論於公有遺望焉嗚呼惜哉公韓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齋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吴江今居郡城歷元至　國朝衣冠不乏高祖啓東以儒醫際遇文皇為太醫院御醫特被寵眷曾祖僴不仕祖昕父璀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

朱姚胡繼姚蘇俱贈淑人公以弘治癸丑進士釋褐拜都水司主事奉使莅濟寧諸閘節適限列啓閉有時公私舟皆以叙進官舟或挾私貨輙後入之道路恐〻相戒莫敢犯而中官大不便之時大璫李廣方貴幸用事相與流議中傷既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為大不敬逮公抵罪鐫八階謫受安寧驛丞安寧隸雲南荒遠非人所抵久之稍起為祿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琫烏僰蠻所居慓悍梗化前政往〻冦賦待之公不鄙其民誕章敷化納之仁軌民用歸集而盜亦敉寧風聲所被洽扵隣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任督賦輸將摧會咸有法程而鈎稽宿蠹民莫能謾民咸轉輸松藩往〻破產不足更貲公審盡道利害休而節適之事節而民不病丁父憂解官道陞武昌府同知正德己巳服除改長沙專理亦藉稟公執法不事鈎撅而弊為之清郡中　王府官校反衛所餉給多為奸吏侵牟官軍坐困或出怨言會公攝郡程督吏胥稽其出納參合分劑得其利弊所在遂推行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俄陞雲南按察使僉事歷按金滄洱海諸道擿伏者徵所部職辦其屬景東諸郡皆土官世襲梟獍桀敖王法有所不治公皆以正臨之莫不偃帖向化知府陶某父子讐殺而奸人實構其間公探得其情縛奸人寘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郡所為多不法而其子朝鳴尤陰狡謀思椎剽圖奪民甚苦之　朝廷下所司究按咸憚公不敢行公方入賀　萬壽當道議留公〻得留疾馳屬就之出鳳不意母子震慴伏謂輸情公因籌責其黨竄竟抵罪悉還所奪扵民時鳳氏方甚公慮其後必為患請降鳳秩設流官制之奏上　朝廷重扵改更事格不行鳳後卒叛如公言時鎮守太監梁裕驕蹇侈汰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不令得肆省內諸銀礦歲有常課裕擅為己有朘剝苛急民不堪命或緣是賊殺啟釁公建封禁以絕議既源實抑裕而奪之利也故裕銜之時御史張璞副使罷必登與公協心制裕〻因並奏三人誣以他事悉逮下　制獄鞫訊慘毒張竟考死獄中公益不撓諸大臣言官交章論救會乾清宮災遂得貰赦前是公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遂陞河南按察使策情警頑風采益振太監孫清欲攬事權擅理民訟民試乘藉為奸利公面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婉孫不能堪欲遂訐公以事公不為讋而孫卒亦莫之能為也

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轄多循默遠公權展采錯事無所避遲時倚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而公披決敏利案無留牘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身名所繫不可已者故雖嫌於侵權有所不顧戊寅陞陝西左布政使時鎮守太監廖鑾陰賊強禦恃有內援縱橫者中諸弟姪席寵翼奸贓賄狼籍動以上供為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首疏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剪除之一切橫斂皆格不行又不隨衆加礼廖滋不悅思有以中傷之先是有　旨督造織罽其費鉅萬廖以檄公取直檄文嚴峻實以嘗公欲因是激之用公為罪公得檄即閉戶發籍按得所支破已逾數萬明日詣廖〻方盛氣以待公徐出數示之因問更費如此計所造有贏今皆安在額以上聞廖辭不意內㥙不能對惶恐謝乃已及　上西巡　駕次榆林士馬滿集蹂躪紛遝人情洶〻而公處之裕如供頓首需取具呼吸間民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事罔不集一時扈從諸璫若諸嬖倖氣焰薰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先聲所被既有以讋之而臨事整暇足以坐鎮物情憸人小夫望而知敬一切非分之礼無暇之求消沮殆盡終竟彌縫無少疏脱同事諸公莫不降歎以為難雖　上亦知之明年己卯四川缺巡撫遂用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蜀去　朝廷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練兵飭甲隨時疏捕不少怠縱六奇指討楊文林數出兵攻圍城邑虔劉吏民而流民謝文義亦糾焚夷為亂皆以次戡定捷聞　璽書褒嘉錫以銀幣時朝夕秕政權倖縱橫誅求切蹙而蜀尤甚公糾檢諸正首事限列而繩之以法〻外科斂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為之肅然庚辰丁繼母憂辛巳會　今上登極以疾乞休不允壬午服闋被　命起撫江西適遭逆濠倡亂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飢虐所在寇盜充斥而彭蠡為吳楚交會之後盜出沒其中阻險剽刦而漁舟為之嚮導公調遣官兵圍軍撫扼併籍群漁為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併散於是平徭省斂疏免積調繙錢揔數十萬而請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省臣分地賑恤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亦比登屬南京諸郡阻飢首輸米四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以濟而奉　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詔嘉獎者再尋被　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揔督兩廣軍務時嶺南吏數政不治兵疲財

匱號令墮地土酋玩狎不知禀畏而夷獠譸譟時：竊發公至陳兵大閱料簡鈎擿一時逋蕩以次復伍乃飭會稽謹烽燧繕治干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精采煥發於是諸夷稍：知懼而邊徼有恃矣帰善劇賊李文積據挑子園為亂公檄守巡發兵捕斬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全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餘人土官劉名誘執兵官據思恩府以叛即調遣民兵分隸將官授以方畧而躬率守巡諸臣繼之進攻邑梅諸寨摧鋒衝擊大破群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人召被創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懷譲忮狠恃其險遠將為不靖蓄聚累年及是數出燒刦州縣事聞下公體量公會巡按及三司守臣參審籌畫咸謂此積歲逋誅不問益熾而一方之民不容不拯於是上疏具陳方略大率誅首惡而貸脇從兵部覆議從之事下而公已得　旨改官矣先是公稽校尺籍得揔兵太監二府脫卒甚侈既勒帰伍而深抑其官屬不令暴橫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自幕府閱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興謗搆欲以罪去公當道者為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寔奪之

權而置之散地會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咎乞歸得
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議治久弗即功有　詔集廷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　錫璽書起公於家即拜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承勛胡世寧皆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而少卿黃綰詹事霍韜各陳便宜並下公看詳公與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參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既知利害所在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則然而中原平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遷徙不常為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二支俱出汴城之東南行由泗經淮入海正德一支出汴之北東行至兗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運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靖諸口奔潰四出經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近沙壅遏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

今非改鑿新河不可蓋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　廷議是之　詔以春和興役公先命郎中等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吏之賢才有者以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程布役時其食作工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叙甫四閱月工完十九旦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　旨罷役而公去國矣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而户部尚書鄒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蓋斯役之罷起於一二同事之人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幾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内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呼惜哉公為人修正彊執遇事直前不為利害回折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整肅如臨官府而與賓客談笑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族人孤嫠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有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粲孫男六人茂勲郡學生茂熙茂廉茂壽茂然孫女一人許適吳治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塟吳縣橫山感慈塢徵明晚辱公游知公為詳及是塋公子以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桓〻盛宗立氏以國執其徵之曰有成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孝章奕世其揚別籍於杭爰有文肅燁其家聲不忝維穀有展中丞德言則維于千斯年有衍弗替衍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有方政業其章履貞用嚴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克我脩維良我武維揚豈不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其轍亶其有馳迴厥端綏式失之毗而名匪虧有展。中丞維吳。之淑堂不云亡公其奠贖

盛氏先塋之碑

王鏊

盛故餘杭閥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從吳中則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葬黃山自寓翁府君始黃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蓋吳山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欝然青烏家謂其秀當有所屬而盛氏墓在其巽隅寓翁曾孫俌言于鏊曰先墓在吳中者凡九而黃山歸焉歟存水木本源之義

在為何可忘也蓋自元季兵燹所謂允九者多蕪沒而莫尋則無表識故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益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沒也乎俌用是惧爰用增蒔松栢立享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阡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來裔於無窮使盛之子孫繼繼承承永有徵焉孝敬其無衰乎予惟盛氏在吳中占科第登仕籍者纍纍有爲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于 朝官于鄉累世而絕不也何其甚哉信其先之積累深且長乎固不獨青鳥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尒或不可誣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為著之蓋營域之延袤凡若干畝中為絲垣垣之正中為俌曾祖寓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為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西為伯考宣諱伯府君之兆其東為祖考諱棣府君之兆又東為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為太醫院士諱儼暨醫學正科諱侃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祖諱忠二兆還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穴在垣之外東西坡下其西南隅為翰林待詔李先生貞臣之兆先生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扵吳中無所歸遂以塟焉春秋祔享之其諸世系行歷刻之碑陰

盛應期都憲墓在吳縣橫山感慈隝其王鏊盛氏
先塋碑乃在其黃山祖墓之上今附其文於此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
太子太保謚文端吳公神道碑

賜進士及第吏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前
經筵官國史副摠裁泰和 羅欽順撰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壬子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吳公卒扵里第之正寢訃聞 詔贈太子太保賜謚文端遣官諭祭者四命礼部員外郎王楠護塟事其孤子孝遂以是年十月壬寅塟公吳縣陽山之原事既畢將樹碑隧道以余為公知己俾來謁文余實知公雖年老力衰短揚厲黙扵誼扵不得辭也公諱一鵬字南夫號向樓世居蘇之長洲山塘里曾祖敬祖琮考行俱隱德不仕以公貴祖贈南京太常鄉祖妣周氏贈淑人考封翰林編修累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妣司氏繼趙氏俱累贈夫人公天資秀穎年十六七即篆為古文詞化成丙午以郡庠生中鄉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乙卯擢編修預修大明會典大臣有遺諺去位者疏請留之以全國體人知其有匡時之志焉丁父憂服除仍旧職

預纂資治通鑑　要及脩玉牒正德丁卯陞侍講尋兼經筵官同修　孝宗實錄成例當進秩時逆瑾竊柄公與諸同官見之無加礼瑾銜之因矯詔以擴充政事為名凡與纂修者多改官部屬公去為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明年陞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瑾即伏誅　詔還舊職尋陞南京學士癸酉南京國子缺祭酒以公補之乙亥陞南京太常卿丁繼母憂去位嘉靖改元始入為礼部右侍郎尋轉左奉使安陸改題　獻皇帝神主迎致京師事竣有白金文綺之賚以內閣薦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專典　誥敕

充　武宗實錄副捴裁乙酉實錄成進礼部尚書賜賚尤腆其年冬乞假展墓　詔給驛以行丙戌還朝時江南亢旱江北大水公具狀以聞請蠲租發廩以濟民艱復請疏導江流以便糧運　上嘉納之下其事扵戶工二部　詔舉堪任內閣者僉以公名上爭進者忌之或謂公可無援乎公笑謝之曰嫠婦老而變節亦可醜也俄被　旨出理部事居數月復改掌南銓加太子少保辭加官不允遂行再踰年懇乞休致時年蓋七十矣前此乞休者數四皆被　溫旨慰留至是始得其請重有褒諭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三石歲給輿夫四名蓋異數也公在翰林累與纂修恒極精審三充會試同考官一主順天鄉試所得多知名士每進講義必稽古而音吐洪亮足以發之在南都累年未嘗以留滯為意師範嚴整享祀精潔率於前政有光間值雷變書陳修德禳災之道　今上初即位進說尤詳要在開悟　聖心為宗社生民無窮計也在礼部與尚書汪公協心秉正　上欲為獻皇帝建室大內汪公執不可既去而公攝篆乃會議於廷援古證今詞氣侃〻然上意已有主議竟不合公因自劾求去　上亦不聽僉事陳洸冒舊銜入

疏假大礼以希寵公劾其無恥干進請罷黜之洸竟得罪而去出自東閣桂文襄方為侍郎遇事時有異同亦不能奪公所守歲貢生就教職者奏乞仍與鄉試公議奏以為可許　上從之遂著為令在南銓務持大體品藻人物每留意焉既歸首建崇正書院鄉人子弟來學者無弗受仍割田百畝贍之其傍為真趣園亭館山池清邃幽雅公既有以自適而子孝遠居官次恒思之不寘既而得請歸养所以曲致公之樂者率在斯園高人韻士往來不絕也然公尤以表章先賢風厲風俗為事嘗言扵有司即尹和靖先

生三畏齋遺址作三賢書院并祀安定胡公文正范公陸宣公墓在齊門外頗為居民所侵亦復其故蠡口陳孝子與立祠祀率衆修葺并海虞周孝子容祠之故劉丞幹遺愛在民為葺其衣冠之藏而立門署牓以從民志民間耳目為之一新其前後義舉尤多惠利所及蓋不止於親故鄉鄰而已公生天順庚辰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蓋家居十有四年而卒平素篤於事親居喪有礼於故舊有始終之義與物無競雖間遭排抑處之裕如口未嘗道人過悪而妍媸高下中自了〻和厚之氣藹然可掬望之如為吉人君子也為文効歐陽子平正豐潤詩宗盛唐有風骨耐咀嚼字亦清勁原配宣氏繼姚氏薛氏宣薛皆累贈淑人二男子〻忠早夭次即子孝勤學善屬文嘗　庶吉士之選既皆中罷循次外補以南京吏部主事歸養於家四女子皆有歸孫男五人尚朴蔭國子生尚儉郡庠生尚默尚遜尚潔女五人其行狀甚詳乃公里姻光禄卿王君履約所述碑蓋不能盡載也銘曰

仰止蘇山其高曷稱魁傑嗣興于斯為盛文定文端炯惟同性厚德清文前輝後映官高望著彼此一時或安於近同志相維或睽而遠誰實間之容雲不雨有識嗟咨允懿文端輪轅信美載北載南徐驅直指歸以義榮優游故里六既有年而又有子寬樂令終寔多受祉惟　皇念旧卿與加隆續之生氣慰及臣工穹碑在望有崙其封我銘曷以惟德之恭貽孫有裕流聞無窮

吴一鵬墓在陽山尚書

大明禮曹郎楊君生壙碑　嘉靖二十一年

壬寅八月望日　　循吉自撰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大海十舍許蓋宇内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飡於世八十有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廬右有丘焉我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為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於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揚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著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于　國朝三内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擾来居吴城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策名霸府戰死妣陶守節嫠居洪武中選為内庭姥〻供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穴配葬衣冠者是已陶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實京師供億有年

仲氏商閱尤富屢屢跨里牀亦眉壽從居同稱澂士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刘封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於正統間官至三品楊業儁自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　憲祖御天成化甲辰科幸叨黃牓擢拜儀曹為京官末職幞簡青袍入參朔望人生之極榮弘治初建事　孝廟時　五王冊封倫貟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覲　龍顏事竣賜宴直房并賞羅綺福藩命蹇痞癖内攻日食米止三合恐曠職致尤上奏乞換校官果不遂乞歸蒙

恩准放次年馳封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無報劬勞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已未歲清寧宮災下詔求直言不揣應詔上疏復請建文君尊號以礼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衷欲允大宗伯以事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掀入太史氏未知然不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默性偶好書結廬天峰院折松枝為籌課麟範經稍通章句傍涉子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游或為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寢苫先隴傾資修築靡千金既畢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一百日

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　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府三次庖　駕允九易蓂莢告歸是冬復取如京墓辞趣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業築室支硎山下修葺舊閣名雲峰廣要檢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研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年　皇上龍飛十五年田野間樂闕盛事時則恭逢　九廟肇興上頌文一篇蒙頒史館薄表獎藿之敬諒無補益也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稿之祥屢見于室奇哉山農共覩非敢妄道是年冬自山西還

歸故鄉埋頭隱伏終日維與古聖賢相對輪蹄絕迹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聵目昏龍鍾強步起拜几俟扶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愍僕遨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亂尚幼頗賴應門不得隸學書無紹爲有壙自築前銘後城亦足偃臥又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云爾誄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今玆耋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冝有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予無

一克舉彼炫、文繡詫衣我處彼冨倉箱我乏朝餐靜言思之不乃自取有官不作身日卑無財可悅親益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掊寒飢原憲長貧李廣數奇命也柰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嘗虞早萎豈意還存雪鬢霜髭一壽僥倖他從訣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于天明挈表樹皆非己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烟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饘乃生變化陰陽互還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未虔從容自祭靖節為賢有書方徧有文未鐫無非糟粕不喜流傳且夫生也憂死則否遠恥辱平仇讐萬千辛一筆都勾以還造物與若鴻濛遊錫汝長眠艸綠仍秋所以佚我惟此樂丘自古有衆聖謨垂休曾啓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切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未委順至衆弥修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詒埃靡酬亦負罔極自同蜉蝣烏乎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得志遺譏履厄人百遐弃夫亦何怨坐不冨貴終當舉手永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詔過者來覩莫厭辭費

公生天順戊寅十一月五日卒嘉靖丙午七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九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葬吳縣至德鄉碣字圩之新阡

楊氏修墓記

朱存理

楊氏墓在吳縣十一都雁蕩村某字圍氏之先德鄉府君由崑山徙郡中入洪武初以冨民久居京師歸營葬地僅四畝卒葬焉子某府君孫某府君咸祔嘗有過其地者曰後其有文而顯哉迨封承德府君始拓之積券凢四十畝為地通二十畝有奇正德戊辰承德偕劉夫人以高年相繼壽終子礼部主事循吉喪次中日走墓所經營葬事以舊土稍下高之四尺五寸許躬操量度殫心畢力有司遣人助之役悉謝却厥制前立石坊二環帀垣墻坊前有池臨池有屋池之陽將規以樹植而未遑也明年己酉閏九月日合葬承德夫婦于斯自公卿大夫而下遠近會葬者千人既葬礼部君益葺治不懈謂前制未稱訪于堪輿家數人厭議弗協頃易隣廬半區倍其值而返其材遂更叙之向東有廊逶迤往自左坊歷祖塋至考妣冢〻前隆阜植檜覆亭明堂中〻設香燈几案

摘　封誥中語扁曰樂善慈惠旁構屋三楹塑高曾祖德鄉府君而下三像扵左考妣像於右妣之設尊所出著有功也若池之廣袤減昔十之幾樹植加焉撤去池後屋鑿塹三圍環植蒲栁墓之背積土為崇丘旁築金星二其平地壅土處開置田五畝無供稅事别建蓼莪亭以為宗人享餕所規摸宏博於制弗越楊氏之墓扵是乎大備矣竊怪吳中士大夫家牽扵風水之說往往棄祖塋不惮數十里以求山地思為子孫利益亦惑矣夫祖宗之心其為後人計於吾豈異哉獨君不混流俗一意先墓而加治焉且其墓去家半里而近朝暮謁拜無防樵牧其為利不既多乎君之識見則過人遠矣余受知扵君謂不可無述爰為詳書　制歲月以勵其後昆俾毋怠焉

秋崖壙志

（秋崖病夫）朱　紈（自撰）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紈歸藏之地枕先塋趾射瀆獅山導其前陽山澥墅擁其後都會通津經其左虎丘峙為紈字子純别號秋崖生扵弘治甲寅九月朔時父圭菴府君以景寧教諭遭誣罷歸之二載嫡兄衣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坐蓐中毒不死三日保紈就邑禁仲兄冠奪哺者信宿賴伯父孟輝伯兄請爭回冠復遇太宜人餉賴巾網糊口不死居百十日弛禁百死之身太宜人以有百死全之孩提識趨髫齔經史得於府君諄嚴太宜人左右以底扵成内難歲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言者正德庚午入郡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遭府君喪服闋己卯領鄉薦庚辰會擧辛巳對大廷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乞差歸省天曹懲其初預列外選嘉靖壬午除景州癸未改開州三年考績進階知

奉直大夫　賜誥命丁亥陞南刑部員外郎司浙江己丑陞郎中改南兵部司職方庚寅改南吏部司考功三年考績進階奉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政司右叅議甲午入　賀不承當軸治第之委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寘竄之也丙申平溝深諸賊部院上其功　賜白金三彩幣三丁酉遭太宜人喪尋陞貴州左叅政不祥服闋辛丑補山東左叅政癸卯陞雲南按察使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東左布政司時封川奏捷附名薦章　賜白金一兩午提調鄉試將入　覲過家遭人倫之變父子幾不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浙江巡撫兼福建海道提

督軍務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禁奸除寇勢利家所深害息与忌者衆之十月入漳州平同安山寇按閩者信諉進論前任之遺得以功贖平生辱薦二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前任所轄也十二月拜 敕歷閩海防請以重典刑亂 賜軍令旗牌八戊申三月至寧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人入城悉受約束四月襲破雙嶼賊巢五月寧波詐傳 詔旨教夷作亂以殺巡撫為辭于時駐定海以鎮群夥渡炎海入雙嶼以定不拔之基計賊失其巢往來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六月閩人周

亮奏華巡撫既而漳囚逸入於海大担嶼大步門大江諸警繹騷時疾甚呻吟規畫無敗績九月兵部録雙嶼之功奏旌之賜白金一彩幣一十月拜 敕改命巡視遂輿疾督兵追賊下溫盤南麂諸洋十二月大捷處州礦賊起衢州告急亦平之時經年建白多見阻撓仕途怨讟盈耳閩人林懋和倡狡夷覘我之說 命下遣還業就約束者寧波趙文華陷以南京侍郎脅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內外交煽尤力乃連疏請骸骨申辨蹇蹇己酉自溫進駐福寧漳海大捷擒佛郎機名王及黑白諸番喇嗹諸賊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反側先後以聞浙閩悉定五月得請生還困臥蕭寺屠僑嗾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衆欲殺之賴 聖明在上姑褫職候勘群非大來竊自嘆一介書生叨冒至此靜思稱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均戶役在職方筆協守之橫在江西定安福均粮之籍剖東鄉安仁割圖之訟在威茂平番寨處邊餉在山東奪守涉之議在廣東在贛州平政剔垢而已然未如今日之自憮也人情如此果貴耳邪遂力疾取所集覽餘各卷刊定之著孤臣孽子之槩作俟命辭

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覛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詒後事囑諸子以登第三十年府君未霑一命之榮不華送死不訃不受弔不祈碑銘配徐氏封宜人子男六貞元郡庠生貞介貞則貞固貞孚貞訓邑庠生女一適盛之繼孫男七篆符簡簽篋篇籌女六家世敏勞載永感録自撰壙誌虗卒葬月日如左

此誌甫就不意竟卒卒之日乃己酉冬十二月十六日辛亥也姪男貞元等遵遺命不敢久停遂以

明年庚戌正月癸酉日塟兄紹抆淚署尾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三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四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墳墓

宋龍洲先生劉公墓表

先生名過字改之廬陵人宋南渡後以詩俠名湖海間陳亮陸游辛弃疾世稱人豪皆折氣岸與之交宰相周必大聞其人欲客門下不就故人潘友文宰之崑山縣[illegible]致先生雅志欲航海因抵縣宿留焉先生

先生卒縣主簿趙希楙以友文所賻錢三十萬買地馬鞍山以塟遂立祠東齋久而墓與祠皆廢更一百四十餘年為至正十三年州人顧瑛秦約盧熊等聞之州〻下其事徵諸圖籍正其厲域表大石其上題曰宋龍洲先生劉公之墓越六年寺僧立塔其所今知州費侯初令下僧還賂復其墓且表樹焉遣客復殷奎謁予求表墓辭予昔往來婁間屢詢其遺墓弗得今幸築復予何辭於言或謂公一窮詩流耳其詩又局於季宋陋習僅如五季羅昭諫爾何以表樹後人哉予曰不然取人以辭不若以節義公嘗抗疏光宗請過宮與屢時宰陳恢復方略請甲兵謂中原討賊之義〻士為之激立可以辭客少之乎吾以是復奎使歸吾費

侯刻石為表大元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五日奉訓大夫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楊維禎撰将仕郎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褚奐書復
墓之明年貫侯去官石不果立今守高昌偰侯既拜
墓遂取其文刻而樹之廿三年夏五月十有一日儒
學教授蔡基識平江路崑山州偰斯判官丁復初儒學教
授蔡基提控案牘趙從周都目謝宏道州人朱珪
刻

復劉龍洲墓　蘇大年

平生四海劉龍洲高卧百尺元龍楼置酒載花過黃
鶴江山依舊風雲愁區〻礼樂嗟南渡江水奔流自
東去英雄淚倒竟何成留得當年旧遊處墓頭無石
寫征西墓中無金狐夜啼迷人荊棘不見路傷心禾
黍秋凄〻浮雲夢境翻今古子孫散落歸何所有酒
如澠酧世人一滴曽澆墳上土斯文挈誼千載同驅
除樵牧封玄宮蒼苔朽骨亦解語何以報德酬諸公
梨花寒食東風曉野烟蒼莽迷芳艸行人来經讀殘
碑仰天共嘆英雄老君不見五陵無樹起風秋消沉
萬古斜陽紅何如馬鞍山邊三尺墓多謝諸公肯垂
顧

又　諸純

夷門王氣横江来秋風落盡梁宮槐鳳皇山頭駐青
蓋海門楼閣空中開五國城荒雪如席寒擁旃裘兩
宮泣帛書不繫雁南飛哀草黃雲淡無色君臣自謂
虜重華不識何如司馬家鳳笙龍吹將進酒玉闌獨
鼓方催花白頭遺老空惆悵鐵鎖長江幸無恙獄中
誰挾岳將軍人間知有秦丞相搢紳之士皆汗顔山
林氣壓居庸關那知義膽忠肝者弗任蜩蟬玉珮間
何人好事高千古愛此淳風似鄒魯咸陽寂寞漢諸
陵慚愧劉郎一杯土

又　王賓

生從詩酒過時光到處閒遊半帶狂今日馬鞍山塋
處一叢枯棘在殘陽

又　沈周

龍洲先生非腐儒胷中義氣存壯圖重華請通補缺
典一疏抗天肝胆麄中原喪失國破碎終日憤懣夜
起呼往籌恢復詣公衮論矛聽盾事大殊芒鞋破襪
世塗澁蒯緱短劍秋風孤登高聊且賦感慨江山故
在英雄無權門欲拍脚板硬頑逐詩朋無酒徒尋常
一飲空（呢）百壺賣文贖券黃公壚酒豪便欲蹈東海故
人留飲亦須史玉山園是埋玉地歲惟三百骨已枯

三朝封樹再起廢人重風節非人驅鳴乎人重風節
非人驅龍洲龍洲真丈夫

○○大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

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國史揔
裁安成　彭　時撰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為吳郡崐山人五世祖秀實惇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焚刦為鄉里害秀實即圖上其事于官捕斬之時稱為葉義士曾祖茂林

妣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參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進邑庠遂駸駸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　英皇北狩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興師問罪以除大逆不道之賊如此則大綱以大正義以明而

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齎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四日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于事功恥無不雪讎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鏜成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

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乎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乎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飢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為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德名其帖言迎

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爲是冬公以北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垂異公又條陳弭灾防患十二事以上及閑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輙形於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民生禦外患為主其有裨于時政為多三年還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粮餉尋命協賛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學以濟疾病立義冢以瘞死亡設煖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佃稼歲課餘粮于官充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 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名至京面加奬諭尋擢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為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邊餉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為害而兩廣守將顧頑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賊可平矣韙其策而不果行則衆公不得已請益兵 英宗命都督顔彪率兵赴之公与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敍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
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怨乃忻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于邊褒恤已往賢臣為方來勸 上嘉納之三年陞礼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飢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飢者全活甚衆八年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

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公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効而亦足為長便也　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每議礼用人從容贊决其間條長敬信司屬悅服焉至若是非部分而閱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從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

年五十有五　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謚為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塟于邑之積善鄉溢瀆之原公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踐古人居家敦孝友涖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撿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襍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范韓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

公允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尚書耿請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々三人一適貢生虞臣一許夏景澄一尚幼公之卒也晨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既又狀公行畀晨奉以徵予文曰且先父雅愛先生言幸加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而請因據狀言著其槩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文詎傳文或工矣政舉弗宣達觀於世百靡一全而公兼之寧不為賢惟公問學有本有原公之履操金石其堅請文達識自視無

前撿自約已猶恐或愆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寔勤拳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浹于民威行于邊緬懷鄉衮我道隨肩謀謨事業期著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遽位不滿德繫命于天墓門有碑德烈是鐫於乎文莊百世不諼

先民有言林宗不愧蔡邕文予讀文莊公碑亦識無愧彰公所著也何則同鄉稔知其德業景仰之餘不能不為之感歎

歲乙未仲夏梓林識

葉盛侍郎墓在崑山縣積善溢瀆之原

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張先生墓志銘

葉盛

英宗皇帝復大位之五年庶政時叙悉如其初於是詔在廷舉文學行誼士仍理學政廷臣合辭以南京刑部郎中張和等名上 上特陞浙江按察司副使餘陞擢有差皆畀之璽書以行蓋今天下藩臬十有三浙江固其一云今日夏盛自廣赴 闕過浙江浙江之三司言張先生病矣先生能仰祇 德意蒞事甫期巡行遍屬學者且至再勞憊過甚病矣既而見屬學官弟子皆如三司言未幾先生竟卒于其家其郡邑之賢皆奔走哭弔里巷之民多咨嗟悼惜浙之諸司亦皆致奠其門人學子相与會哭者數郡畢集閭作為文詞以致哀傷之意公卿士夫詞苑名流聞其訃莫不嘆息曰人哲亡矣噫先生果何為而能得此于人〻哉蓋先生天資穎敏絕人成童讀書數行俱下尤績學不怠至忘寢食稍長即知謹義利賢否之辨為文章立就已鏗鏘有奇語聞先生長者有賢名即趋詣請益同邑張伯緒華亭陳文璧翰林尹鳳岐皆器重焉正統己未偕弟穆同登進士第 廷對之文稿無竄抹讀卷者奇其才請寘首選以病目劇不果擢第二甲第一人不久移疾家居一時碑版之

請戶外之屨恒滿執經問業學徒踵至先生率語以科場易事學者務治身心他日當有益 國家耳有以程文請者舉題多百餘言少二三字先生兀坐數誦經傳次牋釋一無所遺言出成文諸先泚筆左右伸紙疾書至迫速不及書雖數十人〻各不同莫不滿意而出後頗厭苦之諸生屢却不可去歲庚午主考江西鄉試五經文字得士為多辛未授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三法司有重獄就咨决所上奏牘皆經詳定尚書侍郎不以郎曹礼稱以先生遣子從之學俄膺 名入翰林与分敘修纂宋元史事翰林素艷先生名既從事皆以同事得人自慶天順還南京陞署浙江司員外郎明年實授又明年陞陝西司郎中未及書考而提學之 命下矣今之士夫君子經先生指教者内而近侍外而藩臬州郡稱能官者皆有人假使處先生養士儲材之地其所就不既多矣乎提學之任亦重矣天與之年其又可量乎蓋先生之不盡其用殆非人力矣雖然士之見重於世用不用其何足校也夫先生性孝友治父母喪一遵朱氏禮以家無學產懼嗇鄞俸給製衣帛寄其兄以及其弟冀全名鄞鄉先輩漢陽守章士希老無所于歸嘉與

朱鹵菴其校師也皆為之倡醵金以圖其後事廉絜自将權貴之門不一濡足聞忠賢節義之為喜躍如自己出直無他腸有所知必以語人不問交處久近朋友有過舉必面折之是〻非〻不少容貴近臣嘗有事懷金過先生者雖怒斥之然猶委曲擁護之不顯于人以是人多憚服之歿之日家無一金之資言而遠近敬愛先生者多致賻以畢其喪先生諱和字節之號篠菴張氏崑山名家相傳為唐燕國公說之後世有令德其生邑横塘里曾大父道昇大父文裕皆豪士父用礼贄至和塘北何氏遂家北塘又家妙

涇之南後以穆貴贈其父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母胡氏宜人先生之妻丁氏封宜人子男二懋甫直甫懋甫邑庠生女三長適諸天叙次受聘配葉晨皆出丁宜人次尚幼側出也先生永樂壬辰四月廿六日生卒天順甲申六月九月卜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馬鞍山南城隍廟西之先塋先生之卒生見其友吳劉昌華亭夏寅所為傳蓋於史館秋臺之事加詳其於盛累世通家其相視異姓兄弟也南都之會剪燭劇談有互表祖塋之約而今已矣盖先生之所學宜莫如盛雖不忍銘而義宜銘〻曰 南峙

惟崐婁江洴奔代產豪賢匪獨攙雲猗嗟先生起前軼群百氏揚瀾六籍窮源昌言 王廷載筆詞垣粤有文衡式臨大藩兩贊刑書實多平反豈無他人或深以繁士行公方君子之存五色光晶亦大而殷浙俗熙〻童冠説〻朝勤夕勞輔車軒〻往而不来引領含顰若人云亡天胡弗仁高墳鬱如一丘亭如後欲求之于我斯文

張和副使墓在馬鞍山南城隍廟西

明故太中大夫浙江右參政張公墓志銘

楊循吉

崐山有二張先生公諱穆字敬之於行為季与其兄提刑公同名于時人尊之故並以先生稱公家世居崐山之横塘後徙婁上正統己未公与提刑公並登進士第當是時提刑公進士出身第一而公又在會試第二天下榮之公初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継移屯田以憂歸與其兄服喪有礼鄉黨稱之以為孝起復改刑部主事陞員外郎〻中公曉暢法律持以仁恕其所斷無以冤稱者蓋在景泰甲戌之歲公以員外郎為會試考官凡曹郎得遇此選者非學行超絕者不能有也公之陞郎中也進階奉政大夫而公之考

諱礼亦以先贈主事進郎中姚何氏以安人封進宜人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御極銳扵圖治親擢在朝之臣任以法官布之天下使繩刺奸弊而公得山東按察副使　陛辭　上親御文華殿諭遣無有實揹之　賚所以倚任公等者甚重公感　上知遇恩有以為報稱至官奉法不阿直聲著聞蓋在山東者九年用己正物人以為無負　詔旨成化元年考績書最例得正三品執政者以公之久伺也舉為浙江右叅政惟得一級便公也而以公專清軍事軍曾補伍久不勾補者例解丁查往〻多死道路間公獨以移

文行查不解丁人大便之雖違例不顧也嘉興知府楊公剛勁人也有疑獄不決公為立剖之楊公不覺下拜公至浙江之二年進表入　朝時曹州李公秉在吏部雅知公山東之政欲薦公都憲臺適有劾奏李公者連及公〻遂解官歸其槖蕭然幾無為生門生故人相與買田松江之滸助之公始得濟焉提刑公之卒也公事寡嫂最有禮濮州判官者公季弟也亦先卒公撫其孤尤甚厚在山東所至境內則必求先賢之家卹之及表葬其墓不以為倦而公之少時所事學師與其舉主皆浙人公在浙時已死公為之

或葬或祭無不報者蓋公之天性忠厚如此公好讀書平生暇時書未嘗去手又喜汲引後進而為人性剛直不假借人至評古人亦然極平之修志也叔舉歆馬周公曰歆漢賊也何可存〻周可耳亟命去之而責恕修者故尚書劉公言于葉文莊公曰敬之好直不揜人瑕垢至品量篇翰亦然可憂也後竟以直致謗不容于時而歸公以既歸之年為成化二十三年丁未三月二十五日卒其生蓋永樂十三年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年七十三配宜人周氏宜人之父為鄭府長史側室有子者鄒氏子男一人平甫娶

知武安縣鍾君女〻二長適吳縣顧禧故禮部主事顧君牀謙子也次適江陰薛章憲縣學生平甫將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橫塘之原與其兄進賢教諭寅甫鄉貢進士安甫奉吾友黃君應龍狀來乞銘應龍文宜銘公而以讓循吉則循吉何敢當也然循吉先舅氏太中劉府君與公兄弟之間甚厚今提刑公談笑容止吾家猶能說之蓋府君与公兄弟同在南京以古學相友提刑公讀漢書一傳必三十遍其文雄一時然獨重府君人有就乞文者則辭曰何不詣劉虞部然則循吉雖未嘗得親公亦公友之子弟

也銘其得辭乎提刑公名重一時公與之頡頏上下人並稱為先生提刑公入仕遲享年少而公之年仕皆多且久故其閱歷施設著述之事于提刑公為尤為公屹然為鄉耆德今已矣典章故實孰從而質之也此鄉後進之不幸也公所著有勿齋集二十卷勿齋公所號也未盡之志其在玆乎後来者盍以求之提刑公諱和字節之者也銘曰　崐山之二張人傑雄文章政事美略同公其季也碩而忠莊然其名配長公多才練達智疏通早以治獄聲馨充平不撓法仁不容于時　英皇再御龍簡拔賢俊皆登庸公當

此時首進榮匪人達之由　帝褒報之難矣乃畢躬煌々旌節貴山東泰山日觀兩目空奸頑避走寂無蹤惟彼浙藩壯且雄公所宜有曰治戎以民養兵慮其終乃公於此為有功公官日進方顯榮德修毀来衆口攻飄然拂袖還里中膏車遠邁川津逢公略不以存心肯知時委命樂以雍愚有幸會賢有窮慷慨好論說之叢于公何恨何忡々惟公伯子時所宗文章擊撞聞笙鏞公實佐之森前鋒不朽奚假乎昂鍾横塘之原伊夜宮三品之葬崇厥封其下多土上多松得失何有拙與工且以元氣還鴻濛樂哉地下兄之從

明故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張
公墓志銘　文徵明

祁州知州崑山張公致仕家居凡三十有五年々八十有四嘉靖十六年丁酉三月廿又四日以疾終先是公以進士釋褐守祁甫四載以母喪去官既免喪遂不復仕時公年艾服吏部尚書馬端肅公嘉其靜退奏　錫四品章服階朝列大夫致仕越二十有八年子寰升　朝推　恩封刑部員外郎階奉直大夫章服如故公始罷官退居横塘即故廬為圃鑿方池

構亭其上曰天方自稱天方子日從親友文酒燕遊聞有佳山水雖遠必至或浛旬累月忘返三吳勝迹登覽殆遍良辰令日未始虛擲壺觴在前圖史肆列握槊呼盧悠然自適或語及時事輒起避去若將浼為戊辰己巳之間群幸用事士夫閒居者或攀附驟貴時當路適公同年故人有意羅致之且寓書問訊公亟搖手謝不與通蓋其素性閒曠不樂與時徵逐如此其在官乃能勤慎自將不少鰥曠祁故鄙壞民貧而健訟俗喜巫禨公設為科條傳以古訓俾誦以自守民信而格訟用衰鮮不事追呼而民乂以安閒

出者耕田遂鉤撫民隱民咸得以自實卒歲踐用吏為徵調斟度下上式允以均尤勤於賑恤明慎周審不為虛文以若研盜緝奸摘伏者徹卷中縻節允公所為未始骫法徇民亦不肯苛法以為民病推誠任眞執迹夷易又能飾以儒術故雖不久而文治雍然為一路之冠行部使臣列公治狀薦諸朝會去不果用而公亦既倦遊矣公諱安甫字汝勉其先唐宰相燕公之後宋南渡自洛徙吳世居崑山之蕭墅元以武冑顯　國朝有諱道昇者稍徙横塘道昇生文裕文裕生贈刑部郎中用礼始徙今婁上用礼生四子

禎和穆种而和與穆聯舉進士和仕終淛江提學副使穆淛江參政並有聲跡為時名臣公則禎之子也母金氏以景泰甲戌十一月七日生公娶徐氏先卒贈宜人子男一人即寘以家學取進士連守濟寧濮開三州解為刑部員外郎方侍養在告女一人適臨安府經歷趙禧孫男四人恒纂恒純恒思恒學孫女二人公少以舉子知名始為鄉校即為部使者識拔比試應天壯試者奇其文用為舉首魁得他卷偶詞氣相類遂兩黜之已而發封得君名而同黜者為同邑方岳亦知名士乃甚惜之然次舉公竟與方同薦

庚戌試礼部遂登上第有司録其文以傳一時譽聞甚籍謂且繼踵先烈而孤立寡援竟就外補浮湛常調迄以不振嗚呼惜哉公為人不立崖異不事矜持與人處無少長戚疏貴賤一是以誠而人信之亦莫有謾之者平生撿家有制教子弟以礼而畜之以學獨不能治生入官數年先世田廬乃損於旧委心任運曾不置懷顧能舉羸急義中外族屬以及鄉黨鄰里緩急有求必委曲赴之其尤可書者副使公和叅政公穆死皆無後為構特祠置祀田俾群從子孫世享之蓋張氏文獻實始於二公：此舉非獨繼絶而

已公生臞瘠纖竦貌古而神清被服蕭散舉止踈慢對客恂：不能劇談高論望若憒眊而內蘊精明雖以經術名家而傳宗群籍不遺餘力奇情逸思發於古文歌詩精警溫腴足稱合作所著有天方集二十卷雅善攝生而不為後溺既病却藥待盡及革手書遺令呼子孫示之洎然而逝嗚呼斯可為達也已寘以是歲四月十三日葬公横塘祖塋之次距卒才十有九日從治命也於是寘手具事狀屬予銘：曰有攸維羸縣禄之徵顧言則貞維德之凝豈有不崇廼心維烈攸啜其腴我行其潔有賢張公德懿維冲

既壽有庸亦餙其秩〻方州有民有社弗擾維脩躬爰德以化匪無榮圖我攸有適合旃来歸以宴以息憲〻名宗德聲孔耀孰其承之乃賢有紹不紹其禄紹其忠貞有賢張公矢其英〻出正扵邦處數於族既忠亦貞不忝維毅横塘之墟鬱兹新阡生斯藏斯以永無斁

張穆叅政及其姪安甫知州墓並在横塘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吳公墓誌銘

文徵明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遯翁世家蘓之崑山曾大父子才大父公式　皇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字相虞仕終礼部主客司主事修正疆執事母篤孝年四十棄官歸養以高年令終鄉人私謚貞孝先生母安人陳氏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學生舉應天鄉試乙未舉礼部會試　廷試賜進士出身戊戌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己亥丁母憂甲辰復除本司主事歷員外郎〻中弘治庚戌陞四川敘州府知府癸亥進河南右叅政明年甲子致仕嘉靖元年壬午以　登極恩進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五月十有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四公自少開朗書過目不忘嘗詣外舅夏仲昭閱壁間文累數百言閱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既穎異又敏學彊解不遺餘力既連舉得雋益進精不懈初官法比即思明法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輙取故獄詞翻閱探竟凡事始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解不煩檢會所部蕪理繳轄事尤苛劇公者決敏利疌無留獄析律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留守中官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官使人宣言欵公且懼以既公酬對閒整語直而遜卒竟其獄不少亂骸然不為深文內庫遺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人公具獄以比請尚書言情罪既得奚以比為公曰法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讞閱其牘稱善曰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比言卒改用此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公每公當遷輙奏留之凡一再進官皆不離故署會詔大臣舉屬吏尚書鄭時侍郎徐懷聯章薦公堪長藩臬奏上而敘州之命已下敘去京師萬里俗獷喜訐吏多並緣為奸公始至判牘日以百數吏故矯列數事嘗之公且判且閱徐讁所矯數事訊吏〻即叩頭具伏公既精敏慧發讁而濟以嚴重有犯必繩

以法吏畏民懷訟用哀鮮尤慎刑獄每行縣錄囚必有平反慶符盜正寢刦縣〻誣執二十七人皆抵死公審鞫左驗惟二人真盜乃悉縱遣二十五人其後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叙當轉餉而道路險遠公諷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上有　詔錫楮繈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獠穕居尤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擾伏萬一奔逆不可輯撫臣不以為然必安欽致之已而椎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片楮諭之即復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為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鰲以馬湖叛有　詔擒捕而叙實比壞藩臬重臣咸會於叙公言鰲輕剽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蹻捷未易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決鰲而弃城走將糾諸夷為亂衆相顧不知所為公徐曰鰲在吾彀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巢穴不過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讐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為因遣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凶授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復服嘯境上劫郡印為亂衆益惟擾公親叩

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〻之朝當處分何以印為且印出　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無損若持出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為若言若無以印為也衆即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敉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散不及公衆為不平公曰叙與虜接師或不競叙賞先受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敢覬賞乎在郡九年郡農振業興學教民〻靖化洽歲亦比登乃乎疏更賦句考邊諸之侵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數十萬廩庾既充以時賑發流庸來歸戶口增羨郡以大治在河南無理屯田時田多為藩府軋沒及勢家漁取或假中官芘覆擒抑詆譖莫敢致詰公訾省鈎校多所緒正在省一年展采錯事方將有為而臺評出矣會蜀士有不悅公者復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倦遊遂致仕去公識慮精審舉動詳緩每計事尤要其終斟度分劑不少滲漏一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成往〻有餘詒牒往來非公事不輒棄官舫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令不皆覆其所為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一挂吏議其待屬吏特嚴

雖所喜不少假色辭所不喜者亦不輒肆詆挫不立科條不杖聲舉而質行履方往々出名上故所在政事卓々而人鮮復稱之尤不欲有所附離初登第觀政兵部々僚有與當路交比者雖喜公故為引重欲援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媿謝後當路敗所所引咸坐廢默而公無與時已聽公卓識其後益厲不變浮沉常調者垂三十年晚始解后一奮而竟以讒罷烏乎此足以占公之所立矣家居尤事撿持出入起居咸有常度接人和而有辭故雖譏笑融洽而人莫敢慢易人有過不面加誚讓惟對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然々人每以是候之顏色所加甚於質責也故諸子若孫咸子々自將無少縱弛閨庭雍睦訾毀不聞邑中稱詩礼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燕設精鑿礼文詳雅周旋尊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事憶記歷々每對客舉似必深竟顛末風流雅尚奕々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為鄉邑之望者二十有二年烏乎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娶夏氏太常卿仲昭女封安人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無子側室姚氏生子四人長東浦江縣丞次南國子生

為仲兄惟明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東西皆先卒夏安人生女三人長適王銀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次陳仲戊辰進士死逆瑾時追贈大理評事次文徵明翰林院待詔側室趙氏生女三人適陸渫朱希韓餘一人尚幼孫男四人詩訪許詠詩國子生訪縣學生女五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塟以卒之又明年戊子十二月甲申墓在邑東積善鄉興仁里夏安人祔銘曰顯允吳公既貞既貴有言庚庚亦順其德侃侃貞孝為時令範弗大厥施發于嗣人憲憲卲刑翼々盛業豈曰世竢光于有烈維烈如何肅々在公入守郎曹出蒞民庸維凡叙服撩夷易慼有綫弗誤式柔永懷宣民則懷亦貞厥履穆々收々納于仁執道隆周恭功成不言　天子有詔往奠中原有攸王臣既貞亦蹇特弗我違身則既倦光褒既營式遹其歸公歸維何鄉人有依顯允吳公維民之則出建邦猷處範鄉國々則殄瘁斯人云亡後千萬年以允有光人亦有言維德則又我作銘詞尚詔厥後

吳愈參政墓在吾邑之積善鄉興仁里

瞿郎中行狀

方孝儒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諤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遷蘓州巡盐大使無香内六縣捕盗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寘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織剔腐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至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療乃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顙扵地顙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手知刃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菱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菱喜為之握筯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僅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携家入蘓城謁多錢家願盡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伏出資財俾貿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時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橐有楮帛若

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於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纏工王氏大雪凍餒不能起灶突無烟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歉歲出糶有窶人來糴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糴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帛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弊去將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不欲其知而

皆此類允貿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以館食之癘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既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為礼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為圖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威等道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　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礼部奏請於朝　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礼部員外郎配蔣氏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代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孫男四人紹緒紳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殁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瞿嗣興孝子墓在吳縣橫山梅家灣

故郴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楊循吉

吳郡思玄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揚雄以其長擅名一時至為他文章皆本是凡為集十卷既而力探群經自易春秋周礼皆有義釋又數十數合家總二十餘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郴州府通判卒于故邑常熟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計君攝進士也盡發其書觀之為具歛加厚其將葬也其從弟鄉貢進士翹以遺言請銘於我烏乎先生之道裕而能容介而不群充其辨可羨於將使極其用宜大于匡國胡獨以一技名邪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有舉齊公者仕元為都水庸田副使傳六世至廷貢壻于穿山周氏生先生年十九領鄉薦參試礼部不第貢才游京師無所屈竟以乙牘授泰和訓導三為考官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冢宰三原公方執政將薦用之不果以資拜長沙府通判又以催科無績調郴州府郴邊氓獠居　多竊發先生出入賊巢穴亦以恩信來附者萬家郴人至為繪像以祀然由是名聞于

會府因得名致幕下待以賓礼俾司謀畫道方行會父喪歸遂不起以至于沒蓋先生之設施不見者若此先是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車擁入玄冥云與屈子邀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躬萃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不大於事業以有蓄焉一旦以死其不遂々為常見亦明矣夢所見殆將然乎先生配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端女男一人阜先卒女二人長適吳樟吳文恪公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蘇州衛援倒指揮僉事孫男二人內曰接外曰溥皆嗣阜為後幼未克立夫人實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日葬涸溪之原從其先君兆礼也在太倉州南四十里與穿山三里而近先屬邑今屬州故先生又為州人銘曰有才不售澤不大施滇粵縱奇以昌厥詞休々三原非不已知疏直以交始乎終遺黃髮鮐耇世所謂壽賢者不然道德是冨髧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礼不繆歸終于寓邑令是主返葬涸原爰拊父母遺書滿家蠙珠琳琅聲光若斯不腐以亡百世有考尚于銘章

朱悅通判墓在太倉州涸溪

明故資善大夫礼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石城李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康南海——梁儲撰

昔成化戊戌常熟李石城先生始自翰林院編修遷侍講又九年丁酉還侍讀學士後　孝宗登極以先生有青宮講讀舊勞稍遷左春坊左庶子學士如故既而　憲廟實錄成與先生同職纂修者遷少詹事或太常少卿仍兼學士惟先生還南京國子祭酒以去雖然賚加祿之礼不缺為然出入遠近之間礼意不侔矣說者謂當道厭人好直故用意沮戹於其中豈其然乎既而先生連遭內外艱俱特賜祭塋洎服闋起為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遂遷南京礼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復名為礼部尚書時中官劉瑾亂政受某府親藩重賂欲以鎮國將軍為郡王怒先生執成法議之將中以危法賴　上心垂察止令其致事（仕）以歸劉瑾既誅　詔吏部疏起舊臣才有識為瑾所擯斥者先生雖名在首列然雅意林泉無復有仕進意矣烏乎當道者能戹人於祭酒之時而不能戹人於宗伯之日劉瑾能怒人於議礼之際而不能怒人於疏起之時況先生幼學壯行克全

晚節名遂身退貽福無疆是固平生好直之報天定固能勝人也豈瑾輩所干與哉先生諱傑字世賢以世居常熟石城里別號石城雪樵生正統癸亥卒正德丁丑家譜遭元季喪失無所考今以曾大父居仁府君為始祖云既貴獲贈大父濟父希潤俱礼部左侍郎祖妣徐氏郭氏妣徐氏元配章氏俱淑人側室曹氏生長曰而達應例授七品散官繼配弋氏生子次子曰而進授光祿寺署丞曰而遇授中書舍人皆先生蔭也女夫人錢奎趙康錫劉夢錫顧榮華翰其壻也孫男四元紹元貴元顯元望初先生為編修侍講時常充經筵及青宮講讀官三為會試同考官兩同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副僉都御史為清理武職貼黃為學士時嘗主考順天府鄉試及為殿試讀卷又為纂修實錄兼校正官為少卿學士時經筵講讀以舊臣仍首為青宮講讀又為纂修大明會典副揔裁官後闕里孔廟災命奉香帛往祭告為礼部侍郎時因夏旱　命祭禱　天壽山而雨又為泰陵山陵使既沒蒙　賜諭祭二壇有司為造墳安葬凡此皆關係　朝政大體故並書之公自幼穎悟至老猶手不釋卷在仕路四十年歸田又十餘年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今其子某等皆淳雅有文行足以增光而裕後先生之澤固未艾也銘曰　惟公尚直匪徐與巫雖為當路所抑晚而際遇出入皆榮宗伯歸來道若可行虎狼九關莫達鴻飛竟爾冥〻予之斯言亦豈足以騐公之平生也耶

李傑尚書墓在興福寺北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菴吳公神道碑

徐有貞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政吳公之卒也有司以聞賜之葬祭如制於是其外孫中順大夫知荊州府事錢昕狀公之事行使來請銘于墓道之碑有貞之少也蓋嘗從遊于公而荷公之知重斯文之誼惟永弗忘如公之德之學之官政有貞實皆知之雖不文也其何敢辞乃哭拜受狀序其事而銘之公諱訥字敏德別號思菴吳之士大夫皆稱之為思菴先生而不名後公雖貴不以官稱乃所重在其德學焉海虞之吳蓋仲雍之苗裔也公之曾大考諱清大考諱天佑考諱遵道遵道仕國初為沅陵簿卒以公貴贈僉都御史妣王氏繼陳氏俱贈恭人公之生也早失所恃而遠所怙然天賦高　能自樹立甫七歲

摘五經之文誦之不訛出語有章老成長者已識其
偉器時沅陵方遠官公獨侍其祖母繼母居海虞且
學且養不以憂遺其親沅陵君被誣繫京師公匍匐
許于廷乞以身代事未白而沅陵君沒公扶柩歸葬
未幾而祖母及母亦相繼沒哀毀幾不能存雖在窮
約而喪事一毫不苟且欽定虞祥之礼一依朱子書
遠近觀礼爲鄉人化之治喪乃不用浮屠法母族王
陳二氏皆徒遠方公迎養兩外祖母於家供養如一
其齒益長學益富大江之東稱德義者必首及公而
稱學術者亦必首及公永樂中旁邑之大夫交辟爲

校官不就乃薦之　朝召試翰林優等且授官或言
其善醫將使教醫生公不願舍儒從醫上疏懇辭爲
時　仁廟監國因是知公命之即南宮教六卿子弟
有薦公行在者　文皇召見齋宮奏對稱旨命日侍
仁廟登極翰林學士沈度秋官郎中王傳交薦之吏
部尚書蹇義以聞　上曰是嘗教六卿子弟者耶毋
使外任即日擢監察御史公素自重又感　上知遇
〻事直遂知無不言　朝野憚之其出巡狩至以扶
持綱常爲己事在浙江則立高宗九經語孟碑而削
秦檜記刺群賢之文表宣公之奏議褒岳王之精忠

忠而於貴州則以蠻夷襍處務持大體不苛以擾恩
威著爲及代還民不遠萬里詣　闕乞留先是使貢
還者率厚所賫而公獨無｜宣宗時以南都留臺爲
重求可任者僉以公應詔進右僉都御史尋陞｜左
副都御史階通議大夫公執法體剛而用正侃〻之
言卓〻之行論者謂其得大臣體未幾有與不合者
愬之　朝公遂以疾求去吏部方奏留之而其辭益
力不可奪　上宴勞而遣之公既歸家事一不問日
惟著述以終所志閉門絕掃而士益歸嚮爲初未嘗
寢疾及易簀無一語之亂是惟天順元年三月既望

也公兩娶皆張氏贈封皆恭人有丈夫子二曰欽曰
銓女子三長歸錢公建次歸嚴顯又次歸俞昱皆善
士孫男四長澹受經于公第進士爲御史克肖其風
裁不幸早死鄉邦惜之次洵浚沭孫女一曾孫男三
女一公生洪武壬子享年八十有六葬邑之虞山從先
兆也公爲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
其學務遵儒先闡經訓以淑人心正士習故凡爲文
章鑿〻爲斷〻爲根據義理有裨世教不徒作也所
著有思菴前後續詩文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註
文章辨體詳刑要覽晦菴詩鈔草廬文粹諸書文鈔

悉梓行於世於乎以吾觀乎斯世其功名如公爵列如公者蓋多有之矣至求其立心如公制行如公者則未之見焉故少師文貞楊公嘗贊其像曰道古人之道心古人之心君子以為篤論然則有貞之為公大書特書而不讓者豈門人之私哉蓋天下之公也

銘曰　吳出姬姓實惟周宗海虞之裔祖於仲雍雍後迄今綿歷百代代不乏人及公而大孰不為學公學惟正刋落文詞直窮理性孰不為仕公仕惟時進礼退義動合其宜公病士習躐等无序乃訓小學為之章句公患官邪淫刑以逞乃著詳刑俾之警省聯菴我師草廬我友力踵前修以覺於後三品之貴八褒之年世謂達尊公其脩為我為斯文楬於墓道尚俾來者於公有攷

卷四四　三六

[illegible]

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何公墓表

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驥撰

中奉大夫江右布政使致仕吳江何公年八十又六以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正寢將以又明年九月十五日葬于里之長山之原先塋之次前期其子玶以兄瑞主喪不敢離於殯側乃獨不遠數百里踰湖涉江衰麻踵余門泣拜曰先君沒矣當屬纊時呼玶輩於前囑之懇懇願求執事數語述其平生刻於墓道今塟有日玶謹奉遺命而來惟執事不靳以副先君之臨沒言是望復出公平生行實見示又泣而再拜余念公故人也不相見者幾二十年風辰月夕未嘗不往來於懷以重其為人今而已矣以所千載不朽者為托且惻玶孝誠切至余何可以不文辭惟公實出吳江望族世以詩禮相傳名源字幼澄九歲通四書大義十二能賦詩作文十三讀毛氏詩十七讀蔡氏書膺推擇為郡庠弟子貢遊於春坊贊善謚文靖王先生之門而又以周易是明先生見其言行卓卓乃曰是子公輔器也十九失怙獨於母居事母朝夕不離其側且不廢學所洪武甲戌膺貢入太學又明年以易領京闈鄉薦名在第七主司刻其

卷四四　三七

文以示後學明年會試礼部中乙牓名在第一、授山西太原之德保州學正文行昭彰克稱師表膺薦陞山東德州知州〻當南北要衝供給浩穰且罹旱蝗、民多乏食公扵其間晝夜極力營為致事克濟暇則問民所疾苦扵利即興於害即除致民仰之如神明賴之、知父母明年蝗生隣境公率父老齋戒禱于祀與神祇、曰蝗將入境神其止之守者有過神其罪之民無所告、神其恤之告畢蝗果不入境於是闔州之民號公曰賽包、家蓋以公之設心制行通於神明得扵黎庶似宋包、孝肅公為耳逆丁母憂民扶老携幼告于部使者留公、勿行公曰聞父母之喪當見星而行見星而止豈可留、而勿行耶部使者以公達大體及出郊上馬父老脫公、履懸扵州門以示去思服闋復膺薦陞梧州府知府值、山水驟至人民廬舎漂、没無算民見存者無以聊生衆議欲具奏發倉賑濟公曰具奏必俟報俟報而發廩民、則盡為餓殍矣首出己之俸為僚屬倡及官立劵借其、粟扵富民遂得粟若干石由是民獲免飢而弗死者甚、衆毀闔郡之謠祠以耗民財者祠凡若干所革沿江競、渡之戲免民況溺之患者船凡若干艘至今民不敢變、尋以詿誤

被謫赴交趾英國張公少保户部尚書黄公、所聽調發公扵二公一見之頃二公重公辭公動止不凡曰此儒者也面委署交州府學事公嚴立教條用夏變夷致諸生忻然從教未幾選貢得士十有餘人至今有位至方岳者為還朝除吏部考功員外郎時　仁廟御極擇賢以輔導親王膺少師蹇公薦擢任鄭王府右長、史公繪欹器圖以進士言其畧曰臣欲殿下以盈滿為、戒王嘉納其言　上聞之特賜誥褒美及侑以金彩段仍、推　恩贈及父母久之改除吏部文選郎中膺近臣薦、陞江西右布政使時江西民所患者勾補遼東大寧萬、全各衛所軍伇為　公即具奏江西之民去北數千里、且、不禁、其地之嚴寒至則死亡者多乞於見勾數内存留、幼弱者三千餘名於南昌衛操練　上允其奏民甚便之、其行利於民者多類此在江西三年〻已七十即上章、乞致仕　朝廷以公輿論所推老扵從政不許踰年　誥許、入覲既見　上憫其果老遂獲賜歸既歸鶴髪烏紗優游林下者十又六年足跡未嘗入城府終日閉門惟焚香手不釋卷以適其所適而已卒之前二日覺四肢微倦、呼諸子扵前曰術者謂我命止八十六歲昨得

一夢測之相協我死後毋作佛事但得蕭山魏尚書公數語述我平生刻於墓道足矣恐路遠不可致耳言訖奄然而逝三日大斂神色如生哭弔者盈門咸曰福德人也福德人也曾祖慶遠祖正卿父信之贈奉議大夫　鄭王府右長史母顧氏贈宜人配陳氏先卒贈宜人繼室苗氏封宜人側室劉氏子男四曰璠曰瓛陳氏所出曰玶苗氏所出曰瑞劉氏所出女兩姚信張震其壻也孫男九人曰杲曰旭曰昇曰晟曰杲曰昭曰暹曰暾曰昂曰昪補邑庠生孫女五鄒致章貴生顧宏李憲皆孫壻也一在室曾孫男三曰復

泰晉平生著述有澄菴稿若干卷藏於家烏乎公於書無所不讀於政無所不達其所操所履一以廉介正直是務誠勢有所不能怵利有所不能詘者歷事五朝始終一節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享有高壽得正而斃況又善教其子孫如璠輩說：礼詩足以襲珪組績風聲是則公尤可謂之不沒也其視彼逞智自私以僥倖一世迨沒身名俱泯不異與艸木同腐者相去為何如哉故余烏得不表其墓以為公鄉邦之士勸噫豈特為公之鄉邦之士勸哉

淳祐辛亥（[illegible]）

承節郎趙君墓志

淳祐十又二年良月既望友人陳鑒來訪余輦轂下之發囊啓緘謂余曰此我故東道主之子之書囑誌岵屺鑒義弗忍辭故請於執事曰公韓諱應龍字子雲曾祖瑄祖華父朝俊世居吳之嘉定望族也公幼從吳之名士游肄舉子業端平間鶴山魏公督視江淮荊湖四州軍馬公以兵機進攝濠州定遠尉以平寇勞補承信郎嘉熙三年大丞相史公復往視師公語長子涇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吾與若可以拔樹功名謁隨軍轉運李公曾伯尾督議將軍呂文德奇走兵間堇鐔勵師迄相其捷特轉承節郎子涇補進義校尉李公方委采石鎮寄納倉以示優擢公抱疾嘉熙四年九月之癸亥卒于正寢年四十有六娶同邑安陸之陸氏徽猷之後通判之孫名妙智事公姑和親族慈孤弱惠貧窮捐廩入菴濟茶湯供鄉人多德之卒時淳祐辛亥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八長子涇命諸弟卜用壬午十一月壬寅合窆于蕭永之上四男長男進義校尉新兩浙轉運司準使次曰涇孚發曰英發曰孚昌二女長適國學進士龔天定次適通州進士顧應環用述曰誌余聞之哀而感嘗慨

汝墳遵化之弗行而孝子之潔白世亦鮮儷古意寥々今行於趙氏之家矣故為之歌大車之卒章曰轂則異室死則同穴以美其有是夫而有是婦也又為之歌既醉之五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以美其有其父而有子也其—承議郎知處州龍泉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楊煥撰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墓碑銘

吳寬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仕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扵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疾革已不能言若有所囑其子者於是其子仲以治命泣請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公同　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重公才操當大用於時一旦顧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何足為公重輕哉是宜置之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氏至公始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復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弱歲穎敏篤學遊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與故翰林修撰張亨文太常少卿陸昶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扵鄉而公

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外司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遷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扵公事邊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於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貢胡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論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　朝廷既不能卻若復往迎寧不貽笑天下後世邪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鄰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户章瑛凶悍附勢得罪謫宣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為功公言于尚書且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昌佐求為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儆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為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為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蓋不可言

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帝
恩專擅尤宜寘之于法以為後戒疏、允再上言甚切
直　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
為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勲
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
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益究察民隱、振作士
風行縣至桐廬且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乃者夫、婦
事人傳以為神明之政焉既乃條例浙中便宜十事、
悉見施行閻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
沮、事有言所不敢者言盖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刑

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冊後多見於用云公事
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夜醉
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礼三
年不入私室、人未嘗見其嘻笑治家嚴肅動容凝重
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書政事之餘
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為詩文允若干卷
外記録諸書又若干、卷陸氏世為蘊、之崑山人公之
曽祖諱福祖諱繼宗皆、不仕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
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
張氏河間府通判璞之女弟、封宜人子男一人即伸

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鎮
海衛指揮使武勲皆封孺人孫男、二人復陽游陽女
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韞兹良玉〻匪、可貴人秀而
毓有美陸公白晳而豐少則有志、誓終其、躬統師籌
邊惟大司馬我佐其勞操縱用舍朝有成憲、愉人妄
干以身障之我力桓〻力所可為夷險一視何、以為
之國有弊事手削章疏觀者駭焉我職在是位卑、亦
言彼愚不知指為沽直知者與之則為盡職為上為、
德不寧惟斯出參政事惠、澤益施未究厥才歸歟則
速、逍遥海濱進退不谷白日自顧吾身獨全〻而歸

之瞑於九泉

吴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四終

吳郡文粹續集卷四十五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墳墓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銘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於蘇臺曾祖某事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於秘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明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郎太師仲子也生於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於門中景祐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餘杭縣市征杭州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海寧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岩縣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者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黃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甓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

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扰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陣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飢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取窮民窮民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飢者獲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岩大邑民數萬戶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遊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乏貧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皐所入日為鷄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隣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訟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其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踰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願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洒毫不能成文

銘曰烏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逝焉我獨徨々諸穉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仲温中舍墓在天平山三讓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為宰靚聲號顯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湖踵相躡為將相寵祿光大為世間人宋初從平江者尤稱於天下大丞相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綡字子上為北章氏通亮英敏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次及公々推與其弟而東書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於有司元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扠其科學者尊其文傳誦以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　范　忠宣公尹洛一見待以國事賓禮尉薦僚吏莫敢望於是故相韓公汝玉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於朝就除京兆府々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即位推恩遷奉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兩州築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虜出塞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簿尺籍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其喪敕中貴人錄嘗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名對上顧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鄉也除祕書省校書郎居亡何以為陝西路轉運判官會五路漕臣分揔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便宜數十條鉤考財用出入之要窒奸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餽挽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己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綖以飛語聞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彗出竟天上感悟免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亟中書趣罷之中書侍郎劉公奉公壻也京懷之未發它日京用復諷御史誣奏綖盜鑄為奸利以併中達於是詔閑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數州縣發卒護送

鉦鼓之聲連晝夜不息捕繫累月庾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錡代徃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鍛鍊如章乃止綖坐是除籍為民徒海上兄弟皆坐非有得罪、公又免官羈台州歲餘上辯其誣罷者皆復〻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朋黨交舉相謂伊周惷直不平斥為莽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為校書郎還倉部員外郎再還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熙寧元豐法度牽矯誣為奸罔非先帝本意建

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官范鏜劉拯纂集為書點其忘詔公為編修官御府出筆墨端溪研以賜後嘗奏事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幸履遭讒慝以見困躓負先臣餘教幼弟縯臣母憐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加惠縯等復還仕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為動容即日詔復縯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告馳省而蔡京復相同列有繳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秦國喪〻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

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踰年病閣郎舍旁營一堂歸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秘所有皆具集今古石刻千卷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公以類分卷每一事為序文識篇首可備一覽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為歌詩音節平緩無戚嗟流落不偶之嘆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朝轉請郎朝奉大夫宣和二年選部使者去為均州提舉兩浙常平未至改提點刑獄還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蹂於兵詔升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

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事公樂職嗜事所蒞有名迹束縛奸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惟恐復之解州神霄宮成廉訪使者劉愇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場台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愇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運使以屬公〻召諸庭下不以屬吏鐫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故怨聞方臘之亂誣之為盜聚群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盜徼賞平江長洲陸氏怙富橫閭里殺人

應捕輙求吏執平人代已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衆讙以為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将往〻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於是勇敢卒謀變公餝将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於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稹為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司使叅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關戍卒二千人號食粮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

其孥公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劃畀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疑〻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詔稹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槖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為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齮齕用首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於燕山訖無善後之策况議雲中乎退而䟽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趣稹上之稹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

祥之言公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徼罪行乎為稹極論數日稹不得已摭取一二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敗績師再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知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由勲閥以文章自奮一出試吏部為范忠宣公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為可倚将帥繼秦公後公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孤立一意衆媢不容将起輙仆遂弃官老於家宣和末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任而大将爭欲引公自助屬時久

安軍政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衆以僥倖於一試公於是憒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就命矣夫諸孤以其年葬公臨安縣横谿塘頭隝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頻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襍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案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曽孫元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蕘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萊右迪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江稅女嫁晉陵孫覿孫女十七人男曰濂曰潛

曰澥曰沕曰滄曰淖曰汻曰洋曰淳曰汭曰洞曰滂曰濛潭滑並右迪功郎泮右將仕郎女適右宣義郎新秀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剛果胷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盡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在亡為解居官嬌々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己家無聲技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三十卷醇深雅奧發明經術居多烏乎公之女擇所從而歸靚四年而公歿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亡又八年而靚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非搢紳士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於如此銘曰韡々章宗巨室秦公有子千夫之特驥墮地維宗走不可係羈籋雲追風一抹萬蹄視天尺五可階而上發論慨然帝悅而向權門衆趨操算倚旁嬌々介居君子之剛踐艱乘危初終若一方儐而振又以讒出孰慍孰懟匪神孰尸謂當乘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蓋棺永已魁名揚厲表々愈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蔽芾如林視此孫曾

章綜龍圖墓在臨安縣乃吳人也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柳公諱瑊字伯玉以疾卒於衢州江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以十二月庚申葬於閶闔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行治屬余銘以閟諸幽烏乎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而志之而系以銘柳氏自河東節度使綽以功德顯於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京兆唐末子孫散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累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於廬州合肥今又為合肥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布帋抒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李釜俱馳聲場屋間舉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蘊州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為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條不悅公者陰訹章以康年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愬於上有旨移公泰州司儀曹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當公事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郎除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故時關陝以解鹽鈔推鐵錢輕重百貫欣賴芻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饋師勞民之費自

博折務增收鈔價以為羨餘權貨務漁奪鮮鹽之入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於是始鑄大錢又更為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苛而物貴日以騰湧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弟請於上出片帋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紛無益也貫不悅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始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在京西抵當所宣和四年除知濬州河朔盜起洛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繕治戎器增浚城隍料兵筭食弥月而辦名賊張迪者聚黨數萬人掠雞澤進泊城度不可攻遂引去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輙入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群躁譙門下公大驚恚斂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群惡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境斂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勸權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倉粟惡逐庾官噉衆為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亂

者而釋其餘已而復臥承勸逐貫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無幾公黜三官免歸承勸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莫測其故久之始悟承勸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傷故官當靖康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疾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邁輿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蜂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識有所施合問義何如未嘗顧望少貶以求合既屢觸童貫被斥朝廷躄其諒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為公所至又輙與之遇故終徽宗朝流落不偶命矣夫娶章氏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郎滋也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抄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乙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塋孫男一人曰楙右登仕郎公弟武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

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珷至遂改薦珷今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達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遇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徘徊其下不能去遂捐槖金命工刻石屬隱士王持弟其歲月釐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爉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兵火戰場中抵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兮閹人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忌嚳々梛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於險兮又推之於將隨懷

奇負氣兮不百一試埋玉樹於土中兮齎恨永已萬木如淡兮闔門之趾是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梛瑊中奉及其子監務滋葬在闔門外同涇內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孫　覿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弃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為四等立石朝堂號奸黨碑嗟乎立法本以使民當適變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鬪之禍而權臣修怨建為紹述齊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場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解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是沮壞先烈入元祐黨以故士大夫避諱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險佞中傷文致疑似為害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擁騎數萬馬驅河朔直犯京闕於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偹倉卒不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倖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至悞國二帝蒙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陽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利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置散至于老

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東來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寺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以翰林學士為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公抵粘罕幙中或折以義理或諭以逆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罕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㮚以執政宗室代行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㮚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危淵聖幸青城予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州粘罕致酒端誠殿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宋盡斂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

富室大家占吝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虜中移書皇帝卜日再會何㮚入見請行群臣力爭謂金銀不厭其意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卜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虜情叵測詎可再乎不聽詰朝淵聖再幸青胡有獻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盍啓於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絕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公亦在遣中得還邦進數從官於政地日詣延和殿昌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

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八相盡按邦昌共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議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傳送虜徼一人之數再從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冤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俣等十數公為證朝廷下其間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使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烏乎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某字壽朋其先吳興人從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江吳縣人也曾祖延正祖澗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器尤為故相鄭公達夫知樞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少卿直秘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為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言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年升內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其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偏旁名壽朋公入謝會正奉公以兵部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々顧見公謂正奉曰儔年少耳草數

千言文詞贍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嘆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且名試矣公自以起於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　視天子為知己而大臣慭公不附己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公罷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二年丁正奉公憂々除々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書舍人賜服三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々多自中出徽宮進

二婕妤公當制仍命郎日進告：入對轉臣有詞壇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宰相吳敏問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困是以危公：秉一炬解衣却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朝士聞之曰宰相以己望人欲養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矣公又曰虜人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粘罕詬怒拘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為請允迪得縱去邦昌既以僭悖誅死而允迪大節宜見褒顯以王黼容遂不錄邦昌用呂好問為門下侍郎同侍共政者皆坐偽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尚書右丞桐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趙氏如初納御史臺秦檜為首尚書者誨執禮為首後檜論功誦言於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蒙褒贈亦以黼客置不問虜人以叔寨欲覆我軍結于都欲滅我國婦咎淵臣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祿哀榮終始若群臣偶以一青挂吏議至終身不齒既以為功：同有不賞者既

以為罪：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於愛憎東西黑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公兄儗字仲孝友過人嘗為敕令所刪定官自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徙寓華亭築室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傍連遣數夫抵臨川趣公還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遊四方代期至則從旁僦舍以俟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光弟從如壎如篪擧熙：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門却掃惟讀傳記著詩文以自娛又十年田園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諳然自足未足營一毛頭之利弟俱臥疾崑山丞舍公馳小舟冒大暑往者財過旬公亦遇疾而歸臥起如常日無苦忽一旦自與於搨名家人至前以後事屬其子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呼瞻望出涕真所謂有善以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辯誣證誤錄一卷藏於家公事親孝心意機微輒逆得之仲弟佁叅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任子

首以名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太學與同舍生劉嘒善議以從妹婦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嘒蹴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寃名動朝廷公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沒公自為文識其事内之墉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鴟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太將仕郎蚤卒曰同能傳父業嘗効張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公行事之實詞句温麗有家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仲言右文林郎董隣右從仕郎張濤右迪功郎徐瑛孫男曰岐曰適曾孫男女二人其孤同學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于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踽：群趨御于帝所奏篇甫上褰旒一覩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騫鵠舉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振海宇亟踐榮路徑躋冊府虫篆鳥跡汗簡編蒲盡讀平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内寶館龍文龜畫河洛之圖北門西掖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涌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噫欠之餘帝恍而嚮將貳政途大廈遽顛一柱莫扶漢厄三七炎正中圯兩地與戎

雲擾靡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毀獨屏閒處侍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言笑未卒趺坐而逝死生之變亦以大奐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欽于世：

莫儔學士墓雖不在吳乃吳人故録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十有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顧公以疾卒於金陵里第先是公以考績還自京師道聞長子嶼卒驚悼得疾抵家疾甚久之竟不起烏呼惜哉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為蘇之吳縣人　國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徽隷工部因占数為上元人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考文號愚逸初封承德郎吏部主事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天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庚申授廣平縣知縣甲子徵入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　庚午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嘉靖改

元冊立　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按察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書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以布政致仕丁酉再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公於是歷任三朝閱五十年歷十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歷十有一資為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公融朗瀾達精於吏理能激卬任事初蒞廣平年甫弱冠或易視之而公関決敏利摘伏若神拊循道利靖而不煩而飭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反為開封益更練堅决會盜起燕薊流刦中原攻圍城邑所在繹騷兵部尚書彭公澤奉　詔疏捕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錯練兵飭甲轉餉傳飧取其呼吸閒而厭難折衝謀畫居多在郡期年隨事經理多所緒正而疆執不撓鎮守中官廖堂持逆瑾黨援圍奪自恣公推抑捍蔽每折其萌芽不令得肆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群閹方熾王宏者尤譸謾慓疾繼廖出鎮衆權席寵氣焰讋人一時有司或屈節自容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荅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寧為援矯　詔逮赴錦衣獄：吏問狀公據理執詞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竟其獄：成鐫三階從全：郎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拊綏久之民用乂安而士興於學甫三年而有台州之命台為東南劇郡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史並緣其閒縱橫饕誼更數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其獘端與利源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吏費浩穰率為主守者乾沒恒一歲二築：輙壞公鉤考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費檄義士經理而程督之故他城易墮而台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有鹽筴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苦豪權煩苛每迂道轉輸而邏卒乘是為奸利至相賊殺不可止公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民用便利而國課亦登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稱貸以需而駔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維審軍皆給足而奸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不多水患地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曰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初莫喻

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楼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既久於台悉浙中事宜經以參藩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石畫功緒為多及以左轄重臨益諳練宏達而意度周審展采錯事惟志所為而釐革積獘若賦發科適調補吏胥皆利竄蠹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不少縱而畫一以守要束章程咸正而校吏不得緣以為奸事緒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往往劍手無所事事然積不能平乘其解任而躡尋過誤一時雖横被口語而素履明潔望實在人卒亦不能有所汚蔑也起撫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湖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輅車者循徧歷州郡雖偏鄉下鄙莫不臨蒞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巡歷所在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僬從斂約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按堵不知為勞念荊湖沃衍而流庸墮弛地利有所未盡科輸煩擾期會迫促民日益貧公私交病故所望勸農振業平繇復稅而擿伏省徵軌迹更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踰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限後繼為難又兵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更代勢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蒞湖北南以廣詢謀又言外屬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藩府咸屬不得內徙此非　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　顯陵之作後大事繁經費不貲公既長於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規制宏偉翬飛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多者然此特出其緒餘耳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及是雖典邦刑而留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於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肯骫骳以徇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豪植强禦咸不得肆而怨讟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為辭肆言醜詆而素所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省不愧而不勝浸淫之辱竟鬱鬱以殁烏乎公論不明是非失實使瓌奇卓越之才不獲究於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固有俟於百世之下也然則公者奚憾哉公素長者不虞人詠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千譽出入中外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處論議

之間陵轢詹迅保〻自將每下視諸人〻多不能堪往〻傍睨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平居事親孝愚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舉身親之恂血淋滴十指皆漬曾不肯自佚以委勞於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解官其後出入靡恒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幾焉英玉不偶然者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從弟英玉繼公起進士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與親接而不輒餽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少學於李璠先生李死一子不立妻萬不免飢寒公

在官每分俸資給之既又為其子植產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養萬氏於家死為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妃妻方氏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於朝凡推挽深究文牒往來咸具於公而一切吏費咸自公出至於里黨族屬婚喪緩急亦多倚成於公其於倫誼至重也為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諸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剗除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博深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既

舉進士郎自免歸大肆力於學時魯南王太僕侍講欽佩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〻事甚簡益淬礪精進居〻年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獻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為高孰為下也然李杜復出不達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罷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雁宕若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燕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委蛇

弛張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宦務往來吳門尋鄉里舊遊期子盡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違竟成乖越烏乎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登衡小紀揔若干卷其生成化丙申七月七日享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歲貢生娶羅氏峙娶陳氏峻尚幼女二人適俞璉趙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為國子生次賓祥元祥耆祥應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明年丙午三月廿七日葬公上元縣彭城山之原前

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取為狀來乞銘〻曰
於務　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允維邦楨烈〻顧
公維時之彥爰外而中式歇用蹝起家民牧弗奪弗
違言飲之德既去而思豈德則同亦堅厥志〻植靡
移乃言有濟扶微與壞樹之風聲載蹟載奮卒偕以
升維靖而恭乃剛弗折式遏其峻躋華列出將使歸
指入典邦刑以翼以貞以莫不經爰飾用文啚兹述
作迺古有訓仕優而學其學何如亶言華國敷章帝
猷詠歌朗德在　孝皇日群獻奕〻發藻攄詞式章
用明翱翔後先公實曹耦德音洋〻維學之懋烈〻

顧公既瓌既奇學為文宗政為吏師維學維政鮮兹
無德緊名之高斯毀之積烈〻顧公運蹇在是豈不
顯融迄也厥施彭城之原公兆於斯尚後有考視此
刻詞

顧璘尚書墓在上元縣公元吳人故錄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姜公（墓銘）　王鏊

公姜姓諱昂字恒頫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
刻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
知泰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冤門無呵卒
獄無滯囚三年名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
公率同列疏論之　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
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
至則雨隨之洛人抃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閑閣觀
書鞭箠縣之不用時每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病疏
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
他日除邊遠自劾乃改知寧波寧波閩公至同官皆
減去輿舁華飾俳優雜劇不一陳於前日本人貢過
郡望公迎戰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
參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
而公以某月某日卒某年月日葬郡城之官山公於

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
學書不得用官帋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遺
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托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
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崇明之西
沙元時徙崑山之惠安鄉今為太倉州人高祖諱仲
和元海運千戶曾祖諱源祖諱箎考諱敏贈文林郎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人子男二長
龍中應天甲子鄉試次淮女三孫男一女二銘曰
抑〻姜侯維行之揭皭然不緇為彼玉堂　皇假近
郡汝其予守色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〻終臥不

起烏乎姜侯可謂君子

姜昂叅政墓在吳縣官山

廣東按察使趙君墓志銘　王鏊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名寬栗夫在第一刻其文稿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〻中浙江按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四年十有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皙纖若不勝衣而警敏弱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于舉業殊不經意下筆郎超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

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為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崐山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四人相得歡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輙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賡和君才尤贍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公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獄無冤滯及董浙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諛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為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襮人以是愛而重之曾祖諱銘黃岩典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使考賜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數君之幼也以為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監學正莫君奇之歸以其女子男二禧邑庠生餘幼禧卜以正德元年葬君於吳橫山靈石峰之麓莫宜人祔銘曰

孔翠祥鷃其文既騫麒麟服棘沈[illegible]忍歲始誰啓之
卒誰尼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趙寬廉使墓在吳縣橫山靈石峰之麓

錢孔周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陵轢奮迅之氣感慨激卬以豪俠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游

皆一時高朗元爽之士若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所善者視余拘撿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為數時日不見輙奔走相覓見輙文酒燕笑評隲古今或出所為文相訂質以為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履約履吉雖稍後出而遊好為容蓋君喜問學尤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勝己者苟不當其意雖富貴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取忤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時〻肆陳圖籍招集奇

勝湍生酒壺列前棊局旁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巍然高寄不知古人何如也烏乎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復得邪性喜蓄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劄記巨積數帙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切要而君未始一注目也為文奇掘深奥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燦然如出鍛煉他人况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

功名自奮稍斂鋒鍔以就文場矩矱亦性淺獵訓故涵詠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公所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烏乎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止軒揭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窮戩巇迄於不偶烏乎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又得末疾行履疲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燕笑謔浪委蛇容與使人意消烏乎君真雄俊不羈之士哉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於宋事見國史六世祖益仕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遂占數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　晉府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〻生伯寛伯寛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何氏生君兄弟二人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徵太醫院

醫生娶吳氏竹徵薊州吏目出後同仁娶朱氏繼湯氏女二人長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生子男一人復徵娶傅氏女一人適劉司衛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君生成化乙未七月初二日卒嘉靖己酉六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初一日葬吳縣横山銘曰　氣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臧而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困以亡吁其傷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璡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　國家

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為人惇實內貞外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行書春秋為文章和平寬原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群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為悼惜之者非徒以寮寀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篪奉襯歸葬其鄉以翰林脩撰張洪所述事狀求葬銘余於汝嘉有斯文之契廿又六年義宜銘故序而銘之

序曰　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藻從僖宗幸蜀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拯事宋理宗為吏部侍郎遂家

蘊之長洲生矩之元溫州路總管生光祖常熟總管縣尉縣尉生平孫黃巖鹽場司令司令生立中松江府知府知府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右贊善無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異群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繹義理已津津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啓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名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又名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廸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礼部三無干敢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礼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各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盡於汝嘉無間言云汝嘉蒙恩贈其父為翰林侍講承直郎母任生母黃皆為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節篪皆好學有立篪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歸一孫欽汝

嘉沒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銘曰

介如石溫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王侍講璡與其兄文靖公璲墓並在陽山鳳皇峰下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志銘　　杜瓊

君諱會姓謝氏維貞字也別號容菴世為蘊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彥達父以澄三世皆隱約里閈不食非其力人皆以善士目之君生而奇嶷不與凡子類未數歲即嗜讀書母平氏憐之輒縮其膏油俾毋夜讀君竊入密室而嘿誦焉既長益究道學歸于厥躬

其居家奉二親以孝與其弟維德篤友愛交朋友以忠信事有不安於義者雖小〻不為也業進士業以易經中正統甲子南京秋闈明年會試春官登乙科選得學正職君以不能為人師乞卒

故處士錢伯鉉妻張氏墓志銘　金問

孺人諱善慶蘇之吳邑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仲良俱懷才德不求聞達母周氏有懿行孺人之生性慧而行淑孝經列女傳通曉大義凡於女經其母嘗曰教而不勞組紃文繡之事族人皆曰巧莫可及既笄擇嫁錫山錫山錢伯鉉乃吳越王十四世葉之孫元永嘉書院山長彥春之子至正從父避兵於吳因而家焉孺人入門以孝敬事舅姑以寬裕待媵妾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忿懥之色不作於容貌贊畫家政井〻有條鄉里皆曰錢氏得佳婦而家業興矣是以名門右族莫不以為儀範然伯鉉處士嘗遊郡庠學舉子業厭後弃去以疾而不見試蹤履儒素有隱君子風不畜羨餘及卒家無長物孺人以嫁時裝送資賄具棺椁盡祭塟之禮鄉族稱之若出一口逮夫男女嫁娶畢悉以家務付子婦司之孺人惟奉佛誦經優游自若正統辛酉十一月二十四日以疾終其生於元至正辛丑抵卒之年春秋八十有一子男一曰實娶曹氏女二長淨延適同郡陳常安次志延未行孫男二驥娶蘇氏騏未娶孫女一適王峯朱彌曾孫男一曰澌孫女二俱幼卜正統八年癸亥十月初四

日瘞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從夫兆也將事郎某公以行狀乞銘于予既按狀次第而述之銘曰繄靈毓秀衣纓之家三從四德良玉無瑕思之古人伊誰其偶梁家之婦陶家之母鬣封四尺胥臺之鄉其藏其固弥久弥康

此七世祖母張氏墓志銘

錢處士墓志銘

處士名孟澣字仲廣初號澹隱裔出武肅王鏐自浙徙常之錫峯時號磚橋錢氏曾祖昂贅蘇之張氏遂占籍為長洲人祖公隱父惟善俱潛德弗耀母蘇氏

處士生有志操知經史工繪事容肅貌端氣宇爽闓作詩時有警句吾祖宗伯文恭公因以女妻之既壯挾貲遊江湖遇佳山水則留連而不忍去詩人學士則親多戀慕之隱文僻字則退而考諸書必求其通而後已用是見聞益博器業益宏而實藉々名士大夫間矣晚年卜築於懸橋之右闢地數弓鑿池構亭蒔花竹培蔬果春和景明群芳競秀秋霜氣肅橙橘紅黃縞雪漫空綠陰匝地處士皆披巾曳杖逍遙其間咏風月以適性情因景物以玩造化客至則觴博奕話陶然忘其世慮又自號晚圃云最後聞　親藩唐王能下賢乃挾策而往　王果賢之為書晚圃且賦詩數什以褒之至有詩宗杜甫畫法王維之句大司馬公安王公因為之作記蓋與其修于壯而成於老也生於宣德壬子二月十七日卒于正德改元九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即吾姑劉氏生一女適祝蕃皆先卒繼顧氏生一子曰桓々以才技徵入　京師供事內府配張氏女一適許鳳孫男一曰曾娶唐氏卜某年某月某日瘞黃山祖塋之次母既而以墓志請予處士內姪也敢以不文辭乃為之銘曰

猗維處士行達言誾鑒古書畫服古衣巾遨遊湖海見聞日親王公野叟卽之若親昵親伊何厥中孔珍晚闢小圃樂極天真乘化歸盡不亡者存刻銘斯石用式後人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經筵國史官武丘劉榮撰并書

此晚圃曾祖府君墓志銘墓在吳縣黃山

陳基傳

尤義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父祥多聞好學尤善老子清靜之說平居常黃冠鹿裘與方士游沒時基年甫九歲越五年母夫人姜氏即命與兄聚于杭從師又四年從內翰金華黃文獻公溍受業至正仍紀元之元年從文獻遊京師授經筵檢討其徒有為御史者以言責咨于基〻謂並后為致亂之本因草諫章力陳其失與君覺悟以正始也而上方溺愛詰知其由欲置於罪怒且不可測遂引避南歸臨海奉母夫人西至吳教授諸生脩養惟謹為詞章必務上法三代下軼漢唐東南聲聞為之丕變遠近學者爭師之戶外之屨常滿屬南北用兵朝廷開以樞密府鎮撫南服起君為都事轉江浙行中書員外郎俄陞郎中時平章張士信統兵鎮杭基以本職叅佐道之以正杭有岳飛坟蕪穢弗恭久矣基追慕與感以狀請於朝俾與歷代忠臣並列春秋致祭尋自為文刻石墓上以表其功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無幾即白平章出官錢若干補綴成帙夫以天理民彝泯亂之秋干戈相尋日不暇給基乃以贊佐餘力為其所得為使聖經賢傳復明于當時崇德報功無愧於往答雖武夫悍卒闒下風而望餘光亦知有所起興擴而充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未幾由杭來吳叅太尉軍府事及太尉自王於吳辟下同聲賀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於基之手基每以為憂而不以為榮也今　國家命將平吳〻臣多見誅殺而基晏然無恐　朝論多基之能尋召入預修元史書成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十月壬午以疾卒於常熟河南里之寓舍得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先四年卒無子以弟之子訥為後女四人長適吳昱次適車某三四幼皆庶出基平居慎重寡默與物無競家人僕隸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宗族故舊自浙水東來依卒養育獎勸俾各有成士有才德可用必引而進之有喪不能舉者為買棺斂恩義過於平生方太尉僚佐強占民廬基獨以己俸買宅天心里即舊屋數椽稍加塗墍環藝花卉之屬蹄小丹立休沐之暇輒與客徜徉其中啜茗清談議論古今出入經史百氏危坐終日歲時有事於祖考始殺牲以展其孝敬初非薄於朋友也吳國將亡食肉者惴惴為恐陷弱鑊君子謂基宜保終吉而已果然噫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君基者其亦可謂克全
而無憾者也今藏於家有夷白齋集二十卷觀其文
雄而趣高可以黼黻皇猷敷陳帝業而乃使留滯江
湖之上馳驅戎行竟賫志以沒茲其可惜也夫

贈敬初弁改字　　陳旅

我愛天台陳敬初少日辭家即遠圖上書擬獻賈生
策入關便弃終軍繻八月官河秋水大三江観舍暮
雲孤名成歸去歲未晩卜鄰有約依東吳

敬初幼名無逸朋友字之曰敬初比與予同舟北
遊為予言曰吾名與字皆有所未安盖無逸者吳

興陳先生之字也而敬初云者援之尚書則近於僭
久欲易之以吾父早世無所請命于宗盟之耆長
也幸為我易之予遂易其名為基而易其字為敬
初云旅拜手

石澗先生小傳　　楊翮

石澗先生俞琰者吳處士也先世自河南扈宋南渡
家洞庭之西山先生雄邁博聞經史過目成誦宋社
既屋掃滌舊業馳騁外家傳語天文地志仙書怪牒
汪洋奇詭恍惚神會玄解不習而挈其要領好鼓琴
嘗疑近代琴操有譜無字失古哲制作之原研究音

調述絃歌譜四十餘篇稗漢太史之遺嗣南以琴名
者駭歎之晨興焚香誦易一過暑寒弗廢四十年手
鈔諸家易說百餘卷名曰會要註易經弁十翼經傳
考證古占法纂圖等凢四十卷名曰周易集說所以
發先儒之藴又纂校百氏書寄行細字端楷有法晝
老不衰喜方士談玄學註周易參同契發揮三篇陰
符經解一卷陰補空同道士鄒訢之不足易外別傳
一卷貫融性命推衍程邵張朱言外之意宋狀元阮
公菊存國初右丞馬公性齋皆白首北面先生自言
遇隱者授讀易法得橐中之秘其闡發圖說演繹參

同陰符非茍知之盖嘗試之者也間論蔡季通袁樞
仲雖與訂正考覈字義未免臆度夫豈無得而有是
言哉至於丹砂化煉刀圭玄牝神方直造玄室靈迹
昭著不屑為耳方閣溺嗜者匍伏前席祈請丹旨先
生以養心寡欲之義旁喻善誘求者外悉中服而去
終其身不以授人也終歲寡出葆順精氣益昌於學
從游無遠迩飢附而飽去參政王都中尤卓然若也
先生風宇清峻性卑機敏畧細節好賓游未嘗以有
無計然不耐庸俗交華官巨室莫敢延請樂觴樵嘲
哂薄玩世享年七十神閒心虛不累形物體氣強適

中人一日命侍者具湯沐浴更中衣先生召仲溫進卮酒飲畢曰吾與汝訣矣諸書未脩者成之言旣神采不移翛然而逝非達於幽明生死之故者耶先生字玉吾石澗其號云

葉伯昂傳

吴敏

伯昂名顒東洞庭山後人父國英倜儻豪俠元季兵興欲教子鄉無碩儒緣山王九萬避亂依山前葉氏國英遣子從遊葉以富傲國英國英曰我能使兒讀書成器齊奴不足齒也國英與長興耿炳文爲友耿延前應奉翰林文字國子助教宇文子貞主家塾國

卷四五

四三

英令子就學館穀豐腆有適於耿宇文子撤講來國英家適江浙提學雲陽李一初來訪一日忽悵怏國英前謝李曰妻子寓旅邸不能不動於中國英曰已令人省問薪炭酒茗醯醬蔬菓之類皆具李驚喜稱山中罕相於是與伯昂之子偕訓顒伯昂大造就而卒業爲後試省浙中上第爲和靖書院山長不慊所蘊挾策走燕京俱風塵道梗流落濠亳間皇明平一區宇始克來歸兵燹之餘母弟俱亡家徒四壁立無意於世號浮丘醉史放情詩酒高歌感慨人多憐之時炳文助討張士誠累功封長興侯富貴烜赫聞伯昂困滯遣使招延會聚通家之好欲爲報第再娶薦於朝而用之伯昂曰時去志違年幾知非毋庸是爲也吴興耆姓姜仲剛范玄德張大聲徐正敬暨閭儒許雪嶠葉仲清曹可大吴宗本丁志仁皆訂盟知己從游講學留連歲卒竟旅死長興

論曰麟鳳之獲于魯狩歌于楚狂而不得爲祥瑞非其不靈也出非其時也吁士亦然惜哉

蠢齋先生傳

朱存理

隱君子邢氏名量字用理號蠢齋學者稱蠢齋先生自少以疾不娶居一巷中蕭然室廬讀書樂道以終

卷四五

四四

存理少時從先生講孝經論語日接見先生時年近五十不茹葷酒蔬鹽不給其貌甚臞而修髯服垢履弊泯跡庸人未嘗一至城府閉門靜坐默校諸經及博觀子史百家生中之客惟禪人道侶有顯者知先生因造門先生避去家畜一童旣死無應門之人鄰有代勞薪水者輒辭病革猶自爲志有書數百卷卒後悉散去存理收其遺文數篇太史吴君序之吴未仕嘗與先生遊者也嗚呼此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弘治四年三月廿四日門人朱存理謹書

落魄公子傳

蔡羽

吳文定公兄弟三人其季元暉生子名奕字嗣業元暉蚤世嗣業秀而弱文定居　京師弗能從獨與母處讀書醫俗年至二十不屑見四方之士然四方賢士譽吳公子者日益衆嗣業不鼎〻以偷不刎〻以隘不提〻柔從不孑〻獨立處乎流俗之世而能嗣乎邁於衆也嘗嗜杯酒而闌〻乎亦至荒也故謂之落魄公子云文定公愛之篤每賓客南來必詢嗣業食飲顏色覺以心疾廢進士業方文定公居喪位盛門不受謁炎熱者求親于吳公子無所不用其心

嗣業則深屏宴息閑影翠軒築紫筠亭日招致高人人至不謝而入坐定毀君賦詩復不謝而去炎熱者不得間然善文定書尤精籀學至堂無虛席常避客東禪竹堂東禪竹堂為開竹林焚香茗爨不違及他務其烹泉爇香之法吳僧無不傳習謂之茶香先生眉目疎秀神采煥發望之如神仙而貴能下士樂而不淫文定既歿炎熱者又去而之他嗣業則蕭然東莊之上美蔚嘉木環渠隱岡琴酒款客來即自如釣而飲〻而歌布素之士無少貶挫可謂炎無所得涼無所失矣嗣業事母孝交友朋以道義一時勝流皆與深相得兄弟婚姻咸篤恩義居家律己無事紛華其堂即封君之廬三世無所加正德丁卯母夫人喪之明年其弟祠部君暴變悲痛相繼遂病不起是冬卒子二人俫雄　賛曰泉不自知其清味之而愈長蘭不自知其芳嗅之而愈香溫其君子遁迹韜光生不為用死而徬徨山虛其巢水虛其釣竹無主人偕我言矣雲兮月兮悠〻我照

平思忠傳

文鑑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為縣吏役滿歷京考選授禮部主客主事維時明興四十年矣中國强盛蠻夷向慕　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蹄踵交於道路島蠻驛至不能容勞贈宴犒館餼無虛日卒主客主之思忠有精力勤敏過人遇事皆應機立辦尚書呂震深器之陞為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虜入貢新任主客者區畫不稱多旨　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累禁繫罪不至去官且習外國事乞宥之以收其後効旨可即日釋復任初有楊弘者陝西〻安府朝邑縣人為刑科都給事中敢直言　上特擢為陝西左布政使來命以弘陝西人例不該除　上曰非爾所知也後不為例弘亦以本貫辭不許蓋是時有楊太

監者數人在陜西故上以楊弘往制之也他日　上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肯言事近日又默然矣可選清強有胆氣者一人往參政以察之吏部以思忠應　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有養子曰平安者私以綾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發解陝西布政司思忠時出行部弘命收而勿籍候思忠歸私以物還之思忠感愧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某府一推官錄事至司思忠知其素貪乃發杖之後其人解京因招嘗分事內某贓賂思忠刑部併逮至思忠就考適有例凡貪贓官吏妄詐不法者咨殺于市思忠乃誣服

謫戍邊會太監劉馬兒奉　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主客久多識賈胡請以自隨　詔釋其戍給冠帶辦事從馬兒西抵吐番烏思藏朶甘隴答等處赤斤蒙古罕東安定于闐諸國而還復免官家居以漁佃自給又數十年卒初蘇州知府況鍾亦以吏員起家絕思忠為主事及思忠參政又以嗣其郎中寮寀交承情分甚密鍾來知蘇州思忠往見之鍾迎候甚恭呼其妻子出拜謂曰此吾舊長官也飲思忠酒時正暑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鍾曰某忝知貴郡非無僕隸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知公為吾故人耳其敬之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始以事干鍾人以此多之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嘗延一相者問休咎徧視在座者其言皆了了不大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目奎因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富貴位三品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坐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頓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一顯者思忠竟如其言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之以散而目之子反以為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猶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瀦為洳為潢污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墳不可以為埏覺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人傳以志其後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一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漫漶（胡館）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瑕先生恐疑悞後學乃書摭而辨之其平居以文章自娛雖幽憂疾病之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相札壓者投於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

卷四五

四九

亦不復為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爭柄然遇事輙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音閣）窗戶硯席絶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策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丹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覈正定相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辨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揉汙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

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吳田一畝云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囷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之具）具毎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胡飢）瘠大禹胼胝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荈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租十許簿為甌犧之費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茶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成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尒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衆小舟設蓬席攜一束書茶灶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

卷四五

五十

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猶急遇事發作輒不含怒辱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浯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吳寬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瘗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瘗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為棺椁其制始備而焚尸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故親死不瘗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尸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瘗者養生送死庶事草略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皆極其厚則瘗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尸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為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法之省不忍之心忘矣碩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之不可變也在　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　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骨矣穌為郡自　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於版冊者其數已甲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繁殆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厝固遵禮制至於小民焚尸日亦不絕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於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有知識而力足以瘗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

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蕪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乃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瘞痛切於己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于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塚廣百畝有奇周植木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今初下民感于義或出地以獻其購于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值若地之賦税則歲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

從其便始侯為此詢謀于衆皆曰固盛舉事也奈地有限而人無窮何維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若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茲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瘞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托以為請予聞嘆曰此前人許不能行者何意行之于今日哉子產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勸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

其民曰尔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尔怒乎尔有妻子有人殘其一目尔怒乎尔怒必訟之于官以報其讐今尔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乃覩置烈火中使其肢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旁觀者猶蹙額泚顙不忍尔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尔幸遇賢守為尔治瘞地尔有喪其安厝於是及尔有力能自擇地則遷瘞于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尔之慮遠矣其功大矣尔民其如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　朝廷法律具在將加尔身無悔　凡義塚在某都某圩與頃畝

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列之碑陰

義塚記

陽達春

掩骼埋胔先王之仁也環封澤枯　國之制也是故全而歸之夫以教孝歛形還瘞亦以引阜夭壓而水瘞斯其爽也久矣干和作沴於斯為烈抑澤國苦無所之匪惟民疾逢春來牧是邑耳目所及惻然弗寧爰求故域未之有稽也乃自郭以東買田九十有二畝自郭以西買田五十有四畝坎而登土旋乃興民約良者卜兆無告者歸茲土有弗率者刑之以殉越再歲此風寢息歲則大稔乃作義塚記嘉靖丙申十

原缺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六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雜文

蘇州刺史謝上表　白居易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以刺史臣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簡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懽誠幸稽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恤黎元實陛下惟良之秩責成共理之日也

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獎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為最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瓆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陽夙興焦心苦節惟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論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式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荅無任慚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蘇州謝上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章承命若驚省躬增感伏惟皇帝陛下受上玄之眷祐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三載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録用並開虛名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

後知事情却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廢墜収拾耆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奉新書二千餘卷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誠重戀闕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隔卑微面辞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書言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間受訓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郎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灾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

之物蠹魚必生有才之人譖言　至事理知此古今
同途了然辨之惟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
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霑雨露之
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　親為榮

蘄州謝賑賜表　前人

臣某言伏奉去年三月十五日敕蘄州宜賜米一十
二萬石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百姓伏
以臣當州去年灾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
月到任奉宣聖旨閤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閭里倫
知凋瘵方據事實　便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

有賑卹救其灾荒蒼生荷再造之恩歡戚同有年之
慶臣忝為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忭躍之至

蘄州章中丞自代狀　前人

蘄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使江淮留後朝
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韋應物右臣蒙恩授蘄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
五日制刺使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務皆有
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預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
當州者口賦首出諸郡況經灾沴切在撫綏尚者無
能輒敢公舉司権筦之利誠籍乎才流豈弟之風維
邦本非敢聽說以塞詔書今具奏聞

蘄州上後謝宰相狀　前人

朝議大夫使持節蘄州諸軍事守蘄州刺史上柱國
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說某山東一書生潦倒
疎闊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
哀憐不遇擢授名郡實荷弘獎慚非令器伏以當州
繇大寢之後物力蕭然飢寒須仆相枕於野誓當悉
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惧無聞問忝
負思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

蘄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前人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
恭守教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具
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
非有偱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願縫掖之腐儒
披華章之服貴　有黜明之典誠招彼己之譏限以
官守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

蘄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前人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
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質虛黷陛明之
典恐與彼己之詩寵過名驚辜深生惧中謝臣起自

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孤真在臺順宗朝為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優知其冤特降赦書追赴京國緣有虛心稱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伸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淹滯袞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署省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郎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禀睿筭下求人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流移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之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性拙無博奕之娛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証毀每事防虞唯托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聦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環玦以徘徊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蘇州謝就除礼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仲淹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

殊登秘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賔於舜門一第為榮四方無効爰自書林預選柱籍升華恥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禀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越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亂終乖藥石良之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况闕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筵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終始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云云

知平江府謝表

孫覿

詔紱疏恩忍返南遷之役蒙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內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愚獲短見謂褊衷觸情妄行自作寄禍學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寬東市鈇鉞之誅永畀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

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冤投豺遷屏於遠方敗履外再於華幄豈堪老退治筆研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備罄全度務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列從臣之托心勞政拙已憂覩戚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斗之尚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膺周宣撥乱之詩深念三吳剏敝之餘改畀千里藩宣之重冤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卧而護之尚欲燕　於獄市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前人

卷四六　七

内閣實儲促上遂嚴之直全吳臣屏叨居方面之崇欣蓬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氈之舊物恍如昨面祗黍明恩中謝伏念臣涉世濶踈空慚憒學逢辰休顯浸冒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編塵兩禁高華之選分符海上漸投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尋陳迹宣布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隣雞犬一空盜賊之餘閭里呻吟田菜蕪沒攀金城之柳衰病何以堪之訪元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憐簪履之遺加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壞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臣望神山而已遠擢小郡移牧通都申畫封圻撫綏凋瘵虎頭食肉　妄意於古人爲華衮扉屦捐軀於異日

辭平江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前人

臣資稟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之冤至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挺擊折以衛終則群盜入室指為奸細又探囊竭笈而趨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亡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還禁垣削罪籍於城且之書收舊物於從臣之橐閭閻驚嘆弛拘維之禁交親故觀通問遺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憊奔走造朝而積憂薰心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强於馳驅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逋慢恍辭上扣全度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凉斐彌積競皇卧漳濱之痾尚未逃於冕貴冒鵷梁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聖慈収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坐薪莫追往咎謬當叩頼擊壤以俟太平

卷四六　八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白居易

浙右列城吳郡為大地廣人庶舊稱難理多選他郡

二千石之良者轉而遷焉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陽僅經三載廣平清簡以臨其人人安政和理和舉一宜以大郡推而廣之用旌前勞且佇來効可蘄州刺史

賜工部尚書浙江西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文天祥詔

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史罔不曰艱惟時魁儒秉忠倡義奨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心為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幾甸之守倚當嚴卿以太常伯

兼領二使表裡撑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清虜氛儒帥一臨士勇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祖茲惟豐芑貽謀之意極其禡牙紆服宵旰之憂所辭宣不久正言曾唯奏吳門奧區今為邊地倫魁雋望忠孝勤王軍中喧騰小范甲兵之謠河上尚稽光世節制之命

德裕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除端明殿學士制

敉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遝降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邃職內以傳畿廷之彥外以褒師閫之賢王素之牧平凉程勘之涖益都皆膺茲今得其人具官文天祥實選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脩義槩質于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負素定之謀允為寡二之翰蓄咨爾修扞之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略予欲復江表威稜聳前茅之令夷虜折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帥閫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

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勳

德祐元年九月十六日賜端明殿學士浙西江東制使知平江府事文天祥手詔

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艱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奨率三軍如武侯爰始常伯之英趣奮制閫之寄將士用命遂泯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有嘉體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勳元戎啓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盌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副細色二十匹纈羅二十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盒一具十兩清溲香三十帖

龍茶十斤至可領也故茲札示其體吾注倚之至意

胡琴婢勝兒（出宋魚嚕叢集）

吳俗祈恩泰伯祠爭圖輿馬獻新奇文王三讓周天下翻愛胡琴寵勝兒

吳泰伯祠在閶門之西每春市人相率牲醴多圖善馬綵輿美女以獻之以金銀行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舊繪者名其為勝兒蓋他獻者無以為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

卷四六

士

王語劉生曰適一胡琴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納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不酬命酌人間酒一杯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娑撥四弦攏撚三五聲喚起邊風馳明月大聲嘈〻奔淈〻浪蹙波間倒溟渤小弦切〻怨颸〻鬼哭神悲秋悉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梁州未作西戎窟麻女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逢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奔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內漢民皆入虜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只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撥梁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得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悟歌傳于吳中

王敬伯歌宛轉歌　唐郎（大家宋氏）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悲千態慇懃是一聲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為雙鴻鵠比翼共翱翔

卷四六

士

日已暮長簷鳥應度此時望君〻不來此時思君〻不顧歌宛轉那轉那能異棲宿願為形與影出入恒相逐

同前二首　劉方平、

星參差月二八燈五枝黃鶴瑶琴將別去芙蓉羽帳惜空垂歌宛轉宛轉恨無窮願為波與浪俱起碧流中

曉將近黃姑織女銀河盡九曲錦衾無復情千金寶鏡誰能引歌宛轉宛轉傷別離願作楊與柳同向玉窓垂

同前　陳江揔

九夕天河白露明八月濤水秋風驚樓中恒聞哀响曲塘上復有辛苦行不解何意悲秋氣直置無秋悲自生不怨前階促織鳴偏愁便路擣衣聲別燕差池自有返離蟬寂寞詎含情雲聚含情四望臺月冷相思九重觀欲題芍藥詩不成来采夫容花已散金尊送曲韓娥起玉柱調絃楚妃歎翠眉結恨不復開寶鬢迎秋度前亂湘妃拭涙洒貞筠笑藥浣衣何處人步々香飛金薄履盈々扇掩珊瑚唇已言採桑期陌上復能解珮就江濱競入華富要花枕爭開羽帳奉華茵不惜獨眠前下釣欲許便作後来新後来瞑々同玉牀可憐顏色無比方誰能巧笑特窺井乍取新聲學繞梁宿處留嬌墮黃珥鏡前含笑弄明璫採施摘心々不盡茱萸折葉々更芳已聞能歌洞簫賦詎是故愛邯鄲倡

巻四六

十三

宛轉行　張籍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牀遠漏微更疎薄衾中夜凉爐氳暗徘徊寒炯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寝壁幽夢長宛轉復宛轉憶々更未央

王敬伯歌　李端

妾本舟中客聞君江上琴君初感忘嘆妾亦感君心遂出合歡被同為交頸禽傳杯惟畏淺接膝猶嫌遠侍婢奏箜篌女郎歌宛轉怨如何中庭霜露多宛轉霜多葉可惜昨日非今夕徒結萬里懽終成一宵容王敬伯渌水青山從此隔

同前　高啓

舟初維琴始薦驛亭邊夜相見歌宛轉情綢繆解環珮彈箜篌歌易闌情難歇江波寒墮明月綠壺再傾芳音欲違辟彼林烏逢晨各飛羅衣沾霜城烏忽起明日相思孤棹千里

巻四六

十四

同前　周南老

舟泊通波亭琴調離鸞聲美人忽見相感此琴中情侍婢出箜篌低回絃始更扣金欲宛轉意慘琴復清贈以白玉瓜月落篷窓明少年悵夢作端由起心兵

王敬伯事見前集

杜蘭香下嫁張碩　宋褧

天一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来經玉樹三山遠陽銀河一水長怨入清塵愁錦瑟酒傾玄露醉瑤觴遺情更說何珍重擘破雲鬟金鳳皇

張碩寄杜蘭香　前人

碧落香銷蘭露秋星河無夢夜悠〻靈妃不降三清
駕仙鶴空成萬古愁皓月隔花追嘆别飛烟籠樹省
淹留人間何事堪惆悵海色西風十二楼

墉城仙録云初漁父於洞庭之岸聞児啼聲四顧
無人惟有三歳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挙之十餘
歳天姿奇偉霊顔珠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霊人
自空而下来集其家携女而去将升天謂漁父曰
我仙女杜蘭香也謫於人間呉建興二年復降包
山張碩家有侍婢二人大名萱枝小名松枝贈碩
詩曰阿母處霊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
巻四六　十五
墉宮外飈輪送我来豈復處塵穢従我與福倶嫌
我與既會乃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鶏子云食此令
君不畏風波辟寒暑碩問禱祀如何香曰消摩自
可除疾淫祀何益消摩謂薬也既成婚授以挙形
飛化之道香便絶迹不来年餘碩般行忽見香車
於山之際驚喜径往造香欲登其車其奴挙扞之
遂退（聞在西洞庭更詳其處）

玉波雙冷蓮　高啟

金風暮剪雙頭欒啼臉辭秋嫣血紫宮女三千罷笑
喧錦雲陣冷紀夾充満江烟玉流右香尋魂弔影愁
茫〻呉天墜露哀紅濕一夜波涼小龍泣

同前　周南老

涼月墮玉波露淀雙蓮冷瓚窓開洞門虚落水叢影
美人久延竚盈〻素粧靚洒進珊瑚鍾神游蓬海境
倚曲歌未終不知秋夜永折得並頭花猶思在烟艇

並秀約花（芷即葯也香草出呉中者佳）　高啟

春香上羅襦暗引蘭槐渡蝶散捹紅房王孫帰已暮
斜條拂蛾鬟采擷同芳杜脉〻両烟濃江皋断腸路

同前　周南老
巻四五
芷秀襍蘭佩華葯出雲房春露發芳采晴曛散麝香
十六
荻〻水簪晶挙〻雲霓裳抽簪瑤盤撃扣節歌楽章
殷勤贈素綃日射生輝光回首馮夷宮珮然風雨涼

唐處士李篪夜遊震沢逢女郎為歌玉波冷雙蓮
之曲曰此衆呉宮二隊長之詞又歌其所製芷秀
葯華之曲蓋龍女云二曲世皆不傳余戯為補之

泰娘歌（并引）　劉禹錫

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為呉郡得之命
楽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
一二歳携之以帰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
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泰娘名字往〻見称於

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於東京秦娘出居民間久之為蘄州刺史張懋所得其後坐懋事謫居武陵郡懋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有無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燋殺以悲雒客聞之為歌其事以足于樂府云

秦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環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撩上客蘭堂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鬟 卷四六 十七 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銷歇題劍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柏哀粧奩蟲網厚如繭博山爐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鵩鳥座中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消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鴻秋雨夕朱絃已絕為知音雲鬟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烟非舊時夢尋歸路必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洒瀟湘斑竹枝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居易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十）去年冬夢得由禮部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遷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 卷四六 十八 知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啟齒而解顏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繫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為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擬孫權答曹操書

蘇軾

權曰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

劉備以自致書辭勤欵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時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懐固陋敢畧布之昔田横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横來大者王小者侯獨能以力自到不肯以身辱先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翦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横之節也哉僕先将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借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响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禄世蚤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将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獮污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為之業耳不意有荊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卧薪嘗胆日月之適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志下忝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劫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墮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

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揮除餘孽同奬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意欲挾天子以令諸侯妄引曆數陰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陷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志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惟同志失望天下甚藉〻也劉備雖然矣少然僕觀其為人雄才大畧寛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志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内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僕與劉備有脣齒寔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到能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足下使僕取蜀是欲滅吳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晋以垂棘屈産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〻不知以故及禍足下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託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卒使憂

政劫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前憾釋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寘在公側怨讐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劫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于九錫其肯赦于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隸豈復有愛于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火江東豈復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報韓維書

卷四六

廿一

蘇舜欽

蒙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乎豈無親戚之情會合之樂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下吏人無敢言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〻鉤賾言語欲以傳播故閉戶不敢見如避兵冦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不可也與之還往乎人〻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〻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訕笑哀憫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弟兄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桒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

廿二

古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士佛廟道觀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之留連不覺日暮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而餒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急難必極相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永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乃悳吾持國也

太祖皇帝圍姑蘇諭張士誠書吳元年丁未夏

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來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尔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笑

太祖征張士誠下令（至正二十五年）

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放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金連兵搆禍罪不可逭命大軍致討分止于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亡逃竄無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擄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伐張士誠諭士民牓（至正二十六年）

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聖王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風憲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責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四十萬人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以甦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粮兵馬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孤兵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成功遂領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而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韓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荊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未及

而政令頗修惟兹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塩貨行刦於江湖兵興則收聚凶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于近郊首尾畏縮乃又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江浙錢粮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詔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迩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児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刦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堯舜禹湯文武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丞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到殲厥巨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其罪其尔人民果能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田土依額納粮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鄙果有賢哲或全城歸附或弃力來降予所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言信如皦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故牓

送丁謂序

王禹偁

主上躬耕之歲僕自長洲宰被召由大理評事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數百人朝請之餘無不歷覽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罷者有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可采而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而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况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得經旨僕因詢諸同列或曰有遼陽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謂之文示僕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謂之履行甚悉且喜其患頗今春謂來示以新文并律詩與賦向所號進士者皆莫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奧其文則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不能辨也自是人争頌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乎學之富人也豈貲也乎哉今之不勤于道不力于學而望人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值其歸贈以序

送貢公守平江序

王禕

上在位二十有三載寤寐治道圖脩太平重念天下黎元比歲失職興師討罪久無成功乃更登庸舊臣屬以政柄於是綱紀脩飭衆正並進始擢南士有時望者為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貢公被命蒞閩中居無何遽召為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缺守任難其人俄復用公守平江或者以謂憲使膺耳目之司尚書處喉舌之地其權位為最要而顧守於一郡於物論疑若有未愜者竊以為不然今日郡守之選重矣而平江為江南大郡其守視他郡為尤重以故朝廷恒選剛嚴碩博之材諳人情而卹民隱者托之以郡寄所以尊大藩重外庸也惟公以文儒名家士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政績輟綦著頃嘗為都水營田使寔治平江其民之利病盖所稔知朝廷覩郅選侯其用公為守也固宜公之宏材無施不可亦奚彼此之計乎嗚呼惟我祖宗統一宇内百年于茲重熈累治式臻丞平四方無虞烟火万里可謂盛矣夫何四三年間海内鼎沸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戎馬蹂蹈已無完區而大以南列城殘毀生靈塗炭亦靡有息肩之所世故之艱難於是殆有不忍言者幸而平江以地利人和之故隱然為南方之保障然餽餉之給比諸郡卒十七八百需供億萬計而其民亦已不勝夫凋瘵今公為郡以父母其民寧不有以輯綏撫摩之以阜其財以結其心乎嗟乎財者民之心也不取諸民以無給國用取之無藝無以得民心品調消息之間公得無有術哉是故一城之完朝廷免一城之憂一民之安國家賴一民之力公也任郡寄之重上體宵旰思治之勤而布宣其及下之仁不久政成天子且亟用之當大任矣迩者濟南韓公鏞守鄱陽南陽成公遵守武昌皆即其官召入參預大政庶幾漢世郡守入為三公之意朝廷今日之用公意在此豈非天下士大夫之所望者乎顧禕草澤之人而有當世之志於公之行因區區一言之公平日知禕為最學將以其言為不佞矣

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王直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以篤義重鄉邑洪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　大祖皇帝命賦指佞草應口成詩　上大喜授蘄州府同知以寬厚清慎得名再任山東鹽運副使潔廉之操老而彌勵至今人能道之彥清其孫也彥清名欒以書經領薦今年

會試禮部郎中教官選得長洲教諭彥請勤學攻文足以得志於有司其試禮部予實典文衡局以科額於是失彥請予與蕭氏有世好意甚惜之而彥清不以望予雖然予固惜失之而喜長洲之得也夫彥偉之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々弟子之所由成也辟若制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欲器之方圓平直蓋難矣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過此也今之為士孰無用世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之不同而無不可然用所以成之皆於師乎望也因其才而篤焉

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為世用此治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蓋多焉不遇則無矣成其才猶未為病也苟遇而弗良師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之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行哉長洲蘇之望縣其地多良才今其未仕冺者日望于成者不少其前所遇之幸不幸予不能知今而得彥清予知其為幸也彥清之學得於家講於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卒是而教之為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乎故為長洲喜也彥清克篤於是邦人父老必推本於同知公之賢而誦公之德不衰是彥清能成其祖之名亦所以為教也彥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送太守況侯述職詩敘　徐有貞

大丈夫將有為於斯世必先養其氣節氣節之固則其中浩然以直遇事而不餒介然以正臨變而不殺不餒不殺而後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處天下之至難矣彼平居悻々自好恃能舞智以為天下之事無不可為及事變之來無以自守而輒餒以殺者以氣節之素失其養也然欲養其氣節必其天資之高修學之勤而後有以致之若吾蘇守況公其庶幾乎侯豫

章人也才韞識明胸次磊落而淑聞乎道義故能毅然以正自立而顯于世其為郎礼部已有偉望時
宣宗皇帝在御以天下郡守多不得人　命舉廷臣之才堪寄者得九人焉特　賜璽書諭勉以行蓋
國朝郡守之　賜璽書始此而侯以大宗伯胡公之舉寔居九人者之首故　命之守蘇々畿內重郡也粮賦居天下之半國用所需多於蘇焉取之土產有餘而民力不足汙吏奸豪欲攘其間故雖有富庶之號民常苦於他郡而為之守者亦難於他郡侯既拜
命即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及下車遂脩政條明禁令

一以　璽書從事黜汙吏檢奸豪奏減粮額之重者十之三凡諸不便民於者悉陳革之蘓之人始則畏侯之威終則懷侯之惠而樂其利如出幽而明既病而甦也侯去郡者再民輒上書乞留于今七年矣治久而化孚侯坐而撫之民無不順者故論者皆曰自國初以来有功於吾郡未有如侯之多者且謂侯有行必達有言必達可謂有大丈夫之為者余曰此侯之有為人固知之而不知侯之氣節所在也異時謁者專使於外秉威據重以誅求乎民方岳旬宣之臣皆向風而靡部使者亦歛手避爲郡縣奉承不暇冀免督責於己遑恤其民乎所在有一二輩輒騷然失寧而蘓之聚者常三四十輩以其冨庶也誅求常倍於他郡侯之至獨挺然以義折之使皆俛首去不得肆乎其害而彼之魁桀者且服公所為謂其人曰况太守清政人也不可犯焉是以朝廷嘉侯之忠而吏民賴侯之德當是時侯之氣節蓋已雄於天下矣余嘗一見侯與論大丈夫之事業侯固欣然以為天其志而余亦以是與之也雖然侯之為郡守亦重且難矣然天下之事尚有重且難於此者以侯當之而不餒以欲是則余之所望於侯者也惟侯勉之侯以

述職赴京師郡之薦紳會餞侯吳門之外各賦詩一章以侯為贈時余適預焉因衆所強而序以弁云

送太守况公述職序

徐有貞

太守况公之述職將行也郡之大夫士擧餞送焉而為之詩文以稱道其德美余忝於郡人之末禮不可以獨已亦既有贈矣而醫學正科盛侃又屬言贈之余嘆曰太守公政績之美信有足稱道矣然吾郡能言之士十百其人極口之辭殫筆之力稱而道之固已無遺矣使余能言且無以加矧其不能乎敢讓于能者侃曰不然夫美功詩人之業也屬辭比事頌功春秋之法也子名在詞垣而任官史局其於叙述固所當然今郡有賢太守如况公者雖屢書焉不為過也子奚辭焉余偪於侃言而領之然余竊以古之君子之相贈人以言也不徒美其所已能尤必贊其所未至故聖如大禹而益猶贊之今諸君之稱美於公盛矣而未有贊其所為者何耶夫以公之所自立而觀其志蓋不止于今日之所見而吾黨之士所為稱說乃止而弗進豈忠告于公者哉昔黃霸治郡常為天下第一後為丞相乃無所建明而功名損于前時韓休亦善治郡　以恬和易之及既當國則直道匡

君有良相風蓋大臣之道與為郡異朝廷覇明于治民而惜於丞弼若休則可為無矣故漢書傳覇循吏而唐書敘休之相業有以也公之高才達識其必有見於此者使其果進而大任尚頗宜以覇之所不足者自克以休之有為者自勉可也夫有而不自足者必成其大行而不自止者必至於遠古之君子惟日孜〻求進乎道恒若弗及用圖其遠大之功業而已余不敏亦常有志于斯故喜為公道也公于是而加孜〻焉以求其道則雖唐虞三代岳牧卿尹之功業而有可致又何韓休之不可及哉遂以是言復于侃而為公贈

答况太守問芝草書　　前　人

正統戊午年九月十日太守閤下今月初三日承專使親扎来慰于墓廬且以靈芝事為問良感良愧某之所以營葬于此者蓋以先人平生有鄉土之思而某為子不肖不克奉承親志侍以還鄉不幸先人遘疾竟終于京師不孝之愆無以自逭重惟宗祀在身不敢即死所不忍窆於客土扶柩歸葬庶幾追承先志之萬一以自逭耳豈有纖毫孝行之足言哉既幸克安厝固廬墓所終喪期亦固當爾豈敢沽名釣譽

以自附於古人者哉廼者墳堂之上偶生異草三[illegible]茔山中人輙相聚觀識其靈芝閧然以為祥瑞某是即時明以戒止使勿造妖捏怪豈意好事者遂乃傳說入城府以誤閤下之聽耶閤下以聰明正直聞且嘗為禮官所識見遠矣山野鄙人訛言入城正賴閤下約止之柰何從而聽之顧以靈物異事為耶某雖不肖少頗讀數行書常恐隊於匪人之域今者不死方圖自立以為報親之地使天下後世不謂其為不孝子幸矣豈敢復隨人造作以自玷耶夫山中之草百數有之自非神農莫能盡識今此草之生某既不能別識亦不敢承識公又何庸問之顧早約止勿復言至幸至幸某固愚蠢者方在哀疚不文不次惟耳閤下諒察

又己未春正月再復書　　前　人

某稽顙拜復太守閤下年前承問芝草事既以明白回復今者復蒙教扎略其蠢愚顧加獎慰且援引古今的然以為孝徵瑞事至欲枉駕臨視某固知感盛德然憂惧滋甚欲即詣府白止之緣在禫服誼不可入公門故不免復此　縷蓋尚古之世物無所謂祥瑞者若夫古今瑞圖之載皆漢世以來謬儒傅會之

言也六經豈有是哉經中之言禎者蓋不過吉善祥之徵云耳其竊有見于此素不信之故平日於文辭恥及祥瑞事今者不幸而遠墓吾親獨廬于此又不意而有此草生于壙所而致人人訛言紛々如此也然百草皆山之生也誠亦無恠其生者此山本名青芝豈非素生此草乎其何足為異某既以此曉于山林之人矣但其人好事甚又欲承奉賢府主意遂以為素未嘗見此草生使就果非素生亦何必為異山中之物生于山中固其所也不足喜也若其生于人之家庭則非其所矣吾且以為妖而惡之拔而去之

矣今乃在山而又當堂封之上所不敢除故遂置而不問豈意人之好恠乃至諠傳以誤閣下之聽如此耶然某竊惟閣下賢明固非可惑者也意者其將振起風化故假此等事以為人人之勸哉然于他人則可以承命于某則不敢何者己既不以為異而順人以為異己則惡他人之造妖揑恠而復順之其過有加焉苟以為孝之為徵則所不敢者人豈不自知如某者方惴々懼以不孝而見譴于天又何以徵乎乃徵諸天是誣天也況此草固地之所生者豈某致之生耶若指地之所生以為己徵是誣地也某雖不肖平生所學不過一誠耳方切々自勉以誠而不足安敢以誣天地乎或者又云閣下之意將以聞于　朝廷朝廷又豈可誣哉某固不才無可用於　朝廷然區々之心未嘗不以朴忠自勵者而乃使之為誣此又不敢之不敢者也太守一郡師表凡一舉動庶民趨之倘枉駕遠臨則必闔郡响動得不大為驚恠耶此又不可之不可者也如將舉之某則有逃遁而已必不能從為哀疚之餘不事筆札為閣下所迫忍苦告誠閣下鑒之亮之恕其蠢而與誠不勝哀感之至

送葉玄圭知吳縣詩序

前人

永嘉葉君玄圭初以名進士選為庶吉士　詔比二十八宿績學翰林五年而出為蘓州之吳江縣令至官期月而民大治以毋憂去今年起復赴京師得調于吳凡朝之賢士大夫之知君者咸以君之才行學識之茂宜列之朝著贊經綸司風化以大其用而弘其施乃處之一邑且久于外莫不咨嗟以惜之惟吳之人士聞之則私幸於得賢而為之與忭以相慶若余之意則又無處乎二者之間焉蓋予與葉君以聯科進士選入翰林同研席者粲年斯文相契之情若兄弟然其為吳江也余送之行既而各以家艱去官

不相見者閱五寒暑矣今余自吳之墓廬起復而來適與君會方之與之叙契濶展懷抱而君復有是行夫知之深者期之重余寧不惜之去然君之所治余父母之邦也君去而大惠吾民又寧不為之私喜耶且吳為泰伯過化之地而子游氏之所生也其民風素厚士習素正而又素為富庶東南財賦所出吳得十二焉然比歲以來民風寖変而澆薄士習寖流而畢陋而向所謂富庶者亦寖以凋敝実去而名存究其所以致然者固有由來矣其將振起而復之者獨不在于賢守令乎夫欲民風之厚必本之仁化欲士習之正必先之德教若其富則必由乎安養之　而致之然長民者恒急於賦役而緩于教化故卒患其未能復也今幸得賢令如葉君其有所望而振起之矣昔子游以絃歌而治武城固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君之學于道也有素能弗推愛人之道而極其至雖天下之大可治而況為縣哉君行有日在　朝所與同選諸君子相率賦詩送之而推予序其簡首

送長洲丞邵君宏啓序　　前人

古之人所重者父母之邦而邦大夫尤所加敬焉孔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夫有可非者未必賢也未必賢者且不非之則其賢者固在所當事矣然此特所居之邦爾非父母之邦也于所居之邦且然況父母之邦乎其礼固宜又加重焉耳矣長洲余父母之邦也凡官于是者皆余之所當敬也況其賢而愛民者哉賢而愛民者雖不吾識固亦吾之所當加敬況其賢而又有斯文交親之分哉者此予之於邵君所為惓々而不忘者也君名昕字宏啓越之餘姚人也其從兄脩撰君宏譽寔余同官之良而相知之深者初君之以文學才行舉而來也余數會之脩撰君所覩其儀止而聽其談吐固已知其所存之厚矣及余丁艱歸吳君適為丞于長洲其持己也廉其事上也恭其處寮寀也和其馭吏也明而臨民也惠至於儒紳之士有可言者又必待之以礼焉由是上下之人翕然稱之皆以為賢余聞之良以為鄉邦斯文之休君亦以迺兄之好數枉顧余山中然余以哀事故不及以復也今年君以三載滿秩報治于　朝詞林諸公以脩撰君之故又聞其賢也莫不敬之而贈之以文章余其故可恕然而耶已雖然余之敬君者豈以為諂哉所以為禮也以礼敬人必有所忠告焉可也自今已往君其尚加

懋乱持己無斁其明也撫民無斁其惠也待士無斁其礼也夫如是則都高官而享厚祿當重任而臨大事将無往而不可豈惟佐邑之為賢乎君其尚加勉

送劉原博序　前人

草窓劉先生原博余之斯文交也原博之先世以醫名蘇宋暨元代有顯者在國朝則故良醫公彥敬院判公士賓相繼以醫國手擅聲于天下原博寔良醫公之孫而院判公之子也然厚博之學不專于醫自吾儒經世之學書以及諸子百氏之言靡不讀〻之靡不探其賾而鉤其深其于辯析物理議古論今縷

縷其弗絕聲〻其不厭也至發為文章蒼然古色有作者之風焉原博初賢良舉或屈之而止繼以文學舉又屈而止卒以醫舉為惠民局官乃始得之知原博者原以為原博以母夫人高年在鄉陳情乞歸省覲既得請而治行與其原博同官及所從游之士謁余謀所以贈之者予曰嗟乎以原博而官于醫有不足為者矣余其奚贈哉雖然原博之志殆不止乎醫而已也余輩之所以知原博期待原博者亦不止乎醫而已也原博固儒者也儒者之事在學與行之修為耳學不足以明不足以為學行不足以經德不道足以為行學行之脩則以之達焉而可以之窮焉而可以之近焉而可以之遠焉而可達以施之天下窮以守之一身近以行之當時遠以傳之後世余也謬以儒名竊有志乎久矣然質魯而才下無以自副斯志者故願與原博言之幸其有以相發而進我於道焉若夫醫師濟生之術原博固不求聞于余〻亦無以告之原博致於寧遠致養之道敬恭桑梓之礼又原博之所素敦焉者其待予言哉其待予言乱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六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七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雜文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陳○基○○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七年為至正六年詔公卿輔弼之臣若曰朕將以天下之治責成守令尔尚各舉所知以稱朕意于是皆拜手稽首曰幸甚臣等不佞敢不慎擇其人以無負聖天子嘉惠元元之意乎既退誠（咸）以四方萬國至于荒外守土之臣莫不各以其職宣布上恩時節貢水土百物以供郊廟社稷神明之祀而平江為都控帶楚越所部四州二縣地方千里海陸之産饒于右昔國家所以為奉地也根本所繫寔異地壤職師帥任保釐于此者尤難其選居久之有以西夏六十公子約之賢為言者宰相曰是故同知濠州有德于民者乎此長者可以復明詔矣即奏為平江路達魯花赤時至正九年也公方持江西部使者節命下即由豫章趣吳郡長民者方臨人以嚴而刀筆吏規規守文不知大體公因憮然歎曰此風其可長乎不戢將敗吾改（事矣）日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官增弟子員聘名師用月書季考之法程試之取

中式者補郡曹吏尋飭學宮墻廣倉庾以儲廩粟買學宮南廢圃作靈星門以正廟貌公餘政隙輙呼吏屬雁行立從容為言修身理人之術出入經史上下古今亹亹不倦日以為常郡諸生化之爭自激卬以明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彬焉公方務与民興利除害會有詔罷長生牛水深圍長蕩之屬者蠹遺官為尤甚公因自念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二千石之事也今聖天子下寬大之詔苟不以斯時悉除民所疾苦後悔將焉及因疏其害力請而免之矣（吳）介居東南道路之咽喉有田者常賦之外又以餘苗供郡城興吳江平望水陸驛傳勞来之需公曰此非政之善也乃以歲餘官粮変錢為子母月取其贏以次責郡曹吏生（主）其費號曰祗侍民大称便海運粳于盜行委（消）誘公按兵崐山之劉家港公先身士卒戮力海事春夏兩漕皆以時達京師淮右兔竊發攻陷江東西郡縣浙右騷動省憲督吳郡募民大興築城之役周餘四十里費且鉅萬然皆不仰之官屬方盛暑公不忍其重困語及且泣下且時身出入版築之間劳苦之海盜復犯崐山公募民為兵選官吏家之

居者分守郡地時門之啟閉以備非常初寇之入杭也行者做冒民引兵入援公曰賴杭居啇不應禍且及應之則民不堪命因發而募兵義五百人赴之未幾寇陷常繼湖烽燧漲空鉦鼓四起羽書告急相望資粮兵械什器之求絡繹道路人心恟、公晝則閱決趣辦供億紛紜夜則申嚴約束以死自誓民賴以無恐居久之朝廷除行者臣不遠數千里率蒙古備禦吳郡已而省臣調他省江浙行中書因檄公隸制軍事公鞠恭夙夜與士卒同勞苦然不動聲色而賞罰號令視前十倍居民安業遠近稱之使者聞奉詔募民輸粟佐江西軍視多寡補官有差列郡承風應募比至吳公懇、為使者言吳民困于糴和百需來價湧貴斗至錢若干緡小民艱食無頼方發官倉賑糶之寔無以募應使者感公言遂以所餘告身還朝廷時論偉之先是榷酤官止收其稅後公私讓賀吏取酒酤户吏徒並徒乘隙甚者至破民之産公議立罷之征止常稅而已公學醇識正性尚寬和聽政決獄務本經義而參之以章程秉志忠貞律身廉恕而將之以勤敏起官至諸生官二千石而退然身若不勝衣始公之下車也士仰其德久之東服其能終也

民安業其宰相奏公治行最東南詔嘉之特命增公秩復公位三年吳人室家相慶曰聖天子以公保乂我百姓三載告終引例當代復詔以公私我使吾入有父母出有司命俯仰六載夷險一節晏然不与隣郡之民冒供矢石殞鋒鏑膏血塗野艸者聖天子之賜也盍石刻載德以昭示無極且公旦暮入參廊廟進陞臺閣勲進位崇爵与德称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太史公之職也乃具狀授予俾論著公治吳善政刻而頌之以無忘聖天子之賜公以成均上舍生釋褐授濠州同知調南平浦城二縣長轉南陽府同知富寧庫提舉尋改同知都漕運事由歸德知府拜監察御史又陞江西廉訪使副除今職云頌曰明明天子、惠兆民孰宣上恩曰在守臣莊、疆理廣禹舊蹟孰先農人布時黍稷濟、在廷奉詔拜于慎肅乃像旁求遠取九州立牧施及八荒各戢方物時鄣來王睠兹吳會東南奥區厥土塗泥化為上腴豈伊人功勝于地力諄、德音斯民之側孰將明命往綏茲土抱其嬰孩授之父母宰相荐公天子曰宜彼誠長者朕用弗疑始而吳政遑以刑罰始而吳吏拘以文法公寬理之訓之經義大者賓興小者試吏詵

詵多士吏化翕然飾其儒宮以表化源公教既施民
瘼斯究田疇漏胥驛犒何有公承寬詔上疏貸租使
者来責缺之吏胥海冦梗漕公威却之船粟億萬往
寔京師蠢尔妖冦蠭起蟻聚蔓延江南屠州陷府公
成郡城戴高其雉公厲郡兵戴奮其士吳城匪城公
仁可憑吳兵匪兵義公可秉公哺我飢公拯吾溺去其
蟊賊滋我稼穡羽檄交馳以急告公徵求調發斯萬
不同公曰恤哉此皆王事敢不鞠躬夙興夜寐有卓
治行上達九重天子曰都予懋乃功有臣若斯宜在
左右重憂吳人失賢太守詔增公秩詔復公位以公

私吳寔天子意公之為吏如漢龔黄公嬰其变彼適
治康公之受（愛）民如鄭國僑始不忍斯終安其教公留
柎我公勿去我公不我遺我忍公舍公惠在人公勲
在石天子用公賜此成績
○○海道都漕運萬戸府達魯花赤脱因公紀績
○○頌　　　　前　人
天子之本在京師京師所仰在海運海運所恃在舟
楫舟楫之利所以濟不通然振古以来有天下者未
有海道為渠轉漕東南億萬之粟灌注天府以備粢
盛祿廩軍旅之儲如今日之盛者也葢世祖皇帝闕

規大畧所以為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計始天授之
非人力也一旦有司撫字乖方鯨波鼓怒襲吾粮道
堅舟利楫蒼黄失措鞠為灰燼于斯時也軍国大計
苟非得人以濟之則祖宗七八十年振古所未有之
利將有臨流浩嘆而已頌何益于事哉此海道都漕
運萬戸府達魯花赤脱因公所宜大書特書屢書不
一書者也初海道之失利也聖天子圖新漕政而難
其人廷議奏曰今樞密院斷事官臣脱因倜儻喜事
忠謹絶人讀書知古今達事变曩執法御史府讜論
不回天下偉之臣等敢昧死請以漕事屬脱因說（詔）曰

可時至正十○年○月也先是每而漕事梭（設）漕民卒（辛）
以漕隙脩器械舟槳必先期補製謹風信也自海道
有变粮艘陷没者參平會公下車忱（申）嚴約束且追漕
期衆皆凜、不知所為公乃下令俾買吳楚商船往
来江湖之頓售者并日兼工益小為大且戒曰事貴○
神速慮多决少兵家所忌此漕事吾以軍法治之敢
有不用命者乎而漕賴之卒皆以時達直沽公用事
精勇類如此上大悦詔賜二尊酒副之束帛公曰此
特事之权尔非經久利也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令（今）
漕民告病舟楫不戒危道也变而通之其在斯乎乃

移文平江嘉興湖州松江諸路府遝民力之勝任者補充漕户是時鯨波告急新漕之民利涉無虞因樂為之用而軍国大計所謂萬世無疆者克濩舊常褒勸之礼視前有加而公之事集矣公雖任專海道然茍有以惠生民利社稷者知無不為去歲秋吳民秕阻飢公發漕帑糴粟以賑之今年春陽山民嘼竊發縱大剽掠鼓行趨郡西門公身先有司從數騎出萬死不過嗣一生殺獲甚衆居民安堵省憲聞之皆遣使来賀十五年○月○日詔拜公為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揔制軍民保釐東吳仍督漕事寵賚優渥昭懋績

也漕民因有作而言曰公糴粟賑民、誦之以詩公殄賊安民、刻之以石公重興漕政懷濩海道制权宜如裴耀卿謀經久如劉晏處身請絜仕不廢學如韓滉唐有三人倚為鄭侯皆以漕運致位宰相公令之鄭侯也三人之長公寔兼之而頌声不作非曠典歟且公居漕臺則功在海運位執政則志存藩省異日登台輔秉机要則又將以德加天下區、之頌于公。何有哉雖然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詩之善經也乃磬石徵文論著公漕政頌之公字明善世為蒙古丨部人頌曰

另行写

昔秦挽粟漕運乃與一石之利百斛費并漢唐沿之陸運水行負擔摽舟乘湍跨陵（其一）武穿饑斜戕歷底柱或鑿三門或役婦女百險備更萬夫疾首庸錢千計浮不盈觚（其二）大哉皇元天闢漕渠匯陸以阻弗川以紆于於廟灵海括坤之區噓吸百源旱以自居（其三）維皇道之濟險以德海若駿奔馮夷戮力掖我灵福贊我文蠲篤一波不興萬里斯息（其四）直沽之口析木之津粮艘會同伐鼓奫、六軍騰懽萬姓交忻飽我糗粮樂此冨般（其五）大略宏規善建不拔詔謀無彊振古莫越孰揚鯨波百怪並發（其六）熸我樓櫓梗我粮道出沒濤風犯我城堡彼方雷吼此寧電掃孰

乖樹循致此僻梗（其七）既劫之舟復寇之粟止上閼梁盛下戲廩綠祿軍無見粮民食半菽憂貽當宁議詷秉軸（其八）事有非常得人斯濟孰寔堪之惟脫因民昔居諫垣抗言不諱使長漕臺庶展才智（其九）君命既加公責斯專金符虎節銀章龟綬秩長萬夫势崇列守公展在公、退在酉（其十）公行雷動公止山立公令一申公事畢集以治兵漕以权濟急勇輸軍儲往寔京邑（其十一）帝命偉之寵賜有加公曰斯权經久則那法貴变通户別等差損上益下作寡就多（其十二）漕民核寔欣舟檝利完春餫夏餉風往浪旋轉粟如山弗危以頗傾飛在

另行抬格写再書

文

後陽侯在前（其十三）昔爲效逆今則助順威德所加載以明信威德伊何不驕不吝明信伊何克廣克慎（其十四）天子曰嘉事立功成受以執政升諸外庭拜命分會督餉治兵公文且武公允且平率我曹事衛我蒼生（其十五）公令今在外保釐吳土邑有長城民有父母公行居中進位台輔室有棟梁穀有甘雨（其十六）邑傳輿誦野播民謠或聞鄉校或采芻蕘詠歌功德嘉歎賢勞爰勒貞珉永繼風騷（其十七）

送張州尹序　　前人

卷四十七　九

常熟言子游氏之鄉也子游當春秋之季列國爭衡而其爲武城宰獨尊信孔子之言弦歌礼樂以教之及漢興收秦民于百戰之餘而相國曹參獨師事蓋公用其清淨之說以治齊而齊大治夫清淨之說與君子之道不同然馴而致之亦足以勝殘去殺與民休戚則學子游之學仕子游之鄉而所以迹績愛人之休烈于變易使之淳風顧不益簡且易乎然百戰之鋒或不戢于秦漢爭衡之勢或不殺于列国于斯時也欲治之以清淨　　而不先教之以礼樂乎則杼柚其空瘡痍未復故今日之務莫要于教民　　莫艰于拯民苟非仁足以周撫字知足以遏強禦才足以綜繁劇廉足以律頑貪而又將之老成強之以精力如保定張侯庸道者亦烏足以守北門之管鑰貢水陸之咽喉卵翼生民股肱藩省也弋今日用侯與侯之為今日用殆非徇其名而已蓋將有以收其寔也吾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常熟為吳大州薦紳之徒豈無忠信非公事不至尹室如澹臺滅明者乎斯行也吾知其不待蓋公而州治矣申公有云為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侯尚勉乎哉

送虞秀才序　　前人

卷四十七　十

故宋太師虞雍公以雄姿偉畧佐宋中興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其經國大業之著于章疏忠貞氣節之形于奏對太史氏所録蓋班班焉有志之士聞其風者猶足以興起而況覩其全書者乎其書舊刻蜀中已而燬于兵四世孫通判宝慶府君將復刻之湖南弗果五世孫參政當国初尤篤意于此會故人眉州吏史孝祥守興化聞黃伯固家寔有之求之不能得至六世孫學士遭逢盛際浸以文章致位通顯其侍書奎章閣時嘗屬閣校官謝中物色之中至閣遣閣武官有購得之者將資賫以見學士未幾學士歸田里尋捐

館合自是書之存亡無復以為意者已与予友者曰堪字勝伯于公為八世孫一介布衣困窶無聊自勝伯以上居吳、子弟与勝伯儕輩者往、厭弃筆研不屑事父兄書自負以班仲叔者無慮十六七否則亦窃自緣飾為公孫子不成其敝猶足以舞文巧詆與鄉里少年争長雄勝伯之計顧不出此獨折節以紹隆家斈經紀遺書為己任間關松江俞子中為吳理官時得其書于魯人賈景莊氏將親往求之斯行也天其或者未喪于斯文乎吾聞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勝伯去公八世矣斯文也猶將賴勝伯以弗墜韓愈氏有言莫之為後雖盛而不傳勝伯所謂善為人後者非邪于其行吳之能言者争為詩以相之屬予序之

送張同知序

前人

張居德常由吳縣長調同知嘉定州事將行或曰德常為布衣時躬耕陽羨里中讀書事親足以卒歲盖自以為一世之高士矣及辟丞吳縣尋由丞陞尹出則居官字民入則与子弟侍老先生起居訢、如也久之咸使民化服而縣以事因日以理由是治行為郡稱首使者循行州邑而德常遂以最官居上考盖至

此而德常雖欲復以布衣高一世不可得矣及調官海上或曰州視縣雖已崇然同知為貳賤縣視州雖益卑然尹為長吏尹之職固專矣然自辰及酉契、焉率以事隸大府雖飢渴不暇飲食者若干年僅得以最考稱于時由是言之為尹孰与佐州為貳職亦較然明矣夫鞠躬州縣与偃蹇布衣出處固大不侔矣然使事親讀書無或慊于心又庸知造物者非所以玉成德常也哉又曰夫祿所貴乎逮養者以其能推以及民也德常為縣治行卓然可稱其殆知所推乎自興兵以來芻粮器械水陸戰攻之具取給于州者不一而足而奸吏並緣為市又貿焉日夜侵牟朘剝乎其間田里之民噢咻呻吟而卒未知所休息者由上之人不知所以推之、道也德常既知推之于縣矣則夫舉而錯之于州譬之醫者之用藥取其已驗之方而試之則尚未有痿而不起傴而不信者也德常勉乎哉吾恐同知之席不暇煖而有司將不得以尋尺較歲月于德常矣予与德常善故于其行以或者之言告之然不以頌而以規者盖知之深所以望之厚也

大明吳縣令鄭公遺愛之碑

祝允明

日月容光天無吝照而局于蹷者有限江河潤物人皆仰沭而蒙其福者不忘安上治民寔存良牧至於安之〻深而三續必陟治之久而百里难淹于是思以陟而始周澤由去逾覺上之去下之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今夫地望莫重于江南匠工莫艱于令長故曰鞭蒲者罷棱亟者酷推而究之在〻東濕也況而吳之為聚也巍岩巨浸財賦區藪士豪商雄月旦紛午異時為之者惟跋疐之患弘治癸丑天子策士于廷得任丘鄺公璠~~是~~字廷瑞明年吏部以吳縣缺令聞天子曰鄺其可公、來曰是惟國家扶馮又特雄

繁非堅其操立而宏其範模者不可我知為之若矣盖公天授英絕才力豪挺明有以洞闓奥智有以幹樞鈐勇有以嫓強傑果有以樹事功而又本之以慤慎居之以莊靖籌焉而無弗獲擬焉而無弗中興焉而無弗成釐蠹修潔其持躬也廉靡食忘寢其程力也勤裒多益寡其科賦也平均番時使其力役也隼左吐右握其礼才也篤予明奪公其聽訟也神飭礼舉義不可具指始學宮多缺觀乃引闢正門購拓隅隧移廨植表昉造射圃于邑治則載新門合祠表尤詳于閭閻之間嚴慎周完囚免非命遠近杠梁咼立

仍葺者以數十計而西成渡水最鉅疏川滌瀦不一而晉安歸涇之復最便他如社李倉儲之建運河浮橋之設壇壝祠宇之飾洞庭諸山耗稅之永蠲者歲六千三百石有奇凡制使被朝命協有司集衆思以事〻者往〻公之裨劾為多仕優退食又刻樓氏耕織孟以治生日用曰便民圖纂与吳越春秋金石新編養蒙大訓忠孝詩歌流布之或研精吟述音致深切辭華淵雅延鄉名枚賡載連牘于是桑稼條登紘歌响騰民人育而魚鼉若奸盜息而鼠雀稀八年于茲六事交又今歲壬戌公朝于京師天子曰邑固壯

不足以羈吾良惟徽土弗若乏貳佐守汝其往哉公乃拜命以行既往而邑之僚屬士庶懷戀追切不能已〻判簿踰俞君秉姜君亮幕史蘇君信吏李鍾吳孝粮塘里老王縉徐瑛沈進陳震等千二百人思紀遺愛樹之風教食議既協委筆于僕〻公先後建置邦之尊達如少宰吳公等紀勒豐赫懸諸不刊矣惟古之論政孔子曰獲乎上有道周公曰平易近民〻必歸之聖人亦若是耳異乎今之談者或一道焉寔梯賄韋模棱我三尺以從女曰所以獲乎上也虐戕畏高自欺于一朝之華面曰吾民已歸矣其然豈然吾

未敢信盖所謂獲与歸者根古难之而今倍為古難獨以己今難兼以人己可力人不可力是以曰倍然君子亦曰己而已矣奚人之間别所謂己者天之理也天之所定孰得而遷之故聖人法天命運天机于此核擢而崇進之其来未可以渓而因以知公之得于上下者由其合于聖言所以久而徽去而思其效不于他而于此故曰天也非人也嗜其懋扎粤覩古之豪傑或列循吏或標文苑飛華汗竹千載可師今公之善圖繁約而求之則所以主之者循也所以行之者文也兼彼此而貫昔今吴士與民何幸親遭而穠被之肆不量荒簡登之琬琰云尔烏乎剪石鏤金永口于碑泯有誠思我無偽詞弘治十五年秋七月吉旦立石

送本縣邢令君詩序　長洲　前人

黄梅邢公出宰敝邑政明而通化久而富教方深朝天有期民等攀蹊嘗假諸詞誦着民王鎬吏什數篇并献行褒頌美不傷于繁複中感無嫌于猥鄙敢復序列為公之舍我赤子而入朝廷公理在彼則留之者宜私顧在我則還之者得将何為吾儕之情扎潤物之兩匯專一區公在廷陛間調中酌外澄湛聖澤滲渎上下将吾儕終被盥沐孰曰違顧侯其升矣烟霄未涯悠〻衆思具如章句

太守曹侯十詠詩序　楊循吉

今之郡比古諸侯國揆厥治要則必以移風為大然而民不易令令必以身率故從政者鮮克由于是焉其惟正己者為能出令而移民風之風移俗美政化以成宜頌之不能已欲有行之者我郡守曹公是已公初以監察御史来知郡事下車之日合郡肅清得綏柔化暴之道然公之所為嘉惠兹土者不寧惟是盖蘇為江南郡甲民物蕃庶歲賦踰三百萬襲承流

風尚鬼好奢昧喪葬之正理習博戲之鄙事其他蠹懷壞雅俗者又非一而足公深惡之以為〻国治郡當澄渊培根不宜使百姓重困乃先斥其一二大者而以毁淫祠節喪費絶賭博禁燒香為首獄令一出民相邢敢纖毫犯既而又為蘇人有燒屍之慘則営大冢六區環城而列俾葬其中又盡髮女尼而廬之逐倡優而去之由是人知向方養生送死靡不遵道易浇為淳邪鄙悉去噫此所謂正人君子而能移民之風其功甚大而一本乎躬行之德者也于是少宰吴公首唱一詩以咏毁祠之事而殿撰狀元毛君編修

沈君吳君陳君進士都僉事憲張公胥謂公美政尚多不可遺則皆次第述作若節喪易禁博游与建冢屏尼逐倡者詳矣或曰公尝作興學校獨非續乎廉正率下獨非美乎累致豐年獨非德乎繼而作者郎中黃君鄉進士浦君解元唐君又三人合而書之凡十篇而後公之事備詳、乎何其盛也傳曰君子之德風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公寔有焉蓋柄也者風化所由以上下者也獨惟我公為能用之以美吳風弗惟其末惟其本不務其小務其大已而果臻寔效古道用復此今之称善治者所以不能及歟夫功德盛

則歌頌興公之于蘇誠心愛民有父母之道明理道俗有師範之宜納飢于飽食約蕩于真素推溥于敦厚仁隆義篤不可殫述則其功其德垂于無窮亦蔑以加矣由是而詩歌之作編既成予以郡人請書首簡以告太史氏夫孰能禦之

送貳守和侯考績詩序　前人

郡别駕之職所以佐牧伯宣化理昔晉太保寔陟斯任以基三公君子樂之吾蘇在江南號称雄邦、君而下屬于貳侯貳以贊治莫雜于今蓋由我府主廣東林公之賢也惟山西和侯以名進士而宰劇邑用績擢陞是官始至而闇然既而翕然及今而燁然侯連署州縣皆以廉介有為馳声于時其平居衣袍疏食誦古人書自、娛而已声利之說不惟不留于耳且不萌于心及其蒞事輒如山不移于時我公方以治行為南諸侯冠揆侯之道允合不戾故議則協謀則同事則濟用是以靖我邦人則貳于公也無雜矣歲弘治甲子官三年將起報政于天官我公于是率諸大夫既暨郡官為詩以播之夫凡政之報也上官長察輒以其績書于册將用是為殿最他日考功第其能陟其官以侯言之其最宜然為甚公以公牘之褒

未足以尽意故又著之詩歌焉蓋古者列国陳詩以備采録觀民風則今詩之作其果出于是歟侯居官不懈持操甚高及是政成而往其將去是而郎夫顯融也亦不遠矣詩不徒作也昔棫樸之詩以得人為周室頌于斯有焉因公之命敢書以為序

送史縣侯考績序　前人

維吳大邑冠冕南州握銅符而令茲者厥維艱我況乎百里之任在今尤重黄甲于焉歷試烏府由茲簡拔萃不以親民体要大化首先者也君左淛英材中都雋望爰釋鷄班之朝來操牛刀之割自臨擊黻土頌

斂戴途以信感人不尚朝三之術用簡禦物遜與畫一之謠凜兮其潔已恂兮其下士綽兮其寬劭兮其不可犯故得四境修六事治書考維最語無遺褒允矣哉愷悌之不負人也華艅既駕彩鷁將飛望五雲以張帆端一笏而思對君禹門過而神鯨化君丹藥就而金馬開在此行也瀉酒在卮何言可復況便請補相臺之缺酬花縣之勞烏嗟我吳人豈不縶白駒于今朝固將公霖雨于天下也維時仲夏麥風清淑冠蓋路祖餞子序詩

送姜太守攺任寧波序（即龍之父也名昂）

卷四十七　十九

王鏊

姜侯恒頫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浙間一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畀之于是朝之士大夫莫不侈——上之仁嘉侯之孝侯喜得侍其太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乃獨惜其去也于是寧波之仕于朝者求予言為贈噫守令之難也頃予還南歷數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舉者蓋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盡有環數城而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聞刑獄減賦稅集斯已矣其誠心撫字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合郡之所利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行者有矣合郡之所害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去者有矣故曰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況先王之世所以治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康乎平豈弟固已飫于河南其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者無失其為老也幼者無失其為幼也是所謂循吏也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送劉吳縣考績序

卷四十七　二十

蔡羽

崑長之墳衍太倉常熟之瀉鹵其稅三倍于吳而吳之境亦三倍于諸邑以其有名山大水也北起吳市南盡歸烏東内三江西薄荆谿湖山相去恒數百里六鄉邑之業農不謀工工不謀賈而吳之業作不齊島居而陸處風土阻越奸胥猾吏得蒙其上豪強之黨得陵其下六鄉之亾人得匿其中四裔不法之徒得冐冒突而相冦擊故令得其人則湖山之間樂非其人則湖山之間憂吳非易為者也正德丙寅春吉水劉公來為吳令適郡有崇明之警修戎器選丁壯供餱粮恒君救水火然而烽火之候一日數至為令者

内聽其民外禦其侮日中揮汗漲（張）燭而遑不寧如是數月乃已丁卯戊辰之歲時政乖繆貪暴之徒橫索于上非意之变朝不謀夕吳之難為非有甚于遠年也劉公以進士有名首授大邑老才風夆練達之器故能乘時奮發嬰其苦办鎮之以静處其艱难治之以本下車未遑首敦教化旌廉節寬民于農桑之閒講其能賢以厲其頑鈍不激不沮不為奇新而三年之間翕然称治由是吏不敢挾其刀筆胥不敢豢其科條豪強勸而為義以輔其上而慈其下九流之人各順其道逃亡之息（蘇）悉為赤子湖山之間盜賊屏息

桴鼓不起吳民之樂乃遍疇昔而六鄰之中咸來則化矣由是觀之非吳之難得其人之難也公方考滿于部礼其（行）為之序

送大參徐公序　　前　人

衒新奇以市譽矯施設以竦衆可得于一時不可得于久遠順流守常無所斟酌可以得博大之名不可成博大之化斯二者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寬而不慢簡而不漏不厲以肅不巧以精始若不快人意終樂且利居之若無能卒成遠大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是得道者也江西大參永康徐公守蘇五年而擢河南參政假左參治蘇又逾年而下江西之命其刺蘇也六年有畸徐公不新不奇不疾于前不怠于後不巧于始不奬于終布之優優為之紆紆但見斈校化其教田里安其令刑無煩暴賦無苛急下無迫切之情上無廢弛之政而公雞鳴聽政張燈而不輟厲精圖治不自滿假其心若一日也夫不事新奇矯激合先王之寬不務博大之名勤厲不息合先王之嚴持是道行之六年厥化大成夫豈盡出于天資哉由公以尚書起家學有端委未仕為名士既仕為名臣自其嘗課諸生而

觀之經義之精理學之淵汎濫磅礴莫得其際其度遠其識高其取舍公要之不外乎一誠夫負公之識以濟厥學于以臨政未有不合于先王之道者也夫士之命固懸于天亦有得于人者如羽之不肖人之所弃也而公錄之不置豈意其有璞中之物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体人弃我取公之情可見矣茲將去舊治展大藩賢愚之徒不知所為羽也賤當贈言敢摭吾邦之慶荷于公者序以獻公用為他邦慶

送大參胡公序　　前　人

治劇者身殉案牘不遑旰食而已廉者無所取而已

惠者不罰而已三者舉其一人以為難若泰安胡公之治蘇異于是夫政沸于庭持之不違寧御之而不違食常情也公嬰之平〻撫之間〻不忍不意倫次後先米鹽無勞考數行為案牘無侵賦咏閭焉視治劇奚若四郊所興戶口所輸父務所會泉布日溢于政堂公視之蔑如知其上供知其出入知其居留乃吏不敢入羨餘之計躬自菲薄以化厥屬視廉者奚若發奸摘伏以破兇儉嚴刑大罰以懲寇盜于常民有犯皆不見血法流于下食其利而忘其功視惠者奚若故頌之者無間于四方也烏乎是可以倖致哉亦

惟心地才術而已矣夫心不虛則公不至愛不遍矣求廉與惠得乎才不全則用不周政不暢矣求治劇得乎本之以心地輔之以才術故文章德業並光于時也然皖不足盡移于蘇也蘇不足盡移于藩也他日藩不足盡將安歸乎夫心地包天下者也功業其緒餘耳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有出將入相之望故詩人致意之深也公既效于南国將顯猷于東藩德望遂揚于中外矣于是起自藩宣用秉鈞盡展公之底蘊亦不日事也予拭目焉

送邑侯楊子入覲詩引　前人

古聞楊子治吳之三年嘉靖乙酉冬將朝京師諸国子在南雍者請為歌其行或曰楊侯于今何如人也羽曰以新以奇非所以觀侯觀侯者取其可久無敗而已夫民計則怨結而風偷逞則強秉而弱亡不貴貴則爵輕不賢〻則道喪不恤衣冠則廉恥不立凡茲皆上之人導之也江以南務新奇立異政者不少恐非遺之以長厚之風長久之道也無意無必順俗而治持平守正大小咸得始之以誠終之以誠楊子一人而已聞牧民之道平易為先如我侯古人中求

之可也眾曰如子言遂各賦如左

送天水胡公序　王寵

序曰自秦郡縣天下而有郡縣吏秦吏大抵皆酷也漢良吏為盛班固氏傳循酷而吏道備矣予讀循吏傳考論其世未嘗不喟然嘆也蓋鈎奸摘伏取威樹聲赫〻乎若揭日月而行者世所稱良也至若風學敦礼植本培化使民回心而向道漢吏亦無幾焉夫以循名者猶然而況其下乎我皇明受命溥將疆理萬国循吏如林然寡于期會書牒者繫焉故聖人作而化窒礼樂衰而風微薦紳先生所扼腕也嘉靖癸

末吾師天水胡公自皖守徙吳、啟于太伯春秋時有季札子游輩興故其民以廉讓文學相高猶有先王風也然瀕海下溼土浮而民惰卒難帖服亦其地然也公下車葺泰伯之宮崇子游之祀廣屬李官躬帥諸生習射鄉冠祭之礼飭飽紘管柷金玉之器磬折盤辟示以揖讓執經講解与相問難酬答襃其異者降為主客之儀不期月而吳之風決、矣夫吳號難治以金穀溢騰賔傳狼籍吏隸舞法謗刺叢興也而教化獨闕焉豈非降本抑末顛倒無當哉公超然遠覽獨追古之人而與之上下摹畫奮以泰伯子游

為必可師而進我吳于三代之列故化易行而功則倍信道不惑之驗彰明也使吏天下郡縣者皆如吏吳之吏王道成矣迺夫康以遠利明以蔽獄詳以理賦嚴以督奸儉以節費恤以柔民皆炳然為天下称首而求所以綱維鼓運回斡轉易則唯古之道也故略而弗著焉乃丁亥之秋聖天子擢、公為山東左叅政吳民丁壯號哭老人児啼曰公去我予民将安歸于是其門人王寵識公為政之大者以序其行以為他日傳循良者告也

贈長洲馬丞序

王鏊

古聖王國天下列之土而專治于侯伯長至秦始郡縣之後世継、不之改亦势使然也然以下丞上莫極于縣蓋由部省郡以至縣而縣之任則繁焉故邑之鉅者必多其官、皆賢相与協治事庶能集否則多弗集也長洲為南輔近地民齒財賦甲諸縣號称難治宜陽馬君思誠以計偕循選銓曹來丞于是縣淳謹朴愨力于事、居官且久禄入薄其貧猶當布時維資釜充仍左右君不一動心故能始終以廉称凡佐肆叅令、皆賢之縣賴以益治行部使者知其操守檄署他縣事者三〇所往輙成治每代歸縣他縣

民多愛戴不忍舍信乎能廉則公、則明、則民無所屈抑而宜其慕之之若是也君丞于此茲幾二考于民愈親于家愈貧而康教愈揚其名寔固相副矣官階之登為日不久弟其民之欲其留尤甚于欲其陟則君之滯于下僚方且自樂固非他官暫來倏去升沉不固視縣若傳舍然于民之治与否無暇復謀者比矣噫官有貴賤其為委任則一苟責塞焉則賢矣果何貴賤之有今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隨所遷轉望治而不望擢則長洲治矣他邑治矣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季冬吉旦

贈馬丞署事崑山回任序

顧鼎臣

立賢無方官人以世二者並列于經傳凡以辨美惡而存訓戒固也自後世觀之勲名節義之士多出于世家舊族而編廬毗隸之子孫雖或發身科第以取顯仕未幾多以賄敗者何流風餘韻無所從來而聞見者小也如前二說豈可遽為定論也哉在先王舉措至公至明自在权度存焉耳嘉靖壬午崑尹、君以考績去上官擇可攝縣事者曰必得廉能吏乃以屬長洲縣丞馬君令實所事、以往君移治數月得代去崑之士大夫耆老吏民罔弗愛敬傾慕焉交謁予文贈之予素知君名君來時予適以展掃南歸目擊一時治効矧彰善吾職也遂樂為之序君体幹魁偉資性敦樸庶幾古之所謂悃愊無華者且持己公而繩下嚴故賦政用刑謹訛振槩雖或弗能堪然皆心服無後言屬飄風甚雨為裁壞民田廬巡撫李公命編歷四境視狀君檢覈精里胥無敢因緣為奸者既而蠲租振窮之惠漸被弗替君之力也國初科貢二途並列庶官無有軒輊自後人情向薄法意寖乖科日重而貢日輕士不偶于場屋積日需次貢礼部入胄監侍選吏部且十餘年始沾一命雖有軒揭之

才莫能自奮因而頽墮者衆矣君固嘗困頓于是今觀其所立豈下于科目士哉本既正而末從之俾戰百司登大察何往而不可哉蓋君河南宜陽故族厥祖諱旭者景泰中起家任内丘知縣滿九載民騰章忭額留遂得增秩再任又滿三考齒踰七十累疏乞休以去進退有礼如此其牧民持身之道可以槩見子孫業儒不衰婦或以守節顯家世相承傳君之所聞見豈區、寒賤鄙野所可擬哉然則立賢官人之法可泥于古訓而不論其世哉夫丞貳職也攝事備來也而獲上孚下如此他日為令長治專任久敎績所就寧知不肖其乃祖哉於乎凡今之牧民者人、如馬君則民不窮民不窮則賦役有終礼義可興而天下治矣嘉靖癸未秋九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同修國史經筵日講官崑山顧鼎臣序

嘉定等處萬戶郝侯政績記

黃溍

昔成周寓軍政于鄉遂兵与民一後世析而二之為將帥者往、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之論曰兵要在于附民而已為將帥而不知所以恤民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戶郝侯蓋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

政之遺意者也初予在金華聞侯奉省檄巡鹽浙東所過無秋毫之擾心已志之及仕于朝往來吳下見士大夫咸言郝侯賢今年春官于儒司嘉定州父老陳銘鈇等以侯政績請記于石予既知侯久重以耆老請誼不得辭因諏其詳則曰嘉定為吳之要地襟帯海江每歲萬戶府分官出鎮苟非撫馭有方則士譁卒囂適以病吾民耳今郝侯之來紀律嚴賞罰信凡麾下士不得以一毫撓吾民海隅晏安奸寇屏迹遇歲旱澇捐俸祿為祈禱費編（編）榮（崇）郡祀齋戒篤虔雨暘屢應歲既豐則創分府築閱武場皆出資倡始民

懷惠者樂相助初未嘗以役勞民也不寧唯是元統二年朝廷徵兵討廣西寇至元四年討漳寇師行多鈔掠每過吳侯出郊勞諭諗其長曰出師以靖亂也而首為亂可乎且師出已（以）律令已失律復何以戰吾既以告若〻不聽則當從軍法其長惕息戒其下毋犯侯令民按堵如故後省檄徵吳郡兵阻漳侯慮其將發必剽奪或棄以執（報）怨下令趣且（具）軍資器械夜官啟行平旦民始知軍已發莫不感悅時處州沿海翼軍、陳慶等戍汀之上杭以餉不給四十餘日亡去吳戍卒賈世児亦在行揔兵官麗之死刑侯言于行者

比等本無叛志第由主將不恤故懼餒死求苟活耳若當以死惧失士心行省韙其議陳慶等得不死者八十三人他翼之亡命者亦用是得免至君建安樂堂以居軍士老疾者雖官与藥物常不給侯每出俸祿以濟其乏其惠于卒伍大率類此侯聞望彰著行省每有訓練按賦必檄侯以往嘗屢至浙東福建諸道數軍寔察鹽禁惠施威布所部州縣鹽場莫不以侯之政績上聞運司憲臺帥府行省交章称薦他如廣東帥府湖北憲司聞侯令名亦皆薦舉而侯退然不敢當性端謹好古嗜學淹貫典籍凡賢士大夫必

交〻則竭誠盡礼終始若一家居延接賓客鼓琴賦詩泊如也昔侯之曽祖元帥公嘗從太祖皇帝定河南祖襄靖公平江南贈効忠宣力功臣正奉大夫江南行省參知政事父明威公鍾持武節服勞王家侯以屢世勛舊子弟而務學若醇儒為政若循吏馭兵若古名將無一毫貴官習以侯之賢若此矧吾州之民又沐侯澤苟不紀諸石則不能見吾戴慕之情且無以勸來者予聞父老言因嘆曰兵民之判久矣為將帥而急于卹民雖古之善知兵者何以加此然古之名將有愛卒伍而驕士大夫有愛礼君子而日覲

撻健兒後皆不能無槩今侯于卒伍既懷以恩而~~不~~又能好賢下士不倦是又賢于古人者矣至于成其事業惟其所從来則雖先猷祖訓有足取法而其好古嗜學之功亦不可誣也昔晋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以說礼樂而敦詩書也孫权之雄材大略而自云孤嘗讀書大有所益及呂蒙奉权教始就李魯肅過潯陽輙称其才畧非吳下比則侯之德業又獨非好古嗜季之功歟侯名天麟世居宣德自元帥公定河南因家宛丘予既為之序其事如左乃為之銘其銘曰

海甸之邦控延大江颶鷲濤奔籍兵以防桓桓萬夫闞如虓虎匪帥之良孰靖其旅猗歟郝侯孔惠孔仁匪惟馭兵寔綏吾民我有水旱惟侯之恤是禱是禜保我稼穡歲時豐穰海壖樂康廡馬不譁叢矢在房乃作大府其庭其植我出我資匪藉民力民曰宜哉侯豈我需我懷侯惠曷不相諸侯燕賓士淵淵伐鼓有瑟有琴籩豆攸叙邦人来觀為侯勸謌豈弟君子胡不樂胥昔尔祖父曰維元勲功載盟府裕于後人曾孫孝恭克紹其猷匪惟世美寔予民休天子明聖宜褒尔績維藩維宣以惠四國赫赫厥教宜公宜鄉

百祿是膺子孫繩繩我匪侯思人則其知德音不忘永觀厥聲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黄溍記

送陳忠厚秀才還姑蘇序　鄒浩

通甫少孤舉進士不偶貧甚無以養其母慨然取家藏地理書學焉且歷求一時名人以為師莫不妙盡其長而机圖智獨又自得其象數之外操以涉世其術遂顯今年秋為先考終大事留數十日語予曰葬有吉凶失得之驗捷于影响甚可畏不戒不慎差若毫厘則禍起泉下而集其家是誰之過歟欲自脫于天刑難矣或者視权勢金帛何似而忘其心殆謂天可誣也我方陰自積德詎敢忽須有李者憐其勤示其大端已而省其私猶有忘情不知所恃懼將以喜怒行吾術弗與意余聽其言而觀其行孟君子人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心異于人遠矣孟人之初設心為利去矣心幾何哉特以術驅故卒以人自異況君子乎通甫葬以千計然其年未老其游未倦其行術未艾也陰德之積自不可以為量數又況李于其門者必皆心同之人乎今江淮閩浙間由楫授以顯者著録愈四十人而踵繼者未止人人以通甫心行術于四方其所業積久

豈可以為量數乎通甫有子方十歳知好書成誦日數百言天報將在此乎惟勉旃以待

送文溫州序

唐　寅

寅稚冠之歳跌放不檢約衡山文辟與寅齒相儕又同井閈然端懿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圓而寔有塤篪之美辟家君太僕先生時以道勸居鄉一聞寅縱失輙痛切督訓不為少假寅故戒栗強恕日請益座隅幸得遠不齒之流然後先生復賛拔奮揚略不置口先後于邦閭耆老于有司無不極至若引跛鱉策駑騎然是先生于後進也盡心焉耳矣且夫周文之

聖積累仁義詩人咏之曰得四臣而天下附孔子之教冊籍紀焉曰有顔子季路閔曾游夏之徒而道益彰今蓬蓽之士傾先王守圜模茹藿冠素晏葵飯脫粟遠迺寛博其異于鼓刀負販之人若芥髮耳不先有所引擢後有所推戴輔翼其何能自致于青雲之上傳言曰朋友不信不獲乎上矣此後輩之所以必仰賴也而為前輩者道有所論授相与優息而無獨知無徒之嘆而後輩則高山在瞻有所標的是上下相成也今之後輩被服姣麗伸眉高論旁論無忌不復識有前輩之尊與益也是豈長者絶之哉世有後進之彥以寅觀則知前輩之用心用人也矣今先生出刺溫以病謝不報赴郡有期就當為詩以餞敢又書此以叙寅之所德先生而無可為報者

蔡侯平海盜叙

方　鳳

昔人論弭盜之方惟濱海雖為功攻之則鳳檣奔馳彼利我鈍招而殺之則信爽舍之則威損故陸宣公真文忠公皆以海盜弭于未發者為上功甚至欲擇守令之善武者久其官其曰苟非逆折其萌芽終恐難圖于滋蔓論則得矣然亦難矣哉吾蘇惟嘉定瀕海、盜出沒為患前此若劉通施天泰足一操數郡

震擾雖終底擒殲而横罹鋒鏑靡糜費驚苦其賦賊虐之禍亦慘矣嗣其惡者曰崇礼亦施姓陰蓄無賴至五千人巨艘五百號横行水陸民居商艘酷肆刼奪資產山積乃佯建田屋雜良民中以自蓋然出入必以兵衛動輙与王法為抗人視之若虎翼然雖官府亦不敢發養成其惡者殆三十年矣今年夏河南蔡侯以名進士來尹疁邑部使者喜曰巨蠹可剔矣侯承命惟謹旦夜蹤跡虛寔者凡三月務求不負上官之知而甾類不一露雖左右信用之人莫知也崇礼于是益縱肆法外挾惡少百餘謀汙鄰婦鄰婦度勢莫

支給許之娛以酒食而侯以巳康得其迹密遣人火其舟挐其黨費十夫之力而渠魁就縛焉矣何其神哉人之所甚難而侯獨甚易之侯豈真所謂善武者歟鳳不暇遠引姑即二盜者評之擒通時鳳在垂髫萬方不獲不得已招以不死既而磔于市擒泰時其費不貲官蓄告罄擁老弱之頸以赤盜亦於乎二盜起于倉卒成于數百烏合而其害至此君崇礼者遅數十年之積而加以數千悍勇之氣一鼓而發江淮亡命應呼紛至東南之害十倍二盜于是乎侯之功之大當享廟食不但上官獎惜之榮而已也鄉士大夫

司空蒲川龔公侍御沈君箄咸樂侯之成功且以為地方慶也方率耆老持礼幣再拜稽首以頌侯于庭委鳳為文以張其盛君夫厚學校劉吏奸息浮訟篤像誼湔無益之費薄征斂之法皆侯之政之善之可書者雖然侯以清才重器志期遠大怡然不以一事之遏自修他日高名偉績當与宣公文忠並稱蓋區區之私所以望于侯者如此幸相与勉之嘉靖癸未十月望日後崑山方鳳撰

崇明勦海寇紀事碑

楊循吉

明受天命主中國百四十年于茲豐亨豫大寇易孳芽我孝宗皇帝既逐北虜（勤遠略）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千（干）紀者皆以次剿平矣惟是東南哨聚尚逋（稽）天刑則茲不能無申焉蓋蘇內地也不當有盜賊有屬邑曰崇明寔居海中法制不及恒驕為患往時金播劉通輩是已以其渠魁既殲餘或寬而不誅故至于今茲尚弗克靖乃弘治十六年春賊首施天佩鈕東山焚殺讐家拒官兵據半洋沙為寇亂未幾天佩來歸瘐死明年弟天奉乘潮到太倉西門燒船刦兵既而亦俱与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魏公紳奏赦其死竄諸遐荒其兄天傑當遣不至復与鈕東山嘯集欽海上一時

丁時有名字附和者其魁以十數曰沈岳秦綠黃雷尹克文皆用父子兄弟羽翼刦奪四出甚至掠運艘官粮肆無忌憚事聞廷降璽書切責職吏跡捕甚急不能得正德元年正月鈕東山逃歸賊黨滋盛作軍器號衣出入車馬張蓋鳴金鼓為令以舟縱橫其徒至千人恣意殺掠汙良人子女不可勝數且謀陷其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匿不敢報郡守林侯世遠獨曰是不加勦絕復何俟急馳白于巡撫都御史艾公璞巡按御史曹公大有巡江都御史張公昊倫言宜決討狀會議常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閏

纂先志討不恭命奏上詔曰可艾張曾三公乃駐吴中調四府五衛軍壯得二万人募船得五百艘置軍火器械爲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屬浙江屯田僉事高公江、偹倭都指揮王君寵使督之曰港汊要害其各分布以守毋令賊得便又使備其遠境防奔突我師既集艾公曰姑諭之使再往皆不報賊弥猖獗作声势自庇太肆焚掠自嘉定常熟靖江、陰諸縣無不肆騷久之施天常始來歸願縛群盜首領自贖而西山天傑果以岳需等來献皆羈之民舍再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党被留不遣且邀吾歸其人

頃之乃知出二降賊所爲艾公由是怒馳檄取明以還而下天常等于獄决議進討會上赦亦至于是三公皆詣太倉犒師且申妄殺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公王君帥師出海分三路薄其沙翌日登岸擣其巢穴賊衆奔潰藏匿大嶽兵追勦遍南北大洋至于三卅四卅歷時十日賊設間阻我師、遂西旋艾公及二公議以賊必随至蓋犒士卒督其復至進乃獲施安棠職東山前後撫致七百六十二名口俘獲四百二十七名顆燒獲船四十九隻獲兇械四千一百四十三件金銀錢珠銅錫綺布衣服麦米等物五万九千六百一十二觔兩錢文件石起七月十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于李燕賚有差捷奏上悅賜勅褒奬仍令上諸臣功狀冬十一月賊党于閶門外誅從其妻子遠地是役也經畧處置大抵皆出艾公而曾公綱紀其成其供億則林侯無事不任宜勞爲多常守楊和吾侯次之而以武進知縣余君濂參謀軍事同知丁君哲指揮使張君欽以計誘賊皆有功蓋始事至賊平甫百日詔改半洋沙爲平洋沙添設巡檢司一及禁沙船毋得過上江著爲令僉曰昔高皇帝龍飛時吾蘇寔先中原歸附民柔脆奉法令輸

税受事惟恐後不幸海濱龍爲狂愚境土因是汙蠛其君子羞之非我群公侯君相与主張協賛底是大功則天子必將大加兵于吾邦民且震恐死無地矣由是言之克清大憝以寧其人国家利頼生民受福焉可誣也乃請刻石爲歌詩以垂無窮且示其無良者永爲鑒戒毋再罹憲而以有功宦屬列之碑陰其辭曰

聖朝建国威制中域豈惟版民要荒咸賓孝考臨朝征伐四申憎、海人頑狂而信匪無斧鉞懼其來馴卒赦不誅輕典是因帝德廣大彼其何知負險怙終

自同島夷海波滔天摽艫若馳謂莫予迫暴掠以嬉絳旗褋下霜刃差〻有忤必刈不遺貲資村落遁逃避命流離列邑咸震訛言曰疑艾公曰嗟惟是當伐聞于天子我師乃發魚〻我師未至城下旗揚鈴鳴有舟悉駕指授方畧先塞港汊飛檄往來靡息晝夜賊懼自睽執兇獻功先声既致陽許斯從載招其餘載綏其攻尚念黎元勦下不容窮如何変生以勸文公公曰尔師文武將吏皇有明詔冦在必刈凡予同事咸協無異尔其慎殺毋及非辜六月既禡甲寅師行臨送于滸樞鼓揚鈴襆以棹謳悠〻旆旌賊則有虜

或浮海居海居既除水陸並趨遂蒐大洋鬼膠其舟去不可得卒為我漁紛紜自沉十死一俘始誰為謀俾賊相縛賊有故新賊有首屬其群既渙厥魁可服七月丁亥振旅凱作公及曾公在洋胥樂衎〻燕飲海霧清廓始時議征衆皆謂難彼狃海逢我不習船浪簸舟欹戰于何安悉主撫致式養其奸近乃奏功人寂無言凡茲設施後事先謀裕以寵之迭用剛柔含容奮發盪平靡苗執事始終二公林侯二公林侯詔以狀上賞不遺細悉須旌奬赫〻元功艾公是長刻石摛文永播遺響

江淮平亂碑

王鏊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漢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勿靖

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豎盜美朝柄以淫刑苛政毒海内海内靡然發動逆豎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与劉七齊彥明相扇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庫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戕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

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為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〻言六七彥明將以其衆入冦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遏賊于霸州之平口遣許副揔泰郤游擊未永与戰克之又進戰破賊于阜城于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敢遏馮副參禎以麾下至与永泰合擊于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群不逞且蜂起從之勢

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惧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于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浸（浚）池清野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帥其衆而南九月六七彦明寇漕（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于曹之裴子岩是役也賊之銳卒畧尽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与戰于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于穆陵関劉副揔暉又大敗之于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揔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輙斃之乃逡巡遁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遇于水淺坡

殺其衆殆尽六七彦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遁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湖南又奔湖廣劉六隨溺水死七与彦明奪船東下犯鎮江、陰栖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被奚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揔漕泊（洎）王都憲績（續）俞都憲諫時副揔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遺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与任筌戰山北永戰山南咸載盾蹑行奪其險賊墜岩下死者無筭七乘小舟將遁溺

海死彦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馬至是群盜盪平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横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悪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衆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勞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先登相与成此膚（功）盖天人協應之効（石）最是役也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于市封賞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于

狼山相与伐石紀功以示永久詞曰」

赫、皇明肇朝萬方克享于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豎乱朝寔生厲階遠近驛騷盜賊挺起千萬為群血人呀、虎噬蛇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相倈日奏國功帝曰來完汝惟予度其往視師揔吾戎務桓、虎臣雄邊健兒授尔節鉞惟尔指揮公至會師誓清大憝受命徂征征無或撓退王師益奮執吾献過曾是螳臂而當車轍載扼其吭載斬其杭盜始奔駭顛踣南北飛走計窮海山之嶽狐妖兎丘鹿鋌走陰天獸盜虐海作颶風我師乘之遂殲群兇王路載

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惟茲天幸始盜之萌監也當
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照然不忒鐫詞海
崖昭勲懲亂後離嬔尤視此京觀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八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序帳一稜

雜文

八關齋詩三首

支 遁

閶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予既樂野室之寂又有藥之懷遂便獨往于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君水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辰沐浴造閑丘
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窕八關客無捷（能）自綢繆
寂然五習真亹亹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
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
存誠夫（虛）室裡三界贊清休嘉祥歸宰相藹若慶雲浮

二

三悔啟前朝雙懺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礼寢玄役
蕭索庭賓離飄飄隨風適踟躕歧路嵎揮手謝內析
輕軒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
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

吟咏歸虛房守貞玩幽賾雖非一往游且以閒自適

○○三

靖一潛蓮廬愔、詠初九廣漢排林篠流颸洒隙牖

從容邇想逸采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

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岥婆娑晴川右

泠（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寥、神氣暢欽若盤春藪

達度冥三才怳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化肘

吳趙行　無名氏

貿滿車薦（下）唯有遠相思藕葉清朝釗何見早歸蟲（一作還時）

同前　梁元帝

生裡生蕊翅池心恒欲飛蓮花逐冰返何時秉翩歸

伍子胥、　鮑機

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漁丈人

楚墓悲猶（一作空）在吳門怨（一作恨）未申

王世容歌

王世容政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吳錄曰王鐔字世容為武城令民服德化宿惡

奔迸父老歌之

吳孫亮初童謠

吁汝恪何若、芦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楊子閣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亮初童謠按楊子閣者反

語石子堈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

席裹身篾束其腰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

葬求之此堈云

吳孫亮初白鼉鳴童謠

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

同前　張籍

天欲雨有東風南谿白鼉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

夜聞白鼉人盡起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

按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

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利刮金印服之而死

鼉有鱗介甲兵之象也

孫皓初童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君（居）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皓初童謠按皓尋還都武

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怨）毒焉

晉吳中童謠

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庚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

宋書五行志曰晉庾義在吳郡時吳中童謠無
幾而庾義王洽相繼亡

送李濯游江東　王昌齡
清洛日夜漲微風引孤舟離腸便千里遠夢生江樓
楚国根橘暗吳門烟雨愁東南具今古歸望雲山收

送姚司法歸吳
吳掾畄觴楚郡心洞庭秋雨海門陰但令意遠扁舟
送不道滄江百丈深

嚴子瀨東送馬處直歸蘇　劉長卿
望君舟已遠落日潮未退目送滄海帆人行白雲外

江中遠回首波上生微露秋色姑蘇臺寒流嚴子瀨
相送苦易散動別知難會從此日相思空令減衣帶

吳中聞潼關失守因奉寄淮南蕭判官　前人
一雁飛吳天羈人傷暮律松江風嫋、波上片帆疾
木落姑蘇臺霜收洞庭橘蕭條長洲外唯見寒山出
胡馬嘶秦雲漢兵乱相失關中国窃據天下共憂慄
南楚有瓊枝相思怨瑶瑟一身寄滄洲萬里看白日
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臨風但攘臂擇木将委質
不如歸遠山雲卧飯松栗

送李員外使還蘇州兼呈前袁州李使君
別離共成怨衰老更難忘夜月留同舍秋風在遠鄉
朱絃徐向燭白髮強臨觴歸獻西陵作誰知此路長

卻赴南邑留別蘇臺知己
又過梅嶺上歲、此枝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
猿声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生涯事唯應把釣竿

送陸澧還吳中
瓜步寒潮送客楊柳暮雨沾衣故山南望何處秋天
連岸獨歸

使回赴蘇州道中作

春風何事遠相催路盡天涯始却迴萬里無人空楚
水孤帆送客到魚臺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駱賓王
井絡雙源濬陽侯九派長淪波過地穴委輸下歸塘、
別島籠朝蜃連洲擁夕漲韞珠成積潤讓璧動浮光
浮光疑析木積閏陵（疏）圖祉玉輪地、函開劍匣連星起
風烟標迴秀英灵信多美懷德踐遺芳端標衡謀已
謀已謬觀光韋迹強恓惶揆拙迷三雀劳生昧兩忘
彈隨空歎笑獻楚自多傷一朝殊默語千里暴炎凉
炎凉幾迁貿川陸疲臻湊積水架吳濤連山橫楚岫

風月雖殊昔星河犹是舊姑蘇望南浦邯鄲通北斗
北斗平生親南浦別離津瀟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
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
漳濱已遼遠江潭未旋返為聽短歌行當想長洲苑
露金薰菊岸風佩搖蘭坂蟬鳴稻葉秋雁起芦花晚
晚秋雲日明亭皋風霧清獨負平生氣空牽搖落情
占星非聚德夢月詎懸名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
秦声懷舊里楚奏悲無已郢路少叢臺叢臺富奇士
溫輝凌愛日壯起驚寒水一顧重風雲三冬足文史
文史盛紛綸京洛多風塵犹輕五車富未重一囊貧

李仙非易托蘇鬼曲難因不惜勞歌尽誰為聽陽春

夕次舊吳

維舟皆楚服振策下吳畿盛德弘三讓雄圖枕九圍
黃池通霸業赤壁暢戎威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
行嘆鴟夷沒還惜湛盧飛地古烟塵暗年深館宇稀
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劍空留信亡珠尚誡机
鄭風遥可托闔月眇難依西北雲逾滯東南氣轉微
徒懷伯通隱多謝買臣歸惟有荒臺路薄暮溼征衣

贈萬生下第還吳　郎士元

直道多不偶美才應息机霸陵春欲暮雲海獨言歸
為客成白首入門嗟布衣尊羡君可憶慚出掩柴扉

送文暢上人東遊　權德輿

桑門許辯才外學接宗雷護法麻衣淨翻經貝葉開
塵喧知不染志想自堪哀載結西方社師遊早晚迴

送陸書還吳　武元衡

君住包山下何年入帝鄉成名歸舊業嘆別見秋光
橘柚吳洲遠芦花楚水長我行經此路京口向雲陽

贈吳門邕上人　皇甫曾

春山唯一室獨坐草萋、身寂心成道花閒鳥自啼
細泉松徑裏返景竹林西晚与門人別依、出虎谿

送陸鴻漸山人採茶迴　前人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燃燈夜相思一磬声

送滕元擢第歸州拜親　岑參

送尔姑蘇客滄波秋正涼橘懷三箇去桂折一枝香
湖上山當舍天邊水是鄉江村人事少時作捕漁郎

送褚十二擢第歸吳覲省　錢起

林表吳山色詩人思不忘向家流水便懷橘綵衣香
滿酌留歸騎前程未夕陽愴茲滄海去誰惜杜蘅芳

送陸贄還蘇州

鄉路歸何早雲間喜擅名思親盧橘熟帶雨客帆輕
夜火臨津驛晨鐘隔浦城華亭養仙羽許日再飛鳴

送蘇州姚長史　戴叔倫

江城驛路長煙樹過雲陽舟領青絲纜人歌白玉郎
葛衣行柳翠花簟宿荷香別有心期處湖山滿訟堂

送李明府使蘇州便赴告期

莫言水国去迢、白馬吳門見不遥楓樹林中經楚
雨木蘭舟上蹋江潮空山古寺千年石翠色寒隄百
尺橋早晚盧家蘭室外珊瑚玉佩徹青霄

奉送蘇州李十五長史丈之任　杜甫

星坼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
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壯遊　前人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咏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
劍池石壁側仄長州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廻塘
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
蒸魚聞匕首除首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
剡谿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鄰鄉
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放蕩齊趙闔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
呼鷹皁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鳩鶖鶬
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許與必詞伯賞遊寔賢王曳裾置醴池地奏賦入明光
天子廢食名郡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
黑貂寧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

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惧羅殃
国馬竭粟豆官鷄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遥相望
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
翠華擁吳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
大軍載草、凋瘵滿膏育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
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
居亭敢受死赫怒幸無傷聖哲体仁恕寓寓縣復小康
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
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

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斂勲業歳暮有嚴霜
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群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雁遠海闊孤帆遲
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州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礼部員外輔國之子　前人

幽燕沙雪地萬里盡黄雲朝吹歸秋雁南飛日幾群
中有孤鳳雛哀鳴九天聞我乃重此鳥綵章五色分
胡為雜凡禽鷄鶩輕賤君擧手捧尔足疾心若火焚

拂羽淚滿面送之吳江濆去影忽不見躊躇日將曛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黄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称賢
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
去国難為别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淒然

贈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隷時称太湖精
露頂據胡牀長呌三五声興来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門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与醒

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秔
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春日長安送從弟尉吳尉　李嘉祐

春愁能浩蕩送别又如何人向吳臺遠鶯飛漢苑多
見花羞白髮因尔憶滄波好是神仙尉前賢亦未過

送恂上人還吳　儲光羲

洛城本天邑洛水即天池君王既行幸法子優来儀
虛室香花滿清川楊柳垂乘閑道歸去遠意誰能知

送沈校書吳中搜書　前人

郊外亭皐遠野中歧路分苑門臨渭水山翠雜春雲

春閣多遺典吳臺訪闕文君王思校理莫滯清江濆

賦得館娃宮送王山人游江東　盧綸

蒼〻楓樹林草合廢宮深越水風浪起吳王歌管沉
燕歸巢已盡鶴語冢難尋旅泊彼何夜希君抽玉琴

送王録事赴任蘇州

迎拜路萬里一帆前潮作浇田雨雲成熨
吏寒惟重法俗富不憂邊西掖今宵咏還須寄阿蓮

驛中望山戲贈渭南尉陸贄

官微多懼事多同拙性偏無主驛功山在門前登不

得髮毛衰尽落塵中

郡楼春宴　韋應物

衆樂雜軍鞞高楼邀上客思逐花光乱賞餘山景夕
為郡訪凋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

寄李蘇州兼示楊瓊　白居易

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鬓上秋霜白為問蘇臺酒席
中使君歌笑与誰同就中犹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
謝公

答劉夢得白太守行

吏滿六百石昔賢輙去之秋登二千石今我方罷歸

卷四十八　十二

我秩訏已多我歸慚已遲猶勝塵土下終老無休期
卧乞百日告起吟五篇詩（將謂罷官自吟三五首）朝与府吏別暮
與州民辭去年到郡時麥穗黃離〻今年去郡日稻
花白霏〻為郡已周歲半歲羅旱飢襦袴兩無一片甘
棠無一枝何乃老與幼泣別盡沾衣下慚蘇人泣上
愧劉君辭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以寄微之
及予輙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荅兼呈微
之

白首餘杭白太守落魄拋名來已久一辭渭北故園
春再把江南新歲酒杯前歌笑徒勉强鏡裏形容慚
衰朽領郡慚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安友長洲草接
松江岸曲水荷花鏡湖口老去還能痛飲無春來曾
作閒游否憑鶯傳語報李六倩雁將書与元九莫嗟
一日日催人且貴一年〻入手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鬓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
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赴蘇州至常州荅賈人

杭城隔歲轉蘇臺還擁前時五馬回歎見簿書先眼

卷四十八　十三

合喜逢杯酒暫眉開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名命
不來一別承明三領郡甘從人道粗才

去歲罷杭州今春領吳郡慚無善政聊寫鄙
懷兼寄三相公

為問三丞相如何秉国鈞那將最劇郡付與苦慵人
豈有吟詩客堪為持節臣不才空飽煖無惠及飢貧
昨卧南城月今行北境春鈆刀磨欲尽銀印換何頻
杭老遮車轍吳童掃路塵虛迎復虛送慚見兩州民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
閒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

郎中仍呈吳中諸客

渭北離鄉客江南守土臣涉塗初改月入境已經旬甲郡標天下環封及海濱版圖十萬户兵籍五千人自顧（彼）才能少何堪寵命頻眉（冒）榮慚印綬虛獎負絲綸（除蘇州制云藏于己為道義施于物為政能在公形言之合郡有儒術之樂）候病須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煩無君靜補拙莫如勤削使斜條簡攤令賦役均以茲為報効安敢不躬親襦袴提於手韋絃佩在紳敢辭称俗吏且願活疲民常（常州）太微黃霸湖（湖州）猶借寇恂愧無鍇腳政（河北三郡相鄰皆有善政時為鍇腳）（劇史見讀書）徒添大牙鄰制詰誇黃緝（吳賈常州也）詩篇占白蘋（吳崔吳興也）銅符抛不得（自謂也）瓊樹見無因警寐鐘傳夜催衙鼓報晨唯知對胥吏未暇接親賓色変雲迎夏殺殘鳥過春麥風非逐扇梅雨異隨輪武寺山如故（武丘寺也）王（玉）樓月自新（郡內東南樓名）池塘閒長草綠竹廢生塵暑遣燒神酎晴教晒舞茵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寄劉蘇州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詩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泣罷幾回深自念情來一倍告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蘇州更是誰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遥想賀宴以詩慶之

海內姑蘇太守賢恩加章綬豈徒然賀賓喜色欺杯酒醉妓歡声逼管絃魚佩葺鱗光照地鶻銜瑞帶勢冲天莫嫌鬓上些〻白金紫犹来稱長年

送蘇州李使君赴郡二絶句

憶抛印綬辭吳郡衰病當時已有餘今日賀君暴自喜八廻看換舊銅魚（予自罷蘇州及茲換八刺史也）館娃宮深春日長（館娃宮今靈岩寺也）烏鵲橋高秋夜涼（烏鵲在蘇州南門）風月不知人世変奉君直似奉吳王

送王卿使君赴任蘇州因思花迎新使君感、

舊遊寄題郡中木蘭西院一別（字衍刪去）

一別蘇州十八載時光人事随年改不論竹馬盡成人亦恐桑田半為海鶯入故宮含意思花迎新使生光彩為報江南風月知至今白使君犹在

白太守行 劉禹錫

聞有白太守抛（罷）官歸舊谿蘇州十萬户盡作嬰兒啼太守駐行舟閶門草萋〻揮袂謝啼者依然兩低眉朱戶非不崇我心如重狴華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栖夸者竊所怙賢者默思齊我為太守吟題在隱起珪

赴蘇州酬別樂天

吴郡魚書下紫宸長安鹿吏送朱輪二范南風化承道
愛八咏声名躡後塵梁氏夫妻為寄客陸家兄弟是
州民江城春色追遊處共憶東都舊主人

到郡未決日登西樓見樂天題詩因即事以
寄（樂天自此郡謝病西帰）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楼依新柳貴池帯苔春
雲水正一望簿書来繞身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早夏郡中書事

水禽渡残月飛雨洒高城華堂對佳樹簾廡含晚清
拂鏡整危冠振衣步前楹将吏儼成列簿書紛来荣紫

言下辨曲直筆端生交争虚懷詢病若懷律操剸軽
閑吏告無事帰来解簪纓高簾覆朱閣忽耳聞調笙

郡斋書懷江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

謾讀圖書三十車年、為郡老天涯一生不得文章
力百室空為飽煖家騎李衣冠称鬓面吴公政事副
詞華還思謝病今歸去同醉東城桃李花

詶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

久學文章含白鳳却因政事賜金魚郡人未有聞謠
詠天子知名与詔書珍重和詩呈錦繡願言帰計並
園廬舊来弊客無多位金紫同遊誰得知

送仁弟戴玄往蘇州

楊柳閻閶門路悠丶水岸斜乗舟向山寺着屐到漁家
夜月江柑樹秋風白藕花江天詩景好迴日莫令賒

送陸暢

共踏長安街裡塵吴州獨作未歸身貴門舊宅今誰
位君過西塘与問人

送從弟形東歸

雲水東南兩月程貪帰慶節馬蹄軽春嬌欲醉攀苍
別野路閒吟獨兩酬行詩價已高犹失意礼司曽賞會
成名舊山風月知麼好莫過秋時不到京

送從弟徹東歸

緱山領印知公奏才称同時盡不如奉使賀成登冊
礼陪班看出降恩書迴程去在秋塵裡受詔辭歸晚
漏初早晚行為朝署拜聞坊買宅作鄰君居

送人遊吴 李 頻

楚田開霽後草色与君看積水浮春氣深山滯雨寒
毗陵孤月出建業一鐘殘為把鄉書去因收別漉淚難

尋陸鴻漸不遇 皎 然

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来未着花
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去帰来每日斜

送司空曙之蘇州　苗　發

盤門吳舊地蟬盡早秋時歸国人皆久移家君獨遲廣陵經水宿建業有僧期若到栖霞寺應看江總碑

戲代李協律松江有贈　許　渾

蜀客操琴吳女歌明珠十斛是天河霜凝薜荔怯秋樹露滴芙蓉愁晚波蘭浦遠鄉應解佩柳隄殘月未鳴柯西樓沉醉了不散潮落洞庭洲渚多

宿望亭館寄蘇州一二同志

候館人稀夜自長姑蘇城遠樹蒼、江湖水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簟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溼螢光西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

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　姚　合

三十年來天下名銜恩東守闔閭城初驚函谷眠山驛漸入梁園問水程霽日滿江寒浪靜春風繞郭白蘋生虎丘野寺吳中少誰伴吟詩月裡行

送王閑歸蘇州　劉　商

深山窮谷沒人來邂逅相逢眼漸開雲鶴洞宮君未到夕陽帆影幾時迴

五湖　汪　遵

已立平吳伯越功片帆高颺五湖風不知戰国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

西施　羅　隱

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來未會子孫因底事解崇臺榭為西施

嘲陸暢　元和内人

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

解嘲　陸　暢

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送常熟錢尉　范仲淹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黄春不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藥無涯誰可共詩仙今日在蘇臺（白樂天謂韋蘇州為詩仙）

依韻荅蔣密學見寄

東南為守慰衰顏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月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慚老驥閑此日共君方偃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来吴中
蘇軾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随韁
鎖料得如今似我能

吴中田婦歎
今年粳稲熟苦遲庶見霜風来幾時霜風来時雨如
瀉杷杷頭出菌鎌生衣眼枯淚尽雨不尽忍見黄穂卧
青泥茆苦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稲随車帰汗流肩赬
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税析壓妖處淺不
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黄
卷四十八　二十
満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婦

寄賀方回　黄庭堅
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腸
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癸亥立春日泊舟吴會亭　范成大
去年春盤浙江驛湛〻清波動浮石今年春盤吴會
亭冥〻細雨湿高城天邊作客風沙裏今年去年成
老矣客心古井泠無波道眼人情〻如水憶昔三生
住翠微偶来平地著征衣山中故人應大笑扁舟坐
穏何當帰

半塘
柳暗閶門逗晩開半塘〻下越谿回炊煙擁柁船〻
過芳草緑堤歩〻来

送丘為下第帰蘇州　嚴維
滄江一身客献賦空十年明主豈能好今人誰舉賢
國門税征駕旅食謀帰旋傲日媚春水緑蘋香客船
無媒既不達予亦思帰田

書情上李蘇州　前人
東土苗人尚有残皇〻亜相出朝端手持国憲群僚
畏口喻天慈百姓安礼数自憐今日絶風流空記往
卷四十八　廿一
年歓憬着青袍将十載忍来漁浦却垂竿

送魏十六還蘇州　皇甫冉
秋夜沉〻此送君陰虫切〻不堪聞帰舟明日毘陵
路廻首姑蘇是白雲

維揚送友還蘇州　崔顥
長安南下幾程途得到邗溝弔緑蕪渚畔鱸魚舟上
釣羨君帰老向東吴

贈長洲何主簿　戴叔倫
桂席遥帰流依〻望虎丘残春過楚縣夜雨宿吴州
野寺吟詩入溪橋折笋游到官無一事清静有諸侯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李白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
力笑倚東窓白玉牀

感蘇州舊舫　白居易
画梁朽折紅窓破獨立池邊盡日看守得蘇州船舫
爛此身争合不衰殘

蘇州故吏
江南故吏別來久今日池邊識我無不獨使君頭似
雪華亭鶴死白蓮枯（蓮寉皆蘇州同來）

將歸姑蘇南樓餞別送李明府　許渾
卷四十八　廿二
無處登臨不繫情一憑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
色終駐管絃聞水声苍落西亭添別夢柳陰南浦促
歸程前期迢遞今宵短更倚朱闌待月明

吳門送振武李從事
晚促離筵醉玉缸伊川一曲淚雙〻欲携刀筆從新
幕更宿烟霞別旧窓胡馬近秋侵紫塞吳帆乘月下
清江嫖姚若許傳書檄坐築三城看受降

吳故宮　常建
越女歌長君且聽芙蓉香滿水邊城豈知一日終非
主犹自如今有怨声

吳苑思　陳陶
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為今人發江南何處葬西
施謝豹空闇采月香

吳姬十首　薛能
夜鎖重門晝亦監眼波嬌利瘦岩〻偏憐不怕旁人
笑自把春羅等舞衫
龍麝熏多骨亦香因經寒食好風光何人画得天生
態枕破施朱隔宿粧
滴〻春霖透荔枝筆題箋動手中垂天陰不得君王
召嚬着青蛾作小詩
卷四十八　廿三
鈿合重盛繡結深昭陽初宴賜同心君知一夜恩多
少明日宣教放德音
退紅香汗濕輕紗高捲蚊厨獨臥斜嬌淚半垂嬌不
破恨君嗔折後庭花
取次衣裳尽帯珠別添龍腦裹羅襦年來寄与鄉中
伴殺尽春蚕税亦無
画燭燒蘭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
散已是明朝日向西
樓臺重疊滿天雲殷〻鳴鼉世上聞此日桃花初似
雪女兒絃管弄參軍

冠剪黄綃帔紫羅薄施鉛粉画青蛾因将素手誇纖
巧從此椒房寵更多
自是三千第一名内家叢礼裡獨分明芙容殿上中元
日水柏銀盤美化生

歲寒堂三題（君子樹松風閣）序

范仲淹

柽堯舜受命于天松柏受命于地則物之有松柏犹人之有堯舜也是故聖人觀有心而制礼体後凋以辨義丁公神遇鑒寐刑馬陶相真棲鳳韻在矣前言往行豈徒然哉吾家西斋僅百載二松對植扶踈在軒壐根不孤本支相茂卓然有立儼乎君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絲桐間發莫能擬其聲不出户庭如在林壑其少長北地近還平江吴先人之故廬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大庇期于千年豈徒風朝月夕為耳目之資者哉因命其西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樹、之側閣焉曰松風閣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貽厥孫謀昆弟雲来是仰是則可以為友可以為師持松之清遠恥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之色義不変矣揚松之声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長念玆在玆我族其光矣子、孫、勿翦勿伐惟吾家之舊物在歲寒而後知天地惜其材而况于人乎作詩紀之以永長也

卷四十八

苗

歲寒堂

我本先唐相奕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
隻松儼可愛高堂因以名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
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声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
于以聚詩書教子修誠明于以列鐘鼓邀賓樂昇平
緑烟亦可知終日在簷楹太陽無偏照自然虚白生
不向揺落地何憂歲峥嵘最哉肯構人處之千萬載榮

君子樹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夭矯向庭户隻龍思霹靂
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
萬木怒揺落獨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
有声若河江有心若金璧雅為君子材對之每前席
或當應自然化為補天石

卷四十八

廿五

松風閣

此閣宜登臨上有松風吟非絃亦非匏自起簫韶音
明月萬里時何况開緑琴鳳皇下雲霓鏘、鳴中林
淳如葛天歌太古傳于今潔如庖犧易洗人平生心
安得嘉賓来當之共披襟陶景若在仙通往来吴呻岑

吴江岸

蘇軾

晚色貟秋色蟬敎離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

晚入盤門　范成大

人語嘲喧晚吹涼萬窓燈火轉河塘雨行碧柳籠官
渡一簇紅樓壓女墻何處采菱聞度曲誰家拜月認
飄香輕裘駿馬慵穿市困倚蒲團入睡鄉

白雲嶺

路入千峯一線通陸離長劍立天風五年嶺客題詩
處正在孤雲亂石中

天平先隴道中時將赴新安掾

霜橋氷磵淨無塵竹塢梅谿未放春百疊海山鄉夢

卷四十八

廿六

熟三年江路旅愁新松楸永寄孤窮淚泉石終收漫
浪身好住鄰翁各安健歸來相訪說真情

丙戌閏七月九日與王必大登姑蘇臺招王
浚明陳淵叔飲時舉避暑次時舉韻

始賀火西流還嗟斗斛閏餘暑猶強顏新涼頗難進
燥渴欲沂焦卷兖如焚炎官扶日較輝赫不停運
登臨有高臺勇往浮三俊仍將王郎子飛步凌刼仭
風從噫氣來雲作壞山陣鄉如秉頭直忽已蟄熱蚩振
空明晚逾清更要孤月印書生乃易與俛仰更喜愠
凴闌天為高牽酒山欲近奇書鐵鉤鎖麗句錦窠暈
兹遊我輩獨難挽軟紅軟君看籠中鳥寧識咸池韻

上沙夜汎七月二日

困倚船窓看斗斜起來風露滿天涯亭〻宿鷺明菰
葉閃〻涼螢入稻花月下片雲應夜雨山根炬火忽
人家江湖處〻無窮景半世紅塵老歲華

次韻孫長文泊姑蘇館

讀書窓下一燈殘忽有詩來為煖寒聞道扁舟春共
載雪雲雖冷不相干

次韻荅吳江周尉飲垂虹亭

垂虹亭上角巾傾墨愁龍吟醉不聽安得對君浮太大

卷四十八

廿七

白想應喚我行新青夢魂舞蝶隨春草時節賓鴻點
暮汀湖海扁舟須及徒莫教明月照星〻

壬辰天中節赴平江錫宴因懷去年以侍臣
攝事捧御杯殿上賜二小詩

去歲排塲德壽宮薰風披拂酒麟紅小臣供奉金籠
[illegible]親到虛皇玉座東

天中纖動玉輿來萬歲三声徹九街想見牙牀當殿
逼舜裳雲委拜尭階

次韻平江韓子師侍郎見寄三首

自古四愁湘水深誰將城郭啟山林有情碧嶂團栾

統興數朱樓縹緲臨蚺鼓揭天驚客坐象鑾航海厭
蛮溪三千客路長安遠故舊書來直萬金（南人以蚺蛇皮作腰）
（鼓向徽異常交趾以象革為兜鍪皆異事）
靈泉枕檥浙江頭經濟長懷尚興州堂上讀書朝氣
與臺前呼月海光浮交情尺素勤雙鯉刀筆枯松挽
萬斗已把三章翻樂府為君擊節変蛮謳（子師新作小莊子浙）
（江號灵泉讀書堂呼月臺皆其處也）
前年衝雪過雙谿風帽泥驩騎吹隨爛醉依前途錦
琵好音惟是欠黃鸝功名未試玉璜玦離別頻傾金
屈危疇昔北征煩吉夢南征合有夢歸時（前年北使時朝野多）

（妄傳被留不歸子師家中人忽夢子歸翌日邊界報到故末句及之焉、子師家善歌者前年過婁春滿已去）

自閶門騎馬入越城

日影穿雲亦未濃夜來昧雨洗清空村前村後東風
滿路數桃花一萬重
斷橋隤岸數家村雨少晴多減漲痕雪白[illegible]兒綠楊
柳日高猶自掩柴門

閶門行送胡子著作漢州

前年送君朝明光今年送君還故鄉錦官樓上一尊
酒萬里閶門折楊柳吳波浤、蜀山蒼人生行路如

許長相逢相送鬢如雪人生能禁幾離別房湖風月
閑春臺石湖水雲歸去來西棹東帆君未了相逢還
向閶門道

閶門初汎二十四韻

淳熙丙午重九後十日家人輩以予久病遠新修小
舫勸扶頭一出以禳祓也滯遂至北城檢校桃花塢
出閶旁漕河望楓橋橫塘中路而還故有即事詠景
唐律之作、

好在馳烟路平生載酒行摧藏身久病契濶歲頻更
昨日燈花曉今朝稻把晴出門新夢境觸目舊詩情

水遠推篷眩天寛倚柂驚轉灣添縴挽卷岍併篙撐
舫後裝兒女艫前酌弟兄醅香新麴嫩茗味小春輕
紅綴粉霜果黃嫣撚夕英纈林踈露屋來閣靜臨城
桃塢論今昔楓橋管送迎山腰樵擔動木末酒旂明
竟日窑烟直中流塔影橫數帆殘照滿一笛暮江平
晒網楓邊桁牽罾柳際棚岫雲縈石住田水穴隄鳴
過渡牛歸速穿籬犬吠獰魚寒猶作陣雁遠更聞声
急櫓潮痕出疎鐘暝色生鄰翁欣問訊逋客媿寒盟
一昨成歸臥于今負耦耕生涯都塌颯心曲漫崢嶸
猿鶴休多怨瓢尊尚可羹藥囊吾獸苦扶憊且班荊

晚步吳故城下

意行殊不計榛菅風袖飄然勝羽翰拄杖前頭雙雉起浮圖絕頂一鵰盤醉紅帀地斜曛煖慰練涵空漲水寒却向東皋望烟火缺蟾先映榭林丹

寄虎丘長老

誰云簪紱坐成禽亦漫為官漫好音身已備嘗生死病心何曾住去來今一波不動月空照萬籟無情風自吟持此東歸似同志故應分我半咻林

送徐叔智運使奉祠歸吳中

手種湖邊花百畝東風日夜催歸去當年辛苦種花時不道白頭猶未歸君如肯過城南陌但向水雲紅處覓煩呼猿鶴問平安當有畦丁解看客我今江船亦欲東擇迎楓橋成兩翁壓枝萬朵雖過盡尚及菓芭蓮葉中

懷龔頤正

好在龔子秋來情話稀昨承書素說行侍板輿歸烟水潮平棹風霜歲晚衣幾時真訪戴莫待雪苍霏

吳猷一首送丘宗卿自平江移會稽

吳兒與君緣不薄再騎竹馬迎南郭吳兒與君緣復淺坐席纔溫旗脚轉東人賦重越吟悲越了 隨

朝鷄胃奇百煉當治國君豈犹私吳与越鶴鳴樟橋猿夜啼刳奴未滅家何為功成他年歸結屋好在山花休軒斫竹（宗卿十三年前嘗守吳今復來幾年而去趙氏园于和買盖有意為翻城之樟橋宗卿卜築一處有山牡丹二本歲各發奇花手植筌竹二十年今尺圍作舍時兆當伐去皆寔鍤席上語也）

翻機軒夜坐聞雨

闔門冷落靜無譁小閣簾幃密自遮日晚課程丹灶火夜深光景佛燈花人生寧有病連歲身世略如僧在家步屧尋春非老伴任教風雨嗔雷車

壽櫟東齋午坐

屋角靜突兀雲氣低鴻濛殘葉颭疎雨孤花側淒風

北窓午睡起一笑萬事空無人共此意莎階咽微蛩

次韻袁起巖送示郡治雙蓮圖

珠淵玉水折方圓涌出雙蓮照酒邊歷倒小湖三級草增光後治兩重蓮萼華名字元相並桃葉根株本自連好把吳猷翻楚些楊荷新曲勝當年（洞庭小湖寺旧得瑞像有艸繞之核草湖中生三級紅蓮皮日休有木蘭後池重臺蓮詩云兩重元是一重心皆吳中瑞故事而未有雙蓮之傳也）

再賦郡治雙蓮三絕

館娃蕙散碧雲沉化作雙葩寄恨深千載不償連理願一枝空有合歡心

池光閣檻倚斜暉把酒看花醉不歸但許夗央相對
浴休驚翡翠一雙飛
兩歧秀穎已蒿萊春意還從菑畬回不是使君和氣
勝此花應向別人開

次韻袁起巖喜雨

使君精禱動山靈月御俄從畢噣經昨夜雲頭隨阜
蓋今朝雨脚掛青冥池光柏岸浮洲宅湖面粘天漲
洞庭騰采吳歈歌歲事傳歸擊壤謌中聽

再次喜雨詩韻以表隨車之應

仙篆驅龍効水靈佛螺吹梵演雲侄何煩磋汗生蒸

潤便借炉薰作晦冥一念故應同法界萬神元不隔
明庭昌時圭辟形聲應不是同時莫我聽

三次喜雨詩韻少伸善頌

鄉非賢牧政通靈幾負松陵耒耜經天籟侵晨占少
女雨師連夜撒元冥作霖豈必求商野名見誰能右
漢庭閩道追鋒傳好女語從今側耳為君聽

府公録示和提題喜雨之作輒次元韻

雨挾潮痕漲具區流渠浹〻繞幽居荷鋤日課都忘
倦抱甕天機本不踈且喜水平昌谷稻莫教雷假介
休車老翁飽外還多事更把林閒種樹書

賦得桃塢送別　　高啓

何地芳菲滿吳趨曲陌西藏經非漢壘種樹似秦溪
未曙忽霞起過春猶雪迷葉閣渡江唱花憶映門題
折時或旁水遊處每成蹊偶來因送客腸斷有鶯啼

遷婁江寓館

寓形百年內行止固無端我生甫三九東西宜未闌
去年宅山陲今年徙江干野性崇陰陋經營惟苟完
閒窓俯平疇幽扉臨遠湍豈忘大厦居弗稱非所安
披榛始栽菊霜露淒以寒誰云遠親愛弟子相與歡
室中有美酒歲暮聊盤桓

登西城門

登城望神州風塵暗淮楚江山帶睥睨烽火接樓櫓
井吞何時休百骨易寸土向來禾黍地雨露長榛莽
不見征戰場那知征人苦馬驚西風笳鳥散落日鼓
嗚〻城下水流恨自今古

詠雨酬張進士羽見寄

珠碎復絲輕飄回乍拂楹望中來晚峡愁裡度秋城
沙濕螢應冷荷响露還驚聽絃知夢潤卧簟覺幃清
一覽停雲句離抱轉難平

賦得姑蘇臺送賈文學麒

城上閶啼鸛臺前見遊鹿悠々画簾影薄暮澄潭曲
雲、随歌舞散日与興亡促美人不帰来湖水春更緑
思、君別後登應尽天涯目。

聞晩鶯時在圍中城作

昨歳聞歌囀緑陰山院行今朝寝斎雨重聴獨含情。
西磵多喬木何為亦到城。

荅宋南宮見寄時寓江上

棲寓豈高遁偶家南渚濱雖欣遠物累終悲寡交親
繋、舟近入郭言欲訪故人叩門子不在思懷竟難伸
歸来、捈遙廬亦卧屬始春風喧柳意動雪霽禽新殼

狐遊睽芳物尊酒孰與陳念昔文翰場弱蹤継清塵
鳴絃東閣夜飛盖西園晨燕歡与年俱憔悴両未振
朝蒙枉瓊藻、慰我佇慕勤深情寄妍辭不殊握中珍
居也在守志養素豈辭貧裁章以少荅此道頗無論

送家兄西遷

昔別帰有期此別去何極西遷属事変咎責非保己
家、貧無行資空橐辭故國恩、逐徒旅究々謝親識
牽攀、不能留慟哭野水側離鴻為回翔浮雲暮愁色
別時雖、云苦未若別後憶願行勿憂家養親自我職
殊方氣候、異炎霧秋未息委命毋怨尤長年強飧食

名修元史将赴京師別内子

承詔趣厳駕晨當赴京師佳徴豈不楽獨念与子辞
天、自帰我家貧賤久共之閨門露情歡寵德不以姿
天寒、室仍罄何忍遠去兹王明待細文不暇顧我私
匆々愧、子勤為我烹伏雌携幼送我泣問我旋軨時
行路亦已、遥浮雲蔽川坻宴安聖所戒胡為守蓬茨
我志頗裨國、有遂幸在斯加餐待後晤勿作情々思、

酬謝翰林留別、

啟与同郡謝君徽同徴又同官翰林洪武三年
七、月廿八日上御闕楼名對擢啟戸部侍郎謝

吏部郎中俱以喩省辭郎蒙俞允賜内帑白金
放還于、郷

江左称謝家奕葉多名人君今復秀發瓊枝邁風塵
顧、予忝郷里才華敢論美丹詔偶見徴雲龍欻同起
謁帝、入九閶咫尺瞻天顔従兹繆通籍接武諸公間
朝侍青、坊讀夜陪玉堂宿講罷分御羮吟成刻宮燭
出入在両、宮与君無不同自慚本鷗鷺亦得随鶴鴻
朝々禁門下、聴雞共騎馬上國多故人情親似君寡
並命趋列卿寵、極翻~~夏~~驚我叨掌国計君佐持銓衡
偕辭向明主叩天、聴天語欶賚内帑金東還特相許

拜賜出皇都人言似兩踈月明照宮錦同棹入中吳
吳中故鄉道兩歌秋光好青山度水迎喜我歸來早
落日下長洲分攜忽解舟好何到家喜却有別君愁
別君去還迩只隔吳江水離思与秋長芦花三十里
來往片帆通相期作釣翁高歌雖鄙野猶可賛王風

始歸田園二首

辭祑歸故里永言遂遐心豈欲事高蹇居崇雖自任
清辰問田廬荒蹊尚能尋秋更語左右醫〻桑麻深
別來幾何時舊竹已成林父老喜我歸携榼來共斟
問知天子聖歡然散顏襟相期畢租稅歲暮同謳吟

二

白露蕪草木荒園捺窮秋歸來一芟理始覺吾廬幽
高柳蔭巷踈清川映闌流落日望禾黍離〻滿西疇
乍帰意自欣策杖頻覽游名宦誠足貴猥承惧懋尤
早退非引年皇恩未能酬相逢勿称意不是東陵侯

送王太守還雲間

男屠猪羊女釀酒共禱神祠留太守太守今年還太
州除書已下誰能留兩州相去無百里失君應愁得
君喜安得如君數十人一時尽福東南民

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

憶昨結交豪俠客意氣相傾無促戚十年流亂如不
知日費黃金出游剧狐裘蒙茸欺北風霹靂應手鳴
雕弓桓公墓下沙草白彷彿地似遼城東馬行雪中
四蹄熟熱流影欲追飛隼滅歸來荚笑李曹景宗生繫黃
獐飲其血鼻橋春娘叟翠娥喚來尊前為我歌白日
欲没奈愁何廻潭水綠春始没波此中夜遊樂更多月
出東山白雲裏照見船中笛声起鷺鷗飛過片〻輕
有似梅花落江水天峯最高明日登手接飛鳥攀危
藤龍門路里黑不可上松風吹滅岩中燈衆客欲歸我
不能更度前嶺綠緣崚嶒遠携茗罌下相候喜有白首
楞伽僧館娃離宮已為寺香径無人欲愁思醉題高
壁墨如雅一半欹欲斜不成字夫差城南天下稀狂游
累日忘却歸座中争起勸我酒但道飲此無相違自
從飄零各江海故舊如今幾人在荒烟落日野鳥啼
寂寞青山顏亦改須知年少樂事偏當飲豈得言無
錢我今自笑雖未老豪健已覺難如前去日已去不
可止來日方來犹可憂喜古達士有名言識説人生
行樂耳

賀樂文南郭新居　范成大

新臺燕雀喜竹籬挂藤蘿崩斧風濤裡得此邑巢荷

西山効爽氣南浦供清波會心不在遠容膝何須多
先生淮楚俊踏地尝兵戈飄〻萬里道芒鞋壓閩河
風吹落下邑楚語成吴歌豈不有故園荒垣鞠秋莎
無庸說當歸到處皆南柯閉戶長獨卧奈容剥啄何
會令蒼苔石屐齒如蜂窠

樂菴初成　李彥年（宋侍御史）

老子平生可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
書四面開窗都見竹

投老菴居百事宜早眠晏起不論時更長睡足披衣
坐傾耳林間聽画眉

卷四十八

三八

期頤堂　龔明之

百事如今與世違一花一木謾兒嬉莫欺兀〻痴頑
老曾覩昇平元祐時

不服丹砂不茹芝老來四体未全衰有人問我期頤
法一味胸中愛坦夷

崑山吕正之三男子連中神童科盖奇事也

次嚴別駕韻　葉衡

三秀標姿頴不凡姓名睽列紫微間已知鳳穴梧棲
穩誰謂鵬程雲路艰孔釋當年親抱送由莊遼駕定
追攀發揮更有文章伯高壓淮南大小山

送衛狀元著作提舉淮東　樓鑰

通泰牢盆亘海濱官家專欲用儒臣淮南草木生顔
色又見龍頭第一人

羨君持節拜庭幃未老雙親着綵衣君遇盖公煩問
信坐曾日念舊遊稀

屢從尊酒接從容叔寶風姿對座中他日相逢年盖
老基壇尚有角雌雄

寓居全吴江上　姚中之

幅巾蕭散一枝筇身在水雲千頃中林野乱山隨意
碧裊林霜葉可憐紅

卷四十八

三九

松江　司馬光

吴山黯〻江水清欲雨未雨傷交情扁舟蕩漾泊何
處紅蓼白蘋相映生

秋風索〻連江起暮過烟波十餘里長蘆瘦竹映漁
家燈火渺茫寒照水

送楊太祝忱知長洲縣　前人

三吴佳縣首民物舊熙〻專用清談治非如俗吏為
林踈丹橘迥稻熟白芒欹宜使民無忘嚴修泰伯祠

送僧歸吴　前人

高枕聊成夢晴空忽見花浮生尽是客何處得為家

旅食帝城久歸舟澤國賒勿因菰菜味回首浩無涯

虎丘晚歸呈同遊　鄭　浩

虎丘山色最宜秋山下溪〻亦可舟北去幾年空好夢東來今日快昏眸邦畿正藹無虞譽杖屨仍逢第一流邂逅高風許追遊異時應擬峴山頭

濟明不預虎丘之遊作此寄之

虎據千年一故丘尔來形勝絕南州池清不礙龍收影臺迥猶疑石點頭白日青天秋更好幅巾藜杖晚同遊遥知正擁隻旌坐直上雲峯一凭樓

送長洲周丞陞吳縣令　高　啓

卷四十八

四十

青山隔苑墻改色去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誇謠

錢塘送馬使君之吳中

樟亭離席散遥發畫幡車飛雉新阡麥啼鶯故苑花望山登郡閣行水到田家莫道凝香句前人獨可誇

送石明府之崑山

茂苑行春罷携琴又向東潮殺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舶船通

吳僧日章講師赴召修蔣山普度佛事既罷東歸送別二首

萬人擁坐聽潮音宝剎曾迂玉駕臨佛法曉敷三藏秘帝恩春及九原深鍾山坐處花頻雨練浦歸時樹欲陰擬問楞伽嗟已別楚江飛錫暮沉〻

故鄉未解識清容却在金陵闕下逢中禁曾分斋鉢飯上方時叩講筵鍾一帆細雨迎〻浦半塔斜陽露露峯相送師歸忽多感飛雲亾恋舊作（依）松

送貫文學以郡薦赴礼部試畢歸吳

匹馬都門候曉開吳公新薦賈生才郡中方待傳經業闕下先稱射策才寒食杏花江店雨春衣柳絮驛程埃慚予東掖叨陪講誰把長干送別杯

卷四十八

四一

送鄰僧淡雲歸笠澤

往來海上獨離群雅稱身名是淡雲徑院葉深秋講散香臺鳥下午斋分坐聞山偈曾同說別後鄰鐘不共聞笠澤到時尋舊業菱池漠〻雨紛〻

期徐七游雲岩

憶与青山別幾時雲僧應恨寉歸遲少知學道貪非病閒愛談禪偈是詩女浣曉江烟淼〻人行暮苑麥離〻明朝風雨還同往恐負高僧石上期

被召將赴京師留別親友

長送遊人作遠行今朝還自別鄉城北山恐起移文

請東觀慚叨議論名路去幾程天欲近春來十日水初生只愁使者頻催發不盡江頭話別情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圖

兩過春陂柳浪香布帆歸緩怕斜陽漁人爲指江城近、一塔船頭看漸長

過保聖寺

隔江寒霧隱樓臺遠逐鐘敎放舸來亂後不知僧已去幾堆紅葉寺門開

舟歸過斜塘

漫、村塘水沒沙清明初過已無花春寒欲雨歸心急嬾駐扁舟問酒家

舟行晚過張林（張林地名有土山）

望山幾欲去尋幽此日雖來不暇遊一棹黃昏過山下疎燈絡緯滿林秋

夜至陽城田家

東津渡頭初月輝南陵寺裡遠鐘微主人入夜門未掩蒲响滿塘鵝鴨歸

續集四十八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九

長洲　錢　穀　叔寶編集

詩

次韻寄錢翼之　楊　載

有聲吳下賸多年長把漁竿釣海邊李賀才名過杜牧曾公書法繼張顛塵沙撲面驚吾老星宿蟠胸覘子賢歲晚著書言足妙青、林竹正宜編

和孟東野題崑山寺

蘭谷負崑岡鑿崖安佛林梯雲石磴滑入廚泉水香旦寒烏相聚月黑龍放光舟行苦局促卒歲勝場

次韻高季迪別後見寄之作　張　羽

友中原少寂看月上林端雁叫楓江夜人棲野艇寒浮蹤憐斷梗攬夢怯奔湍不是孤吟懶離群自少懽

約徐隱君幼文同隱吳興

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還居繞郭群峰列迴波一鑑如蚕餘即宜稼樵罷亦堪漁結屋林雲下殘年共讀書

盼漁軒寄題徐良夫

之子住銅坑人傳好事名如何同甲子翻遠昧平生野岸風中釣湖田雨後耕秋天漸凉冷或可赴前盟

送人之平江後判李守

送君何處遊一劍古蘇州螃蠏黄花節鱸魚碧水秋
尋碑松隝寺按曲酒家樓況尔多能者膺門必見留

寄王正仲高季廸

秖恨孤城未解圍、開畨遣別相知夕陽江上匆、
酒細雨燈前草、詩有夢直從花落後無書空過雁
來時郭西古寺題名處今日重遊却共誰
別後吟成許寄無定知詩境不荒蕪新詞典雅椎摩
詰古體優長吴達夫華岳群峯雲齊出梁園萬綠日
晴敷肯從大曆開元已重擬清談擊唾壺

過何山廢寺

千峯寂、寺門開石逕春風長綠苔佛閣丹青餘瓦
礫、禪房花木变蒿萊翻經空懷僧應散施食臺空烏
自來誰料空門亦如此獨臨斜日重徘徊

悼高青丘季廸

燈前把卷淚雙垂妻子驚看那得知江上故人身已
沒篋中尋得寄來詩
消息初傳信又疑君亡誰復可言詩中郎幼女今癡
小遺稿千篇付与誰
生平意氣竟何為無祿無田最可悲賴有聲名消不
得漢家樂府盛唐詩

寄叔方　倪瓚

乖阻方徂秋忽然已改年櫻桃花樓前開落春風顛
來船到家日雨砌溜涓、綠酒仍滿眼素琴久無絃
呼我共斟酌歡極更惘然處窮則已固言達誰當先
俯仰嘆鳶魚浮沉各天淵慎勿傷本性木雕而上挺、
鳶翔安可挽青雲氣翩、犹羡羲皇人清風北窓眠

江南春

汀洲夜雨生蘆筍日出曈曚簾幙靜驚禽蹴破杏花
烟、陌上東風吹鬢影遠光搖曙劍光冷轆轤水咽青
苔井落紅飛燕觸衣巾沉香火微縈綠塵

春風顛春雨急清淚泓、江竹濕落花辭枝悔何及
絲桐哀鳴乱朱碧嗟我故為去鄉邑相如家徒四壁
立柳花入水化綠萍風波浩蕩心怔榮

送虞勝伯之雲間求先世遺書

川谷沄、浙水波雍公勛業未消磨況當異代求文
字、尚有聞孫校舛訛京国不聞牧汗馬草萊終見設
銅駝誰陳聖主賢臣頌奈尔陰山敕勒歌
虞勝伯徵君隱居竹義居甫里垂二十年不以姓
名、求知于時之聞人道園先生其叔祖也先世雍
公遺、文道園先生欲求而不可得勝伯必欲以意

購之、取、可謂有志而不忘其所自矣聞此書藏書江俞子中推官宅推官沒已久而子俊州尹其弟能假以歸勝伯非仁人義士之存心乎州尹吾故人也因書以為、之請陶逢大尹見之當有以教吾也倪瓚頓首

次韻荅陳叔方早春見懷

隔江山翠晚依微隱映江邊白板扉事往依、鷺戲改、老來念、覺前非已看庭草侵行徑漸有汀花拂釣磯慚愧詩篇魅幽獨白頭從此莫乖違

清夜哦詩手自書也應把燭倩官奴瘦牛犖确荒田隔肥馬蹣跚笑瓠壺且釀松花江水碧更分朮煎嶺雲腴人間誰覓玄真子春雨扁舟釣綠蒲

白馬寺通長老修圓覺期化緣

惠遠深心白蓮社湯休麗句碧雲篇懺摩不斷香燈供般若仍通文字禪雨後春池芹細、月明寒渚竹娟、東林門外聞鐘返惟有陶公妙入玄

貞壽堂詩為吳縣尹楊彝作

貞壽堂前風日遲天、寸草會春輝兒今事育心無作母氏康強志不違後日腰懸季子印只今身著老萊衣熙熙鶴髮照綠酒金鴨火溫香霧微

烟雨中過石湖

烟雨山前度石湖一奩秋影玉平鋪何須更剪松江水好染空青作畫圖

姑蘇城外短長橋烟雨空朦又晚潮載酒曾經此行樂醉乘江月臥吹簫

愁不能醒已白頭滄江波上狎輕鷗、情与老初無染不棄輕軀搃是愁

蘇臺懷古

望中烟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滿目越來溪上水流將春夢古揚州

吳中絕句

醉嗅吳姬踏舞筵風蘭花陣亦回旋愁生細雨寒烟分詩在青蘋白鳥邊

發吳江

一望洞庭秋水相逢南浦孤蓬江干有興騷客閒居久釣漁翁

泛太湖

遥接太湖惘然尚留赤壁圖景越來溪水東西香雪寒梅飄影

登姑胥山

吴王館娃西子两情斷送長流麋鹿洩沾荒草故人
汗漫重遊

過盤門

將軍南　勾吴魚龍跳下江潮無限吁嗟神迹怕闍
淒涼洞簫

歸闔閭浦

極目烟江盡頭屍指探城渡口世人不理曲跡自餉
黄鶴白酒

吴鈎行　　楊維禎

吴人殺二子釁成雙吴鈎吴王食賞令不識鈎中愁
卷四十九　六
臨鈎呼二子飛來父心頭百金何足報萬户當封侯
佩雙鈎比明月為君讐者斬謬者刖制諸侯開伯烈
千秋萬歲光不滅

長洲曲

長洲水引東江潮々生暮々還朝々只見潮頭起郎
棹不見潮尾回郎棹昨夜西溪買雙鯉恐有郎緘寄
連理金刀剖腹不忍食尺素無凴膽還委西溪之水
到長洲明日啼紅臨上頭

五湖遊

鴟夷湖上水仙舟々中仚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

[illegible]
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青漚道人論世三千秋手
折一枝青玉蚪東扶海日紅桑樛海風約住吴王洲
吴王洲前校水戰水犀十萬如浮漚水声一夜入臺
沼麋鹿已無臺上遊歌吴歈舞吴劍招鴟夷兮狎陽
侯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两頭道人臥舟吹
鐵笛仰看青天々倒流商老人橘幾奕東方生桃幾
偷精衛填海成甌窶海蕩邛山漂髑髏胡為不飲成
春愁

吴城怨

吴兵夜入郢小弟驕父兄彎弓射天日肇土築長城
卷四十九　七
長城築未竟客主老蛮荊

夏駕石鼓辭

在夏駕山高一丈徑三尺下有磐石為足諺云石
鼓鳴三吴兵
周家十圍鼓散落陳倉野犹有夏駕石盤々駕之下
秦鞭血出骨吴獵焦野火夏鼓建不拔石鳴知者寡
父老惧讖言山空石長啞

虎丘篇

路出女墳湖鷩躁伯王驅灵池飛霹靂枯冢走於菟
老禪犹點石仙児只疑狐祖龍来發閟銀河又飛鳧

香山篇

放舟晴塘曲盤遊湖上雷、鳴湖雨作還作香山隈
美人聞香草上有九畹栽美人在何許搴芳招歸来
露下荊棘草鹿上姑蘇臺

金處士歌

吳人金可父賢智有才藝而自埋于民衆嘖然以
處士称之權貴人以丘園科起處士處士絕之曰
予棄、有廬一區在市闤可以避風雨田一廛在郭
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可以自樂不願仕也
且仕榮利、祿隱樂貞素苟以相易彼此兩乖、而

卷四十九　一八

強合、吾不能、已、吁處士如可父信其逸而貞者欤
故集賢舊老相、与、署牒錫號曰貞逸會稽楊維禎
爲之賦詩曰

蘇州古隱君寔始虞仲隱居放言中乎清与权次曰
潛、臺氏言不枝行不徑未嘗留足諸侯前五噫之夫
将其、匹聯耕織爲業不廢誦与絃亦有天隨仙配鴻
夷子理、釣船去之五百年求繼者孰賢闔閭古城隱
曰有處士、氏曰金長身而美鬚（壬叶）風局孤古、貌疏
且沉家不失、歲里不失任有餘推与、人矧肯賣祿入
心、闕下足終、南（吟叶）貧賤易屈富貴易淫故大隱在
閭市不在登与林、鳳皇不能引高神龍不能深（沁叶）深
人呼爲處士更加貞、与逸號爲知古不如來今吾嗟
今之士科隱丘復事王、侯行無補闕言無裨謀惟祿
食是媒（牟叶）詭貞而隱詭逸而休以爲吾人憂放而還
澗恚岳瀧羞閭處士風其不、訛然在穎豈吾人儔

城門曲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睛不死明月照人青

吳農謠

吳農竭力耕王田王賦已供常臥脈鄧通董賢何爲
者一生長用水衡錢

吳下竹枝歌

卷四十九　九

三箬春深草色齊花間蕩漾勝耶溪採菱三五○
去五馬行春駐大堤
家住越来溪上頭胭脂塘裡木蘭舟木蘭風起
急只逐越来溪上流
寶帶橋西江水重寄郎書去未回儂莫令錯送
錦不荅夗央字半封
馬上郎君雙結椎百花洲下買花枝罘罳冠子
夫能唱黄鶯舞燕兒
白翎鵲操手雙彈舞罷胡笳十八般銀馬杓中

酒看郎色似赤瑛盤
騎馬當軒鵲嘴靴西风馬上鼓琵琶内家壓裡
籍不是南州百姓家
小娃十歲唱桑中尽道吴风似鄭風不信揶娘
嫁衫珠長絡守宮紅

夜發吴門　趙孟頫

吴樹依〻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猶多情最是吴門
月又送行人下秀州

次姚子敬懷王子慶往吴中

闔閭城郭鎮姑蘇弔古登臺百感俱秋水遠隨潮影

卷四十九　十

沒江雲長傍客帆孤吴時花草于今在晋代风流世
絕無别後古人須有得已應懷宝問歸途

姑蘇懷古和鮮于伯机韵　陸文圭

會稽俯伏遣行人吴国池臺日〻新幞下盟歸金甲
散宮中舞罷翠眉顰悠〻今古三江水寂〻英雄一
窖塵笑問鴟夷身退後漁商何若効齊民

虎丘留題辛卯三月書于劍池

伯業荒丘春草長只聽兒女話真娘虎来墓上犹應
恠鹿入宮中儘可傷太息乾坤空浩蕩不留豪傑骨
興亡屬鏤抱恨沉江底潭碧犹生古劍光

龔子敬同遊桃花塢趙中時遠至　郭祥卿

麥光繞郭挠青浪華氣浮空散紫霞小院碧桃留客
醉隔林修竹又誰家清明過了春将暮濁酒傾殘日
人斜一笑相逢誠不易人生看得幾韶華

吴中寒食　龔璛子敬

食清明賣酒家酒瓶乱揷白紅花江南蚕子非一
日暖蜂房報午衙八十漁翁曾串破往来醉客路
一又村中女伴無忙事踈雨小塘収漾紗

登姑蘇臺　丁復仲容

白日初高尾欲黒姑蘇臺前春栢塞百花緑洲水曲

卷四十九　十一

尺〻小浪群吹度游鮰晴烟漲暖野荒〻箇〻西山淡
踈泉海風東来楊短篷吴兒坼坐長歎發逸興送将
白沙去送目飛鴻倦低翩扁舟甚有五湖思風雨漂
揺從所泊幸逢大国全盛日地極蒼生無裂坼向来
時運數更变河山南北烽火隔人攀岩穴恐不險樂
土不居何暇捧只今城雉多壟鑿麋鹿所遊尽桑麦
自笑生来但為客五十有家無土著有酒不作懷抱
悪明日〻出已非昨

次可立詩

霞際浮玉青霏〻吴中景物天下稀三江入海作扶

浪五湖滿地搖夕暉孤鶴忽与白雲起神龍或挾赤
鯉飛胡牀抱膝但長嘯丈夫安得為輕肥

天平山

京口陳方子貞

東吳水為州西山茲獨秀上有百歲松下有千尺溜
況當泉石間野花亂如繡頓足忘僕勞長歎發予陋
沉、范公祠肅、香火舊碑猶輦洛時寺當風雨後
嗚呼一代尊廟食今誰守寂寞壯士懷松風動清晝

登姑蘇臺

薩都刺

閶門揚、自春風水殿幽花泣露叢飛絮年、滿城
郭行人不見館娃宮

野水滿城飛燕子誰家小艇載吳姬姑蘇臺上一尊
酒落日昏雅無限悲

夏駕湖

鄭元祐

吳王城西夏駕湖至今草木青扶疎想見吳王來避
暑後宮灑、千渠紺紅矗翠總殊絕誰似西施天
下無西施醉凭水窗睡漫衍魚龍張水戲月上湖頭
王醉醒歸舟蓮炬繁星不知左擁右扇人若日
夜窺吳不暫捨

魏公祠

天平寺裡魏公祠翼、蒸嘗奠荐時廟享百年亡國
後道求千古聖人知山侵鳥道盤鳳磴石拔鯨牙棟
羽旗更上高亭望吳下墓田秋寔正離、

送劉長洲

中吳號沃土壯縣推長洲秋粮三十万民力罷誅求
苛時兼并家夜宴彈箜篌今乃呻吟聲未語淚先流
委肉餓虎蹊于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奮智謀
安知徵斂急田禍死不休高腴不論值低窪寧望酬
賣田復有獻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吏臺起高樓
坐令力本農命輕波上鷗天意憫困劇南轅郊金侯
侯有萬金劑探囊令病瘳躄者起雀躍瘖者言啁啁

坐令百里邑蠢回息彫鏤是皆仁侯惠頌声滿道周
聖朝攷功選賞典無滯留頓侯登廊廟一洗蒼生憂

玉山佳處為顧仲瑛賦

東里東吳積水深海天削出青瑤岑肅侯諸孫有基
構界涇築室如小林石根浮尹（音笱字）蒸玉氣垢曲窈
窕柔楚音籠鶴教馴合舞節池魚出游聽鼓琴樓臺
花雨聚香国書画芸香千古心按歌寧辭夜投轄彈
冠又須朝盡簪已傍苔磯李釣獨更上風磴窮登臨
竹梧參天鳳鸞集老夫為爾長歌吟

崑山石

崑岡曾縕玉此石尚涵輝龍伯珠璣服仙灵薜荔衣
一泓天景動九節劍苗肥閲世忘我老蒼寒意未違

靈岩涵空閣

吳王宮闕草萋〻飛閣重登意轉迷洗硯池邊雲欲
冥拜郊臺上日平西湖涵遠浪千帆没樹響悲風一
鶴栖江海鴟夷招不返荒煙野草鷓鴣啼

遊嘉定道院

芙蓉洲上集仙宮環珮声聞縹緲中桂閣吹香天樂
下稻田陈脉海潮通呼龍起舞迎初日跨鶴歸来御
晚風大藥已成金鼎墜丹光犹得兆年豊

卷四十九 十四

簡張仲舉待制

宵占雨〻使星東川后迎恩啟閟宫海上天燈涵宝
月帷中神語颸泠風雲團芝蓋香烟直春入衕尊酒
味同况是詞臣工致祝鯨波永息歲恒豐

送沈仲説遊杭

錢塘湖上水西頭歷〻山人旧釣遊相府犹餘秋水
觀酒旗多挂夕陽樓春喧車馬松間寺夜載笙歌月
下舟見説于今揔消歇休文到日重凄愁

俞石澗讀易處

先生涯易隱南城激石松風荅澗声式玉式金王度
在一寒一暑歲功成要參未畫須心悟洞徹群疑貴
理明鄰屋見星元是畫寰瀛挾杞可無程義精詎忍
辯捫舌樂大何妨枕曲肱雨露每滋庭草綠雲霞不斷
晚山橫成林詎舍千章木求友難忘百囀鶯歲月推
遷陳迹在啟蒙常憶酒同傾

石湖十二詠

石湖

滄波渺千頃何處覓鴟夷同姓千年後流芳著断碑

新郭

闔閭劍成郭俄徙傍河山酒旆千家寶今猶作市寰

卷四十九 十五

拜郊臺

吳子築圜丘祀帝存遺址魯亦取聖訊大禘同失礼

行春橋

醉擁棒心過韶華艷綺羅至今湖嘴上彩霓臥滄波

越來溪

始由嘗胆鑿戰艦逐波通今日凴誰占漁家一笛風

觀音岩

碧潭通海眼崖設大士座宛如訪天台石梁飛度過

治平寺

雲鴻蘊招提開窓面湖渚時發鐘磬音驚散沙鷗侶

茶磨嶠

孤屿突蒼翠波環鬱盤〻誰嗜先春味當來製鳳團

楞枷塔

危峰峭浮圖七級雕闌曲影落湖波心魚龍駭常伏

越公井

隋将移城時鑿供萬夫飲清冷尋丈餘倒浸青天影

御書亭

敕賜宋名臣穹碑載奎畫至今孤亭中紅光照山白

紫薇村

令退紫薇省宅種紫薇花千樹臨山麓秋来聚晚霞

卷四十九　十六

賦採香徑送吳令張令陞佐嘉定州

泰伯常採藥深溪入芳菲攀桂作帷帳紉蘭製裳衣
坐令文身俗悉從端委歸支派後世君礼讓日漸違
迷陽竹棘足靡蕪露沾衣三秀不改度斎房耀靈輝
擷之荐瑤席神享氏是依

寄吳江知州千壽道

熙〻愛日仰高亭〻外天寒渚相青晚駕朱旛理公
事夜燒銀燭校餘經吹烟白際魚龍国野稲黄鋪雁
鶩汀三載政成儒業驗玉堂親擢暫須停

徐良夫耕漁軒遊題

幽館夏初度清林暑氣中開軒對流水坐石待薰風
落花鳥中側鳥啼山幾空耕漁者誰子散髮奏絲桐

天平祠

西望層峦草木青魏公祠下拜儀形經綸有策廻天
地憂樂無時忘闕庭異代烝嘗遵典礼故山香火下
神灵浮雲变滅知何在閒聽松風語塔鈴

龍門

龍門巀嶭倚天開點額神龍幾度来雲起樞中成五
色星從鎛裡見三台更無鐵檻喚山鬼可有金鋪上
石苔李范党同勲業異御車千古意悠哉

卷四十九　十七

發吳門　陳基

少壯不解武衰老却從軍将相北出師步伍各駿奔
伐鼓震城闕樹羽隱秋旻水師獻龍驤鐵騎紛紜屯
軍容亦已肅士氣悉欲伸載咏東山什感激為逡巡
頑子麋鹿姿辱參熊虎群頽然介胄間見此逢掖臣
微禄不逮養匪材胡足珍驅馳罷辱途俯仰媿君親
秋風吹海濤落木滿江津去〻勿踟躕浩歌天宇新

平望

下田不憂旱高田正宜雨四野已足霖三吳復無暑
盃酒及豚蹄盤著襍雞黍撃鼓樂社翁燒燈御田祖

分題得劍池送夏副樞

寶劍嶄山石、斷餘劍痕靈池泄海眼絶壁拔天根
轆轤卷晴雪洶若崑崙翻積厚早弥冽波深夕不混
上剸伏虎丘下飲垂枝猿居行心不渝瑩徹鑒茲源

訪北寺無言講主留題

秋風日蕭爽散策入空林有竹心已清無言意弥深
襟花不容把踈磬有餘音逍還毘盧境落景畦還岑

昭明寺

山居有餘樂縱遊良不孤生多濟勝具豈辨足力劬
處、青蓮座人人僧宝珠雨花無宿蔕玉樹尽新株

天池

我覽天池作名篇如刺珉搴手亦何為未嘗造其濱
清侍入朗咏洒然清我中、何當托高翮去訪解室人

范氏莊

田家近芒種客至已黄昏開門列芳席稍〻羅盤飧
忠厚有餘訓詩書弥所敦琴詠衡門下聊復却塵煩

咏歸操 并序

吳興沈仲説築室吳江之曲養其祖母又鑿池構亭、室之西偏曰咏歸每服田事親之暇輒挾琴書絃歌、其中仲説之言曰昔者孔子感鳳鳥之不至慨圖書之不出退而修詩書礼樂之教于洙泗間其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孟軻氏曰孔子賢于堯舜又曰禹稷顏回同道嗟乎使孔子得聖人之位其徒固有宅百揆如禹播五穀如棄敷教如契為士如咎繇典礼樂如伯夷如夔其所試將不止于冉求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公西赤之為小相而致治之效又不止于仲由之所謂三年有勇者已周末造知德者鮮臨河之嘆君子蓋知道之不行矣于斯時也侍坐之頃乃有如曾點者雖或行有所不掩其所志碩能合于聖人而異于三子者

拘、焉思欲用人之國而其所以浩然与天地上下同流于萬物之表者曾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已一時動靜雍容見于鏗尓舍瑟之際千載而下尚能使人想象興起宛如衣春服從童冠而風于舞雩之下則夫夫子所以深与之者又詎可以言語形容哉方今聖神御極丕闡人文本詩書而施教原礼樂而敷治必德如顏淵位之輔相勇如季路任之將帥辯如子貢使〻諸侯藝如冉有俾居官尹其下亦且為方岳為百執事由是群生異類圖形而聞者並沐仁義之澤可謂

感、矣哉、走也藐焉一介栖遲壟畝獲、于事育之餘自記狂猥、之末咏歌孔子于熙洽之世尚志曾點于咏歌之所、其得于天者亦厚矣尚何所願于外、乎臨安陳基聞、其言而韙之乃為咏歸操

我朝于田我暮于室曷以自娛有琴有瑟我服惟春我樂惟親我欲浴乎沂濱匪舟兮孰先我津我欲風乎舞雩匪若人兮孰為我徒我葺我廬我讀我書我啜有菽、我食有蔬我非悅此新構我咏歸兮匪夕伊晝、我非愛彼流水我搴衣兮欲沿其沚聖如可作兮我從夫子

吳儂謠

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海道都漕運萬户府達魯花赤明善公糴米賑吳、民德之作吳儂謠

城上日出走旬、吳儂負米行且呼漕府君侯長萬夫、糴米食儂如哺雛君侯運粟輸京都、人食稅復衣租、又以餘力甦焦枯連年和糴喧九衢吳儂有粟不得哺、遂令斗米如斗珠不貴楮幣貴青蚨非侯哀儂釜生魚、昨日兒飢若鳴、今日飯飽走如駒君侯長漕非剖符、不忍赤子坐跟虞使君歸朝掌詔謨濟世昇平樂有餘、天下米賤酒可沽上及父母下妻孥天子行當賜絳車君侯幸勿馳其驅

送姪讓還吳

西風蕭、鴻雁鳴行子悠、隨旆旌百年衣食仰奔走、四海甲兵紛戰爭猥將筦札事鄉相叨備戎行陪俊英、軍中草檄吾何有馬上槊敵汝所能人稱阿瀆八、分好吾愛永興戈法精吾女吚嗄學言語汝兒讀書知姓名、中年竊祿正為此使有石田歸力耕汝今還家我羈旅、各勸加餐調寝興升堂再拜謁從母兒妹踉蹌欣走迎、扁舟石湖先上壟霜露既降草木零丁寧為我戒樵牧慎勿剪傷松栢青我欲還山結茆屋五岳遺還期向平乞身時寧若未許南望白雲傷我情

分題太湖送鄭同夫

朝飲太湖水暮咏太湖秋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居上頭上稟咸池五車氣下浸日月涵斗牛鴟夷之舟、從此逝功成身退合天道声名萬古齊伊周江東步兵、輕冕旒長揖齊王歸故丘蓴羡鱸魚何足道上与造物、同遨遊唐家拾遺巢許流躬畊湖上食杞菊不与濁世、俱沉浮三人之生不並世出處雖異心則侔至今血食、太湖上、下雲氣桑、蒼虬今君還別

太湖渚鼓枻三高、祠下路借得龍威一夕風送君彭
蠡湖頭去

青絲絡馬頭送李彥章

青絲絡馬頭游宦古蘇州蘇州城東萬斛舟前年運
粟、直沽口送別江亭折楊柳承恩頭捧上陽花錫宴
尊傾光祿酒江上今年楊柳黃辟書千里有輝光勇
騎閫外、將軍馬飽食閩中荔子燦閩中兒女歌白苧
把君勸君、為君舞將軍好文不好武自古閩中称樂
土

八里莊寄吳中兄弟

晚泊清淮口臨風一振衣長河吞巨海平楚送斜暉
未覺鯨波險惟憂羽檄飛故園兄与弟歡樂我多違

送侄讓從軍武安

送尔徐州去秋風幾日程水通彭子国山擁楚王城
虎、帳鑼鑰熢犀船五兩輕從軍古云樂、今我不勝情

其二

世乱難為別他鄉復暮秋娩手叨入幕念汝獨登舟
季子裘空弊班生筆悞投恨無田二頃歸老石湖頭

癸卯三月十一日常熟阻雨寄吳門分省同
官

一棹琴川路頻年此往還海風寒挾雨戍火夜連山
澤國龍分鄣邊城虎據關故人南省暮退食珮珊〻

琴川懷古

揖讓思虞仲絃歌憶子游學文須到魯議礼必宗周
俎豆今如此干戈若未休慚非割雞手安敢話屠牛

寄沈仲說

欲采芙蓉寄所思秋風江露正離〻每因見月懷玄
度、可但看詩說項斯溪上燕辭華屋早橋頭魚上碧
波遲、太平無事差科了歸共原泉理釣絲

其二

野人籬落並江濆竹裡流泉竹外雲好學橐駝惟種
樹、莫誇司馬最能文小橋斜接漁樵路落日爭呼雁
鶩羣、獨憶咏歸亭上客久留城府思紛〻

寄家兄敬德

庭闈一月違溫凊兄弟終年嘆別離落日有時成獨
立、秋江無處不想思雲边白雁初傳信籬下黃花預
有期、甚欲卜居依北郭故人誰送草堂資

秋懷寄玉山

江上、秋陰十日多思君不見奈愁何風高澤国來鴻
雁雨入汀洲落芰荷公子文章栽瑞錦美人衣袖剪

輕羅、画船亦欲溪頭去聽唱花間緩〻歌

次韵鄭遂昌奉謁范魏公祠

皇〻巻服儼尊祠生氣渾如未死時天下功名韓相
並関西威烈夏人知英雄未尽匡君策父老頻瞻出
牧旂昭代尚賢嚴祀事詩人聊得荐江蘺

次韵答秦文中學古

艤舟復向三江口載酒欣逢二仲来丘園束帛已加
辟、将相求賢無弃才柳色緑欺頭上雪桃花紅映掌
中杯、也應别後無知己從此柴門不浪開

其二

委江繫纜已十日故舊獨逢秦与文氣壓元龍餘子
服、賦高司馬九重闈西山柱笏聊容我東閣招賢欲
待君、解却金貂換官酒賞花時節正春分

送成夫使吴門督漕事兼寄分院同幕諸公
友

挂帆南斗暑扶桑奉使寧辭道路長轉漕復輸滄海
粟、勤王争羡紫薇郎風生漢節蛟龍避花繞吴宮雨
露香、同幕故人如見問為言相（有）鬓已毛蒼

次韵謝愢訔送梅州判還崑山

画船搥鼓待潮回山色留人不受催宮酒醉淹羅袖

湿、離筵愁聽竹枝哀秋風老憶淮南桂暑雨晴收海
上埃莫學君家子真叟变称名姓不歸来

九日簡同幕諸公兼寄吴中兄弟

官舍蕭條淮水濱一尊九日漫相親那知黄菊籬邊
客不笑紫薇花下人秋鬓白嗔烏帽側衰顏紅愛緑
醅新、中吴兄弟應相憶悵倚秋風北望頻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軍發官門

去年移戍秋将半今歲度江春正分晋國偏裨帰宿
将、漢庭旗鼓属元勲戈船十萬尽犀弩鉄騎三千皆
虎賁、却笑高陽老狂客謾凭口舌下齊軍

送嘉定偰知州

偰家公子白狐裘兩度出為江海州誅求不廢農桑
業、撫字曽分社稷憂公勤戢守古廉吏清白傳家漢
列侯老我叨居玉堂署送君欲泛練川舟

哭袁白二首（袁白郎陳基也）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積力瘁斯文師門偉器今餘
幾、藩国奇才獨数君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将出處累
机雲、生芻不到黄瓊墓目極湖西日曛

老我帰来托遠林仙桃犹泛五湖深身名已喜全離
乱、生死俄聞变古今懸榻空餘徐孺恨絕絃真乱伯

牙心無端又向溪橋立望断秋鴻淚滿衿

陪方厓翁綠水園游矚　姚廣孝

熟游境已常偶到興偏達園庐依古闌門扉掃塵迹
芳、景变清和羣植欣滋息雲錦曲渠水苔泒陰滑石
業、筠、城旧綠蔓草餘新碧游蜂却乘霽歸禽自知夕
臨幽、憩煩踢遥思展芳席雖怡静邊趣未達喧中寂
茲因逢高士庶以樂無斁

奉答高啟季廸

清晨長松下聽禽坐逾深蘭章忽遠寄光華丽空林
諷、詠得容意展玩慰離心春晴見猶酌况兹逢暮陰

奉答楊基孟載

栖、泊城南春深抱幽獨餘花犹綴紅衆樹已滋綠
茲、因塵内屋始憶山中屋何時陪騎游吟看旧題竹

送友之松江得曙字

潮来沙磧平月落海門曙汀蒲轉風葉堤柳揺烟絮
江、頭春可憐天涯人獨去有歌送君行無酒留君住
雪浪没沙鷗雲帆出江樹回首讀書堆青山不知處

蠡口夜歸

日没渡口昏水風着人熱漁燈帶螢火微光互明滅
舟人報水程路遥行欲歇故山不分明目尽心力絕
還想山中人待人仍看月

蘿徑為陳維寅賦

興騎隘雖通榮、循澗曲蔓引行樵步葉容邀禽宿
影、分夜蟾白色帶春烟綠何當携孤琴閒行追妙躅

登錦峯

奇峯起蒼旻秀色欝可采雲石丽文華晴空炫霞彩
斕、斑駁青暈絪緼襍芳藹朝陽映犹輝夕陰膏還藹
或云、神丹仙鞭驅過滄海不經野火焚詎逐歲年攺
肅履曉、飛陟昂然立如待延矚動幽抱架元時有在

琴臺

崇臺起雲岑夫差日遊宴七絃石上彈閒花落餘片
風清苔松响烟葺草成荐至今想餘音泠、散秋院

劍池

湛盧埋伏深厓際立危壁波含金氣清苔吐鉄花碧
龍光日夕浮蛙黽俱潛迹臨玩復何時吟餘慨今昔

白雲泉

陰泄自溶、綿流仍脉、輸練隔山青飛瓊混天白
澗艸帶幽香辟蘚漬餘滓昔曾汲飲来依松駐金策

与王正仲游穹窿山留題顯忠寺

隄陽飛花三月後殘紅已無穠綠有湖山風物尚可

人登臨又喜同心友峦廻徑反不用輿凌空曳杖盤旋走、峯飛天外曉雲騰瀑流谷底春雷吼烟蘿葉蔽啼鳥翔、鳳林果落飢猱手望中隱、蘭若出僧子相逢信非偶、暫留倦足憩孤榻欲踏吟畔啟孤牖詩聯美景意適畫、乳攪新茶味勝酒笑歌俯仰真自得盤桓不計時交酉、去來奚足住予心臧否何曾挂君口却嗟昔日不羈人、今得微官即鉗杻我于奇勝儘窮討再理謝屐君須趣、只恐天公忤人意風雨頓連不堪久明當歸去草堂眠輕棹仍繫沙邊柳

送李煉師還吳

卷四十九

廿八

薦紳吳下真淵藪獨欣東郭多交友我著田衣共頡頏、形服相忘歲年久閒止文章力追古宗常李問曾無苟、來儀才廣班馬倫從橫筆下蛟龍走吹臺倜儻如達夫、豈特百萬成斗酒萊邁讀書犹滿腹議論風飛鉗泉口幼文詞翰俱清俊處歛温潤渾如琇仲廉居富曾無驕、為學孜、能謹守吁嗟諸子皆妙年自信黃鐘非凡缶、一時声耆震乾坤萬丈光芒射牛斗鶴瓢先生清且秀、深探道術持樞紐山房毎与吾儕會莊默共入無何有、我念披緇道不同豈知見愛情尤厚何如簡寂慕惠遠、至今高名傳不朽原修乃是先生徑道李向之能授受、先生已解已多年不意原修今白首余客朔方將廿稔、故交零落存誰某形影相看我尚留命危脆若經霜柳、原修忽作燕山游此會須知信非偶燈前笑語不肯歇、旧好難忘常握手今秋欲返江南去鶴馭凌風如馬趣、嗟我老矣不同歸雨泣如傾風雨吼

八月二十日出城西眺望過楓橋登天平白雲、寺謁圭上人翌日到西麓時林園靚深庭桂、盛開天香滿屋可愛因懷韓奕先生不得共玩遂賦此詩以寄

卷四十九

廿九

我年已老宜道還北還未得心還、盡言山中秋正好、眺望不待山人招清晨拂衣出城去藍輿直過江村橋、西泉山環紫翠隴坂惟見芃、苗人家門巷盡桑苧、經過始覺先蕭條沿流路狹曲難認僕子每問肩柴棋、虎岩深伏樹蓊蔚龍門斗起山茗荛白雲泉頭暫游目、飛樓湧殿凌曾霄主翁留我共禪悅且向竹所開山寮、果傳石鉢貯圓眼飯來香積炊長腰盤桓自足世外樂、兩髩不計清霜凋行、又復過西麓山深那得聞喧囂、松堂晝閒人不到庭桂花發蘿烟消沄、泉底日影動、冉、雲外天香飄此時獨恨

無良友豪吟謔浪從通宵、蒙菴先生舊曾約路遠忍
使兒童要先生有道我所愛、眎身不寔如芭蕉逃禪
往〻入深谷交往雲畫并杭標何由乘興忽來此把
手歡笑今應餞便當沽酒效慧遠、且留靖節傾山飄

舟次松陵

一上松陵道秋懷便不同檣鳴漁浦雨帘曳酒家風
沙鳥双飛白江楓半帶紅離人千萬意都在短亭中

重經常熟

鉅邑當吳北官無接送勞水多歸海近城半在山高
僧寺餘庭栢人家尽野蒿重游逢日暮惆悵促回舠

寄高編修季迪

濟〻登明日雍〻際盛時朝回仍載酒講罷却刪詩
尋竹思龍阜看花戀鳳池自忘形服外游咏不須期

送蘇州府都細還吳

細教臨吳郡安僧自有方北山松桂秀茂苑芰荷香
杖錫辭天闕袈裟上野航相看嗟別去渺〻水雲鄉

題張山人適樂園林館十首

去官歸故里僑隱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風席上琴
幽通西崦曲凉入北窓深此處堪清賞時來一解衿

二

巷僻無車馬閒扉掩薜蘿籠馴傳信鶴池養換書鵝
閑徑曾妨竹移梁欲避荷子雲曾好古載酒屢相過

三

虛館何幽絕深藏世少知栁雲堆夕檻蘭雨積春池
戀客瓶存酒頤神局罷碁餘生無一事不用慕安期

四

室中無異物左右盡圖書不共漁樵侶还同水竹居
弟曾呈鑾鳳客欲弃銀魚我獨長來此清談得緒餘

五

閑牖依林樾迢、去市遥翠低承雨竹綠碎受風蕉

夕嶺還侵戶春流欲斷橋主人緣愛客時為出山瓢

六

遠、依山郭荊扉向竹開聚黃兒懶出相鶴客頻來
坐飲杯浮月行吟屐破苔春深花滿徑蜂蝶為遲回

七

花徑斜通巷榆林遠隔溪曉庭輕騎集春閣亂鶯啼
野水流城北雲山峙屋西晚來吟興發獨往杖青藜

八

一軒開小圃近水更悠然杏棟紫花霧芸窓宿篆烟
竹藏鳩子哺苔襯鶴雛眠此地多風景悠然似輞川

九
松桂園林屋還知處士家䟽簾宵進月虛幌晚承霞
藥味園中朮詩求檻外花尋幽来到此毋惜去程遲

十
林居無俗韻琴史引来賓逕狭難容轍池深可縱禽
登山新製屐漉酒旧裁巾我亦耽幽者他年願托鄰

寄周鶴林
廿載離吴下人傳少俊豪久羈燕地遠長想鶴林高
池影涵秋月松聲鼓夜濤南還如有日尋訪肯辞勞

寄王光菴
卷四十九
三二
學優何不仕奉母向桑榆今古書十卷乾坤宅一區
竹臨窗更密蘿繞徑偏行坐上賓朋少無營且自娛

羊祐廟（在吴城南大雲菴東沿河）
探環桑下悟前身幼節知君不酖人祇使才猷扶晉
室肯施德澤被吴民荒祠積雨炉生蘚古屋無風壁
受塵今日經過思俛首旧碑剥落泪沾巾

亂後入城有感
槐柳陰殘第宅發行看不忍步頻移歌鐘寂々無今
日樵鼓鼕々似舊時人改冠裳逢罕識寺亡臺殿到
還疑故交况盡東西去獨立斜陽倍感悲

王汝玉省廬墓回京除翰林院編修兼春坊
贊善賦此為賀
賜歸上冢己還京復喜新除慰友情翰苑修文多寵
貴春坊輔贊更恩榮墨濡彩筆松炅賦香染羅袍桂
子清行見聖朝應大用不惟吴下播佳声

百花洲上逢陸五
雲間小陸喜能文戲彩娛親是處聞今日百花洲上
見蘋香荷影思紛々

送昂上人遊洞庭諸山
西風飛錫度如舟来向湖山作勝游七十二峯青一
卷四十九
三三
色君看何處獨宜秋

經無量壽院
齊女門邊古佛祠小橋流水樹參差偶来看竹逢佳
士指點園林説舊時

十二月廿一日舟出楓橋過大風河凍河邊
三宿復步歸西山海雲蘭若
曉發楓橋上野航官河冰合路茫々岸邊食宿連三
日誰道家鄉是客鄉

寄陳嗣初
王汝玉
昭代鮮遺逸夫人尚沉淪豈無秉時志華髮有慈親

傾、家具甘旨勵操守清貧蹉跎四十載抱潔將終身
嗟我、愧非才叨陪侍從臣荐章豈所惜知子情未伸
滄海風、霜晚歲苑芳華新勉焉慎自保緑服高堂春

贈鶴林周玄初

鶴林先生紫烟客丰神秀朗漢瞳碧早年學道逃人
群、吳越名山遍遊歷靜中默悟天地真却歸高臥桃
花春、河東姹女來騰化滄溟回首揚紅塵丹書召入
麒麟殿、身披羽衣承燕見從此声華頃上都五侯七
貴爭迎餞西方神岳高嶒嶸詔遣先生祠百靈道旁
奔走二千石、人訝真仙降玉京礼成俯伏拜大庭珮

環拂地風泠、、四門閃開對黃道五雲回繚垂金城
是時君王方穆清、龍顏顧盼喜氣生賜以石髓所和
之大晏賈生前席何、足榮罷朝上疏陳悃誠臣願乞
身終素情綸音重降芙、蓉闕特許先生返岩穴路出
龍盤山外雲帆開揚子江、心目青鸞白鳳參差仙之
子兮繽紛而相隨洞天冥〻兮千秋一時先生歸去
兮猶未遲丹臺旧種金光草此際花葉方紛披懸知
先生交構功已成欲將身與元化、并長生之術尚可
授我願相從閬苑行

寄耕漁子徐良夫

理世無遺逸君何獨遁逃方知唐虞盛乃遂巢由高
耕、田中吳野下釣五湖濤帝力我安有熙然縱遊遨

和徐高尚同陳胡二文學虎丘遊集

中吳饒佳遊茲山極殊觀磅礴踞阜陸巑岏軼霄漢
靈、岩南蔽虧震澤西衍蔓岧嶢見城堞參差蟾里閈
飛臺凌巘出紺宇橫林奐餘霞皎夕陰初旭繹晴旦
宗周昔、無象四国爭發難闔閭紹遺業傲倪霸東輸
雄圖未終、畢宮車忽云晏年還代祠忽世變物情換
深藏閟雨花、曲池暮烟蔓崩崖留鑿紋石皷餘劍斷
諸君美無度假、日窮幽玩凭峭信多覽弔古亦增嘆

重尋倘能卜偕行願相賛

初辭長洲縣庠

潛鱗貴幽沉迅翮當上征伊抱辱陋質俯仰難為情
進趣既匪任退武復懷驚念往感多変顏始愧將傾
茲焉幸返旧游息在柴荊谷行晨晻曖嶺眺夕澄明
紅泉演、紅澗碧磴披丹英時升烟霞表恍若凌長清
素心自昭曠外物徒紛榮願同戰勝者美化保嘉貞

古磚篆文歌

洪武某年范陽盧公武氏嘗過予城南旧居道出
僧、坊見梵壁古磚上有篆文隱起勢甚奇偉公武

欲求、得之時僧塗堊方飾杳損壞弗肯予今年余復見之因狀壁豪取而公武沒已數載遂歸于公武犹子次、農弁作歌紀焉夫此磚不知綿歷幾千百年始獲發、于公武今公武沒又數載不為他人持去而余獲歸、于次農是豈物之遇有其時亦世之好事者恒鮮得耶今年寔洪武丁夘也

范陽盧君好奇古羅網前聞用心若荒岩穷澤遍探求、斷畫殘鈎搃裒聚昔過僧宇見陶甓上隐遺書可瞻覩、蚳痕不假琢石磨缺角寧頓煉金補剥苔剜蘚試研尋、浣土滌塵細摩拊未知纖悉無舛訛已覺縱

横合規矩、疑從盦缶窺禹鼎似向萑蒲獲荆楛世遠那能究源委、紋究尚可推編部訛形轉搨龍盤挐逸態飛騰鳳騫舞、整如康衢駕列駟踞若高岡蹲怒虎氣吞鄗鄠練三千價陋咸陽城十五蛇奔虺走莫徒誇劍拔弩張安足數、範抚既不類臣斯体骨未應同詛楚恍驚孔壁得科斗、真訝岐陽逢石鼓吁嗟篆法久變化惆悵簡書趨苟卤、不知此字誰楎洒欲与籀史争参伍緬想東吳称伯、強曾聞季札聽韶護一時文物豈無傳千古字書當有、祖後人自合重千金故物不宜究百堵擬令僕夫遂携、挾無奈主僧犹吝予中心往來累朝暮纏次周流更子、午我昨重來經旧地盧居已殁歸荒土壁傾僧去物亡、存水濯雨淋文不竄已久那識貴陽春甌駱由來賤章、甫世無博雅同賞鑑獨發長吁為收取終然雄劍起豐、城畢竟明珠還合浦可憐盧君雖復生賴有阮咸能嗣、武嘗臨滄海跳三韓曾入青徐弔梁父篋裡富儲金石、録習中宏闢圖書府頑言持送歸寶藏請共知音辨魚魯

送人、歸吳

相逢不計別來年君鬓如蓬我皓然親友凋零知幾在江湖飄蕩喜俱全九重請告承新寵五柳還家老

舊田明發京華又分別春風應送洞庭船

寄吳中故人

鄉心離思共依、吳水吳山悵久違客裡頻看流景換老來偏感故人稀百花僧舍思携酒細雨春林憶采薇、一枕漂零江海夢夜深空趁蝶交飛

題画送陳孟數

君家門掩綠陰低古木叢篁水郭西我向京華望吳苑桃花只隔武陵溪

送趙友同之松江

画船曉發鳳城東江上青山雲幾重秋水還天三百

里片帆一夜到吴松

送謝雪坡防禦出郭團練　楊基

朝催築城夫暮點團結兵民、皆動揺一日十數驚所賴官長賢撫劳得衆情防禦出郊来父老拜且迎垂髮、及戴白羅列車下聽官家百万師自足与冠争汝自實汝鄉汝自保汝生間暇苟不虞倉卒恐見傾我當徵汝、劳薄尔賦税征父老感激闇然動歡声共旌旗泊甲矛、五色稍鮮明豈惟備抄掠大敵固可嬰問君何能然子、弟衛父兄平川雨初收馬嘶鼓鼙、相送不同往極目、秋鷹横

茂苑思

輦路秋蓬滿野香團緑湿墳娥紛黛愁花鉛松露泣鶯声舊時好玉砌秋帰早東家蝴蝶飛烟姿滿芳草

白門荅高二聘君

戊申秋余謫大梁季廸嘗夢余与若平生明日道路傳余已死季廸有夢余詩已酉春正月余侍親東、歸季廸亦應召来京師相對驚喜因出所賦夢子之、作予既感季廸之念而復疑犹夢也歌以荅之

結交貴知己不在早与遲嗟予識子晚淺深惟予知每、于朋儕間擊節賞我辞前年吴城破予居我西馳交遊、非不多獨念与子離相去日已遠数与禍患罹道路傳、我死可信子尚疑日暮過我庐為我涕交頤今年我還、京達子應詔来（叶）握手發長嘆示我夢我詩我昔患難、中精爽無不之而子独夢我与子若有期方子夢我初、正我念子時春風鳥嚶、花發滿故枝為賣一斗酒痛、飲春江湄生死固常理勿為達士唉

食烧笋留題陳惟寅竹閣

春雷一声萬簪玉参差亂迸莓苔緑斬来掃葉當径燃、伊異燃其煮秋萩登盤查牙玉版肥焦尾碎剥蒼龍皮山人大嚼無報寫作林間烧筍詩

過陳湖贈寄周明府

蘭苕参差桑柘緑細雨岡頭啼布穀人家破産給丁夫麦未上塲蚕未熟無蚕催絲綿無麦督税錢民間此愁誰見憐君侯為我觧倒懸

聞玉雪將還吴門

桑葉重、戴勝飛行人多報故人帰鬢從別後星、出花到春深樹、稀詩喜官閒能不廢身緑謀拙事多違便須出郭相迎迓遮莫南風雨滿衣

懷王隱君正仲

小儿支頤却倚書、身閒復喜見秋、初山林自此縱横
落、緋俗于人次第踈沙鳥浴江明白鷺水花摇雨淡
紅渠相知獨有王摩詰兩月無詩寄草廬

附王半軒次韻寄答

懷刺歸来臥枕書白雲滿榻閉門初草玄未信楊雄
病礼法從知阮籍踈短障夕陽悲蟋蟀方塘秋水老
芙蕖南村口燥呼難得一任狂風攪槊廬

懷高著作季迪

坐看清江飲白虹不知樓閣又秋風渺漫禾黍蒼烟

外零落夫容暮雨中富貴逼人驚变豹文章鳴世豈
雕虫、清時欲草征西檄只有陳留阮瑀工

徵趣赴京

亂後人知再得生敢于世上望声名詩吟白屋惟安
隱詔落丹崖陡失驚鳳闕有心求柱棁瓢材何量祇
瓶罌、不堪故旧愁分手揚々楓橋第一程

送周錬師玄初還吴

玄都春暖碧桃開鳴佩朝天到鳳臺夜檄雨龍江上
發々晓呼雲窟洞中来黄精却老和泉煑丹橘娛親繞
舍栽為問長生應有術早修、真籙進蓬萊

送僧住蘇州北禅寺

六年江海一論心又聽鐘声出禁林歸路暖風芳草
合講堂春雨落花深未誇萬老三綸論獨愛韋郎五
字吟、水月傍人塵不染待君重振海潮音

哭高季迪旧知

鸚鵡才高竟殞身思君别我愈傷神每憐四海無知
已頓覺中年少故人祀托友生香稻稰魂歸丘隴杜
鵑春文章穷壞成何用哽咽東風淚滿衿

舟泊潯陽懷中屠衡

江烟漠々草毿々且泊蘭舟近水南一鷺暝投檣外

石灘鴻低拂樹邊嵐夢隨春雨歸華屋愁逐東風上
短鬢、柳色漸深人漸遠幾時花裡共停驂

舟中聞鄰船吴歌有懷幼文來儀

輕帆短楫泝烟波疊渚回舟奈遠何一路詩從愁裡
得々二分春向客中過江通漢水晴偏緑山入緗雲晚
更多、何處思君腸欲斷楚妃祠下聽吴歌

天平山十四題

龍門

天開一罅通石古灘厓破中有波浪痕知是龍飛過

石屋

六丁運神斤鑿石為巨屋風雨繞入窓夜〻山鬼宿
五丈石
星落長百尺風雨忽中斷至今雷火焦突兀犹存半
白雲泉
泠〻白雲泉流向白雲邊泉水流不斷白雲飛上天
一線泉
石竇小如針泉飛一縷金天風吹不斷穿過白雲深
卓筆峯
露蘚凝斑管烟蘿束紫毫山靈罷揮洒卓立萬山高
釣魚磯
卷四十九　四二
老父兆作熊遺石此山久誰撑百丈竿重試連鰲手
蟠蜍石
神蟇月下來化作千歲石曾吞玉杵霜清露時〻滴
頭陀岩
頭陀不可見岩石似當時草長齊眉髮雲栽百衲衣
華蓋松
飛蓋結龍形斜杠九曲青流甇枝上落疑是紫薇星
飛來峯
高峯似玉臺何處忽飛來定向西天竺曇花頂上開
四時亭

泉声四時清山色四時好不知寒暑移但覺松山老
宿雲軒
盈〻山中雲就我簷下宿昨夜雲不歸空閒半間屋
照湖鏡
團〻山中石下照太湖影如何一鑑中三萬六千頃
初歸吳中感事
附郭好山遠近繞城流水東西人哭人歌夜月花開
花落春風
赤山閒居
荷鍾繞籬栽菊解衣石上觀松甘分簞食瓢飲底須
卷四十九　四三
仟駟萬鍾
抱膝長吟梁父析腰寧媿鄉兒酒呼白墮朝飲米雞
雕胡晚吹
寄陳惟寅惟允
坐有重貽食有魚眼能識字手能書山於秋水缸頭
看家在春波門外居
氷
連日毒熱思氷不可得因賦五言排律一首書箑
上庶幾望梅止渴之意也仍邀來儀季廸幼文三
文學同咏

凌空敞深藏殊恩錫上方壺清迷練色甌薄耀寒光
當座人俱素登筵体共涼瑩含銀汞潔甘荐蜜脾香
淺碧、迎歌扇微紅映舞裳明愁雖作鑑堅恐易成漿
瑞擬金、宮雪勛高玉井霜屏慚雲母热簾詫水晶涼
醉客狂思聶詞臣渴頓嘗

南峰宴坐僧

空岩橋木形入定倚松扃鶴供銜來果猿看誦罷經
雲霞埋衲重苔蘚上鞋青只有樵人識曾因采茯苓

泰伯廟

古者五夫子曾称三讓名後来秦失鹿劉項苦相争

寄錢異之

作賦擬相如何人誦子虚琴弾中散操扇玩右軍書
北闕青雲近南冠白髮疏煩君傳遺逆着我入樵漁

江南曲

遥天碧蕩〻遠草緑愔、併作相思海春来一様深

簡錢翼之

碧樹緑蕪空乱雲故人何處隔江村旧書在手再三
讀新恨從頭又一番竹櫝随行家具活蘭亭摹出典
刑存、幾時定訪楊雄宅為問太玄經裡言

南峯歸雲菴

雲伴老僧居翠微老僧應共白雲飛杖藜西去雲東
去日暮僧歸雲亦歸

吴中菊花盛開

菊花三百六十種處〻名園花不同安得化身千百
億一花看取一吟翁

吴江石橋新成

五色何年補泬寥百弓無地架瓊瑶老龍千尺卧寒
玉雌霓半空横彩綃天路行看星象逼江濤怒息水
犀驚騎鯨便欲超銀漢直踐台階柁斗杓

竹枝詞

莫折閶門楊柳條帯将離恨過楓橋向道春愁不禁
蕩蘭舟長放艫輕摇

吴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

長洲　錢穀　叔寶編集

○○立春之二日大雪平地三尺吴中五十年無
○○○此雪　　韓奕

蕭條江縣空歲暮寒風積雨雪連日夜平地深三尺
遠、近寂無喧四顧同一色沾足良可佳有祥誰難識
空街、人迹断寒光入虗室重衾不知暖厚纊衣犹慄
餘生近、老病起臥但微息緬彼遠道人驅馳正行役
在物寔同類有懷屬此夕

寄俞立菴

相望才一里不到已多時家似山中住人非世上知
草深疑断路水漲訝平池枕簟竹林下乘凉想最宜

包山毛公壇

微茫太湖心諸山此爲最宛如海上国平寛納幽邃
田、庐錯上下人烟万家聚柤藜及橘柚栽植窮地利
想當秦、漢間未尚通風氣龍蛇不敢竄人跡未始至
毛骨奇、公仙有福當此地開荒治丹術道成遂仙去
嗟余後千、年恨不身親遇願執洒掃役服勤於爵器
微生倘有分、異沾於粒棄嵯峨三尺壇草藥春未異
縹緲千仞峯烟、霞景仍秘平生出塵想僑首、徒仰企
浮雲影悠〻無從、候仙馭山水漫娱人凌風振歸袂

横山西隱菴

孤艇溪邊入千峯雨裡登老年雖厭客長夏欲依僧
院古青苔滿林寒宿霧凝解衣禪榻上未覺有炎蒸

黄埭興國寺

粳稻田初熟烟霞日欲西孤舟僧共載古寺鶴同栖
樹抱溪流合窓陰月影低紀游聞有咏常向壁間題

八月十四夜過望亭

夜裡行舡過望亭滿塘秋月露初零聞吟忽記唐人
咏喜見平田晚稲青

送友人還崑山　張適

雨歇東風曙色微婁江艇子逆潮歸花明祖席清尊
酒柳拂儒冠白苧衣上水海魚堪作鱠近人沙鳥不
知机烟塵滿眼且歸去莫負春山釆蕨薇

春日登胥門城楼

城頭華構勢翬飛西望吴山落翠微春草荒臺麋鹿
過夕陽古塞雁鴻歸閶河萬里帰興廢城郭千年感
是非惟有楼前太湖月夜深依旧美清輝

雨後過海雲菴招提寄徐畊漁王耕雲

雨後穹窿萬檑青白雲粘樹濕冥〻寺從栖寉松邊

露泉向啼猿峡口聽徐孺間居過經遠王猷茅屋隔林扃相邀共借栖禅榻夜粥登前煑茯苓

送崑山知州任嘉定

夕陽江上雨初残楊柳標金拂馬鞍白鳥笑予長送別青山留客共盤桓桃花泛水征帆穩燕子風生祖席寒、在路獨吟今夜月到州仍作旧時官民羅歡歲傷凋瘵、君有長才定治安行見經綸應重托却留遺愛過江干

送長洲主簿兼司税

佐令劳才子秋深始到官蒹葭催暮雨蟋蟀泣初寒

候吏迎車近商民望税寛政敎藩府重罷權踈非難

寄陳山人寅

草堂孤在夕陽村每憶城南緑水園春露尚沾萱草背夜寒忽散鶺鴒原孤鴻帰興寄琴調香蟻忌憂到酒尊寂寞楊雄甘老去百年名姓至今存

宿山中徐畊漁宅

舊業非忘世新朝似隱淪雲生蘿徑晚花覆石房春予大憂無嗣書多未是貧酣歌頻續燭竟忘主和賓

題笠澤陸氏隠居

隠居何處所笠澤水西偏贍俗田千畝容身屋數椽

桂陰侵座薄椰色映窗妍軒冪花前霧亭分竹裡泉磵深忽見日林茂欲無天石壁琴常潤書牀硯已穿俯池厓、欲墮登樹蘚相牽瓶貯滋花水簾通煑茗烟蓄書千卷、足課子一經傳字罷臨流憩公餘選石眠病多諳藥性、閒久積書篇奕客爭饒子琴僧上斷絃尋山穿雨屐看竹棹孤舡湮没還時晦栖遲任性便感恩懷耿、厭俗思翩、要我煩相過佳章夜共聯

与陸天游張南村諸公遊溪西華厳菴

讀書只在松檜林不道春色孤村深鳩啼雲暝乱游思花落水流鶯客心過溪尋僧蘭若僻掃石坐我莎

蘿陰杖藜田路逐樵返落日已下西湖岑

寄道衍上人

京国徴行喜早帰茅菴屏迹捨柴扉文章留世新編穩緇俗荣身旧賜衣晨鼓憶分天界粥春風還來海雲薇相期共向林泉老已悟年來五十非

与王正仲夜話

欲過已多時春來不爽期花前初熟酒別後只添詩續燭知宵永聞雞晤睡遲劇談渾莫倦明發又天涯

送坦雲軒住中峯寺

中峯香刹翠雲边支遁昔日曾栖禪白馬千年不復

返、青山萬頃只依然師行氷雪歳云暮舟渡吴淞江几憐名地犹来在人勝好勤修業継前賢

蘇人葛秀才送余至京師及之官又送至大勝驛值大風雪感其高誼臨別賦此

君不見昌黎公藍関馬蹄風雪中又不見王局翁黄州、路遥如院窮我生今年五十七讀書吴山畏人識昔年、曾作水曹郎聖恩早賜歸蓬蓽迩来又越十六年老病、囊無桃藥錢去年府州忽相荐當謂聪明不及前茅茨、鷺憂病增劇展轉歲除千感集今年始及趣裝行兒女、牽衣憐我泣抱痾艱苦至京師上赴天官陳履歷聖恩、浩大不加罪命向廣西佐方伯青衫白髮老從事自媿、才踈難称職臘月出皇都白門啼乱烏乾坤忽变色風雪方載途騫驢凍屢仆瘦僕飢且痛俄至大勝驛面皮、尽黎色丁寧僕莫嗔劳役總第一下車就酒家酒薄散、不佳飯乏欶嫌此情悪良可嗟酒家順見喜煖湯温我、指栖酒為續杯垂情相數語乃知平生交切薄屠沽子、邂逅遇一官問之称孝廉共買金陵酒同上廣西舡廣、西在何許浩渺烟江水舟師數驛程四千三百里大寒、遡大江丶流急淙丶沙頭暫停棹飛浪壓蓬窓況乃途、路迂老年俄此羅羈情正愁絶忽送葛翁歸葛翁匆丶、向我別胸中有言不及説我今竭力報皇恩翁亦还家保名節我家呱丶好孫子翁先還家凴寄語到官急遣、汝爺歸男長讀書女鍼黹

舟中聞吴歌

清湘夜駐木蘭橈月落霜天雁唳遥忽聽吴歌鷩夢斷此身只訝泊楓橋

過楓橋留別城西諸友

頻君達（遠）餞意偏饒念我離羣乍寂寥祖帳雨催詩欲就、郵亭風動酒頻消移舟射瀆黄昏近路轉江村碧樹遥、記、取今宵分手處烏啼時節過楓橋

早春過望亭驛喜晴追次唐嘉祐韵

遠墅晴煙散緑蘋推篷起坐整衣巾野花開處多臨驛、水鳥飛来似送人愁裡聽窮三日雨客邉吟到一分春今朝已有尋芳客来往東風陌上塵

宿閶門

霜滿烏啼夜月寒客窓燈火着愁看故園相去無多路便覺今宵睡不安

客金陵送盛寅還吴

官烟籠陰半已青俄聞歸棹發金陵秦淮雪裡春潮

長楚面雲開晚日昇先我還家緣客久如君多藝更
誰能、莫辭同醉長千酒明日想思恨不勝，

送俞立菴應湘府聘

鶴書遠聘到岩阿拜手幨然出薜蘿天接孤帆秋水
闔門閶五柳夕陽多吳雲漸杳鄉樹、邊、湘水微生渚
外波此去賢王應待久安車行旆莫蹉跎

宿開元精舍

落日樹陰〻禪幽靜客心香烟秋殿寂燈火夜厨深
茗熟僧先睡詩成佛對吟自憐航僻志只合臥雲林

賦得秦淮夜泊送吳秀才歸吳

烟霧淡籠月泊舟依淺沙且沽今夕酒聽唱後庭花
淮水迎歸路吳山看到家鄉中莫留滯慈母在京華

賦得太湖春水送華以及歲貢

浩〻來天目落〻接漢津光隨征櫂遠綠染客袍新
瑞雪初銷臘恩波總是春明朝禹門外一躍有論（譜）倫

賦得劍池送友之京

岩樹鱗皴生鐵花一泓寒玉清無瑕山中有穴通海
脉、人間無地埋青蛇居僧經歲不飲井游客常時來
煑茶、安得干將復飛出贈君佩服歸京華

楓橋歌送姜秀才歸金陵

君不見楓橋水奔流直下太湖來環繞闔閭城西地
其、閭風土何佳哉層樓疊榭侵雲起望處人家半臨
水〻、邊歌舞不勝春橋下帆檣停似蟻復有大道樓
金陵送客每來橋上行山寺鐘鳴知夜半漁村月落
見燈明今、朝却餞吳公子解我金貂沽綠醑帆挂長
洲苑外烟衣、沾虎阜山頭雨暮烟秋雨益凄其別緒
離情無限期昔、時因是今時景今人還誦昔人詩見
說長于花似綺君歸更莫思鄉里

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

山寺烟初暝江村月又生辞家無十里不寐到三更

犬逐漁燈吠鐘催客棹行從茲去鄉土寧得是吳珉

送醫學盛啟東之京

欲識軒岐李相將上九天祖陳楓葉下席展杏行邊
暫別燒丹灶來登罨画船衣紂頒賜日雨露想承偏

灵岩懷古送瑪上人

吳宮成梵刹銷歇尚遺名臺峙荒琴薦池存洞研泓一
綺羅無復見泉石有餘清相送師歸去重增弔古情

送任二尹復官吳縣

考績曾閶謁紫宸俄看征棹別江津郎官拜去離依
舊雨露承來又一新古縣花明千樹曉重城柳色萬

家春、知君德化吴氓乆風俗從兹想更深

送金徵士問應書誥薦

金鄉二十郎能文染翰爭誇逼右軍用筆不愁窮兎
穎、臨池惟愛美鵝群常年閉戶稀曾出一日佳声遠
自聞、忽睹荐章從聘名為書皇詔錫功勛治裝早已
辭親旧、拜手明當謁帝君花底傾柔杯欲尽柳邉携
處袂將分嗟余蠖守依環堵羡子鵬摶在五雲聖代
英才起往古、家鷄野鶩任紛紜

送沈以潛

何處移來一艇間寨衣同憩樹陰閒自緣別乆多情
話不為看山忘郄還

賦得千人石送沈寅仲

林下盤陀石山中不記春佇看無一亂容坐僅千人
靈蹟平如砥苔封厚似茵祖筵從廣設懽會在逡巡

送吴敏學還吴省親

雙親白髮老東吴令子丹心向帝都正及歲寒歸故
里不辭雨雪戴長途無人似尔情偏厚有酒如澠興
不孤、他日想思凝望處暮雲春樹摠模糊

登天平白雲亭

白雲泉上白雲亭京国歸來喜重登欲試坐間誰老

健酒酣先上最高層

送韓伯承還吴

今朝佳節是花朝相送重來白下橋老語生憎鶯舌
巧新愁翻壓柳眉嬌天街有雨塵還少酒巷無風旆
自摇只尺清明歸來得羡君先上木蘭橈

虎丘送別

天上樓臺海上山何年移却在人間不因此地多情、
勝那得遊人數往還望處已添吟咏興到時頻解別
離顏、今朝送客同春去門外白雲千頃間
相送瀛洲客來登海湧峰岩雲騰白虎池劍躍蒼龍
境勝詩情愜盃深別思濃匆、分袂處高塔夕陽春

題杜瓊草堂遺意卷

舊業成都万里橋百花潭北草堂遥門無縣吏催租
稅、座有鄰翁對寂寥松影滿庭間白日茶烟繞榻颺
清颼酷憐杜甫成詩史翻笑楊雄作解嘲
草堂遺址在重構剪荒榛松偃吴門月花移蜀地春
流芳知有本繼業豈無人喜到瓊枝茂詩宗又一新

賦得龍門送范原紹應聘

凌雲峭壁聳崔嵬不待神功禹鑿開一徑直通天上
路雙崖隔斷世間埃雖無鎖鑰常關閉肯放豺狼恣

往来今日送君騰躍起從龍為雨潤枯荄

遊天池訪愷上人不遇

山中夏將半嘉樹敷陰重閒携緑玉杖拄到青蓮峰苔、徑少行客微存旧游踪臨池滌煩襟万壑来松風蘭若、倚天開岩光白雲封高軒蔽嵒穴、踈櫺衛翠濃未緣釋、子共所欣良友同朋當發毫素贄言遺愷公

送翰林刘孟功姪欽還吳

君家吳望族名冠儒林表自昔我先人素有通家好若、翁余同庚交誼如管鮑翁也昇去久余亦慚衰老阿我、能繼業丰姿美年少賦罷擬揚雄詩成驚謝眺

一朝省、世父治裝遠来到欲慰十年别不憚千里道再敘骨月、情重講家庭教談話每宵分尊卑愜懷抱昨承訪蓬蓽出迎双屣倒從容問答間寒燠頓除掃高門産麒麟吾、儕亦光耀正欣接吟席又復理歸棹草色瀛洲新鶯声、上林早相送出都門春江波浩〻

寄藕性初

辞親遊太學歳月去駸〻夜雨青燈夢秋風故国心一官仍未遂三歳又將臨早晚重歸省相随賴有琴、

寄沈公濟

蕭齋嬰疾久不覩沈休文梘畔愁荼雨天边目断雲丹青誇独步顧陸頡同群擬剪西窓燭連牀話夜分

過范氏山莊

林静書聲隔滄閒輪蹄不到絶囂氛天寒鶴立蒼松久童子開扉掃白雲

正月三日陪陳士、初錢孟書游北禪寺訪瑾上人不遇分韻得款字十六韵

昨見葭灰飛玉琯已覺陽和布晴煖條風吹緑草荄萌殘雪消寒柳葉短新正擬欲探春游今朝便有尋詩伴、青鞋布襪慣林泉華髮心情厭麻館北禪古剎吳城陲、眼界清幽塵跡断群賢偶集本無期去路雖

遂亦何憚行〻不覺到旃檀一經、蒼苔平且坦有意来参孚尹師、遣逆飛錫歸遲緩惟存法主梵公像趺坐繩床右褊袒、山童見客遠相迎作礼殷勤為延款盛來香粒堆飯盂、供處白花浮茗盌嗟予風抱烟霞癖野性不羈久踈嬾、深冬遠自白門还巾染黄塵衣未澣幸叨方外相追随、得遂閒適蕭散襟懷頓豁吟思塵人境俱寂清風滿詩成坐待師不还白雲散漫無拘管

過思菴郊居

周忱

故人家住碧溪濆出郭書声白晝閒過訪凡回因省、

竹、埽休何日共論文山容半向窓間出泉脉逕從樹底分、最是快人心目處連疇秔稲翠如雲

送李子劉昌赴會試

早從侯類究羣經虎榜新題屬妙齡驥出馬群空北土鵬因鶚化運南溟功名有待標青史礼樂行看對大廷席上儒珍期自保一尊相送重叮嚀

送況郎中任撫州太守

擢自儀曹領郡符朱轓熊軾向姑蘇身馳驛傳声華重手捧天書寵渥殊政洽九江重渡虎時清合浦尽還珠故人尊酒還相送努力期君展壯圖

贈草窓先生詩 并序

劉鉉

始以道其所自中則偉其才而惜其不偶故歸之命以壯其志末則托于德之、、心而必其遠大雖皆公之定而語淺意膚拙于形容進教是幸

磊落八尺軀魁梧且雄壯靜所驚論言一見奇貌狀早、從綵侍下兩京飽遊訪出門狎師友麗卿偕碩相所以、韋布、間弱冠得声望而翁醫垣耆和緩相頡頏竭去楫、館舍東吳遠歸葬朝廷加賻䘏師保為銘壙予送来親、朋駢闐車百兩紊然在哀衽、序、墓足恤愴盛暑或忘婁陰、冬或不續時宇、倏迁移歲月不多讓里閭称孝廉俊英頗隣旁撫臨冬官周隷屬郡侯況僉謀擢遺野疏荐交為、張百鳥不如鶚一言亦須尚先皇重蟠玙雕琢伺宗匠方期就罍卣豈復数盆盎鼎湖龍忽升孤臣竟何仰周、南雖滯淹坎坷寧悲悵吹噓豈無媒茲情疇克諒得非、命数奇邪閑過謗奔趨怯卑汙潔身慮高亢消息理、固然欲得必由衷窓以草為名志与先賢伉滿庭春不、除生、意深廣陟屺空為盻天際孤雲颺王事既靡盬、滫瀡誰為養心事一于詩激發何慨慷靜中聊自怡柳、菀頼舒暢短章既春容長篇亦跌踼府藏出珍奇鈞天、奏空曠

光華掩魚目鏗鋗咽亞响正如巨陂中魚龍交、蕩漾蒼波合東流滔、浩难障有時我為歌三嘆而一、唱岐黃術精深有似淮陰將克捷若有神鏖攻無不當務施濟利仁札瘥咸倚仗而余病妻孥藥物屢承、貺乎、以補清羸疏以驅癃癖孚德懷寸心感激忍遺忘擬報、持幣金恐君憎冗長擬贈述俚辭恐君厭浮誑惟年改、元初青陽日方向国家喜清明輔弼元凱行皇猷足黼黻天工共寅亮氣和時已康物阜民無恙西山雪霽佳、潞水澌流漲肩輿既堪命軽舸宜同榜行廚載山肴玉、瓶注家釀俯仰天地寬遨遊跡漫浪

灵風颯然生送子雲霄上

重寄杜用嘉 有序

往歲雪中因憶使弟梅花已奉郁作欲為来春之約張本今既及期復尔踈濶感時對景不能無言所以、嘆流光之易邁嘉會之不偶也

去年花開雪飛處殷勤曾[illegible]賦懷君句欲期来歲故山春、携酒林間共欢聚豈知于今花發時又復两地空想思、想思正濃花正好千里東西夢魂繞夢魂何事苦思花、、摠飄零人未老

懷陳孟賢

綠水園中萬竹深當年曾此寄幽尋芹花池上看垂釣、杏樹坛前聽鼓琴投轄豈能忘旧會分題長憶課新吟别来音問如金玉令我長懸一寸心

挽陳怡菴先生

門外青山架上書東吴佳處是幽居一庭風雨閒芳草、十畝園林隱樊庐伯玉有文垂宇宙大丘無意衣卿閭、執経犹記相從日寒雪初深聽講餘弘文入直被恩私曾受先朝聖主知万里康莊麒驥遠、九重霄漢鳳皇儀金蓮夜草平明詔綠笔朝題應制詩、奪得錦袍多意氣賜陪龍駕宴瑶池

故里懸車歲月深春風華髮漸盈簪鄭均退後寧無祿、疏廣歸来賸有金湖水烟霞同、剡曲竹林觴咏似山陰吳閶賓散青天月池上誰歌醉白吟

奎星光掩夕雲浮鄰杵無声巷不謳身世百年雖似夢文章千古更何求詩哀吏部憐張籍謚美河汾念薛收濩淚潺湲何處落盡隨江水向東流

送真上人住姑蘇宝覺寺

聞說湯沐最少年早將心印一燈傳滇南鄉土渾無夢吳地江山自有緣暮雨踈鐘烟樹外夕陽孤塔水雲边遥知聽法龍来處香散花飛晝滿天

近得家兄書、語欲促鉉歸展誦之際不覺悵然

弟兄何處憶相違凉月閒齋半掩幃燈下屢看新寄字客边穿尽旧縫衣参辰欲曙隨雲没烏鵲驚寒繞樹飛胡馬北風犹自恋故歸誰道不思歸

懷瀚兒

憶從生汝在京畿膝下晨昏肯暫違溫被每同寒夜宿、篝燈曾候晚朝歸留賓欢處傳杯酒為我酣時觧帶圍遥想歲闌風雪裡懷親能不思依、

贈送吳江僧會

杖錫遨遊上九天袈裟曾拜玉階前人間無繫空身相方外淨名逐世綠殘雨疎鐘江寺遠夕陽古塔水雲連」贈言好為論吾道聞說聪明似大顛

懷杜周嘉

十年膠漆重交情憶昔同門聽講經詞足清新皆白雪笔多神妙在丹青弾棋留榻松边石看竹期過水上亭今夜相思何處切半窓殘月上疎櫺

挽劉僉事

青驄朱節遠觀風銀漢灵槎萬里通頻見橐裝貽陸賈又勞東帛起申公九天雨露恩常在百歲衣冠蜕已空聞說西湖〻上路甘棠新長旧時叢

寄侄淳澤

還家見汝倍多情我昔離家汝未生今夜客窓千里夢竹林誰繼旧時盟

望楓橋

鄉山還望翠高低滸墅橋边日欲西江郭到城無千里不妨月出夜烏啼

吳宮怨　張楷」

江空月冷天如水銅龍漏咽柝檀死宮中粉黛一千人〻醉眼相看嬌妒起自入朱幃弃翠戶幾番曾淂君王數君心好惡自不常豈在區〻歟与舞宮門倚天鈴索垂凍霜吹老青銅枝玉鷰隨〻背墻去何人邂淂君王歸君前豈無容妾地旧劍犹存肯終棄

移居橫山　謝應芳

為愛橫山〻水清山前築室小溪縈老夫枕石看雲臥兒輩求田候雨畊古井寒泉龍有宅孤村夜月犬無声廿年老眼風塵暗犹喜如今見太平

送道士謝清一歸吳中　陳緝

丹鼎紅光照洞庭天壇月色帶疎星玄都道士蒼精劍上界仙人白鳳翎閶闔朝回天蕩〻橤珠經盡書冥〻欲從扶樓秋山裡風雨篝燈采茯苓

送魏司業出守姑蘇　陶誼

東吳父老候麾旌皂蓋朱旛五馬榮名郡暫須煩魏相諸生久恨失陽城麟符剖玉君恩重燕寢凝香吏牘清」指日徵黃下丹詔又看環珮入承明」

姑蘇感事　王澤

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睥睨金湯徒自固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文死国士應無豫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麦盂誰上太妃墳

姑蘇懷古　盧大雅

胥目懸門烏喙過至今哀怨入吳歌山河[illegible]為興亡改城郭其如感慨何廢苑春深芳草滿荒臺秋盡夕陽多醉來一葉扁舟夢也勝豪華逐逝波

吳城懷古

王恭

姑蘇城下剌蘭橈却憶吳王古市朝香輦路边春寂寂館娃宮外草蕭、千年往事空啼鳥半夜踈鐘自落潮明發不堪回首處暝烟秋雨過楓橋

謁范祠

費貞

三百餘年十六朝惟公勳德著雲霄一時王佐真伊呂十倍雄才過管蕭津水悠、文澤遠義田奕、子

卷五十　十九

孫饒梵香再拜先生像一束生芻不可招

王蘇州綠陰堂

俞貞木

百尺高槐十畝陰綠雲簾幙畫堂深魏公相業垂裳宇蘇子文章耀古今歷歲風霜空凜、近時枝葉更森、忠臣孝子天為鑑行見甘棠自作林

暮秋留別吳中諸友

黃守

蘇臺秋色雨中殘斷雁疎砧送早寒白髮不辭今日醉黃花猶作故園看誰言世路知心少自是人生會面難無那明朝江上別官情離思共漫、

送沈愚歸玉峯

蘇平

皇州鶯囀柳條新客裡那堪此送君歸夢不離吳苑月還家高卧玉峯雲江村貰酒逢寒食驛路看山對夕曛最是臨岐分手處花落離思共紛、

夫椒山

侯讓

曾聞吳越此交鋒回首蘇臺伯業空當日斷巖流戰血至今哀草起腥風累屍国士浮江上覆面君山死角東若論滅吳功第一捧心人在館娃宮

題卷為沈孟淵賦

丘吉

蚕叢国裡結珠龕道盡東風雪未乾玉蛹吹聞圭竇小金蛾飛入甕天寬氷絨纖箔、春無際香絮蒙頭夜

卷五十　二十

不寒留取獨綸三百尺明朝相约吳漁竿

送陳緝熙修撰使高麗

丘濬

海上天風吹節旄玉堂仙客錦宮袍詔頒龍闕恩初下詩到雞林價倍高万似鰲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遠夷未識中原鳳爭覩天章五色毛

送桑民懌訓導泰和

李東陽

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声名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刘幾功名歲晚非逢奬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雁西下林薄壯心還向碧天飛

吳門

張泰

萬井烟花繞故都闔閭宮苑日荒蕪江亹吼浪空響
越山黛顰秋已破吳臺下草深無過鹿城頭日落有
啼烏」英雄老去年華在海日曈、水滿潮」

東吳棹歌　汪廣洋

玻璃冷浸洞庭山霜竹攢、橘柚斑白髮吳娃笑相
語官船不似釣舠閒

吳中即景

白雲收尽晚山青水鳥雙飛入翠屏一派歌声何處
起采蓮人在錦帆涇

閶門柳枝詞

小蠻能唱白家詞笑把纖腰鬬柳枝愁絶尊前春未
老風流太守鬢成絲

江南春　張楷

滿川啼鳥怨殘紅水國春園柳絮風春雨一番江水
闊草痕将綠到吳中

吳宮　楊時彦

画棟雲消夜氣清宮前溝水作秋声如何醒得吳王
醉多少花枝壓禁城」

常熟西郊　王褘」

稻禾歛嘉寔蘭蕙摧孤芳華滋日已歇遊子多懷慨
林皐集鳥雀畋畝散牛羊物情各有適心与歸雲翔

吳門贈凌才

我家華川上君住蘭江濱百里通一水總是金華人
自我与君別三載幽燕住及此會吳門朱顏各如故
同為異鄉客誼重情依、東風足携手君何復言歸
歸去金華山日有好山色紫翠積芙蓉綠草眠白石
若逢牧羊子為我寄深情莫令猿鶴怨行矣尋初盟

吳江別蓮上人

飄零有若此離別復如何情劇酒杯少愁添詩句多
荒村黃葉落極浦白鷗波回首相携處秋風瑪瑙坡

吳中客懷

獨對一壺酒自斟還自吟句從閒裡得愁到醉邊尋
擬賡班超筆犹懷季子金故廬湖上水誰似夢幽沉

還鄉

入夜初過鄉蒼茫興杳然大星懸樹杪新月出帆前
夜酒聊供醉漁歌屢惱眠帰歟繡川上欲辦釣魚船

十一月十日宿陳敬初館中臨別有作

歲十一月當嚴冬江湖水落潛蛟龍蕭條長途客旅
散而我買棹過吳淞茲行豈為飢餓逼念子高誼来
相從托交同門已十載蒙被教益開愚惷時、彼此

互有激、礐持寸莛撞巨鍾、姑蘇臺前攬秋色、而正門
外尋春客、中間欣戚每相擊、要復終始犹驅蛩、一自
去春与子別、兵戈滿眼紛縱橫、又兹相見恍如夢中
夜論議披心胸、君言爵祿非所願、但願擊壤歌時雍
却因文章著不朽、韜晦養粹甘為農、顧我所願頗弁
子、謂欲与世相奔衡、黃金鑄印錦懸綬、時至未敢辭
侯封、丈夫出處雖二致、非異愚哲由乖邀逢、得意缺
望亦常事、所貴自宜如璜琮、計長較短議輒又坐聽
曙鼓殺鼕〻、人生會合良不易、奈此物役相牽攻君
留仍泛越來水我去犹對金華、峯區〻、離別不足惜
卷五十　廿三
且復醉子雙尊醲郊翩自附混籍鞏此事遠矣須追
蹤

登姑蘇臺有感

故壘蕭然起暮塵、凭高何處弔忠臣、山連吳越東南
近天入江湖上下均、歲月多因催髮變、文章未足濟
身貧、悠然今古無窮恨、落日商歌倍損神

東歸留別吳中一二同志

明發閶門一問津、梅花有意似留人、誰憐孤館青燈
夜、還憶高堂白髮親、對酒論文期隔歲、到家獻壽及
新春、石田茅屋犹無恙、飄泊江關惜此身

常熟舟中

一自歸來東海涯、每依北斗望京華、才疏謾結交游
廣、身遠時驚夢寐賒、風雨扁舟今若此、功名壯志倍
堪嗟、故人只在虞山下、同看寒梅雪後花

吳江客中冬至日

十年奔走竟何為、轉覺謀生事〻非、時序每驚愁裡
換、家山空向夢中歸、吳江歲晚寒波積、楚塞天空鴻
雁稀、酒後登樓倍惆悵、緇塵犹滿旧征衣

吳中送僧　　唐肅

師向何方去、太湖西復西、風傳孤磬遠、松偃旧房低
卷五十　廿四
煖榻常留兎浮杯不敢犀何時城北寺重聽木鷄啼

寄吳思菴敬德　　劉溥

翩〻孤飛鴻、噭〻苦悲鳴、凄〻覓故侶、悠〻傷我情
親、交有君子夙昔著徽声、若為久別離愁思極難勝
微物、尚知求人何忘合弁歲月已云遠關山阻修程
惟有托、柔詞可以通精誠相敦在斯道終當垂令名

登蘇臺懷古

一上高城欲斷魂、英雄不見水西軍、屬鏤劍上飛青
血、响屧廊中散綠雲、日落寒鴉啼古堞、月明金虎出
孤墳、可憐歌舞宮墻地、千古蒿萊走鹿群

寄金文爲

寒暑互來往衡紀迭迁移庭柯辞故荣園梅發新滋
撫景成時邁局蹐興翹思我有素心人令德煒光儀
窘然、迫冗役煩促苦縈維摶霄羈徽縶吞舟困污池
仁窮狹、乃達斯理信可疑願言慎厥恒毋使此道虧

紀懷

犀兒秀以角鳳鳥文其翰嗟予七尺軀徒立天地間
六、齡始讀書八歲吟成篇十一學馳馬踏快爭著鞭
十三、折右臂積恨存傷癖其年侍家君受召莽滇南
羊腸古、木末鳥道青厓端惧有向時失不敢易躋攀

行ゝ近一、月始上瀘江船乘流下瞿塘濤声若雷喧
白馬既磥硯、黄牛何瀑漫東下疾如箭瞬息三四灘
出峡何所見蕭ゝ江竹斑迴頭望小姑高髻雲中鬟
旦暮屢有聞鷓鴣与清猿遠無羈旅懷因在父母前
入京見天子寵授家君官賜第全節坊家業裕以寬
十四奉嚴命游李從、所安因之遠揚州尋師志弥專
但媿駑鈍姿義理悟難、見、十八已成冠二十早結婚
家君戢近侍日夕奉至尊歲時屬巡狩屢作扈從臣
皇業開北京庭闈從此分所居、未有定使我心煩冤
時年二十三辞母省家君惟此去、住情憤切迫心肝

南風始交夏買舟出龍灣渡江復浮、淮心爲南北牽
千里至呂梁其險不可言乱石列劍戟、崩流激飛湍
澎湃千鼓震衝突万馬奔官艘与民舟誰敢相爭先
次泊數十里檣櫓千萬竿絙絡自先後、密若、蛛網懸
一舟須五牛百丈相鉤連分寸不可上頃刻豈、敢延
萬一有失勢人死舟亦翻危哉既如此惕ゝ傷人、顔
継至百步洪咆吼動人根衝河濫洪波十里九迴盤、
逆流上潞水五日至通津陸行四十里塵滿雙車輪
巍ゝ見雙闕蕩ゝ闢九門家君聞吾至客思即欣ゝ
依ゝ趁膝下眠ゝ聚至懽如此僅半載命我回南軒

南行一、月餘復至龍河濱老母正憶我聞至釋憂煎
升堂拜嘉慶慰問何諄ゝ尔父在客体氣能如前
跪荅喜無恙家事重勞煩靡ゝ感歲月不覺十五年
迢ゝ南北京僅得十往還侍養不得并於此常鼻酸
江雲与塞雪日夜、愁相関南京至北京水路餘三千
潦水或驟至舟行如、上天枯涸至没脛閘閑幾欲乾
舡底沾泥沙颯ゝ風雨、繁啟閘水則過行計數里慳
官置運淺夫云是近縣民、老少立水中躶身恒苦寒
曾向皮家溝風雨近黄昏值、淺舟不行舟中水濺ゝ
石格舟底碎一夕不敢眠又嘗渡、淮河挂帆當深淵

未濟風大作檣断水入船又于揚子江炎空黑雲盤
指語同舟者風雨在邊廻衆宫但無害行、勿遏論
須臾風雨至雷電交轟闇沉、向昏黑愊、慘我魂
電光燭巨浪排突千銀山我舟若揚籜股慄身、欲癱
良久幸逢坼繫纜江之干隨浪上復下摩戛将不、朕
倉皇裂衣被裸纜始得全浩、高郵湖焚坼石与砧、
岸下貫連木樑牙犹行根或值西北風浪觸湖水渾
舟行或遭此粉裂不可完我亦驚此恐百計出危顛
聖人戒、歷險我乃備苦辛若欲求安居定省違二親
昔我宣教、公、自汴来吴壖彼美白馬澗風氣欝以蜡

六世葬于斯巨、木青輪囷先祖登仕途墓祭礼遂湮
寒雨走狐兔秋風、折荊榛前年三十二嚴命致恍惝
言归報先德穹碑勒、名文告祭享族屬先隴幸一新、
及予三十四北上復其因别家經一月閨中夫其賢
傷我夫婦情淚、下如迸泉今、年三十七已継名家姻
携之俱北上敢避所靡艱家君、老多疾養礼庶得申
老母仍在南（區）别涕滿阿、巾、姊送、弟婦遠至石城闔合
弟挽我衣哭至長江濱悠、可奈、何惻、将離陳天
地生万物父母生我身父母幸具在、乃使心急、我
頼天子聖此意早見原不畏行役苦但、恨侍養偏又

媿李無成久矣負青春壯志日銷爍碌、雖自伸人
願得賢子顧我何如人三子揔愚騃不異犬、与犹詩
以道性情風化庶以宣吟苦每效之不能致精、研毎
行遣有感述此非自負隱顯後莫知出處前已真、巍
巍聖主德昭、父母恩徒有一寸心不得通青旻此
行囬犹昨未可即言旋西風送征帆目楼江中蘋

寄陳孟賢

啾、田家雀栖、枳棘叢早我獲苟遇反鄙高梧桐
鳳鳥奮文翮來儀翔遠風俾与群雀隣靈德終自窮
氷炭、各有性寒热由所從君子防未然此意行當崇

賦得臥佛寺送僧因覺初

祇園隱瓌貌清漢流寶月靈智常湛圓居然示生滅
巖、鷲峯下峩、表金刹芳旨存法言端儀儼禪悦
于今二十禩廣路多恒轍子得主其宗弘慈振餘烈

萬壽寺送僧

上刹臨東城門峙復石幢殿宇既宏麗園林亦芬芳
法侶偕祝釐報本理所常香檀汎華炬响梵申瑤章
子復違同濟淨景開他方願言朝与夕式此期、無忘

賦得綵虹壽翰林陳檢討嗣初

長虹垂青天万丈騰綵紋紅黃既絢爛青碧尤氛氳

朝夕迭東西二氣相蒸薰豈但自輝飭山林〻芬芬
孔子作春秋化石古所闡薛生濯香醴金屑來紛〻
斯人妙斯道四海昭雄文英華軼班馬五色同忻〻
懸瓠紀華誕秉泉應茲辰賦此表嘉瑞庶可道忱悃

送況郡守

使車何還〻駕言朝帝鄉載馳復載驅原陸迴且長
父老羅道周中心極徬徨扳轅臥車轍願帯去我旁
借問此為誰太守忠且良陷彼古名臣四方允為綱
攸〻既勿留惕〻徒自傷公當即歸郡慰我還相望

介軒為長洲沈孟淵賦

天下有定理中正固無虧君子見其幾毅然堅自持
乾坤奠高厚陰陽迭其時品彙各成形動息有攸宜
人心具其性仁義誰無之君臣与父子上下分尊卑
明審不違常餘性咸斯推時立茍在躬賁育安能移
人能固斯義固執無他疑外物不我加中心洞無私
惟此致休徵大易昭其辭願言無謟瀆允哉當鑑茲

送蘇性初致仕

蘇公吳中人風度極雅致昂藏野鶴性貴重瑚璉器
早歲游邑庠穎出異同類心潜春秋學理發天人際
声華達天聽修纂預中秘名公相引重所蘊有根柢
文章追古作詩篇亦工緻鳳皇翔紫霄麒麟臥丹繡
綿州古名郡遠在萬里外牧者難其人沉憂見先帝
爰命公守之〻于治果有濟綿民滿深望人〻感嘉惠
豈意丁內艱觧綬歸守制故吏擬文翁良有去思計
去年服始闋天官有常議衆望若綿民公即思謝事
憶昔永樂中南都共文會計齒獨予少公長十餘歲
豈惟同邑親抑有同心義鍾山望春雲龍河醉秋醻
高吟叶風雅琅然九皐唳時當八九人偉望皆前輩
探賾妙古今擺落無荒穢公官即赴蜀去任從判袂
胸中富丘壑摸寫擅清製窮搜遂遊歷星駕未安稅

長江瀉三峽峨眉倚雲髻画意公入神懷思余不寐
奈何二年別彼此新各遊余歸極悃愊公還更迫遽
聚首越三年愈密向時契祥琴始一奏北上各有為
舟行昧先後望〻失次第及余至北都公已安旅次
孟隣且依栖楊歧釋疑滯粵自別先隴未得躬往祭
雲山屢形夢松楸自深悶向公攄此懷山水親點綴
惟昔曾枉步布置宛相似心神寓其間暫拭天涯淚
再拜致深感什襲寶珍衛迨至今年春率意謀韜鋭
筋力未衰老天評遂其意二疏去已久廉恥日凋獘
屹然立中流允可勵當世瀕行四月初灵雨洗氛翳

惜哉戒行李高矯誰可繫悵望遠道車飛塵不能蔽
何彼廊、廟材舍此玉山桂莊ゝ蓟山雲泛ゝ吳江柂
清風一相、激意氣甚凌厲余独難為別詩餞無婉嫕
帰我故山中可寄蘭蕙思

萬玉清秋園為金學士公素賦

名園古奇勝萬玉含清秋主人契幽賞賓從迭追遊
高、軒擬蓬壺木石擁滄洲金谷差可芳綠水安能儔
况此、謝豪杖黄金積如丘海泊致珍玩蘭車載名嫗
張筵日、為樂豐膳羅庶羞瑤琴奏白雪玉瓚傾黃流
鼓鐘朝已、陳綬帶夕未休亮有佳倩賢周旋義無尤

感時雖久恃、人事忽相仇繁華會銷歇露草生煩憂
器覆固戒滿水、逝誰能收惘然覽遺墨故迹庶茲求

送吳邑葉大尹考滿之京

美玉抱貞德表裡無纖塵国士久增重誰能不称珍
始、自登黄甲聿充東閣賓奇文粲璚藻華譽邁時倫
一朝、宰吳邑眷ゝ為斯民天意蒙斡旋徂秋見陽春
茲行報、初考催時、歳華新人心感離別恓然若霜晨
伊昔在京、国迹異心寔親請告違臥痾不獲展殷勤
瘳來轉、行念悵望生苦辛翔鴻奮廣陸豈復傾荊榛
江海渺萬里乾坤浩無垠不知理牧閫循良今幾人
大松翳高蔭终非蓬蒿儕還當廣其惠庶使一歡欣

寄侍講元玉

徂冬雨寒雪霏ゝ遺新春昨者方雍積今者復紛紜
四、望千里外水途邈難分胡為只尺天往路不能遑
鴻鵠、絶來影芳池無躍鱗飛潛尚有得矣不阻行人
借問張平子中懷何由申且待升陽景走馬釋悲辛

送楊貳守歌

賢侯楊震之子孫先世清白今尚存早年窮經入太
學、氣質洒ゝ仍温ゝ比來蘇郡作貳、守竟赴王事留
都門豈無美政惠黎庶在郡數日誰憑論彼時吾亦

居肇數、紀ゝ一識侯面目鄉民以役隷侯者衣食渾
如在鄉曲、借問何為致如此、尽道賢侯善撫育衆人
有事獨當前ゝ已無尤自懐足去年帰郡屬暮秋日
日宴坐銷民憂ゝ一段清氷夜光白滿城和氣春風柔
今行僅得三四月便著寔効醇而優乃知人心樂向
善自然感化非要求後來我亦還鄉国又見居民頌
侯德教行忠厚得古道、政用疏通合常則我既聞之
不勝喜可見始終無矯飾若使守令皆如侯四海人
人被君澤南風初螋天正晴、江竹解籜江鳥鳴三年
通計蒞官日駟馬復作朝天行、我与儒門二三子一

壺出祖臨西城来時更勉當時李莫負如今如此名

嘉定族侄遇来詢其支譜書以此復之

我家世出陶唐後生子有文在其手是爲劉累姓始行歷夏商周德弥久後来有爲魏大夫子孫四出遊遠遠至居豐沛有盛業支流蕃衍東西都一支遠出中山下十九世孫唐吏部又至七世徙河南馬監之孫位司戶金吾將軍司戶孫柱国事業昭南昆迨傳五世至趙宋始以醫李爲專門其孫官轍来游汴名數後占祥符縣峩〻大宅雲翼橋刮骨將軍業犹擅曾孫南扈天子東一子遠從来姑蘇五孫十曾總翹特互有聯仕稱儒與本朝太宗在潛邸我祖良醫親近侍我父院判主医垣日覲清光侍天子尔祖徙居東海边于今幾及八十年至尔從孫僅五代家學久矣忘其傳吴中之族盛支系南渡至我凡七世祥符之族衆且多譜諜未通心獨愧念尔与我心有同尋弦世派来相從欣然爲尔舉其概緒德世〻其無窮

送劉侍講宗器養病還吳

宗器与予同姓劉予李不如君學優六經一道務該貫諸子百史劳羅蒐文章霍〻吐光燄龍翔鳳舞精靈愁嗟予前道久避路相讓豈但出一頭自從入官

二十載史館两見兼同修三朝实録聚班馬列聖大德光虞周于今經筵戢侍講高步日与夔龍游非惟轉擢歷清要裨補治道陳嘉猷更嘉丰儀極瀟洒珊瑚玉樹含清秋山東独步李承旨海内願識韓荊州予從論交辱款纳蒹葭倚玉寧無羞自知猶介仰高義衆口憤嫉徒啾〻慚予胸中本無物交君私幸成良謀有如富翁啟宝藏隨手贈遺皆珍㧞初爲眇小復何似泛〻不啻滄海漚因君引援頗有得黄河泛裂崑崙丘前年有司謬推荐飢鶴力短難脫羈君有贈言極懈藉大匠縮手誰賡酬句工韻險造意古鑿（敲）混沌精雕鏤至今篋笥富珠玉常覺几案森戈矛去年寒風襲君臂三月已過犹未瘳奏章陳請乞歸去同事尽欲相挽留二三元老亦自謂賢有在野犹旁搜暫容養疾遂其便肯重瓦礫遺琳球東風二月花滿樓野田處〻鳴春鳩西山茶笋味正美北郭詩友情方稠吾鄉往昔最多士前輩落〻如星流君歸于道復斯倡大振文氣東南陬惟君素志在匡輔況是先帝親招求遭逢恩遇豈忘報俗子誰敢增愆尤行行保愛早勿藥豈獨爲我行離憂明年三月潞河上下馬一俟南来舟

送汪清夫赴任蘇州郡守

停君五馬車飲我白玉壺玉壺皎ゝ浸明月一片清光涵九區君今作守蘇州去離思茫ゝ隔烟樹雪山輕重繫此行故人無奈臨分處昔來挾策朝聖人五雲垂輝光景新龍頭一笑得才俊草木盡回天地春一朝忽遇、邅屢起走馬橫飛三尺水長驅虎豹赴勤王亂射天狼躍弧矢此邦土壤京師選拔保障膺思為有長才備文、武義膽忠肝天下知春來半月春未暖王河氷消柳條、短浩蕩江湖料峭風滿眼浮雲吹不斷明到黃堂春來、蘭桑麻遍野四隣懽他時倘得還鄉

頻醉倚華筵賦木蘭

送盛醫學啟東

客來乘曉發惜別重憧ゝ月淡官橋樹霜清野寺中東書還故國對酒問衰容遇有南來使雲箋好寄封

次韻金文昺見寄

締交成莫逆契合日頻來去就隣高誼迂踈媿不才鳳城寒欲雪龍劍繡生苔偶有經旬別詩篇辱重裁

送吳二尹還治

復任崑山去從知帝澤深馳驅千里道撫字一生心海樹含春雨沙棠散午陰今朝送行處風外响清砧

賀翰林陳檢討嗣初養病還吳次趙文宗韻

十年霄漢被朝紳優掌文衡作史臣深荷聖恩乘罷春忽辭衰病乞閑身田園旧業青山老冠蓋春風白髮新見說玉堂同集處尚思先帝夢中人

其二

學貫詞林衆所師明時咸仰鳳來儀文章妙絕終名世日月光華早見知老去一官誠不忝歸來雙鬢已乘然獨嗟駑鈍無成久德業相從亦未遲

賀況郡守祈雨有感

九重宵旰眷蒼生親選廷臣得老臣旱▷歲果為霖雨

用清時咸仰景星明不張皂蓋回天意惟展丹心達聖情已向東吳施福澤叙名無媿任專城

其三

田疇邑拆夏將過太守深憂奈若何千里旱▷苗思潤澤九天甘雨會滂沱至誠有感昭孚應盛德無私載咏歌豈但農夫穫秋望昆虫亦自受恩多

送劉伯慶赴任長洲主簿

清時佐邑任才賢相送都門悵別筵仇覽盛名人共惜賈生長策世爭傳春風自繞棠梨樹古調誰賡白雪篇我欲便懷良惠去長河須待木蘭舡

寄陳都憲有戒

蘭臺清肅著威儀出使関中衆所推陸贄奏章皆合道陽城公論不容私秦川万里風烟静麥隴三年雨露滋玉節尚風帰未得衡門何日慰栖遲

感懷（為英廟而作）

塞雁南飛又北旋 上皇昔問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逞虜犹存共戴天王衍昔年知石勒謝玄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涙漣

送仰宗太復大理右丞致事

棘寺平反与頴達幾年辛苦脫朝衣故人共惜清才老聖主深憐往事非總向雲霄承舊寵又從鄉國賦閑帰明時何處尋踪跡萬里滄江一釣磯

送陳順永之赴任湖州司訓（順兄亦見任湖庠訓導）

湖庠二妙一清門先後榮除荷主恩画舫今兄迎阿弟白頭大母見孤孫天涯碧草春無際溪上香茗晚更繁最是塤箎和奏處道場山色入芳尊

送韓允熙赴任廣東憲副

聖主中興事遠圖臺臣分戰贊洪謨一杯別酒臨東郭五月官船下直沽定使風塵開百越從來人物盛三吳廟堂若建平胡議繡斧行宣入帝都

送僧道金還姑蘇定惠寺

野鶴孤雲去復還超然不在別離間天河入海傾南斗海月當秋桂北山万里江湖芦葉穩一簾風雨桂花間送師憶得尋師處雙塔兩頭第幾閒

壽刑部俞尚書士朝十二韻

天輔皇明岳降神歲臨丁卯寔申生丕承德緒超荣禄寅亮天工運大鈞每用輕刑延国脉堅將直道濟時屯黄金暮夜殊無愧白首春秋夏絶倫法府光騰三印重勲階香繞五花新致君堯舜心惟切敷治臯夔德有隣兹喜新秋逢誕日仰瞻浮翳散高旻上林佳氣通西省南極諸星拱北辰画筆引風銷宿暑玉缸和露醞長春秦中不愧金絲棗吳下虛傳翠縷蓴雲漢昭回曾雨設海波清淺又生塵他年頓整乾坤了好与松喬作主人

与盧中書過虎[illegible]

昔人来此寄遊踪名字高題紫翠中却火蒼苔磨滅尽相看還与不題同

寄趙宗文

解得彈家性外真不將吟思惱閒身殷勤好礼蓮花漏莫問攢眉出社人

雨中与陳孟文授宿覺海寺菴
臺殿參差映碧池我来由宿本無期題詩欲紀經過
處斜日千山雨到時
送刘主事欽謨赴任南京
秋入梧桐雨過初黄金臺下送行車西風滿眼傷離
早此事関心老病餘賈誼遺孤終是遠張衡愁絶竟
何如今朝暫向南都去他日重来挽帝裾
送周景通還姑蘇
塞雁尽南飛西風及授衣不愁孤客老惟喜上皇歸
雪恥心犹壮還鄉夢独稀匆〻一杯酒何必嘆相違

過沈石田有竹居次徐天全韵　劉珏
烟水微茫外舟行一舎餘既覓沈東老还尋陶隱居
氷弦三疊美雪覌工（公）分書醉和陽春曲空慚媿不如
送吳匏菴會試
秋闈名已動鄉闈得意重驅北上車辞父暫抛萊子
服致君今用伏生書香飄玉陛傳臚處露湿金花錫
宴餘老我閒居憶知己好音頻寄莫教疎
送徐天全再赴張湫
手足胼胝兩鬢秋功成深慰至尊憂奇文五色驅妖
鰐祇柱千年障横流載月仙槎從北上冒寒驄馬復
南游垂名竹帛中丞志不在分封萬户侯
其二
天語新承寵任專御炉烟裡玉階前塩梅自昔堪調
鼎舟楫于今已濟川麟閣曉雲随彩笔鎬京春酒醉
瓊筵贈行分得烏絲錦江漢皇華寫数篇
賀俞士悦司冦致仕
白玉階前拜上皇賜歸争賀沐恩光尚書已結香山
社丞相新開緑野堂物外烟霞容我老陌頭車馬為
誰忙縁知麓境春如海日〻邀賓入醉鄉
送太保陳有戒致仕

分陝功成兩鬢斑便陳骸骨動龍顔仲翁贈有黄金
賸廣德寧無駟馬還翠柏十圍霜後老白雲一片雨
餘閒懸知別後勞清夢只在蓬萊只尺間
遊吳山宝華寺和銭學士原博韵
錦繡河山似十洲重陽未到已先遊向平老去偏多
興杜牧重来不厭秋竹處却憐雲作伴別時还愛雨
相留呼童摘取芭蕉葉寫得新詩贈恵休
和銭學士原博宴来玉雪池亭韵
水榭風亭列綺筵白頭相見各欣然地偏似与三山
近人樂無如五福全檀板来歌按竹下黄橘荐酒壁

霜前蛮牋醉帰三千字渇驥争奔磵底泉

楓橋送憲副劉欽謨

闌干三百与雲齊携壓江橋處、底来雀飛来山雨
外彩虹垂在水城西孤舟夜火詩人泊華表春風貴
客題此地逢君乗駟馬只疑平歩上天梯

送姚郡侯更任鎮江

從容形蓋出勸堂今日諸侯旧省郎總向呉門作霖
雨又從京口布春陽袖帰白壁渾無玷移作寒梅不
改香我過甕城須下馬坐聽田叟咏甘棠

贈夏太常仲昭

乞得天恩下九閽容臺争似釣臺閒白雲不作人間
雨黄寉惟思海上山欹枕北窓風瀝、濯纓西澗水
潺、大江南去三千里幾處林泉有客還

寄林郡侯一鶚

烏府當年拜美官朝、整豸立朝端青霄露滴朱衣
濕白日霜飛鉄面寒折檻尚為明主重諫章不与別
人看丈夫憂樂関天下出守先全一郡安

其二

春風吹雨過江沙京口呉門路不賖燕寢有香分別
院馬蹄無跡到豪家心常恋闕偏多夢鬢為憂民却

易華銷尽俸金都奉母一經教子是生涯

紫薇精舎為陸大参孟昭賦

度水穿林不憚賖為鄰龍耳在烟霞數株枯柏郎官
淚千古清風宰相家石壁帰苔看旧刻竹炉炊火鷹
新茶知君恋闕心犹切夜、山中夢翠華

送杜公序西秦修志

聖主垂衣重典章遠労修志向咸陽文風到處皆鄒
魯事跡收来書漢唐銀燭課書雲作紙玉函封進錦
為囊懸知太史編摩日才瞻惟應説杜郎

送張養正起修日録

祖席華觴莫浸傳至尊當宁正思賢周家孝友称張
仲漢室文章重馬遷紫塞地寒知雪偏玉堂天近得
春先懸知一代書成後聖徳初功播万年

送况郡侯

先皇擇守在廷臣惟我賢侯第一人近向尧天分寵
命遠来呉地布陽春疲民得濟官祖減枯骼沾恩義
家新今日城西回五馬哭看父老挽朱輪

其二

兩鬢秋霜一寸丹循良聲譽滿朝端化教薄俗為君
子荐及寒儒作美官廉范来時歌尚在寇恂借、去日

應雅履声又入明光殿補衮殷勤佐治安

馬進山穿山送別

五典三墳滿案堆居才不讓呂東萊池邊夜月蘭舟
泊花裡春風絳帳開已見陳蕃待徐孺還期孔子鑄
顏回多情最是穿山色飛入離筵送別杯

送楊郡侯

豈弟多年著德音分符重沐聖恩深陽春有脚來蒞
郡暮夜無金愧此心風雨一塵勞勸課桑麻千里動
歌吟如何便促來輪去又作他方濟旱霖

送陳緬修緝熙

孝行廉名是處聞公門無跡藁無文陳情兩度能終
制泣血三年不茹葷天上星辰丹鳳闕江南烟雨白
鷗羣官船一路行休緩閱閣諸儒待子雲

贈甘大尹弘濟

君手宜調鼎鼐和暫煩花縣教絃歌疲民盡怨來蘇
晚當路曾嫌直道多霜冷玉関皆墮葉月明珠浦不
揚波紫泥早晚君應捧思慕其如去後何

送仰大理還吳

棘寺重登荷聖明賜歸深愜暮年情身如泛根誰非
客官得懸車始是榮醉裡鶯花三畝宅夢中霄漢九

重城懸知報国心常在夜、教兒對短檠

答陳醒菴

姓名誰為達金鑾老去文章盡學韓海上魚多長作
客城西田在不思官音書曉托三湘雁香佩秋紉九
畹、蘭昨日壺觴論契闊菊花叢裡得盤桓

其二

玉堂仙去白雲鄉更喜風流得仲將紫玉製簫吹別
調黃金換酒滌愁腸百年天地隻青眼十畝園林一
舊庄記得去年同看竹水雲深處叩僧房

其三

畫舫頻過郭外庄南溪原得近東陽風來絕擱冰無
迹月到空山樹有光愁裡得詩如老杜醉中揮墨過
顛張別來兩月無清約孤負寒梅一度香

贈黎郡博

芝草蘭花滿座香好詩無愧刻青琅燈前教子抄長
策馬上逢人問故鄉劍氣夜横低北斗詞源春漲倒
瞿塘明年諸弟多高選細看泥金字幾行

再壽沈覌菴

八十遐齡又六期我慚初度獨來遲玉桃只許東方
得紫氣還容令尹知洞裡樓臺千歲藥人間甲子一

枰棋多情欲釀滄溟水忝入年〻獻壽巵

寄沈同甯

藥蘭花徑斷紅塵坐閱昇平五十春絸紙有書皆晉
体錦囊無句不唐人新圖寫就多酬客美酒沽来只
奉親昨夜天涯憶君夢西風吹過楚江濱

酬杜東原見寄

杜郎高義薄雲天慚我交来最有緣花徑藥蘭三畝
宅笔牀茶灶五湖舡寫山不讓王摩詰釋誰曾輕魯
仲連、昨日開緘見珠玉老年才思益飄然

送沈、石田遊金陵、

丈夫安得守茆茨西上金陵看絶奇為報鳳皇臺上
月有人来和謫仙詩

同天全宴夏太常仲昭第次韵六首

席上欢呼揔貴郎早春時節醉江鄉要知勝事傳千
載元老題詩贈奉常

梅花白〻柳條新揺出江南一片春莫向東風惜沉
醉与君俱是故鄉人

瀏陽太守青雲器鳳閣仙郎白雪歌銀燭瑶觴莬金
酒好情其奈主人何

宝馬香車看物華春城無處不開花旁人莫笑躭游
樂四海于今是一家

風流白傅老詩仙製得新詞教李娟翠袖送香来倚
席玉杯邀月上青天

甲第如雲枕碧流到門時復有王侯花闌竹徑請如
洗、我亦踈狂五日游

祝大參倜軒祖席、

詩酒前廳未尽情更移瑶席向園亭最憐一樹垂楊
柳眼為行人特地青

寄葉与中

一從銜命出金鑾玉塞迢遥再拜難惟有長安舊時

月幾將幽夢到桑乾

赤城西去是雲州禾黍高低萬里秋一派凱歌清朔
漠禁中頗牧在边頭

送尤文度帰呉中

我友整遐裝誓將起旋帰平明發城邑率彼東路肥
岌与二三子祖餞臨郊岐中觴趣分袂恨〻使我悲
嬰鳴求其友窃慕伐木詩平生携手好何為輕別離
行當阻山岫安得覩光儀情敦思苦深久要諒不遺
各言崇令德庶保黄髮期

同蔡騏尚遠尤安礼文度朱智仲礼楊翥仲

舉蔡胄用嚴遊東山得剪字

步出城東門道還望雲嶶罣月懷佳遊兹晨遂登踐
梵宇统層阿飛楼凌绝峴方塘涵湛碧喬林茂數衍
繁翳幽莫遍丰茸紛不剪攀磴穷高躋緑經屬回轉
是時微雨歇輕霞潛舒卷睇遥素横川俯夷绿盈畝
陟降体自便頏盻心已緬况接曠士言復偶释子辯
析空理勿昧違喧抱適辰何用此間栖永令浮慮遣
憂

寄尤文度

苦憶尤參議接簪養病勞卑栖　捲獄閒散自能高
卷五十　四七
厨却胡奴来門深仲蔚蒿平生氷雪意犹足重吾曹

又

三年別帝京歸卧闔閭城貧病疎朋友艱難倚弟兄
香焚凡罵細寒擁紙屏清自有床頭易時〻暢道情

約蔡尚遠来存理蔡用嚴尤文度楊仲牽遊

東山

東山東望屹如帷久待穿雲躡翠微五色烟霞浮宝
塔千行松竹護禅扉春来况復芳菲盛客裡堪嗟會
晤稀為報明朝著双屐及時清賞莫相違

送尤文度赴貴州叅議兼寄武昌故人

三十年前江漢上清風瀟洒共襟期析蘭開咏離騷
賦看竹頻過孝感祠已幸两京重論舊何堪萬里又
分岐故人相遇應相問為道非才負聖時

送尤安礼　集詩

君子之馬送友也友人帰呉而丽澤之孟将日疏
焉故集詩句以道其情

君子之馬六轡如絲言念君子如璋如圭其德不爽
敬慎威儀
君子之馬六轡沃若言念君子如金如玉其德不回
威儀抑〻
卷五十　四八
豈無他人不如友生邂逅相遇德音不忘惠而好我
示我周行
言笑宴〻惟予与汝〻轉棄予誰与獨處中心養〻
往送于野
与子成說方何為期既曰歸止曷云能来子寧不来
悠〻我思

送尤先輩帰呉

門巷蕭條過者稀諸孫憔悴日牽衣豈無幕下三千
客又送呉中一棹帰漢樹臨風寒自落江雲帶雪挽
犹飛由来去邑懷桑梓不是還山恋采薇

續集卷五十終

吴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一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胥門伍行人廟和節推清　祝顥

十年遺廟郡城陬感慨今人弔未休霸主豪華無復見荒臺麋鹿至今游愁雲慘照青山晚野水寒禽古木秋昭代旌揚明祀永烟波誰問五湖舟

送廷美之京

送君行酌君酒折斷長亭短亭柳長亭短亭路幾何山長水遠離思多丈夫不作兒女別要使功名昭日月方今天子急賢才章逢濟濟如雲來君今早獻劉

蕡策我亦行登郭隗臺

送楊長史先生致仕還吳　翥

早歲遊湘漢廁迹戎伍間偃蹇健兒伍心在孔與顏晦養匪一朝賢轂重丘山岩廊倏徵起秉筆隨馬班親藩勞輔匡鬢髮日以斑茲辰荷休命謝事遂南還逍遙三讓里指日扣柴關姻朋聚故懽松菊同餘閒即此以永年高風邈誰攀

寄贈陳都御史　鎰

閶氣生英傑明時出俊賢神由嵩岳降慶自大丘傳發迹遊庠校潛心事簡編文章深潤澤禮樂久陶甄

改賜黃甲高登第青雲早看鞭沾恩逢聖主拜恩及韶年烏府風霜肅龍墀雨露偏仁心恒辯獄直道每繩愆外臬勞周歷中臺喜再迁精神通法象地位逼台躔肅政還臨陝司戎坐鎮邊股肱資屏翰耳目寄旬宣文武才猷重弥綸黔用全英声通草木風彩照山川茂績徵三政褒封自九天龍章頒烜赫馹騎走駢闐歡賀廷朝野謳歌遍市廛位隆心益下寵盛操弥堅翼々忠誠著肫々礼義傳皐夔期接武韓范允齊肩庸劣慚無似怦懞幸有緣蒹葭非玉並桑梓宴應連依藉心方切睽違思獨牽甘棠存賦咏菉竹有詩篇聊托風人意緘詞代剡鐫

集句寄慰韓永熙憲副

故園高士日相親何用浮名絆此身獨在異鄉為異客世情誰似舊雷陳

哭施宗銘狀元

四海文名振一時才長年短信堪悲王曾已際明君出李賀仍為上帝知秋雨太湖波渺々夕陽孤冢草離々更憐痛絕親朋處遺腹親殤繼後兒

喜允明生兒二首就以曾孫名孩（己亥七月三日）

生平百拙無堪紀獨賴君親覆育恩七十五齡三品秩眼前尤喜見曾孫

眼前尤喜見曾孫桂實槐王敢自論但願書香長似舊綿々清白保儒門

踏莎行（沈同齋舟中贈小妓綠云）

花嶼初分蘭舟重駐綠雲驀地來何處當筵欲下又悠揚盈々似怕人留住　艷似桃花輕如柳絮東風勾引還飛去陽臺回首杳無蹤多情宋玉空留句

況太守鍾挽詩　杜瓊

天彩英豪弼聖君又來吳下福吳民十年威令能移俗百道封章不顧身生受國恩期作相死當廟食定為神薇臺重見旱公石未讀遺文淚滿紳

上方晚眺分題送行

春風湖上試登山好景都歸晚眺間嵐氣半空藏梵宇波光一鑑隔塵寰人從踈樹陰中過鳥向斜陽影裡還話別正須窮勝覽不妨今夜宿禪關

送徐武功赴貶雲南

殷勤相勸且加餐臨別何須動慨嘆李廣數奇封爵遠賈生年少得君難青雲多士誰推轂白草三邊獨據鞍幸遇入荒自樂土不勞書札問平安

俞尚書挽詩

公昔棄時淩綵雲直上九天朝聖君手扶日月拳星
辰足蹴雷電旋乾坤倒捲渤海相吐吞散為甘澤滋
九垠坐令萬谷回陽春有時上下御飈輪又与下土
清妖氛揭来騎箕還漢津世人可望不可親空抱弓
劍生哀吟、佳城鬱々環高墳華表兩々撐秋旻寧木
萬本如雲屯石麟對臥虎豹蹲翁仲式秩呵護神々
邑出水負蒼珉上勒天語旌華勲龍光燁々昭墓門
千古萬木英名存

登姑蘇郡樓有感

獨倚危樓思欲迷蒹葭何處越来溪豪華盡逐東流
去形勝空存刺史題萬井轆轤秋草沒幾家烟火夕
陽低蕭條千古長洲苑風雨年々鳥自啼

過海虞

吳下琴川古有名放舟落日偶經行七溪流水皆通
海十里青山半入城齊女墓荒秋草色言公家在旧
書殺我来正值中秋夜一路吟詩看月生

送賈伯起還吳

林屋蕭々薜荔懸故園風景尚依然壺觴喜對歸来
日鄉曲驚看老大年綠阜晚烟門外柳碧涵秋水墓
前田我家相去無多路莫惜頻々放酒船

賦得石湖送沈復入監

越来溪上五湖東十里行春有路通伯業已隨流水
去御書猶在野亭空千峰秋色孤帆外萬頃波光一
鏡中今日送君從此去思波應自浩無窮

送王孟顒還吳

倚門愁老白頭親一棹容歸莫暫停千里還家心自
樂十年為客夢初醒河兼易水秋適碧山入吳門曉
更青若見江南舊知己煩君与我道安寧

贈徐公望張林山

徐孺湖邊事々宜幾番同醉豈無期留連自喜知音
在酩酊應慚得句遲潮落渡頭睽去後風生席上笑
談時明朝有意来城郭莫惜相過一賦詩

送周仲遜告老還吳

幾年趨事客神京忽挾青囊別我行優詔既容辭老
去故園終得遂歸畊山中白酒隨時釀炉內丹砂指
日成千里到家秋正美黃花不減舊風情

送仰寺副丁憂還吳

朝冠忽解理扁舟知是歸丁母氏憂千里江山覔易
斷一身哀絰淚難收晨昏定省空勞夢風雨蕭條獨
慘愁扶櫬到家寒食近想應廬傍哭松楸

修郡志畢太守丘公集宴寶林寺有作

賀　甫

周礼姬旦作魯史仲尼修法古述郡志無乃仕而優于爲聘儒碩我來獨懷羞空〻一飯腹昏〻叟老眸勝己不見鄙針芥還相投鳳樓讓大手戶牖于繆綢薄技少得施厚意庶少酬倘不慎斯舉其能免其尤光陰易流邁掐提三月留乃當端陽節爲樂頓忘憂肴核襍然陳笑呼錯觥籌頹然一醉眠此外復何求

郃侯決防詩

吳爲水國多大川三江五湖還相連吳中之水雖浩大窄曾淤沒湖鄉田奈何連年雨爲災多至旬月或半載下流居民無遠圖築隄障水爲近利遂令積水阻不通一望百里波濤中鷺浴屋頭蛙産灶民生聊与魚蝦同官府誰論旱与水催徵　租施鞭箠民無完衣更無食老弱累〻寒餓死侯言積水亦可洩所處　今民力竭不免役民數十輩盡把諸隄一時決諸隄一決水駿奔〻流還〻入海門守閘水去路平壞迅速橋成通遠村東村西村經幾度悃憏風烟隨水去合边翳〻蔽桑麻野外落〻長禾黍侯之惠政今已成損一利百真足称民無水患歲常稔我侯多福如川增

送劉綉衣還朝

吳中大旱復大水〻旱相仍弥一載水蓄田間又水霖下流壅塞难歸海稻禾成實多腐爛罷種麰麥安種菜今歲民間已乏食不知何以待來歲當世憂民獨我侯是以民心多愛戴我侯还朝當進言臺閣諸公大家寧諸公併力勸至尊安民之法必有在我想安民有何法無過移粟救飢餓損上益下終成益天地不交非是泰民不飢兮盜不生赤子亦得免于罪君臣上下安其位老夫白首百無用頓歌太平揚盛美

送郡守李公述職詩

使君來爲吾郡主允矣賢如仲山甫一時寮寀盡推崇七邑人民俱安堵從來善政非一端日增月積那能殫老生跧伏在林下略書一二傳人間前年居民乏生理宰殺耕牛當諸市馬牛有功人所知胡爲視之等羊豕吳俗婦女多好遊山乘肩輿水乘舟綺羅鮮妍着遍体金珠磊落糚滿頭使君聞見加憫恻民俗不善思变易乃出禁令張通衢男使耕田女居室今年淫雨浹一春湖波浩蕩連通津下民墊溺稻淤

沒田家老稚含悲辛商羊終去旱魃至長夏驕陽如火熾三旬不雨其奈何豆種南山亦枯瘁使君此際心愈憂巡行者視不少休名山大川躬自禱不諜方士幷緇流精誠感假乃如許祈晴輙晴雨即雨從茲水旱不為灾千村萬落生禾黍使君三年政有成飜翩五馬朝神京但恐留作公与鄉誰為慈母安吳氓誰為慈母安吳氓

瑞雪為徐推府作

冬令有愆陽賢侯事禱禳一言終布帽六出遂呈祥已類滋牟麥終期去旱蝗人間和氣應歌頌喜洋、

遊海雲觀茶屏

海雲菴裡種雲擁翠重層閱歷數百歲消磨多少僧鬼神常護衛樵牧敢凴凌春日花開遍渾疑錦作屏

送郡守劉公

臺憲超遷守郡城嚴威從此变和平民安農畝歌謠起吏散公庭獄訟清屬邑自當師儉德鄰封誰不慕康名三年述職趨朝去補袞行看到上鄉

送李員外貞伯

馬頭山色擔頭書千里朝天豈畏途此去陳言同賈董將來治道似唐虞胸中素有丈夫志海內齊称君子儒臨別不能同一飲吾家今歲米如珠

送陳僉憲粹之

西江憲節昔遙臨王事驅馳雪鬢侵自保百年思國念天知一片愛人心深嫌酷吏頻施杖更笑貪夫每受金千里上京何所挾行囊惟有短長吟

仲子恩以會試入京卒于吳翰林第聞訃作

此

十五年來一解元解元名好也徒然青雲違別鼇頭客碧海追隨鶴背仙瞑目不瞻天只尺遊魂空返路三千我今向老人間住入地誰知汝在先

携書千里上楓宸端為駈馳病此身自信我心惟樂隱誰知汝意欲榮親全歸不作道旁殣大義得逢天上人自古有生皆有死豈堪哀朽重悲辛

感義詩

兒子恩以會試入京遇有疾鄉友吳翰林匏菴先生留止于家而二孫妝放亦在焉未幾恩死匏菴為之棺殮如礼撫教二孫甚至予深德之因作詩曰感義

狀頭今在鳳皇池故舊心存久不移一子淪亡勞殯殮兩孫孱弱賴扶持草萊老我生無報犬馬懷渠死

有知高義自能成薄俗人間千古令名垂

郡守況公挽詩

花外東風不動塵行春無復擁朱輪黎民感德思賢
守　聖主論功惜老臣千古封章名不泯九重頒誥
墨猶新凜然生氣瞻遺像誰謂羅池獨　神

送陳永之分教湖州（其從兄立之亦司訓湖州）

鄉書新領上神京角藝儀登乙榜名親閣承恩辭聖
主湖庠分教並聯兄還家正值三秋景之任經過百
里程莫道廣文官獨冷鱣堂曾見出公卿

過虎丘朱氏花園

朱氏園林近水濱王孫公子往来頻君将金帛来行
賞須与東家種麥人

遊虎丘嘲同遊者

穷盡幽林鳥道微閒情遠處自忘机同来不解游山
意一見青山便欲帰

在吴中久将北還寄親友

少小生身在遠方帰来番使客心傷故鄉雖好不能
住却望他鄉作故鄉

宿虎丘僧院曉起題壁

吟遍虎阜生春夢裡羅浮易曉起来欲問東風滿院
落花啼鳥

送陳山人還吴　　徐有貞

烟樹津頭雨恰晴放舟齊發棹謳声別来不斷山中
夢帰去渾忘世上情塵有壺觴招故舊豈無方術授
諸生于今多少思鄉者誰復如君得遂行

送陳主簿還吴

久聞佐邑振清風有子登科復亢宗老鳳未應栖枳
棘祥鵷今已集梧桐九重樓閣晴雲裡千里山川夕
照中念我吴中桑梓在送君獨覺思無窮

送蕭教諭欒赴長洲儒學欒季父編修孟勤
与余為同官有文名欒亦克世其學詩以
送之

丹穴無凡雛渥水無凡駒靈氣有所鍾毛骨固自殊
西昌文獻區况予世為儒諸父詞林彥光價重璠璵
子才復似之妙年振芳譽蔚然奇秀質不与常流俱
茲焉官李校重是入仕初勉旃厲高志升彼青雲衢
敝鄉文教弛振起在師儒子今持鐸行所望良不虛
聊将一尊酒送子都城隅微雨生朝涼清風動衣裾
復別復不忍執袂少踟躕贈言情從厚獨愧非瓊琚

送朱文奐經歷還崑山

官轍驅馳歲月遷秋風兩鬢覺蕭〻獨求閒地依田父不恨才高老幕僚祖道一杯桑落酒滄江千里木蘭橈讀書堆下幽栖處松菊蒼〻晚未凋

送徐以寧上舍還崑山省親

角巾綠服泛仙舟歸省仍欣是尽遊充貢已申觀國志承顏應慰倚門憂蒹葭洲渚黃昏月橘柚園林白露秋早晚鶴書當趣名故山未許久淹留

送汝兵馬思聰歸吳江焚黃

衣錦還鄉日焚黃上冢時吳人應共羨汝氏有佳兒江〻水浮歙棹梅花照酒卮長橋風月夜乘興好裁詩

吳門送徐南伯之京

吳門美酒春一壺送君十里之皇都皇都勝槩壯且麗天開閶闔青雲衢聖明天子正當宁臣工贊輔皆文儒三俊九德並登用寸長尺善收無餘兒男立身當此日可復栖遲在蓬蓽取人今也非一途有才俱得爲時出孫陽廐裡麒麟多匠石肆中梧檟集鵬擊天池風九方魚躍龍門浪三級憐君才調已出奇入仕此行應可期駿足由來有法相良才未必無人知東風瀍〻江波微明當擊楫浮渡之壯懷不及戀鄉土莫向尊前言別離

登穹窿峯二首

平生自是好奇人每上奇峯不厭頻洞秘陽精生赤汞雲盤仙磴挂青旻仰看南斗懸三尺俯瞰齊州眇一塵好笑退之胸次小却登華頂淚沾巾

吳中奇勝說穹窿却喜登臨興不窮秀色夐分郡巘上孤標高出大江東雲連澤國城微見洞与蓬壺路暗通此境人間應自少題詩況有浣花翁

寄施克鄉兼簡杜用嘉

平生心趣在依仁特築園廬爲卜鄰官跡愧如王給事柴門今亦鎖松筠

憶同閒步竹林時曾許分栽屋後池秋至綠雲知已客獨憐詩酒負幽期

秋深蘺圃菊花黃應念鄰人在異鄉杜老會聞多賦咏莫教嘲誚到西莊

別後無時不憶君憶君情緒只紛〻玉堂退日凭軒望目尽江東一片雲

送衛儀曹以嘉還崑山省墓十解

君家玉峯下我住虎丘傍相違無百里所重是同鄉（一解）

同鄉情自親況有斯文好憐君道誼深能忘我年少（二解）

君先登秘閣我亦入翰林雖云不同事却得与

同心（解三）我昔丁艱去離郡歲三閱重見幾何時君奚復言別（解四）別君無限情喜是錦衣行聊将五言咏送入擢歌声（解五）滦河氷解餘春波蘸衣绿東風吹片帆去如飛隼速（解六）懸知到家日應不遠清明上隴人争羡鄉閭亦有荣（解七）好過讀書堆重尋野王墓山川不改覌風景應如故（解八）妻東桃与郷還帶百花洲想見行春樂無因得共遊（解九）殷勤贈言意何惜為君道官守不可虚還朝定須早（解十）

送譚生還吴譚家瀆溪在余光福先隴之東此三十里

春早都門送客還柳條柔弱未勝攀白雲飛處知親舍明月圓時到故山草色烟蕪吴苑路桃花水漫瀆溪湾我如轉省重過此準擬尋君一扣関

送章御史珪罷歸常熟分韵得國字

孝子不辱親忠臣不負国平生讀書志合此安所達明時闢言路重是風紀職激濁必揚清錯枉須以直古今理共然賢者當自择凉風應秋至鷙見鷹隼擊霜威一以厲陽和斂餘澤慊君今罷去亦已塞言責家居奉慈母還能慰顔色贊予鄉里情懷抱豈云懌臨岐無可贈悵然空嘆息

送陳都憲有戒出鎮陕西

君不見吾郷先正范希文西陲經畧收奇勲安邦芑掃三千字制敵胸藏十万軍希文一去四百載芳名偉烈今犹存吴中人物久寂寥却喜于君見風采君才自是當時傑早歲曽将桂枝折雲霄獨步荣繡衣江漢十年持玉節向因陕右民失寧帝心簡在命君行〻臺霜肅中丞府出塞風振将軍营民閭熙〻兵患息寒者有衣飢有食威行河隴萬里餘豺狼狐爬皆潛跡去年承召初還京今年拜命復西征聖主深存倚毗意邊垠不釋去思情皇州二月春正好白馬

翩〻踏芳草都門冠蓋集如雲群公出祖東郊道鵲印腰懸大如斗弓騎繽紛擁前後丈夫至此亦以奇明良際遇應非偶嗟予小子真狂簡每慕希文恨生晚知己平生幸有君心獨相親迹何遠臨岐握手語諄〻即別何須涙洒巾願将勲業㬋青史應信吾郷不乏人

聞陳都憲有戒陕西救荒之政喜而有賦因其来訊寄以訓焉

自君按節出皇畿陕右軍民得所依甘雨故隨驄馬注青霜偏傍繡衣飛便宜發粟今應少專制安边古

亦稀他日大書青史上还於鄉里有光輝
不瞻風采別懷深忽聽西人報好音旌節逼時消沴
氣馬蹄到處施甘霖飢民免作溝中瘠行旅羞懐道
上金正是愁餘還躍喜緘題千里慰予心

送鄉先生張養正醫師　韓雍

君子抱道德所志恒在民達則善天下窮亦思濟人
濟人伊何切醫道体至仁先生吳中彥醫名冠時紳
早承家世傳群書探其真療病固本元制藥分君臣
死生一脉决其應若有神沉痾一剤起奇效時能臻
且其不責報賞欲先賤貧所以賢大夫礼遇隆嘉賓

宋清韓伯休鄙夫何足論越人与元化足以継後塵
況其卓犖才高談妙経綸斯人苟出仕所志回陽春
偉哉張先生医中之鳳麟作詩寄遐思用候覲風塵

世儒堂為俞山人　石硼子孫

昔承俞山人遺我泰同契因之訪南国知是儒者裔
華胄遥〻來傳書十餘世隱顯雖匆同守業不少替
卦探伏羲畫辞講三聖繫践履無愧怍著述有文藝
浮泽尚如新遺像犹未敝山人益克肯講李了生計
阿母守貞節旌書表門第見重瀛洲仙名堂与佳製
賢声三吳慶澤衍千歲翁丨哉子若孫箕裘謹終勵

次韵留別徐武功先生

公昔秉鈞軸清班領斯文明良契魚水慶會垂風雲
忠誠帝簡知耆望誰不聞松筠捉節操蘭桂揚芳芬
何期麟鳳姿誤陥豺虎群一時暫尒屈四海信名清
人情自惡薄世事多紛紜而今媢嫉徒屈指有幾存
揮毫跡已冨著書業尤勤欽仰懸九州韜晦居海濱
我慚拜嘉命南陲統三軍餞送有佳章深感知己恩
驽駘逐驥足　蘿拊松根我欲助教光相与流八垠
請看周与召同著萬世勲

次韵留別祝大叅惟清

金門同待漏紫塞同行春倏忽三十年流光如隔晨
君昔揔邊賦与我常相因籌謀鼓士氣談笑清胡塵
我有朝天行送別桑乾津桑乾水清淺難垂任子綸
還期釣東溟斯得橫海鱗君乃獨勇退風節超群倫
金帶橫緋袍還鄉叙交情湖山称雅志詩酒娛閑身
良會屢見招義氣高雷陳若難樂取友我豈能輔仁
而今忽遠違相望如星參贈我有佳製鏘然鳴韵鈞
陽春和難作魚目慚混珍

蓊溪雜興

霜重林已空風高木愈凋荒園一散步暮景貴蕭條

忽見古梅樹斜橫出離落攬衣看枝柯相將綻紅蕚
歲寒幸有此氣味儘可托

与馮憲副朱揮使昆玉游東禪

幽懷不能遣与客游東禪東禪景如何繚繞水竹籠
雲烟東堂長老號玉田精緑：瞿鑠神氣全忽聞門外
車馬声倒屣迎我忻〻然自言門外好杉樹親手栽
植今叅〻天登堂坐我蒲團上妙香〻茗時〻傳喚来
高徒聪上人顧指氣使勤周旋須臾開筵列尊俎款
留甚覺心誠虔英豪憲副天下士老成揮使人中賢
更誇玉雪美公子好詩好礼今無前攜得仙家施小

童長歌大雅敎清圓玉田歡感呼行者青天歌舞齊
聯翩一派仙香衆側耳重斟美酒烹肥鮮案前石研
壓錦箋墨漿如膏筆如椽諸僧羅拜不肯起闔門索
我留詩篇君不見遠公結社住白蓮一招清節賢名
傳又不見昌黎有書遺大巔美譽烜赫垂千年愧我
無能繼古作愛此光景徒留連草〻留題拂衣去何
須更問三生緣

訪沈南斋東禪無聞上人方丈有作

昨曾訪東禪東禪方丈居西偏群僧瑣〻不足数但
覺玉田和尚賢今晨復訪東方丈無聞長老尤高尚復

三寸龐眉映雪顛純誠寔有真人相人言無聞世少
雙一生戒行如氷霜沾泥柳絮吹不動春風上下空
顛狂南斋〻詩伯常来往好詩好画留無数促我題詩
驚衆僧衆僧〻酣卧知何處

送周漢章還吳

轅門一相見声價重南京献我平蛮策憐君為国心
別違還錦里崇報待綸音無限思鄉意題詩淚滿衿

寄贈吳中諸友

皇華使者日邊来叨拜綸音摠內臺四海澄清元有
志百僚表率愧非才風霜敢謂摇山岳雨露終期振

草萊却嘆君恩無可報惟將三尺効涓埃

寄鄉郡朱太守

一郡黎元仰福星已魁循吏傳中名愛民不數劉寬
恕律己還高伯起清莫嘆長才滄白髮終期入相慰
蒼生獨慚涼薄登清要補報無能負聖明

送陳善還吳

相門才子吳中彥袖挾天風遍九圍萬里好山吟不
尽滿船明月載將帰陶潛徑裡香醪熟張翰江頭晚
稻肥、君去養親吾未得蒻城空望白雲飛

送刘主事昌奉使還京便道歸故鄉

高第雖登不燕安寫騷亭上日忘餐文章漸入歐蘇
室風雅將登李杜壇廬岳雲開瞻秀爽吳江月滿照
清寒思家無計相從去東望空勞一永嘆

送崑山趙進士博還京

画舫南游始盡簪錦衣東望又分袊一天風月供清
摽滿目江山伴醉吟蘇路不辜題柱意到家應倚
閭心吾鄉自古多豪傑接武相期振好音

挽劉詹事宗器

詞林壁水、久蜚聲晚輔春宮重老成摽履一生行古
道文章千載占時名調元未見登黃閣觀化俄聞上

玉京惆悵東風招不起懶揮鐵筆寫鄉評

送常熟章主事律歸省（前監察御史孟端之子）

一門榮顯世稱良拜寵寧親更有光海上臥龍猶未
起天邊鳴鳳忽来翔花迎宮錦秋容好人醉黃封莫
景長我亦懷歸、莫遂不堪回首白雲鄉

成化己丑九月八日鄉友来良德邀武功徐
閣老暨祝大參維清劉僉憲廷美遊石湖
諸公聯句成章良德懇求予和故依韻和
之

吳下衣冠集勝遊扁舟遊遍五湖秋未能執筆陪聯
句懶得逢人說運籌綠野文章傳在落赤松心事弃
封留鬢歡趣我踈来與莫道非才尚黑頭

遊玄墓次趙行恕大參韻

萬松徑裡寺門開故舊来遊喚我陪侶伴烟霞空有
約品題風物愧無才寒光極目天邊水秋氣橫空月
滿臺海內湖山此奇絕何須更擬訪天台

贈陳省菴孟賢

幾年不到醒菴宅今日来臨興自豪愧我文情成簡
慢喜君詩思益清高古松歲晚凌千尺泰岳秋空見
一毫況有森、鳳毛在吟壇誰不讓風騷

成化己丑丁先人憂守制甫半載十二月二
十日忽奉恩詔奪情起復進階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上章辭免陞
秩乞留終制不蒙俞允感而有作

苟由餘生心已灰誰知恩命又来催不堪騎馬迎丹
詔安忍臨戎被墨衰孤子上章空有領聖皇注意莫
能回滿懷無限君親感圖報惟應馨薦才

次韻荅鄉里諸耆舊

聽司貌、視梅、知命年来百病催利鎖名韁苦羈
絆石田茆屋恐荒頹平蛮已喜干戈息辭老行看節

鍼回却憶江湖衆仙友今辰又醉菊花杯

近得文兒書報數年間置有田若干畝于窃自念平生官拙未嘗有私積遺文南京惟常祿付文置產亦未必遽能得如此之多誠吾兒幹蠱才優節縮日用所致也昌黎老生嘗曰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吾今有所歸志則遂矣喜甚賦詩美之且期望之

鄉井良田二十丘吾兒何力遽能求積金自愧元無計幹蠱誰知儘有謀半世苦心天不負滿懷歸与我何憂老來惟是書香馥々見成名慰白頭

卷五十乙　廿二

江行懷鄉里天全侗軒諸老偶成

西江北塞嶺南壖奔走風塵三十年勇退未能心已倦專征纔歇夢猶懸自緣衰体纏多病敢向明時話獨賢若憶鄉園諸大老西風先泛五湖船

其二

五湖煙景擅江東諸老惟遊有古風鳳吹鵾絃范成大筆林茶灶（竈）陸龜蒙全拋俗事水雲外尽付閑情詩酒中愧我求盟未能得海天長嘯思無窮

贈鄉郡立太守

吾鄉太守真豪傑節操文章有古風伯道清名傳海外樂天佳句滿吳東一麾撫字摧科內千里謳歌德化中却恐邦人留不住飛騰還建濟時功

次韻酬沈陶菴四絕

高卧東林絕世紛昂々野鶴在雞群三吳人物多相重々尔能詩又好文

東吳詩客競紛々沈老詩才自不群聖主當天現鳴鳳朝陽光彩爛成文

連城白壁出藍田文彩溫々美具全堪羨陶菴好詩句更多高義薄雲天

卷五十一　廿三

十畝家園萬頃田稻梁蔬果四時全有時放棹濯纓去水滿平湖月滿天

次韻酬徐武功先生

高卧東山夢正酣相親無計策歸驂交情不改忘年舊珠玉時々下嶺南

賜還軒冕自南粤海內當時憶謝安相業終期篤伊呂文名今已並歐韓

東吳南越斗牛分夜々遙瞻憶相君萬里何時遂初願君為龍去我為雲

海內人龍繫我思我思未見忽成詩名司有召今將

至旦莫臨風讀楚詞

次韻荅祝參政維清

紫薇堂上解机權歸臥江湖一棹烟想与陶朱醉吟
處世間萬事兩茫〻

獻平南越欲辭权歸向東吳避瘴烟翻笑當時實車
騎空將名字勒燕然

宝幢院小池　謝會

空寮斷垢氛一片石間分寒色涵松影秋光漲鮮紋
定回看浸月行處見浮雲長日烹佳茗山童汲取勤

上刑科祝先生

曾於鄉國仰華風蹟判雲泥西復東依恋門墻徒快
快賢勞王事久匆〻江南深臘梅將放薊北隆寒雪
未融一寸山谿有茅塞掃除何日受深功

赴都留別餞席諸公

故園風物晚蕭〻愁見新霜脆柳條遠嶂秋清山月
小長江雲尽水天边忍看壯志臨岐路更引深情到
咏謳先報来期二三月勞君相候記楓橋

送太守況公考績之京

十年父母在吳中草木能知化育功厚德自能欽溥
俗塵心尤急振文風児童惜去隨遍〻遠天子知名賞
定釀為國可行民可止心懸彼此頌難工

金臺感舊歌

東吳自古名都會人物江山共稱最太湖春漲柏天
藍茂苑烟銷汎空翠憶昔遊觀樂未窮連巾接袂數
君同山登每看謝公屐水浴還乘黜也風魏妆才氣
多英卓謖〻翩〻聳雞鶴有時飄水洒黃素元氣淋
漓蓋立磐既絕文才子〻美孫幽居宛似浣花村青
年已作擅場客遺韻悠〻百世存辭宇誰當號斐絕
玉質金相有王烈春空丽文蟠綵雲秋海澄懷散華
月北郭西城日往来蒙〻心眼幾回開那知一別西

風裡回首相望四十里故園歡洽想依然遐仰蕭條
思無已寒尽天涯嵗又新一尊孤賞帝城春緣知江
畔尋梅路踏雪行吟少一人

過南園俞氏書隱次劉祭酒韻　吳寬

鷗渚茅堂古樹秋校書人去幾人游山林白日無車
馬一老自閒著孔丘

芳草橋頭小路斜書声隱〻識君家醉玄方丈坐終
日黃菊秋深未著花

陳僖敏公挽章

句吳山水秀人物見英姿特出斯人類端為後輩師

萬間當柱石四海仰綱維執法星辰應行威草木知
常令三尺謹不使百工褻鐵面嚴風彩修髯足表儀
若金須汝作子采每疇咨稚量蠡難測清心涅不緇
忘家安社稷鎮俗坐边陲破胆驚西賊知名誦小兒
方平宙画像仁傑立生祠春雨渾無跡秋霜詎有私
希文應接武克叟是連枝德業昭書傳功名付昜奭
一身思進退安室繫安危已覺知己早誰云見事遲
懸車心尚赤解組鬓如絲赤子誰依恃蒼天不慭遺
朝廷終北極江漢自東馳鄉里嗟予晚臨文淚滿頤

悼沈癯樵画史

秣陵春日歇驅馳投老吳門白髮垂燈下解衣盤礴
處山中持斧嘯歌時一貧比憲元非病三絕如虔不
數痴落日高堂開幢子雪峯烟樹使人悲

過大姚陳玉汝宅飲散宿大覺寺追和趙与
哲韻

月出平湖積水空上方仙梵隱仙宮似聞薝蔔林間
雨槛是夫容浦外風有客題詩先到我向僧分榻幾
人同敲門自恠来何暮投轄傳杯惱孟公

寄題陽山澄照寺

令威禀仙骨化隺去遼東傳聞有遺井乃在青山中
山深草木盛苔徑誰能窮爰有釋氏子于此秫蓬宮
殿閣頗雄傑林杪見青紅高崖石色古小洞雲氣通
神龍室其地上下雨兼風歲時郡長吏祈禱屢年豐
我昔過東麓落日明丹楓所恨足力弱徒然望巃嵸
何時躡其巔歷覽無匆、回頭發長嘆深愧南飛鴻

送威訓術還吳江

一舸東南去望、故里門夕陽烟市影秋水雪灘痕
製藥當書案彈琴罷酒尊相過官舍裡應是吏西村

送劉寺正約之江西審刑

天子齊居罷舜雩使臣承命出皇都朝端法吏誰爲

最江右寬民自此無雨腳隨車應不斷麥苗蔽野未
全枯漢庭治獄多起擢拭目相看立要途

賦黄樓送李貞伯

維河有源星宿同導河積石思神功濁流汙漫思失
道積石却与灃渊通平郊脫噬万馬逸一夜經度徐
州洪徐州太守蘊長公夜呼禁卒登城墉一身未足
捍大患豈無木柵兼竹籠戲馬臺傍二十里有隄橫
亘長如虹高城不浸三版耳挽回魚鱉仍耆童防河
録成天有功黄樓高起城之東五行有土可制水底
用四壁塗青紅太守登樓賓客從奉杯酹水臨長風

河伯稽首受約束不敢更与城爭雄水流滔、向東去紆徐演漾殊從容負薪投辟竟何用漢家浪築宣房宮自公去後五百載、水流有尽思無窮我生慕公公不逢安得置我此楼中頡濱淮海独何幸留得兩賦摩蒼穹鳳池舍人今李邕南行別我何匆、登高眺遠况能賦封題須付冥飛鴻

送文宗儒知永嘉（用唐人方干送王永嘉韻）

同年出宰聯翩去大邑爭誇浙水東選士初行常法外期君當在古人中竹房夜照江心月榔浪朝翻海面風此地從来詩景勝還聞技擢論民功

題釋子芳草堂

出吳閶門走山塘山塘北去七里長平郊崛起虎丘寺雲樹一簇攢青蒼我昔家居絕塵事兩足只有登山忙舟楫搖、掠岸去尋奇探勝時徜佯舍舟登岸縱所適四尺古墩當道旁道旁父老說遺蹟刘公佐邑殊循良邑人此地曾拜送相与聚土示不忘我欲題詩紀其事碑亭淡：餘殘陽儵然欲去更回首忽見側畔依僧房青松夾道蔭寺額大書金字何煌、竹陰蕭然槿花合中有丈室并廻廊一從京師住三載南方引領徒相望、旦朝忽有僧来謁自言来自胥臺鄉我師出家修苦行吳下知名芳草堂今年新領祠部檄劉公墩邊開道場敢持絹素乞一語南還面作山門光嗟哉後世重異教三吳尤云熾而昌穹楼傑閣塗金碧直以壯麗充緇黃其間號称彼善者屈指一二無留藏白雲寺建為范老表忠觀改因岳王只今此寺雖儉朴寺名却為刘公彰此墩可夷碑可仆有僧世守庸何傷投簪還鄉會有日擬便入寺尋支郎舊時詩句如可補坐我草堂焚　香

同年吳克明知嘉定為題馬圖

吳鄉別我吳門去手把橫圖索題句開圖見馬如見

人逸氣稜、百尺身圍人騎度燕河水萬里長風生兩耳歸来飽餧玉山禾吳門草青奈尔何

次韻天全翁書遺光禄徐用莊雪湖觀梅

永和人物數諸王曲水難勝一野航得似太湖三万頃梅花灣裡作家鄉

不遊雁蕩郎鄭鄉又被五湖勾引忙牽棹落梅春雪乱、開尊臨水玉泉香（吳城西有雁蕩村吳江有鄭鄉亭）

我愛涪翁与放翁此翁應在二之中登山臨水當年事北郭移舟旧約儂

快雪初晴氷滿灣長溪未許放舟還坐移月裡千株

樹臥看湖边萬玉山
新築湖西白玉城〻中常作看梅行錦袍更向船頭
坐便有神仙世外情
不向山人道姓名詞中裴度晚年晴〻江南風月無人
管天府新除老上卿
天落平湖見髩絲旁人休笑放舟遲杜人野老愁泥
滓只評青鞵布襪知
雪後船囱向晚開孤山杖履勝徘徊戞然何處玄裳
影想見披仙化鶴来
湖口無人踏斷槎石梁新築臥銀沙如今要識經營

意信步前山看好花
太湖莫作鏡湖看衆鳴銅坑地更寬日暮最高峰上
立、青天尺五即長安
青霄朗月在青空始悞身居大雪中莫唱霓裳羽衣
曲人間自有廣寒宮
為報春風万樹梅年〻為汝費深杯徐卿况復能相
引不尽青山不擬回
過沈啟南郁竹别業（是日覌李成画又覌商乙父尊下有銘）
繫舟高柳下又是十年餘還踏無媒徑重尋有竹居
筆精如宋画器古鑑商書前輩題名在風流邈不如

送孔憲副赴廣西
十年大夫官〻榮蕭然被服仍儒生胸中自有萬人
敵何勞環甲兼操兵嶺南群蛮昔猖獗干戈滿眼尸
縱横連民窟伏遍荒野高州殘破餘空城是時君来
作民牧仰天誓欲安黎民身騎羸馬從孱卒瘴嶺悪
谿循數程群蛮望見遥相驚我来惟仗信与誠片言
開諭纔脫口馬前羅拜咸輸情腰懸木牌悉聽命手
斷藥矢誰違盟弱男寡婦免係累山谷日昏犹哭声
惟連惟高我守令、汝獞汝猺我父兄軍中主帥驕心
萌謂此已降皆可刑獨將一身保萬口訖今軍旅休

南征君于異類且有德斯民眷〻能相傾祝良張喬
世重見人物信是吳中英外臺迁擢終借冠上国追
隨爭識荆同鄉數聆情話好偏怪不肯誇功成迹来
用兵遺神速（時有咸寧海之龍）下像旋踵登公卿以君果㦸
出死力有司豈合先知名迢〻桂管古所置領撫再
作西南行投荒歷險自無怨公道藉〻歸時評功勳
聊尔録二四碑文敢擬淮西平
分服字韻送姜恒頫御史赴南京便養
落花芳艸連平陸驄馬行〻入南服豈無斗酒可畄
君白頭高堂懷就禄姿水雲低異太行秣陵天近如

韋曲過庭莫道諫書稀手中自劇三千牘

送伊德載赴南京刑部

閣下爭看進士袍南行又喜入刑曹青雲濶步空塵土丹鳳孤飛好羽毛茂苑百年門巷旧（先世吳人）甲科兩世姓名高（叔侃丙辰進士）不須分祿還為養甘旨公餘手自操

送沈良臣家有宋高宗書良惠堂扁

杏苑春風後車塵帶落花儒衣初出郭御扁舊傳家易許丁寬講詩從沈約誇扁舟明日路江上暮雲遮

寄李貞伯

金母橋頭置隱居近来清思復何如還知船棹風吹盡燕子〻催人好東書

分韻得肅字送林朝信

十年戴法冠能使百僚肅共瞻風栽高鶴班聳孤鵠平生獻替心奏艸惟自讀聖皇記老成昨喜批薦牘議從吏曹公初起假夢卜徵君副臬司萬里騁遐躅章服增輝煌金誇映朱襮雅志在澄清奸邪首仍觸昔聞走豺狼今見蟄蛇蝮圍〻八桂林得此一枝足薰風吹隻旌欲渡江水綠餞別襆交親天氣遠炎燠酒闌棋罷喧醉墨已盈軸羨君有孫行晝錦非所欲

寔惟家慶全樂我難具錄

送沈晉州材美

賢名曾是故鄉聞壯歲高科靜不群座上誰為黃叔度牓中吾愛沈休文鞭蒲此去猶無用符竹從来豈易分吏散午衙公事簡定將書史對炉煙

送僧永岡歸吳住白馬寺

石縫梅泉一縷清早年依此學無生紫藤垂隖人迂步白馬馱經寺得名法席坐揮椶拂短官河去上木杯輕山中試茗何時好擬借禪房折脚鐺

得賀美之書言吳民被灾

書来吳下少浮沉入手猶疑得好音泉客美珠俄化血田家新穀已剜心附毛却恨皮何在竭澤安知水不深肉食詞林無寸補短吟聊復代官箴

送賀其厚迎其弟解元其榮喪南歸

臨別匆〻把客裳愛君誰比四明狂只從門外看扶柩肯信詩中咏閱墻諸子讀書應不廢故人沿路定相將明朝我更成寥落西館塵生六尺牀

分題豐樂亭送文宗儒太僕

何處亭成樂歲豐瑯琊山在亂雲中西南林壑誇尤美六一文詞信独工幽谷泉鳴琹操古石屏路轉酒

船通幸當歸馬滁陽日此地來遊興不空

送楊君謙

子有好學名得之直從幼穉、忘其疲每以夜為晝
誰令不自愛坐与簡編鬪旋致心腹間有病有肺候
鄉子嘗謂子文筆真似舅（欽謨）舅也昔養痾亦在擬科
後七日儀部官在告月且又服藥未見功具疏遂入
奏昨朝獲俞旨顏回喜欲皴西風作新寒南去不可
遏相過一何疏相別一何驟子去固欣然孰与箴老
繆惟子有書癖含書莫能救譬如病酒人戒飲貌愈
瘦何如稍飲之病去漸復舊予病偶類茲簡編寔醇

酎茹多仍吐之偙上發奇秀三年當復來覌子所成
就

丁未春試畢送吳中四進士歸省

毛理貞甫

春牓名高第幾行自誇毛義出吾鄉班聯玉陛通朝
籍政試銀臺挾奏章新製衣冠歸故里近將舟楫倚
廻塘君恩浩蕩應難忘仰見門前進士坊

陸完全卿

鄉書高薦赴南宮又見名題甲牓中王弼易編真有
得陸机文賦早偏工身辭宵漢天門近宅傍江湖水
路通郤籍君恩為母壽綵衣頻着舞春風

楊錦尚絅

礼闈曾忝校文章筆勢如流欲擅場已向天門看放
牓已傳恩詔許還鄉画舡得意春風順綵服承顏白
日長為語時人莫相羨晏嬰心不在揚、

吳鎣汝礪

遠承恩詔許寧親誰似高堂具慶人遠去不勞東道
主暫留真作北都賓賢科始覺文章貴仕版高題姓
字新總道故鄉風物好壯年為國在經綸

送趙栗夫歸省

生當全盛時仍遇至樂事堂因擬高科不在登貴仕
故園寄吳江游釣旧為戲別來餘七年往、入夢寐
家有大父母八袞行且至手題數行書昨者附鄉使
書云我衰矣久望汝歸侍汝父母猶壯歸日尚可遲
老人風中燭此語真着譬此意豈不知此願獨不遂
明主勤萬机續戢徹有位故緩歸省期俾尽匪懈義
而況宵旰間切、在法吏私情若難伸如縶千里驥
還望天之南安得插雙翅終焉辭文心天下以孝治
一朝恩詔頒跪聽殊足慰又如驥欲奔始脫銜与轡
匆、治行裝旧館視若棄戴感明主恩仍給道里貴

長河引輕舟連日風更利歸鄉逢新秋水芳散荷芰日出垂虹橋駢肩看乘駟登堂問起居称壽先奉觶此髫者吾兒彼冠者汝季各令向前拜起立亦以次鄰里爭入門感嘆共驚異班白映錦衣三世一堂備此樂雖具陳尽出上所賜努力在他年圖報端可冀

送彭教諭道赴長洲學（先任吳縣斈）

遠為鄉邦賀得師扁舟南去莫遲、还從蘇郡更新學重見胡公奉舊規雖弟追思如昨日誰生相候已多時清門久忝斯文契贈別安能惜賦詩

送賀御史出守蘇州

吳民方切九重憂祖道休將五馬留朝著久称才御史封疆還屬古諸侯香凝燕寢韋郎咏舟過花橋白傳游我忝郡人無以頌擬叨循吏傳重修

送原己還南京分依字韻

溽暑犹未退頗覺槐陰稀栖燕久相識鳴蜩靜還飛昨者冒江雨遠來自京畿重念交親意時、欵我扉晚凉理旧話海月流清輝西堂設卧榻夜永風褰幃惟予官医院績美誰能訊入朝復陛見只尺瞻天威銓曹已書最旅舍仍言歸諒亦恋老拙所重定省違幸扒被封典恩光照庭闈白頭自足樂無勞製班衣

行旋向晚動酒尽情依、

次韻沈啟南自治生壙見寄二首

射瀆西行水路斜細論形勢見隆窪宋儒尚作山林議郭氏真称地理家親手銘文鐫白石鄰僧香火傍丹霞久知詩骨偏強健曳杖何妨閱歲華

倚壙高歌對斷崖鄰人安得此襟懷門深拱木栽培徧山近浮雲坐卧僧曾子啟予言不妄莊生息我意終乖司空自有藏身地不學劉伶說便埋

夏太常挽章

鳳池宣詔荷文皇書藝當年獨擅場羲獻遠師王逸少鑑湖終賜賀知章垣西筆翰傳中舍海上樓舡載太常幽室築成方晝寢誰將前輩擬清狂

送李貞伯致仕

引去誰謀及故人買田陽羨遂成真張公洞口終期我金母橋边早置身郡志續脩知旧事鄉筵初會得嘉賓百年風節人爭仰笑對清波白髮新

送仲山赴廣東參政

久從夏官卿分署專典選莫府累上功鑒別殊不倦吏胥服精強察案推老練以茲績屢書有最却無殿屬當黜陟時諸省多獲譴山公重人才啟事遂登荐

御批田論定豈藉氣力援參政三品官後世號方面坐鎮惟大藩宣化及州縣孰云瀕海遥炎蒸少霜霰民物誇繁雄此地今称善米粟出要荒賦入同禹甸公田况旱收積蓄据饒羡已不煩権科况乃免鞫獄中年始入廣身已脱俗嘐鯨波就再涉深海〻乘傳章服耀金緋真不忝恩眷公餘遣情暇發篋得詩研山川有諸奇題咏語頃遍此行信堪喜更喜逼家便十載別吳門親友幸相見衣錦當晝行至書因争眩行哉不可緩我獨重恋〻平生托心知故旧莫予先都下嘗并秋社異鴻燕時往過園居辨析啟文卷合海月故延留盤蔬襍藜莧往〻入夜還行歌共羼彥孤懷今何如誰復容鄙猾久旱得微雨南風特狂熇城東大道旁樹暗時節變嚶〻求友声黄鳥聽百囀臨別心惘然奉酒未能餞

送朱堯民

連雨起涼颸新秋迎溽暑匆〻即言旋晚共園亭語泥濘一尺深驢車在郊墅路人勿相疑不是從迁擧

永定寺在予家西唐韋刺史集有咏開斋北池等詩至元高季迪等又有經永定廢寺詩後構造復完而堂揭海印舊勝乃元泰不花所書雄偉可觀今年秋寺忽燬于火予少嘗讀書于此因為詩惜之

廢寺經行處前人句裡来一朝不戒火百歲幾掄材斋閣空春樹池塘滿刦灰旧游真不辞誰掃讀書臺

過先塋登南横山絕頂時表弟吳子高侄奎奕兒子爽與侍行

南山翠色与雲齊萬級登〻石作梯水入太湖縈白練樹依重嶺簇青藜雉鳴麦隴聞田雉角解松林遇野麑日莫載瞻塋域近恩光新沐首頻低

送濟之歸省

冰花欲结潞河湾驛棹南行未許閒恩賜已知千鎰重壽容應見兩眉彎天高鴻燕雖相值（予再入翰林而濟之遠去）春到江湖及早還安得從行仍作伴勝游當共了西山（石湖游洞庭山詩云西山總了又東山予往年已游東山獨欠西山之游耳）

哀文宗儒

吾鄉沈衡州遠致尺書在發書報文侯有疽發于背我憂体肥人此病恐為害犹兾有良医或倚以致痊憂懷適浹旬淅疏馳独快乃六月七日死期待秉載哀哉此良牧天奪真可怪念昔為永嘉勤政畧不懈豪民户先鋤淫覡祠兊壞撫下自在術百里免凋瘵

及此領郡将先声逼疆界穷谷争入迎耄倪摇羅拜君初聞再起仕路厭行邁因察民情懽下車始無悔爬梳積弊源一旦決欲潰坐堂日孜孜訪問及細碎孰為狼所貪孰為蚊所嘬犴獄滿寃囚親手為破械去歲東海涯光氣作妖怪横飛類鬼車数丈無首戴具疏即自劾遂及弊事概謂此如許除吾寧自引退有司格不行當道有窒碍公退長太息空負民所愛吾惟尽戢業庶償為守債使民自安堵守法勿就逮百家立為約礼義相告戒民曰賢侯言敢不各敬佩君終抱憂思弊事率吾敗大者如盬鐵骨髓竭称貸

彼力固已窮吾体亦真憊遑遑走一使去求乃至再知己揔愛才不使投閑内孰知今日事俄有此变態凡君求歸休民皺嘆無頼群情達銓曹以及寮与寀今也魂茫茫棺歸只空廨豈惟民無依失侶嗟我輩又為晚年期几杖作鄉會對酒兼清言臨事無著誨城西多旧游山色愁晚對有穴未及臨涙尽繼以嘅

美曹太守毁淫祠

神耶妖耶我不知相版五色錯襍施墙隅小廟瓦数片吴下人家家有之家人有病問卦師師云汝病神所為殺猪烹羊陳祭品謳歌賛嘆上酒卮侑以吹竹仍彈絲號以茶筵真酒席宛如生人宴會時有酒自豐病自危吴人豈皆白鬚眉如何至死犹不悟悪俗信鬼不信醫豈惟生死于神聽商賈出入聽指撝賢哉黄堂曹太守諭民此事何不思聰明正直者為神焉肯嗜汝酒与犧祭者得生不祭死神遺所好何偏私且彼為神既尊貴身居小廟嗟何卑汝民愚昧識可憫憫汝徒費空家資太守升堂朝出令民心敬信犹著龟争持神像出門毀烈火三日焚無遺端如人醉今始醒風化頓覺随時移唐有狄公任巡使美政先聞毀淫祠後来入朝作賢相邪鬼安敢侮与欺我

顧吴人常奉令自此崇正無復疑祖先為祭祭勿薄五祀當祭祭勿遲遂成美俗載郡志當與賢守名同垂

題沈良德送行圖

不用高歌陟岵篇賜歸真慰母心懸翟冠自送渡笄總絲服重裁兩袖翩九世医名多積德一門科第揔称賢吴中秋到慈幃啟尽說宜将盛事傳

送文侍御宗嚴奉使河南

畫說文家好弟兄更誇仲氏秀衣明憲臺此日官為重軍政多年例已成花下莫辭清酒薄津頭遥望函

船輕從來練達民間事不負朝廷是此行

續集卷五十一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二

長洲 錢穀 叔寶 編集

送陸仝卿浙江憲副 伊秉

金紫遥瞻故里還佩環纔出殿中閒臺端章疏開丹悃柱下風霜凜舊顏鳳鳥一時真可瑞葭莩先世尚容攀長才擬副為霖望豈學閒雲只戀山

雨泛長蕩

一舟長蕩衝烟雨山光樹色空濛裡驚人白鷺過前灘枯葦搖風浸寒水

閶門夜景

釣橋通郭俯清流月照朱簾捲畫樓醉裡笙歌喧夜市千家燈火似揚州

拜查山先塋熊從行

京華游宦蹟淹留回首吳門是故丘先世本源懷水木幾年魂夢繞松楸酒澆宿土山將寂碑蘚寒煙艸自秋禪子成名重拜掃鄉村父老記行騶

閶門楊柳枝

館娃宮外吳春柔露葉如顰不奈秋往事總隨歌舞散餘 明月照枝頭

一樹鶯聲破曉煙濃陰晝滿畫樓前長條莫遣風霜

折面繫儂家浪子船

憔悴街頭車馬壓輕盈非復向時春幾回倫眼東風裡看取中年勇退人（夏御史德乾年及五十告病歸居閶門外）

謝楊儀部

儀部人中英篇章藴奇氣虞敦与周彝居然存古制時〻獲寓目不覺心自醉摩壘堅莫犯引退三舍避未及始仕年封章俄致仕從容進退間士固各有志紛彼齷齪徒焉能識胸次在昔負高才亦頗遭時忌下筆不一、言推奬逮五世後有知子雲家声重閔繫麗藻堪華国胡為置閒地拘監尚有人文園豈容滯

官軍平海冦、

二沙環巨浸數里出滇淤（滇音田滇淤出秦蠻渠下）險阻曠人跡冦賊萃攸居蒲盧望無際鮮鱗繫可漁專利不知猒力本陋菑畬凌波恣殺掠党類日淪胥亦世濟兇悪逋逃百餘年犯順逮厥虔虐猷肆狂嘘奉辞行天罰豈遑惜軍儲蔄徒除戎器艅艎櫂千旗疾雷破山岳天網頃不踈昔為横海鯨今為釜中魚巢穴于以空根蔓于以除顯戮懲淫慝九土同晏如服寮圖善治履霜謹其初

蘇臺懷古
寫此字至引牽寫

蘇武慢｜蘇臺懷古

物換人非千年俯仰伯業竟歸何處宝劍埋精銅棺斂魄墓上氣銷金虎抉目忠魂捧心妖態身後化為壘土嘆人間陳迹茫〻零落斷碑平楚 空剩麋鹿荒臺蘼蕪廢苑曾貯當時歌舞紅樓夜月畫舫春風還逐太平簫鼓五湖烟景那有人爭自在漁翁領取醉來時一曲滄浪不管是非今古

念奴嬌｜風雪游虎丘

同雲幕野飛鳥盡千里還空垂雪幾度曾遊誰信道不似今番奇絶山削瑶峯路穿瓊樹此景分明別萬群舞鶴梅花堪並高潔 一兩路凍苔躡窮幽極險歷盡水晶宮闕凭伏酒兵添氣力鏖戰風威凜冽收拾滿懷乾坤清氣不向旁人說明朝短棹剡溪高興重發

與二弟汎舟游吳氏東莊因寄瓠翁

文 林

緣城呤流水榆柳綠蔭門艤舡信登陟忽得吳公園小亭面高岡蘿徑隱可捫青山出墻頭白雲宿籬根歌鶯滯池曲游魚戲波渾繁景當首夏過雨氣微溫老我獨已樂偕有弟与昆清唱散林木起行歷郊原日斜亂人影眷戀忘歸轅水木余風好况茲故情敦

故人方宦達樂事誰与論室迩人則遐相忘豈銷魂
出處各有會一笑覆餘尊

戊午春将赴温州楊君謙礼部邀餞于虎丘

同集者沈啟南韓克贊二老複巾杖藜韓
從子壽椿与朱性甫青袍方巾唐子畏徐
昌國並舉子巾服而予与君謙獨紗帽相
對會凡八人人各為侶達四類不襍

鳥散當離筵東風逼微雨會合飲中仙兩〻各相侶
二老行紆徐二妙足高奔儒袍睽尊生紗鳥對賓主
酒半散林壑尋詩鏤肝腑詞峯挽落暉酣戰走旁午

冥搜檻八極光焰互吞吐珠玑落吾手拾襲誰敢侮
悠〻大塊内何物不參伍嗟余獨行邁棄斥無所与

喜桑民懌至自吴門

奔走卑官歲再更江湖偏重別離情逢君怒罵為知
己顧我摧頹負此生細雨燈花消午夢青山詩思繞
孤城自慚不是臨邛令潦倒安能重長卿

舊研寄宗嚴

壬辰歲予試礼部杜用嘉以小端研相贈其居有
竅可以引繩携持自銘其陰為余廷對之兆是歲
果忝進士携研入對大廷及今丁未又十六年矣
宗嚴弟復試礼部遂以付之并寄此詩期廷對之
後轉以付宗質云

短硯稜〻紫玉膚杜陵投贈手親刳曾携對策朝金
闕还擬傳家代王符兄弟登庸輸尔子孫發軔計
同吾般勤付去傳臚後轉与三郎入仕途

江浦道中憶吴中故人

回首江南思欲迷夢中談笑故人違不辭行役青山
笑但怯傳呼白鳥飛世態昔經多事悟宦情今入暮
年微何當載酒横塘路扶醉村家看月歸

還家十韵

中外驅馳二十年暫依桑梓息塵緣豈無薄祿終非
計幸喜還家莫問田歲久先廬從敝甚水邊喬木故
依然過從喜有貧親戚檢理尤存旧簡編千載秋風
三徑菊一篙春水五湖船飯抄雲子長腰米羹煮銀
絲縮項鯿繞屋溪声林下樂滿窗花影日高眠晚于
世味騃〻淡靜養閒居事〻賢作計已遲多辱外收
功能及未衰前只應今夜西齋夢不到紅雲北斗邊

邢長洲見贈詩次韵奉答

寂寞城居恰似村一溪新漲護寒雲空嗟藥藿心如
炙常佩芝蘭手自薰滿地江湖期我老大家風月許

誰分歸来未遣門羅雀車馬時〻枉使君

荷花蕩夜歸次吴水部德徵韵

采芳日歸来言歸處〻村家榜杼机水漫蓮洲愁路
斷月明莎渚鷗飛覓高歌小海風波急回首横塘煙
火微蘭棹屢移尊屢倒不知露下已霑衣

陪李瑞卿太守登玄墓

旁湖高閣千山繞映寺長松一徑分偏喜故人来燕
集都教先雨洗塵氛江湖汗漫年俱老冠蓋從容酒
半醺看遍梅花又歸去不知何日重論文

滸墅別李子陽莫歸有感

野墅沉〻更漏絕美人去〻隔山陰軽棹蕩月波光
碎春樹連雲夜色深万里秋風黄鵠擧五湖烟水白
鷗沉乾坤此際元無碍出處從容各有心

送呂都憲

幾年官海抱光塵今日離筵得暫親天地酒杯還舊
約江湖舟楫正通津何人可寄安危事聖主方求社
稷臣見説長安春爛熳江南犹有抱飢民

赴温苗別停雲館

書館不能別凝情撫曲關心知為樂淺祇覺去家難
水石性終在菊松盟又寒殷勤向兒子好護碧琅軒

金華道中憶君謙

遠別輕千里經行歷万山思君終夕坐出守幾時還
隄柳吹花尽谿雲過雨間南峯著書處夢裡更躋攀

憶石田

回首未千里相思犹十年遠情收短札近事夢離筵
思〻都頭白悠〻心更玄兒曹能活計家事好抛捐
溪面浮竹圃山頭疊石田与君偶符合来此了前緣

京邸秋日懷歸

京国流塵撲馬黄西風都敝客衣裳漫聯班列非通
籍悔獵科名去故鄉愁外乱雲秋渺〻夢中山色夜

蒼〻遥知寂寞南窓下叢菊無人只自芳

次韵石田理墳

春雲撩乱石横斜鑿破乾坤氣一窪節脱鷄群方傲
卋老思蟬蜕更為家群山奠玉看新鬣孤鶩悲空送
斷霞封禪無書生自愧幾年齊物誦南華
吾拾吾形委石厓此民此日入無懷青山同穴于飛
頒白首何心造化偕退覺獨間忘世味老應自慰任
時乖知君辛苦如君志為徇從將筆札理

用韻送宗儒進士還吴　張泰

燕南莎草入秋黄都下閨人㩳練裳客計蹉跎將問

寢主恩珍重許還鄉安危遠慮知君素淺薄慈顏愧我蒼畫錦相逢者旧減江湖何處擇年芳

宗儒有永嘉之行往餞客樓奉贈長句

此来曾並暮江帆一官看君再向南尊酒乾坤懷往路扁舟吴越謝征驂月中馴鶴孤標遠天下廉泉此味甘左掖星郎元近御東家詩景豈成躭城樓海色寬秋望水寺鐘𣪍節夜談公暇未妨書裡醉道存何惜府中参幽屋白日群情喜明府青春百事請見說蛟龍能大小隔年雲雨起江潭

混堂

沈周

混堂鳴版日初紅懷垢人人向此中居子欲修除祓事小夫翻習祼裎風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慚德應多汙雜濯不容便論衆無功

次韵天全翁雪湖賞梅十二咏

台垣賜老荷君王山上藍輿湖上航如此湖山畫遊地梅花開遍客還鄉

少在城中多在鄉尋梅犹祗候朝忙新詩似与梅相約詩到成時梅恰香

不是春愁鶴髮翁風流人物義熙中還知觴咏清游處小筆湖山似欠儂

重峦疊〻水弯〻雪舫尋春醉未還因省玉堂為客夜如今不是夢中山

绿尊沽酒出春城春日尋梅湖上行閒道衝風又衝雪旁人不識醉翁情

一代文章百代名昌司綸閣已忘情近来熟理農桑計似謫江南作稼鄉

湖上尋詩舟去穩尊前賞雪酒行遲優游正是居東日自遣春風人不知

梅僕玉缸春酒開雪湖山水共徘徊風流舊屬林君復人道先生是再来

泛雪吴航勝月槎深〻杯色照銀沙寒梅鍾得平生愛重是江南第一花

玉樹瑶山画裡看乾坤不似酒壺寬醉来草聖三千紙漫使人驚索幼安

清游不放清杯空雪共梅花落酒中玉带朱衣有仙骨画舡更在水晶宫

黄帽歸舟且莫催雪山留客好銜杯梅花况是堪題咏今夜春城判不回

憫禾

薄禾今茲計狼籍尚栖畝借問胡為尓先時已罹咎

五月風雨大潢潦畢莫受田稺俯就沒濁浪扼其首
排濯潏蕩間性命存亦苟天日赫〻出水热烹群醜
二日色已变三日蠹在臼我時往撈觀覬活從中剖
心存根已撥欲弃雜解手欲拯卒何及愴食内若疚
掘土窒滲膝倩車仰鄰佑督扉靡日夜救死豈容久
併力役老少足絸筋〻斜水面青針芒稍出九死後
氣力与生意委頓類産婦一一補傷爛行〻十八九
過時强經營安望如常茂事多于悔禍始奇終変偶
七月尋遭風弱本被拗揉折處氣當沮虛房但含滲
間或見成穗禿稭臥敗冪何能畢公租亦莫穀飢口
對此發長咨細雨決昏酉楞腹不堪敲併欲歇止酒

割稻

我家低田水沒肚五男割稻凍慄股劳〻似共雨争
奪稻芽漸向鐮頭吐蓬〻蓁〻綴青針稻既生芽米
應腐〻餘割得尚歡喜計利當存十之五小家伶仃
止夫婦稻爛水深無力取口中之食眼中飽忍見穗
頭沉着土波間粒〻付魚雁一年生計空辛若但憂
兩口不聊生未暇徵租應官府老翁對坐沉灶哭婆
亦號咷向空釜雲昏月黑忌閑門隔壁咆哮一殺虎

理墳二首

官竹園頭春日斜手開新土漸如窪觀生如計誰非
視死如歸此是家白髮暫存如電露青山長臥有
烟霞斲劳自假閒詩酒且美年華与物華
卜墳已喜旁雲崖未老先曽有此懷鶴表虛名待誰
録孤丘宿約与妻偕百年齋裡參諸妄一鍤泥邊打
早爭免向君王乞骸骨自山生長自山埋

寄宗儒

碧雲渺〻一江分閩道除山尽屬君愛是醉翁亭最
好每思游燕讀遺文

阻雨漊娥僧舍与宗儒夜話

十宿僧房春未晴故人為我踏泥行老隨年去詩成
感話引杯長酒在情鈴語報風声落〻燭枝銷跋火
熒〻浮生踪跡真鴻雪何況于今有宦程

聞宗儒除温州喜而有作

青陽布區宇庶品樂化工〻閩剖符竹起子高卧中
卧者固自高恐妄畀黄龔功名要人立生才天自庸
會至〻何辞達懷秉時通漊旋及行日奔走來野翁

聞温州消息奉寄

白叟黄童擁道周逾封百里候華輈国人皆好真難
事山水重臨是舊游康樂篇章動高興希文襟抱

先憂故園野老偏相斷喜極深思漫倚楼

喜宗儒寺丞令弟宗嚴春試得雋

呂憼

漆水尊翁慶澤深九原真遂高門心春塘好夢酒連
日香土馬輕花滿簪且置元兄說西枺況聞季弟六
南金家声如此官何物為作丞我不負吟、

題画送文太僕宗儒還吴

杜董

南國分司品位清歐陽人望是先生封章激烈公卿
畏納諫如流帝王明隨栁旁花吟興遠敝車羸馬去
遠軺春寒病起還相送二十年前過愛情

送吴汝器下第歸吴江

王鰲

羊家裙上墨如新兄弟才名自昔均（其兄汝礪新第進士）二鳥
出南國瑞一枝回羡曲江春戰場有作還推子當為
局多迷莫笑人笠澤湖邊平望里且將書卷伴綠綸

送楊尚絅楊名甫毛貞甫陸全卿四進士歸
省

朱書華燭夜縱横忽見篇章眼獨明暗裡投珠人莫
顧空中懸鑑我何情相逢一笑平生友此去重来幾
日程路指婁江東下急夷亭斜日莫潮生（右尚絅）
南宮筆勢見翩、固也平生意豈然不伐予甘為孟
後塵名我自愧盧前杏花燕市春隨馬楓葉錢塘夜
泊船舊日和疑今老矣登庸衣鉢尚須傳（右名甫）
接官長旁驛边河来往君家較獨多已向交情知鮑
叔豈因筆勢誤東坡還家未覺關河遠感舊無如歲
月何南望吴門君獨去西風落木洞庭波（右貞甫）
文章一見一回妍玉樹分明在眼前記得陸机年二
十親看賈誼策三千杏花燕月人俱遠楓葉吴霜思
獨懸南去河流乾欲斷閔津先放綠衣船（右全卿）

送趙栗夫歸省吴江

秋入吴江一葉飛歸来游子着朝衣鄉人始識文章

貴仕路休嫌定省稀寶带橋邊舟汎、白雲司裡樹
依、路經震澤人應問太史周南胡不歸

送僧歸洞庭

好古多游寺懷山喜見僧此来成北道好去問南能
施飯逢谿漲函經被雨騰誰同西崦裡竹屋夜深燈

送蔡進之還洞庭

夢魂長繞太湖边折栁官亭又一年家世西来峰繚
緲客心東去水潺湲林間詩社誰為長吴下鄉音我
亦便撩乱烟花遇寒食東風昏口喚行船

送侄寵

遠別憂不忘病別憂其那病也在汝身痛也仍在我道途歷崎嶇風濤恣軒簸欲留諒不能欲去夫豈可起居飲食間安得尽帖妥出入戒垂堂旦暮親藥裡安心是良方坡老語非左我生本衰遲我命亦轗軻子行從此歸我去幾時果霜天笠澤帆夜月楓橋火故鄉風土宜見此病亦順到家平安書早寄北來舸

送秉之還吳

不見倏七年相見只三月不知三月後又作幾時別別離苦多會苦少風雨蕭〻竹窓曉自笑閒官日〻忙夜短情長談未了我生迂僻寡朋儔坡云海內一

子由只今子由又欲去何以慰我平生愁子今去矣我何有為買湖濱田十畝下栽禾黍上木奴菱芡荷花繞前後讀書稍暇來朝班我却歸臥湖山間

吳禹疇副使〻便還吳江覲省

重明曬正弘治建初元聖作群方覩星流使節奔賁蒙頒道里便喜過家門晝日方三接寒暄當一言趨庭嘗獨立加飯為平反王事真無暇親恩亦未諼銀魚雇笠澤彩鷁動湘沅石建裙方滌王延被未溫法冠驚豸立官語許鳶騫鄉里恩光滿人生樂事繁蓴羹莫留戀候吏　竹軒

送韓勛都憲孫

先公老去我猶及鐵面長身碧眼稜海內安危真可佩軍中韓范復誰能精忠已見回枯竹奇事曾聞斷大藤昭代象賢多不薄獨無雨露到雲仍

送周院判原已還任南京得果字

前年送君城東亭今年送君城南道年〻長作送行人每見君歸被君惱君生何好只好詩細載東歸捆詩草玉延半舫最留連共月菴前亦傾倒醉中勸我不如歸只好金陵山水好人生出處誰得知世路東西難自保難自保雲冥〻日杲〻

顧氏三辰堂

顧野王家學有傳一經休說漢章賢風雲慣得從龍便嶺嶠爭夸覩鳳先天上星躔真有數吳中識語不其然高堂要見三為四屈指從今又幾年

朱天昭始第進士至予家至明年移居西鄰因賦

兩年不厭草堂低頗愛晨昏出入齊長日經過無主客秪今相見有東西濁醪尚可牆頭過歸院那愁柳下迷廐馬侶知人意思臨岐回首再三嘶

送錢正術還姑蘇

西館橋边竹隠居昔年曾受異人書不知官爵能来子可是塵埃早識子忽地相逢還究若再煩推看定何如韓蘇揔被虚名悞誤問三星是也無

送周進士炯還常熟省親（同年近仁子）

南宮此日謬持衡一見高文眼為明正書故人能有子忽聞遠別得無情名因寔起何妨早理會心傳不厭精此去海虞誰復見讀書長日掩柴荆

送盛進士應期歸娶吳中

終生文彩棄繻辰建業秋風擢桂新閣下杏花還屬子呂南桃葉正宜人上章許得天顏笑奠雁光生故里春大小登科俱入手高堂况有黒頭親

卷五十二　十六

送仲山之任廣東參政

十年尽送南歸人今日誰知還送君歸来寂、榛関臥無語目睇南飛雲与君相從亦云久對語真如飲醇酒朱絃塞越音有餘明水着塩味多有君才于我真得師簿書堆裡還題詩、詞爵律古器字法瘦劲枯藤枝嶺南此去無多路目極燕山天尽處青山杳、不見人秋雁飛来復飛去政成幾時召還闕還對共月卷前月

贈楊君謙（時君謙有歸志）

風懷抱悄獨行与去多忤京華二十年壯志遂遅暮悠、深巷中尽日斷来屐楊子歎何為逝言遠相顧移家濁溝上破屋終不去人問何以然無乃以吾故朝過講道玄暮過話情素君慕哀駘他我思王叔度相見各忺然誰能詰其故我欲永從君、且為我住無為忽去茲雲山悠高翥蓬蒿張蔚宅依然還視處

一雲

亂石槎枒幾折旋畏途歷尽是平川高林細點摧詩兩深屋方塘悟道泉僧為知名如舊識地疑曾到豈前緣萬竿修竹蒼烟外欲借琅玕紀歲年

卷五十二　十七

洞庭新居成

歸来築室洞庭原十二峯峦正統門五畝漸成桉老計三台誰信野人言鄭原便自為鄰里水木猶知向本源莫笑吾廬吾自愛擔閣燕雀日喧、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後生何敢望餘芬斗酒還過董相墳行指岡峦低偃月（公葬月岡）偃坐疑文彩上成雲兩山已雪將軍耻（郡志旧傳）（東西洞庭皆將軍始居之故兩山無文士）四海猶傳制策文賈誼天年人莫恨孔光張禹亦徒云

吳文定公挽詞

四海文章伯三朝侍從臣世方遲至理天遽奪斯人
沖漠高难問頫寛臆少伸道從元末獻文向国初紀
東里淵源近天全授受真正音鷩鶩悏綱漏麒麟
累蹟名逾起先登氣益振声華當翰苑德義重儒紳
格律維沖澹言詞自雍馴時流皆自邺古制或先秦
書法顏公逼詩篇杜老隣綸音騰渙汗碑版照嶙峋
講向東朝切規從後殿諄從容天仄聽仁義日前陳
内外同瞻岳賢愚但飲醇汪洋從杭濁堅白謝緇磷
自不鶩榮辱何緣睹笑嗔吳山從此重燕谷鎮長春
在古無蘇子於今有伯淳間情多落莫要路每逡巡

見說年頻引俄嗟歲在辰九重恩絕等八座望殊倫
尚未酬公議寧須秉国鈞公身今可贖我分昔尤親
先後官曾接早高契誼勻上陵行並馬待漏坐聯茵
倡和辞盈秩杯邀醉洽旬看花常入夜玩月或侵晨
送我清風埭期公震澤濱疏聞心獨苦書至澤犹新
豈謂終天別空含雨地辛玉亭盟已散版屋蹟俱陳
盛德難為繪高風不可泯儒林誰作傳誰刻隴頭珉

過子昊別業

十月心齋戒未開偷閒先訪戴達來清溪詰　頻回
棹矮屋空明淺送杯生計城東三畝菜吟懷墻角一
株梅棟梁榱桷都收尽此地何緣有佚材

送尤宗陽進士之京

南宮昔日謬持衡（叶）笔势曾驚古戰塲今日林間還
送別九霄一鶚看南翔

吳中世德紀廷之喜見春風入穀時莫怪崔公多自
說美莊三百在于斯

送吳縣簿董仁之任鄞丞

自頃权奸偷国柄一時在位貪相競剝民膏血輸权
門廉耻掃地寧復存誰知小官之中乃有吳縣簿守
法廉平獨如故三年佐縣民愛深視金如土民如金

每言吳人窮到骨吾此朘削吾何心吳縣簿真難得
我欲言之顧非職一朝擢官向寧波於呼奈此吳民
何

予伏林下睹閭閻之疾若恫征求之繁多傷
循吏之難得也每以為難癸酉六月客有
過予談海虞吳令之政者為賦詩

有客談[illegible]令尹炎歊座上清吳儂深感德漢吏不求名
正自推科拙無如折獄平懷扒不可借送子若為情

贈錢元抑

詩裡休誇五字城一生文字夸西京馬蹄蹀躞東風

裡踏遍燕南幾十程

天平范氏墳

衰年不減登臨興福地靈山搜欲罄城西諸峯吾所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〻一蓋荷蒼冥儼若端人〻自敬獅山奔伏象山廻支硎秦臺皆退聽横山當面横作屏背湧蓮花互相映林〻萬石相柱撑倚椑斗天欹不定蹲如虎豹奮攫噬騫如鵬鯨恣豪横勇如武士力屭贔秀如女子色娟靚我来敬拜太史坟松栢陰森趨一徑怒瞻万笏森向天真氣噴薄凜犹劲乃思范公立朝時正色危言柱邪佞兹山固合生兹

人崧岳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称天平宋家第一称文正高風千古允作合仰止巖〻續前咏

與謝憲副德温遊陽山箭缺至半山寺而止因賦

箭缺擬天知幾重半山聊復憩吾慵孤臣何處埋幽憤（夫差殺公孫勝于此）高閣閒来坐晏春深院潺湲鳴剖竹懸厓矶硉偃長松廻船又過楓橋去卧聽寒山寺裡鐘

喜玄敬少卿致仕

似我歸来亦未遲夫君得謝又先之清朝况是懸高位白社多緣赴夙期到處溪山同載酒故園風物儘栽詩一塲好夢今朝覺却任旁人道是痴

四月九日与弟秉之進之過通安橋顧氏因偕玄敬登陽山絶頂

陽山高矗幾千丈箭缺遥瞻在天上一朝買我箭缺旁坐覺諸山皆退讓太湖汀瀅平于杯夫椒包山近相並山腰鳥道何盤〻十步九折行且嘆昌黎正逢衡岳霽太白休歌蜀道難夫差悔悟若不早公孫白骨纏芳草子胥伯嚭两丘墟天地茫〻人易老劃然長笑来悲風一杯敬酹浮丘公何時借我緑玉杖從此往過扶桑東詩成西日下山去回視山椒但烟霧

次韵沈方伯良臣為予七十之壽沈与予同生庚午又同在郡今同致仕

黄髮歸来共理田食貧終不羨逢年泮宮燈火憐相並李郃科名愧独先红藥花翻分陜路白鷗沙占太湖边年来太極當吳分莫恠鄉人擬二仙

贈葉廵按忠

鄱陽漏網觸奔鯨南国烽烟徹夜明江上貔貅雄遠戍浙西士女賴長城鑄山久訝吳王濞断劓誰憐郭子横見説臺端駿風采草間狐兎不須驚

送王守會試

溲珠出南国光曜珊瑚枝一入天府選一嗟滄海遺
連城摠無價韞匱亦有時雁行先後耳去〻勿復疑

送毛百朋之北京應舉

幾年白下避車塵此去争誇脱穎新桂子已傳蟾府
種杏花还醉曲江春題名早覺先生里捧檄懸知喜
為親八月南来鴻雁便音書寄我莫嫌頻

送大行人柯君使畢還閩中省親

予竊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望忽承九重遣使銜命
下賁丘園此三代養老引年之盛礼也斯礼也不
見于天下久矣顧予何人而際其盛君使既竣便

道歸拜太夫人于堂感激之餘無以為報因賦詩
贈之

天王出震萬方新草莽還能念老臣誥賜紫泥銜鳳
嘴服裁文綺損魚鱗未嫌五馬歸朝趣且喜溲魚入
饌頻褁病自憐無補報寸忠還仗達楓宸

送盛斯徵都憲巡撫江南

鴻都兵後望来蘓江左来旬此大夫入夜災星方退
舍訖明甘雨又随車風輳旧仰搴帷外河潤新傳視
篆初文肅家声真不負尚能把笔為君書

奉送都堂韓公南征　皇甫信

秉鉞出神京麾旄動太白百蛮烽火生五嶺兵戈積
遐荒属聖慮始討隆邊策揚灵尽炎海耀德敷周澤
塗既被文命力畊易袵草禽声悦山谿草色荣江瀆
疆埸無重憂銘彝有弘績帰来笑伏波何為久劳役

奉送三原王公徵拜冢宰

矯〻人中龍飛躍當明時邦楨視羽翰隆棟帝所師
三宣既邁皐一德乃同伊濟物性所任弘化及餘遺
譬彼青陽發萬象含其輝秉鞭妙經綸赫〻康世恵
垂紳佑隆理導主居無為
皇明闢昌運宿德登要津寰區滌洪曠化理成陶鈞

久膺濟川任具瞻在斯民論道展詞寀中章極敷陳
鄙薄值眷顧魚目謬承珍臨岐不能別惻〻傷我神
清宵動飛眺仰首惟北辰

病起登道山亭

杖藜扶我上幽亭万物經心感慨生城郭已非吳越
事江山不改古今情雨餘碧草連天色風送黃鸝隔
樹声眺罷忽驚帰去晚馬蹄催趁月華明

和仲山東吳懷古

図伯人亡不紀年荒臺寂〻草含烟錦帆想像寒涇
上響屧虛無野寺边水滌石池涵宝劍雨鎖香徑落

金鈿故城斜抱忠臣廟夜〻流光燭上天

楊柳枝詞五首過吳王故宮作

憶昔長條更短條漫將春色試多嬌齊雲樓上三十
寵也向東風爭舞腰

青綠裊〻拂輕塵翠輦曾經此問津一自闔閭埋
後淡烟疎雨幾番春

金色含烟拂画橋曾隨軟吹舞宮腰只今道上無人
問惟有寒鴉伴寂寥

八千歌舞棹蘭州翠拂雲鬟金鳳頭人面只今何處
去淡烟深樹乱鶯流

卷五十二

卌四

千古豪華事已休暗風斜雨幾春秋惟應煬帝宮前
種同帶吳王一片愁〻

簡啟南

老去相如若病纏絳紗籠燭不成眠故人相近如相
遠黃耳空教到石田

寄薛朝英

与君為別意重〻談笑依然夢裡逢此夜病身驚起
坐小窗風雨隔林鐘

送濟之

多少交游君最親明朝又欲与君分潸然洒淚西風
被不為悲秋祇為君

吳江懷舊

舟次吳江重感傷吳江〻上樹蒼〻夜深獨有娟〻
月曾照山人舊艸堂

和答緝熙先生

新詩裁寄故人收句有金声墨欲流為想撚鬚安字
處一天凉月坐高樓

逆旅京華歲月深枕邊愁聽擣寒砧不知闔閭城頭
客亦有砧声擣客心

長劍隨身客異鄉留連詩酒易星霜旧時門下多桃
李還旁春風數仞墻

卷五十二

廿五

送文宗儒太僕還南寺　李東陽

豐山東面瑯琊北官寺臨山枕溪側泉甘石冷花樹
香幻出春花与秋色東吳才子洋州喬清比瑯琊長
數尺錦囊繡句壓人[illegible]玉麈雄談驚坐客誰令散地[illegible]
容渠懶儘有餘才供世劇十年涸跡走風塵三載高
飛未云極問君何曾似是馬丞不負君人自惜知君
自抱憂国心豈為承平倦芻櫂南方一疋累數金方
且按圖為驥索州官縣吏尽日輸營下老兵曾未識
書生經済須寔用誰為吾民苦區畫聞君獻納有嘉

言肯避旁人嗔越戕朝聞吏部書上玫耻以徵權買容格嗟子窃禄今無能誤向雲霄問泉石

寄馬柳之同年（馬獄清痴又号華琹山人養病居蘇州）

不見山人又幾時浮雲流水香難期頹顱自白非因老心事全清却未痴賀監有船多載酒浪仙無寺不題詩衹應冒却經綸手独向空江把釣絲

韓都憲公雍挽詩

早騎驄馬出烏臺万里風雲氣壯哉嶺海威名天下重廟廊謨筭古人才寧知晚節終泉石豈合英魂閟草萊京國少年思識面楚歌欷斷使人哀

長洲朱氏孝門銘（并序）

長洲朱孝子顒字景南父病癰親為吮滌父喪當盛暑負土成坟哀痛摧裂致有馴烏之異有司上其事詔旌為孝行之門參政祝惟清有傳其孫存理上京師因予友吳吏部原博以請于予比去吳公為速予不置存理素不予識嘗訪予族祖雲陽府君遺文手録見寄予感其義且重吳請作孝門銘以遺之銘曰

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美観惟善是宝惟六行有教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厚之效惟今南畿寔古豊鎬其孝伊何粤有遺老生有致養死有遺報哀慼行路信及禽鳥匪人則默驗彼天道孝門煌、天子有詔其德孔燿惟後人是傚

井、亭銘（有序）

蘇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為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味極清冽蓋其支派也井旧有亭歳既久亭井俱廢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伐石為亭于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憩皆享君之利不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甫名其亭曰井井君既卒葬于山麓其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

亭中銘曰

有山出雲為雨于天其在地也則為井泉鑿而泓之于山之根不滓而襟不淤而漣仰涵星辰俯鑑毫髮維食之飲用之不竭有闌護之有亭覆之維名隆、井寔受之歳久泉湮亭亦云隳有惠封君曰是在我浚深發洪否極終通上為帡幪外廓中空滌煩袪暍仁者之功凡厥往來載罌載綆既庇其陰亦酌其洞錫名孔嘉諸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郡守之助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為江為河奚井之為維家有堂維国有楨為棟為梁矧惟彼亭來者勗哉

視我茲銘

贈徐禎卿　李夢陽

獨處忽不懌攬衣循東廂樹木何修〻春風起飄揚
我友駕在門告言違江湘倉皇挈玉壺追送臨河陽
顧瞻兩飛凫並戲水中央翩〻厲羽翮鳴声一何長
奈何游客子一别永相望時泙亮有周天命固有當
薄終義所劣别離庸詎傷懿彼回路贈慷慨申此章

姑蘇臺送李推官士允

少年何官騎白馬秋日經過古臺下回瞻遠處意慽
促下馬行歌淚盈把猗嗟築此誰爲臺千年弃土猶

崔嵬廢廊館娃瓦礫積美人白骨生青苔枯蒿更吟
莽颸〻〻飛雲呌雁漠徘徊當時金屋玉起樓豈謂臺
成麋鹿游宝鈿黄金纍璧〻雨時濯出樵人收李生
豪士扶風倚悲歌久把留連憂世家各談日一過獨
廢吳越傷春秋復思鴟夷氣益奮怒目每送長濤流
抉眼東門事已往玆臺再過君休上日暝烟波湖水
深范帰恐有同行槳

相逢行贈表永之

清晨客叩門投我一書札開緘錦雲爛鏗然玉相戛
問客何方來新下黄金臺揚鞭指河洛廻旆陵高崖

選珍綴琪草探美收璵瑰路逢赤松子並奉收氛埃
道同心乃冥神投誼雖乖古人重良契豈必声影偕
行〻報嘉績貢此明堂材

南陽宅訪徐禎卿

東閣能留第南人暫亦居琴書近臥內騎馬到堂除
殘樹喧巢鵲微風走辟魚追思秉鈞日冠蓋爛盈閭

顧子謫全州二首

楚城悲遠望君去更悠〻十月逢南雁章江況北流
寒沙帶宿莽霜月下孤舟明發湘東路應添币客愁

蒼梧遺舜蹟白雲秋氣愁君得人文地相逢是此州
山連夜廊峯瘴入桂林收獨有思親淚非緣逐客流

寄王子蘇州三首

三十烏臺使投冠竟黑頭田園是故里江海有新舟
把酒看鴻奉開窓靣虎丘不須慨今古吾伴鹿麋游

獨立望南天秋空月會圓此時一尊酒憶尔隔嬋娟
並馬遊燕日孤舟去越年斷腸今萬里心折暮江前

舊交多見録吾子獨仙郎幸自饒強健何心說廟廊

稻輸吳郡白橘足洞庭黄飽飯教兒女攤書日滿床

聞吳郡黄山人將遊五岳寄贈二首

昨報三吳客將尋五岳遊薜蘿應製服春水正宜舟
二室雲中峻三花烟外浮住居吾近逕先肯到嵩丘

天柱峯頭雪蓮花頂畔雲朗吟唯李白獨往更黄昏
婚嫁今應畢藜鞋有幸分共躋恒岱遍歸著五遊文

別徐子禎卿得江字

我愛南州徐孺子明瑤美璧世無雙新從北極看南
極便自吳江下楚江日落鷓鴣啼廟口水清斑竹映

船窓禰衡王粲皆黄土千載何人復此邦

追舊寄徐子、

憶昔逢君雪滿途遥憐為客向江湖看碑定憶羊開
府作賦先投楚大夫日黑魚龍飈夢澤草青麋鹿上
姑蘇空揮玉軫思流水不得驊騮見過都

寄徐子

徐子南遊涉洞庭楚江風浪眼冥、竭来振玉朝天
子忽漫傳書到客心訪戴難移剡溪棹問奇曾過子
雲亭烟沙水国催春發楊柳愁邊却尽春

哭徐博士二十韻

乾坤風色暮江漢哭斯人棘寺翻飛日文園久病身
數奇官竟左材大命須貧放浪原違癖羈淹祇為親
赤城終羽節壁水暫儒紳鵷鷺偏垂翮鯨鯢不縱鱗
回殂豈道薄辰憤轉時屯藥石硯能返蛇龍識亦真
楚狂嗟鳳鳥魯叟泣麒麟邂逅京華始風雲氣象新
蓬鷁陪玉笥倚馬接華裀宅燕南陽月花吟東部春
回頭成夙昔開眼漸風塵妻子今誰托文章後益振
王喬吟雁鵠傳說化星辰松栢丘坟嵫灰沙劍寫陳
閶門寒擊甕吳水痛沉珍宿艸扁舟阻生芻繫酒伸
碑非蔡邕愧誄豈仲宣倫獨把延陵劍吞聲淚滿巾

寄徐編修縉

題詩傳語玉堂賓想像鳴鞭散紫宸玩天門前金腰
裊窕如天上石麒麟徒誇中論流人世寔有新詩泣
鬼神察勿頷先諳大軸漁樵久已屬閒身

送程生秉寄姑蘇五岳黄山人

壓枝梅香累、碧照眼櫻桃的、紅舟楫大沅元畫
夜路歧初夏有西東濟留欲暮林間日行坐惟便竹
下風秋水一帆湖海上為傳双鯉到吳中

寄顧台州

巾山何似峴山游雲島長和海色幽定有兒童笑山

簡君今執与鄭台州
怍尔分符坐赤城東南遥見海霞生梅開莫寄西來
使春到煩求碧玉精

贈黃秀才省曾見訪　　顧璘

養痾伏園庐秉耒頗徽養藝苑嘅荒落賓階緬虛曠
黃生大雅流金玉振高响念我來何遲澄江進吳舫
霞裾泛秋塵羽爵洽朝餉披襟神皆暢析疑道弥廣
繾綣淹旬留契合終古賞臨岐重解携竚立增悅悵

答徐昌穀博士

前年共飲燕京酒高楼雪花三尺厚酣歌徹夜驚四

隣世事浮沉果何有一為法吏少書来心結愁雲慘
不聞昨傳李者移新籍坐嘯空齋日幾回

劍池歌送李司法赴蘇州

干将乃是金天精爪髮墮炉神劍成亀文縷理蹟高
價駿馬千騎三都城盤魚騰光壯士死闔閭恥作吳
公子鳬雁長埋白虎峰蛟龍竟化寒池水池水冷〻
百丈深春花覆水紅香沉池頭歌舞日歡賞地下
誰識君王心君王已去河山改千年符竹紛光彩匝
戟紅旌綺句飛章白飛流至今在使君才俊傾梁園
登朝執法臨吳門秦鏡光明照人胆漢綱踈闊流餘
恩青春多暇應出遊劍池正對齊雲楼不厭橋東老
居士時來散髮共扁舟

寄吳縣楊尹

滿日循良事賢侯即古人彈琴变民俗飛舃離飛
盧棠樹千家頌桃花百歲春枳栖雖久滯天上待待
鈞

宴守溪相國園亭二首

黃閣辭榮早丹丘托興還蓉池窺海島芝館踏烟霄
臥處蒼生望夏餘素髮飄當筵心尽醉秋爽詎能銷

窈窕平泉宅清華獨樂園煙霞深晚景花竹露春温
招隱臨叢桂懷仙倚洞門自愧塵土質聊尔奉琴尊

陸子潛子遠携酒過宿贈一首

二陸吾邦彥携壺問草堂醇醪雨中醉寒燭夜深青
寶氣騰漢辟人倫瞻六經坐餘玄論洽傾耳為君聽

答徐昌穀博士

舊愛張廷尉今知鄭廣文高情踈法網丽藻倩詞芬
臺省尔何恋交情殊有聞南楼望明月一倍惜離群

吳門懷古

南眺荒原思惘然闔閭城古淡蒼烟吳宮已没彈綠

處香渚犹傷賜劍年渺〻晴湖浮遠岫萋〻春艸下平田長洲廢苑那堪問落日祇餘麋鹿眠

答徐昌穀

十年書札阻交親忽枉篇章轉愧人何日行臺堪倒屣殊方離恨久傷神楊雄總畏才難敵王翰還要晚共隣肺病一春抛酒盞問奇虛負故園春

臥病寄錢元抑

潘岳愁多病不禁南楼高枕獨長吟懷人更度西風節盟遠徒傷故國心芳艸棲簾空暮色乱山回首正秋陰遲情積雨凋新稼歲計應資賣賦金

遊故相守溪公園亭（見中舍君新栽花木）

丞相園亭舊數來平泉花木後重栽武陵桃苑遙迴轉太華蓮峯綽約開月出衆賓俱酩酊雲移高閣更排佪門墻惠澤思無盡踏遍三槐樹下苔

文徵仲翰苑約游西湖不至次韻奉嘲

懷君不見動經年有約犹鑾訪戴船草閣自含懸榻愧蓮舟終少聽歌緑徒闊避俗称高士未必尋幽損大賢落日依闌空佇立海山千點淡倉烟

送客歸吳

草際日華淡水邊雲意閑翩〻五陵客騎馬入秋山

贈文徵仲

志士厲清節夫君猶者流舉足惟大道邪徑焉肯由田、仁甫弱冠却睥矜清修元城寡内欲亦自既壯秋捨面逼行女闚門拒王侯天然冰玉操不与思慮謀師資吾党少長咸低頭（前句原欠一字）晝車聚腹笥發咏崇温柔鮮雲淡華澤美玉辭雕鏤待詔入金馬玩世存薄游脫冠桂神武遂逐蓴鱸舟斸神擊磬室放歌埋劍丘椁筆美圖画尽捨松雪儔乃驚鐵石腸遺韵仍綢繆伯陽信龍物变化不可求

贈蔡九逵

文章有神秀譬彼造物宰变發雲霞章煥爲日星采自非研精人妙解詎能逮糟粕吞成莫瘡疣祇增痼蔡君事鑽攻搦管四十載攀危屡登天會極已歸海謂茲燿爛間乃有驪者在玄珠得罔象至味失咢鶚翻然恣揮灑塗轍忽尔改天机互奔湊神化絕需待有靈駈萬象無色備五采遂使郊島徒楤獲刻薄罪蹇予褋群久索居亦荒猥日誦林屋編克然慚飢餒

贈蘇州鄭推陳君天祐赴任

星文高執法地理切專城司馬家風峻王畿宦籍荣吳都包海瀾震澤際天清此去懸霜月偏臨萬户明

江南樂八首代内作　徐禎卿

生長在江南不愛江北住家在閶門西門垂漢柳樹
陽春二月時桃李花参差寄言諸姊妹莫遣悪風吹
還鄉信自樂望近轉於邑阿母見兒歸定自持儂泣
野見生雛時乃在河沚中可憐生羽翼各自戀菰叢
橘生江上洲過江化為枳情性本非殊風土不相似
人言江南薄江南信自樂采桑作蚕絲羅綺任儂着
与郎計水程三月定到家庭中赤芍藥爛熳齊看花
江南道里長荊襄在何處聞郎昨夜語五月瀟湘去

贈錢元抑題小像

卷五十六

三六

錢郎毛髮鬈且鬆秀骨抻髸蒼崖開驊騮騏、有奇
氣一蹴萬里空長埃今之畫工不可數畫馬無過曹
韓武吳生落筆有神不求貌馬求貌人英物由来
豈殊相麟鳳聖賢俱絶倫却恨丹青相真趣獨事玄
毫拂紈素生象端：指間出大巧無乃遭神怒故人
三歲不相見開圖忽訝錢郎面小兒八歲快目睛問
之啞然呼姓名嗚呼畫馬雖工只畫形風雲道路俱
冥、豈知錢郎貌如此馮、大腹儲滄溟高蹄昔蹴
未可輕今日近前凡馬驚吳江之湄淅之涘我行于
南從此始棹頭不見眼中人寂莫行歌向湘水

王敬止御史始寓海南継移永嘉今自燕中
迎親就養

来屋昔長寓連州始量移借問東甌土何如南海湄
霞標建台嶽桃源帶武夷雁山栄桂樹象浦合珠躋
玉玷非一族海錯被珍奇金盤湛碧露（名酒）黄柑滿緑
枝歡此三春日復恨暮秋時鳴琴坐高館撫景幸華
池迎輿侍潘令進酒舞萊兒顧以今時笑還愴惜朝
離豐澤亨雷雨瑤艸変芳蕤永嘉多樾宰建德易絃
絲昔慕文翁化（文宗儒昔宰永嘉有声）今蒙葉尹慈長沙非德
謫宣室契前恩光華冀一接胡越詎能追河東欲有
献及北汾陰祠

卷五十二

三七

答顧郎中華玉

昔居長安西今居長安北蓬門臥病秋潦繁十日不
出生荊棘牽泥衝窗入李宮馬瘦翻愁足無力慵疏
頗被諸生訕虐名何用時人識京師賣文賤于土飢
腸不救虀鹽食去年作吏在法曹月俸逕官空署職
牀頭一甕不滿儲囊裡無錢作估值婦来困頻不得
醉兒女荒凉婦歎息今年調官去懊惱苦笑先生禄
太畜釜中粟少作糜薄白梳盛来映膚色丈夫但見
溝壑辱日飲藜藿勝羊肉平生富貴亦何有羸軀幸

自弛畊牧但頷時豊民物安官府清廉盜賊伏人人鼓腹厭粱菽先生雖病甘苜蓿一朝雷雨濯亨衢坐中諸公孰中軸先生翛然卷懷退茆斎歸向南山卜

登半塘寺閣

凨有山水慕若為形役拘潛茲夏日永聊得狎浮圖攀雲凌廣閣靄〻見吳都諸川散林上平野鬱芬敷法花垂縹緲晴采動虗無烟火下方襟昏明時態殊境起自生樂痴心忽重蘇因傷人世子擾〻即長途

秋日過故尚書吳公池館二首

平泉舊時里秋日水亭開花樹澗陰合魚梁山照來

野人臨逸釣公子進新醅興盡何須謝垂鞭醉即回

不見尚書履階陰空綠苔菊花三徑在棗熟衆禽來蹟為悽幽駐園因好事開秋風懸劍處落日首重回

送友人還吳

陽月隨陽鳥還從塞上來北人江北望不見隴頭梅坐下楊朱唳吟為莊舄哀聊傳數行札千里送君回

送盛斯徵赴長沙

昔愁趙嶲千峯仄轉入巴渝萬里賒豈料聖恩憐賈誼猶煩佐郡出長沙蠻中瘴遠三湘水江畔春逢十月花還聽岳陽樓上笛可能回首憶京華

唐生將卜築桃花之塢謀家無資貽書見讓寄此解嘲

予昔攀白日虹蜺千紫庭浮沉帝座側無人知歲星側侍公車無所獻聊騎天馬出長安南下蒼江浮七澤還携謝客美波瀾青倪中開秀廬岳瀑布洒入千峯寒冥〻仙氣貫南斗直欲咬身燒火丹廻裾西拂巫山浦浩蕩歡心開雲雨歸來欲奏楚王書漢主上林方好武黃金不遇心自吁白壁無媒飜見侮昨日結交燕少年酣歌擊筑市中眠正逢天子失顔色奪

俸經時無酒錢入門百結鷫鸘盡笑立文君明鏡前却思旧日高陽侶黃公酒壚何處边天下綈袍誰不悽郡鄉未具山中橐何人為買剡溪田唐白虎真俠客十年与尔青雲交傾心置腹無所惜擊我劍拂君纓請歌鷫鵠篇為奏朱絲絃胡為擾〻蒼蠅之惡声我今蹭蹬尚如此嗟尔悠〻世上名

寄華玉

去歲君為薊門客燕山雪暗秦雲白馬上相逢脫紫貂朝回沽酒城南陌燕山此日雪紛〻祇見秦雲不見君胡天白雁南飛盡千里相思那得聞

寄子容

芳月高堂晏辤君楚水遊那知臨歲晚犹此對滄洲
津煖空雲度江明霽雪浮新詩仍自惜何以尉離憂

登吴城晚眺

墟市依〻半夕陽凭君指點說興亡河山滿眼孤臣
恨天地愁人傀儡場野鹿繞臺烟沒草城烏啼夜月
含霜繁華揔識豐年樂犹自臨風涕兩行

過故宮六首（即偽周遺址）

自畏時譏掩口吟文章曾說築黃金江山不作千年
計枉費英雄萬里心
城外旌旂蔽日塵賓筵歌酒自逡巡小兒未有平淮
捷慚愧圍碁晉室臣（士誠建賓筵館延名士鄭元祐輩游戲文墨圍城臨破犹揮洒
｜｜不輟）
誰使宮城坐陸沉倉庾食盡亦難禁綺羅一把咸陽
火犹是豪雄慷慨心（時圍久城中食盡李司徒伯昇使人輸情于王師于是大將軍
｜｜徐達引軍破城入先是士誠与妻約曰設事不濟輒聚宮自焚士誠見縛即使人縱火人盡焚死）
擾〻干戈誰解紛吾能談笑却三軍江山贏盡將何
用銷〇荒郊數尺墳
感慨當時壯士心不圖行客一沾衿千年劉項元同
死垓下何須嘆楚音

木葉蕭〻朝市平空教才子賦蕪城百年銷盡繁華
夢唯有寒蛩泣月明

次韵石田登姑蘇臺

墟城帶山色感慨幾經游路闇牛羊夕臺空蔓草秋
忠何辤俠死国竟与恩休忍說干戈事銷魂萬古愁

再咏四首

秋風古城曲落日送清哀吳越今如此忠謀安在哉
江流背寒郭山色弔荒臺不見懸門眺空餘血濺苔
五
危樓代何譙晚日倚岑寥多病仍傷古悲歌獨聽樵
恨緘花下骨怨想月中潮忠鬼凭誰吊臨風誦楚騷
五
孤城犹寂兀往事已茫然青草干戈後荒祠豕鹿前
雲遮双目恨山接五湖船零落爭蝸夢興亡共可憐
四
危机豈在明釁釀已深成劍舌真吳冠娃宮有越兵
奢淫亡自取孤憤死難平愁殺城南樹昏鴉未息爭

游資慶寺

啼禽散斷野花疏一徑桑麻到净居松偃重門分兩
院竹開別徑有精廬茶炊灶火新衙鶴飯洗雲波鉢

繞魚慚示山僧塵土面灵珠何日拔泥洪

歸自松陵

十里風帆日未斜江城春晚見桃花深〻門巷無人
過燕子還隨客到家

上林郡侯（思紹）

寶冊軒墀親付托句吳土宇古提封腰間左佩緋魚
貴戶外分排画戟重漢牧循良無峻法唐祖平緩不
傷農廿棠今日称慈父驄馬當年號鐵容奏牘匡時
多苦樂文章勝數有偏鋒甕成遠郡三秋滯堪欒長
城萬里衛報捷荐書鶯擾〻頓遅仁澤慰喁〻相遅

舊齒曾聞說要与君王少借龔

贈唐居士

閒居喑〻醉鳴〻轉覺微情与世疎貪剩飯甌犹澆
鹿（伯虎時畜一鹿）病拋魚肉久甘蔬一龕碧大蒲團夜十畝
黃柑斗酒就車此事若成須報我菟裘隨分著吾廬

懷邢處士參

梨花分月一枝明吟着痕詩繞樹行聞說里門多下
馬若為人世可逃名寂寥風雨眠僧舍談笑杯盤餖
豆炙數畝山田是吾志与君終歲飯香杭

讀劉秀才詩

秀才名嘉滄字協中風有文才与余未及見而卒

雪白劉郎縞絹裙雞將湯餅驗傳聞淒凉絕筆登樓
咏（協中嘗題唐伯虎樓壁云〻是後逐病卒）流落誰家予墓文（又有予范墓文一篇）
盖（悼宋臣范成大也今無求訪）半世苦心惟此在百年評口欲何云
寺門秋葉寒相擁下馬曾看陌上坆

懷伯虎

寒窓燈火張生夢京洛風塵季子金兩地相思各明
月關山書尺幾銷沉

寄朱隱君性甫

自笑千金惜已捐陶然知命且隨緣睽疎故旧家〻

酒狼籍圖書處〻船布被夜寒孫抱足柴門雪滿客
無鉆陸游草〻真成放千首新詩六十年

簡伯虎

麻紙功名笑浪傳如今袖裡了塵緣交朋零落看書
札花月蕭條問酒錢數里青山騎犢醉一林黃葉擁
秋眠心期兀〻成幽病誰与高人辨草屨

寄楊儀曹君謙

古道重看荐士篇糠粃合在簸揚前累〻貧賤遭人
唾草〻心懷難紙傳四海贈襦誰謝眺百年酹酒感
楊玄清才江左今無數試一題詩孰後先

過故宮二首　宜接前六首

那有文章充上賓會稽頭白老纍臣當時揮洒臨歌處空使冥、仰絕塵（士誠慕楊維禎之名欲客之楊于席上賦詩江南歲、烽烟起塞北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大懷、抱幾時開竟不能屈）

合眼左車難論勇百年心事本相同殿前怒賜丁公死始識規模漢祖雄（士誠見太祖瞑目膝坐太祖即命斬李伯昇以示士誠）

長至日重拜文溫州畫像

平生抱笏宛如存蕭瑟登堂破淚痕——尹父共憐中洛、天漢阡何處百年魂江山易起英雄恨談笑難酬國士恩寥落一編遺事在（公仲子徵明溫州遺事一卷）夫幾回摩

原缺

唐張司業詩集序　張洎

司業諱籍字文昌蘇州吳郡人也貞元十五年丞相勑海公下及第歷官太祝秘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公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故太白傳讀公集曰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章代少其偶倫又姚秘監嘗讀公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其為當時文士推服也如此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匠謂之元和體律詩貞元以前作者間出大抵互相祖尚拘於常態迨公一變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矣自唐末多故脩經離亂公之遺集十不存一子自丙午歲迨至乙丑歲相次編緝僅得四百餘篇離為五卷藏諸篋笥餘則更俟何博訪以廣其遺闕云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編次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公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過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也亦已久矣東陽

原缺

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激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鄰隨啟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燕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贄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館召公不至泣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喪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

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叔子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參忌疾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厚遇不可與緣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奸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卹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决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

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罪得左遷横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罪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奸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公退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粮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董晉望鼓煽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

資粮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攷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捻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申之為典謨俾桀驁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有奏章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氣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

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達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能自吾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

唐以孔孟

奔車覆轍並軔亦齊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若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照照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知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卷五十五

六

叢書序

陸龜蒙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臥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蠹魚十餘篋伺男兒繞三尺許長碼（音數）猶盡未編數以藥劑衆括子大小冰研墨洮筆供命而已醉中不堪竊耗時亦穩几強坐內抑欝則外瀉為声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稱為叢書自當綫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譔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松陵集序

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為六藝在賢為声詩噫春秋之後頌声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若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吾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為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為之也其句亦出於毛詩五言者曰攜手上河陽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于建安建安以後江左君臣得以浮艷之然詩之六義微矣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為律焉始切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見憫既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声其為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

卷五十五

七

詩之道止於斯而已邪後有變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不知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正乎下也分而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折如育如護百蒔融冶酣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窰草焦若渴木燎毛髮其爲秋則凉颸高瞥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陣一撻萬物昔萃雲沮日慘若慄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清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礫丸美之爲西子惡之爲敦治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用之則庖丁之牛慶之輪郢之斤不足善謂其神解也意古之士窮達必形乎歌咏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爲其詞々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爲詩以貽成王吉甫作頌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以斯爲事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負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弘農守毗陵日休皆以詞獲幸志蒙以所製命之和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部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真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　生參之於知其孰爲之先後也太玄曰楷其門闕其戶眼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予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以其應而爲事苟其詞之来食則輟之而自飲寢則闔之而必驚凡一年爲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聯句問畣各十有八篇其在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善其所爲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益以別賢不肖也予之与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是士君子或爲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予豈是邪生既編其詞請於予曰尔有文當爲吾序詩道兼日通以名之日休曰話由是爲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曰松陵集、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樊開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与顔蕘皮日休羅隱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与張傳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以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著吳興寔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本朝宗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其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版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宗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郡人樊開題

後序

朱袞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媿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苦甘淡澹而以讀書攷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文氣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邪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袞既至其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証刻之于版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取為

政和改元季夏四月毘陵朱袞記

又

葉茵

甫里先生吾鄉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本傳獨著述散漫未有善本今傳于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計之僅四百八十一首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絕句百八十餘首遂於文集中襃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叢書松陵集計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流行者裒於卷末名曰附録總為二十卷刊寘義莊以廣觀覽其間字畫疑者存之舛訛者正之文有遺逸者行且增補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見茵景慕先哲之意云寶祐五年閏月日葉茵謹識

甫里先生文集序

林希逸

漢而下史録諸名家集其殘缺不完失滅不可見如歐陽公所嘆者不知其幾百氏也方其存時或托以交遊授之門人付之子孫豈不欲其必傳〻之必遠要之皆不可必其間乃有出於破囊敗篋之中幾廢而幸存者子雲不必侯芭太白不必陽冰退之不必

李溥子厚不必兩賜千載而後往〻不期而進之是豈偶然哉甫里先生之沒去今幾百載矣遺稿所存僅有松陵笠澤二書其詩似陳拾遺其文似元道州平居以文章自怡雖憂蔆疾病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塗竄則其平生所著豈應止爾嘗以棄珠遺璧為恨今吳江葉君茵乃作意搜拾而裒益之懇〻勤〻若褚先生之於史記張處度之於沖虛經網羅放失將必有續得而未已者於先生何忝哉先生之已研墨泚筆者雖揮紫溪翁鹿門子諸賢皆平昔所深交者豈無一人可任此責苟有為亦不至散軼如此視

葉君殊有愧矣然史稱盧攜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而先生卒以史考之盧李皆相於乾符元年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曰乾符六年卧病笠澤是二人既罷而先生猶無恙也若曰六年之冬攜等再相則與李蔚無與矣然攜附田令孜以進卒為所擠死使先生猶在亦豈斯人可致哉史氏之云若以此為先生惜者誤矣寶祐六年冬十有一月朝請郎直寶謨閣林希逸叙

重刊甫里先生文集序　陸釴

長洲甫里為唐陸魯望先生之隱處故自號甫里先、

蓋以地也去今六百餘祀而流風未泯旧跡猶存遺文俱墜崑山嚴景和氏居松江之許浦迹甫里素欽甫里之文乃訪而重刊之謂余不可以無序也予知陸氏為吳郡四姓之舊晉平原内史陸士衡之詩曰四姓寔名家者為可徵焉至先生以高節稱而去併貴其文當時殷文珪覽其旧集曰文價沸乎三吳而類唐賦者至於裴晉公白文公之作同編其所著有吳興寔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晁氏曰凡六百五十八首笠澤叢書四卷陳氏曰甲乙丙丁詩文襍編朱家刊於吳江未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樊開

所序按閱序止曰八十餘篇而不曰四卷與陳氏所計七卷之數不合叢書松陵集總六百五十二篇併附錄為二十卷閱晁氏所技松陵集六卷刊於至祐中歷勝国以來歲久板廢景和所為重刊者繼前矣之勝事誠義舉也而叢書四卷八十餘篇之數無從補刊矣先生自言平居以詩文自怡點竄塗抹歷年不能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都陽馬氏錄書有小名錄三卷周密齊東野語曰先生祠在白蓮寺中像設皆唐物咸淳子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平生詩文新稿知府倪晉更為像腹稿不可復得矣序

列先生所著書無小名録集中亦不見序述或在所逸之中豈同与詩文爲好事者取去後出而傳於今邪抑如聶氏所論無異聞而不書耶所謂腹藏新稿或叢書等成集之故先生既殁尚有未及編次者邪殷文珪所覽旧集或吴興寔録或叢書或松陵集蓋不可知豈已編者爲旧集未集爲新稿因置腹中故有新旧之分耶是知先生之制作不獨遺逸於當時後遭秦毀於後代爲可惜也然其所以爲貴者豈專在於文哉惟其立節之高而已夫文以昭其節也節以表其文也使徒文焉而節有不立則文者流於一勢又何足貴乎先生之生遭丁季唐一不中進士舉知世之不可爲也以高士召不至史稱盧携李蔚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而卒林希逸辯其不然且曰有之決不爲盧李輩所致可謂得其心矣至于揚文公談苑所紀内養鴨事詩家多喜引用苟郎故寔辯其爲誣又以談苑爲别有所據攷之文公亦曰出於相傳由其一時輕信耳豈别有所據云以予觀於司空圖成通中及第避亂隱中條山僖宗以中書舍人徵拜禮户二部侍郎皆不起又以疾辭朱梁禮部尚書之徵梁史書之殊爲失真類王元之據事考言明其制行之卓幸不污曲筆其事殆与魯望類而節幸亦相似譬猶天麟不觸世網雪鶴自起鷄群也方之王維鄭虔皆能文詞書畫皆入妙品皆污僞官不能行鄭相如守節可免之言以至于失身後雖皆以詩畫得免而良史氏譏衷鈇鉞褒貶之公安可廢哉因牽牒以書用存素王勸懲之法皮襲美孫魯望之才不識溫庭筠李商隱藝長公孫表孫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可謂確論矣表聖之集曰一鳴景和尚求之藏書之家偶刊蹟傳俾讀者因其言之而得其節行之詳知其不爲徒文而明於出處之義流播千載爲不朽事則於名教之益也豈小小哉成化丁未春正月之吉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右春坊

右諭德邑人陸釴書

刻松陵集跋

都穆

右松陵即今之吳江予同年濟寧劉君濟民來爲邑令謂是集爲其邑故物而人未之見授儒士盧雍校勘捐俸刊之予觀詩人多尚次韻至元白而益盛唐其萃而成編則有漢上題襟斷金及是三集按皮氏自序謂一歲之中詩凡六百五十八首其富如此則又題襟斷金之所無者況其遊燕題咏類多吳中之

作後之希賢懷古者將於是乎考固吳人所當寶也劉君為政不臧古人其刻是集豈直私於一邑蓋將公之天下者也弘治壬戌九月二日前進士吳郁穆記

范文正公集敘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用何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稿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愛敬公

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之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甞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也我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之喪夒已有夒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識事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事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叙

鄱陽顔范二公序　俞　蜩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顔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抵在天下至於文章散人間雖毫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寔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稟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寔二公旧治獨無墨本而聞見於他處誠闕典也蜩攝丞此来首訪得而之鳩工鋟梓以傳不朽斯人之春〻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蜩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欽慕之意不猶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邵武俞蜩謹識

卷五十五　十八

番陽刊文正公集引　秦　煥

番陽郡庠州學有文正范公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冲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然古不泯者在唐則顔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僚以旧京本并陽集参攷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於後其間尚有舛誤更竢後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秦煥謹識

文正公尺牘刊跋　張　栻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刊於桂林郡栻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后法非盛德者其孰能然予敬教致之以昭来世淳熙三年元日廣漢郡張栻書

乃原此落去一行
題目鐫本元稍
空一行俟查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世之仕者得其説而謹守之亦足以撿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取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像友以絶壅蔽之萌禁防以杜奸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効一官者所當知也~~年~~新安朱熹書

卷五十五　十九

范忠宣公文集序　樓　鑰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昔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岳景星鳳皇事近而易攷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〻

之愚必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及復終始正學大知傑識宏度贊嘆不已於諸姪公聞尤願執鞭欲追隨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囙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廣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闕無序引往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托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頃年裒學落何足以与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二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慤確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傳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抵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忠正（觀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美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　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贊言惟公　忠恕得吾者（道）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

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過有當為勇決過於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遺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鄭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累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及側蘇黃門通揚畏憚章而公去相位他日丨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為解黃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忘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二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表明而責知隨州寻竄永州盖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怨語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為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矣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為義存君親詆公不道餘力公不為動卒貰其死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

於賊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冥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革初亂顏表御敕未須先謂雖從思宥公爲戒九州防等年老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曰持心夫恕好惡任情以異為怨仇以疑似為訕謗誣罔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以寤泰陵止欲感動于厚革使之革心而從也嗚吁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卋事屢變反覆非一毅皇踐祚改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為政致道中使遽至湖外賜好藥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瞽癈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嗚吁天子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為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掩卷長慨而繼之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早歿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紹科第卋寔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　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刻政府奏議跋　　范文英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韓魏公為序在昔板行于卋雖不復存其政府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得舊本惜多漫滅將繕寫鋟梓而鄉士錢翼之見為樂為之書於是命工刊置於家塾期卋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月八世孫文英謹識

石湖居士集跋　　范華

先人嘗為華等言自十四五始為詩文晚而榮篤或寢疾医以勞心見止亦以政自不能不尒謝之手編僅成帙而棄不肖之孤其尚忍言哉嘗從九京游而未敢者以先人之志未承也詩文凡有百三十卷求序於楊先生誠齋求跋於龔編修芥隱而刊於家之壽櫟堂春秋霜露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愴然如見慨然如聞嘆得藉口以告我先生云泰嘉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華茲謹書

夷白齋稿序　　戴良

夷白齋稿合若千篇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予既訪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為三十四卷而復序其篇目曰卋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

自周東聖人之道言既熄諸子襍家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艷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于漢柰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已浸淫於五代之陋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史文義判為專門士風

頹獘於科舉之業而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秉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大曆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揚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濡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詞則擬之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於之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揚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維是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十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揚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四公之指授者郁々彬々何可

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居中朝自餘數公嘗想見其丰采習聞其声咳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声光也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泝河而北達於燕趙角羣轂之下久之於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後由京師還吳適值兵興舊不次用矣即以樞府都事起於家後又用之省幕用之公府跡愈顯而文愈工人之求者隨而應蓋粲予其可觀矣夫自周東以來

至于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眾也斯文能自振拔以進於古者惟漢唐及宋及吾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々可稱者又嘗不過數人為何世之不古而人之難得若是歟於此有人焉能以卓々可稱者自期待世其不可為之貴重歟余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莫有所去取于其間雖片言半簡咸附而錄之者所以明求一字畫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稿云九靈山人戴良叙

跋夷白齋拾遺

朱存理

尚寶李公前修郡乘時先得海虞士人家本一冊後有遺文三十五篇余悉錄之今得王氏本相校異同於海虞本錄出爲拾遺一卷吳中尢氏藏遺墨數帋内有陳基傳一通謝徵詩一首併存拾遺後

缶鳴集序

胡翰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靚發矣因其声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声之韵合言之文而爲之也豈易言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久之爲天地変之爲

卷五五

其

鬼神与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其載者取而咏歌之載賡之不貴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君季廸少有俊才始予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閲之累日不倦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攷得失備史氏之所徵觀其辭則予之所欲摹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冒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爲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奇升斗之祿以自活鬻

金閶季廸日与之處曾不逸爲頋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崖水之涘取缶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声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爲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爲此其所得爲何如哉吾聞鐘声鏗而立號石声磬而立辯絲声哀而立廉竹声濫而立會鼙鼓之声讙而立動若缶鳴之声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爲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廸不求知於予而予知之者商声之歌不必出乎己也而曾

卷五五

芑

子之歌猋氏之頌不必貴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廸之樂亦予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尓思孰能爲余發其吟風之趣乎季廸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洪武二年秋七月長山病叟胡翰序

又

王禕

高季廸詩十二卷凡爲樂府五七言近體古九百三十七首余爲叙而評之曰季廸之詩俊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自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飾倚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以余之所言而余之所不言從可知已然則季廸之詩集不可不傳歟

李廸中吳人予嘗論中吳之士唐有陸魯望宋有范丨至能魯望之詩寄興幽遠而其音响則駸〻已追於晚唐至能之詩指辭溫醇然其格調特宋爲耳在勝國時余意吳則陳子平詩其爲言平寔而流麗撿之陸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吳之詩在元惟子平而知者益鮮吾於是復得李廸之詩爲今李廸年方壯志氣偉然其所自見殆不止於詩而其於詩則已能自成家与唐宋以來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後也嗟乎詩之道微矣世之有志於斯者莫不闡明究隱痕心思於簡牘間而後爲言乃或有可傳其不可傳者固不可勝數是不可不謂之難也以詩之難誠如此而李廸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爲並豈非其才之過人也歟而傳之世必有因其詩而知其才者矣李廸名啟李廸字也頃承詔与予同修元史尋入內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編修云洪武庚戌三月翰林侍講制金華王禕序

又

謝徽

言之精者謂之文詩又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耶二氣爲之橐籥而鼓之以風霆然後天之聲出焉衆竅爲之呼吸而盪之以江河然後地之聲出焉受形於兩間而靈於物者爲人然氣至混然天成發宣鴻鬱然後人之聲出焉凡人之聲斯有言有言斯有文文至於詩色括品彙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真達於音響之妙宮商間作金石並鳴由是而聲之用極矣世皆知以詩而觀詩或未知以文而觀詩因謂詩將文章之末技庸詎知聲成文謂之音而詩之中文已其爲韓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中長斯言也其善論詩者已然非天機悟入識見超詣亦何足以語此哉渤海高君李廸疎爽儁邁勤敏絕人無書不讀而尤邃於群史与余交二十年余知李廸之能言也久然未嘗不以其詩而得之也始李廸之爲詩不務同流俗直欲趨漢魏以還及唐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見者傳誦名聽〻起諸公間及游四方不懈益勤刮磨激滌日新月異紳衿諸老咸自以爲不及李廸之於詩誠精矣然其意則自謂古風人一辭不如是也三百篇之傳豈皆出於一人之手哉著其一二皆可遺之後來尚矣以多爲哉吾非欲成一家言亦性爲而嗜之〻焉殆与人之耽悅世好者同一肆志用情而其樂蓋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聞者以爲然齋其一室燕坐圖書左右離別拂拭塵几埃案間

冥默靜思神与趣融景与心會魚龍出没巨海中殆雖以測度或花間月下引觴獨酌酒酣氣豪放奇作楚調已而吟思俊發湧若源泉挽如風雨頃刻數百言落筆勿能休故李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横縱百出開合变化而不拘〻於一體之長其體製雅醇則冠冕委蛇佩玉而長裾也其思致清遠則秋空素鶴迴翔欵下而輕雲霽月之連娟也至其文采縟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逸俊如泰岳秋隼之孤騫崑崙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李迪之於詩可謂能盡心焉尔李迪之詩甚多有吹臺集缶鳴集鳳臺集凡為詩幾二千首皆當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訪之吳淞江上李迪出其詩示余蓋取旧所集諸詩益加删改彙粹為一總題曰缶鳴集自古樂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諸體得詩三百餘篇皆其精選冨矣哉亦可謂不易矣然是編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所作當別自為集李迪不以予不肖屬予序之庸敢叙諸編端以俟李迪家姑蘇嘗應召修元史教西學弟子負入翰林為編修擢户部侍郎賜歸郷里云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吳郡謝徽序

高太史大全集序

劉　昌

故嘉議大夫户部侍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裒諸王經青丘先生高啟文集二十四卷舊一千若干篇今二千若干篇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廣也用理既以類廣先生文集乃以示昌〻謹為之序曰夫將以所學明先生之道收當世之契則必著於言焉庶几見者之用聞者之有政也六經更聖人之手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要之所以存鑑戒者亦多聖人既没縱横捭闔之說與大幾微湊廣游學之路董生賈誼始各以其學自見著書數千萬言沈雄簡奥其明先王之道陳當世之務畧倫矣唐韓愈起力变八代之衰冒故其言惟醇而杜甫李白又各以其學自見明王道其時政謂之詩史宋歐陽修博學力行本論之言有益於治至朱元晦則根據六經之旨擯斥百氏之非粲然為世儒宗其大要使人皆王伯之畧致豪利之辯而已今諸家之言其存致之可知用之猶尚可行也蓋三代而下漢唐宋之所以肇德著業而継為以称治者有賴於是為先生〻元丙子必稟神慧長讀六經諸家之言融而通之會而成之又取而力行之其發之於言則浩乎如大川之决防也鏘乎如洞

庭之張樂也僮乎如画壁之舞蛟也致之於用則如射者之於的隼乎其[illegible]疑也然値圉步之既促不於用隱於青丘登高望遠抚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慷慨名將與世無足為者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建業肆詔徵矣先生起與元史之修録善醜惡儒者之功庶幾彰施史成授諸王經進戶部侍郎尊顯極至先生感之力頌先王之道以匡濟世務言多雄偉奇古足以發張德業神益治化時甚類之未久即辭去〻後蹇連以死嗚呼殆天所以厄斯文也嘗竊論為天道惡滿亂之不可以全然誠其身必信其穀是以董賈聯遜而名用長甫白韜故而詩傳韓愈歐陽修朱元晦雖號通顯而未免罷斥然其言至於今誦習而師承者不衰正郷宗元所云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歟也先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優游而待之則得將止於是乎言將止於是乎行將止於是乎嗚呼天定為之謂之何我用理師學於先生之言得之既深遂勤圖傳之亦使聞者致之而可知見者用之而可行以明其言之果有類於世也嗚呼厚矣景泰元年庚午冬十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吳人劉昌序

眉菴詩集序

江朝宗

子布衣時雅聞揚孟載先生盛名及入翰林為史官奉　敕纂修大明一統志攷先生先世於蜀嘉州人曰大父仕江左而生吳中遂家焉又誦先生詩云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見岷山發源處於是乎益知先生雖生吳中寔蜀人也先生生于元末仕於國初宏遠之器濟正之學初仕滎陽令再謫鍾離閒居江寧句容文之被薦陞江西省幕賓復使湖南廣右累官山西按察使誌載先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與高啟張賁徐羽為詩友故時有高楊張徐之稱云先生所著有眉菴集五七言古律五七言古辭及歌行排律絕句詞曲總若干篇教授鄭縊編集已板行矣字多訛謬先後失序而缺畧尤甚識者惜焉吳中張公企翱以名進士累官廣東僉憲素重先生之詩每遇公暇輒研究之補其缺畧次其先後履歷之字之謬訛者志攷正之釐為十二卷繡梓以廣其傳其用心亦厚矣我聞以示余俾為之序夫詩言志也三百篇之後變而為漢魏為六朝宋元以前惟唐為盛今先生之詩擺麗纖蔚藹然正大和平之音殆有唐人風味夫豈易得者我僉憲公能俾先生之詩大顯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即其詩可以知其志知其志可

以知其人然則先生不但有光於吳而且有光於蜀也余後生小子曰僉憲公之命不敢以謬悠辭而僭序之其景仰之誠得不於是而少舒乎成化二十年夏六月既望、賜進士奉直大夫廣東市舶提舉前翰林侍讀學士經筵官兼、太子講讀古渝江朝宗書

眉菴集後志

張習

眉菴楊先生孟載吾蘇之吳邑人家天平山南赤山之下自幼敏悟絶人日記數千言弱冠工文詞議論古者亦數萬言謂之論鑒嘗絜以試儀曹值元季兵興勿果就職當時文章大家若參政饒介之周左丞伯溫見皆奇之會稽楊廉夫以詩伯一時少所推可倫雲間往來吳下以所撰鐵笛謂先生能歌之乎先生曰不惟為作鐵笛歌尤且效老鐵體翌日成以似呈先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經已蕪今復得予老鐵當退步讓爾一頭地也、遂偕之東遊吁嗟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菁、就、之學優于老鐵學也交與成忘年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云避兵圍城中日與才友高季迪王正仲朱來儀、徐幼文輩倡和以自適、追我、聖祖肇基之初即受薦仕、河南滎陽令尋謫鍾離閒居秣陵江濱、久之又用薦為、江西省幕賓以累復落職處句曲山中又起奉使河南、廣右既而擢山西按察副使陞按察使而卒此履歷聞諸故老驗諸詩所載特其大概緣當時無有筆其行寔、者故莫克致詳然先生平日之詩甚富皆率意為之畧、不存稿嘗見先生自序一帙云曰吾敏方君不得余全、集為根故留此以示之爾則是先生盛年稿已散失今、流傳人間者十無二三况皆抄本又無序志家與而人、殊後至天順間郡人鄭敬授嘗為刋行間多訛謬刻諸、奇作失載識者病為習在髫齡即授誦先生之

詩編假、抄録覲閭弥盈及長而仕偕以出入有年猶每值訪隨、録卒莫致其全茲官嶺表念盛已邁爰命庠生顏恭文起會各本録就請前翰林學士西蜀江君序諸首重閭、鋟梓以傳噫文章在穹壤間譬之精金美玉不求乎人、而人自即之無有久暫而異所好然好金玉之寶者衆人之常情而文章雅談非有景賢好古之心莫克以致、其所好之篤也習為鄉人晚生欽慕前哲之賢自幼抵、老不忍泯〻是同庸陋無文不能表章乎幽潛則區〻、素願詎不由之少慰哉若夫先生學力之充才氣之雄、以致詩之清豪自成

一家言者覽是集當自得之茲不漬成化乙巳秋挂月朏同邑後學張習志

靜居集後志

張習

吾吳之詩自唐皮陸唱和為一盛再盛于元季自王元俞鄭元祐張天雨龔子敬陳子平宋子虛錢翼之陳敬初顧仲瑛輩各出所長以追逐古者繼而張仲簡杜彥正王止仲楊孟載高季廸宋仲溫徐幼文陳惟寅丁遜學王汝玩釋道衍輩附和而起故極天下之盛數詩之能必指先居於吳也雖時張來儀先生自江右來與高楊徐相友善聚首之際未嘗不以

詩為事積之既盛名為大家輿論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習卷盈川令終如一太史存心無疵而覺則同于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先生竄嶺表尋召還以對內政之不協恐禍及己遽投龍江以沒又與照鄰無異噫詩在天壤間患惟不工耳苟工而名家則凡其人心者皆不知好之故不歆其傳而人自無不傳詩之存人之存也是知先生之年雖不永於當世而自有以足於後世未可以彼而易此吳中叙本所謂靜居集者什惟二三生自幼抵老求之靡得其全不免

文辞垂畢又得吳輿本較之雖曰加倍猶未尤備亦併刊入尚期博識同志畀足成之尤為幸甚弘治辛亥秋八月十二日吳晚生張習謹志

翠寒集序

鄧光薦

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乎攜手上河梁下逮建安齊梁數變至唐洎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邪詩關乎風化繫乎氣數士者驚于時文視詩為長物雖有不工工不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乎變萬化變之不窮惟乎美能當之豈惟詩文亦然宋之詩大病膠攣淺易則窒泥狂恠蒐獵奇

事穿穴異聞失豐厚而趨儉約趨窘局而棄高遠不能平澹蕭散雍容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干輩斯可矣吳逸士宋子虛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弱冠時已廢科舉學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絹雲經霧緯自出机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尺璧襮麗縝密而不艷含蓄靜婉而不怨其深於變之也余客江東會西溪王公孫其才學茂異求觀其人淵嘿似不能言者聞詩起邁而自勤後得所寄天馬歌諸作乃益嘆服蓋本於學涵養有力不汲汲於成名其行業皆然不獨詩然也余將泝九江子虛始出稿畀

余序余所知子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爲者深嗚呼作詩難序詩尤難子虛之詩顯果在予序則唐之三百家無序者其詩皆能晦予係其詩之工拙於少陵云清詩句〻畫堪傳奚在予序子虛之詩足以重予言也故序之子虛名無翠寒其齋而云歲在屠維亦奮若清明日廬陵鄧光薦中父叙

又

趙孟頫

吳古爲都會山水當甲東南長材秀民間出層見以濟時需獨唐皮日休陸魯望隱松陵爲詩文相倡酬故吳之山川自西子館娃宮鹿避胥臺殘花遺艸烟

羅而牘悒鬱千載間皆能發而化之爲詩余先子昔處吳邦嘗往來吳中皮陸之風尚可想見辛卯秋客燕子虛与予遊甚稔每語其區山水之勝出所詩爲風流蘊藉膾炙可喜皆不徑人道語子虛年未艾有能声詩且通史西溪王中丞以茂才舉之辭不就余觀子虛多子貢雖時以卷舒豈若唐之皮陸真能隱於詩邪使子虛仕与詩並進大爲長什當有馮御屏者子虛姓宋舊以瑞顏字行世居晉陵家值兵難亡吳冒朱姓云元貞乙未中秋吳興趙孟頫子昂父序

又

馮子振

天誠西北曰無曠古未有〻姓而以無爲之名者吳人宋子虛乃以無爲之名斯名也殆自子虛始無是公烏有先生子虛全異自異之對待相与莫逆於是不能無全自全異自異之對待吾欲取其姓而始名之曰有爲子虛之對待則三千載之有姓氏不聞單無之隻字爲之名者徐無鬼公子無忌之屬生戰國者無之下必連綴其字者以爲名未若宋子虛之無有獨無對之特出蜀求其故毋己則春秋之冉有子或曰以冉有對於無与盧全對馮異固無以異而歲月下之吾東家聖師之闕里則去冉有也惜遠矣有

無始置吾讀子虛所爲詩則求之吳中殆無誣第二指然則五茸三茆之地望不但無能名子虛者併与子虛之詩無之此邦不可無斯人可無其詩乎其烏夜啼公無渡河戰城南公莫舞至妾薄命古所歌詩諸家古錦神林鬼家外帶三入鳳麟洲山飛仙羽翮捨力其五字律風調[illegible]惋不勝江哀浦思之情悰如承恩金馬詔矣意玉環詞落月今誰予長樂宮自明雖使太白復生亦應爲子虛擊節七言律揚州黃昏曉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秋千庭院人初下春半園林酒正中五言如乙鳥啄來社辛夷開過春如見黃

松上鼠頭白竹間禽七言如桃葉欲殘秣陵酒梨花夢斷景陽鍾五言如來藥逢毛女焚香對羽人客愁三月盡春夢五更初七言如縮地日秋龍作扶卧雲時約鳳吹笙五言若蜀魄花成血山魈樹隱身竹枝歌映夜挪子醉賓春如空悲祖龍死但覺鮑魚腥如織女支机穩山人作枕便異或称羊化疑應訝虎眠不須填碧海直欲補青天如勒銘洞水寺應伏宿江城夏滅游方興秋添住岳情標致極似唐人諸詩而對偶之工與奇之永飄飄然自　於金陵含風鴨綠翩翩起矣日鶡黃裊裊蚩北風吹樹動而日照窗涼

之類其絶句雅淡清潔一字不可易豈但吳中無子之詩乎子虛有韵人之姿而天壤間知子虛家晚恨子老無能為矣姑取其詩集而序之好事者寫之与於閫有味乎其言而時諷誦之彼韵春風美涼月之客主豈特可襍而出諸大門之外雖引却數十日百驛猶俗氣溷人也子虛嘗舉殘材於王西溪平生獨刻意於詩宜情雲薄以故不肯輕就籠絡奘奘為進逐時好以取世賞其胷中泊然無営陷眼中真無其匹者太湖三萬六千頃渰當無其識子虛者也異時白醉吟生七月然識之無二字是孩提時已識宗子虛云矣醉吟晚号姑蘇惜子虛不當是時如子虛當其是時持其詩納之白傳則翠寒之集若不讓而奏之白玉之堂他日亦應俎豆洛社諸人之右寧當別有識子虛者其未能如醉吟翁方孩提識之無者勿以語之翠寒詩集之雅號云延祐庚申冬孟一日海一粟馮子振序

翠寒集跋

錢良右

子虛先余廿年雖知嗜吟其亦未始置齒牙間自其壯年遊江東首見知中丞王公侍御鄧公今承旨趙公皆序其卷最後集賢馮公聞其詩欲行將有以賞之而亦未嘗見其卷也公一日過子虛索稿子虛不容已遂出稿公疾覩嘿覧過佳句輒首肯而声誦之謂子虛曰子詩真刻意於唐者明當為子序之翌旦子虛袖二紙請為公欣然援毫不頃脫稿一掃千餘言昨所声誦疊疊出筆下至於題之前後句之次第略不少差其一二所許可皆子虛平生得意句世謂所膾炙者子虛亟拜亟喜坐客皆為之嘆服吁士之處世能不逐声利而獨嗜片言隻字以陶寫其心腹不求人知有終其身而詩不傳者乎今子虛是也馮公序其詩時年已踰耳順何一覧其卷而盡能嘿記

佳句於俄頃之間抑于虛之詩如正声雅樂入耳而不忘邪序雖擷其英為公論余意翠寒集其堪擘前者恐不翅若是也因徵予書獲識卷末且以飢渴之才之強記云至治二年六月一日里人錢良右謹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之五十五終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六

長洲錢穀叔寶集

詩文集序

○甘白先生後集序

朱逢吉

文章聲心也見乎學力之淺深才識之高下而心為之本為聲如習樂心之所尚者古淡也則簣桴土鼓不假音律而自然之叡叶為苟所尚者哇淫也則鄭衛文作流宮泆羽而去古遠矣故觀文章必先觀其人觀其人必先求其心然後其識其才其學可見也古今驗人韻士學博才高者衆矣而求其識之卓心之古則可屈指焉甘白先生可謂全備者乎余來吳中聞先生之名而不及見矣得見其子用軫淳篤而文雅其鼓琴嘗動乎上帝聽其才行克振先生之高風者也間出先生文集俾余序其端嗚呼先生往矣其出處大節已於貞木俞公誌中見之而先生之古心卓識高才博學則於是編著焉粲然星斗之輝也歸然河海之深也其天地間之正氣乎氣正矣辭嚴義直而理無不致益世教多矣故能委順以時樂天知命不以夷險易其守不以否泰二其中而獨臻考終於其官殆猶駕萬斛之舟乘風濤於滄溟洶湧中而

終吃濟非古心卓識其克尔耶与古之君子不假歟業而名德拔類者同其休戚可謂術何無媿者矣用軫其廣傳之以為後學者式斯不負先生之用心焉

永樂元年春二月望日、修史官奉議大夫大理寺右寺丞朱逢吉序、

甘白先生詩集序

陳鎰

甘白先生詩集凡六卷其孫大理評事祝承命于父放翁之所刊也先生姑蘇人姓張氏名適字子宜自幼穎悟年七歲即能賦詩彈琴九歲能誦五經十二應江浙鄉試人以神童目之值元運將革遂不仕國朝洪武初与渤海高季迪諸公同徵修元史授工部水部郎中無何乞歸鄉里日与周正道陳惟寅及季迪輩更倡迭和而先生才思尤敏捷方其吟琢直欲旋斡造化牢籠萬物使無一或有可遁者先生將以此自老而復以明經薦授廣西理問歷滇池魚課及宣課二司大使遂終於官先生所作之詩甚多遺稿若樂圃南湖江行滇南諸集藏於家者迨數十卷兩遭回祿今所刻者纔得什二三於煨燼之餘及士林傳誦者而已雖然昔人於詩有以一篇之佳一句之美若崔顥題黃鶴樓林和靖之暗香疎影自足使名聞後世今先生之佳篇美句求之集中豈少也哉足亦不足較於此也經曰詩言志蓋詩者志之所發然則誦先生之詩者殆亦可以識先生之志焉先生之志有所未竟其將竟之於祝乎祝乎同學友而放翁又与父友同觀是集故為序而書之正統六年歲在辛酉仲冬初吉、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郡陳鎰有戒書

王先生詩集序

鄒亮

天地間流行之物皆詩也若夫光華為日月動盪為風霆森列昭明為星辰河漢燦爛為雲霞輝映為雲霓融潤凝冱為雨露霜雪以至川岳之流峙花木之妍蔚鳥獸魚龍之飛躍變化何莫而非詩乎是物者人皆得以用之而患不能成乎詩詩之而患不能曲盡其妙詩之道可謂難矣吾鄉王汝玉先生風韻豪邁藻思俊逸學問弘博淵邃為文敏捷辭意通暢於詩為尤工蓋嘗馳騁出入古樂府漢魏六朝唐人諸作故其五言古選若三代鼎彝雖朱湮翠融而龍章鳥蹟款識典雅無琱皴鏤皴之狀殊可玩焉七言歌行如奔流出峽汪洋演迤層瀾萬頃自然成文長風衝激駭浪滔天物怪出沒則又可驚可愕焉五七言

近躰猶大將軍出師紀律嚴龔旗旌鮮明劍戟銛利軍容整肅鼓吹既作其声悲壯激烈銳氣凴陵直欲拔唐人之壘爲五七言絕句辟之鶴唳秋空清音嘹亮迴視他人之作不啻草根蛩語蜩螿蠅声爲耳烏乎先生之詩可謂兼備古人之躰製者矣予自早歲即究心斯事惜乎學識謭陋無所成就不足以窺先生之藩籬尚敢望闖其戶而入其室耶鄉友華彥謀雅擅好事之譽嘗編次先生之詩壽梓以傳於後徵序其端輒評先生之詩如此且謂先生得乎兩間萬物之妙用故其詩卓然爲一名家云景泰二年歲在

辛未秋九月上澣監察御史郡人鄒亮序

青城山人詩集序　　徐　珵

國朝文章之盛稱洪武而永樂次之若宗承旨景濂胡徵君仲申徐徵君大章王待制子元蘇太史平仲高太史季廸張太常來儀華皆傑然名家者然當其時丨、高皇帝初定天下懲元之寬無制而矯之以猛網羅天下之豪傑用法剪除之而彼諸老皆勝國之遺才雖用於維新之朝而偏於法或死或遷不得以盡其鳴世之雖（能）事及太宗之入柔畳富致太平乃崇儒術廣文學文選以潤飾鴻業照耀天下於是士之

幸存而後出者始皆濯拂登進以鳴一時之盛而致翰林檢討兼春坊贊善太子賓客謚文靖王公汝玉則其先鳴者也公之學長於春秋其爲文蓋兼古今躰製而詩則深得唐法其所著述甚富而稿之藏家者皆燼於火獨其詩散逸於四方好事者得而錄之公之孫鎡繕寫藏於篋笥友人華彥謀与王氏連姻尤好公詩既爲編次復鋟梓以傳於世而諉予序予嘗評公之詩清而不刻麗而不靡佚宕而不麤俗驟而見之如九霄一鶴盤雲獨遊如玉井蓮花浥露初發如瑤臺仙子臨風微步殆難以塵情凡態想像如

五陵年少衣輕策駿馳騁春風紫陌間意氣奕奕不可素品而第之其大曆貞元諸才子之流乎曰併著之序末以与知言者商確之青城山人者蓋公所自號也凡公之生平官簿事行則國史備焉景泰癸酉春正月之望奉直大夫　太子諭德兼翰林侍講兼修國史玉蹀東海徐珵元玉序

後跋　　王　臏

古青城詩集若干卷先大父文靖公之所著也大父自幼以詩文名擅文當時海內碩儒非一往來倡和靡不見之賦咏自入國朝登仕籍洎陞翰林声光益

著其製作特盛然而為回祿所虐稿皆殘缺所幸别
或收貯得十之二閣藏既久鎧以菲才官海古作東
以自随公暇因掇拾次類繕寫一帙有外集者附之
藏之篋中家居以來閒散失墜偶姻好華君彥謀過
而見之三復嗟嘆遂於内各刪百首命工刻次嗚呼
大父文名蓋一世著述布天下而遺稿灰滅無幾又
弗克傳世豈造物者不使有見於後哉寔子孫不肖
不能述先業之所致也今大父歿餘三十年而一旦
幸表而出之是明珠宝劍之起於重淵必有待其時
欤彥謀讀書好義常輯其族譜諸集行世足義故家

卷五十六

六

子孫立志超卓不屑細故如是時正統十二年嘉平
望日孫鎧謹識

謝孔昭詩集序

周傳

詩自國風以降言選者稱漢魏言律者獨稱唐而已
為選而不宗漢魏非選也為律而不宗唐非律也選
豈易言哉自梁昭明太子選漢魏以來諸傑作者曰
時所尚多為五言七言皆以偶對切寔音韻諧協者
中其律而詩以律稱矣則欲學詩者舍古人奚取法
哉然後人擬之者不失之踈則失之淺調格似矣而
意趣則未易及也由古及今以詩名家者幾何人哉
姑蘇自吾朝以來文運与時大興以詩名者則有高
君季廸楊君孟載為尤二君之詩言選則入漢魏言
律則入於唐音响調格宛然相合而意趣或有過之
雖識者莫能辨其異也余友孔昭謝氏自少嗜詩得
二君之旨趣故其為詩不苟必擬於古人調格似矣
而音響之不合者不作也音响似矣而意趣之不佳
者不作也不作則已作則必欲如古人為是將駸〻
乎漢魏唐者也今編其稿分為選詩律詩絶句凡若
干首屬予為序余豈知詩者哉然闡志於古者即古
人也詩而通於漢魏唐之作則雖以今之詩為漢魏

卷五十六

七

唐之詩可也詩而不能效古其知古人何哉孔昭有
志於古而用意若此蘇人翕然稱之則蘇人以詩名
家而不絶者將不繫於孔昭乎愧予非能詩者不足
以知之姑序所聞于簡以塞其請云癸未歲七月既
望汝南周傳序

又

張肎

書云詩言志心之所之之謂志詩者言其心之所之
者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有諸内而形諸外也心之
所之之不同而其詩亦有憂抑感傷憤怨悲戚喜樂
和悦之異觀其詩則知其所志矣故窮夫出婦逐臣

逆旅必多憂抑傷感憤怨悲戚之言騷人勝士富翁貴客必多和悅喜樂之語非才之優劣而詩之不同觀其志則知其人矣雖然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其詩亦然因而隨之者有矣其言之喜樂和悅者大抵多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繫於時者也又豈可一於心之所之而然乎嗚呼詩之言志有不同如是邪詩之言志雖不然其同者則同乎得其性情之正也詩而不得其性之情正則不足以言詩矣欲得其性情之正非學問之功其可得乎詩而得性情之正斯可以言詩矣余少也亦嘗執筆而學言也由其志之卑陋而又無學問之功其所言惡能得其性情之正哉今觀夫謝君孔昭之詩凡二百餘篇其憂抑傷感憤怨悲戚而不傷也喜樂和悅而不流也英々乎其風韻也翩々乎其英俊也皜々乎其潔而白也而又皆得性情之正噫非有學問之功者其能然乎余方自愧有不可企及之嘆而又命予序其篇目予非能詩者將何所言乎姑書詩之言志者以為叙云永樂甲申五月十日浚儀張肎序

草窓集序

姚綬

予弱冠時草窓先生以詩鳴吳下及予壯遊學宮先生起為太醫院吏目以詩鳴公卿間聲價籍甚景泰癸酉予領荐書上京師先生已卒于邸舍竟弗之識往々見誦於詩句警策而氣春容恨不得其生平之集而盡觀之尔來餘二十年其子僖手一編于吳門寓館曰此吾先君子之艸窓集願為之叙受而觀之詩若干篇悉（諸）體悉備釐上下卷以授梓嗚呼先生往矣其詩則存往者同存者獨悲矣往序其存可也世謂詩人之聲心也予獨（奉）之氣為夫氣在天地之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洪纖生息者以之人與物同稟而獨得其清故身心之中凡一運動莫不由此養之以宜不為勢推不為利拘不為欲屈則浩然充塞沛然流行有不可得而禦且遏者詩云乎哉吾用是知先生自少至壯優游于典墳涵濡于義理不淳於約不華以寔養成是氣堅誠必發故其所發隨知隨應譬猶富足之家所積者厚一旦用之美餘尚多識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在公卿間彼此忘勢必有忠說之論可施於用陰為裨益惜無紀載莫止詩而已也論者又曰詩由性情止乎礼義先生圭典則故盍美刺易風俗係世運非曰小補今先生詞意之

正足以諷勵來學有非驗囊之風雲月露同日並語又不可以詩為先生必也予恨未能知言或昧乎此幸獲盡觀其所作姑序其所存以歸其子將以伺夫知言者論定之如何先生姓劉氏名溥字原溥草窓乃其別號云成化十六年七月上浣、賜進士出身第前廣東道監察御史嘉興姚綬書於雲東精舍

劉文恭公文集序　吳寬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于貴顯之人或放而無行讀其文者且陋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續

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務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與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為吳中舊家自宋以來以儒官相承入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以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之為人儉質無華而少玩好靜退不競而絕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為工往往於和平簡淡之中而有溫純典雅之意

知公者以為似其為人為公既沒藏於篋中卒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為職未暇編次及是以使而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為之以寬屋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寬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顏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嘗公之指授者領淺陋之學雖按察謬加委重其非公之君望子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閣尚宝卿棨來曰言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校刻行世願序之及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

事亦貴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猶人山林人也故其行己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後輩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故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沒數年後天子念公為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於學宮知德者以為合於公議云弘治癸丑冬十二月甲申、資善大夫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延陵吳寬謹序

感樓集序　楊循吉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倫誠以其道之雖盡故也有唐氏之世詩莫甚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偏或句于一體簡有止於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雖為不必多與倫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於千載之下者以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寔藝之至精者其工可為其妙不可為也妙在觸；則情感故其可美雖善詩者莫能知之是以求好詩必有所俟；於事之觸境之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不可舉筆就題而浪為然則雖欲其多且倫又烏能多且倫也先生吳中之耆舊則

明介特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遯隱於時其正則不惑鬼神其達則不諱貧乏勤儉自持以清儒致產千金持邦人風俗之柄者數十年其為人豈特詩而已哉既沒之明歲其子懋息抱稿見命定其次初漫錄殆千篇三選三減止於十首或以咎我曰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有累箱而亡者其傳否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多以迫成非必盡其胸次中語也余用是逆推先生之意以為此編所謂有觸妙作其在焉豈必其多且倫哉觀者自知之矣生先姓賀諱甫字美之其仲子恩中戊子解元有學行不第而歿孫放今亦未尉遊場屋其將益顯大先生之隱行而及其詩矣弘治四年夏四月二日——主事前

進士吳人楊循吉序

杜東原詩集叙　　王鏊

東原先生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退讓好古力行於時同志則有陳醒菴孟賢二人皆有高義皆好為詩醒菴詩清脆可誦而先生沈着古雅有風致間喜畫山水故其詩於評畫尤深也詩多散佚不傳鏊從其子啟所得百篇為讀之為選定如左仍附襍著若干篇於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歟昔之隱

者姓名邑里影響泯聞於人傾其詩乃若有不能自已者焉而張志和魏野林逋之流尤喜為詩其於世之興衰理亂毀譽得喪榮辱進退憂悲愉懌一切不殺不獨玩於烟雲泉石之間其詞沖澹幽深而其名特焜燿在人者蓋世方卑行之為矣而夫人者復高標揭己以驚動流俗萬乘詔而不見千金召而不屈其跡奇其聲烜赫而流於人世謂今之世無隱士是果然哉蓋有之矣而世方以科目是崇是長水是有人皆攢來用毆一世之人相摩相渠於熟爛之程文言奇者得疑行殊者來毀廟堂不聞物色之訪丘園

不覩束帛之賁於是時也所謂隱者即有之方且潛身累跡日遁於大山長谷之中世安得而知世不得而知則亦曰無亦宜也其果然哉鏊猶及見先生丨醒菴深衣幅巾曳杖履草蒼顏白髮所至人望之若綺皓郡將縣大夫延礼賓致恐後縉紳之行過吳下者必請造其廬而野夫樵子皆知二先生之為賢也二先生殁吳中耆旧亦益衰後生之知者益鮮而知之者顧猶以其詩也惜乎東原詩稿傳世者止此然平生大略具焉讀其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為人於戲豈非古所謂遁世無悶之君子歟集閭里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先生好著鹿皮冠又稱鹿冠道人弘治七年二月、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王鏊序

武功伯徐先生文集序

萬安

夫文章者期於用世而已雕蟲篆刻之謂也故學者以此自負朝廷以此取士上下相期莫不以經綸參贊為事也使非期於寔用而惟爵祿之為榮雖有文抑末矣將安用哉若武功伯徐公有負平生立朝大節持危扶顛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其所謂間世之才而用世之文也公自幼穎敏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既長登進士第及被選翰林益自砥礪日有造詣凡經傳子史百家稗說以及夫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書無不該究更取秘書考古軍旅刑獄水利良法舉〻講求明可以施于今者而識之蓋期於有用之學也厥後正統末北虜入寇京師戒嚴公出頒璽書往撫諭之 比至要害民老稚潛匿山谷聞者甚衆見公出慰出而復業者數萬人遂竭為義兵教以戰攻擊刺之法民喜有頼而虜亦自退公在經筵時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治河者卒皆績用弗成公應詔出治乃乘舟遡河源

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而返因陳治水之策起自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便宜法制亦教底平國家永頼之無墊虞天順改元以公有迎復功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大學士內閣辦事尋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户兼華蓋殿大學士辦事如故仍賜誥券追封其三代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感上知遇每奏對多剴切上亦才公多所聽納一時委任權力無復有過之矣嗚呼公以用世之學得展經濟之才故一時勳業之隆蓋我朝之韓范富歐而文章之盛則我

朝韓柳歐王也豈非用世之學之文而雕蟲篆刻者云乎哉是集之其有功於學甚大予故樂而序之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官眉山萬安書

完菴詩集序

吳寬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瀟然有出塵之意其餘我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於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予獨在迁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為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俗棠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騁目為吟哦叙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歿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與公為後輩而托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猶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真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軍輩有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道者尚多讀者如得其為人則又奚以多為哉弘治十七年夏五月朔旦資善大夫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延陵吳寬序

完菴詩集後序

王鏊

故山西按察僉事劉公詩凡四卷公諱珏字廷美自少志向不凡郡守況鍾將引為從事公言於況曰願為儒不為吏況從之遂登應天鄉薦久之授刑部主事擢山西按察僉事三年上疏固乞致仕以歸公高邁清操年甫五十脫屣名利而自樂於山巔水涯凡有觸一於詩發之詩多清妙可喜公又喜行草集工繪事今其斷縑殘墨往往流傳吳下而警句膾炙人口思欲得其集觀之則未能也弘治壬戌公之曾孫布登進士始以一編授予予疾讀一過歎其能以眼前語道胸中事信有唐人之風乎而平日傳誦之

句或不在焉乃知公之著述遺落多矣其可惜也雖然讀其集論其世見公之胸次脩然超出埃壒之表於乎是亦足矣公嘗言士之保身應當如玉之無玷乃爲完節故自號完菴卒列祀郡學鄉賢之祠云正德壬申光祿大夫柱國少副太子太副傳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經筵官致仕王鏊序

括囊稿序　　李東陽

括囊稿者淶水教諭贈南京太僕丞文君功大所著詩也其子知溫州府林欲刻於郡齋未果而卒今南京太僕少卿森手自編校刻於家比上京師請序首簡夫士之爲古文者每奪奔業或終身不相合至于山林巖（岩）穴之間雖嘗有述作或不本之經術卒未免支離畔散而無所歸論者蓋兩譏之封君早遂於經學執經問業者往往擬巍科階膴仕以去君獨不時售累舉僅得一第而程試之暇不廢吟諷其所爲詩又尚風韻有節制寧朴而不爲巧寧簡而不爲冗故雖月累歲積而其所自擇者止於如此且其躰古有律身慎獨語又詞人藝匠所不能道非根於經術者能然乎襍文若干篇亦皆平實簡靜類其爲詩今併爲一集雖非君所自擇而亦君之志也且經李之於

詞賦深淺難易固不俟論然苟可以合繩墨取名籍而　　不若行四方傳後世者其難尤甚故父子祖孫世守經業者時不之人而詞賦之承傳殆不數見文氏兄弟繼舉進士職業治行光於前人又皆以詞翰修声聞東吳文獻於是有徵焉君之孫徵明方績學待用尤善楷書是稿其手錄者故附書之正德十年二月朔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序

又　　王鏊

故易州淶水縣學教諭文先生藏之長洲人也古稱古心清苦力學學尤深於易吳下士多從之游從遊者多去爲顯官而先生久不遇晚乃授淶水教諭未幾輒自免歸以卒初先生於世無所好顧獨好爲詩時有張豫源者寔與之相上下豫源天才豪宕奔佚頃刻千言見之辟易先生吶焉如不能言者而與哥聞遠有唐人之風焉初讀之若簡淡咀嚼之久乃有味乎其言也故豫源之名大噪吳下而先生則以經學名非與其游者殆不知其工於詩也憶成化初鏊侍先生傅於太學始學爲詩先生過之授以詩法今老矣於其言之未能忘而亦終莫之至也聞其家有

所謂拈槖稿者思一見而讀之則未暇也今年春先生仲子監察君森始出以授鏊讀之數過未嘗不喜其精而恨其少也雖然詩豈在乎多哉襍著若干篇監察君選附於後先生諱洪字功大贈太僕寺丞今列祀郡膠之鄉賢祠正德辛未二月之吉

又

文洪

古人於詩以發情止義為主故不必工不必不工〻則泥於雕琢不工則流於鄙近予性喜作詩少與內兄張豫源共學日有所課不聞寒暑稍長從事舉業遂置去不省凉倒場屋三十年童習忘之久矣然燕歷游賓闈閩羈旅途不能終忘也一時欲言之旨畧已就之叙率閒自評之謂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古弱語澁不能成声蓋雖不涉於雕琢而鄙近特甚求所謂發情止義而合和平醇厚之旨何可得哉暇日檢前後所作汰其已甚得百篇謄錄為冊時自展覽不敢示人因命拈槖稿云

容菴集序

吳寬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為事或為古文詞衆輒非笑之曰是妨其業矣噫彼蓋不知其資於場屋者矣故為古文詞而不治經學於理也必闇為舉子業而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適相為用者鄉貢進士謝君必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不幸未仕而卒其子炳（炳）及其二孫雖賤能承其家嘗痛其父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稿數十篇將刻之以自慰蓋君歿於景泰初至今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為當時所不好者獨傳于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不死者則古文詞之為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睦方為邑學弟子介其友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竊嘆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何如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惟貞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又

祝允明

士之在世要以建志為重而声業後之今國家以經術取士或以為尚文藝畧德行之科不知所以取之者特假筆札似（以）代其口陳之義所主在經術耳非文藝也然其名也遂視經術文藝為二道夫場屋之習固可以為用世之業矣而文藝之云則又何物其無　於茲道邪國家又豈嘗錮手鐵筆使不得一申其遐乘散抱於情性議論邪有人於此知所從事則

所謂徵建志者非与謝君所使其二子雍睦持而考維眞遺文示僕校而叙之以傳乃指為整齊而陳之且附致此意於編後亦以闡維貞之所立耳維貞名會嘗從先參政游以府學增廣生中正統甲子鄉試會試兩得教職避不就繼在家居|朝命將起為御史命下而先一日以病死矣蓋端重士也其所著甚富今定錄詩二十三篇襍文九篇弘治四年八月一日長洲祝允明序

潜齋詩集序

吳寬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争欲出為世用文學吏事蔚然可觀至于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蓋文皇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吳中則有沈以潜先生以文學之良傳　術之妙初居京師獨人中已有儒醫称然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誰可代者用文以以潜對即日自醫士擢御醫時朝廷方慎名器俄以潜得此人以為榮遇後歿楊文貞公志其墓是載其事以潜有四子寅賓字留　猷其醫不絶留有子復以儒顯其仲伯曰杰曰燾相繼登甲科杰嘗歸德有善政良擢京秩而燾且繢學翰林為庶吉士相与謀刻其大父著述以顯　得其詩數十首而已蓋以潜為學長於詩初有稿號潜齋集後忽散佚而此數十篇則錄之人家者其平生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既以為恨乃視此益重之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必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而多乎乃終刻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云弘治癸丑六月既望

卷五十六

廿

後題

沈杰

先大父御醫府君以儒醫受知於仁宣二廟一時才名德望海内翕然称之而雅好吟咏特其餘耳杰生也晚不獲親頋欬於几杖之下每得其片言隻畫未嘗不宝而藏之是編幼与仲弟綸修燾季弟謙奉先考誥封踈德府君之命錄諸人家而成　全集也恐歲久湮没謹用鋟梓藏之家廟寢室以圖不朽烏乎愚兄弟非知詩者知宝先世之言而已乃若音律格調其工与否安敢容喙於其間哉詩壇老將指麾之下必有定鑒幸為我評之弘治戊午孟春孫杰百拜謹識

卷五十六

廿

書沈石田詩稿後

李東陽

右石田沈君啟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叙之詳矣

初文定以寫李洪示余歌有所叙尝觀擬古諸歌愛其醇雅有則忽々三十餘年間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篇從之爲若干首間始刻于蘇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綸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予々撫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于自然々亦有詩歌以爲聲藻繪以爲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于後世乃流爲技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爲雖説者謂詩爲有聲之画々爲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爲用而不兩能者詩之爲聲

尤其重且難也者石田寄奇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揮絶复出蹊徑片紙区線流傳遍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爲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什一故多以画換其詩及其抗事編物感時懷古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歛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揜其画亦未可知而惜余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稚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正德

年　月　日

石田詩稿序（此文當收在集內　涯本無）

吳寬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爲至矣予則以爲窮者其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將工於悲耳故尝窮以爲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爲工也蓋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爲生琴書爲務陶然以醉脩然以游不知紱冕爲何制鍾鼎爲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絶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其在予尝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於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

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々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覲菴徵士已有詩名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啟南資更秀穎雖得父祖之數自能振乎宋元之弧以上週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座尊俎尝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露岫雲形蹟君空姿態倏變玩之而愈佳覽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絶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

喜為詩屢相倡和方自媿於松陵之襲美而其子欲得予序其石田稿者予何以為序也噫重俞既仕而得而銜名敘南不出而全乎隱顯其詩之工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敘南詩蘇發為圖繪妙通古人或謂換其詩名而卒不能換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先大夫韋菴集序

皇甫錄

錄始分司呂梁先師文恪王公道為錄謝公所撰先大夫韋菴府君志銘由盡平生友誼公上之曰勿言

卷五十六

英

昔吾愛先生詩擬其得冉曾家法先公嘆曰子嘗力為文思繼持正而起然其集不可概見柰何吾亦為先公慨之近得之秋閣手錄之念公逝矣歸之以卒先公之意錄迹拜受之及觀所謂福先寺碑王廚亭記又不其載則知集所遺者尚多重以為慨也既刻之以傳屬者諸兒將刻大夫韋菴集錄竊惟持正沒七百餘年而後大夫奮起以繼其業固不難哉大夫負不羈之才有為之志而不遇於時君子謂臣當事者斂手避大夫獨上書自劾有恥不与党人之風施之政事亦若是矣而竟無所表見乃沈酣於詞章翰墨之閒適以自終其著述多漫不存稿今所集殆十一耳可勝痛哉後之人有興起於先人如大夫之於持正者不能無慨也嗚呼皇甫氏自宋南渡居吳世富至錄則落寞矣錄方以供顛瓢獲棄斥是富貴不可常賴以世其家而不隕者斯文而已遂刻之藏於家俾後之覩是集者無忘世業云耳嘉靖丙戌秋日男錄書

西村集序

周用

莊周有言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卷五十六

芑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夫仁義忠信以為學出則朝廷處則山谷人徒以為〻亢也以為治也而不知亢之未始不為治〻之未始不為亢也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欲行則君子欲之然能必其行乎哉欲之而不可得則其學猶是也是故亢而不為倍治而不為矜則固世之所謂通儒者已而村先生自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舉大義不拔拾以為文辭而猶攻於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官府政事物名數紀綱擴上下指掌論說莫不有

肯縈跡宿以為學者宜如是而不屑以求一試声名隱然起東南成化中三原王公巡撫江南以百姓之利病坐先生而問焉則歷〻語所以退復疏其事以通諸所宜更置公歎曰子之才可以當一面乃今得先生所著述自歌詩文辭之外其与旬宣大臣臺部諸使郡縣長吏往復論白及於政事者居其三之一為莫不適常變盡利害里閭韋布之所推遜而無有選擇縉紳大夫之所以向用致理而不能舍去者皆也則所謂通儒者非先生於吾吳中經生學士講求時務水利莫先焉決塞變遷大要〻諸海而已殆

雖按跡而求復其舊也職方禹貢以來互為援據大夫而能之舉而加諸水則悖矣不然則又吏於茲土者大發在官之盡藏而以畚鍤從事壞廬舍獘胼胝拓地數千里引褒流納其中而曰水去矣明年不幸而恒雨曾不能損水之分寸其如浮而不定費而無功何哉至讀先生論水利書首以謹隄防其大法有司使田者因地勢預為防以捍水於是立之表以程其功課之藝以益其厚代之粟以傳其力夫民水也力為之防民猶踰之況不為之防乎裕民成賦之道未有能行之者其有用之學可以盡一而論也予生

也晚不獲操几杖以從讀其書而每有感焉先生既殁其　孫進士　寰其稿為集予曰是集也約而達勤而勦懇而有徵不獨論水利若是矣可以傳也予所嘗欲見先生所著札纂若干卷者尚不在集中先生史氏諱鑑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吳文定公表其墓家去行寔可攷其也賜進士及第奉敕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邑人周用書

又　盧襄

余少有志古文辭家無藏書乃見法近代又力不能

致遠乃自近地始焉聞之吾鄉長老云吳興有張淵先生長洲有沈周先生吾吳有杜瓊先生吳江有史鑑先生其所論著皆可法也乃日夜求諸先生之文苟獲一篇輒口誦而手抄之然皆未睹其全而史先生者不苟出積日月莫能多得既而復求諸先生為人皆淵潛遯蟠宜探玄覽而又守禮謹度純王之民也予是名公卿之在朝野与有事其地者若前武功伯天全徐公禮部尚書文定吳公兵部尚書恭毅王公皆為布衣交上下其論商確古今區畫利害而沈史之名在公卿間尤赫然者也諸先生既沒三四十

年閒遂不復聞有隱君子之作夫豈声跡俱晦抑偶然其無人耶而諸先生之作尤播在人口嘉靖癸未春史先生之孫臣与予同舉進士進士之子鏻通家往來因請史先生之作凡昔所未覩者悉檢以投有若夜光明月賈人知其至寶求之弗得而一旦盡得之蓋有不勝其喜者乃日夜讀〻其賦其詞弘演而不至於淫辭斯倫矣讀其古詩其詞談而不厭其雋永者乎讀諸近體其詞峻而整約而遠出乎興比之外者也讀其引賡引嘐達扶〻如也韋〻如也讀其記辭覈而事舉謂之善志讀其銘墓之詞寔録而不近於諛其生者已慼而死者無遺憾乎讀其襟著其辭殊其詞班〻乎可觀商彝漢鼎其欵式要自有別也及讀其水利議郡政書誅巫之文草奸之對則嘆曰緊　詞人之詞也慷慨憤世俱俗契而上勿恤政缺而民日以病不得已而言也嗚呼有本哉世嘗謂文學家有二臺閣經世之文山林適世之文史先生居震澤之濱耕而讀焉鈎而游焉爵祿不入於心非所謂山林之士乎然采其論著有足以經世者其於臺閣固已其之而諸名公卿固已識之矣先生有其其而未發故義之於其子孫天道亦不爽哉鏻將請

於文以先生遺稿壽諸梓使予書其言為序先生字明古別號西村故曰西村集云諸体總若干卷嘉靖八年己丑三月上巳兵部職方郎中前進士郡人霅溪師陳甫書

匏翁家藏集序

李東陽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為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為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維輯所可識而散佚于世者弗与也公之歿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于家既免喪上京師以屬其諸從兄數月報詩成又數月報文卷成奭持以告予請序首簡予覽之悵然嘆曰言之成章者為文〻之成声者則為詩〻与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文象之為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變于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讚贊之屬皆文也詞賦歌行吟謡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麗淺局滯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詭誕則汗漫錯亂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亦微矣然言發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

行之有斯也若徒為文字之美而行不揜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以經學為程試既而編讀左傳述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旧業及為部使所迫取科甲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屋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故其為詩深厚穠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為文典而不俗邑而不汎約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議論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必哉音入為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漸盡泯滅者弗若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選者亦難乎其為觀矣知言君子孰能裁而求之公之文其有限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愽而求之　盡白於天下無徒曰家藏云尔正德三年冬十月朔

又　　　王鏊

文章不難於奇而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醇与則可誠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始有非力所致而至者焉其必曰所養乎是難能也故礼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吳公官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布中外

海内宗之公既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請序予不自揆竊嘗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豐之千言不言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其為詩寄興閒遠不為浮艷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藝學其於長公每若數々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作者代起獨揚文貞公為之最謂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若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必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自托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外者与余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不得辭然公此集自嘗信今傳後云家藏者公之議也詩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襍著四十卷總之為七十卷

後叙　　　徐源

詩以咏性情文以貫道德立言之純疵世道隆汙之所係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其載國政民風之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則直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故誦其詩讀其書而其時其人蓋可想見也降自漢唐

其文其詩雖各有表見回視風雅與讀之則迥然不倫何怪乎風頹俗降氣化之亂使然也五季不足道有宋真儒輩出則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而視古作自謂一遠矣嗚呼詩之變迁文之造詣而其人之品殆與世相須而莫之能違也如是哉吾故曰吳文定公幼游學校禀賦清純志趣超卓涵養端正筆力雄健賦詩屬文即能鄙遠塵俗追踪古人予也叨陪研席同舍禍門出入相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嘆異館閣之具也已而礼闈廷對果皆首魁自是入官翰林登樞內相日惟文字啟沃為職位望日益高製作

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合之私君臣吁咈治化之大形之諷詠著之紀述若稚音單啟山泉谺潭必底其極者不止千萬而已也方將憤樂忘老而無妄疾作遽殞矣既葬之又明年其子中書舍人與其徒兄奎翕奕搜閱笥稿得公手筆存錄諸稿詩凡三十卷序記誌說之類凡四十卷自題曰家藏集蓋將以遺其後人知精力之有在也爽惧或散失既壽之於梓以公平生知厚莫予先也請序于眣嗚呼公之名編蓋亦示讀爾若其詩其文予既知之上而朝廷政治下而父子兄弟友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於四方者其與孝經小學人知傳誦者為不遠是皆發乎人情止乎理義渾然治世之音也非吾國家當天運之隆臻治化之美安得有是人而有是言耶是集也固藏之天下藏之人人者也豈特家藏乎哉異時史官采輯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海以鳴聖世之盛獲見三代之人有不在於是集也耶予不能辭僭為之序正德三年歲次戊辰二月朔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友人瓜涇徐源書

瓜涇集敘

王鏊

瓜涇集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公

源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予予時同年三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為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者為徒相與劘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予每詘焉自以為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出東之寧陽地僻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浙于廣南于湖襄最後以御史中丞巡撫齊魯所至不獨以政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公闊焉久不聞問弘治末公上疏謝事歸予亦旋自內閣告歸乃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

餘年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〻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復能一〻追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爲恨迨去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既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外誘不在是爲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歟固宜其所得之深且遠也而何可使其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争季正裒類其詩若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爲之序公名源字仲山瓜涇其所家處也

卷五十六

吳

朱性父詩序

楊循吉

世以位爲詩輕重若小人哉里巷之見也人嗜榮利至於朝市而止矣乃詩亦然雅道蒙厄評賞不公與去態俱作可嘆哉然隱士晦處丘樊之中跡不及四方交不適天下無豈儀大勢以招延賓客使称己則其詩何怪不振悲夫惜哉彼市人者斯亦已矣固爲驗友以知其詩不肯出一語褒賞至又爲指斥排棄者皆然此則又可爲太息者也嗚呼惟女子則妬惟小人則忌擠然蔽才獨何人歟性父居吳葑門之外早歲力學左圖右史殆於忘寒暑一吟一咏用以自遣或應親友之求或寫胸臆之見率皆簡淡高古有味有法不落蹊徑枯澹二境非深妙入悟烏能然耶性父詩未嘗自匿每亦流布在人家而知其詩者蓋鮮性父豈徒自咏自歡而已哉推敲指點務盡情境亦誠欲求賞於知己之士也苟使其終身不遇有碧山變溪之嘆則交朋奚辭咎焉今吳中詩家不必何不共扶必借公論於齒牙間乎性父老矣諸公推轂騷壇幸甚

朱性父詩序

祝允明

古人爲詩趣識既卓而齊量又充其命邇發思類有所主雖微篇短句未嘗無片意新特今人之詩自數大家外能者甚衆佳篇亦未嘗乏而求其合作者則殊鮮焉予嘗究之蓋其率有二等而其病之所在則有四其卑也守式著多疲詞腐韻無天然之態如東鄰乞一裾北舍覓一領錯襍裝綴識者可指而目之曰此東鄰裾也北舍領也是可謂之陋循貿者多穠唇利口無敦厚之氣如丹青塗花俗人女苟悦俗目不勝研覈是可謂之陋也浮也皆非詩道與古背馳無惑乎其不合作也至其所謂四病則趣識凡近蹇步苟止望不出檐外行不起戶限篇句之就如貿

毛

券公牒偏〻焉不敢起夏當狀之一二御又賫董寒薄一瓻便竭言梅心著和羨道崔不脫九皐至其命題發思性〻苟欲娛人不由己主且多爲俚題惡目之所製緐號別微横居扃軀誕慶生挽夙妄頌謬哀大抵生紐情性趨人道路況其摹倣師法泄泝忘返只知繩武雲仍不肯想像宗祖嗚呼以二率爲之歧塗而四病根乎其衷則何怪乎古詩之不復見我僕少有志學詩然暗質譾學雖目力稍知毫釐如此而力之不逮卒不能破殼二豎自致古人亦可哀矣友人朱君性又攻詩有年自集其所賦成帙從前後所

卷五十六　三十八

操曰鶴岑集曰野航漁歌閒以亦予號子視君詩之佳已有儀部君之序在無待贅詞竊獨喜其不墜二歧遠有觸郵懷同爲之經綸以自致區〻之旨如此以相爲商度之不知君謂何如也

募刻詩疏

朱存理

伏以嘔心少日已無錦囊之才流淚終年空有碧雲之嘆髮白目他搜索而生雖貢正我推敲而用抹去若干存來二三早蒙知賞前輩推轂之恩晚遇校編同儕斤削之力拈出三十年之前選得一百首之外欲望收拾在後人子孫莫若流傳先自朋友於刻梓不消學宋校之精鑑藻豈魏擬唐風之盛疏請諸盟義當厚助友生朱存理再拜

徐廸功集序

李夢陽

徐廸功集六卷并談藝錄予容寄我豫章予即豫章刊爲印傳同好意表廸功文云初廸功歿京師也予在梁子容訃予曰昌穀遺言子序其遺文於是予其文欷歔久之曰嗟乎予悲序吾友文耶麟鳳芝宝世所希遘見遘見之而遽夭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耶抑生不生〻而修或短非天所詣我廸功以賦文起吳中十數年間鶩翔而虎變彬〻予出人士前矣然

卷五十六　三十九

竟蹶輒天滅亡也凡此天果弗諸之邪乃予觀李唐之李杜蹶輒勃質則天未始不憐才流涕也然猶異代足覽解孰謂覩遘見之如廸功者云客曰氣積久斯漓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觀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規微將爲鬼魅之說非耶客曰群體廸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錄備矣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就寂浮雲富貴慷慨俯仰廸功所造詣予莫之究竟矣今詳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嘶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議擬以

一其拾悲鳴以去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之懿闡幽剔奥紀記名實則有蹊徑厭晒鮮以脩短細大又曷論爲不載廸功履歴以別有志述北郡李夢陽叙

跋

高第

西蜀高第曰徐廸功予家食已聞其名蹈慕之末由見也比余遊京師幸賓次一接其顔色未幾廸功遂惜未有以叩益也俾得談藝録讀之余雅長洲

廸功集以窺其藴亦甚尉矣如九原之不可作造物之所忌豈諒然与觀其祖漢宗魏

風蓋將与古作者爭衡於異代造物其尚詘邪吁廸功亦可謂無憾也已余又奚悲哉

又

徐縉

右廸功集六卷吾友故国子博士昌穀徐君之所作也余嘗校爲以寄獻吉遂刻諸豫章然吾鄉大夫士猶不多見於是昌穀之子伯虬復刊之家塾云初昌穀甫弱尉游郡庠則攻古文詞如所向注談藝録其一也既擧進士与獻吉諸君子游而藝益工其寄興遠修詞潔尤長玄理有古詩人之風焉使天假以年所造豈止是耶雖然是亦足以傳矣正德庚辰春正月三日郡人徐縉識

朱敬之集序

王鏊

天之生才甚囏而推之有若易然者夫天欲推之則匃与之才與之才又曷爲亟推之此理之不可推而

天之不可問者也吾洞庭朱氏有子曰敬之生有淑質抱負甚奇學又過苦始讀易又讀春秋日夜不懈遂得疾年二十八以死敬之好爲詩遇事有感輒形於詩年少耳已有憫時病俗之志亦自悼其疾傷其生之不永也余讀其詞而悲之孔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哀哉吾洞庭近有黄訓

李行者得第甫授給事中即死吳文与成者甫得第入翰林又即死今敬之未得第又死嗚呼吾洞庭之氣數邪三人者之不幸邪敬之有詩若干首其兄淡不忍其泯没也欲刻行之余因爲之序嘉靖癸未仲冬

（敬之名贄）

唐伯虎集叙

袁袠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襍文一十五首内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才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産業好古文詞与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

楨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兔翩翩有奇氣然行寠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為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書驚嘆以為異材遂擢第一由是声稱籍甚會試礼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鄉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將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廢為吏恥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縱廢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為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訕徒買喚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汙宸濠曰唐人屬妄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嘗滿坐風流文采照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內典旁精繪事藁童時嘗獲侍高論發杯酒之歡晉人已遠九京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摭存梗概云尔

王履吉集序

前人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博涉墳籍沉精為翰下筆綺詞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歲其文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比游燕趙觀朝廟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於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懸絕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寸管扶方牘而揚声名於億載彼得志者曳紱乘朱高爵豐祿以焜燿一時不知驅馳電滅雲浮草腐後世無稱焉此與蠖鷃何異哉由是田佃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蓋窺古作者之奧而病作矣乃養痾於虞山之白雀寺減其精於声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兩蝴

蜨入袖籠而嘆曰吾殆已矣夫莊叟之言殆謂吾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瀾闊爲丽聽去軽靡而就沉着尚矯綴而畧憪鎔乃白雀集諸爲則奇與沖玄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銜杯論文竟夜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之可作而竟已矣獨恨夫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之才天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年邪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又　　顧璘

嗚乎觀今瀰然雲興爍然星燿豈不有羨於當世之士哉然性緣情汨志以習垂考之溫仁成德固以鮮儁矣姑畧言之自視有餘者驕視人有餘者妬驕妬所終取於人国爲用士爲也得文獻幸若吾友王履吉氏過發鄉国早聞四方龍鳳爲章山海爲蘊不謂有餘既甚者乎然逡巡若處女俯詘若蒙士自余所覩未嘗失色於人及其遇一善覩一才若飢渴之於飲食不厭不止故年殆強仕而海內勝流什五爲交矣乃抱痾長終王毀牖下烏乎慟乎人皆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余獨曰履吉之清純不可再得也蓋傷人國爲其兄太常履約氏刻其詩余得而論曰古體五言沉鬱有色可憤可樂蓋類曹植鮑昭七言跌宕瀏丽疏蟲吹而鶯春雲蓋類杜甫岑參近體亦步驟杜參而自纏神情殆與盛唐諸家相雄長可謂詩人也特非其致也謂所取於履吉者非以此嘉靖戊戌孟秋望日姑蘇顧璘序

又　　王守

余弟履吉氏弱冠攻古文辭才情俊逸川至雲起垂二十年著述蓋千餘篇余幼共席研究師友遊蒿環堵彈琴咏歌响〻朝夕相聚也中歲慕祿仕徹游四方嗟乎遽棄予而逝耶余悲夫才哲之夭傷傾余褰劣以獨存每讀其文未嘗不吁天而泣也乃選其詩八卷文二卷同年編次庶可攷其進云明嘉靖丙申七月一日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吏科給事中王守撰

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六　終

吳都文粹續集

長洲　錢穀　叔寶　集

補遺

〇〇　吳越国故東海郡徐太夫人墓誌銘序

〇〇〇　將仕郎試太子校書李潯述

夫月滿則虧日平則昃盛衰之道古今而同也其有秀而不實者得無痛乎夫人徐氏其先東海人也粤以玄元降聖盤條之仙樹之端洎唐后啟囿析派天潢之側龍飛鳳翥殷昴○壇閥閱勳賢無出其右官諱軻任省營田隊夫人㜫渤海○吳皓僕射—宣賜

褐裳之管轄營田隊務文華擅美器宇弘深夙嫻○悌之規抗見熹之色百行之美實無闕焉悲婺○○一卒九乎三紀何期隙駟難追游波莫還享年五十有六偶暫攝調違焉無乃于顯德三年歲在丙辰九月庚寅朔五日甲○寢疾殞于吳縣令德鄉之私第也夫人有子六人長曰承嗣効○衙內直番隊充副將次曰承寵係營田甲將次承鄴營田副將次五兒滿兒傢幼稚未効戎員有女三人長曰十八娘娉于金氏次曰十九娘在室未從伉儷次廿娘捨棄俗華以投金地于福田寺慕真堅守緇門精專戒行子葺一人金氏弘宏綰新婦二人長曰沈氏次曰曾氏嗚呼封樹告期龜筮叶吉以十月庚申十四日癸酉窆于吳縣胥臺鄉尚書里闔閭城西去祔五十餘里先祖塋之側礼也杼恐天地長久陵谷變迁—令嗣號訴頣勒貞石以誌于墓潯忝獲知音得不涕泗揮毫叙錄其實而為銘曰

委質荒阡凝神上仙遠〻三界茫〻九泉遠岫烟暝高空月懸声沉永矣松檟蕭然

○右誌乃香山潘氏鋤頭而得章簡甫榻得見惠恐歲久湮沒重錄于此顯德乃五代周世宗三年也

據誌徐夫人生唐僖宗中和元年耳

〇〇宋朝散大夫提舉舒州灵仙觀章公墓

楊○時○

公諱甫字端叔姓章氏公八世祖乃為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皆有功于閩故號仔釗為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公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村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仕至秘書丞公于熙寧三年徙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

矣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乃能自卒以名聞于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刦行商殺人者吏以枝詞蔓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实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服其辜無異辞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解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国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左郎官制行換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移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瑋輩竄易户名以避征役公閱籍其得其情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贓屏跡聽命無敢復○○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潴水溉民田歲久湮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誓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出納不公獄久不决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析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為不寬又兩遷為朝散郎継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大府寺丞轉朝請郎名對称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鄂陵旧有双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

濬請為公為親行堤上得旧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滋害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名而廪給之因以用其力故事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蓋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〻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賑恤大臣初難不許｜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廪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党論復興義士膠口無敢窃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陛對抗言元祐臣寮削秩投荒皆緣国事陛下即位制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窃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与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挂冠而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灵仙观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

之私第享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塢道士隖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涖官一本于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茍不隨期于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依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陛對抗言党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于朝兄弟請別居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与之納毋得輟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以為生公之惇族為之長慮如此公平生無声伎珍

奇之好獨書讀萬卷讎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可法故任秘書丞祖偃之不仕父說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羈旅起家閭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內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夫人獨戒其子以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宦以貽吾憂諸子謹奉其教卒無患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之兆子男八人長愿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次慤迪功郎池州士曹掾次愈從政郎和政士曹掾次憲次懋次悊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郎直秘閣廣東提舉路常平茶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秀州司錄事卲勲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弼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昆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懿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敢以是

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悊從余遊義不得辭也乃為之銘使歸而揭之墓上銘曰

奮用羈旅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茍不隨党籍之興公独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言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楊士奇

仁宗皇帝初臨御獎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賢薦能于是少保臣士奇言蘇陳繼其文學宜在侍近即日詔驛名之即至授国子博士明旦入謝改翰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右以備徵

籍倫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擢侍講王進及继等三人副之今上嗣大統詔修兩朝寔録馬無發賜勅命寔録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檢討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仕歸又明年疾加遂不起五月某日也于是其子完走北京求文書墓碑嗚呼斯文老成凋謝殆盡士奇忍以衰病而忘情老友哉按其學者大理評事張益狀陳氏其先家罰与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鄭始徙南康之都昌七世至諱篆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從星子又五世至諱洽咸淳貢

士貢士生元翰林待制諱全待制生諱徽受學臨川吳文正公為通儒至正間廷臣交章起之将授之官以介特不偶自引去又徙蘇州之吳縣娶宋相江文忠公萬里之孫生諱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仕為濟南府經歷所設施秩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将軍出師道其境深見獎重娶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方以嗣子為念在濟南一夕夢白衣大士已而生男即檢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继字嗣初晚歸怡菴嗣初生十月經歷公没母抱之歸蘇家具蕭然惟存書二萬卷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問學謹礼法守節不嫁以教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励其天資明果曲奉母訓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于易詩又求邃于古文者而師之其為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久而淹貫沛然為文章根義理辨体製度矩矱力去陳言不肯苟率由是声譽蔚然見重于三吳求文者接踵户外而從學日輻湊請下其施教有本末主敬為要明理為務後在館閣于商確古今請論述作之旨娓娓皆有所自衆推勝之居家篤孝行雖貧而請授之暇躬治蔬圃以資養甘旨恒克有司上其母貞節詔旌表之自是遠近交聘嗣初學官

一以親老辞親没祭葬尽礼与人交以誠善者奬掖之不善者面警飭之不肯婞婀苟容窮乏者賑給之没無歸者斂葬之雖官于朝其志泊如蓋未嘗一日忘幽閒之適既得請歸吳中之學者忻忻皆喜得所依而從游者益衆既疾革門人請所欲言舉西銘存順没寧畣之遂卒春秋六十有五其卒也族姻門生故旧皆臨哭郡自守貳以下咸走吊祭遠近大夫士聞之皆嗟歎悼惜其所著詩文有怡菴集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故蘇守金炯之子儉勤克孝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完皆志于學女二長適謝璜次在

室孫男七傳儀仁、偉佃信俌女四其葬在縣之太平鄉荐福山之原銘曰

有碩其先自陳宗室派衍于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來徙南康再徙閩閭代有奮揚卓乎悟菴克奮于孤幼志桓、壯夫莫踰有書充棟有畦繞宅晝鋤夕誦孝養是力浩乎其學邃乎其文求道請業從游詵、辟書駢來親養弗舍晚而幡然玉堂金馬抽思發才劾勤祀述長簡巨策金匱石室沖澹之存食息靡忘引疾謝榮遄復于鄉邦有耆俊如漢在石山林草林木光輝潤澤奄其永逝士林興悲係彼媚學悵、奚歸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御醫趙彥如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于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為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為纂修書成皆被寵賜于是知彥如者皆為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彥如亦莫得一職于此為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烏乎惜哉彥如沉宣温雅有行義自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前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為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縝栗或

豐或約必歸宿于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為訓導既而浙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邃醫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今户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見用于世彰明如此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鏞仲鏞生士翩為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因家處州士翩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僕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為長洲人母鄭氏彥如卒于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邵氏子男三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婿也孫男一人文具子卜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先事以治命費監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蓋余知彥如者銘曰

士之所貴實有諸內有蘊而可貴弗時遺崑岡之産用則為宝為瓚為圭彼此奚較烏乎彥如既試有聞肆于作銘慰其九原

名宦

彭循字子陽建國三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拠

吴太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命循与儀相見、

陳説利害、應如俱散民歌之曰（循傳作彭脩昆陵人）

時歲倉卒賊縱横大戟長弩不可當賴得賢令彭子陽（循時為吴令右事出吴録）

第五倫薦謝夷吾文（班固代作）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身東州英姿挺特少膺儒雅綜校圖録昔為陪隷与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及應選作宰惠敷百里爰牧荆州威行邦国迁守鉅鹿政合時雍雖宜當拔擢使登鼎司臣以頑駑尸禄負乘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以厭率士之望

張霸作郡民語（永元中）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又越賊歸附童謡曰

棄戎戟捐戎矛盗賊尽吏皆休

功曹唐景對太守糜豹問風俗所尚（永興中）

處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文為儒宗武為将帥

東門奐歷吴濟陰二郡太守所在會濁謡曰

東門奐取吴半吴不足濟陰饋

許貢表孫策于漢帝云

策驍勇与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寘于外必為世患

蔡洪荅刺史周浚論吴士吴展書吴時人

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誠聖世之老成明時之俊乂也

顧榮与親故書（時傳咸為吴国内史故也）

傳長虞勁直忠果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吴人歌鄧攸云

眈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王洽為吴国内史在郡上表云

編户殭屍糞薙無主或閭閻餓餒煙火不舉

刘損為吴郡至閶門入太伯庙室宇隤毀墻垣不修損愴然曰

清塵尚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隤

竟陵王子良与吴郡太守安陸昭王緬書云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姑未有此政

王規為吴郡太守簡文帝為作謝章曰

臣今駕吉祥之車入勾吴之境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開皇十年江南高智慧作乱州民顧子元應之刺史皇甫績遺子元書
曩者偽陳独阻声教江東士民困于荼毒朝廷薄伐應時瓦鮮吳會民臣白骨還肉惟當懷音感德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吾是隋将何容外支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劳踵軽槩之俗作虚偽之詞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唐燕王灵夔江王元祥滕王元嬰相継為蘇州性皆庸懦貪暴時語曰

補遺

十三

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

獨孤及代房琯作祭李刺史文（名闕）
友孝慈惠公廉正直姑蘇之役奸鋒搆難公秉義勇誅其渠魁海寇圍逼句吳震駭公率羸師克翦大敵奇謀生于死地貞節見于孤城

刘太貞与常應物書
顧著作來已知足下郡齋燕集相点卞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始精于理意緣情体物備詩人之指後之傳者甚失其原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詩（始）関雎之乱于足下之文見之矣

常夏卿為刺史息民令曰
矜老疾活鰥困民在癈物全趣其本

賜章帖詔（元豐元年到任）
吏不數易然後得以究其才今夫蘇劇郡而尔為之守克有能称嘉省厭劳仍其旧服往惟率戢不懈以称吾久任之意扎

范仲淹擧從張事伯玉辞
天賦才敏學穷閫奥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

邵琪張青反衆為盗命諸将毋得招安知府

補遺

十四

胡松年上言
大軍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賊據通州崇明鎮沙上砦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粮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況刘光世兵将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有棹眩不能飲食者安能与賊較勝負于矢石間

荅向子諲乞休詔（紹興中時知平江府）
卿從朕羇紲晚登禁途昔漢二踈以官成名立乞骸未若方被寵遇神明未衰如卿今日也

刘宰贈知平江王遂言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為私意所牽荐士以才毋為权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

吴樵為平江節度推官嘗謂人曰（淳祐中）樵居官既久深知吴風吴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寧捹百萬錢嫁女不能捹十萬錢教子弟寧捨十萬錢遣婢妾不能以一萬錢延好師友故使子弟不知書識字但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思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人以獸目之蓋以此也

補遺　五

王禹偁為長洲令自叙

禹偁名利之流也一身之計有親族妻子焉雖內無妾外無僕不可去者凡百指晨有炊爨夕有脂燭伏臘慶吊居其外月得俸金大半長物是以從官三年徒行而已一邑之政有稅庸稅調焉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好欺而賦愈重廉其身而濁者忌之直其氣而曲者惡之懇無知音動有變畏去年稼多不登編户艱食賦斂之數有乖其期而民部督成于郡侯郡歸罪于縣鞭笞之人日不下數百葷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膚讀書為此儒胡寧忍此因出吏部考課曆納看于巨商得錢一萬七千、市、白粲而代輸之始可免責春夏以來民有歸其直者蓋三分有其二焉

入朝又上疏曰

臣旧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縣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此誠能省尉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

范文正公送錢振常熟主簿歸省詩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黃春尚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振

補遺　夫

○振郡人亦吴越之裔

黃震為吴縣尉請禁復剏焚屍亭呈府文

焚屍夷狄之法凡史傳所書仇怨刑戮之酷罪盈惡極乃有焚戚遺骸亦戰国以來之事古無有也然殺者常刑焚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于誅死之罪人況父母骨肉乎今吾所處中国卻夷狄卻傷風敗俗○○為甚其亭宜令勿再置

徐理論吴縣知縣葉玄元圭

元玄圭為治一本經術先律已而後齊人惟理之從法

之守他無恤也官長承迎之私不行寮吏比周之情不接豪猾兹攘之奸不得行故雖深得細民之心而忌者亦衆或軋之于上怵之于下咻之于傍玄坐堅不動至是循吏之效白烏

徐誼論水利之切于時者

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原田徑乃潴偃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鍔夹亶皆是也今開吳淞江下流与宜興百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替折以趍海今近浦之民多承徑直疏决蘇湖常秀旧為澤国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道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于淺水既為高田圍于茭蕩既為稲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脚始之重陂太平為平始之良田背水自晒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旧說又将疏之失利害之实矣故旧田溝澮當濬治圍田下脚無輙開已開未塡當捺合今之言水能行是三說則原高旧田還為衍沃而農不病矣

名臣

嚴助諭淮南王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尝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国凶器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聞也漢操生殺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両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揚声郷屯會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輙遣使者罷屯無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恵澤故遣太子入侍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陸喜西州清論品格篇

或問千薛瑩国士之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夫孫皓無道若龍蛇其身潜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養玄静守約第二人也侃然体国以方見憚執正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乱犹顕時献徴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為諂首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下（上）多淪没而遠悔吝第二已下有声位而近咎果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太康中徵喜詔曰

陸喜等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軟所在以礼發遣須到隨才授用

陸曄居喪孝碩荣与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廛其性命言之傷心
晋明帝詔
加队
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国如家
歲寒不凋体自風門既委以六軍可録以尚書事加
散騎常侍
王導請婚于陸玩〻對曰
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乱倫
之始
華覈荐陸禕表
補遺
沈
禕体貭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在式果
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将以鎮戍之
臣謂莫善于禕
華覈荐交州刺史陸胤。表
丙队
胤。天姿聡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撫交
州民歸附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豊稔州治臨海
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恵風横被化感人神
遂憑天威招合遺散在州十有餘年内無粉黛附珠
之妻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宜在輦轂股肱王室
王僧達為吳郡太守入閶門曰
彼有人焉顧琮一公兩椽英〻門户陸子真五世内
侍我之流亞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張緒称為江
東裴樂
陸襄為鄱陽内史獲郡賊鮮于琮民歌之曰
鮮于鈔後善惡分人無死頼陸君
又觧彭李二家忿争民又歌曰
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仇共車
陸徽卒太祖下詔曰
徽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尽誠克己無倦褒荣永
由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為傷恨可贈輔国将軍賜
補
千
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
羊希論陸法真与孫詵書
足下同僚陸録事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
年高官下秉操不衰當日夕相与申意
顧雍子裕襲爵詔永安元年
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国以礼而侯統廢絶朕甚愍
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旧勲
薛综讓顧譚為選曹尚書奏
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衆物徳允衆望誠非愚
臣所可越先

吳大帝徵顧承賜顧雍書
貴孫子直令問休〻至于相見過于所聞

顧榮為不復飲酒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
卯榮懼乃復飲与楊彥明書曰
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与繩每欲自殺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
尚書令顧和奏曰
礼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疏屬開国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礼度肆其私情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潯陽王子房欲加位號于顧凱之辞曰
礼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况年将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

張溫使蜀對吳大帝曰
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遠見討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推亮心必無疑貳

張純字元基有清才与同郡張儼朱異倶童見少往朱據〻聞三人才名試之曰今三賢屈顧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驟梟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純賦
席曰
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儼賦犬曰
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
異賦弩曰
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机命中射隼高墉

張栾卒昭明太子与晉安王令曰
近張新安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

張岱為吳郡太守齊高帝賜手敕曰
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

齊高帝賜張融手詔曰
見卿衣服粗故誠見素懷藍褸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乃勝新也

桓州刺史張府君墓志銘　張說
君諱承休字某吳郡人也留侯与漢播美西京長沙

徙吳蔽蔓東土曾祖冲在陳為文帝師入隋為漢王
學士祖後亂授經太宗尊之以祭酒既封新野又贈
以宗伯考少師位不充量止于朱陽宰班固称世名
忠孝覩武為積善之家昌門一糸暉我諸族君受天
戩穀傳家業藝希言敦行去華崇寔非法不由非礼
不動精于物理敏于政事切以南郊齋郎補兗州兵
曹丁太夫人憂廬墓三年加人一等再任○州司倉
應八科舉政鄭州録事叅軍又舉賢良方正遷揚州
司録叅軍移蘇州常熟令歷政皆有能名加朝散大
夫入為司農丞寔掌錢穀○○○使衆冈嶺南是

補遺 芏

司獄訟聽折惟允廻授濟源令風行歲旬河澗洛師
加朝議大夫柱上国拜陰州司馬轉恒州長史簡而
有孚权而有中道嬰風寒去職就醫還京春秋六十
有二終于領政里夫人成紀郡天水秦氏廬陵郡公
行師之孫嗣公遊福之女敬事君子訓成諸孤當代
之孟母也年六十二終于許州開元九年十月其白
合葬于武功之禮讓原礼也夫道大難合仕屯而不
進德高有後身没而福流君同生八人半服銀艾祚
亂五子率為珪璋比迹于燉煌六龍南鄭千室德門
濟美信有徵乎惧陵谷或迁乃勒銘沉石銘曰

カリ

思文留侯時維皇祖長沙（南）守介韓東○家有道書門
傳相府蒐嵬重世通徑二主誕灵上哲克廣斯文造
次仁義優游典墳孝乎事親忠乎事君猗那叔父亦
足有云 廿

○蘇州志作崑山人昌門作閶門盖其居閶門也

張從師墓志（張説撰文集無此文）
冲和純粹辯博宏達卓犖好古儻蕩逸郡志懐樂道
上元二年終葬虎丘西原子惟儉惟静弟従申

沈詢為昭義節度使侍兒与奴歸秦通詢將
戮之奴懼结牙將為乱攻詢滅其家僚友著

補遺 苗

宴辞云
莫打南来雁従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両分飛

范純仁恐弟純粹在陝慮其于西夏有立功
意与之書曰
大輅与柴車争逐明珠与瓦礫相觸君子与小人闘
力中国与外外邦校負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
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丁偃初試迩英延講藝詩
白虎前芳掄金華旧事軽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

忠義

滕茂實陷虜自為哀詞

虀鹽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隣復盟好仗節來間関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〻憸輩果不惜一往何當还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迁同來悲言帰我独留塞垣形影自相吊国破家亦残吁天曾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有兄弟悼嘆安淂惟金人自南帰淂志鞍馬間波瀾卷大夏一木乃求安世事寕有此聊發我所存爵祿非所慕金珠敢懷貪縱或遠我心寕不汙我顏昔燕破齊王群臣望風奔王蠋獨守節燕人有甘言繾首自絶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齋祿徒以世為詆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褁屍有黃幡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刊我妻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信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飢寒歲時一酹我聊以慰我魂我魂自悠〻異鄉寄泥宽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

○茂實靖康初金人入寇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河東割地太原陷允迪还至代州金人獨留茂實兄裪亦在虜中黏罕聞其名將屈為用亦迁之代復從京師取其弟華實以慰其意嘗使諭易我服又驅巾幘稍高者數人殺之屢加逼脅茂實弗動爾莫能生还乃自為此詞以暴其志

補遺

苴

孝友

張敷死顏延之以書吊其世父湛曰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淂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雖離隔阻而情問無睽薄暮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且兼怛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宝一旦喪失何可為懷

晋孝武即位詔曰

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喪毀戚孝道淳至可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為孝張里」

孟文龍辞元平章史弼薦書

文龍未死慚負神明群公相国以忠孝文龍為群公起將何以令今之事君者敢以死辞

文學

顧阿瑛自題其像云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補遺

芠

卓行

湘東王荐顧協表

臣府兼記室参軍吴郡顧協行称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営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于官人申其屈滞協苦執真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宝也矣

協卒武帝手詔曰（大同八年）

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內外称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〻傍無近親弥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営冢擇並皆資給悉使周

補遺

七

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

鄭思肖常贈人云

天下皆変吾观其不変惟其不変乃所以変其変者物也不変者道也

又云

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与天地周流于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変者也何足道扎

思肖自賛其像曰

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于洪〻荒〻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

隱逸

則天徵史德義赴都詔

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真確沖謙彰于里閈孝友装于閨庭固辭徵辟長往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啟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

滕元發志侍其沔墓

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于民者有行義修潔退而講學為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舍不同要皆天下之強立君子也

補遺

廿

雜伎

公孫聖占詞

公孫聖吴王夫差時人夫差興兵將与齊戰道出晉門假寐于姑蘇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鑊蒸而不炊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兩鋘殖宮墻流水湯〻越其宮堂後房鼓震匱〻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命太宰嚭占之嚭曰美之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〻也明者破敵声聞昭明也兩鑊蒸而不炊者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四夷服朝諸侯也兩鋘

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〻越宮堂者隣国貢献財有餘也後房篋〻鼓震有蝦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横生梧桐者樂府鼓声也吳王大悅而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能占東掖門亭長〻城公茅公孫聖多見博覌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召公孫聖〻〻伏地而泣其妻謂曰子何性鄙今王急召乃涕泣乎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王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迯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終壽命不意急召中世自弃故悲与子相離耳遂詣姑胥臺吳王告其夢聖曰臣不言声名全言之必死于王前臣聞章者戰不勝走偉偟也明者去昭〻就冥〻也入門見鑑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鍨殖宮墻者越軍入吳伐宗庙掘社稷也流水湯〻越宮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篋〻者坐太息也前園横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与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遣下吏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勾踐国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願力士石畨以鈌槌擊殺之

流寓

王僧達礼致褚伯玉丘僧珍与僧達書

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不事王侯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

僧達荅書

褚先生從白雲遊旧矣異其來比談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州矣

烈女

上張白妻鬱生貞節表（白松弟）

姚信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耀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国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化使苟有令性必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絶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礼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声昭節義形于色冠盖交横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于金石体信貫于神明送終以礼邦士慕則臣聞昭德

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劝善不戾故士之有誅
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
前詞上聞天聽下垂坤厚褒爵生以義姑之號以屬
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許邁別妻孫氏書

款聞懸溜之响山鳥之鳴以為簫韶九成不能勝也
寓景青葱之下栖息岩岫之室以為殿堂廣廈不能
過也情聽所鍾志絶于此吾其其長別離矣

孫龠書

愚下不才侍執巾櫛榮華福祿相与共之、如何君子

篤、其大義輕見斥逐若以此処遐曠非婦人所便昔
梁生、陟嶺孟光是携蕭史登臺秦女不舍衛人修義
夫婦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逝豈非古人嘉遯之舉
者許君乖離矣

李氏女咏破錢詩

半輪殘月揜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
缺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梅詢贈東禪寺林過詩

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粗重貌稜〻紅塵酒滿何曾
醉知是僧中第幾僧

簑衣真人何中立詩

不梳頭不澡浴免得堂前妻兒哭或吟詩或唱曲富
貴榮華無所欲身貧道不貧六根常具足

又

一字寫前題
低行此

活得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交雖合眼別是一山川

又

為問先生意若何不論寒夏只披蓑若人會得蓑衣
意一路相路將相入大羅」

又

白雲山下去山下強人多強人難說話拍手笑呵〻

又

丘雲樓閣在烟霞萬里嵳峨是我家莫通太平無一
事自然平地有丹砂

又

水綠山青好去遊花紅酒醉幾時休轉頭不覺無常
別萬古惟存一土丘

又

寥〻香散綠沉風野地清閒到處逢買得四窓今夜
月這回認取主人翁

又

夜來斗轉与星移日出扶桑又落西自有金丹光落
落千人萬處有誰知

又

此寺何年造問僧、不知下馬問香草拂塵看古書
詩

又

滿眼红雲花又新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顛狂
漢我更顛狂笑殺人

王會之墓志銘　王安石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于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者嘗致數千百人君所奬养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权南雄州軍事判官帰試刺超芐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為国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内修謹君盖有力焉岐国公主既嫁為君求迁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于書無所不覌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巻乾德指說一巻復書七巻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于是樞密使張公舉居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篤于朋友故旧于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于博士謂卒有後也而
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与謀其歸其永安于茲丘

永嘉縣君陳氏墓志銘　王安石

陳氏于蘇州為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武之子其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讚善大夫諱脩之曽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昭明順善動有礼法以不及养姑舅也故于祭祀尤謹博士禄賜尽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遲飾妻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盖吾聞于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表大貧顯者求以為妻族人强之不可又强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盖吾聞于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于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為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于

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于闔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于此喪也隨以死歸義于命奚傷乎無子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王安石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祀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陰縣校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

于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宝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輙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于河南不取一物于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象于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与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于吏部所施置為後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言郭太后失位稱詩曰華

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献大宝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諸罷内作諸音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徧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常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吾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櫳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

敢言自宗橋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于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于朝而四人皆以材稱于世先人与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来曰願有述也将献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謝景回墓志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礼者為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為大父而兵部員外郎制知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初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為文

辞已可傳載于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弃世于漢東人莫不為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壟原之兆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另行攻乎其為良汰乎其為精吾見其脣吾聞其声如或毀之用不既于戚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戸部尚書郁公墓志銘

解縉紳

永樂三年八月五日戸部尚書郁公甍于位

上遣官祭以文命工曾具櫬輴朝一日顧翰林學士臣縉等嘆息称其才嗚呼公之哀榮始終国可美

国家所以待臣庶恩礼之厚尤足以激劝于當世公之子孫豈不永有庇賴欣于是其子彬衰麻踵門泣而致公之治命請銘其墓噫公与予交二十年未尝尔汝褻狎亦未尝挾長殺敬礼予二人者亦自信為誠寔洪武二十二年予侍講華蓋殿中公始受命為戸部度支主事賜名新明年改戸部司属十二年陞北平部郎中二十四年六月超授嘉議大夫戸部右侍郎考満上于庭中称謇擢尚書授資善大夫十三年于茲矣非才而能之乎柳公之盛福其祖考以来積累之慶非偶然而致也公家素饒財慷慨豪舉不為齷齪喜賓客樂于賑穷乏不為德色洪武中奏事庭中顧被問天下戸口漕運地里險易計數時日應机響荅無遺謬自謂刘晏以下不論也晚歲多疾乃時在告上甚恤之公亦時自語予吾竟衰老恐旦夕先朝露不能報国恩吾平生無卓異惟君知也幸与之銘其墓紀其榮遇而已嗚呼公非可謂達欣公蘇人也曾祖神和祖瑜父德字銘本公以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生于吳縣洪武元年祖父迁居鳳陽臨淮縣公随而家焉公娶龐氏綜理家政龐而有緒彬家孟父亦亮〇孝敬公尝屬之予曰他日視之曰

余故人之子即〇子之榮也公墓在臨淮古城之原銘曰

另行古大司徒戢惇典礼馴擾兆民豈惟會計惟公奮身非以豈弟恂〻怵爵禄之器歴官〇年光榮後先豈曰有才有得于天豈無人謀不如盛福崇〻其阡臨淮之麓

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国朝復先王之典礼所以付任才能用長旧典裁成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惠新故大小之臣咸称戢業班〻有可称道者豈惟天祐国家而賜之

以多賢亦国家深仁厚泽有以積累克称天心也嗚
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歳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
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々引選官居華
前講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輙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郁
公于儕衆中資貌瓌偉音吐濃暢威儀整齊知心異
之上果賜名新即命户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内帑賜
予内直所与文淵閣相通也會尝与之議論竦達経
歷久相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户部其属
有四是歳分為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
四年超授嘉議大夫户部右侍郎每奏事庭中｜玉
音顧問天下地里陰陽户口漕運之数民間利害無
巨細皆響應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難而謙然
每事咨度其屬能者未尝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
又莫不以為难及考満益陞尚書益寛大得体不為
瑣屑授資善大夫丧母帰葬賓客至者数郡蓋公平
生慷慨急于義餞財而好施尊礼儒生雅志喜交游
不為冷熱爰親戚有急患雖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
密而不傷于繁雖国家能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
難能者也今永楽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上賜
棺殮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盛以為榮公本
蘇州呉縣人曽祖和祖神瑜父徳字銘本母某氏祖
父以洪武初迁鳳陽公随而家焉公妻殷氏尤善理
家公于家事不以為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至
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彬字蓋文将奉公之
柩帰葬鳳陽于臨淮公尝託予銘其墓而神道之碑
亦不可無刻也乃叙而係之詩曰

泰運肇開賢彙生巨細咸槙勳業成有奮布衣位六
卿寛裕強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悪天
所矜有崇斯阡其永寧

呉山書院記　前人

吏部侍郎兼左春坊左賛善許思温呉郡人也少時
躬稼奉親讀書呉山出登太學為御史歷戢憲副遂
擢今官于予有同寅之好乃請為文記其呉山書舎
予平生足跡半天下恨不得一至呉中灵岩虎丘天
平之雄峙湖海江湖之奇浸四方人物之都會每讀
昔人之文未尝不為之慨然太息也且夫世人之于讀書
也高道談學犹以為丧志者近務事功者弃以為無
用於戲是豈當知讀書之理也哉自怠而厭其勤苦
者託辞以飾非自昧而不達其義理者誇言以護短
故例以儒生為迂濶而以文籍為陳言耳究其心亦

卲改

未嘗不知之也故有因其心而直曉之有不報然而愧者蓋鮮矣是故文字之作天聖人開天闢地之机行乎陰陽而通乎造化萬彙之所鬼神不能遠者也而豈出乎此理之外哉而豈可指而謂之喪志而無用也哉六經聖人之書也諸史歷代之書也諸子百家凡能言者之書也下至商賈技術莫不有書捧其善者而行未有不善也自天文律曆地里農田水利風俗人材學校選舉鹽鐵細務皆有書皆所以集事成功者也自昧而不通者而可誚之哉六經所以治心修身治国平天下而為道學之本也自怠而歉其

勤者而可假喪志之心言以飾其非欤喪志之云為不精專者發耳不專志而務夸多闘靡以為人也則又反不讀書之為愈此有激而云者而豈可謂書之不必讀也哉予观生民以來未有不知書之聖人者予嘗以為流俗欺也許公之意与予合故仕既顯矣請為之記其書舍以為子孫後世功人使之有興起于讀書也為之記而係以詩

天開象緯日与星地灵川岳萬彙形羲書一畫河洛呈萬世照耀傳六經賢傳羽翼衆喙鳴慱退貫一[illegible]重輕譬猶作室矩度程群材咸萃無奇衺曲可使直陂可平指顧左右集大成吴山屹立大古青書舍臨高踈牖櫺紫雲紅霧棲前楹萬家玉樹森在庭牙籤歷〻黄金縢萬軸架棟明星熒斗牛午夜虹光頽天官早歲曾躬耕養志餘力篝火燈布帷熙黑積暈成秋囊或貯山下螢有草如帶似堯蓂隱德自是通山灵時來九萬隨風鵬橋門辟水楊華英鉄冠珥筆朝承明綉衣持斧白玉京從龍天飛掌銓衡春官侍從駕鸞停乃知讀書助修能萬事轉圜無歸凝他年有待懸車荣錦袍山下濯冠纓買舟相送試一登吴中俊彦来相迎歡呼共觀名公卿鄉人子弟傳頌声

重作吴山書舍銘

南宮生傳

高啟

南宮生吴人偉軀幹慱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蔵生周養賓客及与少年飲博遨戲尽喪其資逺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淂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溯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与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

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即柔之矣即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尊下拜起為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過生客次頋生不下已目慴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徒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懦遂引去不敢突冒訶辟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懽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能辨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与人議論鄭必勝然緩事析理衆中莫能析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驟多中有言

生于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已首然喜事故在有饋酒肉五名客与飲唉相樂四方游士至吳察其賢必与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櫝踐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研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泊然履約若將終身生姓采名克字仲溫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替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喜尚俠末矣欲奮于兵圖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默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得能之乎与夫不自知反遶遠道德者異矣

○右借章○谷南宮自書方册上抄之己未七月十日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鄭元祐

吳為澤國獨吳縣為有山、、峯起以環其區巘烱浪多至七十二峯初子胥未入城吳犹宮于灵岩更今二千年故宮陳迹尚多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嘗不令人惻愴興懷也縣令張君德常係金壇文獻故家早以才器知名江表奉其尊府避地來吳未幾徒步起家為縣丞遭隣境失守民心恟恟不安君雖丞其所以撫息之者逾于尹声聞日章遂陞縣尹使為尹承平時犹斤斤不易況軍旅殘破之後乎德常之尊已老白首移孝以為政于一邑其惠及于民者真所謂息黥而補劓生死而骨肉無愧于古之人于是民氣稍稍復完今茲五閱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勞陞授嘉定州同知夫既尹大縣民戴恩德自宜守一州然犹任州佐于海隅者千尋之木棟梁之具昭然

匠石斧之而未之顧者期望者大也早晚施之用且将柱明堂友清廟凝然荷萬鈞而無少橈骫矣吳人分題賦詩以送之而屬其為之叙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秩序

子于父母其屬近其情昵其恩甦故彼此之分顯易以敎施而人情之所以感發而嘆詠者亦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又曰陟彼岵屺瞻望父母与夫堂構嗞穫又皆屬于父子至謂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凡此聖人皆系乎父母之于子而祖孫不与焉若孫之于祖情非不昵也恩非不至也聖人設教忠厚之至

豈不欲引而近之然其等威隆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夫尊親不以遠而可疎也不以近（而）可褻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睦族聀是之故孫之于祖其養當益厚礼當益嚴情當益致然自書傳之所紀載孫及養其祖者蓋甚寡由是李令伯遂著名于不朽也吳人沈君仲説自其先府君不禄于今若干稔矣顧其祖母王碩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説以迄于成人今仲説年四十餘不惟讀（書）積學度越流輩至于履踐之素言行之實無一不求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食飲溫清起居定省昬弗異乎孝子之事慈母也今年至正庚寅碩人壽登九秩九月廿九實其生辰仲説具酒張筵為碩人壽凡親旧里隣畢于清機堂先于夏天子賜高年帛碩人以九十頒双縑仲説用製衣碩人碩人雖届期頤而神觀澄澈覩其孫于婦復令曾孫拜于前而親旧里隣無不拜相次進酒為壽以為世所罕得同郡錢伯行天台陳敬初輩咸奉書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醜俾序于篇端夫人之所以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壽而康强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説能養其志而不衰也然則天将报仲説者有子有孫皆将如仲説碩人雖老矣

行且見之沈氏其不昌大矣乎詩曰孝孫有慶此之謂也

長洲縣儒學記

字今改 十下做步

至元三年龍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縣元同等言于大府曰国家疆理際天地粮饒之富吳獨擅天下什之五而長洲一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天下縣未有壮于長洲者而縣學不建聀教不修故自廿（二十）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者婾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興學校明義理則将何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縣皆有學

獨長洲于旧里所在廢址之上未支衙門漫名之儒學然誦声不聞講席不設民至有綴畜牧佃蔬圃其間昔孔子適衛称既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興學勸士之詔數下而同寺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承宣之謂𢦏柰縣無夙儲官無贏資窮見徽州路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常捐資建甫里書院矩度庶寀列之學官而德原一廛一區無在縣境者誠得大府覩飭而獎励之德原宜于此無不尽其心者矣狀上路摠管高昌道童公名德原示所以德原作而起曰公牧吾民阜完吾民者至矣無不至今又將溥善教漸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則德原將何以荅公意𢦏惟罄竭心力期于壯厚高弘与公同化同垂永久而已耳于是搜材簡工始于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丙辰學告落成門廡深敞殿寢尊嚴齋宮講庐庖湢庚帑一是大備先是瞻士廪餼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于是吳人士与大夫公卿覩學之成歎息言曰長洲為天下壯學使其學聊且粗畧何以称男邦伯興建之意𢦏今學成实雄壯与縣敵則其人士藏修游息庶為称情也已況明守令為政知本末德原以儒者為學官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于予辭不獲為之言曰三代盛時吳蓋陋邦自泰伯端委而君吳久之而子游北學于中国自是声明文物煥燿四方蓋子游生于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學之成豈徒美观容飾文具𢦏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宰武城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郡邑令長誠能推是以修其身以及于邑之民將見民化政成風移俗美其秀民良士顧豈無子游之徒出而為邦家之光也𢦏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国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為記

白鶴觀祠堂記

国家混一之初世祖蒐羅海内才俊用之惟或其或遺于是環奇磊落之士往〻顯功名于當世若嘉議大夫平江路摠管致仕郡人張公正卿是也公初未冠即北上膴仕儀出殿廷出入禁衛成宗愛其小心謹飭賜名伯顏大德間出官江南累陞漳州路摠管原公自曆柄用四歲郡政一畄盐運同知將老而每牧名州至以清白謹愿見称惸〻有古循吏風朝廷推恩累世于是公大父海贈中順大夫清河郡伯大母何夫人贈清河郡夫人父憲江淮財賦副摠管累贈廣德路摠管母鄧氏封清河郡夫人室人沈氏封

同于姑公父子自念臣子所以报其君親雖瀝肝胆未足以罄萬分之一矧人之起臧在呼吸間孰審以别業之在郡城鶴舞橋之東者旧為宋信安郡王之藏春園也基頗宏敞近為建構雄麗而敎帰之太上教法大道上以祝釐以报君下則立祀以报親初名之曰報恩道院旧植古松一株于井傍大已合抱高踰數尋二百年物也道士張應玄始庐其下遂有群寉自東南來盤旋于空久之一鶴下峙于松弗去徑歲作巢其顛大如百斗盎每晨長鳴屢獲奇驗張既羽化復請括蒼趙貞士知微鄱陽蕭鍊師玄中皆克修虛淨玄妙之學而行之為人所推重而公益礼之俾相継主席仍割腴田若干畝飯其徒趙与蕭狀其事于朝乞更道院為白鶴观當宁可之請降璽書護焉由是白寉观之名著于吳中矣未幾公捐館舍趙与蕭亦以此委蛻張弟子席應真博通玄典兼讀儒書踵構观宇輪奐一新仍即观東為祠堂以祀公及請河伯以下凡幾主每遇諱日節序用玄教荐享之夫公歷敭中外為時名臣其卒也史有傳家有庙祭有主然而公之神灵無不之所属厭其施心者自非揭虔祠宇晨香夕燈則何以妥公之灵也孰观之始末學士楊公已為記故于基宇所設道流所聚則蓋署焉席羽士惧更久而張氏之厚施祠礼之报享併所以自别于道家者非勒之金石則何以章示後人此祠堂記所由請作也張氏世居吳長洲之相城公之嗣于都中以蔭授黃岩州同知克世家業云

福山東岳庙興造記

国家恩所以惠安元元莫若慎選守令于是浚儀王侯某以至正戊戌授平江路常熟州知州蒞政之二年化綏德懷民用大協百舉具舉故福山東嶽庙著興造之績焉按福山距州四十里而近枕大江即唐之金鳳山也後以山形如衆釜覆与福声相近因名之福山云山萃起于海隅之邦聳秀深特宋仁宗至和初邑人建東岳廟于山上已為吳下叢祠之冠哲宗元符間復拓其規制而侈大之及高宗渡南金兵追逐不少置東南郡縣悉被焚蕩而福山庙与常熟縣巋然独存吳人益神之紹興二年邑人請于知縣施侯已崇大庙制以荅神貺蓋岱宗遠在魯而福山則宋京畿近地東南士民奔走祠下乞灵祈福于是福山岳庙遂為泰岱行祠之甲宋入職方七十有五年矣而王侯来為是州庙制非不宏大也然歷年滋

深棟宇腐撓丹雘黕昧侯即首指衣布之贏以奨率州人士撤去奨陋一新廟制而撩以垣墉先是殿無前軒侯建屋若干楹庶朝謁拜跪有餘地仍為若干楹以祠福濟李侯王以国家漕海運鯨波萬里惟天妃是賴爰即廟之左作天妃宮復別建方丈之室以居司廟之人又作官廳若干楹以待守土吏歲祀之日焉竊惟福山岳廟由始建至于今兹三百餘年矣顧未若今日之極盛而甚完也于以見王侯為州有餘力為政有餘暇神人于是誠有攸託則侯之賢其可泯ゝ無聞焉礼五岳視三公至唐開元中尊封五岳如王爵及宋祥符五年遂加帝號国家一天下礼秩百神復加徽號以著尊崇之盛典夫岱宗既在魯由魯並海岱東諸侯凡尸冥权以福東土者要皆泰岱宗而主之也則岱宗于東吳有祠廟悪得以封内山川限其遠近乱况福山鎮峙海虞粮儲之富當東吳十之三自非明神依凭山川以出雲雨歲何以能稔民何以能治国家何以能有所藉于無穷其為之記以章明神之休以著王侯之美匪誇諛也覽者固宜謹撰而無忽

簡材順心菴記

普應国師道振東南時所至為宝坊一切弃弗居顧尋山厓水阻草樓浪宿以自遁逃其声光吳江簡材在震泽東南陸土腴而勢阻由垂虹橋望之其烟林聚落可指顧見也比丘理悟再世有其地可三頃餘草苫田庐僅蔽風雨而悟未祝髮時嘗一再延国師居之俾之安禪而却掃盖悟雖生長大家而寔心慕空宗未幾徒步登天目登国師剃落爰即是為順心禪菴而实澂師悲願道力開創厥始庶永其傳已而国師示寂悟于初心尤益勤励寒暑一衲晝夜一簞草衣蔬飧破奨捐悪同門禪者喜悟頹然委順有若此也于是智者奮謀朴者效力撤去旧小遂成精藍一事素堅不事雕繪屋瓦鱗比出畦町中居者晝而農夜而禪甽澮溝塍近在檐楹粥魚磬鐘吞响風水其三時之勤為終歲之湏要皆食其力而非苟取于人見者以其役力而休心知其為勤行道者之居食其力不足則買田以給之十方禪人挐舟来者飽其飢而憇其劳俾之安居究道而期其必契必證為主菴席者必志願敦確僉議允請其隸事徒衆則率循菴規分掌庶務其條具碑陰夫悟堅廣施心不惟不

有其資观其放寘枯寂且将不有其身誠以佛之道溥博周編公天下而非已得私观于此而知易之為卦矣夫同人于宗而有吝之道及同人于野而亨宗狭而野廣也茲則儒与佛其大致雖不同然其道之行俾人不犹親其親而子其子則亦未尝不同也今是菴當震澤風水之會其来者非有一日之契也然以其规程一出于公而無私覦者固已思過半矣况国師之道厚大深宏可以蔭永久而庇無穷則是菴之期于弗替可保也契

桂蓑亭記（補遺）

宋丞相富文忠公其子孫渡南而散處者往々有之及江南入貺貢故家遺轍往々寄跡于释老異教而公之諸孫紫微者為道士于吴江之昭灵观為屋不百楹而神明偶像居十六七州境既狭而紫微又不樂于凡構棲恒飄々有凌雲之思謝去而未能乃于州東雪灘之上結一亭甚隘衆以緑莎僅庇風雨婆娑然偃如一蓑之懸也遂扁曰桂蓑蓋将与三高神遊意犹未足則又繪仙山訪隠圖寘（寫）于中若将尋真蓬莱訪其師安期羨門于雲海之上以究竟黄老家說而成遐举之願也其与紫微方外友也乞記于圖

之左為之說曰神仙有無不可知然自秦以降世主每甘心焉使誠有之其神灵長年变化于兆朕之表奚必山林岩壑之間哉豈山林岩壑幽間深閟人跡罕到仙者乃始樂居之世固有高世遁迹之士膠其光而不耀却其名而弗居俯仰以自樂優游以終老則山棲樹巢不厭深窈者古蓋多其人未必一一皆然也槩亦隠者之流耳夫隠者如沮溺荷蕢之徒雖聖人不能語之化其卓識遠見世蓋有不得而聞者今豈無其人乎紫微訪而得之某雖老尚将從而究問焉

純素斎記（磧沙寺）

楚漆園吏以内聖外王之道歛之于精神純一之中乃曰其人純素可為真人夫真人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世悪有若人哉蓋指此心而言也人之為心湛然純白一念萬年則雖賢聖為佛祖要豈能外于此哉東晉遠法師在廬修山念佛三昧謂之修白業大白与黒對暗還黒日明還白雪々山大沙門教學佛者至矣尽矣又豈待予言哉吴僧如瑛者號白石潔素而好修依止磧沙寺毅公丈室為侍者乃取漆園吏之言扁其齋居之室曰

純素漆園之言不惟是而已又曰虚室生白吉祥正止漆園著書時佛之爲教東震且未之聞也良以佛教寂滅而莊助老氏者其教清净而虚無要不可岐而爲二雖周之書肆行而与其言自相脗合也瑛也浣濯其心身服膺乎佛祖之所垂訓則雖拾薪鬻石山巔水涯精進不惑則將見純白真人無二無雜我即真人真人即我雖佛与祖亦何異哉瑛年未三十能精進不退定以予爲知言至正己亥玄月朔記

虚白堂記（葑門東西隱菴）

西隱菴在吴城葑門東一舍而近郡高僧賢哲翁之

所建也菴非有廣殿修廊之弘麗然當江湖之會文漪鷺瀾天光雲影朝夕滉漾歙蕩于几席間蓋亦精藍云其徒在別峯于菴東南闢一净室扁曰虚白索予記之予嘗讀莊周氏之書曰瞻彼闋者虚室生白謂人能遺声色之雜去嗜慾之擾而一任夫性則道集太虚之宅而純白生焉其義若此周蓋老氏之流別峯佛者也老佛果同道乎不然老之道清净亦在乎養性佛之道寂滅亦在乎見性〻無不同与生俱生而不可不養者也苟能養而有所見則本性虚明舉天地萬物莫逃乎明鑑之下何虚之不生白也也

別峯寂然燕坐是室以息群動則必心静性灵四維上下皆成室虚雖晝之日夜之月其光明亦同普照十方矣何有執着乎何有垢泥乎佛乎老乎莫之同乎莫之異乎此少林指以單傳而神光遂入于雞足山者其能外此虚白否耶姑反訊之用以爲記

芝雲堂記（顧阿瑛）

東崑山東瀕海在吴屬邑獨以產石知名海内地志謂山旧嘗產玉〻出河源萬里外而謂玉產是山其信否不可知也然今產石而不及玉其孚尹秀淑之氣宜有人焉得之邑良士秀民非無有也然而農樂

于田里者或失之朴爲士而攻于文學者或失之鑿工賈末業不齒焉若于精于士習而不鑿以求異安于田畝而不朴且鄙惟于顧仲瑛氏見之顧于吴爲著姓自吴丞相雍以下代有其人仲瑛家界溪〻望崑山裁十里許其家雲雨蒸烟嵐近在目睫間仲瑛家于是蓋累世矣内附後倜儻非常之人往〻自置青雲之上于是仲瑛之大父泉其諸從父皆紆金紫貴顯赫〻使仲瑛少發其所蘊出爲時用高可爲名卿次不失齒諸父顧方讀書績學臨帖賦詩堂序九案列三代彝鼎唐宋人書画觴酒爲壽以养其親且

築室于溪之上得奇石于盛氏之猗绿園態度起伏視之輪囷而明媚既似夫天之慶雲其寧拳而秀潤又似夫仙家之芝草乃合而名曰芝雲遂以其石樹于正寢前而名之曰芝雲堂夫鄉雲芝艸世以為瑞矣然雲氣之散聚芝草之榮悴豈能久而不变哉惟士君子積其所學尊其所聞孝行著乎閨闈德業彰乎里閭推是美也譬之珠与玉焉玉之蘊石珠之藏淵其光氣自有不可掩者吾知仲瑛蜚声騰實夫豈久淹于吳下者其為名卿而継諸父有日矣幸先以予言銘諸芝雲石上異時与夔鼎旂常併為不朽矣

夫豈鄉雲芝艸之謂乎至正己丑秋八月望遂昌山樵鄭其記

讀書舍記 顧仲瑛

君子所以貴夫讀書者豈徒誇多鬬靡而已哉豈徒博聞洽論而已哉豈徒科名利禄而已哉蓋三才萬物之理興壞治乱之效名物度數之詳動静消息之故是皆非書莫能載故善讀書者其于理無不窮于效無不覩于詳無不考于故无不知夫若然者抑亦可謂繁且多矣然不反求諸身而會于約則豈善學聖人者哉故君子學欲其博守欲其要讀書者舍是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然竊論之唐虞夏商之時可謂至隆極盛也已士生其間豈非一、本于書也至周而文大備及其衰也聖人出焉六藝百家莫不折衷于聖人而後定由是之後觀于詩性情得其正于書而政紀得其宜于礼而敬于樂而和于易則有以驗陰陽于春秋則有以定名分是則聖人之功与天地同高深迄于今而不墜者由書始傳也書之功若是善讀書者即所以善學聖人也更秦書殺泯尽而無餘漢更武帝表章六經及其衰而學者讀書之效至以清言而高議扶持人極与漢相

始終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説遠乎隋唐而迄于宋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象犀珠玉之富車旗廟朝之貴河海山岳之深厚風雲雷電之变化可謂衆且多矣然未有不本乎經根乎理以擅專門名家者也書至此而不勝其繁讀之者累日窮年而莫之冀竟自非善讀以致其博善守以歸其要則將何以哉吳人顧仲瑛氏家于崑山界溪之上凡所居室藏修游覧莫不皆有題扁之名至于其所藏書而繙閲之所則曰讀書舍其所志以揭于兩楹者則曰學時〻習德日〻新予喜其有志于讀書也然則本末兼該内外

交养則必本于反身窮理庶有以驗夫三才萬物無一不備乎吾心以吾心之所固有推而遠之家國天下所謂成已之仁成物之智非善讀書者不能也雖予老矣且將扁舟過仲瑛以扣其壽造詣仲瑛必有以語我至正庚寅秋七月記

玉山草堂記 「顧仲瑛（下當今名）

昔王摩詰置莊輞川有藍田玉山之勝其行里館皆編茅衆瓦相參以為室于是杜少陵為之賦詩有曰玉山草堂云者景既偏勝詩尤絶倫後六百餘年吳人顧仲瑛氏界家溪〻瀕崑山仲瑛工于為詩而心

窮慕二子也亦于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瓦為屋若干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艸堂其幽閒佳勝繚檐四周尽植梅与竹珍奇之山石瓌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之堂上壺槩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過客有過其家喜即草堂以休偃者仲瑛乞為之記客乃謂為之言曰夫物貴乎有初其來尚矣在邃古時所謂標枝而野鹿久之而始知以芾前及夫上衣下裳之日亦何取乎方尺之芾以蔽乎膝之上也然不若是不足以為之法服亦不忘其初者其意可見窮以上棟下宇之始也其草若以為室當必在乎陶瓦之先今而衆瓦利百倍于草也其索綯以乘屋者貧者不得已也若仲瑛衆瓦而室者且數百楹櫛比而鱗次若波水然〻犹構此堂者豈但追慕少陵摩詰乎蓋亦古人不忘其初之謂也仲瑛嗜詩如飢渴每寓心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已成篇什又操繪以為之圖今復命客為之記焉其于草堂拳〻若此勢且与浣花溪輞川庄同擅名于久遠豈特不忘其初之謂哉客者遂昌山樵鄭元祐其為之記則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云

前平江路揔管道童公去思碑（代貢推官作）

皇帝即位之二年思繩祖武復改至元上顧念萬方惟東南富庶為天下最若吳之賦入則又為東南最于是以通議大夫信州路揔管高昌道童公來為平江平」江土壤雖沃腴而頻年暵潦民氣破傷重以貪残侵侔貴出無藝旧號兼并而以財雄吳下者數年来困于誅求殫于掊剋至蕩析奔潰父子兄弟不相保公至吳之明年夏大旱公宿公署屏酒肉恐惧修省祈哀百神吳當南北衝送迎謁候無虛日公晝尽人事夜乘单舸或单騎蓋暴露奔走以請群望而以時謝而積陰以風稻囷虛秕公曰吳民困久矣茲歲

又大侵使重掊民推肌骨、涯髓腦亦無不聽今然豈聖天子選以牧守以字其民、之謂哉屬邑以災狀聞公遣僚屬出履畝戒之曰民為、国家赤子今誠飢虐為之父母者不聽其飢啼而以飢啼聽謂之為父母之于子固若是乎今若履畝必以実、閲時廉訪使者朶夕公按部呉下聞公言是之及使者、身出履畝所在灾狀無少不讐呉多四方寓公喜持量、短長往時郡守至必伏謁其門日聽其所言少咈意輒、構飛語煽禍福公至呉則曰願已無少懲何恤乎人言、一切繩之以法僑居者往〻不堪遂身至京邑言公妄以歲凶誑朝廷事聞乃遣近臣御史秉傳南下鞫究虐、寔時公已陞江淮等處財賦都摠管府達魯花赤財賦、府治臨安公与呉之僚屬皆遠至檇李近臣御史評詰、公則其所言皆妄于是朝廷罪言者而公復還臨安三、呉之民手額南望拜公言曰儂等困瘁久矣今寔歲侵儂飢使公厚自顧惜不以実聞則儂等何從生活哉其間欲以害公而併及吾儂者自非公清强之寔有以孚、于人〻則何以能感動近臣御史不貽儂子孫萬世大、禍哉然則公之于儂生死而骨肉有不足踰者矣于是、合三呉之民願立石道左頌公去後思不忘之心以、式示萬世其民之老自呉走寧国乞予文其寔曰檇李、廷、對時予在焉固不待父老言而後知也父老則又出、事狀以示予〻以儒素備員平江推官与公共事久讀事狀無一不讐者然其大致則有四焉持身廉燭理明、決事敏待人直由是吏懾其威民懷其威惠而尒民遂、有不（所）能忘公者矣謹按江南征夏絲二萬二千餘斤、歲立三限收足其間並緣為奸民受其害公設法周備、將終六月而夏税及徵吏弊為戢呉屬邑下有民訴于其邑而邑不為之直者于是訴于公〻置籍〻民所訟言与夫民訟之未絶者送之屬邑務得其情而早決遣之訟為之簡税務月虧庫課郡遣官監收則務（司）預抑商賈以足之次月則復虧課耳公至務司悍公威明而、虧税之患為之頓絶郡素冨侈百姓与寓公宴客排辦皆出于坊正坊正者郡富民輸充宴散家奴畄其什器湏坊正出鈔乃得什器还公正身率物私第未嘗宴客人家宴席為之稀少坊正獲少蘇云酒課户供蒸席必上等名酒公一切禁止酒課辦集郡以七倉儲粮歲設所謂、杴（虛岩切鍫局又音謙）斗者百三十人皆積年在倉蠧納户、者公、尽逐去之選冨実誠慤者為杴斗倉

蠹為之一清民輸粮七倉豪右屬官吏初限皆細民其輸粮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末限什僅納二三却用細民多輸者足之公設法初限必大戶齊足而次及細民七倉屋建于宋歷年滋漫歲科里正修葺率具文無實公曰倉不可不修〻之不可若是其局也于是躬督倉屋役百工具與撤去弊陋仍復堅完識者謂七倉可以數年不修蓋省惜民力之一端也官以俸養廩礼也而郡科助筵賦客吏虛占月給公筵宴既寡亦不徵饗過客吏俸始獲入其私各官卒使率多猾悪少年公先逐其聽事卒餘多望風

避去郡用物和雇和買官償其值動經歲年公至物我入官鈔即償民〻大便之郡為三吳腹江湖海相通貫公弭盗有方為政野無狗驚之盗公化所被也以至于瀕海軍船給驛舟騎郡庠之養士粒米如野之劝課農桑与夫鈔庫泉貨軍士器甲凡經郡守所按治者在他人一事已足書若公之惠民者其大者百世不能忘也故其餘皆畧而不書若夫田野墾闢流徙復業奸詭遁迹良民奠枕事皆具憲臣薦章又皆畧而不必屢書夫今官于其土者其去也率多樹碑頌德莫及夫深究其實則多諂諛濫詞豈若于多所紀録者為目所親擊也近臣所鞫問者于身所親逮也然則民所称頌公者非夸詡而益美斷可知已公世系出高昌望族由儤直殿省初命宣授承直郎中書省舍人一再為監察御史比三僉廣東山南康訪司事及今之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于朝矣歷官不為不多隸事不為不精然公家甚貧至無方田以耕無區宅以居其為平江也譬猶崑崙玄圃而瓊瑤瑛璧無所不有而公一無所取可謂烈丈夫矣宜乎其民思之不忘乎是為銘詩使鑱之石其民之沾涵

下另行
作抬

公之厚德者歌之有以興起也詩曰東吳眈〻欲

士之貪攫金晝市閭顧北南投身司寇意仍所甘六十年間民牧代有誰如我公有則有守持官持身其力料〻辟之泰山岩〻其石萬国具瞻威稜是式岸僝霄漢盲混荆棘公來東吳回日以月日月照臨犹有映徵公恩在吳億年依〻公去而思民罔或遠金晶玉潔試以太阿不缺則折公恩在吳以日以月日月照臨犹有映徵公恩在吳億年依〻公去而思民罔或遠公始來時民拜牧守公既活我如親父母中更豺虎角崩我首事昧而車蓋思我公（我公）不來我淚盈眶徒戴公恩以死以生我死有子〻死有孫子孫億

年公恩長存樹石道傍以来告者我思我恩豈其自
我善法我公誰云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前海道都漕運萬户大名邊公遺愛碑

國家以天眷錫福為萬祀無窮之丕基故中外之臣
膺慎選蒙厚任亦必清慎端重維持調護上知欽承
天心下知愛養民命庶乎同心同德均固福祉不則
何以扶陰平佐休運今夫海天下至之險也而国家
歲漕東南粟由海達直沽自非天祐休顯洞示川后
效職致命則何以必其無虞也哉京畿之大臣民之

衆梯山航海雲湧霧合輳聚輦轂之下者開口待哺
以仰海運于今六七十年矣国家以其事大任重于
是開漕府平江而漕臣之選尤難其人清特自守者
隘渾厚不遷者迂任者或傷于刻激能者或缺于廉
隅兹四者求尽人事尚未可而况于出布皇灵以當
大任以培休福哉元統元年天子南面思得漕臣以
分顧憂于是輟吏部侍郎大名边公出為海道都漕
運萬户佩之三珠黄金符乘傳至吴下公曰海岐領
徼民生雖殊其出以給公上義也至于樂生畏死則
皆天性然也今滄海漕輓所謂船户者国家雖損金

以雇募之謂之水脚钱然關之萬斛巨艦崔嵬如山
势非不高且大也遇風濤作時掀舞上下若陞重雲
墜重淵不啻揚一葉于振風耳當此时呌呼神明以救
死瞬息自非天朝厚禄則雖勇力机智超世绝倫槩
皆無所施直拱手帖耳以待葬鯨腹其險若此而赤
子歲春夏而運冒萬死不顧一生亦可念已于承明
命来為漕民父母忍不思所以裕養之蘇息之也哉
先是江浙行省降散水脚钱貯之平江官庫方俵于
時公遽急迫鈔多不堪用鈔貫或不足漕民病之公
移文有司躬至庫監勒檢視于是鈔無不堪用与不

足之患民便之猶徒詐增新造船[illegible]之補置吏相与並緣而旧船户虧元額与夫歲附運香糯并財賦粮羅用之家不得与而其利歲為冨完漕民所掩有公設法為之防使水脚之利溥被于孫弱高下乃令探筹自取而吏不容其奸漕海轉輸古無有宜有尸其权于冲漠者于是建灵濟宫祀天妃祭秩視海岳有加每粮船遇風舟之人望拜哀號必賂神燈降舟之桅樓其灵迹章應如是故所在祠祭惟謹而在吴為尤著太倉之周涇灵濟宮尤大每春夏運行官躬率漕吏守土吏大祭祠下必慎選穀旦而卜之得吉卜舟

乃敢動而豪民至侵占官防虞水滸而屋之累數政莫之問公撤溝上屋而土始大完祭畢灵濟宮官吏日燕享什器辦集皆出于坊正畢皆散去奴卒旁午攘窃公獨坐不動督視尽取什器乃出推公愛民之心形見于酒酣燕散邂然不干己之際碩能若此宜其于漕民無不尽其情焉若夫舟大粮少而舟中百需無一可缺者公則命併運起發以至于民旧造船則以民姓名號其船歷年滋深遂令子冒父諱孫冒祖諱公一一為正其名凡若此類公為漕民曲尽其情者皆可推見也故公臨漕府三四年閒漕政無不

下り

修漕民無不悅民心和于下神心感于上于是海無惡風漕運直沽群艦畢集一無驚虞天人祐助所謂維持調護均囯福祉于無窮者豈不信哉公仕官垂四十年廉介之操清慎之寔不惟衆所推公而公亦以此自信之篤也故公之貴而能貧約而能守推此言之非履之有素持之有道其能若是哉公代之明年夏運狂風怒雨船多覆溺漕民思公善政遺愛自誹形之善頌勸之金石何以章示永久垂之無穷於是為之頌使鑱諸石頌曰稽昔漢史如何君公方在職時無赫赫功及其既去民思不忘譬彼桔槔而時

矣庸捲水旱田功莫与京公來漕府既章囯程填以惠安既以顯明蓄民戴公以保其生千艘林林萬檣蓬蓬轉海北上南來其風天吴潜鱗飢鯨帖首蠚師下碇仰瞻北斗以達直沽神京用飽萬井炊烟雲散林藪户曹計功歲書上考是皆我公善德其紐民心悅豫囯計斯阜神人依公驩喜噎嘔方公在政民不知有及公既代民病疾首今公既往參東囯鈞漕運思公靡間神人公不復來川亦肆嗔埜溺啼號哀哀水濱求如我公敬神勤民如在庚冬妄希陽春公佐天子眷眷老臣喉舌俞張民氣用伸豈獨漕民頗解

元人名字 [illegible]

戚輦萬方惠和休祥日臻

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君遺愛碑

高昌直西北為城郭諸国首称其人材出當休明服勤王家大而輔相廊廟小而長貳府縣班班輩出如星麗天可謂著盛也已廟廊公輔勲書太史此不必言其散而試諸長貳府縣大小職任有軽重事勢有既殊才任亦異槩可推見也已独長洲旧為平江望縣其以里計未必數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財計未必男尽田女尽蚕也其秋輸粮夏輸絲也粮以石計至三十有萬絲以兩計至八萬四千有奇餘盖皆畧之

也使錢鎛尽翻其町畽桑柘尽植其垣牆然後輸公上者乃可以無缺也柰之何閭田惰農与水旱更相病然則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號為并蕪及今至無塊壞以卓錐無片瓦以覆首者失其困羸之極若此而国家而税銖龠不可減然則為是縣之長民者上何以逭責下何以逃怨哉故每歲將終大府往往械繫縣長貳俾之督税不少貸民窮無可償官至質朝所授書鬻粟補完弗憚也噫官吏窘若此縣之人當何如哉乃至元仍紀元之元年高昌元童君来為縣之達魯花赤歎曰補甚弊支甚廢非殫竭

其才智何由集事哉于是日至野次名農文老相高下驗腴瘠謹浚塞厚培糞躬勸其力之稍有餘者出飲食以饁之策勤惰而列之嚴其程役時其賞罰其隄防不敢于水工作不漬于成矣則又課田之瀕江而枕湖者不能必其無風濤之虞也更料科以蕩課而民力或少蘇初至治三年行津助賦役法所謂津助者田畝什抽一以助役二十年間田貿易主屢遷而役悉仍旧殊為民病君考之縣乘驗其消長而均征之君資精明善記憶吏毋敢欺于是民謹趨事甫及期而粮已告足先是縣理所在郡東北隅縣治既

附大府官即理所旧基而為縣學其寘民至縱畜牧佃荒圃其間君曰今縣學有學官有弟子員而學宮不可以缺者特空名將何以謂之學于是建言大府劝募嚴州路儒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叔建礼殿講堂四斋而廡計為屋若干楹季成慮無以養邑士也復募民捐田以贍學君莅事明聽察明鄉者君嘗同知常熟州民已称其果斷故于吳俗習悉知之大抵吳俗剽軽而嗜利里胥田主其征粮佃客也寛則緩猛則斷甚至傷支體殘肆息聽訟者不察往往為其所矯誣君既得其情故于征科之際民不慢令粮以時

集大政爲于平安易行之時雖中才無難者、惟是甚
弊而莫窺其迹甚隱而莫先其隙隠之于將、潰、匿、之
于蠹敗理之者急則傷刻緩則流於迂若君之理、長
洲譬之用藥然膏肓鍼砭既已䟽其會俞通其鬱滯、
又若衛生之経挕養之術固君素具而深練者使其
久、于斯邑生育其人而滋之涵煦其人而撫之則其
顚連、而瘁瘠者且將優游于樂生之域矣無何君以
三年、告代縣之人念君遺愛不忘者匪樹石于學則
後之來、游、而來歌者何以知君惠其邑之深及其人
之厚也乃相与礱石而請文于予辭不獲庸序如左

乃係之詩曰、　泰伯君吳瑞委初其民伾〻樂方蘇
至德渾成与化符、矣魚匕首鬨爭塗沃壤而擅稻蟹
區後至射利紛相圖、長洲爲邑割之吳考之縣賦天
下無疃耕寸織殫其刃、剝瀝肌髓骨先枯北庭元君
至則吁譬医製劑藥其痛、彼暨方執膏肓摀君施芒
鍼伐其隅起偃使直躄使趍、謂医非良尓則誣歟三
星霜歲月徂正猶少愈病復加、君不我留我孰扶顚
連羇窮孰非夫倚君調獲保厥軀、君方翱翔上天衢
圣主頓憂民力瘏乞君早登朱輔、車、激水活我涸轍
魚懷恩不忘此其粗伺君侯吳筆屢書用章官程儆

其餘

重建天妃宮碑

天地既左海故百川混費歸東南而海之功用遂与
天、地配然自陶唐氏以迄于今王者出而御極蓋非
一人、至于宏大之量包海宇混南北視鯨波萬里猶
一堠龍伯九淵犹一舍淩駕溟渤責成歲功久之無
虞如我朝世祖皇帝者也爰自定都于燕歲漕東南
稻米將由河、渠以達畿甸則道里遠而勞費大積力
久而用功多于是納海臣之請斷自宸衷始創海運
方其波平風順一日千里不踰旬日即詣京畿斯寔

国家厚福其蟠地際、天、取道于海若執左券交相付
然風濤有所不測雖河流之細犹不免况于海乎設
使颶風鼓濤鯨呿鰲抃天跳地棹萬斛之舟輕于一
擲當此之時雖有絶倫智力亦必拱手待斃哀號籲
天叫呼神明救死瞬息粤有天、妃肇迹前宋著灵于
我邦家亟揚神光出于腥霧其光燁煜謂之天燈飛
泊高桅不令墊覆舟人稽顙咸称再生舟遂順濟其
灵顯白章〻如此于是列聖相承累加封號爰即江
海之要建祠妥灵若夫路漕灵濟宮則尤典礼尊崇
者也蓋海舟歲當春夏運畢集刘家港而路漕寔當

港之衝故天妃宮之在路漕者顯敞華麗寔甲他祠国家致重漕餉既開漕府于吳歲每分江浙省宰、臣一人督餫當轉漕之際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後敢于港次發舟仍即妃、之、宮刑馬推牛致大享礼籩脯牲肥醇酎甕斛庶羞畢、陳、絲声絃金石間奏咽軋簫管繁吹入雲舞既歌闋冷、風、蕭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揚舲撾鼓鏦金响振川陸、文、虔武齋群拜聽命而後擧由是建宮迄今五十一年、矣、神人顧歆歲仍旧章罔敢或怠乃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水嚙方坊日就虧圮翼宮周廬間亦頽敝爰歷五、祀、審、以宮迫海濱波濤侵淫工莫就緒今至正二年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燕山囶魯公寔董餫事漕府以有事于、妃、宮告公即齋沐登舟弭節祠下顧瞻宮宇之弛惕憂、形色立召臣于前戒飭之曰朝廷虔事天妃潔蠲明誠、牲、帛器數樂度舞綴悉有攸司載在祀典至于列聖歲、遣、近臣錫金函香事事孔誠犹恐弗至今路漕岸坊崩、虧若此夫臣子之於君父每先意承顔尚惧或失殞今、豈、得自安哉漕臣对以非迁宮不可而迁宮之費甚繁、計無從出爰積漕餘得中统鈔二萬五千貫計貲量工、什、裁二三

無何刘文明者跽于庭拱而言曰某常熟所、海船户也蒙神庇庥漕海積年衣食粗給今参政公励、精、于漕府群臣尽瘁于下事神恤民可謂至矣欲徙、神、宮、願以已資合今漕府鈔悉委某料理洎完畢焉庶幾、川、后安灵官政尽美于是公与群僚咸加奬予退而文、明、相地于神宮之稍西乃徙宮其上土埴燥剛户向高、平、经構于是年正月裁二視朔用告落成殿寝言〻門、廡〻崇〻梁拱森齋丹雘朗潤凡兹視旧加壮是歲春運、達、宜沾無一少損文明念旧址已圮歲久自非分省明、公、督責嚴切省幕都事王公慶椽之常時等参賛明敏、漕、府群公克承公志則是舉也幾何而得就绪文明既、礱、以紀天妃之聖灵以及官臣之庶績庶幾神人相与、取信無穷若天妃之氏族灵異往〻散在傳記故兹不、書、事既鏤于石復為迎享送神曲以繫之其詞曰

淼、為洲南海陬精灵淑生川后兮川后生赫明灵帝爰命、尸、滄溟兮滄溟大森祕怪既咸若不害兮川后來紛雲、旂、從群龍耀金支兮川后馴海若馴庙食懿千春兮海安、流漕政修寔歲旬更千秋兮后灵妥恒福我新宮成、璨、灵瑣兮后馭旋雲滿川依皇元千萬年兮

慎獨陳君墓志銘、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積學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叔方父三世于茲矣始予東入吳識其尊人寧極先生沉潛問學淹貫群經年已、髦會諸生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予与先生有維私之、契而先生長予廿餘年先生降屈齒德時相過從高談、亹、不絕予于君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欲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秉壺率犬所能致、礼也君尤篤孝每館授帰其隙、浣不但中裙厠牏若夫温浄室

庐則其上世蔽風日者、至于修瀡飲食之奉必躬庖烹價固貴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体康寧無少不如意者君能力孝其爲文、以經爲集貫穿史百氏襲其菁華以立言其爲詩尤刻苦精練本之以杜而參以唐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黃、至于思之盤礴裸委山林泉石幽篁怪、木各盡其變、態然貴富以秩而求之者雖百金不与一筆、蕙之襟度、洒落其割三牲以奉客亦有膳羞豐潔与人交重然諾、至正壬寅辜月五日卒享年七十娶費早世繼夏生二、子長訥先歿次謹女二長慧適俞祈次清適曹敬謹以、卒後十五日葬吳縣灵岩鄉朱墩之原曾祖考德一配張祖暹配柳寧極先生諱深字微靜配周君諱植自號慎獨叟朋友私謚曰慎独處士謹乞銘予予爲序而銘曰、士而處矣久當奔矣吳胡爲乎更三世而益偃也身雖屯、而道則光豈得于天者而嗇于人耶既以有行有言無、磷淄矣其示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慟有弗信者、矣

王處士墓志銘、

中吳山水深秀自昔多古仙神人其最顯著則王方平、降蔡經家又如王可交嗜酒研鱠遇星官七真

雖玉、壺縹緲不得飲而得啗大棗其骨遂仙事載郡乘豈虛、言哉近日王處士蓋亦仙者類其先本會稽人大父以、上皆宋衣冠世胄徙居吳長洲之永昌後溪耕游釣鼇縱浪大化浩然自以爲葛天氏之民而独好飲酒盡擺脫世故以自適于酒而扁其室曰醉鄉當其時悲窮歡達興壞理亂曾弗絲毫係心世降習媮非達人曠士可、以外骸形齊物我也于是其家不能無暌削然猶嗜酒不問有無其孫翥能自力于學博洽淹貫鄉人士推重之而翥也能悉意以奉處士于是得陶然醉鄉云處士、取朱氏先卒、後鰥居

屛處四十餘年能待其孫之成立以屬其家處士雖飲酒而神观明朗人不敢欺諱元字元之二子長亨娶周良娶郁二女長清次明清適陸明適陳翥亨之子也卒年七十九顏貌如孩嬰人皆以酒仙称之而處士亦自笑曰神仙道人亦人而已耳生于戊申卒于丙申七月廿日翥卜十月五日葬函骨于許墅鳳山之先塋翥言處士當屬纊時犹索酒曰吾醉鄉雖蓬萊瀛洲不是過也惜宗人可交福不遠不得尒飲玉壺春耳然以遇仙馳名豈若我之樂無涯也哉翥摭斯来乞銘是爲銘〻曰醉而死其不死者吾不知

誰之子斯言也吾聞之晡史何以知其然盖所謂一念萬年不爲形毁不爲形全是之謂醉鄉之古仙

平江路揔管致仕張公礦志代其子都中作（盧志作張柱古耳）

張氏世占吴郡籍而爲長洲之相城人至先公始以謹飭小心入仕于朝儤直殿庐久之成皇以先公忠勤爱之賜名伯顏大德五年宣授将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爲泉州路揔管府治中至大初陞授同知卲武路府事明年改两浙都運塩使司同知丁内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授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三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太中大夫漳州路揔管至元二年丙子先公年六十有五是夏代歸先公素有止足意即告老于朝于是以正議大夫平江路揔管致仕歸卧吴下春容丘園而以三年夏六月十四日卒于相城之私第不肖孤忍死用是冬錯月七日函骨葬同邑益地鄉謝滓原清河侯之兆嗚呼先公自元貞初入見闕廷緒拜恩寵一爲中朝官四貳郡政一佐塩運司晚年一再典牧藩翰而引退之志函矣漳州代乞懸車未匝歲而天奪之痛哉先公諱世昌字正卿先大父諱顯江淮等處財賦副揔管累贈亞中大夫廣德路揔

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伯祖毋鄭氏封清河郡君配沈氏子男二人長不肖孤都中次好礼早夭女一人許適羅烈烏乎先公歷政清操善治著之民心傳之士論後来太常謚之国史傳之非玄堂所得識也于是不肖孤抆淚摭世绪官封卒葬歲月納諸幽云

蜀虞處士墓碣銘

宋亡今八十年能以文儒丕顯于国家無如虞雍公子孫其顯者海内章〻知其爲侍講諱集者矣然族之宗有居吴者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公六世孫處士君卒其子堪衰斬衰毁以某先公太史与有世

契乃促其從父太常奉礼愷來乞銘哭曰先人生不諧俗竟以隱约終其身碩先人之孝行俱泯丶無聞大父諱栩博極群書内傳後北南從游者衆已而病病且一紀先人勤苦以養恒手浣中裠廁牏太母夏氏病目至以舌舐之先人既老而堪問學無浅亦館授以為養温凊之室庐修瀡之飲食曾不足以少慰其心今沒已未能盡大事烏乎痛哉夫欲致養而莫遂難菽水盡欢斯謂養斂手足形無槨斯謂葬今堪是已處士諱炫字明之蜀隆州長壽縣人雍公既相孝庙故其家有在吴者于是處士生于吴其諱棁累官至朝請大夫户部郎中知鄂州者處士之曾大父也處士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年七十五娶宣氏生二子長堪次坊女一堪既貧重以兵興世艱棘舉無助者能以是年八月庚申奉葬吴縣下駕村烝山之先塋去其高祖雍郡侯墓在玉遮山張市村者可一望而近宜為之銘曰宋相世系有克保其墓地者百無一二而堪能守其先塋奉其先人以葬以志斯可謂忠孝之懿而詩書之澤百世不墜者已

另行

庐山陳天倪墓志銘

天倪諱徵字明善姓陳人氏蕴懷瓌奇不屑丶求世用

嘗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用之以曼衍故以天倪為自號其先本蜀人遠祖篆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以蜀險遠遂徙家庐山之下其曾大父霧大父洽皆宋鄉貢進士父仝隱居不仕娶黃氏生處士始于在杭計籌山中得從黃松瀑先生游先生長不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尤清介孤峭然以侏儒竟自為道士當時名流如吴与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皆斂衽畏敬其甥陳誠善亦厲志苦學已而先生沒誠然亦早夭而予入吴頗乃于無錫梁谿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乃知為黃氏甥而誠善則其兄也文始知初嘗從草庐吴先生學丶于先生之門者蓋彬然獨称天倪既卒業乃北上燕趙古所謂悲歌慷慨之士今所謂公卿大夫之賢天倪皆得与之握手傾肺腑論天下事甚可措之于用既久之南歸若北庭貫君酸齋山東李君溉之無不称其才雋如清城虞公柏生豫章揭公曼碩亦盛称而形之詩文者皆可考見夫士不得志于時浪游海宇以才氣与人相軒輊覌其所与交可以知其人矣翔重之以黃先生之甥卯已而入吴知旧有延之聚資者于是遂僑于吴取故宋相古心江公

孫女生二男子曰汝扶曰汝言女三人天倪卒于至正八年戊子歲秋七月廿有六日得年五十二而二子能力貧而學養其母能尽劝以至正十六年四月四日葬于吳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夫以天倪懷才負氣盡措諸用乃不遇而没非命也夫非命也夫二子以予嘗從其外氏游來拜哭乞銘于是為之銘〻曰

另起格

烏乎天倪竟止于是而歸耶保身全歸人孰以汝為非耶殁而有子九原其泯汝輝耶

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

維揚蘇昌齡（大年）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故宋西

川经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国初徙家錢唐结屋湖上以耕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郷校日能尽記同坐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輙美筆墨作詩賦往〻出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楼聚書恣其批閱君不出户庭者十年于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犹在君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得佩〻以奇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中行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厚慎于交際獨延君于家与其子期頤請學期頤後中甲科歷中書参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益自刻厲于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成是以名世時鄉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与君為忘年友由是徧交當世之士声名籍甚四方慕君者識与不識皆称為明德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礼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殁喪之如父從君斈者户外之屨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閫憲臺交章以潛德荐君于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庭諸公知君之志亦弗

甚相屈也優游吳中者三四十年富貴声利一不動其心素不善著書當謂斈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締也義理閫奧在焉斈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况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称其有見于道性平易真率不為矯激之行与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罔弗敬礼之者雖小夫賤隷亦能知君姓名人有患難拯拔之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度無以相给則徧告諸有力者賙其困厄君児時乳嫗提携右臂脱骱、左手寫楷規矩備尽世称一绝又自名為尚

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浙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士、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至~~正~~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午時卒于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俶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長曰吉次曰起曰貞吉娶陳氏先十年卒貞未娶先、君十二年卒起取陳氏女寧贅蘇州湯惟新女孫二尚、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三十六日葬于平江路吳縣太平、鄉

橫山之原君所為文僕泣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久、也生長承平晚涉世变骨肉相保無虞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蓋君明哲、保身行業無愧于造物而造化之根、君者亦厚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之行純誠而篤實、君之見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之詩清峻、而蒼古君之書嚴、勁而端麗其見之緒餘如清談韻依稀晉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君未疾前五、日与僕會飲檢閱曹新民家歷、自叙其平生出処語僕、竊疑其強聒不已無幾而卒乃知君有託于僕也將屬纊又呼僕面焉固宜為之銘、曰世之人全于人者未必全于天全于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奧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歸全孰曰不然勒銘貞石後有稽焉知其為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僑吳集序

謝徽、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于杭于書無不讀作為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闔一主乎理而氣以攄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旁沛泊、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既北來僑于吳比老

乃彙其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為多故名焉子実見而知之者宜為序之徽不敢、辭庸復于先生曰先生固僑于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灵岩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旧家甲第仙佛之宮参錯乎城郭之內民俗富而、淳財賦强而盛故達官貴人豪雋之士与夫羈旅遊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咏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焉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于孔子与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得聖人一体為文李称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豈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咏娛嬉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發而為文亦有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礼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于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实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絶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与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与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于古不惟其詞之好〻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与文不可二矣然以实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于道至歐陽修氏蘇轍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為也豈能与道弗二乎文而一出于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观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经而發可与之並由其得孔並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苟〻李為之文哉巖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于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

源戴公此二公學群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〻未必不富乎文〻未嘗不載夫道文与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為李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僑于吳而後有所得也哉第假是名以編尒巖也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于道誼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于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顏為之言是集也為古今詩銘巖贊題書疏序記碑誌揔若干篇釐為十有二巻烏乎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歳庚子仲秋望吳後學

謝巖序

翰林院修撰施君宗銘改葬銘　錢溥

正統己未春蘇之吳縣施槃宗銘擢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年財二十三明年夏以疾卒無子以是冬歸葬其邑洞庭山陽之水鬱山趾滋及其墓于是去墓三里許擇高爽地于山右而遷葬焉初宗銘之舉進士也予同年而升同東吳人情好頗密明年五月十日予受荐入翰林宗銘見之懽甚予謂年何長而耽且早哉宗銘善推命握予手曰以君之命吾自此知不及矣明日宗銘朝過風而感寒疾遂不起予

往問之宗銘瞠示予曰君将以文鳴天下吾不免能不為吾銘乎予傺以理喻之不釋二十六日果卒国朝擢首選而年少者惟宗銘而况其儀度楚〻然性資坦〻然文學擬古作者日烝〻然其不已也朝自元老大臣以及館閣諸同寅遇之率爱之重之而推讓之而以遠大期之然宗銘亦善親炙諸元者而礼下之于寅故譽之無間言殆天授也一旦奄然以殁自元老大臣以及館閣諸同寅相視駭然奔走臨哭于其家者越數日靡寧噫天又何奪之亟耶宗銘既歿于世而世之今擬諸大用者犹曰宗銘在可少也

論文學可以傳世犹曰宗銘在豈吾輩所及也何宗銘一第首選而天亟奪之而不究其成而吾輩落〻然才不重于時位不加于衆而天反久之何耶烏乎豈誠有命也夫豈誠有命也夫宗銘之墓危豈歲幸已適都憲萬安刘公孜巡抚東吳予為自之公至吳訪之果然乃命郡守四明姚侯堂迁之堂亦同年友也為相地度材環以磚垣表以石門載封載樹完固一新明年予使交南还其父遵道弟宗賢逆予舟謝之且索銘夫宗銘初葬得庐陵楊文貞公哀詞南郡揚文定公墓銘予雖未副其所屬然得二公之作亦

窃為之喜矣詎虞二十年後而改葬之銘其重違宗銘意乎宗銘既沒其配吳方娠哭甚哀予使人慰之既而遵道来迎喪于復戒其待産而殯及歸竟殯于未産吳果哭踊而傷墮一子不育後吳亦自尽今合葬焉以宗賢之子其為之子宗銘其先皆以隐終至遵道始挈之淮依鉅姓家就學大有所得歸吳巡抚侍郎庐陵周公奇其才寘之吳庠一掉鞅魁天下士于是吳之學衢淮之旅次与所居之洞庭皆建狀元坊以歆艷之至今犹士心而厲鄉俗云銘曰孰連其才孰畀其魁孰闗其年而不永其傳蓋已定于天而

其莫知其為然舍危即安于彼南山既封且完以固後艱

明故曉菴法師塔銘

前人

師諱善啓字東白號曉菴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称楊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毋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礼茂菴院主為浮图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于经史百氏不輟声耆隐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于洽公者其久永樂元年荐主

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名纂修永樂大典預教大藏経賜金織袈裟衣一襲時三殿灾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报内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賛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与璧菴完公輩还有江行倡和詩一巻与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壯舟閑時必盛集題賞錢唐瞿公宗吉雄于詞賦尝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内皆傳焉正统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

慶暲等与其姪是畀奉柩歸葬于旧隱之龍山遵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而溥于塔銘尚未知作者志盖有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于民空言無補于世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獲訪墓于龍山下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彰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抚東吴威声大振而于師独加敬礼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于公得預鄉奔然溥亦始聆謙論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还日就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

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〻礼亦不廢或閑户發篋出古人真跡对閱評品如論宋仲温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于陳吴中称高楊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季廸衆作皆得体如律倣刘長卿選熏常應物皆所不到宜其為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廸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辯曰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于孝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卒從孝与其兄弟極友孝撫諸姪

衣養熏至而交四方宿德名緇必以誠未尝見解体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尝一与之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之而彼得焉宜為法門之僅有吾人之願交也而况溥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知之至而情之厚哉倘以餘齒無負于斯世則亦無負于所知矣姑書此以与其徒慶暲等刻石于墓而且系以銘曰

唐有暢師曰喜文詞宋有惠勤亦號能詩暢由韓子儒所以彰勤藉蘇公得附歐陽碩令東白有學有德旁邃詩文熏此二釋豈無韓蘇俾世有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齋閭之北寂焉淵焉

原缺